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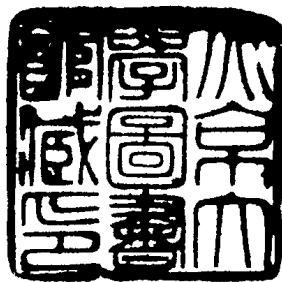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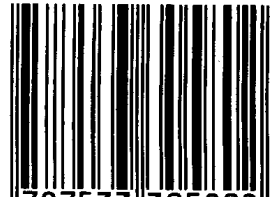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〇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17/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〇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〇六冊目次

經部·禮類

三禮纂註四十九卷(二)

〔明〕賈汝成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陳俊刻本

..... 一

三禮編釋二十六卷(一)

〔明〕鄧元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史繼辰等刻本

..... 六三九

三禮纂註四十九卷(二)

〔明〕貢汝成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年陳俊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禮纂註

四十九卷》提要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

士喪禮第二十

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於五禮

屬凶禮大戴第四小戴第八別錄第十二教

氏曰此與下篇言士之子為父喪自始死以

至既葬之禮

士喪禮死于適室幵用斂衾

鄭氏曰適室正寢之室疾者齊故于正寢

疾時受土壙而遷之當甫下有

覆也斂衾大斂所用之衾大記曰始殯以

尸于林而幵用斂衾去死衣質氏曰覆尸以

右始死

按始死以前有疾病廢牀屬纊等事經不以

之為始而始諸此者舉其重者耳後而後行

死事則幵衾當在後之遷之之後今在此者

先撮其槩且一時並作初無先後之別故其

文不次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



人之生也神氣而已神卸于氣氣載乎神神之運也謂之魂氣之疑也謂之魄魂魄混合以有生魂離於魄則有死孝子不忍其親之死也亦庶幾其魂之復來乎于是有復之禮所以招魂以復歸于魄復之人天子則夏采秦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為之復之衣則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簪附于弁裳連于衣死者之常服也左行何之空右手為登梯倫也

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臯某復三降

衣于前

升自東榮用生氣也登于中屋欲其聞也招以北面來諸幽也携其衣呼其名欲其有所依也降衣于前如其復也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賈氏曰聲必三禮成於三

受用篋升自作階以衣尸

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人君則司服受之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教氏曰升自作階象其反也

復者降自後西榮

教氏曰後西榮西方北榮也降於此者與升時相變也下文設奠之類升降異階者其義

然皆右復記復者朝服左執頰右執要招而左

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自是行死事楔齒為得舍恐其口閉急也綴猶拘也為將獲恐其辟反也賈氏曰此角柶其形與柶醴角柶別故屈之如輓中央入口兩末向上取事便也教氏曰楔柱也綴足用燕几平生居時取憑者

右楔齒綴足

奠醢醢酒升自作階奠于尸東

鄭氏曰鬼神無象設奠以馮依之教氏曰醢醢醢酒謂奠用此四物也死而奠之如事生也此時尸南首東乃其右也奠於其右若便其飲食然

右始死奠

記曰始死之奠其餘闕也又曰耶林而奠當購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

帷堂

賈氏曰必帷之者鬼神尚闇也教氏曰為尸未設歸也帷之鄰其南北近堂庶而東西則近兩階與愚按必二義始盡

右帷堂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

若臣一體休戚相關故始死先赴之教氏曰經惟言赴于君之儀如此則是古者士大夫

赴告之禮惟止於其君而已吳氏曰赴計通告喪也主人喪主也若無長子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其待賓客則使尊者主之及同居兄弟之長者若昆弟之喪則宗子主之愚謂大夫以上則父兄命赴者

有賓則拜之

有賓謂來吊者必拜之既拜則入不拜位也

右命赴者

記赴曰君之喪某死赴毋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愚按親此命赴而拜賓則賓親不待赴而至也可知矣後世必一一赴之而後吊其亦異於古人急哀喪之意與

三禮集註

三卷

四

入坐于休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休東

面

至是方云坐則先時主人亦立也衆主人在其後尊主人亦為室中淺隘衆主人齊衰大功之親也若有斬衰者亦存焉下經云衆主人免愚謂此言主人以下之哭位也入坐主人拜賓訖入室而坐也

親者在室

鄭氏曰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教氏曰此親者繼婦人而言則是亦專指婦人矣言在室則不必皆東面始死之休當牖下少近於西牖

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

衆婦人衆兄弟小功以下

右哭位

記室中惟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堂亦坐按始死哭位辨室中戶外堂下之位也夫謂人君禮于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在其後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直於其後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有同慶哭於堂下北面亦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蓋非特男女內外親疏上下之位不可不以不正此亦治喪駁煩處變之大法也今按記則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以下亦立於室中而已

三禮集註

三卷

五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

入門右北面

鄭氏曰使人弔也禮使人必以其爵使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門也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賈氏曰屋之謂簷帷而上非全徹也喪大記曰九主人之出徒洗投衽猶心降自西階教氏曰喪不迎賓惟於君及君使則迎之此不出外門別於君之自來也先入門右道之徹帷為君命將上堂也不哭教君使也北面止而俟其先升也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

鄭氏曰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吳氏曰弔者升尊也教氏曰

進西方中庭也主人雖在下弔者猶東面禮之也小欵以前主人位在西方愚謂弔者入禮主人也大夫之子得升堂受命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

鄭氏曰稽顙頭觸地成踊三者三思按稽顙同帶右手在上而以顙加之為異耳男子吉拜尚左手喪拜尚右手婦人反是容經曰拜以容拊之容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愚謂成踊三者三凡九踊也

賓出主人拜送外門外

三禮卷註二十卷

拜送一拜送之也禮不拜而送拜之喪禮異也九拜喪賓不再拜

君使人禭徹帷主人如初禭者左執領右執要

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

衣破曰禭致命曰君使某禭教氏曰禮別更端則弔禭不同時也衣服曰禭此執衣如復則是衣裳簪咸具也

禭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

衣尸亦覆于復衣之上與

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

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

性君命出明大夫以下弔禭不出也始死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大夫則特拜別於士旅拜也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已不辭主人升入明本為成禮也

右使人弔禭

記曰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然則出而迎惟主人一人然出則徒跣扱衽甘心降自西階自君命以下皆然也

親者禭不將命以即陳

三禮卷註二十卷

鄭氏曰太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於主人也即陳陳在房中

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表于尸東牀上

教氏曰云庶者蓋兼衆兄弟外兄弟言也既小欵拜禭者則稽顙此惟拜而已者以其與君禭同節宜遠辟之尸東床上奠之北也委於此者辟君禭且不必其用之也既將命而又不可即陳亦遠辟親者之禮

朋友禭親以進主人拜委表如初

鄭氏曰親以進親之恩也教氏曰親以進亦自釋其辭主人拜亦不答之與弔賓同也親

者祿不將命度兄弟將命不親致朋友則親致之蓋親則禮略疏則禮隆聖人之意然爾

主人於庶兄弟之使者與朋友之退也則哭而不踊朋友退及賓位使者退則出矣

退哭不踊

有司徹衣

右度祿

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

三禮集註

八

鄭氏曰銘明葬也維帛為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歸之矣亡無也無柩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在棺為柩經赤也教氏曰銘書其名者以卒哭乃諱故也。吳氏曰男子稱名婦人姓與伯仲

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

鄭氏曰杠銘撞也宇柩也按此始造銘訖且置于宇下西階上待為重訖以此銘置于重又尸次卒塗始置于肆若然此時未用權置于此也相簷下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為埜于西牆下東鄉

鄭氏曰埜掘窳西牆中庭之西賈氏曰煮沐浴之潘水教氏曰少西者其四分階間一在

西與愚謂坎小阱其掘南順九沐浴余湯及巾細等奔埋之於此也

記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東係用塊

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灌造于西階下

鄭氏曰新此瓦器五種者重死事也盆以盛水槃承澆濯瓶以及水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鬲將縣于重者濯條漑也造室也此盆敦鬲所用見后兩瓦瓶受三升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績

教氏曰事猶物也言襲事而不言衣者衣少於他物也惟言西領主於衣也其他物亦上

三禮集註

九

端鄉西必西領者以尸在室也士冠禮曰陳服於房中西墉下東領此西領者其於東墉下乎不績者一一自南而北若一列不績以盡之則復以其餘者始於明衣之東而陳之亦自南而北其次列之首與前列之末不相屬而端則起不如物之績屈者然也不績者襲事少且變於歛也。自此至繼陳不用論陳襲所用之事

明衣裳用布

所以親身為圭察也

鬻并用桑長四寸緹中

賈氏曰以鬻為鬻義取以髮會聚之意笄長四寸僅取髮鬻而已緹中者兩頭闊中央狹

也教氏曰會髮為紒曰簪今南語猶然云簪
笄者明其不纏也生時御而纏乃加笄此於
生時為冠內之笄但不用系耳其或用長笄
則去之不并用也長笄者冕弁之笄也婦人
有長笄無短笄下云簪
用組此不言文略也

布巾環幅不鑿

鄭氏曰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舍
反其中而已大夫以上賓為之舍當口鑿之
嫌有惡教氏曰布巾不鑿上之制然也此云
不鑿則有當鑿者矣鑿者其君禮也與

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折其末

掩暴首也折其末為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
中教氏曰折其末者兩端皆折而為二也

瑣用白纁

三禮卷註 辛卷

十

生時人君用玉臣用象今死者
直用纁塞耳而已異於生也

幘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

鄭氏曰幘目覆面者也幘續着葛高繫之
繫著充之以絮也組繫為可結也四角有繫
於後結之教氏曰此雖覆面之物
然以幘目為名其義是主於目也

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半中旁寸著

組繫

鄭氏曰半讀為摟摟謂制約握之中與以安
手也賈氏曰名此衣為握以其在手故言握

手不謂以手握之云廣五寸半中旁寸者則
中央廣三寸也中央足客四指而已四指指
一才則四寸四寸之外更
有八寸皆廣五寸也

決用正王棘若釋棘組繫橫極二

鄭氏曰決猶闔也狹弓以橫執弦也正善也
王棘與釋棘善理堅忍者皆可以為決極以
脊指放弦令不摯也生者以朱常為之死用
纁明不用也教氏曰決與極皆用於右手象
生時所有事者也決著右臂極韜食指將指
生以象骨為決常為極死以是三者為之明
不用也士生時所用常極之數無聞以此推
之則亦用二也是其降於君者與然則君之
委其用纁
極亦三矣

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

三禮卷註 辛卷

十一

鄭氏曰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緇
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
手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喪大記曰
若錦冒韜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韜殺綴旁五
士緇冒韜殺綴旁三九冒質長與手齊殺三
及賈氏曰旁綴質與緇相接之處使相連綴
長與
質也

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祿衣

鄭氏曰生時爵弁所衣之服純衣者纁裳右
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皮弁服皮弁之服也
其服白布衣素裳也黑衣裳赤緣之謂之祿
祿之言緣也所以表視者也喪大記曰衣必

有裳袍必有表不禪謂之一稱故曰祿衣如玄端之衣裳而深衣制也愚謂純衣祿衣而緇色士惟爵弁服用絲余布

緇帶緇給竹笏

鄭氏曰緇帶黑緇之帶一命緇帶所以書思對命者王藻曰天子以珠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也又曰笏度二尺六寸其中博三寸其縱六分而去一賈氏曰襲時三服俱著故共一帶緇者握色而言給者合帶為文故名給亦名緇帶謂他服謂給士一命者名為給給亦名緇帶不得直名給也但士冠禮玄端爵弁皮弁素鞞爵弁者以其重服亦如帶矣

禮集註

二十卷

十二

晉十七

夏葛履冬白履皆縹緇絢純組綦繫于踵

鄭氏曰冬皮履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此皮弁之履士冠曰素積白履以形附之緇絢縹純純縹寸綦繫也所以尚止履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賈氏曰士冠云爵弁纁履素積白履玄端黑履三服各自用履從裳色其色自明今死者重用其履履惟一故須見色三服相參常用玄端履用皮弁駁給用爵弁各用其一故氏曰踵履後也以其當足踵之處故因以名之以綦相繫于此欲其歛也及著之乃繫于附譯用爵弁之鞞履用皮弁之履以二服尊也

庶幾繼陳不用

不用不用襲也多陳之為祭小納之為貴按庶幾即上經親者祿庶几弟幾朋友幾也繼陳謂繼襲衣而陳之親朋所遺故不可以不陳襲事所用有限故此不必用小歛大歛之禮放此

按以上襲事明衣也鬻為髮也布巾為口也紳帛為首也瑱纁為耳也幘緇為目也握牢為手也決極為指也冒質為身也弁服也帶給也履綦也先王制禮用意微密亦至矣

貝三實于笄

鄭氏曰貝水物古者以為貨江水出焉笄竹器名

稻米一豆實于筐

禮集註

二十卷

十三

晉十七

鄭氏曰豆四升

沐中一浴中二皆用綌于笄

浴中以綌髮中以去垢於笄不言實文省于放此三巾共一笄

椰於單浴衣於篋

鄭氏曰篋帶笄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為之其制如今通裁賈氏曰以其無殺故漢時名為通裁

皆饌于西序下南上

皆具於下東西牆謂之序中以南謂之壁欵氏曰必南上者便其取之先後也

右陳沐浴飯含之具

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辨長及齋縹緗縹緗純

管人汲不說縮屈之

不說縮將以就視濯米也屈紫也聘禮記曰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此為死者故亦使之汲水教氏曰縮瓶之綆也此下當有盥階不升堂受視之事不著之者文脫耳

祝泚米于堂南面用盆

祝夏祝泚天也

管人盥階不升堂受潘煮于俎用重菑

禮記卷之十

鄭氏曰盥階三等之上喪大記曰管人受水乃煮之甸人取所撤廟之西北非薪用爨之

教氏曰受之于祝也其以重菑受之與

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

復于筐處

士有冰用夷祭可也

喪大記曰君設大祭造冰為大夫設夷祭造冰為士併瓦祭無冰設冰禮第有枕教氏曰言此於將沐浴之前蓋謂或得以此夷祭為沐浴之用也上若錫冰則有夷祭故因而用之於此既則以盛冰而寒尸也是句之上似當更有設祭之文此特其後語耳

外御受沐入

外御小臣侍從者沐管人所煮潘也賈氏曰外御對內御為名教氏曰受沐亦於堂上管人亦盥階不升堂受之此當更有管人汲而受浴水之事亦文不具也喪大記曰管人汲不說縮屈之盥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受潘與水皆以盆

主人皆出戶外北面

鄭氏曰象平生沐浴裸程子孫不在旁主人出而禮第賈氏曰禮第去席水便也教氏曰是時婦人亦出經不言略之出則立於房矣

乃沐擲拒用巾

禮記卷之十

拒肅也清也拭也

浴用巾拒用浴衣

用巾用拭之也喪大記曰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音主

湔濯弃于坎

沐浴餘潘水中擲浴衣亦弃棄之

蚤揃如他日

蚤讀為瓜斬瓜揃鬚也人君則小臣為之他日平生時

春用組乃笄設明衣裳

用組束髮也

主人入即位

設明衣可以入矣主人入則衆主人及婦人亦皆入即位也

右沐浴

記夏祝祈米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禮第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鬢無笄○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

商祝襲祭服祿衣次

敖氏曰襲謂布衣而將襲之也爵弁助祭於君者也皮弁爲君祭蜡之服也士祭於已用

三禮纂註

三卷

十六

玄端此祿衣雖以當玄端然非其本制故不在祭服之中先布祭服美者在外也襲歛之屬使商祝其義未聞

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

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

賈氏曰面也袒左袖扱於右掖之下帶之內取便也洗貝柶訖還貝于筭建柶于執以入敖氏曰左袒爲常用左手也執于盆上以盆承盥水也洗貝先柶亦如之執執筭執數也建亦謂以葉鄉上俱入俟商祝既有事乃受貝米也

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

奠于尸西

鄭氏曰當牖北南直尸南也設巾覆面爲厭之遺落米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賈氏曰未葬以前不異于生皆南首檀弓曰辨于北方非首者從鬼神尚幽閭鬼道事之故也惟有喪朝廟時非首順死者之孝心故非首也敖氏曰商祝北面當尸首者有事於尸故也凡非有事於尸者則不敢當其首此所徹設皆爲飯事至也設巾者慮孝子見其親之形變而哀或不能飯含也楔楔齒之角柶因其用而別名之以別於扱米之柶也既於尸西蓋在主人所坐處之南

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

三禮纂註

手卷

十七

不敢從首前也由足西自牀非而西也凡奠尸極而西東者必由其足敬也不坐于尸東位也

祝又受米奠于貝非宰從立于牀西在右

祝受貝米而奠之口實不由足也米在貝非便扱者也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後飯事也

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

實米唯盈

實于右尸口之右也唯盈取滿也九扱恐不滿是以更云實米敖氏曰左手不便於用乃用之者由下飯含之順也主人東坐若用右手則必及用其柶貝加手于其親之面皆非

孝敬之道故不為也先實米為貝籍也又實米唯盈象食之飽也先右次左次中禮之序然也實米所謂飯也實貝所謂含也

主人襲友位

鄭氏曰襲復衣也位正尸東賈氏曰婦袒今襲是復者衣

右飯含

記卒洗貝反于筭實貝柱右饋左饋夏祝徹幹飯

商祝掩瑱設幘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絢

鄭氏曰掩者先結頤下既瑱幘目乃還結項中也跗足上也絢履飾如力衣鼻在履頭上

禮記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八

禮記卷之二十八

以余組連之止足也賈氏曰掩有四脚後二脚先結頤下無所妨故先結之若即以前二脚何後結于項則掩於耳及面兩邊瑱與幘無所施故先結頤下待設時耳方施幘目乃結項後也屨繫既結有餘組穿連兩履之絢使兩足不相離也教氏曰既去巾乃為之也掩瑱皆為設其物也設掩者既結頤下即還結項中急欲覆其形也掩其前後而兩旁猶開故可以瑱幘目當面設之中加於掩之上交結於後既設此則掩旁亦固矣

乃襲三稱

杜氏曰衣禫褻具曰稱鄭氏曰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袒不紐教氏曰襲亦取復衣之義浴時去衣故於此加衣焉曰襲三稱者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祿衣三也衣

裳貝謂之襦襲不言設牀不言布衣又不言遷尸文略也襲林當在尸牖之間

明衣不在筭

此乃死者親身之衣裳故不在數中言之者嫌其衣裳具亦當成稱也

設於帶播笏

帶帶於帶之右旁

設決麗于擘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擘

鄭氏曰麗施也擘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芻為之籍有羶羶內端為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組探大擘本也因香其羶以橫帶貫紐結於擘之表也設握以綦組約中指

禮記卷之二十九

卷之二十九

禮記卷之二十九

由手表與決帶之余連結之此謂右手也賈氏曰左擘本鄉掌為內端屬組子鄉手表為外端屬橫帶先以組探大擘本因脊其羶於指乃以橫帶緣手一匝貫組及向手表結之教氏曰擘字未詳以此文意求之或是巨擘之別名麗附也飯亦未詳且從舊注持統而固之蓋設決于大擘指而以其繫自指本貫紐繞而固之及設握乃以握之繫於擘之決緊相結則擘與握相連而不開矣既設決乃設握而左手則否其特重平日之便於用者乎或曰飯當作後謂指後也設握說見記

設胃齋蔡之懈用衾

齋質與殺也以齋尸也鮮見上文衾者始死時歛衾也

巾栢髮蚤埋于坎

坎至此築之中飯時覆面之中栢髮齒及扱
米者髮擲余之髮及所搨鬚也蚤所斷手足
爪也埋者亦為人葬之
將之既襲則反之

右奠

記說握秉親膚繫中指結于掌間人
祭於坎隸人涅廁既襲膏為燎于中庭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

上重木長三尺吳氏曰重者鑿木為主以依
神縣物焉曰重教氏曰木刊鑿之者謂以木
為之而加刊鑿也鑿謂鑿其前為二孔而以
簪貫之為縣蒿之用也注云縣簪者縣蒿之

三禮纂註

辛卷

二十

言

簪也愚謂以其木有物縣于下相
重累故名重木者縣蒿之本也

夏祝饗餘飯用二萁于西牆下

鄭氏曰夏祝祝習夏禮者饗餘飯以飯尸餘
米為粥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重主道也
是說兩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宮同差
教氏曰饗者為粥之名此用夏禮其義亦未聞

冪用疏布久之繫用幹縣於重冪用蒿席北面

在衽帶用幹賀之結于後

鄭氏曰久讀為多謂以蓋塞滿口也幹竹筴
也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于後左衽西
端在上賀加也賈氏曰筴竹之青可以為繫
者教氏曰冪用疏布以布覆蒿也既文禮曰

木衍久之然則父者乃以物承他器之稱此
父不言其物則是因以所冪者為之與既以
布冪其上又承其下乃以幹繫之而將于重

前之簪也幹字從革似當為華之屬冪用蒿
席以席設重之前後也北面謂席之兩端皆
在北也左衽者右端在上而西鄉象死者之
左衽也帶用幹者以幹中束其席如人之帶
然以名之後謂重之南重主道故言面言

社與帶

以見義

祝取銘置于重

重木猶訖乃置于準今且置于重必且置于
重者以重與主皆具錄神之物故也

右重

三禮纂註

辛卷

二十

頁

歛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績絞橫三縮一廣終

幅析其末

絞所以收束服為緊急者也以布為之橫者
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
曰絞一幅為三厥明前對昨日始死之日為
言也喪大記曰九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
以篋升降自西階教氏曰此雖有他物而衣

居多故惟以陳衣言之南領變於篋亦以既
歛則尸在堂也衣南領則絞於衾亦皆北陳

矣績者前列自西而東次列自東而西其下
皆然如物之績屈也絞橫三縮一順其用之

時而陳之也析其末者析其兩端為三如掩
之制然絞言廣不言長
取即於人其度不定也

緇衾禭裏無統

緇被識也。衾衣或制被無別於前後可也。衾制同皆五幅。衾無統似亦以此別於生此云無統則有統者矣。

祭服次

祭服蓋指玄端以上而言。士玄端而祭於已助祭則朝服焉。襲用爵弁皮弁。祿衣各一稱。故惟以一弁服為祭服。此衾衣矣。宜用朝服玄端也。

散衣次

祿衣以下袍繭之屬

三禮奉註

卷二末

二十二

卷八

几十有九稱

祭服與散衣十有九法。天地之終數則天子以下皆同也。

陳衣繼之

謂主人之衣及廢籩也

不必盡用

此惟指繼陳者。繼陳之則必用之。故云然。

右陳歛衣

記厥明。厥陳衣。凡紋終用布。倫如朝服。

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

鄭氏曰：功布，鍛濯灰治之布。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站。

設盥于饌東有中

為奠設盥也。直以盥為盥而巳。愚按：下夏祝及執事，盥是也。

右陳小歛奠

記設於于東堂下。南順齊于拈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詳具于下記。

苴經大。苴下本在左。要經小。焉散帶。垂長三尺。

三禮奉註

卷二末

二十三

牲麻經。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

將欲成服。故先陳之。苴經，斬衰之經也。間傳曰：斬衰，貌若苴。苴，麻如其貌。以為經也。大爾者，手大指搯也。中人之手，搯圍九寸。經帶之度，以是為差。下本在左者，重服統于內而本陽也。要經小焉，從大爾數內五分去一。以為帶數也。牲麻經者，齊衰以下之經。泉麻為經也。間傳曰：齊衰，貌若泉。經亦如其貌也。右本在上者，輕服本於陰而統外也。皆垂散帶者，帶餘則垂之。亦文多變也。饌于東方，東站之南。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男子帶有散麻。婦人則結本。是其異者。此所饌者，其在西房。與

其異者。此所饌者。其在西房。與

其異者。此所饌者。其在西房。與

其異者。此所饌者。其在西房。與

其異者。此所饌者。其在西房。與

牀第夷衾饌于西坵南

第簣也夷衾覆尸之衾不入于棺喪大記曰自小歛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肩也尸夷于堂則設此衾故名夷上質下殺解見上文

西方盥如東方

為舉者設盥也上文設盥于饌東故曰如東方

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

當東塾亦在其南也少南者明其稍遠之不北面設與禮異也

其實特豚四腸去蹄兩胎脊肺設局罪罪西末

三禮集註 卷一 主甲

素俎在鼎西西順覆七東枋

敖氏曰此鼎實所謂合牀者也四腸兩肩兩髀喪事畧故不體解也四者惟去其蹄甲明其餘不去也胎似是諸脅之總名惟言脊是不分者矣體骨合為七段乃豚解者之正法也又以下禮考之此設罪乃設局而云設局罪者又順耳罪西末細西順七東枋皆統於罪而順之俎在罪西如其載時之位罪編茅為之言西末則茅本在東也

右陳經帶器饌

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

立于西階下俟舉尸也

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

布歛席也敖氏曰此席布于地喪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以一牀用牀止于是

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

鄭氏曰歛者趨方或饋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美善也善衣後布於歛則在中也既後布祭服而又善者在中則祭服非一稱也敖氏曰美者猶尊者也祭服以尊者為美云在中者據歛時而言也若於此時則但為上下之次耳爵弁服最尊在上餘亦以尊卑為次也

士舉遷尸及位

遷尸於膜上及位待後事也位猶在西階下

三禮集註 卷一 主五

設牀第于兩楹之間社如初有枕

社卧席也亦下莞上簟設間東西節也

卒歛徹帷

歛之言藏也既襲而又加衣衾之類所以深藏其體也故曰歛下放此

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

馮伏也撫也以身親而挾持之踊而無筭哀甚也

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鄭氏曰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歛又變服也髻髮者去笄纒而紒衆

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統紒也于房于室釋髻髮宜於隱處教氏曰檀弓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者易以素冠深衣也然則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別異今既小斂主人乃去冠與纁而布為免二者皆所以代冠也其制雖不可考然以意求之疑其度但足以統紒而已以其無纁故謂之免言因免冠而為之也小斂之日喪事方始乃以二者別親疎而後以經帶之差

禮記集註 二十卷 二十六 四

婦人髻于室

鄭氏曰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纁將齊衰者骨笄而纁今言髻者亦去笄纁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髻之異於括髮者既去纁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纁紒南宮縚妻夫子教之髻曰爾毋縱纁爾毋蓋昏爾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然教氏曰至是而當髻者乃髻其不當髻者但去笄總耳當髻者妻也妾也女子子與婦也非是雖三年者猶不髻此時當髻者皆在室故於焉為之由便也婦人之髻與服否喪服經記見之矣

士舉男女奉尸俛于堂僉用夷衾男女如室位

踊無筭

便之言尸也夷衾覆尸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第上也士舉舉尸首是也男奉其右女奉其左也喪大記曰夷作俛俛用夷衾禮貴相變且飲衾當以陳也夷衾不陳此衾云夷者以其用之於尸而不以

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眾主人東即位婦人作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

襲經于序東復位

賈氏曰衆主人雖無降階之文當從主人降自西階主人就拜賓之時衆主人遂東即位於階下西面位序東東西當序墻之東又當東

禮記集註 二十七

夫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故氏曰階階上非婦人之正位於主人之降乃居之者辟賓客之行禮者也後遂以之為節主人拜賓鄉其位特拜者每人各一拜之也旅之者其人雖衆惟三拜之而已經者經帶也

右小斂

小斂變服之節斂于尸內馮尸而後主人括髮祖絞帶婦人髻于室衆主人免于房及奉尸俛于林主人降即位

乃奠

乃備奠事也其事在下

舉者盥右執七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
西面錯錯俎北面

鄭氏曰舉者出門舉爵者右人以右手執七
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攝持也西面錯
錯於此宜西面錯俎北面宜西順之賈氏
曰各以內手舉爵外手執七俎故云便教氏
曰俎錯於爵西

右人左執七抽荷予左手兼執之取羸委于爵
北加荷不坐

抽荷取羸加荷
于爵皆右手

三禮纂註 卷之三

二十八

乃七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胎亞脊肺在
於中皆覆進抵執而俟

鄭氏曰乃七以七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
載於俎左人也亞次也九七體皆覆也抵本
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教氏曰此時七者西
而于鳥東載者北面于鳥西南兩端俎之前
後也兩肩亞各次于髀也兩胎亞各次于肩
也脊肺在於兩胎之中脊東而肺西也俟者
俟同升上言四騶夫蹄則前體乃有臂膺後
體乃脾膺膺也此惟以肩脾為稱者其體不
分故以上包下也皆
覆亦以別於生也

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作階

丈夫踊甸人徹鬻巾待于阼階下

執巾者祝將受之以覆酒醴公食大夫云甸
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教氏曰執醴者祝也
俎亦升自作階階者奠禮異也升而丈夫踊
也九奠時丈夫婦人之踊皆以奠者之往來
為

奠于尸東

先言其所奠之
處下乃奠之

執醴酒北面西上

執醴酒者先升尊也
立而後錯要成也

三禮纂註 卷之三

二十九

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面上

燕遵言也爾雅曰竹頭謂之邊其錯之邊脯
先設而在南也俎北之位執脯者在西

醴酒錯于豆南

醴在北也記曰兩瓶醴酒酒在南此位亦當
如之既夕禮曰醴酒在邊西北上

祝受巾中之由足降自西降階婦人踊奠者由

重南東丈夫踊

鄭氏曰巾之為塵也東反其位賈氏曰主位
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
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為踊之節也云
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者奠訖主人見之更

與主人為踊之節也教氏曰祝既受中中之事者從之由重南而東也

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

九喪賓皆於既奠乃出

乃代哭不以官

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為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九喪縣壺以代哭教氏曰不以官者下大夫也不以官之尊卑為序則但以親疏為之喪大記曰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

三禮集註 子卷

三十

不以官

右小斂奠

有祿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

喪禮畧於威儀既小斂乃用辭出請之辭者孤某使某請事

擯者出告須以賓入

須亦待也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

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

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

朋友親祔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

朋友既委衣又選哭于西階上不肯主人

祔者有禮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

升降自西階以東

帛為禭無絮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吳氏曰禭通禭也禭禭通禭也禭禭通禭也

右有祔者

宵為燎于中庭

三禮集註 子卷

三十一

燎火燄也大記曰君堂上一燭下二燭大夫上一燭下二士上一下一

右設燎

厥明燄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績絞給衾二君

祔祭服散衣庶祔九三十稱給不在筭不必盡

用

鄭氏曰給單被也衾二者始死飲衾今又復制也小斂衣數因天子達大斂則具矣喪大記曰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給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衣百稱大夫五十士三十絞給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詳給五幅無純吳氏曰衣大斂衣也

東方之饌兩尾甌其實醴酒角解木柶豆兩
其實葵菹芋羸醢兩筵無滕布巾其實粟不擇

脯四胫

鄭氏曰饌言東方不在東堂下也胫曰也齊
人或名全祖為芋醢也詩云竹筴醢滕布
中筵中也菹豆具醢有申盛之也特牲饋食
禮有筵中賈氏曰菹法短四寸者全之若長
四寸則切之去中之菹葵雖長而不切故取
齊人全祖為芋之辭不言豆申者菹醢濕物
不燥無中其實有中矣故氏曰記言設於
東堂下南順齊于地饌于其上者正指東方
之饌也始死之奠用吉器小飲用素俎至是
乃用髡豆而筵無滕皆以漸變之記曰九變

三禮集註

子卷

三十一

豆實且設皆巾之亦指此時也乃獨於筵見
之者然乾物或可不必巾也直云芋栗不擇
脯四胫亦皆變於吉也吳
氏曰芋本草名土芝是也

奠席在饌北歛席其東

大歛奠而有席彌神之矣奠席席也周官
司凡筵曰凡喪事設席席歛席亦莞與篋也
其謂奠席也此二席皆在柩大歛之席在室
遠于尸柩故始用席以存神也

右陳大歛衣席及殯歛

掘肆見註

將殯也掘埋棺之坎掘之於西階上註小要
鄭氏曰肆埋棺之坎掘之於西階上註小要

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輔橫至于上畢塗屋太
夫殯以橫橫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
社塗上帷之又曰君蓋漆三社三東大夫蓋
用漆二社二東士不漆二社二東○按古者
棺不釘蓋棺蓋之際以社連之其形兩端大
而中小所謂小要也見社者社出見于平地
碑淺深之節也檀弓
周人殯于西階上

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

鄭氏曰軸輿軸也軸狀如轉轆刻兩頭為輿
輿狀如長林穿程前後著金而闕輿焉輿而
行故氏曰蓋在下者即於棺之下也棺既升
則入于肆中而蓋則置于序端與軸狀如轉
轆者轉轆輪也以木闕其轉之中央而引之
則轉由此而轉故以轉轆名之蓋漢時語也

三禮集註

子卷

三十一

留六五

謂軸狀如之而今物曉時人也輿謂軸之輿
未闕輪之處也按詳注說蓋謂此輿之旁其
有四輪前後合二又各有一軸以橫貫其樞
與輪也鄭氏此說未必有據亦但以意言之
耳

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坵南

鄭氏曰熬物以感蚺蚺令不至棺旁為舉者
設盆盥于西喪太記熬者煎穀也將塗設于
棺旁此士二筐首足各一筐餘設于左右款
氏曰有魚腊謂每筐皆有之此四物者擬用
於肆中故饌于此孝子以尸柩既殯不得復
奠於其側雖有奠在室而不知神之所在故
置此於棺旁以盡愛敬之心也然不以食而
用熬穀不以牲而用魚腊亦所以異於奠也

與吳氏曰熬以火燭穀令孰也孰則香置之棺旁蟬聞香而來食竟侵尸也

右為殯具

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鱔鮓九腊左胖

髀不升其他如初轉反

合升合左右髀升於鼎也其他皆如初謂豚髀及七俎之陳皆如小飲時也腊用左胖則於吉也此腊性豚解其脾不升亦前肩後臑胎脊而已腊必去脾

燭俟于饌東

饌即東方之饌也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

禮集註

卷之三

三十四

言八

右陳鼎

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

祝徹者題下事也此徹者多矣惟言祝見其尊者耳是時無東堂下之盥盆故盥于門外亦徹之

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

教氏曰設小飲奠之時執巾者待于阼階下祝就而受之然則祝於此時亦惟以巾授之於阼階下蓋授受之鄰宜同也祝既授巾乃還徹禮以待者謂執事以巾至于饌所以待奠事之至也

先取禮酒北面

禮者尊故先取之後

其餘或先取不出下與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

存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

教氏曰其餘徹者且隨者也先取者先取後行而從之降矣設于西南而後設之也九徹尊者之盛禮又解設之而後去之存西南南此也當西榮者東西南北之說下東西南南下此生者之禮也新奠設于饌後而禮奠乃徹于末飲之有為辟飲故也

禮集註

卷之三

三十五

言三

禮酒位如初執事立北面東上

教氏曰禮酒者儀設故其位如初饒且粗者既設而東上儀設禮酒畢而從之降亦由便也此奠于西堂其儀設之位東上是出饌東而南乃降自西階也此則禮南于序端矣九升禮不見之

乃適饌

鄭氏曰東方之新饌適東方之饌以侍事至也

右徹小飲奠

帷堂

徹事畢文
將設餼也

婦人戶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

西面袒

袒為大歛變也不言髮免括髮者自小歛以
來自若也教氏曰婦人尸西東面以男子將
升故也取即于尸近于牀此親者衆主人也
男子但言西面袒是遠于尸矣然則此時主
人堂上之位其在作階上所席之東與愚謂
前時小歛袒今亦為大歛袒也

士盥位如初

經不見設東堂下之盥而徹者盥于門外然
則此注亦盥于門外與喪大記言君大歛之

禮記

卷

三

禮云士盥于
盤上北面

布席如初

鄭氏曰亦下莞上簟鋪于阼上於楹間為火
南教氏曰布席之處其階上為少西於楹為
少西北蓋小歛之牀大歛之席于殯肆南北
之節宜同也愚謂記曰大歛于阼注云未忍
離主人位也此經直言布
席不言其處故記言之

商祝布絞衾衣美者在外君祔不倒

美者在外謂衣也君祔先祭服祭服先散衣
而祭服之中又各有所先後皆所為美者在
外也在外亦指歛時言之若於此時但為在
下者耳君祔不倒尊也以祭服視散衣則祭

服為尊以君祔祭服則君祔為尊君祔不
倒則祭服亦有何者矣至是乃用君祔者大
歛之禮重故以君祔之尤尊者為之襲而美者
在外歛而美者在中央大歛又反之禮貴相變
也者

有大夫則告

告謂告以主人方有事未及拜賓也非歛時
則位在下來即拜之

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筭卒歛徹帷主人馮

如初主婦亦如之

教氏曰復位及階下位以俟也於主人主婦
既馮尸以復葬而舉尸以歛於棺也愚謂初

禮記

卷

三

初小歛卒時也小歛云卒歛徹帷主人西面
馮尸踊無筭去婦東面馮尸亦如之觀卒歛
即徹帷則知此帷堂為大歛故注意非矣以
惟堂合此章不入前章為是

有大歛

記大歛于阼大夫升自西階東北
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

主人奉尸歛于棺踊如初乃蓋

納尸于棺則尸藏不
見矣故亦以歛言之

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肆

此大夫即上有大夫則告者也此後至者于
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以後至者也以當

辭焉至此殯已乃降拜之拜畢乃北面視殯

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

阼階上雖非婦人正位以其向者在此今又反之故亦云復位也此復位皆當在主人拜大夫之時無大夫後至者則在主人視殯之時也

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筭

喪大記注引此云旁各一筐則是此經脫一各字也各各黍稷也每旁二筐黍當在南塗者以木復棺上而塗之象葬時加土之意

卒塗祝取銘置于肆

三禮集註 卷之十

主人

汝氏曰置銘蓋于肆南也極在肆中而後塗之孝子慮神疑於其極故置銘于此若使之知其處然愛敬之心也檀弓曰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主人復位踊襲

位阼階下位也襲于序東

右殯

記曰既殯主人說髦按大歛凡五踊其無筭者四

乃奠爇亦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與東面

鄭氏曰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于尸祝執中執席者從入為安神位室中西南隅謂之與執燭南面中委於席右執氏曰周人歛用日出故既歛而室猶闇須用燭也祝執中與席從執燭者升而設之於與既委中乃設席士虞禮曰祝布席于室中東面九喪奠不啓牖愚按中委于席右者以中為神當在與也

祝及降及執事之饌

執事者執饌以待俎而俱升也

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鬯

列腊進柢

三禮集註 卷之十

主人

鄭氏曰如初如小飲舉鬯執七俎而進也之儀鬯齊也左首進鬯未異於生也九未異于生者不致死也汝氏曰左首其首於載者為左也左首進鬯則寢右矣魚以鬯為上載為下進鬯猶性之進柢也魚九而三列則三為列也九俎實進上乃食生之禮喪之初奠而若此但取其未異於生爾其後遂因而不變又以別于吉祭云

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大夫踊甸

人徹鼎

祝執醴先升也

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

楹內東楹內也醴酒北而則其餘之未設者當西而此奠于室者尸推既殯不可復奠于其側依宜在室事神之處也

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

俎正醴酒在邊南中如初

鄭氏曰右菹菹在楹南也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于執設者統于席醴當栗南酒當脯南教氏曰設豆右菹豆南上也豆南上則席亦南上矣九設且而與其席之所上相變者於生人耳鬼神則否

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

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

錯立于戶西南面待祝出而後行也祝錯時最在後故後出而因闔戶也惟云闔戶是初時脯未嘗帶也明矣既闔戶而西行而南祝事者從之皆由楹西而降奠者由重南而復其門東之位也祝位在門西

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

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

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賓出而主人及兄弟哭殯順其親親之心也有親者宜異於朋友

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

就次

鄭氏曰次謂斬衰倚戶齊衰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總麻有林第可也教氏曰東方之位亦非

右殯奠

記中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居倚戶寢苦枕塊不說經帶晝夜哭無時非喪事不言歎粥朝一溢米久一溢米不食菜果

君若有賜焉則視歛既布衣君至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

喪次記曰君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教氏曰君欲視歛則使人告喪家故主人不敢升堂而布紼給衾衣以待其來喪大記曰甲者襲衾如帶經則此時君之甲服亦朝服襲衾而加經與帶矣若主人成服之後而往則弁經疑衰

面及衆主人袒

鄭氏曰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思教氏曰受禮不迎賓若有所迎見之則不哭蓋禮然爾上經云見賓不哭是也此於弔既迎之於外門外又見其馬首即不哭敬之至也言見馬首顯未入巷門入門右廟門也

正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

後

周禮男巫王則與祝前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若行則在前後若升則使作階北面檀弓君館臣喪以巫祝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戈居前下天子也九宮有鬼神曰朝教氏曰周官言喪祝男巫皆于巫則前國君不得並用巫祝其在廟門外則巫前至廟門則祝前互用其一所以下天子也必用巫祝者奠以於神交之故與巫至廟門外乃止則君下之處差遠于廟門矣小臣執戈前後以備非

三禮纂註

卷三

四十二

三

君釋采入門主人辟

鄭氏曰釋采者祝為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禮運曰諸侯非閭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譴教氏曰采讀為菜蓋其物之可以為豆實者如葵韭之類是也釋菜蓋於闕西闕外釋謂奠之地盛之器則用笄云主人辟於是衆主人衆賓亦皆辟位

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牖南面主人中庭

鄭氏曰祝南面房中東鄉君主人中庭進益北賈氏曰祝必南面負牖鄉君者按喪大記曰君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故須鄉君

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

鄭氏曰出不敢必君之卒歛事教氏曰君已哭而主人出為君既有事矣自此以下六節每節之畢主人輒出皆為不敢久留君也喪大記曰出俟於門外也

君命及行事主人復位

君命及行大歛之事位入門右之位此時惟拜君乃進中庭不然則否

君升主人西楹東北面

君升視歛也西楹之東在堂中之西也主人與君同在堂宜遠之

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歛

三禮纂註

卷三

四十三

三

升之使視歛也繼主人東上則主人之位在西楹東以南矣

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

逆降者後升者在先也復位如朝夕哭弔之位也

君及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

成踊出

君及主人命之反也喪大記曰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人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又云九馮尸與必踊是馮為摠名君撫之亦踊也于是主人拜踊而出

君及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

君又及之主人乃復初位入門右之位也君將降不在中庭矣衆皆辟于東壁

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

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亦如之

鄭氏曰君必降者欲孝于盡其情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

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及之入門左視

塗

款氏曰君及主人而主人即入視塗者蓋君及之之時必以是命之也下云君命及奠亦

三禮集註

卷二

四十四

見其一耳但言入門左則是未必在西階下也所以然者欲其出之便也塗解見上文

君升即位衆主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及奠

入門右

入門右即初位也先言位次言初位此復著其所以明其非有事於中庭則東方之位皆

在是也主人嘗以君在不安故頻出以俟送之君憫主人之情故及之使視塗又及之使

入奠也

乃奠升自西階

以君在作故升西階也

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

要候也節當踊之節也此節亦謂執奠者始升階時

卒奠主人出哭者止

鄭氏曰以君將出不敢謹執節尊者也按卒奠謂奠者出戶時主人於此即出哭者止為節也

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

鄭氏曰辟遠巡辟位古者立乘式小僂以禮主人曲禮曰立視五篇式禮馬尾款氏曰式謂以手撫式也式者車前橫木在車者若有所敬則撫之以為禮

三禮集註

卷二

四十五

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

鄭氏曰貳車副車其數各視其命之等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君弔蓋乘象路款氏曰九貳車者為毀拊備也此車惟有御右而已主人拜送不著其處是但於廟門外耳蓋是時君已升車故也

喪大記曰拜稽顙

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

既送君即襲於外明其視之久者為君在故也既即位乃拜大夫之後者此以禮宜更始而為之不可以送君之途由便拜之也此後至謂君既至而後來者

賓出主人拜送

惟言主人拜送是婦人於此亦不踊矣亦異於君不在之儀也

右君視大歛

記君視歛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歛則加蓋而卒事今按哭尸歛尸撫尸視殯視全視奠九六節每一節主人降出主人不敢必君之卒事也君命及主人行事所以盡哀敬之情始終之義也

三日成服杖

曲禮注與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歛以死日數也大夫以上皆以復以冠衰之屬足而成之也喪大記帶矣今復以冠衰之屬足而成之也喪大記

三禮參註

手卷

四十七

三言千

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扶婦人皆於然則此蓋於未朝哭為之也

右成服

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

鄭氏曰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在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按在拜之節其於朝奠之後乎拜之皆於其外門外所拜者不見

右謝弔者

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帶蒲蔽以至其他皆如乘車

朝夕哭不辟子卯

謂此代哭此後惟朝夕哭于殯宮于卯祭於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

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

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

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

位辟門

教氏曰即位于堂階上也丈夫衆主人衆兄弟也同姓異姓之親及賓客雖以親疏爲序列於東方而所上相變明其不相統也門東非面西上與西面北上者相變也門西北面東上與東面北上者相變也以下文考之則此東方之賓大夫也門東諸公也門西

三禮參註

手卷

四十七

三言千

他國之門內之左右也然則西方者其士與門東門西方之北也按丈夫即位於門外寢門外非大門外也門東門西之門則大門也其曰東西亦大門內之左右皆北面向寢門歛

婦人推心不哭

推心不哭見其悲來而未敢哭也所以然者以男子未哭也

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

教氏曰旁三謂卿賓所立之方而三拜之也於內位之拜別其尊卑故於此畧之總之拜而巳以序言之先南面拜乃東面拜西面拜既則又還而入門也然其由便故言還右以

婦之婦人但言婦以婦見哭也哭有不踊踊無不哭者

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鄉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

鄭氏曰賓皆即位此位乃哭蓋哀止主人乃拜之如外位矣兄弟皆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者亦即位乃哭上言賓此言鄉大夫明其亦齊衰耳少進前於他國鄉大夫亦前於此位於外位門東上言其位是著其人以互

三禮集註

卷二

四

一

見之上言賓登外凡此言鄉大夫在主人之南門外兄弟皆退於主人亦互見之也門東又有私臣之位門東又有公之有司之位故謂之有司也國之異爵者皆少進以別之特牲記曰公有司門西北而東上私臣東北而西此位亦當如之也敵則先拜他國之賓惟謂異爵者若士則否以其同國異國者皆同而西方之位又於拜之亦不互異也他國之異爵者謂未聘若從君來朝者也凡凡諸公卿大夫也

右朝哭一曰朝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階丈夫踊

徹者徹殯之宿奠者言燭先入則徹者從之可知然則此特燭亦俟於外矣檀弓曰徹奠

日出故用燭

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

設于序西南直西祭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

三禮集註

卷二

四

九

遂先者明祝不復位也遂適東視新饌也數氏曰惟豆云西面錯蓋其他不盡然也祝與執事者自西階下而徑東故出於主人之北是時東方之饌醴酒在饌既適饌乃酌之

右徹殯奠一曰大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

鄭氏曰入入于室如初設者曰先次適次酒次醴也中巾無俎無栗也俎栗具則有俎有也中巾之教氏曰如初設者醴酒錯于脯南也中巾別於設奠也室中惟設奠則巾其餘

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燭出祝門戶先降自

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

踊主人拜送

哭止乃奠莫則禮畢矣執燭者成燭而出亦先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也

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

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

衆主人出而婦人踊乃朝夕哭踊之數多於殯日者也此拜送賓謂衆兄弟之屬自婦人即位至此惟主言朝哭之禮其夕哭與此異者惟徹醴酒脯醢不設于序西南耳

右朝哭一日朝夕哭

三禮集註 二卷

朔日奠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饗亦如

之

朔月之朔日也自大夫以下月半又奠如初如大飲時教氏曰朔月設奠象生時之明食也

無邊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邊位

無邊無穀核也有黍稷有饗發也死者之月朔猶生時之朝夕大祥之後乃四時祭焉

主人拜賓如朝夕哭

如其廟門內外之儀

卒徹

朝夕奠無俎非盛饌徹則去之不復改設于序西南惟音卒徹為下事節也

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

升謂七而升於俎也初獻小奠既饋之奠

卒札釋七干鼎俎行柅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

醴酒菹醢黍稷俎

柅俱作七俎行而七者出升階而丈夫踊甸人乃徹鼎經下言主人要節而踊故於此累之而以徹鼎繼七者出而言非謂其節也此見六者之序是九奠皆每人執一器明矣

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邊位敦啓會

三禮集註 卒卷

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

鄭氏曰當邊位俎南黍黍東稷教氏曰黍稷後設變於邊實也醴酒會如初亦醴在黍南酒在稷南其異者北各有會耳按大奠設豆右道南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於俎北醴酒在籩南中如初視此則豆錯即俎錯而黍在后雖當邊位而設變于籩次矣

祝與執豆者中乃出

共為之也中分其奠祝中其在南者執豆者中其在北者各以近其位而為之然則中饋奠亦當如之經於此見之

主人要節而踊

丈夫婦人皆要節而歸
惟言主人者省文也

皆如朝夕哭之儀

此下接徹朔奠按此哭字疑為奠字蓋上文
拜賓如朝夕哭自卒後以下皆奠之事此當
總云如朝夕奠之儀蓋凡奠先
拜賓而後奠奠畢拜送賓也

月半不殷奠

鄭氏曰殷盛也土月半不復如朔盛也下尊
者也大夫以上月半有奠

有薦新如朔奠

新謂穀之新熟者薦新則敦實皆以新物為
之與春秋傳曰不食新矣少儀曰未嘗不食

禮集註

二十卷

五十二

五十二

新皆指五穀而言也按
此上二節宜縱章末

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

序出如入

鄭氏曰啓會徹時不復蓋也面足執之令足
鄉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榘敦氏曰
其餘取先設者則取敦亦後於俎矣執敦面
足是以首自鄉也其執而設之之時亦然少
牢饋食曰敦皆南首蓋非面設之故也敦有
首足如物之縮者然皆在上耳

其設于外如于室

外序西
南也

右朔奠

筮宅家人營之

宅葬居也筮筮也吉乃命家人營之家人有
司掌墓地兆域者營猶度也詩曰經之營之
此一句乃
下文總同

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

掘土正以上筮也掘四隅與中央之壤筮於
神外其壤置其於於四隅之外也南其壤置
其於於中
與之南也

既明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

免如字

禮集註

二十卷

五十二

五十二

此正掘壤時皆往也既定所營宅先主人與
衆主人偕行相視之將求吉地經乃服之景
重者於此免之以對越
神明宜與見人異也

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韝兼執之

南面受命

鄭氏曰命尊者宜由右出也少儀曰贊幣命
左詔辭自右兼與策執之敦氏曰受命于命
者

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

無有後艱

鄭氏曰某甫其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言為其父筮葬居今謀此以為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特將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文無兆基作期賈氏曰上大夫以上卜而不筮下大夫若士則筮宅

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

不述命者禮畧也中封中央塚也至今人卜墓地尤持取其土一團卜之蓋其遺制云

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

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

三禮纂註 二卷

五中

教氏曰卦者書卦于木即卒筮而筮者乃卦以示命筮者必示命筮者以其出命故耳禮占而先告命筮者乃告主人亦此意也若吉時則受命示卦皆於主人占之曰從所告之地書曰龜從筮從

主人經哭不踊

筮事畢復經也

若不從筮擇如初

若不吉則更擇地而筮之小記曰耐葬者不筮也

歸殯前北面哭不踊

易位而哭剛非常也殯前西階下也

右筮宅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友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

既井椁者匠人先已刊材構椁矣至此將用主人親着之西面拜工謝其勞也左還椁者由椁之東南行而還之蓋周視其材與制之美惡也友位而哭痛將理塗具也鄭氏曰既已也匠人為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既哭之則往施之篋中矣主人還椁亦以既朝哭矣賈氏曰椁乃既殯旬而布材於明器注云木工宜乾腊則此布之以久故云既已

三禮纂註 三卷

五五

也

獻材於殯門外西面北上緝主人徧視之如哭

樽獻素獻成亦如之

鄭氏曰材明器之材視之亦拜工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教氏曰北西非上也南北陳之而前列在西徧視之亦自其所上者始此又與還椁異矣亦先拜工乃視之云如哭樽者如其反位哭不踊也此著殯門外則升樽之處其在外門外乎

右哭樽哭器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

南首有席楚焯置于燹在龜東

鄭氏曰楚荆也荆焯所以鑽灼龜者燹炬也所以然火者周禮蕤氏掌共燹契以待卜事

凡卜以明火燹燹遂灼其燹契以授卜師遂以役之賈氏曰燹如戈鏃之鏃謂以契柱燹

大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作龜役之使助之是楚焯與契皆謂鑽龜之荆燹取其銳也

也教氏曰席亦在龜後龜南首燹在其左皆變於卜時也葬日卜而不筮亦變於吉

族長泣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

族長族人之長者掌族人之親昵者也卜以族長蒞之以宗人勸之蓋合一族之誠心以

三禮纂註

二十卷

五十六

三百

卜于神明也卜以吉服交神明之道也占以三人決從違於多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

言之

卜人及執燹席者在塾西闔東扉主婦立于其

內

教氏曰卜人有司掌共卜事者在塾西者便其升也東西塾之階蓋與東西堂側階之所

鄉同闔東扉說見士昏記

席于闔西闔外

為卜者也席亦西面

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泣卜即位

于闔東西面

泣卜族長也更西當代主人命卜告告主人也既免經復西面

卜人抱龜燹先奠龜西首燹在北

前奠龜于西塾將卜而奠也此奠龜西首臨上而設位也燹先執燹者先於龜而行也西首神位面東也燹在北便於用也

宗人受卜人龜示高

鄭氏曰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泣卜也近是者其部高教氏曰宗人就而非面訝受

三禮纂註

二十六

五十七

三百

之下文授受亦訝也

泣卜受視及之宗人少還退受

鄭氏曰受他卜命授龜宜近受命宜卻教氏曰必少退者受命宜遠於授受之處也

命曰哀于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

近悔

鄭氏曰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墜魂神上下得無近於咎悔者乎教氏曰來日將來之日也某者柔日之名

若乙丑丁酉之類

許諾不迷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與授卜人

負東扉

鄭氏曰宗人不迷命亦士禮畧凡卜迷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負東扉俟龜之兆也

下人坐作龜興

作猶灼也以火灼之作其兆也周禮卜師凡卜事示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宗人受龜示泣卜泣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

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泣卜與主人占曰某日

從

敖氏曰如此文則是宗人亦占之也占謂占其兆之吉凶兆有舛色墨拆旅占卒復受龜

三禮集註

二十卷

五十八

百全

遂執之以告泣卜不哭者吉服也主人不哭者未經也

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

不執龜者下主人也

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

異爵爵之尊者衆賓僚友之不來者敖氏曰士之在外位者宗人不告之下異爵者

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

出拜送

鄭氏曰云徹龜則是疑者復奠于西塾上以待事畢也拜送賓於外門外

筮從卜者如初儀

敖氏曰筮不從則亦以告其主婦而下其儀則同也至此日乃更擇日而卜之古者上三

後當以此為即

喪禮記

士虞適寢寢東首于北牖下

鄭氏曰時有疾乃寢下適室賈氏曰東首者寢生與之前天子諸侯曰路寢大夫士曰適

總名曰正寢

有疾疾者齊

三禮集註

二十卷

五十九

鄭氏曰正情性也敖氏曰齊之言齊也齊其不齊使意湛然純一也疾者齊一其心意所

以養氣體

養者皆齊

去聲

敖氏曰欲專心於所養者

徹琴瑟

記曰土無故不去琴瑟今疾當徹琴瑟矣

疾病外內皆掃

為有賓客來問也疾甚曰病

徽藝衣如新衣

謂死衣也必易之者謂不可使之服故衣以死也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

御者今時侍從之人持體正其手足者也

男女改服

鄭氏曰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主人深衣

屬纊以俟絕氣

鄭氏曰為其氣微難耶也纊新絮置口鼻之上以為候矣氏曰屬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

三禮集註 卷十

十一

無之有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

賈氏曰疾時使御者持體并死于其手婦人則內御者持體還死於其手

乃行禱於五祀

盡孝子之情五祀土二祀日門日行此禱於平常所祭者

乃卒

卒終也君子曰終

主人啼兄弟哭

謂泣也體于畢業泣血三年立無聲也血出則啼是哀之甚發聲則氣竭而息之謂不

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

喪大記曰疾病寢東首于牖下發牀是其始死亦因在地廢牀復而不蘇乃設牀于牖

下設枕

遷尸

從于牖下也於是無用夷衾

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

三禮集註 卷十

十一

賈氏曰云招而左者以左手執領還以左手以領招之招魂所以求生左陽陽主生故用

左執氏曰簪裳于衣故左執領右執要此謂既登屋而易執之之時招而左謂招時兩手

自右而左之也左尊故其執與招之儀如此朝服為求神敬其事也

楔貌如輓上兩末

賈氏曰輓而云楔因其契齒而名之以異於他輓輓在木車轆端狀牛領者楔狀類之故以輓未知者焉楔齒時以兩末

上鄉則末出于口旁矣

綴足用燕几校者南御者坐持之

鄭氏曰校牀也尸南首几牀在南以抱足則不得辟戾矣賈氏曰几兩頭皆有兩足今豎

尸在室以夾兩足几脚鄉南恐几傾倒故使人侍之教氏曰校亦几左庶之名校在南則橫設之也凡之為制前後夾而左右差廣綴足宜寬故橫設之必校在南者生時設几左應近人故倣之也坐持之則御者亦在床矣其於几之北與

耶牀而奠當牖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音

就尸於奠之尸南首故奠當尸有用吉器者謂死未及奠也鄭氏曰牖肩頭也教氏曰吉器之奠於凶者豆籩耳凶時得豆籩無勝其禮則無吉凶之異皆用角也若醴若酒謂無柶柶者異於大飲以後之奠也

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

之某死禮纂註 辛卷 六十三 三百七

赴是吉也母妻長子死亦赴于君者哀樂之事君臣同也

室中惟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

坐

經云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記乃兄弟之命夫命婦者亦坐于室中然則經所言者惟指其為士者及士妻耳

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

凡居喪而為君命出者惟主人耳衆主人不記乃特着尸在室之禮者異時衆主人

主人皆在庭爇此時亦然故以明之

祿者委衣于牀不坐

牀高可以不坐

其祿于室戶西北面致命

祿于室始死時也

夏祝泚米差盛之

鄭氏曰差擇也

御者四人抗衾而浴禮第

抗衾為其裸禮殺之也古字禮起通詩曰禮

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鬢無筭禮纂註 辛卷 六十三 三百七

內御女御也無筭猶丈夫之不冠也

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

鄭氏曰中帶若今之禪衣教氏曰明衣之制有衣有裳婦人坐時衣不殊裳故此不用明衣也

卒洗具及于筭實貝柱右顙左顙音

賈氏曰謂牙兩畔最長者象生時齒墜也教氏曰顙牙也舍而因柱其左右顙蓋恐其口

復則也

夏祝徹餘飯上

徹去

瑱塞耳

塞充室也

掘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壞

掘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壞

徑用規

三禮集註

王卷

李四

前手

也

明衣裳用幕袂屬幅長下膝

鄭氏曰幕巾惟幕之布升數不開也屬幅不

制幅也長下膝又有幕於蔽下膝深也買氏

曰布幅二尺二寸是謂布幅制去邊幅旁一

寸為二寸計之非不制幅謂使相若連以

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蔽

鄭氏曰不辟實也蔽是制也凡他服短無見

前三幅後四幅辟積其要開示文今此亦前

寬也款氏曰裳前三幅後四幅不辟之則其

要廣而前後相掩者深旁不開體不見矣長

及蔽為蔽是也明衣之長下膝其長之制

復如是皆為重形且異於生也

緇綈

一綈謂緇今紅也倫裳在幅曰緇在下曰緇

設握秉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擘

三禮集註

王卷

六十五

緇四百令五

鄭氏曰擘掌後節中也手無夾者以握繫一

端統擘還從上自貫及與其一端結之買氏

曰經已云設握嚴於擘與決連結據右手有

決者不言左手無決者故記之按上文握手

用玄纁裏長尺二寸今裏親膚據從手內置

之長尺二寸中掩之手是相對也兩端各有

繫先以一端統擘一巾凡從上自貫又以一

甸人築坵坎

繫則相開經文詳於說決畧於說握故記見

築實土其中墜之穿坎之名
曰珍甸人掘又使甸人築之

隸人涅廁

隸人罪人今文徒役作者也廁而涅寒之者
為人役往則褻之又亦鬼神不用賈氏曰若
然古者非直不共溫浴亦不
共廁故註云死者不用也

既饗齊為燎于中庭厥明燹燎陳衣

小斂當襲之明
日燹燎陳衣

凡絞給用布倫如朝服

言類如朝服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是也給
不必言凡與絞連文爾大斂有給小斂無之

三禮卷註

辛表

本木

三言世

設於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坵饌于其上兩甒醴

酒酒在南甌在東南順實角解四木柶二素勺

二豆在甒北二以並籩亦如之

於

鄭氏曰柶之制如今之大木舉也上有四周
下無足角解四木柶二為次進醴酒兼解之
勺二醴酒各一也豆籩二以並則是大斂饌
也記於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故氏曰此
大斂饌也其次也自是以後常與用之以位
而言豆當在籩北乃云甒北者設豆之時未
有籩也故但
取節於無

凡籩豆實其設皆巾之

賈氏曰實其設謂東堂實之於奠設之二處
皆巾故氏曰籩豆實謂道栗之屬皆皆上下
也籩豆有實而具則饌於東方乃奠于席前
皆巾之若一豆一籩則於奠時或有巾之者
饌時亦不巾也經言小斂之饌云饌于東堂
下脯醢醢酒幕用功布實于簞此則不皆巾
也

饌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

時朝夕也檀弓曰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故氏
曰俟時而酌謂將設乃酌之面枋者便於建
也建時亦覆
手取之

小斂辟奠不出室

三禮卷註

辛表

本七

三言世

鄭氏曰未忍神遠之也故氏曰奠即始死之
奠也後奠未即設而先辟此奠者辟斂也木
出室明未徹去也是時尸在室未忍遂徹其
奠而脯醢醢酒又無改設于西堂之禮故辟
之於室中而已既設小斂奠乃去之舊說謂
辟之設于室西南隅

無踊節

鄭氏曰其哀未可節也故氏曰此承上文而
言亦異於小奠以後之禮也踊節即所謂要
節而踊者也凡丈夫婦人之踊或以徹奠者
往來為節嫌此辟奠之時亦然故以明之此
與上文當皆在設於
于東堂下之上

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

衆主人齊衰以下絞帶者繩帶也先言祖髻髮著其節也然則布帶者亦於既免乃加之

大斂于作 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斂氏曰大斂於作乃殯于西階象其由主位而往也

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

大夫視斂也云階東者明大夫雖多亦不可以當階恐妨斂者之往來也

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

朝夕哭云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鄉大夫在其南鄉大夫與主人同面向殯是大夫位在

三禮卷註

二卷

六十八

禮記卷六

中庭西面也

中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

鄭氏曰中奠而實事已斂氏曰此見時出之節且不與執事者偕行也言由主人之北則主人之位近於階明矣

既殯主人說髻

鄭氏曰既殯置銘于碑復位時也兇生三月鬚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髻存之謂之髻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極不見喪無髻可以去之髻之形象未聞賈氏曰內則註夾肉曰角午達曰羈毛詩美曰髻者髮至子事父母之髻教氏曰子

喪父毋必者佛也其已死到殯乃說之者未殯之前孝子猶冀其復生既殯則絕望矣乃說之也詩曰鬢髮兩髦所者為父母俱存之故若然則是時袒當脫其一耳孔氏曰父死脫左袒母死脫右髦二親並設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

三日絞帶

絞帶日絞要經之散帶者記惟指主人也而男女大功以上亦存焉小斂之日婦人之帶雖結本亦未絞至此與丈夫同絞之將成服先絞其帶至喪者以其已在身故也其下冠衰屨亦皆以所加之次言之

冠六升外緇纓條屬厭

一涉

三禮卷註

五卷

六十九

禮記卷六

鄭氏曰緇謂纓着於武也外之者外其餘也纓條屬者通屈一條纓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賈氏曰冠在武下曰厭

義三升履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居倚廬窆首

枕塊不說經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

三升衣與裳也納收餘也下本順其性也收餘向外為之取醜惡不事飾也鄭氏曰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不說經帶哀戚不在於安哀至則哭非必朝夕非喪事不言不志所以為親教氏曰

志不在他也

大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

大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

不在於德與滋味也但不滅性而已

三人乘惡車

拜君命拜賀及有故行所乘也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齊衰以下其乘素車馬車駟車漆車與按中車云王之喪車五乘首云木車蕭蔽是王始喪所乘木車無鋪與此惡車同故升之見尊卑同也

白狗

帶頸也白狗皮為之白於喪飾宜也古文辭為縣王乘云士齊車跟蹄此喪車無飾故用白狗帶云

蕭蔽

蔽車之蕭蔽禦風塵也詩曰簞箒在車兩邊以蕭席為之

御以蕭蔽

蕭蔽竹蕭莖也御者以蕭蔽策馬亦變於吉也吉時以竹為策蕭楊柳也

犬服

服冬間兵器服也以犬皮為之凡兵器建於冬間以自衛也犬皮為服喪車無飾也

木館

館較端香也一曰館平常用金袋用木

約綬約響

約響也綬所以升升車響馬響也吉時二者皆以絲為之喪車用繩而已

木鑣

鑣馬鑣也平常車館馬鑣以金為之喪車用木而已

馬不齊髦

齊髦也馬不齊髦所謂髦馬也喪車不尚飾也上文乘惡車

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祫

疏布為之明吉時不然也主婦乘車而出者有弓教氏曰婦人之車必有祫而喪車則以

貳車白狗攝服

鄭氏曰貳副也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教氏曰主人主婦皆有車各得有二乘與其所乘者而三士昏禮為從車二乘是其數也凡二車之數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孤卿大夫三士二乘也此貳車亦惡車攝服未詳

其他皆如乘車

如所乘惡車其他謂凡器物在服之外者

朔日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

朔日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

童子隸子弟若內監寺人之屬執用右手卻之示未用

從徹者而入

童子不專禮事但隨徹者入掃

比奠舉席婦室聚諸突布席如初卒奠婦者執

帚番末內鬢從執燭者而東

比猶先也室東南隅謂之突敖氏曰此場室之節蓋於既徹則為之如初亦東面也執番末明已用也是時番末內鬢則婦者卻之其皆反是與

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

鄭氏曰燕養平常所用也饋朝夕食也羞四待之珍異也湯沐所以洗去垢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日也進徹之時如其須賈氏曰燕養者謂在燕寢之中生下時所有共養之事則饋羞湯沐之饌是也

平室燕寢之室也如其頃象生時一食之頃也記曰在室之中非時且手毋也

朔日祭薦新則不饋於下堂

下堂如今之內堂敖氏曰不饋於下室者以其較奠且有教實也

筮宅冢人物主

物猶象也相其地可塋者乃營之冢人先相然後命塋也

卜曰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

堂哭者皆止

主婦哭崩其柩出塋也若不吉其禮亦然

問喪 問傳

此二篇皆禮記全文以其釋喪禮之義是喪禮經之傳也故附列于此

問喪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

疾之意傷臂軋肝焦肺水滲不入口三日不舉

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

形變于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

也

親始死孝子即去冠惟留笄纓笄纓即雞斯變于首也無履而跣變于足也扱襟於帶變於衣也交手拊心變於手也痛割之心傷於肝肺而形變於外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此喪服所以制之由也

三日而歛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

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祖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此釋祖踊之義言所以制哭踊之節者以悲哀志懣氣盛無以下之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之外也懣煩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墻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返也

此釋婦人辟踊之義發開也爵踊及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之聲也辟拊心也

三禮集註

二卷

七十四

三百十七

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此極形容其哀若無聊之意望望瞻望之意也汲汲促急之情也皇皇猶彷徨之意盡哀而止者他無所寓其情也

心悵焉愴焉惚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

宗廟以鬼享之徵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上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此言及哭至終喪之情惚惚恍恍也愴嘆恨也勤憂苦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歛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歛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三禮集註

二卷

七十五

三百六十六

此明三日後歛之義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

以脩禮也故曰喪禮惟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免而禮而踊先後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子不踊惟擊胸男子不踊則惟稽顙觸地皆哀之至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三禮集註卷之七十一

居喪三冠已為變矣故為之加免曰不冠者所服也童子原未有冠故不免惟孤子當室乃為喪主欲備成人之禮乃免而杖耳此釋喪免之義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有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然

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苴杖圓而象天削杖方以象地又以桐為同之義言哀戚同于父也堂上不趨亦父在之時也急遽則動父之情故示寬暇按孝子居喪至於病以杖而後能起者非強而能然也情至而哀至而毀孝子不自知也故曰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此釋居喪用杖之義

問傳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泉大功貌若止小

三禮集註卷之七十七

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斬衰服苴苴經與苴杖也麻之有子者為苴惡貌者苴是黎黑色至漏內結形色外章所以衰裳經杖俱備苴色也首者標表之義蓋顯示其內心之哀痛于外也泉壯麻也枯黯之色似之大功之喪雖不如齊斬之痛然其容貌亦若有所居止而不得肆者亦變其常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往而不反一舉而氣絕似不同聲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俛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總麻輕雖哀聲從容亦可也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衰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應辭也不對不答人以言也不言不先發言於人也不議不泛倫他事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士與歛焉則一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既

禮記集註

二十卷

七十八

三百三十三

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衰之發於飲食者也

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既食粗飯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既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

乳肉

中月間一月也前篇中一以十亦訓為間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也疏曰孝子不

忍道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稅經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芊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

麻沐可也此衰之發於居處者也

倚廬堊室見大記芊蒲之可為席者翦之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于內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芊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沐

禮記集註

二十卷

七十九

三百三十三

柱楣謂舉倚廬之木柱之於楣使稍寬明也翦屏者翦去戶旁兩箱屏之草也自上章唯而不對至此有與雜記喪大記服小記之文不同者記者所聞之異亦各有義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

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服者也

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總麻降正義同

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蓋十五者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總布用其半六百縷為經是去其半也

有事其縷者事謂黃治其紗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其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即以制總服也若用為縷則總服是熟縷生布其小功以上皆生縷以織矣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毋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朝而小祥練冠緣要經不除

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后以冠之布升數為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后以六

三禮卷註 二十卷

十一

三

升布為衰齊冠七升則葬后以七升布為衰也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簾疏之甚者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去麻服葛者葬后男子去要之麻經而繫葛經婦人去首之麻經而著葛經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后以葛經易要之麻經差小於前四股斜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斜為一重兩股合為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為一繩是三重也疏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后冠受其衰而用練步其冠又以練為中衣以練為領緣也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

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小祥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此除重也居重喪而遺輕喪男子則步要經婦人則易首經此步

又朝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

賈氏曰二十伍月大祥祭此日除服則首服素冠次縞紙之身著朝服而祭祭畢而哀情未除反服微絀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縞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絲故曰素縞麻衣也大祥之后夏間一月為禫祭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祭訖則首著縞冠身著素端黃裳以

三禮卷註 二十卷

十一

三

至吉祭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黑鞋白紵曰緇

易服者何為易服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鄭氏曰甲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或賈氏曰斬衰受服之時而遺齊衰初喪男子所經要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首得著齊衰有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重者包也男子重首特闕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愚謂特者不獨而無所兼之美非謂特留也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賈氏曰斬衰既練男子惟有要帶婦人惟有首絰是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者大空者大功麻帶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空者大功麻帶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絰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者期之葛絰婦人絰其練之故葛帶是重葛也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據男子言之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首猶服齊衰葛絰首有葛要有麻是麻葛兼服之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

三禮集註

卷二

八十一

三十一

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同者前喪既葬之葛與后喪初死之麻麻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說也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服問篇云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言成人之喪也此言大功以下同則兼服者是據大功之長殤中殤也○疏曰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言易輕者則是男子易於要婦人易於首也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終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一

儀禮

既夕禮第十三

鄭氏曰既夕禮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之時與葬間一日凡朝廟日請啓期又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別錄名士喪禮下篇

三禮集註

卷二十一

一

賈氏曰云士喪禮下篇者依別錄而言以其記下士之始死及記葬時而摠記之故名也經云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明且風與開殯即遷于祖次日又厥明即葬故知是葬前二日與葬間一日也請啓期在葬前二日中間容朝廟一日故云容焉以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三日中間容二日故三日若然大夫三廟者葬前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前八日差次可知黃氏曰周禮註取引亦皆稱士喪禮下篇今當復士喪禮下之舊名也

○愚按大戴第五小戴第十四別錄名喪禮下篇第十三今復之

既夕哭

奠前二日夕哭乃是未請啓期已前事至明日之朝請啓期却是奠事更端故以既哭終上文起下文也

請啓期告于賓

賓者既卜日即告于異爵者及衆賓則是賓固知其奠日矣至此乃以啓律之期請於主人以告于賓重慎之至也

右請啓期

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

三禮集註 主卷

請期說明且早起像設盥於祖廟門外擬舉鼎之人盥手

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

三鼎並陳故曰皆陳鼎如殯者鼎中之實與所陳之面位皆如殯者大歛既殯之奠也東方之饌亦如之者饌醴豆亦如殯者大歛之饌也昂饌並見上經茲不重述

夷牀饌于階間

夷音夷本亦作夷

夷之言尸也極至祖廟兩楹之間尸北首之時乃用此牀教氏曰此即殯者承尸于堂之牀也階間祖廟堂下

二燭俟于殯門外

賈氏曰昭徹與啓肆於此預備之火儀執燭抱燧

右陳設器饌

一曰陳朝祖奠具記曰夷牀執軸饌于西階東其二廟則饌于祖廟如小歛奠乃啓

夫夫髮散帶垂卽位如初

教氏曰皆爲之於次乃卽位髮者去冠與纒而爲露紒也將括髮者又先髮故言此以明之亦與前經髻髮互見也此斬衰者耳其齊衰已下則皆免散帶垂卽其三日所絞者也凡大功以上皆然髮與散帶垂未殯之服也是時棺柩復見故復此服焉此但言丈夫是婦人不與也婦人之帶所以不散垂者初已結本又質而少交故於此不可與丈夫同其

三禮集註 主卷

所以不言髮者婦人不當髮者雖未殯亦不髮則此時可知矣其當髮者自小歛以來至此自若無所改

髮故不又言之

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卽位袒

不哭者將有事止謹露也

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

三啓三命哭

鄭氏曰功布灰治之布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也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啓三三有言啓告神也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柩去塵也此云告神而用布拂柩者謂去凶邪之

氣也曾子問云祝聲三教氏曰商祝公有司也其為士但當弔服加麻此時有事於柩故復為之祖免。○按此時商祝命哭則上文婦人不哭者亦商祝禁之可知也。

燭入
一燭於室中燭徹奠一
獨於堂燭開殯肆也

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

鄭氏曰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下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置于重為啓肆遷之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賈氏曰此祝商夏則周祝也燭既入室時周祝從而入室徹宿奠降降時夏祝自下升取銘降置于重為妨啓殯故也

禮記集註 主卷

中 川 之 序

踊無笑

主人見棺哀號之甚也

商祝拂柩用功布憚用夷衾

拂以功布去其塵也覆以夷衾惡其露形也教氏曰夷衾即小斂後覆尸者也以其事相類故復用之形露猶露見也

右啓

記啓之所外內不哭啓辨拜

遷于祖用軸

鄭氏曰徙于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瘞於祖周朝而遷葬蓋象平生時將出又辭尊者軸軾軸也軸伏如轉轉列兩頭為軾軾狀如長林穿程前後著金而闕軸馬大夫諸侯公上有四周謂之輔天子盡之以龍教氏曰又遷于祖者以其非穆同後又當附之於此故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家其離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

重先奠從燭從柩從主人從

鄭氏曰行之序也主人從者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為先後各從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賈氏曰此論葬殯宮鄉祖廟之次第

升自西階

禮記集註 主卷

五

云 平 七

鄭氏曰柩也猶用于道不由柩也曲禮云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教氏曰升自西階神之也此柩歸自外而入廟者既小斂則升自阼階未忍異於生也既大斂則升自西階以亦入廟耳故其禮與大斂而入者同

奠俟于下東面北上

奠俟者尚未設也下文正柩於夷牀之上北首既正乃設奠

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即位

主人主婦從柩而升主婦東面則主人西面可知教氏曰婦人東面當負序以辟奠者之往來東即位者乃衆主人也

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

賈氏曰戶牖之間賓客之位亦是人君受臣于朝事之處父母神之所在故於兩楹之間北面鄉之敖氏曰此正柩于堂正與小斂之後尸馭于堂者相類故仍用其牀兩楹間東面也其於楹間為北

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

上文言婦人升東面此言主人柩東西面可見男女向柩而立也重如初者亦如上篇三分庭一在南二在北而置之如殯宮時也

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

三禮集註

主卷

六

鄭氏曰席設于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中之者為樂風塵賈氏曰巾之者檀弓云喪不剥奠也與祭肉也與柩小斂小斂時也有牲肉不俾露故巾之此宿奠惟脯醢醴酒無祭肉亦巾之者以朝夕奠在室尤可以不巾此惟無祭肉為在堂有風塵故須巾之也敖氏曰席設于柩西亦差近於柩奠設于席前亦當柩北北極北首西乃右也於此奠焉與奠于尸右之意同不統於柩奠宜統於席也不去席者先已用席則不可變之且已柩之奠亦宜異也

主人踊無美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

足西面

鄭氏曰設奠時婦人背室戶西南面奠畢乃得東面親者西面堂上迫踊者可以居房中賈氏曰降拜賓即位踊襲者賓位在殯宮者主人開殯朝祖之賓主人從殯宮中降拜賓入即位袒至此乃襲乘者先踊踊訖乃襲敖氏曰主人即柩東之位則踊既奠乃降也即位在柩下襲亦在序端婦人由足出於與柩南也西面于柩階上亦南上若有南面者則東上

薦車直東祭北軸

明且將柩行預設薦車於庭薦車以依神象生時有行而陳駕也一名魂車一名遣車下記又云薦乘車道車豪車是也直東祭則在東方之中應坎軸縛銜以駕馬者詩曰五祭

三禮集註

主卷

七

三百

梁朝以柩北首故車北軸也

質明戒燭

質明正明也燭乃堂之上下者

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

此徹舊莫下文又設新莫也

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

為遷祖奠也此奠亦惟以脯醢醴酒

主人要節而踊

鄭氏曰奠升時主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而主人踊此不言婦人文不具也

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圍人夾牽之御者

執策立于馬後

鄭氏曰駕車之馬每車二疋纓今馬鞅也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其著之若屬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條纓圍人養馬者在左右曰參亦庭一在南賈氏曰薦馬并薦纓者纓為馬設故與馬同時薦之下說云薦乘車又云纓帶具勒縣于衝至此薦馬時又取而用之故兩見之也敖氏曰三就采三面惟言入門則是但沒雷耳每馬兩轡交轡而來牽之謂

三禮集註 三卷

左人牽右轡右人牽左轡也馬有纓而無紮蓋臣禮也春秋傳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孔子非之註云天子之臣如其命數亦未有以見其又然

哭成踊右還出

敖氏曰哭成踊圍人與御者也雜記曰薦馬者哭踊右還者西上也

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

賓自啓殯而來至此乃出主人送之拜於門外有司請祖期將行而餞酒曰祖祔行亦祖象生時也

白日側

以日為祖期也不用日中者辟殷人所尚也檀弓曰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

右朝祖

一曰朝祖薦車設奠薦馬
○又曰請祖期分二章

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筭卒束襲

鄭氏曰祖為載也舉柩卻下而載之束束棺于柩車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賈氏曰束是載柩訖乃以物束棺使具柩車相持不動也

降奠當前束

鄭氏曰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屬也亦在柩車西束有前後也

三禮集註 三卷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積後經齊三采無貝

鄭氏曰飾柩為設柩也巾奠乃柩謂此也柩有布帷柩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雷以竹為之沐如小車琴衣以青布一池縣於柩前士不榆絞紐所以聯惟荒前赤後黑因以為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柩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祭矣以三采繪為之上朱中白下蒼者以絮元士以上有貝○愚按詳具喪大記

設披

鄭氏曰披柩柩棺上貫結於戴人君旁牽之以備傾虧喪大記曰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賈氏曰喪大記註云戴之言結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柩材使相植因而結前後披也此

註云披絡柳棺上貫結于戴以此而言則戴兩頭皆結于柳材又以披在棺上絡過然後貫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于戴餘按出之于外使人持之畔有二為前後披故下記云執披者旁四人註云前後左右各二人是也人君則三披各三人持之備傾虧也云三披用纁者與戴所用異大夫與人君則戴披用物同故喪大記云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是其用物同也

屬引

鄭氏曰屬猶著也引所以引極車在軸輔曰紼古者人引極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賈氏曰引謂紼繩屬著於極車故氏曰引極車之索也屬之於車輅云引者以用名之凡引

三禮集註

主卷

十

冲

四

天子用六諸侯四大夫士二

右載極

記將載視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東前而降奠席于極西○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巾奠乃牆○池視重露飾棺上布惟布荒一池榆絞纁紐二纁紐二齊三米一貝畫嬰二皆戴紵士戴前纁後縗二披用纁周人牆置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陳明器于乘車之西

明器蔽器也禮弓曰其日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者異於生器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

成劉琴瑟張而不竿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筍簾陳器于乘車之西則重北也其在東堂之南歟

折橫覆之

鄭氏曰折猶廢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宿者三橫者五無筭空事畢加之橫上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為苞筭以下紵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敖氏曰陳折云橫則是折之狀當與抗木之橫者相似但未又有縮者耳於此橫陳蓋象在其橫也後言橫者縮者皆此放

抗木橫三縮二

三禮集註

主卷

十一

三五十二

鄭氏曰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賈氏曰壙口大小雖無文但明器之寺皆由美道入諸侯以上又有輅車亦由美道入壙口惟以下棺則壙口大小容棺而已今抗木亦足掩壙口也

加抗席三

席所以禦塵既陳抗木於折北又加此抗席三領於抗木之上下文又加茵於抗木之上抗木在上故云禦土抗席在下隔抗木慮有塵鄉下故云禦塵敖氏曰此席在茵與抗木縮者之間是亦縮也不言者亦文省耳每席之長亦與壙齊用三則廣足以掩之矣用時云覆是此陳時卻也

方音用疏布緝剪有幅亦縮二橫三

鄭氏曰茵所以藉棺者剪淺也幅緣之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此言陳器之時也用疏布用大功疏麗之布緝剪染為淺緇之色有幅記云著用茶實緣澤用一幅布為之縫合兩邊幅為俗不去邊幅用之以盛著也幅緣之蓋縫合既訖乃更以物緣此兩邊幅縫合之處使之牢固不折壞因為飾也上抗木先云橫三後云縮二此茵先云縮二後云橫三並據此陳列之時鄭據入擴而言故云其用之也敖氏曰剪與有幅皆未詳或曰有幅謂練縫之而不削幅也未知是否茵於抗木其陳之用之橫縮之次各不類蓋貴相變也

三禮集註 主卷

十一 川三三十四

器西南上績

器下文自苞而下者也均其多寡分為數列以要方也其前列始以茵北之西以次而績焉其後列不過於茵北之東可知矣器王於入擴故南上

茵

茵非明器也但陳器從茵姑故言之茵之下有抗席抗木惟言茵者指其可見者而言也

苞二

所以裹奠 羊豕之內

筥三黍稷麥

筥者籩也其容與簋同容一籩也筥以管草為之筥三各盛一種黍稷麥也

壘三醴醢屑筥用疏布

壘瓦器其容亦一獻屑筥蓋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與薑器覆也

甒二醴酒筥用必布皆木析父之

鄭氏曰甒亦瓦器析所以取苞皆壘甒也父當為多謂以蓋案塞其口每器異析買氏曰自苞筥以下皆塞之置於木析也既皆父塞而壘甒獨云筥者以其苞筥之苛燥物宜包之而無筥壘甒非直父塞其口而又加覆之也

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杆槃匝匱實于槃中南

三禮集註 主卷

一三 三百五十五

流

鄭氏曰此皆常用之器也打盛湯漿祭匱也流匱也匱口也吳氏曰周禮王人註鼻多曰流教氏曰耒耜田器也耜以起土耒其柄也此有爵矣乃以耒耜為用器為其有主田故也

無祭器

明器也器也祭器人器也大夫以上兼用也器人器士喪禮無祭器

有燕樂器可也

言可者許其得用也燕樂器則升歌有琴瑟庭中有特懸懸磬也檀弓曰琴瑟張而不平筥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筥笙其此之謂歟云

役器甲冑干竿

師役之器也甲鎧冑兜蓋干猶竿矢以服有干竿無干矢示不用故不具

燕器杖筮翼

燕居安休之器也杖以扶身筮以禦暑翼以招涼皆在燕居用之筮竹青之皮以竹青皮為之翼扇也

右陳器

記抗不刊茵著用茶寶絞澤馬蒞苞長三尺一編管箭三其實皆論弓矢之新沽功有弭角馬亦可張也設依捷馬有鞬鞞矢一乘骨鐵短衛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

三禮纂註

十四

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鄭而踊

徹此奠時還柩也巾席俟于西方備祖奠也要鄭而踊奠在庭無升降之節直有來往耳以象象升則主人踊以出象降則婦人踊也教氏曰徹者由東方當棧之南折而西西棧之西南折而北東而而徹奠既徹至西方折而南乃由重南東也要鄭者東方西鄉時丈夫踊西方南鄉時婦人踊由重南東時丈夫踊也

祖

將祖於土人又祖也

商祝御柩

御柩者柩行酌前却防傾側詔執披人為之擗度如御車然也

乃祖

商祝既執功布為御乃還柩車使鄉外也祖者始也為行之始也

踊襲少南當前東

車未還之時當前東近北今還車亦當前東少南教氏曰不言主人者可知也此踊襲皆於故位既則少南也主人柩車之位皆前東載時前東在此及還柩車則在南故少南以當之然則柩車雖旋亦未離其所也

婦人降即位于階間

三禮纂註

十五

三十一

教氏曰柩已還而首南鄉婦人乃得即位于其北位亦當西上婦人不位于車西恐妨賓客之行禮者也

祖還車不還器

祖還車者為載時向北今為行始故須還向南也不還器者以陳之之時西南上已見行意今不再遷也

祝取銘置于茵

賈氏曰初先為銘置于重啓祝取銘置于重祖廟又置于重今將行置于茵者重不載據埋于廟門左茵是人殯之物銘亦入殯之物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也士無厭旌唯有栗

亭所建緝威之旗并此銘旌而已大夫以上有歛旌通此二旌則皆備三旌也

二人還重左還

敖氏曰車馬西上宜有還重一而已宜左還皆由便也二人還之則凡舉之亦二人矣重之鄉皆不火與柩同但因還柩之鄉而併還之也

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鄭而踊

車已祖可以為之奠也是之謂祖奠要鄭而踊謂奠者於東方西鄉時大夫踊西方南鄉時婦人踊由重南東大夫踊也一日來由重東而西降由重南而東來象升夫夫踊出象降婦人踊所謂要鄭也

三禮纂註

二十六

薦馬如初

賈氏曰上已薦馬今又薦馬者以柩車動而鄉南為行始宜新之故薦馬如初也

賓出主人送有司請奠期

此亦不見主人答辭與上請期者相類

入復位

賈氏曰自虎至於殯存內位據殯宮中自啓至於葬在內位據在祖廟中處雖不同在內不異故摠言之云在內位者始虎謂小斂已前位在尸東小斂後位在作階下若自啓之後在廟位亦在作階下也敖氏曰復柩東之位

右祖一日祖奠薦馬一請奠期分爲一章

記曰祖於庭又曰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旁四人又曰祝饌祖奠於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之

公賁玄纁束馬兩

鄭氏曰公國君也期所以助主人送奠也所馬士制也傳曰宋景曹辛季孫康于使冉求期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繫乎賈氏曰兩馬士制士在家常乘之法若出使及征伐則乘四馬其大夫以上常乘四馬敖氏曰國君以馬幣禮於其臣者惟此耳君期之乃用兩馬者如其駕遺車之數也然則期以車馬之意亦可見矣

三禮纂註

二十七

賓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

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祖

釋杖出迎不哭北面及祖者尊君命也

馬入設

鄭氏曰設於庭在重南賈氏曰以馬是庭實故云設於庭知重南者以庭實法皆三分庭一在南設之又重北陳明器不得設馬故知在重南也

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

鄭氏曰賓使者幣玄纁也輅轅縛所以屬引由馬西則亦當前輅之西於是北面致命得

棺與莫賈氏曰此使者亦士也蓋使人各以其爵轅縛謂以木縛於柩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挽之故名轅縛也敖氏曰賓奉幣入門左當階而北行當轅乃折而東行至其右北面致命君使乃不升堂致命者柩在下也賓進自西方而云由馬西則馬亦在西方明矣

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士板反

鄭氏曰棧柩車也凡七車制無漆飾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服車箱今文棧作輶一曰棧車不革輓而漆之賈氏曰主人以賓致命訖遂哭拜也成踊三者三凡九踊無漆飾故言棧也敖氏曰主人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然則此時主人雖不在位亦當進于庭之北稍近于賓而聽命矣賓既致命亦於是而拜之奠於左服與委物於尸東殯東者同意註云

三禮集註 卷一 十八 中

象授人授其右者如授主人以物又於其右而授之欲其便於受也

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

鄭氏曰柩東主人位以東藏之敖氏曰主人之北謂主人當時所立處之北也蓋是時主人不拜于位又以下文主人受賵之儀例之則主人拜此君命亦西面矣

士受馬以出

此士胥徒之長勇力者受馬敖氏曰此受馬者亦以舉幣為節

主人送于外門外拜

敖氏曰此外門亦廟之外門也將奠則開之以出柩

襲入復位杖

此亦為君命祖故既送使者則襲於外

右公賵

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

賈氏曰上云君下有兄弟則此賓是國中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可知言將命者身不來遣使者將命當主人雜記諸侯使吊隣國主人使擯者告賓云孤某湏矣

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

擯者先入入門而若道之也賓從入門而左也

三禮集註 卷一 十九 中

主人拜于位不踊

賈氏曰上篇始死有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此主人亦拜于位俱是不為賓出敖氏曰拜不稽顙亦以與君禮同節宜遠辟之

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

敖氏曰舉幣亦蒙如初者是時主人之位與拜君命之處雖不同而宰之舉幣以主人之北為節則一也

擯者出請

賓既奠賵訖出更請之為其傷有事若無事則報事畢而去也

若奠

若奠之義未詳舊說奠謂致可以為奠奠之物

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

此將命猶致命也主人亦拜于位

士受羊如受馬

敖氏曰如其受之以出也羊者士奠奠之上牲故此奠者用之莫不用幣

又請若賻

賻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賻

三禮集註 二十卷

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

鄭氏曰主人出者賻主施於主人賈氏曰下經云知生者賻是施於主人也春秋王使榮叔歸舍且賵敖氏曰此

將命執物以將之也

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

位

鄭氏曰坐委之明主人哀戚志不在受人物反位反主人之後位敖氏曰主人有喪則於

賓客之賵遺者不宜親受故賓坐委之以見不敢授之意有器而不委之嫌若又以授夫

若無器則悟受之

賈氏曰以堂上授有並受法以其在門外若

有器盛之則坐委于地若無器則對面相授受故云悟受之悟即選也對面相逢受也敖

氏曰亦宰悟受之舉之則同面受之則相對亦禮貴相變器所以盛賻物不委地者為其

又請賓告事畢拜送

宰既反位主人未即入俟賓者既請事乃拜送之也如但期若奠而已主人亦出送之

贈者將命

以幣將去而贈之與贈生人之意同

賓者出請納賓如初

三禮集註 三十卷

如其入告出告須也

賓奠幣如初

亦北面致命既則主人拜之乃奠幣也幣亦玄纁束

若就器則坐奠于陳

賈氏曰生時玩好之具與死者相知皆可以贈死者故云經云就器者則是玩好之器也

而中所陳者唯明器陳于車之西以外或言薦或言設無言陳者故此指明器而言也敖

氏曰就成也謂已成之器也奠于陳從其類也以陳明器之屬為陳者因事名之如以春

肺為舉之類

凡將禮又請而后拜送

敖氏曰此為不見者言之也將行也行禮謂
照若賻之類上文惟於賻之後言拜送此則
明不賻若不賻者亦當如之也

兄弟賻奠可也

兄弟有服之親可且賻且奠許其厚也賻奠
於死者兩施敖氏曰可者許其得賻且奠然
亦未及其並用之辭以上經考之其得賻奠
者亦可賻若贈也而此經兄弟唯止言賻奠
文已略也乃復不及其並用者記曰有其禮
無其財君子不行也聖人之意其或在是歟
所知則賻而不奠

三禮集註

主卷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敖氏曰賻以幣馬尊敬之意也故親疏皆得
用之奠以羊若相飲食然親親之恩也故疏
者不得用之以自別於兄弟所知
謂知死者知生者也朋友亦存焉

知死者贈知生者賻

敖氏曰是又於所知之中以此二者別之也
知死者且賻且贈知生者且賻且贈以是推
之則生死兩知者三者皆得用也然此亦但
許其禮之所得為者耳初不及其備禮也經
於兄弟已見其
意故於此畧之

書賻於方若九若七若五

方版也書賻奠賻賻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每
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書者為將讀之行

數多不過於九少不下
於五言其賻數之節也

書遺於策

賈氏曰編連為策不編為簡上書賻於方此
言書遺於策不同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
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以賓客賻物名字少
故書於方遺送死者之物名字多故書之於策

乃代哭如初

鄭氏曰棺柩有時將去不悉絕聲也初謂初
小斂時賈氏曰喪大記大夫以上官代哭士
無官以親疏代哭喪小斂主人哭不絕聲敖
氏曰此陳柩與小斂後夷尸相類故亦代哭
明日而葬
亦類於殯

三禮集註

主卷

三十一

三十一

賓為燎於門內之右

賈氏曰燎大燭又於門內之右門東者奠於
柩車西鬼神尚幽闇不須明柩車東有主人
階間有婦人故於門
右婦之為明而哭也

右賓賻奠賻賻

記凡賻幣無常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
夫子曰可也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
柩曰不可君子不家於
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厥明陳鼎于門外如初

鄭氏曰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
特牲三鼎盛奠莫加一等用少牢也如初如

大歛莫特賈氏曰此請奠日之明陳大道奠于廟門外之東方五鼎是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者下經所云是也士特牲饋食陳三鼎今大遺奠與大夫常祭用少牢同是盛此奠奠故加一等用少牢也云如初如大歛在廟門外及東方之饌也雖如大歛鼎數乃不同故氏曰少牢五鼎大夫之禮士奠乃用之者死大事也奠為尤重故於此奠特許而攝盛加於常禮如初如殯奠者

其實羊在胙

鄭氏曰反吉祭也言在胙者体不殊骨也賈氏曰特牲少牢吉祭皆升右胙此用左故既言左胙則左邊共為一段故云体不殊骨雖然下之胙不升則除胙以下膊胙仍升之則

三禮纂註

三卷

三十四

與上肩脊脊別升則左胙仍為二段矣而云体不殊骨據脊脊以上膊胙以下共為一段得為体不殊骨也教氏曰實鼎實也總為五鼎言之羊其一耳亦豚解之肩脊脊共四段也羊豕用左胙亦變於吉

胙不升

賈氏曰胙不升則膊以上去之取膊胙已不祭統云殷貴胙周貴肩教氏曰此奠用大牲不合升故雖豚解亦去胙

勝五胃五

鄭氏曰亦盛之也賈氏曰以其不用特牲而用少牢是盛奠奠按少牢用賜三胃三今加

至五亦是盛奠奠也教氏曰此雖盛之亦變於吉也

雜肺

鄭氏曰離擿賈氏曰此非直升勝胃又升雜肺者按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註云提猶絕也擿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此為食而舉亦名舉肺教氏曰明無切也

豕亦如之豚解無勝胃

鄭氏曰如之如羊左胙解不升雜肺也豚解解之如解豚亦前肩後脰脊脊而已豕無勝胃者君子不食困腴賈氏曰云如羊左胙謂豕與羊同者左胙雖同仍與羊異以其羊則

三禮纂註

三卷

三十五

体不殊骨上下共為二段此豕之左胙則為四段矣故別云豚解教氏曰豚解謂以解豚之法解之凡豕實用羊豕者其体數同此豕之豚解則羊如之明矣於羊不見之者不嫌其異也用少牢矣乃熟而豚解之亦奠禮之異於祭者與

魚腊鮮獸皆如初

鄭氏曰鮮新殺者士腊用兔加鮮獸而無不膚者豕既豚解畧之賈氏曰腊是乾者鮮新殺者二者皆用兔云加無獸而用膚者以奠奠用少牢攝盛則當有膚與少牢同以豕既豚解四段喪事畧則無膚者亦畧之而加鮮獸也教氏曰如初者如殯奠魚九腊左胙解不升也鮮獸亦如腊凡魚腊皆貴葦而賤新此牲用少牢乃無膚而加鮮獸者凡牲用豚

者例無膚此承用豚解之法故亦放豚之不用膚而以鮮獸代之也

東方之饌

亦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姑饌于其上

四豆脾析蟬醢蔡菹羸醢

鄭氏曰脾讀為雞脾肌之脾脾析百葉也蟬蟬也賈氏曰醢人註細切為齏全物為菹肉菜通脾析即蓋也羊百葉也蟬蟬即駘也蟬周官作麤

四籩粢粟脯

鄭氏曰粢以豆糗粉餌賈氏曰籩人糗餌注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合蒸曰餌糗者糗粉熬大豆為之粘若以粉之耳教氏曰上四豆於周官為饋食之豆則此四籩亦當為饋食之籩然籩人職於此但有

醴酒

鄭氏曰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而輅北上巾之教氏曰醴酒亦北而上而籩在醴北豆在籩北也其豆亦南上籩亦北而上而皆精之

陳器

朝祖之日已陳明器此復陳之者由朝祖至夜飲歲之至此厥明更陳之也

滅燎執燭俠輅北面

朝祖之日已陳明器此復陳之者由朝祖至夜飲歲之至此厥明更陳之也

朝祖日至夕云宵為燎于門內之右至此滅燎既滅二人執燭俠輅北面一人在輅東一人在輅西西者昭改設祖奠也

賓入者拜之

此時有吊奠之賓主人皆不出迎但在位拜之所以不出迎者既啓之後既覩尸柩不可離位以迎賓惟

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

徹者徹祖奠也設者設奠奠也將設奠奠先徹祖奠故徹者入蓋祝與執事入由重東而

徹者東

主人以為節而踊也教氏曰徹者入門右由東方進當前輅折而西北當輅東徹奠如初位既則由柩車北而設于其西北不設于序西南柩在下故也丈夫踊蓋亦在徹者折而西之時

鼎入

東適東堂下之饌以待事至

鼎入

賈氏曰以其徹者既東當設奠奠故五鼎當入陳也上篇小歛奠大歛奠朔月奠遷祖奠皆在阼階下西面北上今此蓋在重東北西面北上與

三禮集註 三卷 二七一 川三四一

乃奠豆南上精籩醢南北上精

鄭氏曰籩豆醢醢南辨醢酒也賈氏曰如上所解則先解解于西南次北辨醢次東葵道次南醢醢陳設要方則四邊宜亦設于解折已南精之為次今不於解折已南為次而設醢醢已南為次故知醢醢酒酒當設在解折之南可知也教氏曰南上精籩醢在解折

俎二次成南上不精特鮮獸

鄭氏曰成猶併也不精者魚在羊東醋在豕東賈氏曰知俎二以併不精者若精則宜先設羊如西南次北設豕次東設魚次南設醋今於西南設羊次北豕以魚設于羊東設醋

于魚北還從南為始是北精也其鮮獸在北北無偶故云特也教氏曰二列各南上是不精也獸特于其北此設豆籩

醴酒在籩西北上

教氏曰北北上醴在東西酒在糗西凡饌異位則所上相變明不相統也此設之次亦如饋奠

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

教氏曰奠者亦從柩北面西乃出也節亦謂作階前卿西西階下卿南及過重南時也上言徹者入此言奠者出則私臣於是日不復位于內矣

右遣奠

此說不奠。愚按陳飲奠條稅畢用桑犬飲奠條大功與饋奠以下當互考

句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

賈氏曰論將奠重及車馬等以次出之事教氏曰上篇言句人置重于中庭於此又言句人蓋始終之辭也所以見其間凡有事於重者皆此人為之道左廟大門外之道南

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

記云乘車載禮道車載朝服橐車載裝並是序從也教氏曰重於車馬皆出自道者象其平生之出又中道也門廟門也西面於門外之東方俟器出而從之也南上將行以近外

右出重與車馬

鄭氏曰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士苞三箇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髀亦得俎釋三箇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賈氏曰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苞遣奠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苞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苞九箇諸侯亦大牢苞七個大夫亦大牢五個士少牢苞三個大夫以上乃遣車以此而言士無遣車則所苞者不載于車直持之而已士有一苞一苞之中有三個

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

鄭氏曰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士苞三箇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髀亦得俎釋三箇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賈氏曰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苞遣奠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苞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苞九箇諸侯亦大牢苞七個大夫亦大牢五個士少牢苞三個大夫以上乃遣車以此而言士無遣車則所苞者不載于車直持之而已士有一苞一苞之中有三個

云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髀也云
升則髀別為股在組今前脛折取臂臑其肩
仍著肱為一段後脛折取髀仍有肱一節在
組則羊組仍有兩段在組豕則右肱豚解為
四段在組今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髀仍
有兩段在組若然羊組有二段豕組有四段
相通則二組組有三段在故得為組釋三個
此奠雖不改為西北隅畜之亦為分禱五祀
也教氏曰苞謂以苞盛之也徹中即苞牲是
即以於席前為之也取下體為其皮骨多差可
以爇也惟折取下體則是每牲之組猶有四
段也此不取組釋三個之義
與祭禮之歸尸組者異矣

不以魚腊

三禮纂註 王卷

正牲上三牲
故不以魚腊

右苞牲從

一曰薦馬包牲一合上下共
鳥一題曰重出車馬奠器從

行器

此以下奠行明
器在道之次

茵苞器序從

如其陳之先後茵苞相繼而行
皆窀之屬為序而從抗席在後

車從

車次
於器

徹者出踊如初

徹者以苞牲去取釋者出廟門分禱五祀於
是廟中當行者唯有柩車在廟未出也

右行器

記曰載輅有子曰非
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主人之史請讀賵執奠從柩東當前東西面

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

面

三禮纂註 三卷

史請讀賵固是請於主亦若稟命於柩然讀
賵執奠者立于柩東當前東而面西以讀且
奠也讀奠恐謹詳故謂衆主人衆婦人不命
毋哭于是衆哭者相止也惟主人與主人哭
耳讀奠者夾柩而向西故執
燭者在西而向南使於柩也

讀書釋奠則坐

立讀之敬也坐為釋奠便也釋奠則坐釋既
則興也又釋奠者物有多寡宜知其數也

卒命哭滅燭書與奠執之以逆出

卒謂讀之畢言逆出
見執奠者在史南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

見執奠者在史南

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

遣卒命哭滅燭

上讀書此又讀道也故此亦命毋哭與上同鄭氏曰公史君之典禮書者遣者入殯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之也敖氏曰遣即書于策者此至人之物故公史為讀之柩將行而讀賜與遣者若敬神一一知之然讀遣執美其燭之位與上同惟東西左右異耳

右讀贈讀遣

檀弓曰曾子曰讀賜非古也是再告也

商視執功布以御柩

三禮集註

三十一

商視御柩辭見上文鄭氏曰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柩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者知之賈氏曰執功布執大功之布粗者也以御柩執披者葬時有柩車前引柩者及在旁執披者皆御治之道有低則柩下其布使知下坡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知上坡東轍下則下其布向西東邊執披者持之是西轍下則下其布向西東邊執披者持之是使執披者知其左右引者知其上下也

執披

下記執披者旁四人前後左右各一人是士執披者八人也此見執披之節也不言引者披後於引言執披則引可知也

至人祖乃行踊無笑

祖而後行哀可知也踊遂無笑永為別也上遷於祖時至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左以服之輕重為先後各依其昭穆男賓在前女賓在後此從柩當亦如其序

出宮踊襲

出宮而踊遂離室也

右柩行

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乘人專道而行及葬毀宗躡行出于大門設道也孔子行之有送葬者夫子觀之善執足以為法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

三禮集註

三十一

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曾子曰莫引至垣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老明曰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日禮也丘問之曰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明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見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

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

檀弓云奠于此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此邦門者國城北門也贈用玄纁束即至擴窆訖至人贈死者用玄纁束帛也以其君物所重故用之送終也敖氏曰城北門也柩至此公

乃贈亦異
於臣也

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

拜稽顙

去杖不哭敬君命也由左聽命在柩西而面東也下記云唯君命止柩于垣其餘則否不敢留神也此宰夫致命時柩車止也敖氏曰是時柩北首實當南面致命主人東面聽命而拜之畧與賜于廟者相類不成踊變於家也

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

鄭氏曰升柩車之前實其幣于棺蓋之柳中若親授之然後位反柩車後賈氏曰上文在

三禮集註

三卷

三十五

十

廟所贈之幣皆奠于左服此實于蓋中者後贈幣生苑兩施故奠左服此贈專為死者故

實于蓋中若親授然

右公贈

至于壙陳噐于道東西北上

西北上以西行北端為上謂苞筭而下者也亦籍之茵以上當其北亦如在廟中之陳然

茵先入

茵以籍柩故先入鄭氏曰元士則奠用軼軸加茵焉賈氏曰先以軼軸由羨道入乃加茵

於其上因下棺於中

屬引

鄭氏曰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於絨耳賈氏曰柩車至壙脫去載與披及引之等除去惟荒池組之等更屬引於絨耳者喪大記云君寔以衡大夫士以咸註云衡平也人君之喪以木橫貫絨耳居旁持而平之今齊人謂棺束為絨以此而言則棺束君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束有前後於束末皆為絨耳以絨貫結之而下棺人君又於橫木之上以屬以引名之者見其索不易也引柩下棺異索天子之禮也

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

三禮集註

三卷

三十五

四

鄭氏曰狹羨道為位賈氏曰主人袒者為下棺交不哭者為下棺宜靜羨道入壙道上負土為羨道敖氏曰婦人亦北上皆不哭亦為有事不可譁詳大記曰士哭者相止也

乃變主人哭踊無笑襲

變下棺也主人哭踊無笑宜矣

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如初

鄭氏曰夫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賈氏曰凡物十曰束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此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者則每一端丈八尺二端為一匹五匹合為十制也敖氏曰此贈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中也尸柩在壙則有長不復反之意故此禮亦以贈名

之朋友贈於家主人
則於祭親疏之宜也

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

賈氏曰卒謂贈卒更袒拜賓云及位者各反
羨道東西位其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
衆婦之南敖氏曰於此拜賓特爲之袒重其
禮也主婦所拜賓謂內賓與宗婦之屬古者
婦人非有親者不送其葬即位主人主婦也
拜賓又鄉之拾踊者主先賓後婦人居間三
謂三者三也襲者主
人也禮婦人不袒

賓出則拜送

鄭氏曰相問之賓也凡弔賓有五去皆拜之
此舉中焉雜記曰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

三禮集註

二十卷

三十一

三四九

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及哭而
退朋友虞祔而退此吊者恩薄厚去遲速之
節也此經言既葬而退是相見問遺之賓舉
中以見上下五者去即皆拜送可知

藏器於旁加見

鄭氏曰器用器役器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
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先言藏器乃云加見
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明君子之於事終不
自逸也檀弓曰同人當置翬賈氏曰知有用
器役器者以下別云苞管之等則知此藏者
是此器也飾則帷荒以其與棺爲飾此極入
猶還以帷荒加於柩更謂之見者加此帷荒
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是棺柩不復見也
以用器役器近身
陳之是不自逸也

藏苞管於旁

上云藏器於旁矣此又云藏苞管者苞管居
一旁甕甗居一傍故舊註云兩兩而居也

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

上文陳折時美面向上今用時美面隨下故
曰卻之折上加席席上加木木上實土敖氏
曰折云加者謂在見與苞管之上
也抗木不言卻與覆是兩面同矣

實土三人拜鄉人

按雜記云鄉人五十者從及哭四十者待盈
坎於時主人未及哭鄉人並在故今至實土
三編主人拜謝之謂在道助
執紼在壙助下棺及實土也

三禮集註

二十卷

三十七

三百七十五

即位踊襲如初

鄭氏曰哀親之任斯賈氏曰謂既拜鄉人乃
於羨道東即位踊無笑如初也以親之在斯
故哀號甚
踊無笑

右窆

記柩至壙歛服載之。衛司徒之喪孔子相
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殷道也國昭子母
死問於子張曰葬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
司徒敬子喪夫子相男子西面婦人東鄉曰
噫母曰我喪也斯治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
至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父爲大夫子爲
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
士祭以大夫。並有喪葬先輕而後重。周

大司徒徒施教法于邦國都鄙四閭為族使
之相葬族鄉五家為伍十家為聯五人為三
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以
柩葬埋○記喪三日而葬凡稱於棺者又誠
又信○魯人之贈也三玄三德廣尺長終幅
○醴者稱醴也甕醢管衡實見間而后折入
○庶人縣封葬不為兩上封不樹○孔子
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因丘陵為墳
不封不樹○易墓非古也皆墓不培○國子
高曰葬之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
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
槨樹之哉○孔子曰衛人之附也離之魯人
之附也合之善夫○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墳
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為葬也其慎
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
防○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

三禮纂註

二十卷

三十八

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
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
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
不應三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孔子
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于夏氏于夏氏曰
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于何觀焉○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
焉許之出棺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
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
其細何居命之哭○曾子問曰下殯土周葬
於園與機而往塗適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
如之何孔子曰吾問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
子下殯也墓遠及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歛於
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
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殯用棺衣棺自史佚
始也○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友也其長子死

奠於羸樽之間其次深不至於泉其欵以時
服既奠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西衆主人堂下東面北

鄭氏曰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反哭者於
其祖廟不於阼階西面西方神位賈氏曰此
拜鄉人者反還家哭於廟其所作親所行禮
之處適士二廟自殯宮先朝禰後朝祖今反
哭則先於祖後于禰遂適殯宮也特牲少牢
至人行事升階皆由阼今不於阼而於西階
西階是西方神位至人非行事直哭而已故
就神位敖氏曰反哭於祖廟者為其棺柩從
此而出也非自西階未變其鼎者升堂之路
也升堂而不見故但止於西階之上焉此亦

三禮纂註

主卷

三十九

四百

變於尸柩在堂之位也象主
人西方東面統於主人也

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

反哭之禮主人男子等先入主婦婦人等後
入故婦人入丈夫在位者皆踊婦人不升西
階者由主人在西階故升自阼階也敖氏曰
以上經及此文考之則送奠之行婦人吹於
主人以下明矣

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

入于室者哭于所嘗饋食處也出即位者阼
階上西面位也及丈夫者與主人相向而哭
也拾踊三者更迭
同踊哭甚哀也

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

既奠而反賓復來吊如之何者不見其人無可奈何傷痛之極也主人益動其哀拜答其哀稽顙也此吊視初死更慘但

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敖氏曰門外廟門外也送賓而稽顙者以其送奠且從及哭大勤勞也故重謝之

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

柩已出奠殯宮猶在對景懷人痛割於心就位而哭更迭而踊情之所不容已者賈氏曰上朝夕哭位云婦人即位堂南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啓殯時云主人位如初又云主人

三禮集註

四十

人入即位則此如啓位婦人亦即位于堂東面婦人即位于堂下直東序西面直東序西面即中庭位也敖氏曰如啓位婦人即位于西階上西面南上丈夫即位于堂下直東序西面也拾踊者丈夫先婦人後而已蓋此時無賓

兄弟出主人拜送

鄭氏曰兄弟小功以下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賈氏曰此兄弟始死之時皆來臨喪殯訖各歸其家朝夕哭則就殯所至奠開殯而來喪所至此反哭亦各歸其家至虞卒哭祭遷來與焉故喪服火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皆免是也大功於上有同財之義為異門則恩輕故可歸也敖氏曰賓出自廟兄弟出自殯宮親疏之殺

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就次

鄭氏曰次倚廬也賈氏曰衆主人出門者則主人拜送兄弟固在門外闔門鬼神尚幽闇倚廬以未虞以前仍依如初東辟下倚木為廬齊衰居室室大功帳幄喪服傳云既虞柱捐剪屏此直云倚廬擗主人斬衰者而言

右反哭

記卒窆而歸不驅既封而歸股道也無柩者不惟反哭升堂主婦入于室升自客階受弔於客位其反也如疑

猶朝夕哭不奠

三禮集註

四十一

賈氏曰自啓殯以來常奠今反哭至殯宮猶朝夕哭如奠不奠耳檀弓云莫日奠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奠易奠故不奠也敖氏曰既奠矣猶朝夕哭于殯宮以其神靈在此也不奠為無尸柩也下云三虞則此朝夕哭乃指未奠以前之禮檀弓曰既奠反日中而奠奠日奠不奠一日離也而此經於奠虞之間其言乃若是則檀弓所記者其非稽典與

三虞則哭

虞喪祭名虞安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為其仿徨三祭以安之朝奠日中而奠不忍一日離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矣至則哭至此祭而止朝夕哭而已敖氏曰卒哭謂卒殯宮之哭也禮於三虞既奠之後而遂卒哭以其明日祔于祖故不復朝

哭於殯宮惟朝一哭夕一哭
于其次而已虞說見士虞記

明日以其班祔

班次也祔祭名卒哭之明日為祔祭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喪服小記云祔又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賈氏曰以孫祔於祖孫與祖昭穆同故以孫連屬於祖而就祖而祭之教氏曰明日三虞之次日也班昭穆之次也祔謂祔于祖父孫與祖其昭穆同既葬則祔之者尸柩已去神宜在廟也祔而祭之因名其祭為祔云

右奠後祔前之禮

一曰虞卒哭祔

三禮彙考

主卷

聖

喪禮記下

喪禮上篇自始先以至于于下奠之事既夕下篇自啓殯以至干下奠之事皆本記摠祔于上篇今以啓所以下分附于下篇庶各以類紀其事云

啓之所外內不哭

啓殯而哭則將事不肅故禁之賈氏曰將啓殯惟言嬾人不哭不言男子記以明之

夷林輅軸饌于西階東

既啓殯當移柩於輅軸上載以朝祖朝祖時下柩訖柩在夷林明日行用輅車輅軸不饌更用鄭氏曰明階間者位近西也夷林饌于祖廟輅軸饌于殯宮其二廟者於祔亦饌

焉

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啓

士二廟先朝祔如小斂奠者門外特豚一鼎東上兩盤醴酒一豆一簋之寺也

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

階正柩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

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

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

三禮彙考

主卷

聖

三

三

乃當奠位亦如輅軸階間近西也柩未升時衆主人在西階下東面北上柩升主人從衆主人以下乃即階西面位主人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降時嬾人踊也祖廟在東明且出門東鄉朝祖時其重於柩車先東鄉祖廟便也教氏曰重不入者亦以既奠則柩行不久留于此故也夷林一而已惟當陳于祖廟此正柩其在軸與是時即要節而踊亦其異於祖廟者

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

北面在下

此燭本是殯宮中照開殯者在道時一在柩前一在柩後今又一升堂一在堂下教氏曰

記於此者見下適
祖時不用燭也

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

賈氏曰上經云朝祖時既正極設從奠訖主人
人將行賓至於要而踊故此云如初也上
祖初共廟者朝廟日即薦車此二廟明日於
祖廟薦車以其從祖廟行故薦今此初廟不
從此行故
不薦也

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極從序從如初適

祖

鄭氏曰此謂朝初明日舉奠適祖之序此祝
執禮先脯醴俎從之中席為後既正極席升

三禮集註

主卷

四四十一

設設奠如初祝受巾中之几喪自卒至殯自
啓至奠主人之禮其交同則此日之禮亦同
矣序從主人以下賈氏曰此初奠與小歛奠
同小歛云夏祝執醴酒先脯醴俎也上經朝
祖時正極兩楹間訖席升設於極西奠設如
初中之教氏曰極從從中席而降也序從極
從奠主人以下從極而出也如初謂出殯宮
時也此與主人踊之文相屬則是其事相接
也極猶初廟因而朝之初無他事既奠則禮
畢矣故即適祖不見適祖之儀者蓋與本篇
所言者不異故也記載二廟者其初廟在西
祖廟在東以是言之則古者之廟尊者東而
卑者西皆有常位同無昭
居於廟穆居於廟之制也

薦乘車鹿淺辟干竿革鞞載旛載皮弁服纓纒

貝勒縣于衡

鄭氏曰士乘棧車鹿棧車夏毛也玉藻曰士
齊車鹿帶豹植于盾也竿矢服也鞞韁也旛
旛旗之屬通帛為旛孤卿之所建亦攝焉皮
弁服者視朔之服貝勒貝飾勒有干無兵有
服無弓矢明不用賈氏曰此并下車三乘謂
葵之惠車棧辟車前式豎者琴子以鹿夏皮
淺毛者為帶以覆式植絛也敖氏曰勒馬頭
路街也衡轡端橫木以駕馬者既夕禮曰薦
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圍人夾牽之則是
薦馬之時纓轡皆在馬之身矣此乃謂纓轡
貝勒縣于衡其指薦馬前後之時而言與蓋
事至則加之既則脫之而置於此也

道車載朝服

三禮集註

主卷

四五

乘車載笈笠

巾車戎云士乘棧車更無別車今奠用三車
者亦重克奠備儀衛也朝服生時常朝之服
笈笠以
備雨

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東前而

降奠席于極西

賈氏曰經載極前不云去奠設席之事故記
人明之要須設席乃設奠故云當前東設之
經云降奠當前束是也敖氏曰先舉奠者辟
舉極也東上統於極也卒束前卒束之前也
束未畢而先降奠席為卒束即奠故也北舉
奠于堂上者退立於戶西則奠近於極而不

當西階
明矣

巾奠乃牆

巾奠以巾冪奠也乃牆以
帷荒飾棺也皆祝為之

抗木刊

木又刊乃成器將用
抗木工人刊之也

茵著用茶實綏澤焉

茵以載柩用茶為之茶茅莠也其中實以綏
澤取其香又可以御溫也綏蘆蘆也澤澤蘭也

菁苞長三尺一編

三禮集註

平木

苞以裹奠物羊豕之肉用菁為之截菁長三
尺者一道編之廣可以苞物也

菅筥三其實皆淪

筥以實黍稷麥以菅為之三物皆淪而漬之
故曰淪也淪而不熟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

所以為
敬也

祖還車不易位

祖奠時還車但既朝則迴車
向外耳即在本位不遠徙也

執披者旁四人

前後左右各二
人擁柩而行

凡贈幣無常

正經云公贈用玄纁束是贈有常矣若賓客
則非一其贈幣亦無常式也多寡重輕亦存
乎人耳

凡糗不奠

糗莫有素糗糗但熬之而已不用脂膏煎和
之也所以熬而不奠者凡食合有所宜祭神
貴質也

唯君命止柩于垣其餘則否

古鄧

鄭氏曰不敢留神也垣道也魯子問曰奠既
引之于垣賈氏曰正經直云柩至邦門君使

三禮集註

平卷

平七 三百五十八

宰夫贈不云止柩之事故記人明之敖
氏曰言此者明餘人不當行禮於垣也

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道左墓道東也經云陳器于道東北上統於
擴以其入擴故也不云三特之車面位之事
故記人明之以不入擴故東上不統於擴也
以栗車道車橐車三者次第為先後其不別
有柩車者也敖氏曰道北鄉而往則道左乃
道西也其位於擴為西故東上而統于擴歟

柩至于擴歛服載之

鄭氏曰柩車至擴祝說載除飾乃歛栗車道
車橐車之服載之不空之以歸送形而往迎
精而返亦禮之宜賈氏曰經直云柩至于擴
乃窆不云柩車歛服載之故記明之服即皮

弁朝服筮笠等載之於柩車亦不空之以歸也
也教氏曰注云說載除飾亦當作除飾脫載
說見本篇

卒窆而歸不驅

鄭氏曰孝子往如慕反如疑為親之在彼賈
氏曰孝子從屨車而歸不驅疾者疑父母之
神不歸也教氏曰此亦指道車也視斂服而
載於棧則遺車空而無所用之矣故於既窆
即及之不驅者
燠其與去時異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

至卒事

三禮集註 卷二

四八

教氏曰喪大記曰君於上既殯而往蓋常禮
也此二者則加於常禮則以有故而不能終
始其事耳今按哭尸斂尸撫尸視殯視塗視
奠凡六節每一節主人降出主人不敢及君
之卒事君命及主人行事所以盡哀敬之情
始終之義也

既正柩殯出遂匠納車于階間

鄭氏曰車載柩車周禮謂之盛車其車之舉
狀如休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轆轳上有四同
下則前後有軸以輕為輪許叔重云有輻曰
輪無輻曰輕遂匠送人匠人送人主徒役匠
人主載柩窆我相左右也賈氏曰此正為載
柩若乘車等車則當東茱不在階間其舉與
輻同亦以轅為之設前後轆轳唯云前轆言
前對後明知亦有後轆上有四周此則與輻

同以輕為輪此則與輻異以其輻無輪直者
轉轉無有輕輪教氏曰既正柩與窆出不相
入蓋爛文也遂匠未詳或曰遂之匠也車謂
棧也喪大記謂之國車又以其為公家之車
故也窆出而納此車於階間
為主人送窆而入則當載矣

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轆北上巾之

教氏曰饌猶設此祖奠即如殯奠者也祝及
報事者饌此唯言祝者祝尊也于主人之南
明其在車東也主人之位當前東故奠少南
當前轆也北上謂先設豆于北也是亦畧言
之以見其如初不言其所故記明之

弓矢之新沽功

三禮集註 卷二

四九

鄭氏曰設之宜新沽亦不用賈氏曰自此盡
篇末論死者用器弓矢麓惡之事以其正經
直云用器弓矢不辯善惡
及弓矢之名故記人明之

有弭飾焉亦張可也

鄭氏曰弭以骨角為飾亦使可張秘弓繁弛
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為之詩云竹矢
緜勝依繡弦也捷弣側矢道皆以常為之鞣
弓衣以緇布為之賈氏曰言衣者以常衣繡
其弦即今之弓箠捷弣側矢道所以捷矢令
出生時以骨為之死者用常依與捷異於生
者也教氏曰此言弓也弣弓
猶也亦張可許其得張之

猴矢一乘骨鏃短衛

國侯

葬氏曰惟猶候也侯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
爲矢五分符長而羽其一貫氏曰爾雅云金
鏃莫羽謂之鏃是也此言短羽即莫羽也矢
箭長五尺五分羽一則六寸也謂之羽者指
體而言謂之衛者以其無羽則不平正羽所
以防備其矢故名羽爲衛敖氏曰注云伍分
箭長而羽其一者以見短衛者不及其箭五
分之

志矢一乘軒朝亦短衛

鄭氏曰志猶擬也君射之矢若射之有志朝
鑿也無鏃短衛亦不用生時志矢骨鏃凡
爲矢前重後輕也賈氏曰司弓矢注云恒矢
之屬軒朝中所謂志以此言之則此恒矢也

三禮集註

三卷

五十一

中

四

在入矢之下知是習射矢者以其矢中特輕
於習射宜也知此矢無鏃者上經獵矢言骨
鏃此經不云鏃故知無鏃示不用也若然獵
矢生時金宛用骨志矢生時骨宛則今去之
爾雅云骨鏃不著羽謂之志此是志矢也只
矢之制恒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
三分一在前二在後贈矢七分三在前四在
后恒矢之屬軒朝中若然前重後輕者據殺
矢等而言此志是恒矢痺矢無前重後輕之
義但周禮八矢唯用此二矢者以其內獵矢
居前最重恒居后最輕既不盡用故用其首
尾也敖氏曰注知此矢無鏃者以記不見鏃
且言軒朝中也凡矢之所以前重後輕者皆
在鏃此無鏃故前後之軒朝中詩曰如輕如軒

喪大記

此禮記全文以其紀喪禮之儀節即喪禮經
之傳也故列于此○按經中以初死至卜奠
爲士喪禮以啓殯至下窆爲既夕禮以虞祭
爲士虞禮今所引附則以問喪問傳在上篇
之末大記在中篇之末雜記曾子問在下篇
之末雖未又一一如其三篇之目然大畧分
配亦取其重者又曰大記所載亦喪禮之始
終不又專言啓殯以下窆以上之事

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
於牀下廢牀徹蓆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
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
不死於男子之手

三禮集註

三卷

五十一

川

疾甚曰病生寄死婦人不諱也又有以待之
故爲之掃內外爲之徹樂爲之廢牀爲之易
服爲之屬纊馬掃內外欲爭絮也去琴瑟廢
禮樂也寢東首接生氣也廢床接地氣也加
新衣示全歸也屬纊屬新綿於口鼻視其動
否以驗氣之有無也分男女不死於其手惡
其藝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
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死者全歸也死又以正故皆以正寢○按諸
侯與夫人皆有三寢君正者曰路寢餘二曰
小寢夫人一正寢二小寢大夫妻曰命婦而
云世婦者世婦乃國君之次婦其尊卑與命

婦等故燕言之內子御妻也燕寢亦曰下室也士之妻皆死于寢士喪禮云死於適室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虞人掌林麓之官狄人樂吏之賤者死者封疆內若有林麓則使虞人設梯以升屋其官職卑下不合有林麓者則使狄人設之以其掌設簣簋或有於此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

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

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

受之降自西北榮

三禮集註 卷五十一 川四 五十五

小臣君之近臣也君以衾謂上公用衾服也循其等而用之則侯伯用鷩冕之服于男用

毳冕之服上公之大夫用褙衣侯伯夫人用榆狄子男夫人用屈狄此言君以衾舉上以

見下也夫人以屈狄舉下以知上也纁赤色玄纁玄衣纁裳也世婦大夫妻用禮衣也禮

衣而下六服說見前篇爵弁指爵弁服而言非用弁也六冕則以衣名冠四弁則以冠名

衣也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大夫以下但前簷後簷而以翼在屋之兩頭似翼故

名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履危立于高峻之處蓋屋之脊也三號者一號于上奠奠自

天而來一號於下奠奠自地而來一號于中奠奠自天地四方之間而來其辭曰舉其復

也舉長聲也三號畢乃捲斂此示自前投而下司服者以篋受之復之小臣即自西北榮

而下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斥其棄

車之左轂而復

說見曾子問及雜記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衽凡復男

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言不以衣尸謂不用以襲也以絳緣衣之下曰衽

蓋緣時盛服非事鬼神之衣故不用以復也

三禮集註 卷五十一 五十五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也兄弟情稍輕故哭有聲婦人之踊似雀之跳

足不離地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鄉大夫父子姓立于東

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

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

于堂上北面

此言國君之喪正尸遷尸於牖下南首也姓猶生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

之屬姑姊妹君之姑姊妹也于姓君女孫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

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

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于姓皆坐于西方

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謂勦死時賈氏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位下故坐者特其尊卑

君之喪未小歛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

三禮纂註 干卷

歛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歛則出

為某而出可見孝子之出不得已也未歛正哀痛迫切時豈修人事乎寄公諸侯失國而寄託鄰國者國賓他國來聘者君命君有命及門也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故不當歛時則亦出迎雜記云大夫至絕踊而拜之者亦當歛後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

寄公國賓于位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

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

哭不逆於門外

徒跣者未著喪屨也扱衽者扱深衣前襟於帶也拊心擊心也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主人于庭各向其位而拜之也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

不當歛則為命婦出

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於堂上也

小歛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西乃歛卒歛主

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至人袒說髦括髮以麻

婦人整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

三禮纂註 主卷

拜

檀弓云小歛于戶內馮踊焉尸而踊也髦幼時翦髮為之雖成人猶垂于兩邊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謂此也整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經小歛畢徹去先所設帷堂諸侯大夫之禮賓出乃徹帷此言主禮耳夷陳也小歛竟相者舉尸出尸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扶柩之也降拜適于下堂而拜賓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 拜卿大夫於位於士

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

士妻特拜命婦祀拜衆賓於堂上

君謂嗣君寄公與國賓入弔固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謂不正向之也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其三拜大夫士皆先君之臣俱當服斬今以小斂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衆賓則士妻也祀拜之而已亦旁拜之也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

主人拜賓則袒禮畢則襲加帶經而踊此父喪也母喪降於父喪即位免而已吊者襲裘上之賜衣加素弁於吉冠之武武冠下卷也

三禮纂註

主卷

五十六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鬲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此正言以漏器分時刻使官屬依時代哭也虞人出木為薪出角對水雍人出鬲鬲為漏水欲凍欲奠水也狄人出壺司馬臨視縣此漏器分刻與代哭者大夫雖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

堂上一燭下一燭

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也古者未有蠟燭呼火炬為燭也

賓出徹帷

小斂畢即徹帷士禮也小斂畢下階拜賓賓出乃徹帷此君與大夫禮也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

婦南鄉音向

婦人哭位本在西而東面今以奔喪者由外而來合居尸之西故退而居北以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

三禮纂註

主卷

五十七

外見人不哭

此言小斂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之禮婦人於敵者故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於敵者之弔亦不出門若有君命而出迎亦不哭也

其無女王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

則女王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

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

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

無後無無主

此言喪不可以無主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男主幼則以衰抱之而拜為後者即男主也君以事出於外又為之立攝主為後者是有爵之人則攝主不代其拜是無爵之人則代其拜賓又不得歸則攝主代其殯葬喪有無後之家無不立攝主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

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

嬪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

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

三禮集註

卷五十八

禮

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此以下四節皆言杖也子燕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輯歛也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拄杖而行至寢門子與大夫并言者據禮大夫隨世子以入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也此言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故云門外杖門內輯若庶子之杖則不得特入寢門也夫人世嬪居次在房內有王命至則世子去杖以尊王命也鄰國君之命則輯杖者下成君也聽卜葬日也其事於尸虞與卒哭及禘之祭也於大夫所則杖者諸大夫同在門外之位同是為君故並得而杖拄地而行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嬪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

大夫有君命此大夫子為後子而言世嬪君之世嬪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

三禮集註

卷五十九

禮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子凡庶子也不以杖即位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啓後也輯杖敬勝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之子不敢以杖入殯宮門也杖於服喪為重大祥棄之又斷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棄之也

始死遷尸于牀無用歛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初死遷尸于地奠其接地氣以生也仍遷置于牀上也覆以衾綴為大歛之具也先特徹

衰衣加新衣以死今覆以衾去此苑時之衣也襖挂也以角為柶兩頭屈曲為柶含恐口閉故以柶挂齒令受含也尸應者履恐足礙疾故以燕几拘掇之令直也

管人汲不說緇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

水用料浴用絺巾拒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用御者抗衾而浴

此言浴尸也管人汲水以供浴急掇不暇緇緇但帶屈而執於手也水從西階升而盡于盆不用料酌水以沃之用絺燕水以去垢又

三禮集註

卷三

用生時所用衣以拭尸也如他日者如生時也浴竟又剪尸足之爪甲浴之餘水棄之坎中此男子之浴如是若母之喪則御者婦人浴如其禮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梁大夫

沐稷士沐梁甸人為筮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

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腥薪

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

如他日小臣爪手翦湏濡濯棄於坎

此言尸之沐也浙梁或稷之糝汁以沐髮也君與士同用梁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壘塊

憲也特甸人取西牆下之土為塊竈也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縣重之罍鉗也管人受沐汁於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牆於筮竈中煮之令溫甸人為竈中即往取復者所徹正寢西北腥以爨竈煮沐汁用瓦盆盛此汁以浴也拒用巾拭髮及面也爪翦手之爪甲也濡煩潤其髮也棄不淨之汁也

君設大盤造水焉大夫設夷盤造水焉士併瓦盤無水設牀禮第有枕舍一牀襲一牀遷尸于

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沐浴后將有飲事設牀設水也以大盤盛水置于牀下防腐壞也造納也夷盤小於大盤

三禮集註

卷三

士無水禮單也言去席露第也含襲遷三事各有牀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

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

無筭士疏食米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

疏食水飲食之無筭

此以下言居喪飲食之節但免于飢而死耳無意於食也納財謂有司供納此米也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食之無筭者若喪不類食隨意飲食則食但朝暮不過此二溢之米也疏食粗飯也

也疏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知之

室老家臣之長子姓孫也衆士室老之下也士亦如之謂士之喪亦于食粥妻妾疏食水飲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嬪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褻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三禮纂註

王卷

盛杯持之器也簋竹筥也杯坏盛粥飲之以口故不用盥手飯在簋湏手取而食之故當盥手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不與人樂之言不以酒肉與人共食為歡樂也期喪三不食謂大夫士旁期之喪正服則二日不食見間傳

三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一不食三月之喪也再不食五月之喪也故主舊君也大夫本稱主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不成喪謂不備君喪之禮節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

三禮纂註

王卷

本三

二百五十五

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君食之食臣也大夫食之食士也父友父同志者此並是尊者食卑者故雖梁肉不辟酒醴見顏色故當辭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篋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蒿席

以下言斂事篋席竹席也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

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給不在列

此明小斂之衣衾絞既斂所用以束尸使堅實者從者一幅橫者三幅每幅之末折為三片以便結束皆一者君大夫士皆一衾衾在絞之上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十有九稱也袍夾衣裳單衣故註云單復具曰稱給單被也不在列不在十九稱之數也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給二衾君大夫士

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

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

西領南上絞給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給五

三禮纂註

本四

幅無統

此明大斂之事縮者三謂一幅直用裂其兩頭為三片也橫者五謂以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橫於直者之下也給一說在絞下用以舉尸一說在絞上未知孰是二衾者小斂一衾大斂又加一衾也朝服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絞一幅為三不辟者一幅兩頭分為三段而中不擘裂也給五幅用以舉尸者無統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為識別也又按士沐梁陳衣與士喪禮不同舊說此為天子之士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

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

用復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美君藉

衣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小斂十九稱不悉著於身但取其方故有領在下者惟祭服尊故又領在上也君無襚謂悉用已衣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已衣然後用襚言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親戚所襚之衣雖受之而不以陳列復衣複衾衣衾之有綿纈者祭服無美隨所有皆用無限數也謂衣衾大夫士猶用小斂之復衣複衾大斂用袂衣衾大夫士猶用小斂之復衣複衾

袍又有表不禪衣又有裳謂之一稱

袍衣之不著者乃褻衣也又須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禪露衣與裳亦不可偏有如此乃成稱

三禮纂註

本五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

階凡陳衣不誦非采不入絺絺紵不入

陳衣者實之篋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收取襚者所委之衣也不誦舒而不卷也非列采為間色雜色也斂尸者當暑亦用袍故絺絺紵與紵布皆不入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執小斂大斂之事者其事煩故又袒以取便遷尸入柩則其事易矣故不袒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

之歛胥是歛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歛

胥讀為祝周禮大祝之職大喪贊歛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歛士喪禮商祝主歛故知當為祝侍猶臨也

小歛大歛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賈氏曰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袖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死時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

歛者既歛又哭士與其執事則歛歛焉則為之

壹不食凡歛者六人

三禮集註 卷二十一 本不 坤 長

士與其執事皆臣僕也既供事又哭且不食者其哀同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

緇冒頰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凡自

小歛以徃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緇足而上後以質緇首而下君質用錦殺畫黼文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上之質從頭而下其長與手齊殺則自下而上其長三尺也小歛有此冒故不用衾小歛以後則用夷衾覆之夷尸也裁猶製也夷衾與質殺之制皆為覆冒尸形而

作也禮說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緇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

若將大歛子弁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

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

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

給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歛上卒歛宰

告子焉之跽夫人東面亦如之

弁經素弁加環經未成服故也序端東序之南頭也堂廉堂基南畔廉後之上也楹南近堂廉者父兄堂下北面謂諸父諸兄之不仕者以賤故在堂下外宗見雜記下小臣鋪席

三禮集註 卷二十三 本七 坤 三

絞給衾鋪于席上士商祝之屬也歛上即歛處也卒歛宰告太宰告孝子以歛畢也馮之

而馮者馮尸而起踊也

大夫之喪將大歛既鋪絞給衾衣君至主人迎

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

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

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歛宰

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

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君釋菜禮門神也宰告亦告主人以歛畢也
君撫之撫尸也主人拜稽顙謝君之恩禮也
升主人馮之君使主人升
堂馮尸也命亦君命之

士之喪將大歛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其餘禮如鋪
衣列位等事

鋪絞給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歛衣踊歛衾

踊歛絞給踊

此踊之節也動尸舉柩
哭踊無數不在此節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

三禮纂註

王卷

本八

川五十七

此以明撫馮之節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
之世婦也大夫內命婦皆貴故君自撫之以
下則不撫也室老貴臣姪娣貴妾故大夫撫
之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各以女媵之為
姪姪以從大夫
內子亦有姪娣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

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

者父母先妻子後

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君大夫
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

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
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

撫之者當尸之心曾處撫按之也執之者執
持其衣馮之者身俯而馮之奉之者捧持其
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曾之處不當
君所者假令君已撫心則餘人馮者又少避
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馮尸之際
哀情切極故起又為踊以泄哀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由非喪事不言

若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

此以下明在喪居處之事賈氏曰倚廬者於中
門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

三禮纂註

王卷

本九

四百

障不以泥塗飾之也寢苫於苫也枕由枕
土塊也為廬宮之者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
也檀袒也其廬袒
露不以帷障之也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柱楣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為廬後哀殺稍
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日光畧寬容也又
於內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
廬外顯處也皆宮之不種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賈氏曰既非喪主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為廬
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

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
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
金革之事無辟也

不言國事家事禮之經也既葬政入以下禮
之權也弁經帶謂素弁加環經而帶則仍是
要經也大夫士弁經則國君亦弁經也君言
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金革之事無辟則
變矣

既歛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
事既祥黜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

作矣故也

堊室在中門外歛後服漸輕可以謀國政謀
家事也祥大祥也黜治堊室之地令黑堊塗
堊室之壁令白皆稍致其飾也祥後外無哭
者禫則門內亦不復哭所以然者以樂作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從御杜預為從政而御事後復寢乃復其平時
婦人當御之寢吉祭四時之常祭禫祭後值
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值當
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
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

三禮纂註

主卷

七十

三百五十五

不居廬不寢苦衰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
葬而歸

喪父母謂婦人有父母之喪也既練而歸練
後乃歸夫也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為父
後之兄弟皆期服九月者謂本是期服而降
在大功者此皆衰殺故葬後即歸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七練而歸言
大夫士為國君喪之禮也此言公者家臣稱
有地之大夫為公也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
其士治其采地者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
而反其所治士則待
卒哭而反其所治也

三禮纂註

主卷

七十

三百五十五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

于宗室諸父兄弟子喪既卒哭而歸

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庶子為大夫士而遭
父母之喪殯宮在適子家既練各歸其宮室
月朔與死之日則往哭于宗子之家謂殯宮
也諸父兄弟期服輕故卒哭即歸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喪卑故尊者不居
其殯宮之次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
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

為

若於大夫及內命婦之喪而視其大斂常禮也若為之加恩賜則視其小斂也外命婦及臣之妻其恩輕故君待其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後至也士雖卑亦宜有恩賜故亦視其

大斂

大夫於世婦大斂為之賜小斂為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為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諸妻姪婦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賜大斂若夫人姪婦尊同世婦當賜小斂已上言君夫人祖之皆有常禮而為之賜則加禮也

三禮集註

主卷

七十一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葭奠之禮矣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采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壙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他故不及斂者則殯後亦從先使告戒主人使知之主人具盛饌之奠身自出候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亦立于門東北面巫巫在君之前今巫止不入視

乃代巫先君而入君釋采以禮門神之時視先由東階以升負壙南面者在房戶之東階壁而向南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之臨喪故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也君稱言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祝相君之禮稱言畢而祝踊故君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及奠乃及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外拜稽顙

若君所臨是大夫喪則踊畢即釋此葭奠于賓可也若是士喪則主人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于門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其友而奠乃及奠奠畢主人又先俟于門外君去

三禮集註

主卷

七十三

即拜以送也奠畢出俟大夫與士皆然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三沃壺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還著殯時未成服之服蓋直經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又免不散麻一則不敢謂君之弔後時又且以君來故新其禮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

顛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莫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夫人弔則主婦為喪主故主婦之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視之道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主人不當拜也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

三禮集註 卷五 主五 川三六

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也言此大夫君之弔其臣喪也主人不迎於門外此君入而即堂下之位位在阼階下西向至人在其位之南而北面也此大夫君來弔之時若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及命婦之命或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者此大夫君又待主人拜命及拜賓以費用尊者主其禮故也然此君終不敢如國君尊代為主及以主人在已後待此君拜竟主人復拜也石梁王氏曰從主人者已在前拜使主人倍後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

前章既殯而君往是不見尸柩也乃視視而踊此言見尸柩而後踊似與前文異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又奠

以君之來告於死者且以為榮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國君之棺三重大夫二重士一重大棺最在外獨在大棺之內梓又在屬之內寸數以厚薄而言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錯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錯士不綠

三禮集註 卷五 主五 川三六

賈氏曰裏棺謂以繪貼棺裏也朱繪貼四方綠繪貼四角錯釘也用金釘以豕朱綠者棺也大夫四面玄四角綠士不綠者悉用玄也亦用大夫牛骨錯石梁王氏曰用牛骨為釘不可從

君盖用漆三衽三束大夫盖用漆二衽二束士

盖不用漆二衽二束

盖棺之蓋板也用藤謂以漆塗其合縫用衽處也衽束並說見檀弓

君大夫髻瓜實于綠中士埋之

髻亂髮也瓜手足之瓜甲也生時積而不棄今死為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內之四隅故讀

經為角四角之處也士則以物盛而埋之耳

若殯用輜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橫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輜盛柩之車殯時以柩置輜上橫木于輜之四面至于棺上畢盡也以泥盡塗之此橫木如屋形故曰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輜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而橫其三面上下不為屋形但以棺衣覆之故言大夫殯以幬橫至于西序也塗不暨于棺者天子諸侯之橫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橫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于棺而已士殯掘肆以容棺肆即次也棺在肆中不沒其蓋縫用衽處備在外而可見其衽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帷幬也賁賤

三禮纂註

主卷

七下

川三十七

皆有帷故帷朝夕之哭乃舉其帷耳所以帷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此章以檀弓參之制度不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

魚腊焉

熬以火燭穀令熟也熟則香置之棺旁使蚘蟬聞香而來食免侵尸也四種黍稷稻粱也每種二筐三種黍稷稻粱二種黍稷也加魚與腊筐同異未聞石梁王氏曰棺旁用熬穀加魚腊不可從

飾棺君龍帷三池

若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為之王侯皆畫為龍故云君龍帷也池者織竹為籠衣以青布挂於柳上荒邊瓜端象宮室承雷天子四注屋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階一池闕後故三池也

振容

以青黃之繒長丈餘如幡畫為雉懸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也

黼荒火三列黼三列

荒蒙也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故云黼荒荒之中央又畫為火三行故云火三列又畫兩已相背為三行故云黼三列

三禮纂註

主卷

七下

三百六

素錦褚加為荒

素錦白錦也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為屋象宮室也加帷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

纁紐六

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帛為紐連之兩旁各三凡六也

齊五采五具

齊者肅之義以當中而言謂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之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以五采繒木之列行相次五具者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

黼妻二黻妻二畫妻二皆戴圭

妻形似扇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停則障楹
二畫黼一畫黻二畫雲氣六妻文兩角皆戴
圭玉也

魚躍拂池

以劍魚懸於池之下車行則魚
跳躍上拂於池魚在振容間也

君纁戴六

戴猶位也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指之橫束
有三每一束兩邊各屈皮為紐三束為六紐
今穿纁戴於紼以繫
柳骨故有六戴也

三禮集註

主卷

主人

纁披六

亦用絳帛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
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
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輒
車適下則引後以防輒車歇左則引右歇右
則引左使不傾覆
也已上並孔說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黼三列素

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妻二畫妻

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

之

畫帷畫為雲氣也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一云
前後各一畫荒亦畫為雲氣也齊三采絳黃
黑也皆戴綏者用五采羽作綏級妻之兩角
也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士布帷布荒一池榆綏紐二緇紐二齊三采

一貝畫妻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榆綏
也雜類青黃五色絞青黃之緇也畫翟於絞
緇在池上戴當棺束每束各有兩邊前頭二
戴用纁後二用緇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
各一披故云二披若通
兩邊言之亦四披也

君葬用輅四綳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輅

三禮集註

主卷

主人

二綳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綳無碑北

出宮御棺用功布

此章二輅字一國字註皆讀為輕船音然以
櫃弓諸侯輅而設嚙言之則諸侯輅得用輅
豈葬不待用輅乎今讀大夫葬用輅與國字
並作船音若葬用輅音春天子之變用大木
為碑謂之豐碑諸侯謂之桓楹碑綳詳見櫃
弓御棺羽葆並見雜記功布大功之布也輕
車雜記
作輅字

凡封用綳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

命母詳以鼓封大夫命母哭士哭者相止也

三封字皆讀為窆謂下棺也賈氏曰下棺時將縛一頭繫棺緘又將一頭統碑間庶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敲而下故云用縶去碑負引也以縶謂下棺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也命母詳戒止其誼諱也以鼓封擊鼓為負引者緘拾之節也命母哭戒止哭敲也士則無哭者自相止而已

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

天子栢椁故諸侯以松大夫同於天子者卑達不嫩僭也

棺椁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甒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一

十一

柩樂器形如桶壺漏水之器一說壺甒皆盛酒之器此言闊狹之度古者棺外棺內皆有也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虞筐之義未聞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一 畢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二

儀禮

士虞禮第十四

虞安也士既葬父母迎精而及日中而祭之

於殯宮以安之也虞於五禮屬凶

教氏曰此篇言士喪始虞之禮愚按記曰士三虞始虞用柔日再虞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又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及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日中而虞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虞沐浴不櫛

三禮纂註

二十

乙

士虞禮特豕饋食

祭祀自孰始曰饋食此虞為喪祭又葬日虞故無上牲之禮少牢云司馬到羊士擊豕不言牲者指事而言也

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

鄭氏曰側亨二胖也亨于爨用鑊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而於吉祭易喪祭賈氏曰吉禮全左右胖此亨一胖者以其虞不致爵自獻賓以後無主人主婦及賓已下俎故唯亨一胖也教氏曰東面謂亨者也奠亦存焉此亨于門外之西變於吉祭且別於奠也廟亦殯宮

魚腊爨亞之北上

上豕爨在門右東面此魚腊亞之北上則次在豕鼎之北

饋爨在東壁西面志反

敖氏曰為食曰饋饋爨在東壁爨於吉也其在堂下乃云東壁者見其近於壁也壁爨之間留容人此南北之節亦當南齊站特牲云王婦視簞爨西堂下

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甃在東

賈氏曰吉時洗在堂東祭南北以堂深今在西階西南亦當西祭南北以堂深可知敖氏

主禮參註

三卷 二

禮記

曰此洗在西亦以主人位于西階上故也凡設洗水在外甃在內不別於東西也此甃亦南順而實爵焉

尊者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甃醴酒酒在東無禁

幕用絺布加勺南枋

秋氏曰祭而尊於室中且用一醴一酒皆異於吉也醴酒並用者醴以饗神酒以飲尸亦見其未甚變於奠也兩甃西上亦以神席在西也尊之所用吉甃同士吉祭幕用絺也此喪祭乃用絺其義未聞賈云絺以葛布以麻今絺布並言則麻葛雜故有兩號是以鄭云葛屬也

素几蓆席在西序下

大飲奠時已有蓆至此奠祭乃有几然天子諸侯始死則几筵具周禮司几筵云每燕一几是始死即几筵具也敖氏曰奠乃用几碎尊者之禮也司几筵曰九喪設蓆席右素几謂奠時也是天子之禮未奠已前已用几矣

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饌于西站上

鄭氏曰苴猶藉也所以藉祭也敖氏曰云苴者亦以其用名之

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劔亞之

一劔亞之者菹以東也尸在與東面設者西面設於尸前菹在南醢在北今於西楹東饌

三禮參註

三卷 二

禮記

之菹在東醢在西是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至尸前西面又左菹右醢也敖氏曰醢在西東上也東上者變於堂下之教位也劔亞於醢又在其西劔不言豕可知

從獻豆兩亞之四邊亞之北上

鄭氏曰豆從主人獻祝從主婦獻尸祝北道上道與棗不東陳別於正教氏曰此豆邊亞從獻者以其先獻而後薦也兩豆亞之菹在劔西醢在菹南也四邊亞之於醢之南一二為列也北上者南陳不東上西陳者別於正

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籍用蓆席

謂先陳蓆乃陳黍稷於上足取陳蓆籍薦黍稷也

匱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布在其東

鄭氏曰流匱吐水口也教氏曰匱水匱中有水也所以沃盥自設洗至此其陳設之位與特牲饋食異者皆為變於吉

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上設侑鼎

三鼎豕羊犬也門外之右西方當塾少南也記曰皆設高鼎陳之此亦先設鼎乃設侑云侑鼎文順爾陳鼎于西與亨于西之意同下設鼎故此

七俎在西塾之西

鄭氏曰不饌于塾上統於鼎也塾有西者是室南鄉教氏曰七在俎上

三禮祭註

三卷

四

三百六十五

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燔炙肉也言羞見其非正俎也南順以羞之者當北面縮執之也少牢下篇言縮執七楮俎之法乃當其下端然則縮執俎者其法同耳此俎在塾上執時則升取之如取物于堂然不言用俎用先進此時亦設之可知設肝俎當在燔西便其先取之也西塾之階在塾前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

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

堂亦如之

去聲 教氏曰葬服主人髻髮衆主人及兄弟免夫功以上者皆散帶也吊服疑衰素冠麻經

帶也如朝夕臨位主人及兄弟在東方賓執事者在西方也婦人乃內兄弟其服亦如葬服其位亦如臨位婦人葬服經無所見蓋與既殯之服同

祝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

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

鄭氏曰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經及帶接神瓦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用服如麻矣教氏曰祝公有司之助喪祭者也其服但當用麻加麻以其接神也則宜少異故免而葛經帶焉其免也若過於重其葛也若過於輕然輕重相準則與其本服亦不甚相遠也此服亦當事則然既事則已宗人亦公有司也一南上明

三禮祭註

下卷

五

四百七

其與賓不相妨葛經帶之燥則有不燥者矣右几神席南上也自主人及兄弟以下門外位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

如臨如朝夕哭時也朝夕哭時門外送賓訖入門男子婦人共哭也告主人以有司已具遂請行祭事拜賓謂旁三拜也

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

如及哭位

此明賓將與祭主人及兄弟等即位之事教氏曰及哭之位乃順孝子一時之心而為之本非正位自始虞至卒哭其位皆如之者蓋因此以別於既耐以後吉祭之位也賓位于

西方朝夕及哭同也是時賓皆為執事而來無異爵者焉惟士而已

祝入門左北面

門內之西祝之位也特牲饋食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是也

宗人西階前北面

鄭氏曰當詔主人及賓之事賈氏曰此宗人在堂下是主人在堂時若主人在室宗人即升堂是以下記云三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注云當詔主人室事是也執氏曰宗人即位于此者以主人在階上故也以上門內位門外之位如臨門內之位如反哭未詳其義

三禮集註

三卷

六

禮記

右陳設即位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

降洗解升止哭

賈氏曰此論設饌于神杖不入門之事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宗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主人前自西入向東在階下未得倚杖于序今主人在西階將入室故倚杖于西序故氏曰東縮西上也止哭為祭事至祝洗解升則執之以入俟時而酌亦異於吉也

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

鄭氏曰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于室附杖不升于堂然則後練杖不入于門明矣故氏曰凡喪祭之始及無尸者之祭主人皆先祝而入室祝從故入即西面亦皆異於吉禮

贊薦道臨臨在北

主婦不薦衰斬之服不執事也臨在北豆南上也席南上而豆如之神饌之異者也主婦不敢同於吉也

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

舉舉鼎也長在左在西方位也佐食非長也乃先言之者以其有常職爾鼎在門外北面則舉時長者在西

三禮集註

三卷

七

禮記

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七俎從設左人抽

荷鼎七佐食及右人載

故氏曰設鼎南北當南於洗東東面亦順主人之面位也此執七俎者亦三人各兼執七俎也從設從鼎入而各設于鼎之東其設之法俎東順而七西枋也左人亦抽荷于左手取荷委于鼎北加荷乃執七

卒杵者逆退復位

復賓位也杵當作七字之誤也

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

黍其東稷

俎登豕設于豆東魚次之腊無對故特設二敦黍稷設于豕魚二俎之南

設一銅于豆南

菜羹又設于豆南是在敦西與敦為偶一銅者變於吉也

佐食出立于戶西

既設俎則出而立于此矣

贊者徹鼎

三禮集註 八 言四

教氏日以公食禮士喪禮參考之則此徹鼎亦當與設俎相屬為之言於此者亦與上文之意

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

復位

會敦蓋也復位亦出於戶西教氏曰祝既酌醴南面命佐食遂於此俟之

祝奠解于銅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

復位復主人之左位也酌醴用解別於酌獻也先啓會乃奠亦異於吉主人此拜為食其也

右設饌

祝饗

鄭氏曰饗告神也饗神辭記所謂衰子某衰顯相風與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饗是

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

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解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

之主人再拜稽首

鄭氏曰鉤袒如今探衣也苴取以籍祭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賈氏曰鉤袒若漢時探衣以露臂上文祝取苴降洗設于几東者至此乃祭于苴

三禮集註 九

下文乃筮尸是孝子迎尸之前用奠以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故設苴以定之鮮預設苴之意也教曰祭為神祭食也鉤袒蓋外卷其袂以出臂也為神祭當與尸祭異處故祭于席為其汚席故以苴籍之三者三祭之也每一祭畢則反取之祭膚祭如初亦于苴三也記曰膚祭三取諸左臚上神祭用膏亦別於尸也祝取奠解祭于苴亦三注之不盡者三祭而不盡其醴也既祭更酌而益之乃反奠于故處主人拜為饗也既祭乃拜者如此饗禮成于祭也於此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

祝之祝辭既畢是祭畢也如初亦再拜稽首也祝饗與祝皆在其位

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

也祝饗與祝皆在其位

右饗祝

一曰饗神謂陰厭以上尸未入之禮

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

鄭氏曰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一人主人兄弟教氏曰云衰經明其為主人兄弟且不易服也祝出迎尸而主人不降者亦變於吉

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

鄭氏曰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主衰不主敬也教氏曰此婦人踊惟繼丈夫之後不以尸行

淳尸盟宗人授巾

執事者沃尸以亂宗人授巾教氏曰亦於門左之位為之

尸及階祝延尸

延進也告之以升觀禮云損者延之曰升

尸升宗人詔踊如初

教氏曰至是乃云宗人詔踊明尸入門而踊者非宗人詔之也如初如其丈夫先婦人后也

尸入戶踊如初哭止

哭止將有事也

婦人入于房

教氏曰祭禮婦人當在房前此在堂者以其有尸入之哭也今哭止故入于房及尸設又復位而哭也

右尸入

記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尸入祝從尸尸坐不說履淳尸盥執紼西面執匱東面執中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祭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

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

賈氏曰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教氏曰此皆變於其吉祭也士之吉祭

三禮祭註

尸既坐主人乃拜妥尸祝不拜妥謂安之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

賈氏曰此篚象特牲所俎置于席北明此篚亦在席北以擬盛尸之饌也教氏曰立俟其

也畢

尸取奠左執之取道擣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

食墮祭

鄭氏曰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載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為緩特牲少牢或為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間謂祭為墮賈氏曰左執之以右手將墮也凡祭皆手舉之

向下祭之故云下祭曰墮放氏曰右手取奠予左手執之焉右手將有事也下祭之類此者皆於豆間特於是見之耳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

佐食一一取以授尸尸一一受而祭之祭畢奠之也

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

祝祝祝讀祝辭也主人拜尸不答拜以祝告于神也尸嘗醴而奠之嘗猶啐也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齊之左手執之

佐食又舉肺脊授尸尸受而振祭乃齊之齊畢左手執之鄭氏曰右手將有事也特牲註

三禮纂註

二十三

云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哺之所以道食通氣也

祝命佐食適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

敖氏曰適近也士之吉祭則並適黍稷此亦其異者

尸祭銅嘗銅

少牢曰以酒祭羊銅遂以祭豕銅嘗羊銅賈氏曰上文右手將有事正指此嘗銅也

黍羹滫自門入設于銅南載四豆設于左

賈氏曰于銅南以太羹滫未設故繼銅而言之其實解北留空地以待太羹特牲四豆設于左南上云左者正豆之左少牢云上佐食羞載兩尾豆有醢設于薦豆之北註云設于

北以其加也言北亦是左也敖氏曰此太羹豕肉之滫後篇同設滫於右亦因食生之禮又以別於吉祭也左醢北也庶羞惟用醢亦變於吉

尸飯播餘于筐

初飯飯即言播餘是每飯皆然惟飯而已不食舉未忍同於吉也雖不食舉猶左執之

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齊之實于筐

鄭氏曰飯間嚼肉安食氣敖氏曰尸既齊而佐食受之實于筐舉幹不云授尸省文亦以尸受見之也

又三飯舉脍祭如初

鄭氏曰不言佐食又不言尸受文又省初謂振祭齊之下故此

三禮纂註

二十三

又省初謂振祭齊之下故此

佐食舉魚腊實于筐

魚腊一魚及腊脍也於前二舉不舉魚腊此節舉之又不以授尸以其不在三舉之數故畧之亦喪祭異也必於此節舉之者所以見前後宜舉而不舉之意也

又三飯舉肩祭如初

此三舉牲之體骨始於脅終於肩先賤而後貴也於前後體惟以肩脍者後休則舉其下前休則舉其上亦互爾

舉魚腊俎俎釋三个

前休則舉其上亦互爾

鄭氏曰釋猶遺也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猶枚也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教氏曰佐食於魚亦舉其五腊又舉其三每俎各釋三個腊體之在俎者亦臂臂臠也必釋之者俎未即徹則不宜空

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

賈氏曰上設黍稷在俎南西黍東稷次上文佐食舉黍錯于席上此尸卒食故反黍於故處如初設教氏曰尸九飯乃卒食雖與吉祭之數同然其間無告飽拜俯之事亦喪質威儀少也云受肺脊則尸葬者未嘗奠于豆明矣是亦變於其吉祭者也

右尸食一曰獻尸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一

十四

三

主人洗廢爵酌酒酌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

拜尸祭酒嘗之

鄭氏曰爵無足曰廢爵酌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酌酢變吉也凡異者皆變吉賈氏曰自此盡升堂復位論主人酌尸獻祝獻佐食之事教氏曰北面蓋於戶西北面答拜變於吉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

鄭氏曰縮實肝炙于俎也喪祭進抵右塩於俎近北便尸取之也縮執俎言右鹽則肝塩併

尸左執爵右取肝搗鹽振祭齊之加于俎賓降

反俎于西塾復位

鄭氏曰取肝右手也加于俎從其牲體也以喪不志于味賈氏曰復位者賓長也尸既振肝訖復西階前衆兄弟之南

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

教氏曰不相爵變於吉祝相爵者命主人拜送爵也此雖不相爵而主人猶先拜蓋其節宜然也

右主人酌尸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

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一

十五

三

鄭氏曰醋報也教氏曰尸無降席之禮故祝為酌之酢不洗爵尸禮也孝子於是時飲者為尊者之賜也按尸醋主人亦北面拜受坐祭卒爵及主人獻祝之時乃反西面位

右酢主人

筵祝南面

將獻祝故為之設筵也祝接神而尊筵之北脯下西室中南面也

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

教氏曰祝與佐食皆事尸者故於酌尸獻尸之後因而獻焉亦已飯之後乃不洗而獻祝者下尸也坐受爵者因尸禮也以明其由尸而得獻祝既受爵主人乃反西面位而答拜

薦菹醢設俎

亦贊薦而
佐食設俎

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齊之興加于
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擣鹽振祭齊之加于

俎卒爵主人荅拜祝坐授主人

敖氏曰祭薦亦右手以道擣醢祭於豆間也
先奠爵乃取肺以祭肺用二手也祭不言
絕文省以肺從亦賓長也祝亦左執爵乃取
肝不言之者同於尸可知授主人下瓦脫一
字

三禮集註

卷三

十一

三

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荅拜
佐食祭酒卒爵主人荅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

復位

鄭氏曰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亦因取杖乃
東面立敖氏曰復堂上東面位

右主人獻祝及佐食

以上主人
人事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

爵有足輕者歸也昏禮曰內洗在北堂直室
東偶如主人儀即上酌尸尸拜受爵主人北
面荅拜
之等

自及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

上主人獻使贊薦菹醢註云齊斬不執事彼
為主人獻故不使主婦薦此亞獻已有所事
故自薦可知敖氏曰及或是取字之誤此兩
籩自堂而設于室非可言及云自者明其不
用贊也古祭則宗婦贊之特牲曰宗婦執兩
籩尸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

尸祭籩

祭棗栗於豆間
亦祝取而授之

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

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羞爵入于房

三禮集註

卷三

十七

三

鄭氏曰初主人儀敖氏曰賓謂次賓燔者黍
如初者如肝從之儀也皆皆獻祝以下四事
也籩位則
豆俎亞

右主婦亞獻

以上主
婦事

賓長洗纒爵三獻燔從如初儀

纒爵口足之間
有篆文彌歸

右賓長三獻

婦人復位

鄭氏曰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
賈氏曰自此盡拜稽顙論祭訖送尸及改饌

為陽厭之事

祝出尸西面告利成主人哭

西面告主人言利養成畢也。敖氏曰：上云主人升堂復位而此云祝出尸西面告利成，則主人虞祭與及哭之位皆入堂深矣。

皆哭

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哭矣。

視入尸謬

謬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尸者，無遺尊者之道也。敖氏曰：祭既畢矣，尸必俟

三禮集註卷之三十一

十一

祝入乃起者禮之即當然也。

從者奉篚哭如初

初哭從尸

祝前尸出尸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

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也。

右尸出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扉用

席

鄭氏曰：設說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說之庶幾欲饗所以為厭飲也。几在南，變古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非隱也。于非隱之處，從其幽暗。敖氏曰：設于西北隅者，亦以尊者之盛饌未可遽徹去之。故改說於此也。蓋微于徹喪奠而設于序西南之類者，同意几在南在饌之南也。非席以席之一端倚于几，一端倚于俎，則足以障蔽其饌矣。如是者，明其非為求神祝改說之亦變於吉。

右改設一曰陽厭

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戶。

徹薦席者，贊也。云徹入于房，以薦席初自房來。

三禮集註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禮集

主人降賓出，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

鄭氏曰：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位門外未入位。賈氏曰：知是門外位者，以經云出門乃東云皆復位。明門外位入位可知。敖氏曰：註云門外未入位者，謂殯宮門外未入時之位也。

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鄭氏曰：送拜者，明于大門外也。敖氏曰：送此賓亦稽顙者，為徒勞之故，重拜其辱也。吉祭之賓有俎，主人則但拜送之而已。蓋儀物相為降殺也。

右事畢

被經言立尸之禮記有無尸之文經載其常記述其變今附見于下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其視視卒不綏祭無泰羹皆如初既饗主人哭出復位視闔牖尸降復位于門西男女拾踊三如食問視升止哭聲二啓尸主人入視從啓牖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卒微視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重既虞埋之

虞禮記

虞浴不擲

鄭氏曰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擲未在於餼也唯三年之喪不擲期以下擲可也今文曰浴

主禮集註

卷之三

三十一

禮記

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

教氏曰陳之亦在西方而當陳鼎之南畧如特牲禮也西上階在東也腊與豕序則不在於矣北首寢右謂牲也吉時腊東首則此時西首與

日中而行事

鄭氏曰朝祭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教氏曰日中亦變于吉也祭

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

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為喪事畧也豚解解前也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

羹飪升左肩臂臠臠脊脊離肺膚祭三取諸

左臠上肺祭一實于上鼎

鄭氏曰肉謂之羹飪熟也脊骨正骨正脊也喪祭畧七體耳離肺舉肺也少牢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刊臠臠肉也賈氏曰特牲云不貶正脊不奪正也喪祭體數雖畧亦不奪正故知是正脊正骨也教氏曰惟云脊骨則是各一骨耳無橫脊短脊而又但用一骨遠別於吉祭也離肺與脊同舉者言離見其制與絕祭者同膚祭三以為神祭肺祭一以為尸

升魚鱠鮓九實于中鬯

特牲魚十有五今為喪祭畧而用九差減之

升腊左脾髀不升實于下鬯

上文升左有臂臠臠脊脊是七體今升腊亦然特牲記云腊如牲骨是也

皆設荷霏之陳

賈氏曰經云陳三俎後云設荷霏故記人辨之皆先荷霏後陳之也

載猶進抵魚進馨

鄭氏曰猶猶士喪既夕言未可以吉也抵本也馨脊也教氏曰喪奠於牲則進抵魚則進馨始者但以未忍異於生之故而為之奠後遂因之以別於吉祭故三虞之時雖祭而不

奠猶未變於初也

祝俎胾脰春膾離肺陳于階間敦東

鄭氏曰不升於階賤也統於敦明神惠也祭以離肺下尸也教氏曰胾亦左俎春膾其亦膾春代膾與離肺膾也祝祭以離肺者是禮主於敬故不因尸之食禮也此俎實自饗而徑載於俎不復升於階者不敢與神同也尸三俎用豕魚腊祝之俎實惟用豕者亦變於吉也階間執事之俎所陳之常處也特牲禮曰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則於階間而陳是俎吉凶同也階間先有黍稷敦故記又明著其所焉云敦東言其相直也

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匱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

宗人授巾南面

上經直云淳尸盥宗人授巾不言執槃與執匱執巾及宗人授巾等面位故記明之

主人在室則宗人升尸外北面

上經唯言宗人皆有司具及詔主人踴皆堂下之事今主人入室宗人升尸外詔主人入室中之事故升堂也

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

教氏曰依如負斧依之依亦謂如屏風然自天子至於士戶牖之間皆設依惟天子則歸以斧文耳負依南面明與宗人不相統也佐食室中無正位故立於此特性曰佐食當事

則尸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佐食無中庭之位故但以事之有無為言也

銅甬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苴有柶苴尤

鄭氏曰苦若茶苴莖類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苴賈氏曰公食記三牲具則牛羴羊若豕薇各用其一若一牲者容兼用其二是以特牲一豕皆云銅甬若薇是科用其一也教氏曰若若若若亦各隨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有柶所以祭而嘗之也

豆實葵菹菹以酉羸醢蕘棗栗擇

鄭氏曰棗栗栗擇則菹也棗栗栗擇則豆不錫籩有勝也賈氏曰大飲云斝豆兩其實葵菹羸醢蕘無勝栗不擇自大飲後皆云如初則葬奠四豆脾析葵菹亦長矣棗栗栗脯

三禮纂註

卷之三

三

亦不擇也至此乃云蒸擇則菹亦切矣豆籩有歸可知教氏曰經惟言菹醢此則見其所用之物也言以酉則清其醢時惟言棗栗栗擇則是籩豆之類皆未變也此時尸用幣席素几主人酌以廢爵則其他可知矣

尸入祝從尸

鄭氏曰祝在主人前也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人之心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賈氏曰上經陰厭時主人先祝入尸至此則尸祝在主人前先後有異故記人明之也尸神象故云接神詔侑尸耶上命適數舉黍稷之等也

尸坐不說履

禮有敬事則不說履而坐少儀曰九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尸謬祝前鄉尸還出尸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

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尸

鄉氏曰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為之鄉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明主人見尸有階階之故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尸時皆還向尸也每將還必有避退之容凡前尸之禮儀在此教氏曰前者當尸之前而行也前行者所以道之鄉尸還謂先鄉尸而耶還也主人位在堂深祝出尸而西行當階而南行乃過主人也過主人則近階矣故不必見及階之節也上降階者祝也下降階者尸也祝先降而鄉尸

三禮集註

二千卷

三十四

四百三十六

尸出祝及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

祝既送尸出及而入門復位上文祝入門在北而位祝復位宗人乃詔主人降以其無事也

尸服卒者之上服

卒者士也其上服則爵弁服是亦異於吉祭者也吉祭之尸服玄端玄裳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

鄭氏曰異姓婦也賤者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賈氏曰經云必使異姓者據與

婦為尸者也不使同姓孫與婦為尸孫婦還與夫之祖姑為尸故不得使同姓女為尸也男尸先使適孫無則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無則使適孫妾又無乃使庶孫妻即不得使庶孫妾以其賤也孔子曰尸必以孫孫幼使人抱無則取於同姓彼不言適是容無適而用庶也教曰女尸以在孫倫者之妻為之據夫家而言之故曰異姓其或與與卒者同姓亦可以為之賤者孫倫之妾也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

宗子直有陰厭庶殤直有陽厭是無尸也雖無尸主人亦如奠服即位西序及升降與有尸同按主人哭出復位以前之儀及改設饌與賓出以後之事薦饌神席前俎豆之類皆

三禮集註

二千卷

三十五

四百三十六

既饗祭于苴祝祝卒

既饗者謂祝釋饗神辭告之使令耐之安之釋饗訖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但無尸有尸不同有尸祝釋孝子辭釋訖為祝祝卒別有迎尸以後之事今無尸者祝祝卒饗神訖無迎尸以後之事故下文云不綏祭之等是記異者之節也教氏曰雖無尸此儀則同也主人於每節亦皆再拜稽首記將見主人哭出之節故先言此

不綏祭無黍蒸桴從獻

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于從獻從獻用燔也無尸闕此四事無尸則佐食無所授矣燻其

象有尸者之禮
故言不以明之

主人哭出復位

祝祝卒無尸可迎既無上四事主人送即哭
出復戶外東面位也

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

門西北面位闔
牖戶隱之也

男女拾踊三

拾更也主人踊主婦踊
賓乃踊三者為拾

如食間

三禮集註 卷之三

隱之如尸一
食九飯之頃

祝升止哭聲三啓戶

聲者噫歎也將
啓戶警覺神也

主人入

主人啓戶而入是親
至神所恭敬之事也

祝從啓牖鄉如初

牖先闔後啓鄉在內也牖一名鄉牖也如初
者主人入祝從在左

主人哭出復位

下文宗人詔降是出降于
堂此位乃堂上東面位也

卒徹祝佐食降復位

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不復設西
北隅者重閉牖戶襲也

宗人詔降如初

降謂禮畢降堂也
○以上無尸陰厭之事畢

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
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澶酒哀薦

禘事適爾皇祖某甫饗

三禮集註 卷之三

虞之祭安神也用柔日取其靜也哀子以下
祝辭也顯相助祭人也詩曰肅雝顯相不斥
言哀神但言哀顯相也剛鬣者豕也香合者
黍也嘉薦者菹醢也普淖者亦黍稷也普大
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也
明齊新水也以新水澆醢此酒也禘合也禘
事與先祖合乃安也故曰適爾皇祖某甫也
尸柩已去則神宜在廟為神未欲遷離其室
故於三虞皆
告之以此

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

如丁日葬則已日再虞其
祝辭同惟未一言異耳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

三禮集註 卷之三

三禮集註 卷之三

三禮集註 卷之三

三禮集註 卷之三

當附於祖廟為神安於此也後虞改用剛日剛陽也上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也其祝辭異者亦未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殺氏曰三虞卒哭謂既三虞遂卒朝夕哭也他者變易之辭猶今之言別矣不用柔而別用剛日故曰他也他用剛日則三虞卒哭後於再爾蓋三虞與剛日當相接經云明日以其班謂神矣適祖之意已定也此三祭之辭皆告之以適其皇祖乃異其事之名者所以見義也剛言禘者象啓尊者以其事也次言虞者象尊者聞言則度其可否也末言成者象其思慮已審將行之也凡此皆所以順孝子事死如事生之心故其為辭先後有漸從容不迫蓋若此此先王之道所以為美與

三禮集註 卷二十一

獻畢未徹乃饒

虞卒哭同在寢明日則在廟故饒之象神將適其祖而送之也

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

枋

鄭氏曰少南將有事於北有玄酒即告也此在西向也言水者喪質無羈不久陳也款氏曰是禮主於尸故惟用酒耳用酒而有水尊尊者之禮也水尊在酒尊西西上也下文言尸席設于尊之西北是尸席西於尊北也尸席西於尊北而尊西上以是觀之則設尊之法愈可得而見矣無罪變于祭也

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

洗取節於尊是猶未離於廟門外之西方也

饌邊豆脯四脰

饌邊豆至於飲也脯四脰猶變於吉也鄉飲酒曰薦脯五脰橫祭于其上此亦有祭記但見其異者耳

有乾肉折俎二尹縮豨豨尹在西塾

鄭氏曰乾肉牲體之脯也如今涼州鳥翅折以為俎實優尸也雖折之必使正教氏曰尹正也二尹云縮則祭半尹橫矣乾肉在俎而縮亦變於牲三者蓋饌於外西塾上之南邊

三禮集註 卷二十一

豆在俎北也

尹九

尸出執几從席從

祝告利成入前尸乃出几席素几蓋席也以几席從執事也

尸出門右南面

他時尸出則歸此乃南面立者或祝告之以將有事也與

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

此亦右几明其象神也

賓出復位

鄭氏曰將入臨之位士喪禮賓繼兄弟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

鄭氏曰婦人出者重餞尸賈氏曰婦人有事自堂及房而已今出履門外敖氏曰主人位少南者宜稍鄉尸且為婦人當位于其北也衆主人以下亦在主人之南如臨位而婦人之位則當南上婦人出者宜送神也云哭不止者見其哭而出也

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復位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三十 二百八

唯主人不哭為將行禮也然則亞獻三獻之時主婦賓長亦不哭特於此見之也主人拜送蓋亦北面如室中之儀

薦脯醢設俎于薦東胸在南

鄭氏曰胸脯及乾肉之屈也屈者在南變於吉賈氏曰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今在南亦右也

尸左執爵取脯搗醢祭之

置祭于筵 互之問

佐食授膾尸受振祭膾反之

授膾授乾肉之祭也反之反於佐食佐食置之于俎也

祭酒卒爵奠于南方

三獻皆不酢而奠之卒爵而主人不拜且奠之而不酢皆畧也南方薦右也後漢者又以次而南

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

亦如之者與內兄弟之屬皆踊也

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纒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籠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三十一 二百九

敖氏曰如主人儀謂自薦脯醢至反之外皆如之也從從獻者也如燔之類踊如初亦大夫先婦人後也取俎謂取乾俎之實

尸謾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

內踊如初

鄭氏曰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猶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敖氏曰哭者皆從尸者主於饌尸則宜送之亦男先女後不拜者凡主人於尸無拜送之禮惟大夫賓尸乃拜送之

尸出門哭者止

已饒於外
故止哭

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亦送於大
門外也

主婦亦拜賓

女賓也不言出不
言送拜之而已

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

鄭氏曰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
服葛者為祔期教氏曰三虞事畢即說經帶
者蓋其節當然也喪服之始經帶先加故於
將變之時亦先說之若受服及柱楣之類皆

三禮集註

三十三

當為之於既徹之後
此特見其始者耳

入徹主人不與

入徹者兄弟
大功以下也

婦人說首經不說帶

男子陽重首首在上體婦人陰重腰腰是下
體故帶不變教氏曰既徹乃說經下丈夫也
婦人指五服之親言也不說帶則不以葛易
之間傳曰男子重首婦人重帶婦人質故於
其所重者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
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檀弓
曰婦人不葛帶是也其總麻者此時亦不說
既退則除之與

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

錢尸本為送神無尸不餞尤行此禮此在既
陰厭主人復位之後拾踊者謂丈夫婦人及
賓也然則於餞尸之時賓亦
踊矣上記不見之者文畧也

哭止告事畢賓出

賓出以下之儀
與有尸者同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

教氏曰三遂卒哭以其與葬事相屬也記者
於既三虞乃更端言此者明葬與卒哭之月
數當視殯之日數也然則天子七日而殯諸
侯五日大夫三日其葬卒哭之月皆可得而

三禮集註

三十三

定矣

將且而耐則薦

此薦在三虞之夕也將以來日且明耐神矣
於廟則是時復薦於寢而告之薦謂薦脯醢
而奠酒也惟主告神以耐期耳故其禮畧曩
者既餞尸送神於外也今復薦於寢者以神
不可測也雖已送之
猶不敢必其往也

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齊耐爾于爾皇祖某甫

尚饗

卒辭卒哭之祝辭也齊升也尚
庶幾也不稱饗明主為告耐也

一曰皇祖妣某氏

女孫祔於祖母

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

謂齊而爾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也

其他辭一也

來曰某齊祔尚饗之辭

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

鄭氏曰饗辭勸強尸之辭也圭紱也詩曰吉圭為饗九吉祭饗尸曰孝子某氏曰饗謂饗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三

三十四

神也祝既釋告祔之辭主人及祝皆再拜主人出立于牖西祝立于戶東如食間主人及祝入入祝乃釋此饗辭三人及祝又再拜主人出祝乃徹之也此饗主為告祔之饗言之然九喪祭之饗辭亦皆然耳

明日以其班祔

鄭氏曰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祔主及其廟練而後遷廟賈氏曰猶中間也一以上祖又祖孫祔祖為正若無祖則祔于高祖祔已復于寢如祔祭說主及廟相似左氏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祀於廟服法特祀在寢三年喪畢遭蒸嘗乃於廟此不與鄭義同鄭意謂祔祔練

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禫月逢四時吉祭即得在廟但未配而已又鄭注玄鳥詩君喪三年畢更有特禫呂與叔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遷喪而后遷于新廟故此謂之祔

沐浴擗搔剪

鄭氏曰彌自歸也搔當為爪搔剪或為蚤擗或為鬚

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胙臠

鄭氏曰專猶厚也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教氏曰惟云取諸胙臠是不分左右皆用之矣此折俎謂尸祝之外九執事者之俎也作俎亦存焉有此俎則有致爵獻賓之禮矣曾子

三禮纂註 卷三十五

三十五

問曰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然則祔祭其無奠酬之事與以專膚為俎且取諸胙臠明不用體骨也所以然者祔未純吉猶以左臂為神俎其右臂之體骨則不敢以為執事者之俎實蓋辟吉祭神俎之所用者也

其他如饋食

教氏曰其他謂神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用詞尸

鄭氏曰奠祔尚質未暇筮尸賈氏曰從虞至祔唯用一尸而已

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

身不寧

稱孝子者吉祭檀弓曰震為喪卒哭以後為吉祭教氏曰此祭兩告之而辭乃惟以孝子為稱者蓋主於耐者也自此以下亦皆祝祝之辭

用尹祭

鄭氏曰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

嘉薦普淖普薦淂酒

嘉薦普淖解見上文普薦鋼羹也

適爾皇祖某甫以濟耐爾孫某甫尚饗

三禮集註

于表

三六

旨法

教氏曰此兩告之是兩祭之也兩祭之而用一尹且不別設九席薦饌蓋祭禮或當然也聘禮記曰賜饗惟羹任一乃若昭若穆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此禮差近之

朞而小祥

三年之喪至期而凶服或有所除故謂之祥朞期而祭記辭乃曰祥事則未得正謂之祥也故以小言之自此以下之祭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不復及其皇祖與耐異矣

曰薦此常事

此見其與耐辭之異者耳當云敢用某物薦此常事與皇考某甫也一天氣變易正服至

是當有變除有變則當祭故曰常事

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

凶事至是盡除故曰大祥而其辭曰祥事言大者對小之稱

中月而禫

中猶間也禫與大祥間一月自祭至此凡二十七月中禫之言澹澹然平安音也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是月是禫月也當禫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三禮集註

于表

三七

雜記上 雜記下 曾子問

此三篇皆禮記全文以其皆紀喪禮之雜儀即喪禮經之傳也故附列於此

雜記上下紀喪中之雜儀曾子問紀喪禮之變附于奠後可以備喪紀之大成也

按雜記篇末亦有非喪禮者以欲載其全文故併存之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

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館謂中途之館舍也亦行招魂復鬼之禮如其國中若死於道路則就其所自乘之車而

復在家則升屋之東榮在車則升其左轂以旌旗之旄去其旒而用之

其輶有綵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

載柩之車其上覆之飾曰輶其下馮之餘曰綵精形象宮室四旁有垂下之綵緇布裳帷者輶下推外用緇色之布為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為屋者用素錦為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設此飾乃行也

至於廟門不毀墻遂入適所殯唯輶為說於廟

門外

廟門殯宮之門不毀墻不拆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間脫輶於門外者既入宮不必象宮之

三禮纂註

子卷

三十八

輶也故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輶而行

至於家而說輶載以輶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

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布輶以布為輶也輶讀為輶有輶曰輪無輶曰輶大夫初死及至家皆用輶車載之今至家而脫去輶則惟尸在輶車耳凡死於外者尸入自門非自阼階也則入自闕非自西階也周禮殯則於西階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

士輶帶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士平為質畧如此○以上皆死於外之事

凡計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計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君與大夫計不曰薨而曰不祿告他國講辭也敢告於執事者凶事不敢直斥君身也

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計於士亦曰某

三禮纂註

子卷

三十九

同安

不祿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

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

實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

某實

適者謂同國大夫位命相適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也實讀為至言為計而至此也

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亦曰某死計

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

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士甲故其辭降於大夫
○以上皆計之事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大夫居廬士居望室

此言君喪則大夫居于喪次公館之中終喪乃得還家若邑宰至小祥得還其所治之邑其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為之故云倚廬望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塹為之不塗壁○按君亮嗣君諒間不言而大夫士又皆居於廬次是任國事者無其人此禮尚有未能行者姑存之以俟考古者訂之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

三禮纂註

三卷

四十

言

士服

石梁王氏曰父母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梳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其弊未

至此

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大夫適子雖未為大夫亦得服大夫之服則為士而服大夫服可知矣今此所言士是大夫之廢子為士者也廢子卑故不敢服尊者之服所以止如士服也孟子言齊衰之服自天子達而此文若此蓋大夫喪禮亡不得聞其詳矣

大夫之廢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

大夫廢子若為大夫可以大夫之喪服喪其親然其行位之列則與適子之夫為大夫者相齒○疏曰廢子雖為大夫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下使適子為主也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

之無子則為之置後

石梁王氏曰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此齊東野人語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履

三禮纂註

二十卷

四十一

言

緇布冠不韠占者皮弁

卜宅卜葬地也塋日亦卜有司治卜事之人也麻衣白布深衣也布衰綴於深衣當前臂之上又以布為帶也喪屨喪服之繩屨韠與緩同古者緇布冠無緩後代加韠故此明言之也有司為卜故用半吉半凶之服占者卜龜之人也尊於有司故皮弁其服麻吉也皮弁者於天子則為視朝之服諸侯大夫士則為視朔之服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筮史筮人也練冠縞冠也長衣深衣制同而以教為純緣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也朝服早於皮弁以筮輕於卜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

按既久禮極初出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明日設遺奠時又薦馬此言既薦馬謂遺奠時也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包奠者取遺奠牲之下體包而置於遺車以送死者焉讀書者既夕云書贈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柩將行夾主人之柩東西面而讀之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相佐助禮儀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三

四十三

禮記

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

復諸侯以襲衣見服爵弁服

襲衣者始命為諸侯之衣或朝覲天子所加賜者也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條五冕之物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諸侯之復也兼用襲水及見服爵弁之服也

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

此言夫人始死所用以復之衣也稅衣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揄同蓋畫揄翟之形以為文章也狄稅素沙言自揄翟至稅衣皆用素沙為裏也○儀禮註云主之服九而祭服六后

之服六而祭服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也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也

內子以鞠衣襲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內子薨之適妻其服鞠衣蓋始命為內子所襲賜者亦以素沙為裏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士妻用祿衣內子與下大夫之妻復亦兼用裏衣也復西上者北面則西在左左為陽冀其復生故尚左也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三

四十三

禮記

此言大夫喪車之飾不用翟也諸侯以上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而絞屬於池下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

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三父母在亦然

附讀為附祀為士孫為大夫而死可以附祭於祖之為士者若祖為大夫孫為士則不可附惟得附祭于大夫之兄弟為士者若兄弟無為士者則從其昭穆附于高祖之為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附于高祖昆弟之為士者若孫死應合附于祖今祖尚存無可附亦附于高祖也小記云中一以上而附與此義同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夫所附之妃夫之祖母也昭穆之妃亦謂間一代而附高祖之妃也妾亦然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男子死而附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并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王氏之黨者其附于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也

公子附於公子

禮記卷之四十四

若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附之附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踰年乃得稱君也傳九年傳云九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待

猶君者謂與諸侯並列供待之禮尤如正君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屬不

居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經已除當此時遭大功之喪其衰七升與齊衰葬后之服同故以此大功之麻經易去練服之葛經也惟杖屨不場者言大功無杖無可改易而三年之練

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耳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耐兄弟之殤則練冠耐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此言居父母之喪尤尚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殤又當耐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不改服也祝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于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為殤則祭于室之與故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哭以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

禮記卷之四十五

兄弟異居而計至以哭對其來計之人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帶經散帶至三日而後絞之小功以下不散帶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跣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未服麻而奔喪因主人未小斂未成經也小功以下侍與主人同成服大功以上親者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終竟其散麻帶經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主妾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女君死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
禘祭亦君自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
之殯祭不於正室者雖攝女君尤降於正適
故不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則君不主
其喪

君不撫僕妾

死而君不撫其
尸者畧於賤也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

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而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之禮也攝女
君則不服位稍尊也

三禮纂註

三二卷

四十一

百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
言人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也凡喪服降服
重於
正服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逐之於

墓

往送兄弟之葬而不及當送之時乃遇主人
葬而反則不可隨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
後反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疏服謂小功緦麻兄弟也之服也彼無親者
而已注其喪則當為之畢虞祔之禮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
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

大夫哭大夫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經爵弁而
加以環經也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之時首
亦弁經但身
不錫衰耳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

妻子之喪也卒哭以葛代麻於此時遺兄弟
之喪雖緦麻之輕亦用弔服弁經而往不以

三禮纂註

三二卷

四十七

百

私喪之服未
臨兄弟也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其子長子之子也祖不厭孫此長子之子亦
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已位耳

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此謂適子妻死而父
母俱存故其禮如此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贈謂人以物來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惟
拜謝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
拜贈也

遺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本此國之臣今去國君而往為他國之臣則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已不反服以仕于卑臣不可反服于前之尊君也本是大夫之臣今去而仕為諸侯之臣則自卑適尊若反服卑君則為新君之耻矣亦不反服若新君與舊君等乃為舊君服也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

小功以下左

條屬冠武也以一繩屈而屬於冠而垂下為纓故云喪冠條屬猶言著於冠也纓與武共此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物矣吉凶之制不同故云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

冠也其條屬亦然但攝縫不同向左為吉向

於右為凶小功總麻之服輕故攝縫向左而向

總冠縹纓大功以上散帶

總服用十五升之布冠與衰同但縹布則以灰漂治之耳大功以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帶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初死即絞也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句錫也

朝服精細以十五升布為之去其半則七升半也以此為總服而加以灰以漂治之則謂之錫所謂錫服之錫衰也儀禮云有事其縹無事其布曰縹

諸侯相祔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褻衣不以祔

後路貳車也貳車在後故曰後路冕服上冕之後次冕也上公以鷩冕為次侯伯以鷩冕為次子男以緡冕為次先路正路也褻衣說見前相祔不用已之正車

遣車視牢具疏布鞞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糗

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遣車見檀弓視牢具者天子太牢包九箇則遣車九乘諸侯太牢包七箇則七乘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則五乘天子之士無遣車遣車之包三箇則三乘也諸侯之士無遣車遣車之上以簾布為鞞鞞蓋也四面有物以障蔽之四隅桿之四角也糗米糧也遣奠之饌無黍稷故有子以載振為非禮牲體則脯醢之義也

三禮集註

四十九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衰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

等

卒哭以後為吉祭祝辭稱孝子孝孫虞以前為凶祭故稱哀端正也端哀喪服上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喪衣亦如之而綴六寸之衰於脅前故曰端衰也喪車孝子所乘惡車也此二者皆無貴賤之差等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黹委武玄縞而后黹

大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黹然王藻云緇布冠績纓

是諸侯之冠則此不絛者謂大夫士也委武
皆冠之下卷素人呼卷為委齊人呼卷為武
玄玄冠也編編冠也玄編二冠既別有冠卷
則必有製故云委武玄編而后製也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
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

可也

祭於公助君之祭也祭於已自祭其廟也助
祭為尊自祭為卑故冠服異也

暢曰以掬杵以梧杵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
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三禮纂註

二十卷

五十一

禮記

掬栢也擣籥也者以栢木為曰栢木為杵取
其香芳而潔白也性體在鑊用批升之以入
鼎又以批自鼎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
事者以畢助之此二器古祭以棘木為之喪
祭則用桑木畢之
柄與末加刊削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率綽也死者著衣而加帶謂之綽但攝帛邊
而製殺之不用縵線也以五采綽之二采天
子之
士也

醴者稻醴也甕甒管衡實見間而后折入

此言葬時所藏之物稻醴以稻為醴也甕甒
皆瓦器甕盛醴甒盛酒管盛黍稷衡以木

為之所以枝舉甕甒之屬也見棺衣也言此
甕甒管衡實於見之外棺之內而后折入者
折形如床而無足木為之直者三橫者五交
事畢而后加之壙上以承抗席也

重既虞而埋之

虞祭畢埋重
於宗廟門東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婦人喪事皆以夫爵
尊卑為等降也

小飲大飲皆辨拜

禮當大飲小飲及啓橫之時來弔
者無不拜之雖哀痛尤重親也

三禮纂註

二十卷

五十一

禮記

朝夕哭不惟無柩者不惟

朝夕哭時見殯則親之也故不下惟祔殯之
後神主附廟又不當設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

而踊出待及而后奠

柩已朝廟畢載在柩車君乃未弔君弔位在
車之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因立于門
內西偏非面而哭踊畢先出門以待拜送
也君命之及還喪所即設奠以告死者使知
君之來
弔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神為一素端一

及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襲以衣飲尸也繭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為之著也稅衣黑色繭絳色帛袖裳下緣也繭衣襲故用緣衣為表合為一稱素端一第稱也衣裳征用素為之皮弁一第稱也其服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爵弁一第稱也其服玄衣而繭裳玄冕一第五稱也其服亦玄衣繭裳衣無文而裳刺繡大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繭襦而言曾子非之以其不合于禮也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鄉大夫以下之家也

見曾子問

三禮集註卷之三

五十二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

間

國君五日而殯自死至大歛九七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朝三也又明日之朝四也其日既小歛五也小歛明日之朝六也明日大歛時七也大夫三日而殯九五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之朝二也明日之朝及小歛四也小歛之明日大歛五也士二日而殯九三次踊者始死一也小歛時二也大歛時三也九踊男子先踊踊畢婦人乃踊婦人踊畢賓乃踊是婦人居主人與賓之中故云居間也然記者固云動尸動推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泛感言也又所謂無數

者不以每踊三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繭裳一爵

弁二玄冕一襲衣十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早者以甲服親身加于羔之襲是也公貴者故上服親身襲衣最外尊顯之也襲衣上公之服也玄端玄衣朱裳齊服也天子以為燕服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朝服繭衣素裳公日朝視之服也素積皮弁之服諸侯視朝之服也繭裳冕之裳也爵弁二者玄衣繭裳二通也以其為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通示重本也玄冕見上章襲衣者君加賜之衣最在上祭君賜也諸侯襲尸用小帶以為結束此帶則素為之而飾以朱綠也

三禮集註卷之三

五十三

小歛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申重也已用革帶又重加大帶象生時所服大帶也

公視大歛公升商祝鋪席乃歛

君臨臣喪而視其歛商祝習知殷禮者專主歛事主人雖先已鋪席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鋪席為歛事蓋祭君之至而舉其禮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繭廣尺長終幅

贈以物送別死者於梓中也既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繭束一丈八尺為制魯人雖用玄與

纒而短狹如此則非禮矣故記者議之幅之度二寸二尺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此言列國遣使弔喪之禮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介副也門西至國大門之西也西上者

三禮集註

卷二

五十四

三十三

介非一人其長者在西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至孤西面立于阼階之下也相者受命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為罹此凶禍也須符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石梁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諸侯喪禮之缺

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舍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舍者入升堂致命于拜稽顙舍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履升自西階西面坐取壁降自西階

以東

此言列國致舍之禮舍王之形制如壁分中大小未聞坐委跪而致之也未葬之前設葦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承之鄰國有遠近故有葬后致舍者降出反位謂舍者委璧訖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上文弔者為正使此舍者乃其介耳九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于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朝服吉服也執玉不麻故着朝服以在喪不可純變吉故仍其喪履坐取壁亦跪而取之也以東藏于內也

君使某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祔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祔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于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受命于拜稽顙皆如初祔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三禮集註

卷二

五十五

四十一

此言列國致祔之禮祔衣服曰祔委于殯舉即委璧于席上也左執領則領向南此祔者既致冕服訖復降而出取爵弁服以進至門之內雷而將命于拜如初者如受冕服之禮也受訖祔者又出取皮弁服及玄端服每服進受之禮皆如初但受之所不同耳

君使某祔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祔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于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受命于拜稽顙皆如初祔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致五服皆畢祔者乃降出及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其舉之也亦如祔者之西焉

上介賙執圭將命曰寡君使其賙相者入告及

命曰孤湏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軒執圭將

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

隅宰舉以東

此言列國致賙之禮車馬曰賙乘黃四黃馬也大路車也北軒車之輶轅北何也客使上介所役之人也為客所使故曰客使自幸也下謂馬也路即大路也陳車北轅是賙者執

三禮纂註

二十二卷

五十六 三禮

圭升堂致命而宰之從者率賙設在車之西也車亦此從者設之子拜之后賙客即賙而置其圭于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舉之以東而藏于內也按觀禮車在西統于賓也既久禮車以西為上者為死者而設于鬼神之依也此賙禮車馬為助主人送葬而設統于主人故車在東也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

舉壁與圭宰夫舉祿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

自西階

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舍祔賙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于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何殯也

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舍壁與圭則宰舉之祔衣則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升而自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

賙者出反位于門外

此句當屬於前章上介賙云云宰舉以東之下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

老某相執綽相者及命曰孤湏矣臨者入門右

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

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

三禮纂註

二十二卷

五十七

三禮

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及命曰

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

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及命曰孤敢

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

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

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

自作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

拜稽顙

上客即前章所云弔者蓋鄰國來弔之正使也弔舍雖謂皆畢自行臨哭之禮若聘之有私觀然蓋私禮爾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禮也今此客入門之右是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然後降而請于客使之後門左之賓位也宗人以客答之辭入告于君而友命于客如是者二客乃自稱使臣而從其命于是立于門西之賓位主人自階降而拜之主客俱升堂哭而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出送而拜之謝其勞也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言卿大夫以下有君喪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也

三禮卷之二卷

五十八

卷五十六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給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歛上卒歛宰告于馮之踊夫入東面坐馮之興踊

此是喪大記君大歛章文重出在此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終夜燎謂遷柩之夜須光明達旦也乘人使人執引也專道徑行於路人皆避之也

雜記下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及喪服

父喪或小祥或大祥是未沒父喪也又遭母喪則當除父喪之時自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此禮畢即服喪母之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者以祥祭為吉未葬為凶不忍以凶時行吉禮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及喪服

諸父昆弟之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輕重雖殊而除喪之服不廢焉親愛之義也若遭君喪則不得除私服曾子問言之矣

禮記卷之二卷

五十九

卷五十七

如三年之喪則既類其練祥皆行

前喪后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為前喪行練祥之禮也既類者既虞受服之時以葛絰易要之麻絰也類草名無葛之類以類代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孫之附祖所必然故祖死雖未練祥而孫死亦必附於祖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

如始即位之禮

父母之喪未葬曰有殯外喪葬功之喪也哭不於殯宮而於他室明非哭殯也哭之明日入奠殯宮奠畢而出乃脫已本喪服著新衣死者未成服之服而即昨日他室所哭之位如始即位之禮者謂今日之即哭位如昨日始聞喪而即位之禮也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友而后哭

已視器用之終濯則猶是與祭者也不得與祭但居次于異宮耳如未視濯而父母

三禮本註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死則使人告于君俟告者反而後哭父母也○按次于異宮之說未確豈有問父母之喪尚與祭者乎

如諸父昆弟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

則次于異宮

既宿謂祭前三日既宿戒必與公家之祭以期以下之喪輕故也如同宮則次于異宮者謂死者是已同宮之人則既宿之后出次異宮亦以吉凶不可同處也

曾子問曰鄉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

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鄉大夫士皆下之戶必式必有前驅

說見曾子問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

將有小祥大祥之祭時適有兄弟之喪則待兄弟死者既殯乃祭此尤是異宮兄弟耳若同宮則雖臣妾之卑賤亦必葬后乃祭以吉凶不可相干也喪服云有死于宮中者則為

三禮本註

卷二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之三月不舉祭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散粟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粟階二祥之祭吉禮宜涉階聚足而粟級者以有兄弟之喪故畧威儀也燕禮云栗階不過二等蓋始升猶聚足連步至二等則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也雖虞附亦然者主人至昆弟虞附時而行父母祥祭則與執事者亦皆散等也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

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不忍飲故畧至齒又衰殺則畧入口飲之則如平常矣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酢則齊之也衆賓兄弟啐之謂祭未受獻之特則啐之也

凡侍祭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相喪祭禮之人但告賓祭此脯醢而已賓不食之也此亦練祥之祭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

其情戚容稱其服

禮記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六十一

三頁十四

喪以哀為本然一於哀恐於慎終之事或忽故曰敬為上哀次之毀瘠而形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曰瘠為下也齊斬之服固有輕重然必色稱其情則近信容稱其服則中禮

請問兄弟之喪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不可名而書策不能備兄弟之喪依經而行可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君子不奪他人居喪之情而君子居喪之情亦不為他事所奪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鮮

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自三日以至三年時有久暫哀情無有增減善居喪者也

三年之哀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

自言曰言論事曰語惟不語故無問答也倚廬聖室見前篇時乎見母方入門則不省喪知學可

疏衰皆居聖室不廬廬嚴者也

承上又分別倚廬與聖室之異疏衰不居倚廬嚴者斬衰哀痛嚴肅也

禮記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六十二

三頁十五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衰戚輕重之等各有所比

視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未竟而哀以殺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

不飲食也

君母君妻小君也服輕哀之比兄弟之喪然于酒肴之珍醇可以發見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

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雖已免喪而哀情未忘觸目驚心聞名內動者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言其衷心誠實無偽也服輕者直道而行不過循喪禮而已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大祥之祭除服之祭也故不於晨而於夕使朝祥則因其故服矣雖盡此一日可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忍又憐此一日乎

三禮纂註 卷二十二 六十四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此亦不忍遽反服之意必縞者其意未及可知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

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此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當袒之時而大夫來弔雖當踊時必絕止其踊而出拜拜竟而反還先位更成其踊踊畢乃襲初禮之衣於士來弔則主人畢事而成踊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拜之而止不更為之成踊也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

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

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衰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

其兄 弟曰伯子某

子卜葬父則祝辭云衰子某卜葬其父某甫孫則云衰孫某卜葬祖某甫夫則云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語辭妻早故爾若弟為兄則云某卜葬伯子某兄為弟則云某卜葬其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

轂而輶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穿

輶迴也謂以衰服之杖穿於車轂中而迴轉其輪郵囊甚矣自後無爵者不得杖此廢人廢禮之由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

飯舍也大夫以上使賓為其親舍恐尸為賓所憎穢故以巾覆尸面而當口處鑿穿之令舍王得以入口士賤不得使賓子自舍無憎穢之心故不以巾覆面公羊賈士也而鑿以飯是情其親矣此士失禮之所由也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歛不設冒

則形是以襲而後設胃也

胃說見主制沐浴後以衣衣尸曰襲也胃以掩形防人憎也若不設胃則尸象所見是以襲而設胃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暴

其餘與君子既食而暴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

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

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衰也子不見大饗乎

賓客尚有歸俎之禮於父母遣祭獨無衰餘之衰乎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一

六十六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

此上有闕文言非為其有喪而問遺之與賜予之與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喪拜稽顙而后拜也吉拜拜而后稽顙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

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

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

卒哭遺人可也

喪大記云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食之則食之此云衰經而受雖受而不食也薦之者尊君之賜喪者不遺人以衰戚中不行禮于人也卒哭可以遣人服輕衰殺故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剡削也此言衰瀟淺深之殊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

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三年之喪雖功衰之變亦不弔者重於吾親也弔吊生者哭哭死者如往哭死者則服於死者應服之服以往不服已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一

六十七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禫

練則弔

鄭氏曰九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又曰此為父在為母

既葬大功 弔哭而退不聽事焉

有大功之喪而已葬者可以出弔弔哭而退不待與主人饗飲等事也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

弔待事不執事

弔于人以待主人饗飲等事但不親執其事耳

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

輕服可以為人擯相擯事輕故也
饋奠之禮重故不與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衰次而退相問也既

封而退相見也及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此言弟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
相趨者古人以趨示敬言與主人昔嘗有相

趨之敬故來弔喪以情輕故極出廟之宮門
即退去也相揖者已嘗相會相識故待極至

大門外之衰次而退也相問遺者是有往來
恩義故待筵畢而退嘗執奠行相見之禮者

情又加重故待孝子及哭于家乃退朋友恩
義更重故待虞祭附祭畢而後退

三禮集註

二十二卷

本八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及

哭四十者待盈坎

言弔為死者非為主人也故皆有以助
之年四十以下者力壯皆當執紼五十始衰

之年故隨主人及哭四
十者待土盈壙乃去

喪食雖惡必充饑餓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衰

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衰君子

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七十飲酒

食肉皆為疑死

疑死恐
其死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

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黨謂族人
與親戚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

也

功衰斬衰齊衰之
未服也酪漿也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

三禮集註

二十二卷

本九

肉斂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斂而死君子謂之無

子

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
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

非從柩與及哭無免於垆

垆道路也道路不可無歸故從柩送葬與葬
畢及哭皆著免而行於道路非此二者則否也

允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

潔歸所以交神非此
四祭則不沐浴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

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惟父母之喪不辟

涕泣而見人

踴衰齊衰也
摯與贊同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

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大夫從官政庶人供
力役之征皆從政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

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三禮纂註 卷二十二

七十

三禮

以嬰兒中路失母比喪親此古人形容真情
至妙處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也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

父同諱

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其名卒哭
后則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此專言

父之所諱則子亦不敢不諱故曰子與父同
諱也父之祖父母伯父叔父及姑等皆已小

功以下本不合諱但以父之所諱已亦從而
諱也若父之兄弟及姊妹已亦當諱不以從

父而
諱也

母之諱官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

猶同名則諱

母為其親諱則子於一宮之中亦為之諱妻
為其親諱則夫亦不得稱其辭於妻之左右

非宮中非其側則可稱矣若母與妻所諱者
適與已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他所亦諱之也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

三者三乃出

三年之喪恐不宜行冠
禮此別有意義未詳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

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

三禮纂註 卷二十二

七十二

三禮

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子功則不可

未服之殤除也觀此則三
年之喪不可以冠明矣

凡弁經其衰侈袂

弁經之服也首着素弁而加以一股環
經其服有三等錫衰總衰疑衰也侈大也袂

之小者二尺二寸
此三尺三寸

父有服官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

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

功至不絕樂

不與於樂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聲之所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大功將至謂有大功喪服者將來也為之屏琴瑟亦助其哀戚之意小功者輕故不為之止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至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

黨

喪必有主婦人於本親降服以其成於外族也故本族不可主其喪里尹蓋閭胥里宰之

三禮集註

卷二

七十三

三百〇四

屬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紳大帶也吉凶異道始喪以經代大帶也既著衰經不執玉而行禮采玄纁之衣也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

國有大祭祀則喪者不敢哭然朝奠夕奠之時自即其阼階下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事以行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偯委曲之聲也非草也廬倚廬也童子為父后者則杖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伯叔母齊衰服重而踊不絕者其情輕也姑姊妹大功服輕而踊必絕地者其情重也孔子美之言如此情者能用禮文矣哉鄭氏曰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

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攬由左則由右相者非禮也此記失禮所由始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三禮集註

卷二

七十三

三百〇五

飯舍也貝水物古者以為貨士喪禮貝三實于筭周禮天子飯舍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大夫以上位尊情哀禮伸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伸

諸侯使人弔其次舍祿賜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諸侯薨鄰國遣使來先弔次舍次祿次賜次臨四者之禮一日畢行詳見上篇

鄉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鄉大夫

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業

喪大記云三問此云無筭或思義如師保之類乎或三問者君親至而無筭者遣使也乎士有疾君問惟一次畢賤也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

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

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

人御柩以茅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一

七十四

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轆軸載柩于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紼欲形似著兩端有小繩繫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喧譁也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符令于衆也葆形似蓋以羽為之御柩者在柩車之前若道塗有低昂傾駘則以所執者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紼者知之也引即紼互言之耳茅以茅為也

孔子曰管仲鏤篋而朱絃旅樹而反坫山節而

藻稅賁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蓋有雕鏤之飾是以朱飾櫛屏於門以鼓內外及爵之站在兩楹間刻山于柱頭之斗拱

梁上之短柱為上言階上也

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賁大夫也而難

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併豚兩肩亦不揜以難為下言偪下也管仲夫之奢晏子失之儉此大禹所以為無間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

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

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一

七十五

三百六

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國君夫人奔父母之喪用諸侯弔禮主國待之亦用待諸侯之禮闈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房階也此皆異於女賓主國君在阼階上下降階也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撫死而撫其尸也嫂叔遠嫌故皆不撫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

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耻居其

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

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

君子耻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

三患言爲學之君子五耻言爲政之君子也
始位而無善言之可聞是不能講明政事一
耻也有言無行是言行不相顧二耻也始以
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耻也不能撫民
使之逃散四耻也國有功役已與彼衆寡相
等而彼之功績倍于已是不能作興率勵其
下五耻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騫馬祀以下牲

乘騫馬自取抑也以下牲殺
祭物也凶年殺禮如是

禮記卷之二十一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

禮於是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借上士之喪禮已廢
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

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

澤非爾所知也

味知其樂言醉無禮儀方且可惡何樂之有
孔子言農民終歲勤勞今僅使之爲一日飲
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
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孔子以弓喻民謂考之爲器久張而不弛則
力必絕久弛而不張則體必交懈民久勞苦
而不休息則其力憊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
志逸必有時而弛而張有時而弛民必有時而
勞有時而息一於勤苦文武弗能
治一於逸樂文武弗能爲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

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正月同正建子之月七月建午之月明堂位
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蓋夏正

禮記卷之二十二

正建巳之月郊用冬至禮之當然此言獻子
變禮用七月禘祭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昭公娶吳爲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命
之後遂以爲常禮此記魯失禮之由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疏曰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
及從母是也內宗者君五屬內之女內宗爲
君服斬衰爲夫人齊衰此云
猶內宗也則齊衰皆同

鹿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耳

亦相弔之道也

亦相弔之道也

宗伯職曰以
手禮哀禍災

孔子曰管仲過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
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
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
爾也

管仲過盜簡取二人而薦進之使為公家之
臣且曰為其所與交遊者是邪辟之人故相
諉為盜爾此二人本是堪可之人可任用也
其後管仲死桓公使此二人為管仲服記者
言仕于大夫而為之服自此始以君命不可
違也桓公之意不忘管仲之本賢也

禮記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七十一

三十七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誤稱君諱失言不自安故起立以示改更之
意諸臣名與君諱同則稱其字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內亂不與其謀外患不
辟其禍臣子之誼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

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贊大行古禮書篇名也刻上削殺其上也籍
王者以常衣被而藻畫朱白蒼三色為六行

故曰藻三
采六等也

哀公問于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
事也

問其先人始仕食祿當何
君時文公至哀公七君

成廟則饗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升純

衣雍人執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割羊血流于前

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后夾室其俎皆於

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

禮記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七十九

三十九

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

又命于君曰饗其廟事畢又命于寢君南鄉于

門內朝服既又命乃退

宗廟初成以牲血塗墻之尊神明之君也爵
弁土服也純衣玄衣纁裳也執羊拭之使潔

淨也宗人祝之未聞其辭碑巖柱之碑也在
廟之中庭升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

也門廟門也夾室東西箱也門與夾室各一
雞凡三雞也亦升室而割之俎者未割羊割

雞之時先減耳旁毛以薦神耳主聰欲神聽
之也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亦在門

與夾室之屋下也門則當門屋之中夾室則
當夾室屋之中故曰門當門夾室中室也有

司宰夫視宗人也宗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
宰夫為攝主及命于寢其時君在路寢也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繫繫者交神明之道也

考之者盛饌以落之度尉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繫之以豶豚

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也豶豚牲豚也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

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

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

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頌以俟命有

司官陳噐血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出夫人有罪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然後義絕也將命者

謙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而不斥言夫人之罪答言前謂納米時固嘗

以此為辭矣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齎噐血之屬以還至國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

使某也敢告于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

敢辟誅敢不敬頌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

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

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遺妻必命由尊者故稱舅稱兄兄謂夫之兄也此但言夫致之之辭未聞舅與兄致之之

辭也上文已有主人對辭下文因姑姊妹故重言對言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不肖或某

之妹不肖故云亦皆稱之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

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

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少施氏魯惠公于施父之後作而辭起而辭謝也疏食簾粥之食也殮以飲澆飯也禮食

竟更作三殮以助飽實不敢以傷吾子者言簾粥之飯不可強食以致傷害也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此謂昏禮納徵也一束十卷也八尺為尋每五尋為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為五箇兩

束五兩

卷矣故曰

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

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立于堂下則婦之入也已過其前此即是見之矣不復各時見之也諸父旁尊故明日各

而見之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鬢首

女十五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以成人禮言之婦人執其禮者十五許嫁而笄則正婦及女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著笄女賓以禮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燕則鬢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分髮為鬢也此謂未許嫁故雖已笄猶為少者處之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

韠禮記註卷二十二卷 八十三 韠

以爵常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疏曰韠也會領也紃旁緣謂之紕下緣曰純純條也謂以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詳見

王藻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鄉大

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禫冕執東帛

升自西階蓋等不升堂命毋哭

攝主或曰鄉代王國事禫見禫服禫末而著冕也

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

上哭降衆主人鄉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

衰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祝為噫歆之聲者三以警動神聽乃告之也某所生于某夫人之氏也房中婦人也升舉幣舉而埋之兩階之間也

三日衆主人鄉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

大祝皆禫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

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

韠禮記註卷二十二卷 八十三 韠

殯東南隅祝聲三日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

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鄉大夫士哭踊三

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

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祝山川

如初位者如初告子生之位次也少師主養子之官奉子以衰以衰服承籍之也告曰夫

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且哭凡踊三度為一節

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人皆從西階降而反東在下者亦皆東而反其

朝夕之哭位也踊而襲衰杖成其為子之禮也奠出朝奠畢而出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

太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禩三月乃告于禩以

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告于禩告于主也此特神主在殯宮因見禩而立其名故云乃告於禩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於禩冕而出

視朝令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

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

允告用牲幣又亦如之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告與奠互文也奠者奠幣為禮而告之視朝也道而後出者祖祭道神而後出行也五祀之

二丈八尺為制幣

諸侯相見必告於禩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

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及必

親告于祖禩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

聽朝而入

上章言冕而出視朝此言朝服而出視朝者謂候相朝非君臣也故但朝服而已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

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啓及葬

不奠行葬不哀次及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

事其奠先重而後輕禮也

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先後之次何如孔子言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自奠也從啓殯之後及至葬極欲出之前惟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禮記卷之二十三

遺奠而已不於殯宮為父設奠故云自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極至此則孝子悲哀極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孝子不得為母伸哀于所次之處故極不暫停也及葬母而及即于父殯設奠告語于賓以明日啓父殯之期出之後孝子遂修營葬父之事也葬是壽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也虞祭亦奠之類也亦先重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

婦可也

宗子領宗男子外宗婦領宗女子于內禮不可缺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

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

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齊衰之內喪如為世父母叔父母昆弟之類

齊衰外喪如為舊君繼父不同居者之類大

功內喪如昆弟長殤適孫長殤之類大功外

喪如母妻昆弟之類內喪則廢冠禮而不行

外喪則冠而不禮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

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

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于

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

祭於禩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孔子答云諸侯及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從

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于大廟中賜

冕服弁服其受賜者祭君之命歸即設奠告

冠之醴醮是以酒為燕飲醴則獨禮受服之

人也其禮如此安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父

沒而冠謂除喪之後以吉禮禮冠者蓋齊衰

主禮集註 卷之二十一

古之酒故為重醴之所以異于醴者三加之

後總一體之醴則每一加而行一醴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

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客

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

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旅酬以飲為歡吉禮也練祭雖

有尸獻漸變於吉猶凶禮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

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

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

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

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饋奠莫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

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衆曾子問已有大功之

喪可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將謂曾子問

已有大功之喪得為大功者饋奠否故答云

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

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

主禮集註 卷之二十一

服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
衰故云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
奠士不以齊衰者奠避大夫也故朋友奠人
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
以上也疏曰反之者及
取前人執事者充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
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衰
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
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以於
兄弟大功以下者

禮記卷之二十一

祭義

第十一

三十一

大者于上章同但此問與
于祭則是虞與卒哭之祭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
總不祭又何以助於人乎

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已有喪服可以助為
之執事否夫子言已有總麻之服服之輕者
也尚不得自祭已之宗
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
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廢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夫子言方說衰
即與奠是忘衰太速故言非禮也賓相事輕

亦或
可耳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
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
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
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
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
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
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

禮記卷之二十一

祭義

第十一

三十一

有吉日者期日已定也彼是父喪則此稱父
之名弔之彼是母喪則此稱母之名弔之父
母或在他所則稱伯父伯母名如無伯父母
則用叔父母名可知壻雖已葬其親而喪期
尚速不欲使彼女失嘉禮之時故使致命使
之別嫁他人某之子此某字是伯父之名不
得嗣為兄弟者言繼此不得為夫婦也夫婦
同等有兄弟之義亦親之辭不曰夫婦者
未成昏媾也使其致命此某字是使者之名
致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也女氏
雖許諾而不致以女嫁於他人禮也及壻前
禱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
而不致而后此女嫁于他族禮也
按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恐弗協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于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欲娶女免喪婿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婿然後別娶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途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嫁服士妻緣衣大夫妻展衣卿大夫鞠衣改服更其嫁服也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遂故曰深衣縞生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布為深衣縞為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也故服此以奔舅始之喪女子在室為父三年父卒亦為母三年已嫁則期今既在途非在室矣

則止用奔喪之禮而服期改服亦布深衣縞總也

如婿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此齊衰大功之喪謂婿家也改服改其親迎之服而服深衣於門外之次也女謂婦也入門內之次而以深衣更其嫁服也此特問齊衰大功之喪者以小功及總輕不廢昏禮畢乃哭耳若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女亦不反歸也曾子又問除喪之後豈不復更為昏禮

千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豈可復行乎然此亦止謂四時常祭耳禘祫大祭過時猶追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思嗣親則不無感傷此昏禮所以不賀也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於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蓋選擇吉日而行此禮廟見祭禰即是一事成婦之義者成盥饋之禮之義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母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以未廟見也婿齊衰期但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母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若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也

三禮集註 卷二十二 九十二 三百二十六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

二孤二主當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問夫子言天猶不得有二日土猶不得有二王嘗禘郊社祭之尊者各有所尊不可混拜而祭之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非禮明矣

昔者齊桓公亟舉丘作偽主以行及及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師行而載遷廟之主于齊車示有所尊奉也既作偽主又藏于廟是二主矣

禮記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

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

立于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

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

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衛君弔而哀公為主禮也禮大夫既殯而君來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既哀公為主則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而稽顙于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論而正之遂至循襲為常變禮之失由于康子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遷廟主謂新廟之主也齊車金路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嘉與去其國與禘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

禮記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崩薨而群主皆遷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為肉事而聚集也

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

去國而群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也

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

老聃云

諸侯五廟禘祭則迎而備祖禘入太祖之廟主出入而蹕止行人不欲其瀆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

幣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及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既出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王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及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葬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三禮纂註 卷二十二 九十四

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然天子諸侯不為庶母服大夫妾子父母在為其母大功士之妾于父在為其母期是與已母同也何服之有謂天子諸侯也故下舉國君之事言之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送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

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禮以義起魯昭公之服慈母未為過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霽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旅衆也色衣之色也東方諸侯衣青南方諸侯衣赤餘倣此東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

三禮纂註 卷二十二 九十五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霽服失容則廢

大廟本國之大廟也夫人小君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嘗禘宗廟之祭郊社天地之祭此言五祀而祭法言七祀先儒已言祭法不足據矣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

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接捷也速疾之義此言宗廟之祭遇此變異則減畧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于與及迎尸入坐等禮矣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

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於反哭

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不可聞其詳矣先儒以大夫士祭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

三禮集註 二十二卷

九十七

一飯則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廢其祭若當祭之時而

天子崩則止而不行俟殯訖乃祭然其禮則殺矣迎尸而入坐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備

其食使滿是當飯之數也醕食畢而以酒澆口也說見曲禮又言自啓殯後及葬畢又

哭其間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後乃祭其禮又不同蓋葬後衰稍殺漸吉故祝侑尸食至十

五飯攝主醕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而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

事故云祝畢獻而已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

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

比至于殯自啓至於反哭奉帥天子

比及也曾子所問如此孔子曰廢又言自啓自殯自啓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之禮者謂諸

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者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也其葬後而祭社稷五祀者亦

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

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

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

三禮集註 二十二卷

九十七

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

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

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齊衰以下雖不廢祭然其禮大殺尸三飯而止不侑卜一飯之數亦不侑酢而不酬大功

小功則又殺矣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

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

哭不亦虛乎

練小祥也旅衆也群立旅行言及地事則爲志哀况于乎先王因人情而制禮隨其哀樂之情皆有以飾之直衰經杖爲至痛飾也居重喪而弔哭于人哀彼則志吾親哀在親則弔爲矯僞矣非虛而何曾子既聞夫子此言矣而擅爲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而往哭于子張得非好事者爲之辭歟

曾子問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

禮記

卷二十一

九十九

四

君重親輕以義斷恩君服在身以禮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初死尚不得成服終可行除服之禮乎此所以雖過時而不除也殷祭盛祭也君服除乃得爲親行二祥之祭以盡孝心以其禮大故曰殷也假如此月除君服即次月行小祥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若親喪小祥後方遭君喪則他時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也然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君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蘇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之意以爲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追祭二祥庶子仕者雖除君服不復追祭是終身不除父母之喪矣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不復追舉禮也今不追除服者不是不能除也患其踰越聖人之禮制也且如四時之祭當春祭時或以事故阻廢至夏則惟行夏時之祭不復追禮春祭矣故過時不祭禮之常也惟禘祫大事則不然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殷盛之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君有此事則往適否所朝夕則不往哭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

禮記

卷二十一

九十九

一

歸哭而反送君啓啓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君復往送君之塋○按后世居憂之臣不與君喪恐是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及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

所朝夕否室老家相之長也室老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在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恒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缺故使室老子孫攝也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爲夫之君如爲舅姑服齊衰

故敘事亦之君所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

誅之為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為誅而定其誅以稱之也稱天以誅之者天子之尊無二惟天在其上故假天以稱之也人君之事及稱天不獨誅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禭從君薨其

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則子麻弁服經疏衰非

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歛則子免而從柩入

三禮集註

卷二十二

百

自門升自作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曾子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為三年之戒備恐未得即返也于是以親身之棺隨行慮或死於外也若死於外則入之禮如之何孔子言於時大歛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國有司供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也此時主人從柩在柩未成服惟著麻弁經疏衰而薦履且杖也麻弁布弁也布弁之上加環經也極入之時經疏衰宮門西邊牆而入其處空缺故謂之闕非門闕之闕也升自西階者以柩從外來有似賓客故就客階而升也如小歛而歸則子首不麻弁身不經衰惟首著免布深衣布深衣也入自門升自作階者以親未在棺猶以事生之禮事之凡君與大夫及士之卒於外者其禮皆一等無異

制故云一節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遂遂送君柩也既窆而歸下棺即歸也不俟子不待孝子返而已先返也○按恐不當既歸而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

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遂遂送親柩也既窆之後改服而往者禮記云非從柩與送哭無免於祖此時孝子首著

三禮集註

卷二十二

百

免乃去免而括髮徒跣布深衣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

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

為介子某薦其常事

以大夫之祭祭于宗子之家古宗子之法其嚴如此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

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

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介子非當主祭者故謂之攝主其禮畧於宗
子者有五焉若以祭禮先後之次言之當云
不配不綬祭不假不旅不厭祭今倒言之皆
或記者之誤與今依次釋之不配者祭禮初
行祝音神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
皇祖伯某以某妃配今攝主不敢備禮但言
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不言以某妃配也不綬
祭者綬字當從周禮作隋戒毀之名也尸與
主人俱有隋祭主人祇黍稷牢肉而祭之於
豆間尸則取菹及黍稷肺而祭於豆間所謂
隋祭也今尸自隋祭主人是攝主故不隋祭
也不假者假字當作假福慶之辭也尸十一
飯訖主人酌尸尸酌主人畢命祝嘏于主人
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
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
勿替引之主人拜稽首今亦以避正王族

三禮集註

卷二十二

百二

四百九

不厭也旅不旅酬也詳見前章不厭祭者
厭是饜飫之義謂神之故享也厭有陰有陽
陰厭者迎尸之前祝酌奠訖為主人釋爵為
神勉其故享此時在室與陰陽之處故云陰
厭也陽厭者尸謬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
於西北隅得尸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制禮之
意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皆疑其
享之而厭厭也此言不厭祭不為陽厭也以
先後之
次知之

布奠於賓賓莫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
兄宗第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主人酬賓布此奠爵于賓賓取此爵奠於祖
南不舉以酬兄弟此即不旅之事凡助祭之

賓各歸俎肉今攝主故不歸俎肉於賓非但
祭不備禮其特祭之初告賓之辭亦異曰宗
兄宗第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
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廢于無爵而居者可
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
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
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
有廢于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
故誣於祭也

三禮集註

卷二十二

百三

四百九

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
國廟雖存廢于卑賤無爵不得于廟行祭禮
但當祭之時即望墓為壇以祭也若宗子死
則廢于告于墓而後祭于其家亦不敢稱孝
子某身沒而已者沒齒不稱孝也廢于死其
適子祭稱之時可稱孝也子游之門人有廢
祭者皆用此禮是順古義也今世俗廢子之
祭者不能先求古人制禮之義而率意行之
祇見其誣
罔而已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
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
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

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曾子之意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問祭時必合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而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祭無尸也孔子言成人威儀其備必有尸以象神之威儀所以祭成人之喪者必有尸也尸必以孫以昭穆之位同也取于同姓亦謂孫之等列也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人之威儀不足可象故不立尸也若祭成人而無尸是以蕩待之矣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耐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廢于弗為

三禮纂註 卷二十二

有甲

四

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幽陰者有厭于陽明者蓋適殤則陰厭于祭之始庶殤則陽厭于祭之終非無之也曾子不悟其指乃問云于祭之禮器而不備何以始末一祭之間有祭殤之禮也孔子言雖是宗子死在殤之年無此兩厭也孔子言雖是宗子死在殤之年無為人父之道廢子不得代為之後其族人中有人與之為兄弟者代之而主其祭之禮其祭哭成事以後為吉祭祭殤本用特豚今亦從成人之禮用特牲者以其為宗子故也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今無尸故不舉肺脊也凡尸食之余歸之肺俎斯敬也主人敬尸而設此俎今無所俎以無尸

故也玄酒水太古無酒之時以水行禮後王祭則設之重古道也今祭殤禮畧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利猶養也謂共養之禮已成也常祭主人事尸禮畢出立尸外則祝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今亦以無尸廢此禮是謂陰厭云者以其在祖廟之與陰備之處厭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

東房是謂陽厭

此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謂廢子之無子孫者也此二者若是宗子大功內親則于宗子家祖廟祭之必當室中西北隅得尸之明白處其尊則設于東房是謂陽厭也

三禮纂註

卷二十二

百五

三百七

曾子問曰葬引至於壝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人葬於巷黨及壝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及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見日而行逮日而行舍夫柩不蚤出而奠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

若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病患吾聞諸老聃云

咽道也有變乎否乎者問當變禮乎或不變常禮乎聽變聽日食之變動也明及日光復常也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既而星見則昏暗中恐有姦慝也病病也不以人之病患謂不可使人之親病于危亡之患也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

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

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有鄉大夫士

三禮纂註 二十二卷 百六 三十三

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

之謂也

復死而招魂復魄也公所為謂公所命停客之處即是鄉大夫之館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

曾子問曰下殤士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

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

成人葬于墓下殤葬于園圃之中執者輿尸之具狀如牀而無脚以繩橫直維繫之執舉而往塗近故也曾子言今世禮變皆指歛下殤于家而葬之于墓則塗遠矣其葬也如之

何問用輿 杭否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

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歛於宮中史

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

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史佚周初良史也墓遠不葬于園也言于周公言猶問也周公曰豈不可者謂何為不可也召公述周公之言告佚佚于是用棺衣而棺歛于宮中是此禮之變始于史佚也

曾子問曰鄉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

三禮纂註 二十二卷 百七 三十四

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

禮也

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齊衰內喪大門內齊衰服之喪也待事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鄉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

必有前驅

出而鄉大夫上過之則下車尸式以答之必有前驅者辟人也

子夏問曰五年之喪率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

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

而致事啟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

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無碑謂君使則無敢辭辟也此禮當然數押當初有司過遺之歟受之禮親喪既殯即致還其事于君啟禮則葬後乃致其事臣遭父母之喪而君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也雖君有命而不忍違離喪次是不可奪其喪親之孝也

子夏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

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三禮纂註

二十卷

百八

二七四九

魯公卒哭而後金革之事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為為之也今人屠三年之喪而用兵以遂攻取之利者吾不知其為何禮也蓋甚非之之辭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二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三

儀禮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鄭氏曰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禮非

天子之士於五禮屬吉禮

賈氏曰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也此特牲少牢乃諸侯大夫士也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中下之士祖禰共廟故經直云適其皇祖不云考者舉祖兼有禰故鄭祖禰也若祭無問一廟二廟皆先祭祖後祭禰若祭無問尊卑廟數多

三禮纂註

二十卷

乙

言手

少皆同日而祭畢以此及少牢惟筮一且明不別祭也吳氏曰禮經不見次第補之大戴第十七小戴第十別錄

特牲饋之禮不誨曰

鄭氏曰饋食者食道也士賤職藝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誨丁巳之日賈氏曰食道是生人飲食之道孝子親雖死事之若生故用生人食道饋之也天子諸侯饋孰已前仍有灌鬯朝踐饋獻之事但饋食見進黍稷云饋孰見牲牷而言不誨日謂不如大夫已上饋前十日與臣謀日而筮之

及筮日主人冠玄端即位于門外西面

冠玄冠也玄端緇布衣也門朝門也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北面

子姓同五服之子孫九與祭者皆來筮日如主人服亦玄冠緇衣也

有司群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

有司群執事皆有事於筮者其服亦同

席于門中闕西闕外

賈氏曰士冠策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乃言布席于門中筮人執策抽上積蕪執之此皆不言但言席于門中

取筮于西塾是互見也

三禮纂註

二十卷

二十

卷之二

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著也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

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

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此祭祀故自左贊命天子諸侯名曾祖為皇考此士亦云皇祖蓋尊之也某

子孫之字也

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馮卦

筮者執以示主人還音旋

筮者坐而櫟卦者畫於地爻備以方馮之還亦右還也

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

占曰吉

主人視卦不自專與衆占之士冠曰旅占此直云長占從長者為始也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曲禮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遠日不從則直用下旬

宗人告事畢

徹去筮席乃告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三

卷之三

右筮日

前期三月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

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為尸尚饗

饗

鄭氏曰三日者容宿賓視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連言其親廢幾其馮依之也大

夫士以孫之倫為賈氏曰曲禮為人子祭祀不為尸然則尸卜筮無父者祭祖則用孫列

皆取於同姓之適孫大夫士皆取無爵者無問成人與幼皆得為之曾子問曰幼孫則使

人抱之若天子諸侯用孫取卿大夫有爵者故詩稱公尸

右筮尸

乃宿尸

宿為肅進也
即宿戒也

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

北面東上

率子姓兄弟親宿之於其
門尊之也北面以神禮也

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

出門左西面見賓客之正位也主人北面尸
不南面見之者辟尊者之禮也

三禮纂註

子三卷

四

主人辟皆東面北上

尸以賓客之禮接主人尤
起敬故辟而北上也

主人再拜尸答拜

主人先拜尊尸也尸不先拜
以將為尸故變於常主禮也

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

祝許諾致命

宗人授辭于祝祝受宗人
之辭啣而致命于尸

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

亦宗人告于祝而祝告于主人也主人再拜
稽首尸不答拜成其為尸也

尸入主人退

教氏曰既許諾則有祖道故不俟主人之退
而先入見其尊亦變於大夫尸也先入而不
揖辟君禮也聘禮公與群臣夕幣乃揖而先
入少牢云主人退尸送揖不拜

右宿尸

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

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術

亦主人親宿之也歲事每歲中之
祭事也宿尸宿賓同日為之

三禮纂註

子三卷

五

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

拜送

主人宿辭擯者釋之是賓
之對辭亦擯者傳之矣

右宿賓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鬯

教氏曰門外不言東方可知也北面北上有
故祭時陳鼎之位也鼎而鬯亦為不宜塵

於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

於在其南鼎之南也實獸其上實脂獸于於
也土腊用兔東首獸首在東也

牲在其西北首東足

牲在其西燃之西也東足尚右也教氏曰此士吉祭牲宜東上今腊在燃而豕及居西又異其所鄉是無所上也以其未即殺故生死不可以相統與

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

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

鄭氏曰東房當房中之東當夾北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賈氏曰爾雅註云夾室前堂謂之相此在西堂在西相故云西夾之前近南教氏曰豆籩鉶蓋在東房之東墉下南上者豆二以並在南二籩次之此未實之故南上之文惟至於器士家亦有左右房於此見之

禮集註

卷之三

木

禮集註

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

初筮位也

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

教氏曰此時方備祭事助祭之賓宜來視之以其不在歸者有司群執事之中故此雖東面北上而不蒙如初之文賓既位于此則公臣私臣不敢與之齒而位于他所矣下文云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又記曰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足以明系時有司之屬不在賓位也審矣

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

宗人祝相祭事宜近席

主人再拜賓者再拜三拜衆賓衆者再拜

有司徹衆賓皆各一拜人人一一獨各拜以鄉大夫尊賓賤禮臣故也教氏曰衆賓各一拜言再者字誤也

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

外位

如外位則子姓宗人祝皆在其中矣不言者省文也子姓之入亦先於兄弟宗祝之入宜後於衆賓

禮集註

卷之三

七

禮集註

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及降東北面告

濯具

告濯具器皆已濯而潔又已具無不備也言壺言籩豆不言敦鉶者省文也

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

將省牲也

宗人視牲告克雍正作豕

鄭氏曰克猶肥也雍正官名北面以策勳作豕視聲氣

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鬯鬯告潔

備具也此所告之儀亦皆東北面

請期曰羹飪

請期問祭蚤晏之期也以羹飪為期則質明可知

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

送于外門外

右視濯視牲為期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

鄭氏曰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矣側殺殺一牲教氏曰服如初冠端玄也東方

三禮祭註

二十三卷

八

蓋當東塾少南鼎之西也

主婦視饋饗于西堂下

炊黍稷口饋宗婦為之為饋不可正在堂下當過西壁為之主婦視饋饗猶主人視殺牲

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

東方於陳門之處則又東矣北上豕豢在北魚腊亞之

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

初視濯時也士昏禮既實鼎陳于門外東方北面北上謂此時也是言如初則上文所謂

門外亦其東方明矣

尊于戶東玄酒在西

戶東室戶東也鄉飲鄉射皆玄酒在西事酒在東若燕禮大射唯君西尊不從此義

實豆遵銅陳于房中如初

實各實以器中之物如初亦如其南上之位也記曰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然則祝主人主婦賓長兄弟之豆遵亦皆二以並相繼而陳之於銅之北矣

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

教氏曰執事謂九執祭事者也主人及祝以下之通稱其俎二列北上東列則作俎為上西列則祝俎為上其內兄弟之俎則當次於兄弟也此執事之文所包者廣與前後所云

三禮祭註

二十三卷

九

者不

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

鄭氏曰盛黍稷者宗婦也教氏曰盛乃藉之重黍稷也此云如初則上經在西堂之下其有脫文與

戶盥匱水實于槃中篋巾在門內之右

鄭氏曰設盥水及中戶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九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賈氏曰揮振水使手乳攪靡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是也今有巾故不揮教氏曰亦匱在槃中南流篋巾在其右盥以槃匱說見公食大夫禮

祝筵几于室中東面

鄭氏曰為神敷席至此使祝接神

右等饗陳設

主婦纒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

鄭氏曰主婦主人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纒笄首服宵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纒本名曰宵敖氏曰大夫妻祭服祿衣侈袂則此見宵衣乃次於祿衣者耳纒笄士妻首飾之常言之者見其無異飾也凡婦人助祭者與主婦同服

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

三禮纂註

十一

三禮纂註

此於賓兄弟之下言群執事則是指公有司私臣而言也宗人祝亦在賓西北其他則在門西若門東與其

宗人告有司具

有司九事皆辦具也

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

如初如視濯時也

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佐食主人兄弟中立為佐尸食者專主佐尸故不在兄弟之位立于中庭以事將至此

中庭謂東西之中其南此則參分庭一在北與

右即位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

主人及祝俱升祝接神故先入火牢曰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

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蠃醢在北

房中有內洗至婦所盥主婦以薦豆為戒

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

此執事謂左人及取七俎者賤於右人故遣之出洗

三禮纂註

十一

十一

三禮纂註

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鬯賓

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鬯除鬯

賈氏曰鼎在門外北上東為右人西為左人右人尊入時在鼎前左人卑在鼎後又盡載牲於俎又設俎于神座前主人升乃以東為主賓主當相對為左右以賓尊不載牲故使佐食對主人使賓為右人執事在左而載也教氏曰主人降亦宗人詔之也賓長在右長賓在魚鬯之右衆賓長在腊鬯之右也然則魚腊之佐者亦衆賓與凡吉事除鬯于外凶事除鬯于內除鬯亦右人

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

鄭氏曰畢狀如又為其似畢星取名主人親
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陪七載備
失脫也雜記曰批用桑長三尺畢用桑三尺
刻其本與末批畢同材明矣今此批用棘心
則畢亦用棘心少宰及虞無又者乃主人不
親舉耳教氏曰執事所以指教其錯於此為
故宜先入當階南面者示其當錯於此為
之節也其南北之節亦南於洗西與鼎入設
當階階士禮也大夫則當東序國君則當碑
南此用畢者以主人親舉重其事也鼎既錯
則反之於外而復位與大射儀曰小臣即設
攝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則畢但主於指教
設器者
明矣

鼎西南錯右人抽荷委于鼎北

三禮集註 卷之三

十一

鼎入如畢之所指西南錯陳之西南亦作階
之西南也右人抽扛鼎之荷委于鼎北

替者錯俎加七

贊者取俎及七執之以入
錯俎于鼎西加七于鼎上

乃批

右人命左人載
之也批當作七

佐食升所俎芻之設于階西

鄭氏曰所俎心舌之俎郊特牲曰所之言敬
也言主人所以敬尸之俎也教氏曰以少牢
禮例之則此亦右人先升心舌而佐食載惟
言佐食升之其文省與設之蓋亦西縮罪當

寫

卒載加七于鼎主人升入復位

賈氏曰主人七牲體宗人以畢助之主人七
事訖加之於芻則宗人既事亦加于芻可知

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

俎入載人設之腊在豆
東魚次之特又在俎北

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劔芼設于

豆南南陳

兩敦黍稷也兩劔菜羹也主婦親設宗婦無
有贊之者惟此四器而已無事於贊也教在

三禮集註 卷之三

十三

黍稷

俎南劔
在豆南

祝洗酌奠奠于劔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

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

鄭氏曰酌奠奠其爵解少牢啓會乃奠之教
氏曰酌奠酌其所奠之酒不云酒而云奠因
事名

之

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

鄭氏曰稽首服之甚者祝在左當為王釋辭
於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
用薦某事于皇祖某子尚饗教氏曰主人拜
為食具也于此乃云祝在左則歸者南面信

矣祝在左
說見聘禮

卒祝主人再拜稽首

祝已又拜也祝釋辭于神在未迎尸以前及迎尸以後神依於尸而孝哀之情注於尸矣

右設饌祝神

祝迎尸于門

教氏曰迎尸不拜者禮不至於已代主人迎之耳其或有拜受尸之類乃從於主人為之廟門

主人降立于阼階東

三禮集註 二十三卷

十四

香音吳

鄭氏曰主人不迎尸成尸尊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為厭

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

上經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祭匣中等即門右就尸之義也○按在廟以西為右入門以

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

少牢曰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

右尸入

尸即席坐主人拜受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

拜如初

尸即席主人拜以受之祝奠饗主人拜以薦之儼然交于神明矣

祝命授祭尸左執解右取菹揆于醢祭于豆間

國作授 士虞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載其菹墮與授同讀揆醢者祭於醢賈氏曰解者設饌未迎尸陰厭厭神今尸來升席而授祭祭訖當食神餘教氏曰授祭即授祭祝命佐食授尸祭尸于是祭薦也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

主人拜尸奠解答拜祭劍嘗之告旨主人拜尸

三禮集註 二十三卷

十五

香音四

祭肺祭酒祭劍皆佐食授尸尸祭而食之啐之嘗之也告旨而主人先拜如神歆之也

答拜

祝命爾教佐食爾黍稷于席上

爾教特歆 尸飯也

設太羹清于醢北

太羹清初陰厭時未設至此乃設專為歆尸也醢北蓋近矣允祭而設清尸皆不祭之

舉肺祭以授尸尸受振祭齊之左執之乃食食

舉

賈氏曰乃食謂食肺云食舉謂骨體正脊從
組舉脚口因名體為舉九牲體或七或二十
七皆指骨節而言今言食不可空食骨以體
皆連肉也教氏曰乃食乃以右手食食也既
食食則食舉
所以安之

主人羞胙俎于腊北

鄭氏曰胙俎主於尸主人親羞敬也神俎不
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賈氏曰以其
入后乃設之故知胙俎主於尸前神俎使載
者設之欲得尊賓嘉客事其先也

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十一 看空

鄭氏曰三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
勸之使又食少半侑辭曰皇尸未實侑也教
氏曰此祭以饋食為名故當食
而尸尤尊雖主人拜亦不答也

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嘑之佐食受加于胙俎舉

獸幹魚一亦如之

鄭氏曰幹長脅獸腊其體數與牲同教氏曰
此一舉也九於尸每食必舉牲體若骨者明
主人以此供尸食也是雖連舉三俎之實然
同時相接為之故但至於牲而終為一舉耳

尸實舉于菹豆

以所舉肺脊實于菹豆中教氏曰於既三飯
而奠舉士吉祭之禮然爾士虞則不食舉卒

食乃授之
是其異也

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

鄭氏曰象羞以豕肉所以為異味四豆者醢
炙醢醢南上者以醢炙為上以有醢不得辭
也相對之法炙在醢醢在北醢在北醢在南
如此見得不辭教氏曰少牢羞兩醢兩醢此
亦當設之也左亦醢之北南也南上者
醢醢相開醢若在醢之南也四豆乃不辭
者統於正豆正豆兩而為一列故此豆雖有
四亦不宜辭以異之

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幣及獸魚如初

此再舉也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十七

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

鄭氏曰禮三成也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
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舉下紳而前
終始之次也賈氏曰先舉正脊自上而次舉
肩即都也後舉幣即下紳終舉肩即前也前
者牲體之始後者牲體之終
故云終始之次按此三舉也

佐食盛胙俎且饗三個

鄭氏曰佐食取牲體之餘盛於胙俎將以
歸尸俎釋三個為改饗于西北隅遺之所釋
者牲體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臠也魚則
一二頭而已个猶故也教氏曰俎釋三個不
可還空神俎也少牢於每牲之俎惟釋脊脅
皆俎實之下者也然則此牲俎之所釋者亦

宜放之其正春長脅短也
與腊俎三个蓋如牲俎也

舉肺脊加于所俎反黍稷于其所

此蒙佐食之文皆謂佐食舉之反之也其所
俎南也肺脊初在菹豆

右尸食

主人洗角升酌醕尸

上文九飯畢方洗角醕尸此禮至于饋食故
也火牢曰主人降洗爵醕尸既辟大夫不用
爵次當用觥而用角因無臣助祭父子相卷
之道尚質也不言降以升見之也

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

三禮恭註 二十三卷

十八

信

從尸左執角右取肝揆于鹽振祭噉之加于菹

豆

火牢賓長羞牛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未
鹽在右叔氏曰置肝于菹豆尊者之吉禮然也

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

拜

前主人拜拜送角也今拜拜卒用也尊尸之
禮隆矣祝釋辭其東面於尸席前之東與

祝酌授尸尸以酌主人

鄭氏曰祝酌不洗尸
不親酌尊尸也

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授祭

鄭氏曰退者進受爵反位尸將嘏主人佐食
授之授祭亦使祭尸食也其授祭亦取黍稷
肺祭賈氏曰前祝命尸授祭祭神食今命主
人祭尸食亦如尸祭神食也叔氏曰以神俎
象尊者賜之食然

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

進聽嘏進於尸前而聽其嘏已之辭下文云
親嘏主人是也又以少牢禮之所言者參之
則此嘏云者蓋
致福於人之稱

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

三禮恭註 二十三卷

十九

主人

叔氏曰饋食禮至于黍稷而黍其尊者故特
取以通其意少牢嘏辭乃祝傳尸嘏者也此
尸親嘏
與彼異

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

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

叔氏曰左執角為右手將有事也詩字未詳
或曰敬慎之意內則曰詩負之亦此意拜不
奠爵受黍不祭皆異於大夫也季指左手小
指挂袂於指以黍在袂中故也古者袂狹於
袂然猶挂之者應拜時或遺落也主人拜受
黍而尸不答拜者以其受神惠故也

主人出馮鬻于房祝以籩受

鬻即黍也稼穡為鬻主人將右袂所懷之黍馮于房祝以雷籩受之不虛神惠也

右主人酌尸酢主人

筵祝南面

設筵以獻祝也筵祝蓋於其立處之西

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

主人既拜送角主婦設菹醢佐食設俎鄭氏曰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之菹醢蔡道

醢

三禮集註

二十三卷

二十一

音字

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齊之興加于俎坐

祭酒啐酒

教氏曰離肺也當奠角乃興取肺坐絕祭齊之既執角乃祭酒不言奠角執角與絕者文

畧

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揆于鹽振祭齊之加

于俎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

肝加于俎辟尊者禮也少牢曰不興加于俎

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

祭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降及于籩升入復位

獻佐食之禮殺於獻祝矣

右主人獻祝佐食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

教氏曰亞獻更用爵以見主人之用角者有為為之耳獻以爵正禮也獻尸不夾拜辟內

子之禮也

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

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

三禮集註

二十三卷

二十一

音字

兩籩棗栗也棗在酉下記棗栗擇是也教氏曰宗婦贊且籩戶外坐士祭禮然也

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

籩祭棗栗之祭也祝取二籩之祭以授之尸左執爵右受之以祭于豆間

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齊之反之

尸取燔於俎乃云受者羞燔者執俎以進之亦相受之義也尸亦左執爵右受燔以祭齊而反之

羞者

羞燔者受加于所出

鄭氏曰出者俟後事也賈氏曰下主婦獻祝亦長兄弟羞燔故云俟後事故氏曰尸反其

燔者則以俎受之也
既則執之以加于所

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

送者送卒爵也如初
者如主人初儀也

酢如主人儀

祝酌至尸拜送以酢主婦如酢
主人也少牢曰尸答拜易爵

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授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

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之義

鄭氏曰撫授祭示親祭佐食不授而祭於地
亦儀簡也入室卒爵於尊者前成禮明受忠

主禮集註

主三卷

二十二

禮記

也賈氏曰少牢大夫妻佐食授祭主婦受祭
此佐食祭于地主婦撫之而已教氏曰房中
南面主婦之正位也授亦當作授祭亦謂黍
稷肺祭佐食授祭主婦撫之而不取亦異於
內子也既撫則佐食以祭置于地主婦入于
室中北面而立飲如主人儀謂卒爵拜尸答
拜也入室卒爵亦以
婦者於此拜受故也

右主婦獻尸尸酢主婦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

教氏曰主婦當更酌于房中乃酌獻祝累
如內子之禮蓋男子不承婦人爵也初儀即
主人獻祝之禮此惟無祭組一節餘則如之
籩與豆燔與非雖異品其祭之儀則同故

亦蒙如初祝亦酌邊其設
之棗在道西栗在棗南

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

教氏曰及謂獻及之也初者亦主人獻佐食
之儀少牢主婦獻祝及佐食皆西面於主人
之北答
拜之

右主婦獻祝佐食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

鄭氏曰初亞獻也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
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賈氏曰尸得
三獻祝與佐食亦得三獻主人主婦各得一
爵而已未得獻是神惠未均奠而待之待主

主禮集註

主三卷

主三

禮記

人主婦致爵乃均也教氏曰不言洗爵亦酌
可知也如初謂尸拜受主婦拜送也尸於象
酌之未亦欲主人而下皆受舉爵之禮故止
爵以見其意於是主人主婦交相致爵既而
遂獻賓以至於移人而終尸意焉其爵止之
節在羞燔者出之時也賓長亦出而復位

右賓長獻尸酌止

席于戶內

設主人之席于主人所立處之南席亦南上
未受爵而設席變於大夫

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

送爵

鄭氏曰主婦拜於北面也教氏曰是亦獻也乃不云獻者酒乃已物不可以獻為名故謂之致爵亦拜受于席

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

贊豆贊豆與籩也此豆兼籩言之省文耳如初戶外坐也主婦受於戶外而設于席前其豆則籩在北其籩則案在道北案在案西也設豆東面設籩南面與此宗婦贊者亦一人耳既受兩豆復取兩籩于房

俎入設

佐食設之亦設于豆西

三禮集註

二十三卷

二十四

二十五

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

祭齊之興加于俎坐扞手祭酒啐酒

火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豕亦然教氏曰此贊祭薦蓋以籩祭授之祭雞肺之儀鄉飲備矣

肝從左執爵取肝揆于鹽坐振祭齊之宗人受

加于俎燔亦如之

宗人既受肝則主人復右執爵矣一進酒而兩進從俎者欲其與尸祝之兩獻者同見其尊也主婦禮亦如之

興席末坐卒爵拜

鄭氏曰於席末坐卒爵敬也一酌而備再從而次之亦均賈氏曰此決上文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楅從今一酌而肝楅從則與尸等故云亦均教氏曰席末席上之非於此卒爵近於受爵之處也婦者受爵在所設席之北不降席者亦因尸禮也

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

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出及於房

教氏曰不易爵者禮婦人承男子後多不易爵則其自酢又可知矣主婦自酢者主人碎尸不敢酢主婦主婦達其意也下自酢之義皆類此及奠爵于篚也

三禮集註

二十三卷

二十五

右主婦致爵于主人自酢

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

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

主人

教氏曰不言升酌文省主人於主婦亦謂之致爵者夫妻一體也主婦席南面變于大夫不饋尸之禮也亦拜受于席豆亦兩豆兩籩俎牲俎也從獻肝燔也皆如主人謂其受爵以前之禮也所異者其不用贊與此席蓋於房中之北堂

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

鄭氏曰主人更爵曰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義教氏曰更爵更取在內篚者也男子不承婦人爵雖自酢猶更之內篚在洗東乃不因而洗之者以其自酢也自酢而不洗亦因尸之酢禮也此酢亦在房內西面其他儀皆與主婦自酢者畧同以其有成禮故畧而不見之卒爵則坐惟此與主婦異耳位室中位凡男子易爵于內篚惟酢于房中者得由便為之不然則否

右主人致爵于主婦自酢

三獻作止爵

鄭氏曰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也舊說云賓入戶北面曰皇尸請舉爵教氏曰致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二十六

爵之禮成亦足以火塞尸之止爵意矣於此而作止爵亦宜也若俟畢獻乃為之則又留尊者之爵非所以為敬

尸卒爵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

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

鄭氏曰洗乃致爵為異事新之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祖獻兄弟以齒設之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賈氏曰上賓三獻尸止爵不舉故未得獻祝與佐食待主人主婦致爵與酢神惠已均賓乃作止爵尸卒爵酌賓賓遂執祝及佐食事之序也燔從如初則無肝從主人主婦獻皆至祝佐食而止今賓獻祝佐

食必又致爵于主人主婦故洗爵酌至為異事新之也教氏曰賓獻祝亦北面拜於尸西獻佐食亦西面拜於主人之南也賓既獻佐食則室中之事畢矣乃復致爵者因上禮也皆皆尸卒爵以下也自尸卒爵以至及佐食如主人酢獻之禮也致于主人者如主婦致爵之禮也致于主婦者如主人致爵之禮也燔從者如亞獻祝及致于主人主婦之禮也于其賓更爵自酢乃復位

右賓作止爵及獻祝佐食主人主婦

主人降階西面拜賓如初洗

拜賓而洗爵為將獻之也如初如視濯時也主人再拜賓答拜三拜衆賓賓答再拜

三禮纂註

二十七

三十一

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

受爵主人在右答拜

西階上獻賓就賓於西階而獻之也此禮主於祭不至於賓故賓不得專階主人在右賓北面以東為右

薦脯醢設折俎

體解節折而升于俎故曰折俎詳見燕射諸篇

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

于俎坐扱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

奠爵拜賓答拜

鄭氏曰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敬主人主人達其意

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

于其位如初薦俎從設

亦有嘯臨折俎也少牢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是則皆公有其位又言位如初明復位可知

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三八

三

衆賓立飲不備禮也鄉飲記曰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備答拜盡人之之答拜也

右獻賓及衆賓

記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公有司門西北而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賓酌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臣皆殺香膾一離肺一

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

此下行旅酬禮不敢同于神尊故再設兩壺於阼階東兩壺皆酒亦以醑者衆也禮運曰澄酒在下

主人洗解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

在左

先酌西方尊賓之義也

主人奠解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解拜賓答拜

主人洗解賓辭主人對

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

西面者卿賓位立於西階之前賓北面答拜

主人奠解于薦北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二十九

三

賈氏曰神惠右不舉生人飲左不舉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故奠與左下賓舉為旅酬以神惠故也鄉飲記云將舉者於右奠者於左教氏曰不授而奠酬之正禮薦北薦左也既奠則復位北面拜文不具耳此奠解于庭皆特舉者也而或在薦左或在薦右各從其便蓋不敢取奠者於左將舉於右之義也

賓坐取解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解于薦南

揖復位

教氏曰賓坐取解而興象受之也賓取解亦西面還而東面拜謝主人之奠解也執奠解而拜所以見其意東面而奠于薦南亦便也復位主人復作階下西面位奠而不辭既則

以拜謝之皆變於飲酒之義也

右主人酬賓長

一曰堂下設尊酬賓賓其酬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

鄭氏曰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於酬先成賓禮此主人之義亦有薦齊於位私人為之與○按如西階獻賓儀亦執祭以降奠于其位薦俎從設教氏曰此獻于阼階上異於內外也如賓儀燕酢言也

右主人獻長兄弟自酢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三 三十一

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

鄭氏曰獻卑而必為之洗者顯神惠此言如衆賓儀則如獻衆賓洗明矣○按如西階獻衆賓儀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

右主人獻衆兄弟

主人獻祝及佐食時惟祝言設俎不言設佐食俎者按三獻作止注云九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賈引記云佐食於旅齒於兄弟故佐食薦俎亦與獻兄弟同時設此主人於初獻佐食時不言設俎至此獻兄弟時乃設之也

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

內兄弟內賓宗婦也如衆兄弟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也內賓之位在于房中尊北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

獻爵辨乃自酢更爵亦在房中者也不言酢儀者其禮可得而推故耳

右主人獻內兄弟自酢

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內賓宗婦皆殺齊膚一離肺一

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三 三十一

鄭氏曰大夫十三獻而禮成多之為加也不及佐食無從殺也致致於主人主婦教氏曰無從所獻所致者皆無燭從也無從則不啐酒而卒爵亦其異者

右長兄弟為加爵

衆賓長為加爵如初爵止

鄭氏曰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賈氏曰庭賓及兄弟雜得一獻未得旅酬其已得三獻又別受加爵故停之使庭行旅酬是以云尸爵止者欲神惠均於在庭也教氏曰如初亦如亞獻也此亦無從尸祭酒啐酒而酒止矣尸於舉觶之節又欲禪之備行也故止

之以見其意蓋與三獻而止爵者相類也

右衆賓長為加爵

嗣舉奠

嗣嗣子也舉猶飲也奠即上文銅南之奠爵也此舉奠二字為下文之目

盥入北面再拜稽首

盥盥于洗也再拜稽首重尊者之賜也北面亦于尸西

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

解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拜尸備

三禮集註

卷之三

三十三

音三

答拜焉

尸執奠授嗣子嗣子進受解復位祭而啐之尸又舉肝授之嗣子又左執解拜而進受肝

乃復位食肝而卒解又拜九拜尸皆答拜焉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

之舉奠出復位

鄭氏曰啐之者答其欲醉已奠之者復神之奠解賈氏曰鄉飲鄉射主人獻賓賓皆啐酒

洗爵即醉主人此嗣子獻尸尸啐之亦欲醉已故啐之其實無醉也故氏曰舉奠酌以進

尸及尸之奠解耳尸祭啐奠之如初禮親之

右嗣舉奠

兄弟第子洗酌于東方之尊作階前北面舉解

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

第子洗酌於東房之尊作階前東面獻長兄弟長兄弟北面拜受第子奠于薦南長兄弟

坐取解還西面拜第子北面答拜長兄弟薦北揖復位故氏曰如主人酬賓儀者是亦

在長兄之右也此有代主人酬長兄之意故于薦南而長兄弟則取

解還西面奠于薦北也

右兄弟之第子舉解于其長

三禮集註

卷之三

三十三

音三

宗人告祭香

鄭氏曰香俎也所告者衆賓兄弟內賓也獻時該薦俎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

禮也其祭皆離肺不言祭豆可知故氏曰所告者衆賓衆兄弟內兄弟也公有司私臣亦

存焉將羞乃告祭香蓋與燕禮大夫祭薦之意同也記言衆賓以至私臣皆看香膺一離

肺一又曰公有司獻次衆賓私臣獻次兄弟

乃羞

鄭氏曰羞庶羞也下尸載醢豆而已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于內賓無內羞故氏曰庶羞

羞也此但以羞為文則是自尸而下以至于私臣皆然也大夫祭禮羞于尸祝主人主婦

與羞于賓尤第內賓及私臣不同時又加以內羞此則一之亦士禮異也

右祭香乃羞

賓坐取解作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

賈氏曰自此盡實解于能論行旅酬之間作止爵之事但此特牲之禮堂下行旅酬無筭爵並在室中者不與旅酬之事上大夫饋尸與旅酬不與無筭爵之事故別使二人舉解于尸侑尸侑得舉為旅酬徧及堂下尸與旅酬者以其饋尸在堂禮殺故也若下大夫饋尸饋尸者堂下無旅酬直行無筭爵于堂下而已尸則不與之所以下大夫無旅酬直有無筭爵者以其禮尸於室中辟國君堂下不設尊故無旅酬直行無筭爵而已以其堂下與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三十四

三十五

神矣共尊不得與尸行旅酬故屈之此特牲堂下得旅酬無筭爵並行者以其堂下與神矣別尊故為加爵禮尸於室中酌上尊堂下旅酬行神惠酌下尊故上大夫及士之祭禮旅酬行無筭爵或行或否皆參差不等也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下文長兄弟酬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是賓主相酬主人常在東其同在賓中則受酬者在左若鄉飲賓酬主人主人立於賓東主人酬介介立於主人之西其衆賓受介酬者自介右鄭氏云尊介使不失故位衆賓受酬者自左其儀也賓主相酬各守其位不以尊卑變同類之中受者左尊右也教氏曰長兄弟在右賓在左各象其位也○按此解即主人酬賓之解

賓解奠拜長兄弟各拜賓立卒解酌于其尊東

面立長兄弟拜受解賓北面答揖復位

作階東之尊為兄弟長而下設之故曰酌于其尊若彼有自之尊也西方之尊亦如之鄉飲賓東南面酬主人主人西南面酬介此東面酬長兄弟亦為北面受之餘故此

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在受旅如初

受旅如初謂奠解拜受旅者各拜也

長兄弟卒解酌于其尊西北立受旅者拜受長

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

辯皆如初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三十五

三十六

交錯二黨互相酬也初儀即上文所言相酬之禮

右 賓與兄弟殊酬

為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

賈氏曰前衆賓之長為加爵如初爵止今還使為加爵者作止爵也故云如長兄弟之儀云教氏曰奠解既舉其旅一終於此可以作止爵矣不俟再旅者其意與三獻作止爵於獻賓之前者同

右賓長作止爵

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

解于篚

如儀者同賓酬之儀也文省

右兄弟與賓族酬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

西上舉解于其長莫解拜長皆答拜舉解祭卒

解拜長皆答拜

賈氏曰自此論二解並行無筭爵之事故氏曰此中庭東西之中也其南北之節則皆火南於其長之前與西上者尊賓之弟子也是時長皆在東西面之位而拜之卒解坐卒解

禮記集註 卷二十三

三十一

三十一

也此解乃代主人舉之故其儀與鄉飲舉解者畧同

舉解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解者

皆莫解于薦右

鄭氏曰莫解進奠之於薦右非神惠也賈氏曰上三獻止爵故神惠均於室加爵止爵故神惠均於庭至別為無筭爵下自相勸故為非神惠同於坐人飲酒故氏曰薦右賓之薦南兄弟之薦北也莫於此者因其所改奠之處也緣長者意不欲勞其復遷之此解為無筭爵始

長皆執以興舉解者皆復位答拜長皆莫解于

其所皆揖其弟子皆復其位

鄭氏曰弟子舉解于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弟九堂下拜亦皆北面故氏曰執以興亦象受之其所薦右也揖之使以復其位

爵皆無筭

鄭氏曰賓酬兄弟之黨長兄弟酬賓之黨唯已所散亦交錯以編無次弟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教氏曰此以賓先舉莫解酬兄弟長交錯以辯交飲者洗酌及莫於故莫長兄弟又舉莫解酬賓長亦交錯以辯卒飲者洗酌亦及莫於故莫賓及兄弟又送舉莫解皆如初禮終而復始故云爵皆無筭若其儀之與旅酬異者惟不拜耳

右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于其長遂無筭

禮記集註 卷二十三

三十一

三十一

爵

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

利佐食也侍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并祝獻之尸言獻祝言酢互文也其儀皆如初

右佐食獻尸祝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事尸禮畢出戶外將以送尸也

祝東面告利成

告于尸也言供養之禮已成不言禮畢惟言成禮敬尸也楚茨詩曰孝孫徂位工祝致作

尸謨祝前主人降

少牢祝入尸謨主人降立于作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其儀士虞禮備矣

祝及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

門

少牢有司受歸之俎所以載所俎主人與祝親命佐食徹俎歸尸亦敬之

徹庶羞設于西序下

上文俎歸于尸庶羞將改設為燕私也鄭氏曰為待餼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莫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巳而與族人飲

三禮纂註

卷三

三十八

音字

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考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

右尸出

筵對席佐食分簋劔

為餼而設筵其筵乃對席也佐食設之將簋之黍稷與劔之羹皆分之以二分為四者宗人衆也祭統曰餼者祭之末也善終者如始饗其是巳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惠衍也可以觀政矣教氏曰筵對席設對席于饗東此於神席亦為少北其名義與昏禮之對席同下篇於此簋即數之異名分簋劔者以簋分簋實以劔分劔羹也為將餼分之或

口以尸之兩孰兩劔者分與二養也其敦則上養黍而下養稷亦異於大夫之養者惟用黍也未知孰是

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

上

立于西階下俟命也其位蓋在賓之東北

祝命嘗食奠者舉奠許諾升人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

敷氏曰嘗食二字或當在養者之下舉奠東面升尸席也長兄弟對之升對席也使嗣子

三禮纂註

卷三

三十九

音字

餼故不敢以賓長對之而使長兄弟也以膚為舉亦敬其每食則啗之士以二人養降於大夫者兩也其餼惟以嗣子及長兄弟又與大夫禮相變云

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俎

許諾皆答拜

鄭氏曰以如必有以也之以祝告養釋辭以戒之言汝養此當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于此祭也教氏曰西面蓋于其位養有以也其意木詳或曰言主人所以使女養者蓋有相親敬之意不欲明說故惟言有以也下文有與之言亦類此俎者上養承下養階與

若是者三

祝辭三所以致主人殷勤之意也主人拜祝
釋辭三養者答拜者亦三也

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釀食舉

先祭盥次祭俎又
次祭釀禮之序也

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酌上墓

上墓拜受爵主人答拜酌下墓亦如之

此饋食禮故先飯而后飲與祭時同主人降
洗贊者洗酌授主人主人以授墓

主人拜祝曰酌有與也如初儀

鄭氏曰與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言女酌此
當有所與也既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女此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第謂教化之賈氏曰言此戒嗣子與長兄弟
及眾兄弟相教化相與以尊先祖之德教氏

曰初儀主人再拜
及兩墓許諾也

兩墓執爵拜

答主人也受爵固拜
頌祝釋辭尤當拜也

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墓皆降實爵于筐

降而實爵于筐下
文遂洗爵而升

上墓洗爵升酌酢主人

酢主人東面鄉
之於其位也

主人拜受爵

主人亦西面
拜而受爵

上墓即位坐答拜

主人坐祭卒爵拜上墓者拜受爵降實于筐主
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事殿者
禮畢

右墓

祝命徹昨俎豆籩設于東序下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此雖設于東序下
火頃佐食徹出矣

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

祝之俎自
徹而去

宗婦徹祝俎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

賈氏曰宗婦不徹主人而徹祝豆籩入房者
為主婦將用之燕姑和絲及宗女祝接神尸

之類宜行神惠故主人以薦羞并祝庶羞燕
宗人於堂主婦以祝籩豆燕內賓于房足其

也

右徹俎

也

也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西北隅凡在南扉用筵紉

一尊佐食闔牖尸降

祭事已畢尸已出又令佐食徹尸之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屋漏處因闔戶而出或神在此乎享之也因屋漏有明謂之陽厭鄭氏曰厭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設而改饌為出闔其饗之所以為厭飲少牢曰南面如饋之設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為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賈氏曰引如特牲之文彼論正祭與釋祭之事此為陽厭引之欲見孝子求神非一處故先為陰厭之事也引少牢見大夫禮陽厭南面此士禮東面錯位不同當室之白則同當室之白謂西隅得尸之明者也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甲二

禮記

凡言厭者謂無尸直厭儀神尸未入之前為陰厭謂祭于與中不得尸明故名陰厭按釋宮云西南隅謂之與西北隅謂之屋漏與者隱與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

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拜送賓也凡去者不答拜

佐食徹俎堂下俎畢出

此俎出之節兄弟即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也賈氏曰有司徹歸尸俎之俎不賓尸歸尸俎皆不見歸賓俎此知歸賓俎者以上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明賓不自

徹俎主人使歸之若助君祭必自徹其俎然魯郊不致番俎于大夫孔子行士大夫家亦自徹而去也

右陽厭賓出

一曰改饌西北深陽厭

特牲饋食記

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鞶

自筮日筮尸以至祭皆朝服冠帶鞶皆一色也

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鞶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甲三

禮記

尸祝佐食裳不與冠衣同色亦許之

設洗南北以深堂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篋在

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觶四解一角一散

李寶之曰賓獻尸之時爵止主人當致爵于主婦故爵二教氏曰觶者長兄弟以觶加爵因以致於主人主婦既則更之以酢于主人也四解者其一奠于神席前其一乃主人以奠酬於賓其一乃衆賓長為加爵於尸其一乃爵止而未舉之時兄弟弟子舉解于其長者

壺於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

卒奠用裕即位而徹之加勺

撤禁所以承壺未奠壺用蓋卒奠覆以帛徹畢則加勺俱解見鄉飲中

蓮中以裕也標裏棗烝栗擇

蓮有中以隔塵也中以裕裏以纁尚質也棗必烝栗必擇去皮核也

劔笔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苜

劔美用柔以和之若薇葵苜則和之之笔也

棘心七刻

七用棘心為之仍刻其首為飾鄭氏曰刻若金龍頭教氏曰喪祭七用柴吉祭七用棘棗

三禮集註二十三卷

桑音同吉棘聲近故也

牲饗在廟門外東南魚腊饗在其南皆西面

士喪禮曰為饗於西墻下又吉凶之饋饗近於壁以是例之則九門外饗亦當墻下明矣

饋饗在西壁

饋饗在內者以宗婦主其事也大夫以廩人為之故亦在門外

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

舌縮俎

鄭氏曰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立縮順其牲心舌知食味者歆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賈

氏曰少牢據俎上為橫此據鄉人為縮是以少牢云皆進下勿沒四面皆鄉中央割之不絕中央少許也謂之勿沒也故氏曰既實牲體於鼎乃制此而實之於其上載謂載於所俎心舌皆當牲體之中為內體之貴者故不他用而尊以進於尸又見少牢

賓與長兄之薦自東房其餘在堂

教氏曰經惟云且薦劔在東房蓋主於尸者也此又見賓與長兄弟之薦則祝主人主婦之薦亦在東房矣賓賓長也其餘次賓次兄弟下與內兄弟及公有司私臣也公有司私臣有俎則有薦可知經記不見之耳少牢私人有薦齊

沃尸盥者一人奉祭者東面執匱者西面淳沃

三禮集註二十三卷

執巾者在匱北

今時祭禮亦一人司盥一人司巾但尸尊不請盥所耳

宗人東面取中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

振之三為去塵敬也宗人授巾尊尸也卒已授手也受巾亦以簞也

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

入入門也出出戶也言主人及賓則兄弟之屬在其中矣

嗣舉奠佐食設豆鹽

置楹于豆而設于舉奠之前為其食肝也

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

此明佐食之位也

九祝呼佐食許諾

祝命佐食佐食皆許諾無逆命也

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

教氏曰記末云公有司獻火衆賓宗人亦公有司也乃齒於衆賓者所謂有上事者貴也

佐食於旅齒於兄弟

佐食旅齒時齒於兄弟則士之佐食亦其兄弟焉之與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尊兩壺於房中西牖下南上

鄭氏曰為婦人旅也其尊之即亞西方教氏曰兩壺皆酒云南上者亦以其先酌在兩者與

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

立于其北者承上文房中兩壺之北也鄭氏曰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姑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于所祭為子孫或南上或非

上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房而非

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

鄭氏曰西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內賓衆賓宗婦衆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

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

四十六 三百六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宗婦替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

教氏曰此儀已見於經而記復着之蓋備載其所聞耳

尸卒食而祭饗饗

教氏曰此以尸享祭而祭龜亦見其尊尸之意牲魚腊之爨皆謂之雍爨火牢曰雍爨在門東南

非上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俎尸俎也賓既送尸復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為禮乃

去

四十七 四百六

禮記

尸俎右肩臂臑肫脰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

短脅

鄭氏曰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賤於大夫肩併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凡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脅無前賤於尊者不賤正脊不奪正也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歆空神俎教氏曰長脅即正脅也士之祭其俎豆之屬既賤於大夫者二而其俎實之脊脅之骨又各賤其半皆降殺以兩之意也

膚三

鄭氏曰為褻用二厭厭一也教氏曰特牲無膚俎故以膚附于牲俎焉三者亦賤於大夫

主禮纂註

卷之三

四十八

經言

之尸也凡膚與牲體同在尸俎者大夫五士三少牢下篇言尸之豕豕膚五是也大夫以上膚若別俎則若七若九以差而加之

離肺一

鄭氏曰離猶搯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

打肺二

鄭氏曰為尸主人主婦祭今文打為切教氏曰祭肺言打或言切皆見其制也

魚十有五

鄭氏曰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而盈少牢亦云十有五而俎尊

畢同也所謂經而等也賈氏曰以頭枚數對三牲與腊以體數也教氏曰此成祭禮也

腊如牲骨

鄭氏曰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教氏曰惟云骨而不言體者蓋骨可以該體而體不可以該骨也言骨則體在其中矣

祝俎髀脰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

賈氏曰云祝俎直云脅二骨謂代脅也以尸俎無脰脊祝則有之尸俎無代脅祝俎有代脅可知下佐食俎穀折脊脅胙胙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故知凡接神尸者皆三體也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骨者是等祝也佐食也巳下卑無加故下注云三體卑

主禮纂註

卷之三

四十九

經言

者從正是也少牢羊豕各三體二牲各三體共六體不奇者通腊髀為七則亦奇數也以其脂既兩髀屬于尻不殊故為一體教氏曰髀謂右髀亦用尸俎之不升者也脅代脅也

詐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

鄭氏曰主人尊故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又於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臂左體臂賈氏曰尸用右不云折明全升主人又云臂臂左臂可知脅胙多不嫌得與尸同用右體猶脊

然也教氏曰臂左臂作組導乃不用左肩而用左臂者屈於尸也春骨非體也故得與尸同以伸其尊亦以特牲云組實火故爾火牢組實多故主人主婦春骨皆減於尸

主婦組殼折其餘如作組

鄭氏曰殼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為佐食組不分左端折辟大夫妻餘謂春骨胛肺賈氏曰殼足附也火牢主婦用左端此土妻辟之不用左端用後右足不用後左足左足太早教氏曰殼非正體折於之下而取之故云殼折九牲固皆折也然此文之例先言體乃言折或單言折者必非正體若全體者也蓋與折組之說不同主婦組之春骨其名數必不盡與作組同乃云如作組者亦大畧言之耳火牢作組春骨皆牢主婦組之骨但用羊也則

主禮恭註

三十三卷

五十一

禮記

此可知矣

佐食組殼折脊胛一離肺一

賈氏曰直云脊骨不定體名款見得便用之擇取正體餘骨折分用之有脊而無薦亦速下尸也是無定體也教氏曰主婦組與佐食同用殼而主婦尊於佐食則主婦右佐食左與或曰佐食宜用右殼猶視組用右胛之意未知孰是

賓酪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組

教氏曰九酪與殼連乃為全體上說兩見殼折則此酪亦非全體矣不言酪折者以其可知不必言也長兄弟宗人折亦謂折分其全體也不言其體者或以其所用者不定故與

其餘謂春骨胛肺

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

殺胛胛一離肺一

鄭氏曰又畧此所折骨直破拆余體可着者非之組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九骨有肉曰殼祭統曰九為組者以骨為至貴者取黃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重示均也組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私臣自己所辟除者賈氏曰長兄弟宗人已上組皆三背有胛肺以接神及尸貴故三體自衆賓以下折體而已不接神及尸賤無獻故也宗人雖不獻執巾授尸亦

主禮恭註

三十三卷

五十一

禮記

名按也教氏曰公有司公家所使給私家之事者私臣私家之臣或已所自有或假於他家皆是云若有者不定之辭禮宗人亦公有司也此組無脊骨者以其或用春若骨為殼胛故也

公有司門西非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

面西上獻次兄弟亦受降飲

鄭氏曰獻在後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之亦皆與族教氏曰門西者尚右門東者尚左亦各變於東面西面之位者也獻公有司於西階上私臣於階上其受爵則惟二者之長拜於下乃非受至人答拜乃降飲餘皆不拜賈氏曰擇取公有司可執事者門外在有司

群執事入門列在東面為衆賓餘者在門
西位不執事者賤於執事者故曰有上事者
貴之宗人獻與族齒於衆賓則公有司焉之
佐食於族齒於兄弟則私臣之中擇焉之但
賓俎公有司設之兄弟齊私人為之然則公
有司私臣薦俎皆使徒隸為之與

三禮纂註

二十三卷

五千二

五千九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三終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四

儀禮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鄭氏曰諸侯之鄉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

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

十六

賈氏曰曲禮之大夫以索牛用大牢是天子
鄉大夫明此用少牢為諸侯之鄉大夫可知
饋尸是鄉不饋尸為下大夫為異也教氏曰
此篇言大夫祭其祖之禮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乙

三篇八

少牢饋食之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

鄭氏曰羊豕曰少牢諸侯之鄉大夫祭宗廟
之牲內事用豕曰必丁巳者取其名自丁
宰自變改皆為謹敬也賈氏曰特牲不言牢
但非一牲即得牢稱三牲且為太牢教氏曰
丁巳此指筮日之日也所謂歌日者也以丁
若巳之日而筮旬有一日則所筮之日亦丁
若巳可知矣以丁巳之日而筮丁巳乃云旬
有一日則是非筮日之日而數之也古者數
日之法於
此可見

筮于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於門東史朝服
左執筮右抽上韝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

人

筮于廟尊筮也不於廟而於廟門懸漬祖禩也主人朝服為祭而筮還服祭服也史公家之有司周禮筮人中士二人

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鄭氏曰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

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贛左執筮右兼執贛以擊筮

三禮集註

二十四卷

二

三百五十九

鄭氏曰將問吉凶故繫之以動其神

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

重以主人辭告筮也大者尊之之辭假爾大筮謂假借爾大筮之靈以問于神也有常謂其常常如此言每有疑事則必問之而不敢專決所以見其敬信之意孝孫某以下之辭則所謂述命也

乃釋贛立筮

解大夫之筮長五尺故頌立筮立筮亦敬也筮耶在門西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

卦者畫地故頌坐上木畫地之木也下木書板之木也以所畫六爻條書於板史受以示主人退而占之不與衆占此與士禮異

吉則史贛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

鄭氏曰從者求言得吉之言教氏曰既筮又釋筮于所筮之處是乃就而贛之也贛筮又與卦而執之以告此亦與上禮異者也

三禮集註

二十四卷

三

三百五十九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為酒乃退

官戒不止一官如某官戒某人以某事也宗人官之長故見其所命之事以明之滌謂灌祭器掃廟宇之類宰命為酒則具牲可知

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

遠日後丁若後已也

右筮日

宿

教氏曰宿宿宿以下亦是亦官宿之大夫於助祭之宿為喻等故不親宿此宿當在宿尸之

後言於此者
為下文節也

宿宿一日宿戒尸

宿戒尸者九可為尸者皆宿戒之為將筮也
此宿戒蓋亦使人為之尸未筮則未成其尊
宿前一日又宿戒尸
亦尊者之禮異也

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命曰孝孫某來日丁

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

之某為尸尚饗筮卦占如初

賈氏曰天子諸侯前期十日卜得吉日則成
諸官散齊至前祭三日卜尸得吉入戒宿諸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四

三百七

官使之致齊士卑不嫌故得與人君同三日
筮尸大夫尊不敢與君同直散齊七日前祭

一日筮尸并宿
諸官致齊

吉則乃遂宿尸祝擯

筮吉遂肅尸重尸也既肅尸乃遂肅諸官為
祝為擯

主人再拜稽首

再拜稽首宿
尸之儀也

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

某以某妃配某氏敢祝

祝告尸以主人
來宿之意

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

拜

主人拜而致辭尸拜而許諾此尤未成尸也
主人又拜則成尸矣故主人退尸揖送而不拜

若不吉則遂改筮尸

敖氏曰所改筮者嗣尸也此所筮者若不
吉則直以其次者為尸不復筮

右筮尸宿尸

一日筮尸宿尸
及宿諸官

既宿尸反為期于廟門外之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五

三百八

一期祭期也為期宿諸官
皆至定祭早晏之期

主人門東南面

主人門東南面有司群執事
之位北面大夫宜鄉之

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于子

比于子猶言定於子也蓋祭期早晚自有成
式宗人當承稟而知之故下文宗人曰旦明也

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

旦明旦日
質明也

乃退

為期者皆位非實也
故主人不送

右為期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等
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

豕宗人告備乃退

刲擊皆殺也特牲視牲與視殺別日今此不
言視牲省文也祭義云君牽牲入門諸侯禮
殺於門內此大夫與特牲士
皆殺於門外者辟人君也

右視殺

三禮纂註

辛畧

六

禮記

雍人概擗七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

雍人掌割羊之事者雍爨羊豕魚腊之屬也
九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索概猶拭也既筮日
而宗人命滌則有司於祭器皆已濯之矣至
此但概之為去塵也隅七俎皆牲器故雍人
概之於雍爨之
上以其類也

廩人概餽餼七與敦於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

教氏曰廩人與雍人對言則是掌為膳之事
者餽如餽蓋有底而無孔所以盛米也餽則
炊之之則出之此四器與隅七俎皆陳于外
故雍人廩人分概之廩爨亦北上

司宮概豆萑勺爵觚解九洗筐于東堂下勺爵

觚解實于筐卒概饌豆籩與筐于房中放于西

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

司宮主陳設此器故俱概之勺爵觚解概之
則隨實于筐豆萑勺亦實于筐者為將洗之
饌之放于西方北堂之西也下筐亦饌于房
以俟事至而設之特牲禮九席陳于西堂

右概器

羹定雍人陳鬲五三鬲在羊鑊之西二鬲在豕

鑊之西

三鬲羊魚腊二鬲豕與膾魚腊從羊膾從豕
不云羹而云鑊據鬲實之所從出者而言是

三禮纂註

辛畧

七

禮記

司馬升羊右胖解不升肩臂膈膊骼正脊一胾

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

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鬲

鄭氏曰升猶上也上右胖周所貴也評不升
近竅賤也肩臂膈肱骨也膊骼股骨也脊從
前為正脊旁中為正脊先前脊後後而反

猶器之絳也並併也脊脊骨多六體各取二
骨併之以多為貴舉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
肺三為尸至人主婦也教氏曰升謂升於鬲
也牲體及在雙惟神之組實升於鬲其餘則
皆自鑊升於俎也正脊之屬用二骨乃皆云

皆自鑊升於俎也正脊之屬用二骨乃皆云

一者則是但以其名相別耳不繫其骨之寡也春先煎膾先後亦禮貴相變也腸三胃三者火牢之組五而已腸胃不得別組故但附于其牲也附於其牲則其數貳焉而止於三亦如特牲豕組膾三之意也大夫或用大半而組若九若七則腸胃別組得充其數此制於公食禮見之

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膺膊脰正脊一脰春一短膾一正膾一代膾一皆二骨以並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

鄭氏曰豕無腸胃君子不食溷腴教氏曰此與上經升羊者皆出自饌而入于鼎其文之

三禮纂註 二四卷

八十一

序則始于肩終于肺與下經之出於髀而載於組者同以其出入先後之節考之似正相反然則此所云者但據其已在鼎者上下之次而言非謂入鼎之序亦然也蓋與下經之文雖同而意則異矣

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

倫擇也膾膾韋肉擇之而取其美者按膾即膾肉而膾胃不與焉先魚腊實之者與牲體同饌宜因便也既實則遷之於腊爨之西南

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

用麋

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教氏曰云又升則司士即髀之升豕者也然則此時亦先升魚後升腊與髀謂各實于一鼎也牲一胖而腊一純亦大夫禮異也不言髀不升可知也每於特升之時則舉鬯以就其饌西他篇言腊者皆不言其物而此云用麋經特於此見之乎○羊一豕一膾一魚一腊一蓋五鼎也

卒香皆設鬯鬯乃舉陳鬯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

北面廟內也北上當塾南也廟門之外就饌也

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於皆有冪甒有玄

三禮纂註 手卷

九十一

書

酒

甒以盛酒於以承甒以覆之兩甒一盛玄酒其一酒也鄭氏曰於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為之戒然賈氏曰特牲用於仍曰禁此改名是優尊者鄉飲雖大夫禮猶名斯禁者尋常飲異於祭教氏曰於即所謂於禁惟言於文省耳設即加冪者無其無蓋與

司宮設盥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

設盥水以沃盥也設篚以盛解也有枓以對水也凡沃洗及盥于洗者皆用枓經特於此見之

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
賈氏曰前司宮概豆籩訖饋豆籩於西方今設實之乃更設豆籩於房中南面如饋之禮東面設然者

小祝設槃匱與篔篹巾于西階東

為尸將盥也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

陳設既畢主人朝服即位將行祭矣

司宮筵於輿祝設几于筵上右之

三禮纂註

卷四

十一

百十

司宮布席于輿祝設几于筵右兩官供一事事神恭矣

右實鬯陳設噐饌即位

主人出迎鬯除鬯士盥舉鬯主人先入

士禮自舉鬯此大夫尊不舉故不盥教氏曰主人未入室而先迎鬯且不舉亦大大禮其也除鬯示有事也士盥于外

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

蓋冪奠于枱上加二勺于尊覆之南枋

即上司宮尊兩鬯房戶間者玄酒雖不酌重古如酌者然故二勺酒專用之蓋冪蓋尊之

冪此時即徹冪而加勺也

鬯序入雍正執一七以從雍府執四七以從司

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

以相從入

鄭氏曰雍正雍人之長府其佐也七先俎後變于君禮也贊者二人故云相從熈並行也

鄭曰相也

陳鬯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階西面北上膚為

下七皆加于鬯東枋

三禮纂註

卷四

十一

百十

膚豕實前陳鬯門外時未有俎據鬯所陳則膚在魚上今將載最在後故分別之羊無別俎豕有膚俎故謂之加以加屬下也洗當東

祭近東也鬯當東序近西也云南于洗西則鬯在洗之西南不得與洗相當矣加七東枋便七者之執也既錯鬯加七則右人及執七者退惟左人待載

俎皆設于鬯西西肆所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

俎與鬯以東西言所俎羊俎以南北言俎皆設于鬯西鬯在東俎在西也西肆從東而西列之也所俎在北羊俎在北亦皆西列焉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七

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七

故氏曰此所遺者二佐食三司士也云賓者
省文耳此佐食賓也司士私人也就主人謂
立于主人之南西面也既乃序盥復位乃序
進也云長七則七者亦有先後矣此禮舉
者七者異人
亦大夫禮異

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

午割勿沒其載于所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

午割勿沒其載于所橫之皆如初為之于爨也

鄭氏曰牢羊豕也安平也午割其下於載便
也也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便可絕勿沒焉
其分散也周禮祭尚肺事尸尚心舌心舌知
滋味今文切皆為制賈氏曰經言皆如初焉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十二

之于爨者以前庸時不見心舌爨不在爨
故明之竹竹羊豕羊豕皆有也特牲記
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俎載心
立舌縮俎即未入時制之是以雖出爨亦得為皆
既未入時先制之是以雖出爨亦得為皆
如初爨也故曰羊豕之心舌蓋俱在羊與豕
惟上制升之勿沒者不絕其中也必切上
下本末者欲其整也特牲記曰舌縮俎此云
橫之蓋於俎為縮於載者為橫然則所俎亦
有執之以載者明矣皆如初焉之于爨者言
此切割之制與為之於爨之時無異也心
舌載於俎皆二以並羊左而豕右與此載者
蓋南面以羊
俎在其南也

佐食遷所俎于阼階西縮乃反

所俎既載則執俎者以錯于故處而佐食遷
之也西縮猶西肆

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脾不升肩臂膈膈

骼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

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

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膈膈在兩端脊脊

肺脊在上

鄭氏曰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
拒如介距之距俎距膈中當橫節也凡牲體
之數及載備於此賈氏曰此經取載牲體多
少一依上文升豕不異而重序之者以其載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十三

俎之時恐與入時多必有異故重序之上
非昂直言舉肺一祭肺三不言長短所以不
言者以其入時時二者未制至此載俎乃制
長短及切之故具辨之也若升豕制之恐二
肺雜亂必升俎乃制之心舌體殊故未升豕
時已午割勿沒也云肩臂膈膈在兩端脊脊
脊膈有前後故肩膈在上端膈膈在下端脊脊
脊膈在中其載之次序肩膈膈正脊膈脊膈
脊代膈長膈短膈膈膈膈膈膈膈膈膈膈膈膈
尊卑者即上文上利升羊以下序其在豕也
云載之以體次者俎法四體尊於脊膈即經
四體在兩端脊膈膈膈膈膈膈膈膈膈膈膈膈
此惣為十九體雖不數骸二通之為二十一
體骸正祭不薦於神尸故言數備於此教氏
曰此先言其出於神尸之序後言其載于俎之

法也出於器者其序如此則其在器上下之
次亦可見矣

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

鄭氏曰進下變於食生也交明神不敢以食
道敬之至也鄉飲進膳羊次其體豕言進下
互相見教氏曰進下謂以每體之下鄉神位
也載時則但鄉俎之右耳

司士三人升魚腊膾

升之每俎異人
亦變於初也

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腓

三禮集註 二十四卷

十四

鄭氏曰右首進腓亦變於食生也有司載魚
橫之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賈氏曰生人死
人皆右首陳設在地地道尊右故也腓氣之
所聚故鬼神進腓是春生人尚味故生人
進鱠有司微進首上大夫饋尸禮有乳魚橫
於俎宜進其首天子諸侯釋祭乳濕皆有乾
魚則進首鮮則進尾引云者欲見正祭與饋
尸載魚異又與生人食禮不同也教氏曰縮
載謂載而縮俎右首據載者視之而言也魚
之進腓猶牲之進下也魚以腓為下鬐為上
右首而進腓則亦寢右矣士喪用食生之禮
其魚則左首進者與此異又奠魚九而為三
列此其列亦三
而每列用五與

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

以曰腊一純而俎則有臂膈膊各二而
二體以並而右為上九腊之
體骨及載亦見於此

膾九而俎亦橫載革順

鄭氏曰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亦者亦其骨
體賈氏曰此膾之體相次而作行刻以膾革
相順而載也上牲體橫載文不明故舉膾亦
橫載以明之此膾言橫則上羊豕骨體亦橫
載可知教氏曰上俎云進下即橫載也故此
亦之橫載者載而橫于俎也

右陳鼎之載俎

卒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作階祝

三禮集註 二十四卷

十五

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

將納祭也祝先升亦大夫
禮異也祝南面負墉

主婦被絳衣後袂薦自東房韭菹醢坐奠于

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絳衣後袂執葵菹羸

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

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

鄭氏曰被絳讀為髮髻古者或剔賤者刑者
之髮以破婦人之紒為髻因名髮髻焉此周
禮所謂次也不纒笄者大夫妻尊亦未緇衣
而後其袂耳後者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

尺三寸袂尺八寸非道醢醢謂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禮祭道在絳賈氏曰贊一人亦被綉則其餘當與士妻同納衣笄綉士妻與婦人助祭皆縮衣服躬則同也士妻之袂二尺二寸袂尺二寸三分益一故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也非道醢醢人秋天子八豆取二焉豐大夫禮故也若葵菹蜃醢亦天子饋食之豆以當其節不須言之菹菹在南醢醢在北次東葵菹在北齋醢在南是謂醢醢也教氏曰被如被袂衣之被衣之也綉當作綉綉祿通內司服云綉衣素紗是也內子祭服祿衣而又俊其袂焉所以甚別於士妻之祭服也鄉大夫之妻展衣為上祿衣次之此自祭於家故服其次者辟助祭於君也不言首飾其亦纚笄與贊者亦被祿衣是婦人助祭者其服宜與主婦同亦如賓之亦朝服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十六

習向

也然則雖非內子其衣亦得依主祭者

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

腊膾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

此執俎皆七者也不使載者設之亦大夫祭禮異也

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

特膾當俎北端

當豕俎北端乃云特者明不與之為列也

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盖坐設于羊俎之

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

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

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背南首主婦興入于

房

鄭氏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則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教氏曰金敦以金飾之四敦皆然特見其一耳婦贊者即主婦贊者一人也不言主省文也以授主婦立授之也故主婦興受敦與受豆遵不同禮貴相變也其後二敦則婦贊者執以立于戶外婦贊者一及之以授于主婦蓋婦贊者惟一人而已敦南首是面足也士喪曰敦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十七

啓會

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

于敦南

特牲曰祝洗酌奠奠于銅南教氏曰已酌奠即奠之于非道之南而東當所設會之西此文省也設于敦南卻而設于其南兩敦之南也云會復云蓋以明會之為蓋也

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曰孝孫

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

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

嘉薦普淅俱解見上篇桑毛羊也主人固西面復見之者繼此時或異而也

右設饌祝神前一曰迎尸之

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

面祝先入門右尸之門左

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祝入門有者辟尸盥也既則後尸

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匱水西面于

槃東一宗人奉篋中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

槃上卒盥坐奠篋取巾與振之三以受尸巾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庭南于入門左之位為必北於此俟之亦異於土

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

尸至于階祝延尸祝從從其升而入也

主人升自作階祝先入主人從

上云尸入祝從則祝固已入此復云祝先入者明其先于主人

右尸入

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尸內祝在左

主人由祝後而居右尊也祝從尸尸即席方卻若主人之左在左者當為主人釋受尸之辭

祝主人皆拜受尸尸不言尸皆拜遂坐

尸自此皆拜而卒食其間有不啐莫不啐不告旨大夫之禮變於士尸稱尊也敖氏曰尸不言則受有辭矣尸於既皆拜坐亦變於士

祝及南面

祝及南面

受尸事畢也南面之反以見從尸入時位在此不饗亦大夫禮異

尸取韭菹辯揆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

稷于四豆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

食上佐食蕪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間祭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賈曰陰厭是神食尸求食饒鬼神之餘故尊而祭之故氏曰牢一切肺羊豕各一也言蕪與黍而不言稷見其尊者耳豆祭豆實所祭之處○今按切肺祭肺也三取其一也俎豆當作菹豆

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

黍于筵上右之

黍于筵上右之

牢曰尸牢明其為尸物也肺脊先食故舉以授尸敦以黍貴爾之敬其先食也右之以右為尊也

主人羞所俎升自作階置于膚北

主人羞所俎升自作階置于膚北

主人羞所俎升自作階置于膚北

尸祖皆接於佐食至于所祖則主人自羞之然則祖以肺脊為先以心舌為貴與

上佐食羞兩銅取一羊銅于房中坐設于韭菹

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銅于房中以從上佐食

受坐設于羊銅之南皆羊骨有柶尸板以柶祭

羊銅遂以祭豕銅嘗羊銅

羊用若豕用微銅羹之和菜也銅設於菹南尸祭而嘗之

食舉

特牲曰乃食食舉謂一飯則食舉以安之也士昏禮亦然則此亦當先飯而後食舉也不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二十一

言舉

言乃食者文有脫漏也按此為下文之目也

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授振祭濟之佐食受

加于所上佐食羞載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

薦豆之北

鄭氏曰設于薦豆之北以其加也四豆亦紼

羊載在南豕載在北無腫脫者尚牲不尚味

賈氏曰特牲畧於少牢故有豕脫此少牢二

牲故不尚味而無腫脫教氏曰薦豆兼二列

而言也無腫脫其遠別於大牢之禮與禮用

大牢度羞乃有腫脫注云羊載在南豕載

在北者謂羊在西列之南豕在東列之北也

尸又食食載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濟之

佐食受加于所橫之

鄭氏曰又復也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小數曰魚魚橫之者異於肉賈氏曰魚在祖縮肉

在祖則橫其同在所祖則仍橫之魚本縮肉則橫矣與牲體異故云魚橫異於肉必知肉

在所仍橫者但言加于所不云縮則與本祖同橫可知也

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濟之上佐食

受加于所

鄭氏曰腊魚皆一舉者少牢二牲畧之腊必舉肩以有為終也別舉魚腊崇威儀賈氏曰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二十一

言舉

特牲三舉獸魚以牲少也少牢三牲體足可舉故腊魚一舉以畧之肩尊以為終取其成

義也特牲尸三飯舉獸幹魚一尺又三飯舉

路及獸魚尸又三飯舉肩及獸魚獸魚常一

時同舉而此獸魚別舉大夫之禮故云崇威儀特牲先舉腊後魚此後腊者彼腊皆三舉

故後舉魚此腊魚皆一舉故使腊在後也

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酪如初

如舉

又食

鄭氏曰不舉者鄉大夫之禮不過五舉須侑尸按五舉牢肺一也牢幹二也一魚三也腊

有四也牢幣五也是
如大夫之禮五舉也

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

尸未實侑

賈氏曰特牲九飯三侑皆祝與主人共侑不
更以侑者以士禮九飯縱更亦不飽故不更
此大夫禮十一飯更則飽故有
更是以使祝獨侑與主人更之

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有尸受振祭齊之佐食

受加于所

正脊及肩皆體之貴者故先舉正脊為食之
始後舉肩者為食之終

三禮纂註

二十

信

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

主人不言拜侑

祝言而不拜主人不
言而拜親既之宜也

尸又三飯

為祝一飯為主人三
飯尊卑之差也

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所

鄭氏曰受尸授之也尸授牢幹而實舉于俎
食畢操以授佐食賈氏曰上文初食舉謂正
脊與牢肺不言置舉之所至此尸十一飯乃
言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所者是却本

初食約特牲舉肺脊其時尸實舉于菹豆今
尸食畢尸乃于菹豆上取而授佐食佐食受
而加于所也

右尸入正祭一曰尸食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酌尸尸拜受主人

拜送尸祭酒啐酒

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

羞進也盞在肝右便尸換之進末即體進下
之意盞在肝右則羊肝在豕肝之左與祭禮
進末則昏禮之肝
從當進本也

三禮纂註

二十四

二十三

信

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換于俎鹽振祭齊之加于

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

兼兼羊豕肝也未授爵而主人拜故祝亦不
相爵皆大夫禮異也下凡與特牲異者皆放此

右主人酌尸

祝酌授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

西面奠爵又拜

俎尸酢主人使祝代酌奠尸也主人拜受訖
又奠爵而俎拜亦大夫禮異也
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

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

綏當作授授祭者授主人以祭也若尊者賜之食然

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

啐酒

右受佐食右手受祭於佐食也至此言坐祭之者明尸與主人為禮也尸恒坐有事則起主人恒立有事則坐

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

三人皆為將執所獻之物而盥敬其事也

三禮纂註 二四卷

二四

卷八

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

尸執以命祝

各取黍上者取于上敦下者取于下敦黍之上敦在西下敦在東尸執以命祝使出嘏詞以嘏主人如下文是也

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西以嘏于主人曰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

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

特牲尸親嘏此尸使祝嘏大夫尸尊也款氏曰受受黍也東北面嚮主人于尸西者為尸

致嘏宜近尸也來如來禹之來來之者故其進而受黍也

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齊之

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

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

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坐奠爵是立聽嘏也興少進受黍復位乃坐祭齊之也宰夫受黍主人左執爵乃取而嘗之而納之內謂籩中既嘏之復嘗之亦大夫禮也此嘏詳於特牲者大夫尊尚多儀也

右尸酢主人

三禮纂註 二四卷

二五

卷八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

室中迫狹禮殺也

主人西面答拜

主人獻祝遂拜祝受爵主人答拜是答拜者即拜送也

薦兩豆菹醢

鄭氏曰菹菹醢醢賈氏曰菹菹醢醢是饋食之豆當饋食之節是其常事故知用此也

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骨一腸一胃一膾

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

鄭氏曰皆升下體祝賤也魚橫者四物共組
殊之也腊兩胛屬于尻尤賤不殊質氏曰胛
短脅橫脊皆羊豕之下體四物者羊豕魚腊
也腊用左右胛故有兩胛死在其中醫與尻
相連屬不殊是尤賤也故氏曰胛右胛也橫
春短脅不二骨者組實已多故此畧之魚橫
之亦據人而言也其義與加于胛者同牛皆
用右胛腊兩胛不殊皆取尸組之不用者耳
腊亦謂者與牲並用故體亦放之祝組一而
已乃雜用五組之物者見其尊也不償尸之
禮主人主
婦組亦然

祝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祝祭組

特牲尸組有祭肺雜肺祝組有雜肺無祭肺
是下尸也今大夫尸組亦皆有祝則二肺俱

三禮纂註

二十六

三禮

無是速下尸也祭組取香以祭也亦振祭齊
之既則反之於組

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換于醢振祭齊之不

興加于組

肝牢當作牛
肝組特組也

卒爵興

卒爵乃興不拜
既爵祝禮殺也

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

受爵主人西面答拜

凡室中北面拜者皆在戶牖間其言戶西者
則近於戶言牖東者近於牖

佐食祭酒卒爵拜坐受爵興
不啐而卒爵者
佐食禮又畧也

組設于兩階之間其組折一層

折者擇取牢正體餘骨
折分用之有香而無薦

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香亦設于階間西

上亦折一層

上佐食既獻則出就其組特牲記曰佐食無
事則中庭北面謂此時也特牲禮曰佐食卒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二十七

音九十五

角主人受角
降及于筐

右主人獻祝及佐食

有司贊者取爵于筐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

曲禮曰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女
以筐無則坐奠之而後取之故氏曰主婦亞

獻用下筐之爵豈此時內能亦有爵與婦人
不可以取爵于庭故有司為取之下篇曰同

宮取爵于筐以授婦贊者于房東此戶亦當
為東與

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

西面拜獻尸

先尸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君夫人也
拜而後獻者當伏拜也昏禮婦洗在堂直
室東

隅

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

拜于主人之北西面婦人位在內此於北則
上拜於南矣由便也

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各拜易爵洗

酌授尸

易爵者男女不同爵也尸不啐而卒爵為無
從也易爵易干下篚也易爵亦內于篚異也
下篚在洗西故因易爵而洗之凡尸酢不洗
賓尸乃或有之

三禮纂註

二十卷

二十八

主婦拜受爵尸各拜

主婦不俛爵拜亦變
於不賓尸之禮

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

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啐卒爵拜尸各拜

不啐者夫
婦一體也

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

中

易爵將以
獻祝也

右主婦獻尸尸酢

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各拜于主人

之北卒爵不與坐授主婦

主婦必洗者為贊者終
其事也獻祝可以不洗

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

爵主婦西面各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

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不言拜于主人之北可知也爵奠于內篚教
氏曰上云主人之北此云西面上云不與此

三禮纂註

二十卷

二十九

云祭酒皆
互見也

右主婦獻祝佐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尸西北面拜送

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各拜祝酌授

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

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各拜

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各拜祝祭酒啐

酒奠爵于是筵前

視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
示醉也不獻佐食禮殺也

右賓長獻尸及祝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
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讓主人降立于阼階東
西面

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

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於室復位祝命佐
食徹所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三十一

卷六

鄭氏曰徹所俎不出門將賓尸也所俎而以
賓尸者其本為不反魚肉耳不云尸俎未歸
尸賈氏曰特牲徹俎出門外者送尸也曲禮
曰食魚肉不反俎故尸食亦加所俎今賓尸
將更食魚肉賓尸
訖并後加者歸之

右祭畢尸出

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養

凶人養明惠大
也大夫禮也

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

鄭氏曰備四人較也三較亦盥升賈氏曰對
者不謂東西相當直取東面西面為對下佐

食西面正北也賓長二人亦
不相當故云備不云對也

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
食皆右之于席上

右之者東面在南西面在北東面在南據上
佐食西面在北據下佐食右之者飯用手右
之便
故也

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餼

鄭氏曰資猶載也載置于羊俎兩端則一賓
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賈
氏曰兩下據二賓長於二佐食為下故云一
在上佐食北一在下佐食南以地道尊右故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三十一

卷六

也二佐食皆在右羊俎西間南北而置之故
二賓長於俎一端取黍也
司士乃辯舉養者皆祭黍祭舉

尸舉肺下尸當舉
膚故特牲各一膚

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莫舉于俎皆各拜皆

反取舉

鄭氏曰三拜旅之示備也言反者拜時或去
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
面拜故曰西面於其位也言此者明其不為
二人西面而易位拜之也莫舉于俎亦各于
其所近者與皆各拜皆一拜也養者各拜無
異文則是西面者亦西面拜矣反取舉復取

舉于俎也言及者為其鄉者亦在手也

司士進一鉶于上養又進一鉶于次養又進二

豆清於兩下乃皆食食舉

款氏曰兩下資黍於俎又有清無鉶皆下正養者也此二佐食衆賓也兩下賓長也養則佐食及尊於賓長者以其勞於室事故報禮特重焉祝不養者接神敬尊不敢棄使之養也二鉶上養羊下養豕然則二豆清亦羊豕各一與

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養養者洗三爵

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養若是以辯皆不拜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三十三

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爵皆答拜皆

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一拜

不拜受爵者大夫餞者賤也答一拜畧也特牲嗣子與兄弟餞為貴故拜受爵也款氏曰贊者蓋亦宰夫也每於將酌乃洗爵云洗三爵惣言之耳若謂酌授受也辯及兩下也皆不拜受爵者人多重勞主人一一答之也養者奠爵拜亦與士異答一拜卒爵禮輕可畧特牲二人養其禮亦然九大夫士之禮其答卒爵拜者皆一拜也

養者三人興出

出降實爵于篚及賓位不執爵以出統於上養也

上養止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酢于戶內西面坐

奠爵拜上養答拜

特牲上養酌以酢主人不徹也主人既卒爵出此徹主人在戶位故不酌也

坐祭酒啐酒

主人啐酒者為聽徹允既祭酒而未得即卒爵者必啐酒

上養親酌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

上養親酌且不用黍惟以辭別於尸也胡如胡福之胡

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

三禮纂註 二十四卷 三十三

重徹故其禮成至是乃主人興是坐而徹也亦殺於尸

上養答拜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

云上養興出則是不受主人爵也主人奠爵上養不受示禮有終且焉有同將徹之也出亦謂出戶送送於戶外退者上養退立于賓位也賓以出為退主人以入為退

右養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四 終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五

儀禮

有司徹第十七

此少牢之下篇乃大夫既祭饋尸於堂之禮

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釋於五禮屬吉大戴

第九小戴第十二別錄為少牢下篇第十七

賈氏曰上大夫室內事尸禮畢別饋尸於堂

下大夫即於室內為加爵禮尸若不饋尸以

有司徹

三禮纂註

一

徹者徹室中之神饋及祝之薦佐食之俎也

徹之者何以賓尸也昨者禮尸亦崇矣復賓

之者祭而禮尸以象神也今日賓尸禮之以

賓也禮之以賓者酬其象神也此禮也周曰

掃堂

為賓尸

司宮攝酒乃斝尸俎



攝有收攝之義斝溫也歸也因昨日之俎而

卒斝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荷寓陳

鼎于門外如初

少牢當五鼎此乃無腊與膚鼎者賓尸之禮

去腊與而

為三馬

右新饋禮一日徹室內之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

議侑于賓謂與賓長謀議可以為侑者也此

與鄉飲就先生而謀賓介意相類以異姓謂

宗人戒侑

戒即宿也其辭

侑出俟于廟門之外

俟于次當與

尸更入也

右立侑

三禮纂註

二

三

為尸設席也

又筵于西序東面

為侑布席也

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

賓客當在門西東面北上今執臣道門外北面

主人出迎尸宗人擯

迎之而使宗人擯待賓客之禮也

主人拜尸荅拜主人又拜侑侑荅拜

三禮纂註

卷五

三十一 戶五八

主人拜蓋西面也荅拜者其東面與此拜皆再拜

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

教氏曰亦三揖至于階乃三讓也惟云揖乃讓經文省亦以其可知故也凡主人與客揖

而先入皆入門右也經獨於此見之

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

東上

鄭氏曰東上統於其席賈氏曰賓席以東為上教氏曰尸侑升自西階尸升三揖侑從之中寺如上下射升階之儀也其降也亦然東上尸宜與主人相當也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荅拜主人又拜侑侑

荅拜

拜至至而拜之喜相接也亦敬也亦皆再拜

右迎尸侑

乃舉

舉者舉鼎也鼎在門外舉乃入之

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

初

三禮纂註

卷五

四

三十五

如初如正祭時陳鼎也如其東方當序西面北上

雍正執一七以從雍府執二七以從司士合執

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七皆加

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

二鼎西亦西縮

雍饗也饗正者饗人之長饗府則其屬也三七羊一豕一魚一故凡三也四俎尸也侑也主人主婦也凡四也四俎設之亦北上如鼎之序也其二在羊俎西又其二在豕魚鼎之西者但欲使鼎前皆有俎耳不嫌其所載者異也羊鼎西特有二俎尊之也此執七以

少者為尊亦宜也

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

七于其上皆縮俎西枋

鄭氏曰並供也其南俎司馬以蓋羊七清羊
肉清其北俎司馬以蓋豕七清豕肉清豕膏
清魚疏七七柄有刻飾者賈氏曰七清謂無
以把清注于疏七是也肉清肉從清中來實
無汁下文云羊肉清膾折正脊一正膾一腸
一胃一是也下文次賓蓋羊七清司馬蓋羊
肉清此并云司馬其實蓋羊七清者是次賓
也南俎已司馬用於羊清等則此北俎是
司士蓋豕清之等下文亦次賓蓋豕七清司

羊禮集註卷之五

五

士蓋豕膏此亦據上經正文司士擊豕而言
實次賓蓋豕七清也敖氏曰羊俎指在羊俎
西者此二俎陳于其西亦北其北俎次賓
以蓋羊七清豕七清其南俎司馬以蓋羊肉
清司士以蓋豕膏清魚疏七二者以羊豕之
清宜異器也覆者為塵也二七覆于二俎之
上羊七在北豕七在南非七清之俎亦覆
七于其上者事未至權加之耳此俎將載則
更以豕七加于其北俎既反之縮俎西枋
為縮執俎者在西也。今按初獻三俎羊正
俎羊七清俎羊肉清俎亞獻二俎豕七清俎
豕膏俎三獻一俎清魚俎也

右陳設俎于內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

周禮太宰掌贊王几為尸受几故尸從降侑
亦降几尸為禮侑則從之此所以謂之侑也
其降也

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

主人升尸侑升復位

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

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

外拂之也拂以三致
慎也進几授之敬也

尸進二手受于手間

羊禮集註卷之六

六

受于手間謙也聘禮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此
亦訝受乃云手間者但言其頭數之節耳此
授受皆橫執几而二手之間有廣狹則几賓
主之橫執几者二手共執其一庶明矣

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簋北面奠于筵

上左之南縮不坐

賈氏曰主人橫執几進授几尸二手受於主
人手間時亦橫受之持欲從設于席故還之
使縮以右手執几外簋故鄉北面縮設于席
敖氏曰執几亦用二手此惟云右手執外簋
特見其一耳右簋而謂之外者以其差遠於
人故也几稍高故設之不坐

主人東極東北面拜

拜送也

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拜

侑拜者從于尸也至此尸乃復位則是主人拜時尸在庭前東面也

右授几

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

升尸侑升

辭對之儀與鄉飲同故此界之揖亦主人揖尸也文省耳

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

三禮集註

卷之五 七 二五

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

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

東楹東北面拜送爵

此獻在先昨饋食禮食在先也獻受之儀並如鄉飲

右主人獻尸

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于庭前菹在西方

婦贊者執菹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

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翹贊坐設于豆西

當外列翹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

鄭氏曰昌昌本非菹醢醢昌本麩鬻麩熬麥黃黎泉實白熬稻黑熬黍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饋尸亦豐大夫之禮主婦取籩與者以饌異親之當外列辟錮也退退入房也賈氏曰正祭先薦後獻釋祭先獻後薦故祭義曰君獻尸夫人薦豆謂釋日也則此饋尸禮與天子諸侯釋祭同故氏曰四豆四籩放室中之數賓尸以飲酒為主其禮變於饋食不可復因其薦故於其始亦變而用朝事之豆籩馬不辭君禮者變而用之無嫌也當外列籩在麩鬻西也

三禮集註

卷之五 八 中 三五

右主婦薦尸豆籩

乃升

升者升牲體於俎也

司馬牝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脰膾正脊

一臠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腸一

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

鄭氏曰言載尸俎復序體者明所舉肩脰存焉亦著脊脅皆一骨也膾在下者折分之以為肉清俎也一俎謂司士所設羊俎俎載氏曰司馬舉羊俎以下凡升羊者皆司馬為之

特於此見之耳上言燧尸組而此肩臂臑臠
臠具有明其神組所組並用也復序組實者
其數及載與進組之法皆異於上故爾此言
載時先後之序也其在組則與正祭者畧同
惟臠後於臑為異耳臠後於臑者以其折也
折之則不為全體而在前體之下矣臠又折
者見其懸於神組且欲以所折者為肉清組
也其脊骨皆一骨及臑胃各一者義亦如之
賓尸主於飲酒此組乃有祭師者盛之一組
謂司士所設羊臑西之北組也司馬亦南面
執之以載與他組異也既載則侑及主人主
婦之於羊組三亦繼此而序載之每組既載則
遷之於階階西亦北上西結俟時乃設耳所
以然者為當進羊七清羊肉清于尸也北當
作七
下同

三禮集註

羊五卷

九

羊肉清臠折正脊一正膾一膈一胃一齊肺一
載于南組

鄭氏曰肉清肉在汁中者以增組實為尸加
也又云臠折明為上所折分者齊肺離肺南
組雍人所設在南者此以下十一組俟時而
載於此歷說之耳故氏曰云臠折者明其為
臠之下也此臠蓋與後足之較同以無異名
故但云臠折而已羊組之外又分其體以為
此組貴多儀也尊尸不敢用左體故分右臠
為之用齊肺亦別於其正羊肉清與羊組之
實同而名不同其於臑有清上清中之異
也羊組西之二組亦北上肉清載于南組則
其北組為蓋七清明矣凡羊肉清與豕膏清
魚皆俟時而載因升正組之即而遂見之微

其文相
比也

司士杞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臑臠臠正脊
一臠脊一橫脊一短膾正膾一代膾一膾五膾
肺一載于一組

鄭氏曰臠在下者順羊也組謂雍人所設在
北者故氏曰此謂豕膏二司士即舉豕鬲者
此下凡升豕者皆此司士為之豕無正組故
此尸組之體骨皆放於羊組此組與羊肉清
組同臠在膾
下是亦折矣

侑組羊左肩左臑正脊一膾一膈一胃一切肺

三禮集註

羊五卷

十一

長九

一載于一組侑組豕左肩折正脊一膾一膾三
切肺一載于一組

鄭氏曰侑組用左體侑賤也其羊組過三體
有臑尊之加也豕左肩折一分為長兄組也
切肺亦祭肺互言之耳無羊清下尸也豕又
祭肺不齊肺不備禮也組司士所設羊鬲西
之北組也豕組與尸同賈氏曰自侑已下及
至人主婦皆用左體脊骨若然豕尸組時左
體亦同升於鬲是以組皆設于西自侑以
下悉與尸同鬲者以賓尸禮蓋卑唯尸尊禮
詳侑已下禮器故也鬲組數奇今體數四故
云加賓尸之有侑循正祭之有祝又知以臑
為加者侑豕組無臑豕人羊肉清組亦無臑
故知有臑有加以立有補尸尊之故以臑

為加禮也。敖氏曰：侑無羊肉，清故羊俎得用。二體前，體以肩後，體以肫，尊之也。右體皆在尸俎，故此皆用左焉。有肩有肫，則肫在下，端矣。羊俎亦用祭肺者，與尸俎同在堂上，因其禮也。作俎亦然，飲酒正禮，祭以離肺，其有以切肺者，或盛之，或有為加之，或相因用之，非常禮也。豕左肩折，不用全體，為羊俎已用二，故於此殺之。豕脊體數殺於羊俎，又無羊肉，清皆下尸也。豕脊之肺，宜如羊肉，清而用，此乃放尸俎而用切者，亦以無羊肉，清故也。侑之羊俎，司士所設在羊俎西之南者，侑之豕俎與尸之豕脊同用南俎。

一俎一腸一胃一膾肺一載于一俎。豕脊臂一脊一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清臂一脊一俎。一膾一膚三膾肺一載于一俎。
鄭氏曰：作俎，主人俎也。無體，遠下尸也。以肺代之，肺尊也。加羊肉，清而有體，崇尸惠亦尊。主人也。臂，左臂也。侑用肩，主人用臂下之也。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降於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有所出，有所申，亦所謂順而據也。作俎，司士所設，豕俎西俎也。其清俎與尸俎同，豕俎又與尸俎同。敖氏曰：尸之牲，俎三，主人亦如之，故其正俎無體，遠下尸也。骨之屬，但用肺而已。臂，不言左者，可知也。正俎太賤，故加俎，宜用尊體，其脊骨之屬，亦不嫌於與尸同也。侑正俎用肩，主人之加俎用臂，蓋示其不相統之義。豕脊，借言豕俎，不言肉，清一俎而已。無所別異也。豕脊，體數乃羊，肉清者亦以羊俎太簡，故爾。此羊肉，清豕脊。

皆用雍人所設之南俎與尸同。

主婦俎羊左膾脊一俎。一腸一胃一膾一膾羊肺一載于一俎。

鄭氏曰：無豕體而有膾，以主人無羊體不取。備也。無祭肺，有膾，肺亦下侑也。祭肺，尊言膾。羊肺者，文豕膾下膾也。膾在羊肺上，則羊豕之體名同亞也。其俎，司士所設在魚俎西者。敖氏曰：主婦有正俎，而無豕脊下侑也。又用膾者，明其可用豕脊而不用也。亦與作俎，惟用羊肺之意相類，用膾，肺者此。俎設于房中，故不因堂上之禮。

司士牝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

皆一魚橫載之，皆加膾祭于其上。

鄭氏曰：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彌變於神，膾讀如殷，嗥之，嗥，刺魚時，割其腹以為大，商也可。用祭也。其俎，又與尸豕俎同。賈氏曰：上歷說十一俎，尸侑主人之下，皆次言豕俎魚俎，亦是歷說十一俎，獨不陳魚俎於豕俎之下，而陳并於此者，欲見魚水物別於正牲，又欲見魚獨副賓長，獻尸故并於此序之。敖氏曰：二司士舉魚，與者也。橫載之，亦縮俎，其於載者，則為橫載，此蓋送魚肉之俎，載時皆橫載之。款蓋之，之時異於斯見之矣。凡經言載俎之例，惟云橫載者，據俎而言也。加以之者，據載者而言也。此三蓋，清魚亦皆迭用南俎。

右通言載俎之法。

一曰司馬司士載組。賈曰此十有一組俟時而載下文卒升賓長設羊組於豆南賓降尸升筵惟設此一組餘十一組皆未又至人主婦升席時乃設之是其俟時而載今於此已下雖未載因前組遂歷陳說之耳十一組也豕組四也至人羊組五也羊肉清組六也豕齊七也至婦羊組八也尸侑主人三者皆有魚組是其十一通尸羊正組為十二組其餘曰組尸侑主人正婦載羊侑組為正組其餘八組雍人所設二組益送往還故有八其實止二組也

卒升

上云乃升此云卒升文相應言以上十一組皆升也

三禮集註

卷五

主

三頁十五

賓長設羊組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楨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蕤蕢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蕤祭于豆祭

賈氏曰上文載羊組退卒升於十一組之下者敬見此賓長設羊組之事故氏曰賓長設組尊尸之正組作組亦然云賓降見尸升之節也既祭則右執爵於尸升筵主人亦疑立于階東

雍人授次賓疏七與組受于鼎西左手執組左蕤縮之卻右手執七枋縮于組上以東面受于

羊鬲之西司馬在羊鬲之東二手執柅七枋以提清注於疏七是若者三

鄭氏曰柅謂之軟讀如或春或枕之柅字或作柅者秦人語也此二七皆有淺深狀如飯柅柅長枋可以行物於器中注猶馬也賈氏曰淺深對常勺升深也今文柅作攪故氏曰疏七與組在羊組西之北者也七清尊於肉清故用上組蓋之陳組特組西縮疏七縮組西枋而此左手執左肅御右手執七枋以受清是身當組下端也然則凡縮執組者皆當其下端矣左手執組左肅乃縮之是授受時皆橫執組也縮執組以受於鬲西者惟此與豕七清爾二手執柅七枋敬其事不游手也挹清且若是則七牲體者可知

三禮集註

卷五

主

二頁

尸與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與左執爵酒也鄭氏曰肺羊祭肺也

次賓縮執七組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七枋坐祭齊之與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七于組上以降

賈氏曰此七清似太羹持性太羹不祭不齊此齊之者明清肉加先進其汁而嘗之尚味故也以清肉加在鬲有汁在組無汁故以七進汁故云肉清肉在汁中者以增組實為尸加是也特牲太羹自門入不在鬲不調之此肉清在鬲已調之故氏曰若是者謂執七組

之儀無變也卻手受七枋則七內鄉而便於用覆手以授賓明其變於有事之時以賓亦覆手以受統於尊者也縮俎則不復執之而二手執俎矣祭酒如祭酒然亦注於地他時清不祭此祭者重其在俎也

尸席末坐啐酒與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

此啐酒未卒爵也拜告旨所以荅主人意也拜告不降筵以有後事

司馬羞羊肉涪縮執俎尸坐奠爵與取肺坐絕

祭齊之與友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涪俎南

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

絕祭絕肺未以祭也上文涪使次賓此肉使司馬大夫官多使各載其一也

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

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換于鹽坐振祭齊

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

詩曰載燔載烈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烈炙也室中之事無燔俎故此祭後即加于

也

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

也

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

右主人獻尸禮卒

賈氏曰獻尸有五節主人獻酒并主婦設筵豆一也賓長設俎二也次賓羞羊七清三也司馬羞羊肉涪四也次賓羞燔五也○今按主人獻尸羞羊俎及主婦獻尸始羞豕齊及賓作三獻之爵始羞涪魚俎今並述於主人獻尸之時者以載俎事同一類故以類相從庶使易見也不惟此也主人獻爵羞羊俎主婦獻爵羞豕齊又尸酢主人羞酢羊俎主婦致爵于主人始羞豕齊又主婦羊俎亦尸酢三好始用之今並述於主人獻尸之下者亦

三禮集卷之五

十一本

欲以類相從也鄭云此以下十一俎俟特而載於此歷說之爾蓋謂此也

主人酌獻俯俛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

右北面荅拜

賈氏曰此節內從獻有三事主人獻時主婦薦筵豆一也司馬羞羊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三也俯降於尸二等無羊七清又無肉涪獻尸訖即獻俛中間無別酌鬯之事故不洗此爵從尊者來向卑者則不洗從卑向尊雖獻間無事亦洗故特牲賓致主人洗爵以承佐食賤故不償尸鄭注云洗致者以承佐食賤新之

主婦薦韭俎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

執二遵趙黃以授主婦主婦不與受之奠趙于
醢南黃在趙東主婦入于房

凡設菹常在右便其薦今菹在醢北者立侑所以輔尸故菹在此統於尸也敖氏曰醢在南方是豆北上也此與主人席豆相變之法同

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

正俎亦橫執

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楛于醢祭于豆間又取趙黃同祭于豆祭與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

三禮集註 主卷

十七

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

侑禮殺於尸故無羊七清與肉清其儀亦殺故不啐酒不告旨

侑降筵自西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

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

右主人獻侑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

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與對

敖氏曰尸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尸對主人後阼階東三

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

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

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

此事中亦有五節尊主人故與尸同酢時主婦亦設筵也賓長設羊俎二也次賓羞羊俎三也司馬羞肉清四也次賓羞羊燔主人乃卒爵五也但特牲少牢主人獻尸尸即酌主人三人乃獻祝及佐食此尸待主人獻俎乃酢主人不同者此尸早達主人之意欲得先進酒於侑迺自飲彼尸尊不達主人欲自達已意故先酢主人乃使主人獻祝及佐食故不同也是以下文賓長獻尸致爵主人尸乃酢之達賓意亦此類也

三禮集註 主卷

十八

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

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

事至乃設席畧故室中致爵之節亦所以尊尸也既設席尸乃於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復位

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

執二遵趙黃主婦不與受設趙于俎西北黃在

趙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

賈氏曰此陳主人受酢設席之位特牲少牢皆致爵乃設席此備尸受酢即設席者以備

尸以單主人並尊故受酢即設席矣上云
與取邊此否者凡執邊豆法皆兩雙執之此
俯與主人皆二邊故主婦與贊者各執二於
事便故不與受設之教氏曰主人之席亦南
上而道在北方豆席相夾之法愈可見矣升
筵之節俯速於尸主人速於俯皆所以異

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邊如

侑之祭與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與次賓

羞七渚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與司馬羞

羊肉渚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與受肺坐絕

祭齊之興友加于渚俎司馬縮奠渚俎于羊俎

三禮集註 王季末 十九 四廿一

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

鄭氏曰奠爵於左者神惠變於常也言受肺
者明有授言虛俎者羊渚俎訖於此虛不復
用賈氏曰此俎賓羞七渚司馬羞羊肉渚於
尸次賓又羞七渚於主人同用此俎上降皆
不言虛以復將更用至此言虛明其不復用
下次賓羞羊渚於主人則此之承用亦承俎
羞羊燔禮殺也教氏曰祭酒與亦左執爵乃
受七渚奠爵于左碎肉渚俎也受肺亦取於
俎言受者執俎以進亦授也故取之云受言
虛俎者見其盡載於羊俎而無所釋也此經
言羞渚俎一節其文有加
尸者所以足其義非異也

主人坐取爵以與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

賈氏曰燔即羊燔主人與尸俯皆用羊体主
婦獻尸以後悉用承体賓長獻尸復悉用魚
從是以知之教氏
巨燔不言羊可知

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

以與坐與拜執爵以與尸西楹西答拜主人

坐奠爵于東序南俯升尸俯皆北面于西楹西

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宗酒尸俯皆答再拜

主人及尸俯皆升就筵

此尸醉主人主人拜宗酒而俯亦答拜者錄
主人意亦欲并謝也云主人及尸俯先後

三禮集註 王季末 十 三十八

之辭

右尸酢主人 一曰主人

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

賈氏曰上文主人獻內凡有三爵主人獻尸
獻俯受酢也主婦獻內凡有四爵分爲四節
主婦獻尸一也獻俯二也致爵三也受酢四
也下賓長爲三獻爵止故與主婦亞獻同此
主婦亞獻一節內從獻有五主婦設兩劍一
也主婦又設與俯二也次賓羞承燔尸乃卒爵
也司士羞承香四也次賓羞承燔尸乃卒爵
五也放氏曰以授主婦婦贊者以授主婦于
房中也上篇亞獻畢主婦以爵入于房今司
宮乃取爵于下篚以授者其有司微云後此

爵又及於
下筮與

主婦洗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筮上受

賓主獻酢無在筮上受法今於筮上受者以婦人所獻不與行賓主之禮不得各就其階少牢主人祝拜席上以室內近狹故拜筮上與此禮異

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劍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劍以從主婦不與受設于羊劍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股

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黃西脩在白西興立于

主人席北面西

敖氏曰主人席北此時主婦堂上之正位也飲酒而有劍尸尊亦盛之設二邊而主婦親取之以其與劍異類不可相罔也糗與脩雜用饋食之遺也去壘用脩以示具變糗脩北上明不與初儀序下儀類此

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

於此乃云尸坐是受爵時立也

以羊劍之柶挹羊劍遂以挹豕劍祭於豆祭祭

酒

祭劍乃祭酒者示禮殺之漸也

次賓羞豕七清如羊七清之禮

如其左手執組左燕以下之儀也

尸坐啐爵左執爵尊上劍執爵以興坐奠爵拜

主婦答拜執爵以興

為尊劍拜也不告旨異於主人也

司士羞豕脊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清之禮坐

取爵興

奠爵亦于左也

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

爵拜主婦答拜受爵

受爵亦於其席也

右主婦獻尸

酌獻俯俯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

亦拜於筮上受蓋不敢異於尸也降於尸二爵無劍豕七清又釀內有三節主婦羞換脩

一也司士羞豕香二也次
賓羞燔侑乃卒爵三也

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黽南脩在黃南脩坐左

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

上禮尸祭糗乃祭酒
此無糗故亦不祭酒

司士縮執豕香以升侑與取肺坐祭之司士縮

奠豕香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

降侑與

賈氏曰上下尸與侑及主人主婦但是正俎
皆橫執以升橫設于席前若益送之俎即縮

手禮集註

玉卷

三十一

執之又縮於席前今司士取羞豕香是益送
之俎縮執是其常而言之者以其文承上主
人獻侑時無羊肉清故主婦獻侑司士羞元
香不得相如是以經特縮執見異於正俎諸
文特云橫執縮執者皆此類故氏曰取肺亦
右取之肺謂切肺豕香無清者初獻無羊清
故此雖有豕香
亦不用清也

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

受爵

亦如尸受
羊燔之禮

右主婦獻侑一日主
婦並獻

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

阼階上答拜

筵上受爵因尸禮也北面答拜於堂中儀也
與主人行禮故亦得獨拜阼階上賈氏曰此科
亦有五即行事主婦致爵時設二劍一也又
設糗脩二也豕七清三也豕香四也豕燔主
人卒爵
五也

主婦設二劍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其祭糗脩祭

劍祭酒受豕七清啐酒皆如尸禮掌劍不拜

主人受主婦爵皆如尸禮尊也其異者惟不
告旨與啐酒不拜

其受豕香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

面答拜受爵

右主婦致爵于主人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

主婦受爵尸即降筵受其爵將酢主婦此科
內從酢有三婦贊者設豆邊一也可馬設羊
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三也主婦與侑同三主
人與尸同五尊卑差也

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

侑主人降從尸也主婦入于房知尸降為已
宜辟之也凡婦人於丈夫之為已而降洗者

手禮集註

玉卷

三十四

手禮集註

手禮集註

何無從降之禮蓋於此篇及士昏見之

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

皆俟尸洗也

尸易爵于篚盥洗爵

易爵者男女不相襲爵也

主人揖尸侑

揖之使升也

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

三禮纂註 二十五卷

東侑西楹西北面立

皆俟尸酌也

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

荅拜主婦入于房

西面於主人之席北也蓋尸就此位而酢之

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南面立于席西

賓長以下皆無設席之文惟主人設席主婦亦設席既受爵乃設席降於主人也

婦贊者薦非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

贊者執醴黃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與受設醴于菹西黃在醴南

婦贊者亦非一人授受各一人也

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

右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醴黃蕪祭于豆

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

扱手祭酒啐酒

扱手者于院內則曰婦人左佩絲紒

三禮纂註 二十五卷

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

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

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人立于房尸主人及

侑皆就筵

出房出卒爵也立卒爵不坐者變於主人也執爵拜變於男子也

右尸酢主婦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

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

尸得獻乃舉之故下主人獻及衆賓以下
三獻未行致爵尸奠爵欲得神惠均於室此
已行致爵訖饋尸又在堂故爵止者欲得神
惠均於庭與
正祭者異

右三賓三獻尸一曰賓長三獻

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
洗揖尸升侑不升

侑不升者禮益
殺不從尸也

三禮象註

二十七

主人實爵罍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
西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降洗尸
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
實爵尸拜受爵主人反位荅拜尸北面坐奠爵

于薦左

特牲及下皆無罍尸事此由饋尸如與賓客
飲酒然故有罍異於神惠是以奠于左上上文
賓之獻爵比乃主人之罍皆奠于左

尸侑主人皆升筵

右主人罍尸

乃羞

凡為下
文總目

大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

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

鄭氏曰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邊則
稷御其羞其豆則醢食黍食庶羞羊腫豕臠
皆在左陽也賈氏曰房中羞其邊是周
禮邊人取云羞邊之實其豆則醢人取云羞
豆之實公食大夫禮牲皆臠及炙載此直云

三禮象註

二十八

腫載不言炙者彼是食禮故庶羞並陳此飲
酒燔炙前已從獻故止有腫載而已內羞是
穀物故云陰庶羞是牲物故云陽教氏曰房
中之羞饌于房者也言房中以別於庶羞明
庶羞不自房來也饋食之禮庶羞亦設於薦
豆之左則庶羞在左乃其常處庶羞左則內
羞右亦宜矣

右羞于尸侑主人主婦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

面皆荅一拜

拜于門東以南其稱也拜衆賓以三旅之
也衆賓荅一拜其稱也未獻之前衆賓位

東 在門

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與對卒洗非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王人在其右北面答拜

主人已酌長賓乃升洗下尸也

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

敖氏曰醢在兩者為降設於其位則脯當在南也實位於庭北而上而脯醢南上亦席豆相夾之意由是言之則他禮之類此者皆可得而推也

三禮集註

二十五

二十九

二十

司士設俎于且北羊胓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

上賓一體又無脊骨遂別於堂上者也用切肺者賓翅設于堂故亦因尸禮屬雜胃言之

羊胓可知

賓坐左執爵右取脯揆于醢祭之執爵與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

鄭氏曰成祭於上尊賓也取祭以降反下位也及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已獻尊之賈氏曰得獻反在西階西南與主人相對尊之也若燕禮上得獻位于東方亦是尊之敖氏曰賓取祭以降以已所有事者也宜親執之西階西南賓之正位既獻乃立于此尊者之禮即文彌多以相變為貴

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

薦東

祭東豆間之東也薦設于祭東俎又在薦東則是豆也薦也俎也由西至東設之耳此獻長賓而宰夫司士薦則自此以下皆私人為之明矣

王禮集註

二十六

三十

衆賓長升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辯受爵

長賓以下以次第升受獻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於宰夫又酌授於尊南宰夫贊酌大夫尊也若是以辯謂皆如上之儀

其薦脯醢與香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西南答

東面其香體儀也

敖氏曰特牲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此下經言兄弟之儀云升受爵其薦香設于其位然則此薦香亦於每獻設之也體儀謂或體或儀也尊者用體折卑者

用儀且儀者其若若之禮與又下云長兄弟之香折骨一處一則此非折而儀者惟有所而

右主人獻賓

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

敖氏曰乃升長賓者其宗人與後長賓二字似新蓋此乃主人自酢非酢于長賓也鄉飲曰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此文宜類之偏獻乃酢交於士禮賓辟尸不敢親酢主人故主人自酢以達其意

三禮集註 卷五

三十一 三百廿四

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

賓降及位則主人亦就席矣

右主人自酢一曰主人獻賓辨酌自酢

宰夫洗解以升主人受酌降廟長賓于西階南

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

卒爵拜賓答拜

此主人導飲也

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

此賓之辭爵奠而不舉也

右主人酬賓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王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辨辨受爵

三禮集註 卷五

三十一

獻兄弟不殊其長與衆賓同亦大夫禮異也不言宰夫贊酌畧其文也兄弟卑於衆賓主人於其次者不親酌可知

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香設于其位

敖氏曰又著兄弟長以下既獻之位及其設薦香之節也至此乃言其位者因文而見之也升受爵謂每人升受爵之時也於其受獻則為之設薦香于位明不俟其降也鄉飲衆賓每一人獻則薦其席是禮似之矣此不言宰夫贊酌獻衆賓不言升受爵而設薦香其禮同故互文以相足也

其先生之香折幣一層一其衆儀也

先生長兄弟也折承左肩之折也先生香折其衆則儀亦以此別長幼也

右主人獻兄弟

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香

有薦香

鄭氏曰內賓姑姊妹及宗婦獻于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爲賓主禮也南面於其右主人之位恒左人亦設薦香於其位特牲記曰內賓立于房中西牖下東面南上宗

三禮纂註

王五卷

三十一

婦北堂東西北面

右主人獻內賓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于其羣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香

鄭氏曰私人家臣已所自諱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北上不敢專其位亦有薦香初亦北面在衆賓之後爾言繼者以爵既獻凡獻位定款氏曰私

人猶私臣也經記異人故其文亦異獻私人而降洗亦獻禮也拜于下而降飲賤也獻亦西南面於東極東而拜於其右私人賤故但答其長拜以殊之自獻衆賓至此其獻凡四即爲前後兩言宰夫贊主人酌所以見其問二獻之不言此爲省文耳此言於若是以辯之後見獻私人之長即贊之也以是例之則獻內賓以上主人所親酌者惟於其長蓋可見矣此位亦北上者賤於兄弟故其位繼其後而不更端也特牲記衆賓及衆兄弟內賓以宗婦公有司私臣其俎同然則此禮內賓以及私人其俎亦皆儀而有膚矣大夫無獻公有司之禮豈其私臣多足以任其事不用公有司與或公有司在衆賓之中不必別見之與

右主人獻私人

三禮纂註

王五卷

三十四

四十五

賈氏曰三獻是上賓不言上賓而言三獻者以其主人主婦并此賓長備三獻因號上賓爲三獻以事名官也特牲三獻作止爵

司士羞滷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膾祭祭之祭酒啐爵

鄭氏曰不羞魚也滷畧小味也羊有正俎羞也滷肉滷豕無正俎魚無七滷陰汚之殺款氏曰不言左執爵與與坐者如上禮可知

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於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受爵

敖氏曰橫載者於組為橫於牲體同也不縮載者正組之實已多又加以益送之組故載魚於此不得象其在魚組也尸既卒爵乃執虛爵以待執組者降而後奠爵拜行禮之序於此可見也按口作此爵以授賓賓因獻侑致于主人受爵者賓受也

右尸作止爵

酌獻侑侑降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涿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

此獻侑者賓也不言賓而言三獻因其爵以名其人也敖氏曰司馬當作司士字之誤也上下皆司士為之此不宜使司馬且司馬惟主羊組耳羞涿魚非其事也卒爵與拜其節

主禮象註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宜與尸同此器言之
下下文主人亦然

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

司士羞一涿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

敖氏曰賓拜東楹東者以與主人為禮則不敢獨拜西階上辟尸也此與侑如尸禮皆兼祭酒而言不致爵于主
婦交於不賓尸之禮

右上賓獻侑致于主人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酢之

賈氏曰賓雖不言其意欲得與主人抗獻酢之禮今見致爵說即酢之是遂達之意也

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降實于篚

尸在其右並授也並授而不同面拜遂辭主人獻賓之禮也云執爵以降則是既卒將亦拜矣而

右尸酢上賓

二人洗解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

主禮象註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

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

鄭氏曰三獻而禮小成使二人舉爵序殷勤於尸侑賈氏曰此獻為正後仍有舉奠加爵之等乃是大成鄉飲射特牲皆一人舉解為旅爾始二人舉為無美爵始今以二人為旅爾始者儻尸禮與彼不同敖氏曰二人舉為旅爾始也中庸曰旅爾下為上所以遠賤也其是之謂與

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解者皆拜送侑

奠解于右

奠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反位於西楹西俟拜也受爵亦於其席拜送亦於其位舉

解者不奠于席前不奠於主人之儀也有
奠解不言坐省文也于右亦由便耳右揆南

右二人舉解于尸侑

尸遂執解以與北面于阼階上崩主人主人在
右

言遂執解以與是舉者亦執解以坐而俟也
於阼階上拜酬禮殺也

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
酌就于阼階上崩主人

言就者主人立待之也導飲而酌酬儀文亦
殺東面酬之如特牲賓兄弟旅酬之儀

三禮集註 卷之三

三七 三百六十七

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
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
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
人復筵

人復筵

酬不奠者遂酬侑也言
酌復位明受於西階下

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

升長賓揖之使升也侑所受主人酬為遂以
酬長賓

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

皆飲于上皆非
而酬飲之也

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

衆賓兄弟升而飲之私人升受于上飲于下
酬無不逮者理一也禮有隆殺者分殊也

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辨

凡卒爵之人皆必升酌凡升之人皆以其位
為序必衆相酬交通乃止

卒飲者實爵于篚

未受酬者篚
無所旅酬飲

右旅酬

三禮集註 卷之三

三八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

內賓羞在私人之上私人得旅酬則房中內
賓亦依可知無房中之羞則於主婦以上也
此節亦當祭薦

齊文不且耳

右羞于堂下及房中

兄弟之後生者舉解于其長

後生也
者也

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

執爵以與長答拜

此舉解與主人酬賓之儀畧同似有為主人酬長兄弟之意故如主人而長在左

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

長答拜

長既拜則復於東面位

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爵

止

此拜受于其位者別於主人之親酬是亦變於士也酬而受爵因賓禮也東面答拜宜鄉之爵止奠之於薦左也以其未即舉故言止亦省文

三禮集註

圭卷

季本 二百八十四

右兄弟之後生者舉解于其長

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消爵不止

賓長次賓也上賓已獻尸此次賓亦獻不嫌與三獻者同也此獻當用獻不言者省文也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禮異也消謂消魚

右次賓獻致如初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於下

一人又次賓長者如初如二人洗解之為也遂之於下遂及賓兄弟下至于私人也上言無消爵不止互相發明

右賓一人舉解于尸遂核酬

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笑

鄭氏曰長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唯已所欲無次第之數賈氏曰長賓取解者是主人酬賓之解長兄弟取解者是後生舉於其長之解故氏曰言皆遂及私人則是賓及兄弟之黨對先後迭舉而不並行也其禮則賓長取解酬兄弟長交錯以辨不拜私人之卒爵者洗酌及之長兄弟乃取解酬賓長亦交錯以辨卒飲者亦洗酌及之賓與兄弟又皆迭舉如初禮爵行無數至醉而止賓尸至於飲酒而堂上不行無笑爵者此雖變於祭禮然尸猶有餘尊不宜無所別亦無笑爵之儀太簡不崇敬

三禮集註

圭卷

季本

右堂下相酬爵無笑

尸俯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

送尸于廟門外以其賓之也

拜俯於長賓亦如之衆賓從

從從長賓也

司士歸尸俯之俎

尸俯俎送俎于其家賓長而下則自徹而投其人以歸

主人退

有司徹

徹堂上下之薦俎外賓尸惟堂下婦人不徹

右尸出禮畢

若不賓尸

鄭氏曰不賓尸下大夫也教氏曰此下之禮視賓尸者為少質則是制禮之序此先彼後如冠禮之醴與醢者然也而上下篇以賓尸為主至是乃更端言不賓尸者焉周禮尚文抑又可見

則祝侑亦如之

三禮集註

甲一

賈氏曰上篇尸食七飯告飽祝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

尸食

八飯也

乃盛俎膾臂肫胾脊橫脊短壻代壻皆牢

鄭氏曰盛者盛於俎也此七体羊豕其脊膾皆取一骨也與所舉正脊幹體凡十矣肩未舉既舉則俎猶有六体焉賈氏曰特牲尸食訖乃盛今八飯即盛者大夫禮與士相交先言屬見從下起不言盛肩未舉不言膾體已舉在俎有司徹不盛俎者賓尸禮更無所用全以歸尸故也此七体羊豕者以其五骨下有魚腊膾又不升故惟羊豕也三脊三膾

魚七

皆取一骨盛於所各有骨体在俎不取以備陽厭也故猶有六体教氏曰先膾臂肫而後脊膾亦如尊卑也前体先膾後臂者肩未舉若自下而上然此所取者三体四骨與所舉正脊幹體則羊豕各四体六骨矣肩既舉而俎但有六骨以為所釋者也

脂辨無髀

鄭氏曰盛半也按魚十有五而尸食時已舉其一惟餘十有四今盛七是其半也上文牲用其半

亦盛半也

教氏曰前升腊于俎俎時不云髀不升故此明之腊用一純故得取其半云辨

三禮集註

甲二

者明右体及其脊與脊皆盛也腸胃膾不盛者以其為骨体為賤既收骨体賤者畧之可也

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齎之佐食受加于所

先盛骨体乃舉肩變於士禮也亦為主肩之後又實他俎不宜與所俎之事並行也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

賈氏曰少牢魚在羊東今據魚腊宜在魚俎東羊當作魚字之誤也

乃據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

俎以出

教氏曰據猶取也其餘三个之外者魚據四个腊據八个其所什者腊則短膾正膾代膾

各一骨魚三个而已魚腊俎什三个而牢俎
六介者所俎於三脊三骨惟當各取一骨而
已故牢俎之所什
不容不有六骨

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

鄭氏曰祝主人主婦俎之魚腊取于此者大
夫之禮文待神餘也三者各取一魚其腊主
人臂主婦膈祝則胎也與此皆於兩側更載
焉不言主婦未聞教氏曰此亦大夫禮異者
也取于是者主人主婦之魚腊及祝之魚也
祝俎之腊用辭償與不償同耳

尸不飯告飽主人拜脩不言尸又三飯

凡十一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
飯十五飯教氏曰惟云主人拜脩省文

三禮纂註

卷五十五

佐食受牢舉如償

此償者賓之謂蓋指賓尸之禮也惟言賓
則意有所不備故以償言之經先見償禮已
有成文故此以如家之省文耳不言如初者
見是禮文不在償禮後也

右不賓尸尸食之禮

主人洗酌酌尸賓羞胖皆如償禮卒爵主人拜

祝受尸爵尸答拜

敖氏曰自卒爵以下不象如償禮者欲與後
禮相屬也凡與償禮同而重見之者其意皆然

右主人酌尸

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亦如償

此以下儀文多做賓尸之
禮故此省文只宜如償

其換祭其燬亦如償

右尸酢主人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香皆如償

敖氏曰祝之薦香如償則牢與腊皆解明矣
祝於償亦有肝從不言者與佐食連文故累
之耳惟言位與薦香不及其儀
者可知也下文類此者皆然

主婦其洗献于尸亦如償

三禮纂註

卷五十五

此如償謂拜送
爵以上之禮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

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

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與反位

鄭氏曰棗饋食之邊換脩籩之實雜用之下
賓尸也栗脯加籩之實反位及主人之北拜
送爵位敖氏曰籩位自左而右饋食之邊與周
也此饋食之禮則四邊者其饋食之邊與周
官籩人取饋食之邊五有栗棗而糗脯蓋棗
下脫糗栗下脫脯也天子諸侯饋食之邊亦
八當與其豆數同此從獻之禮償則闕之者
詳於堂上故畧於室中隆殺之宜也

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

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

取燔煇于鹽振祭齊之祝受加于所

鄭氏曰自主婦反取邊至此異於鄭賈氏曰上篇無邊燔從之事此有邊其物又異唯糗同耳故云異于饋

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

賈氏曰自祝加所以上至主婦反取邊與饋尸異鄭不于卒爵上言之而在尸答拜下言之者取終一事故也

主禮集註 二十五卷 四十五 三百七十三

右主婦獻尸

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酢主婦主婦主人之北

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及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

饋卒爵拜尸答拜

賈氏曰特牲不夾爵拜上篇上大夫夾拜此下大夫婦宜與士妻同教氏曰夾爵拜內于正禮也饋則畧之綏亦作授

右尸酢主婦

主婦獻祝其酌如饋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

答拜

如饋其酌以前之禮也

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

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

禮

內于不薦而使官為之者遠下尸亦大夫禮具也士禮主婦薦薦於祝

卒爵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饋主婦受爵

以入于房

主禮集註 二十五卷 四十六

教氏曰祝卒爵而主婦受是亦不拜既如饋也此以上如饋者皆在前篇

右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尸西北面答拜爵

止

鄭氏曰尸止爵者以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教氏曰此三獻爵止之義與特牲禮同受爵而即止亦大夫禮異也賈曰此一節內凡有十爵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二也主人酢主婦三也尸作止爵酢賓長四也賓獻祝五也又獻上佐食六也又獻下佐食七也賓致爵主人八也又致爵主婦九也賓受主人酢十也

右賓長獻尸爵止

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尸

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

賈氏曰天子諸侯皆夫婦致爵但少牢上大
夫受致不酢下大夫受致又酢士受致自致
是上大夫尊辟君受致不酢下大夫與士卑
不嫌得與君同夫婦致爵也又特牲未致爵
已設席上大夫賓尸尸酢主人設席司几筵
云祀先王酢席亦如之彼酢時已設席與大
夫禮異也司几筵又云右諸臣致爵乃設席
與此同者士卑不嫌多與君同也敖氏曰設
席亦於主人
立處之南也

三禮纂註

卷五

四七

三百九十

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蒼者

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

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管牢膚三魚一腊臂

賈氏曰管中謂羊豕合羊豕三體則為六通
腊則為七也但此腊臂直一骨無並故須云
如性體上文腊據五枚左肩臂膾肫胙今主
人不用肩而用臂者以羊豕皆用臂故也敖
氏曰腊臂亦用左肺離肺脊脅各一骨脊脅
之數皆少者以俎實多故亦遠下尸也魚
亦橫執之與牲腊異既設俎主人乃升筵坐
與主婦升筵之節同

主人左執爵右取菹煇于醢祭于豆間遂祭筵

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拱手

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

鄭氏曰無從者變於士也亦所謂順而據也
特牲主婦致爵於主人肝膾從敖氏曰此邊
祭不贊且無從與士禮異者其辟尊者之禮
與此牢肺則絕祭齊之者各一也亦則爵於
席者室中之禮已在席則宜卒爵
于席不又於拜受之處成禮也

主婦答拜受爵酌以酢尸內北面拜主人答拜

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于房

自酢不更爵禮殺也上主婦受酢祝易爵洗
酌授尸以酢主婦主婦亦坐祭立飲而卒爵

三禮纂註

卷五

四八

此文

右主婦致爵于主人

今按自主人酢尸以後其節率與特牲禮同
但主人不致爵于主婦為異

尸作止爵

賈氏曰賓尸止爵在致爵後作之在獻私人
後欲神惠均於庭此止爵在致爵前作之在
致爵後欲神惠均於
室中與特牲爵止同

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

尸鼻受爵而即
止故於是祭之

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
尸答拜。

敖氏曰此賓受酢不奠爵拜而卒爵之儀又
畧以其間有爵止之事既變於上故此儀亦
不得同於主人是
與饋少異者也

右尸作止爵酢賓

獻祝及二佐食

上文賓受尸酢卒爵不奠遂以獻祝與佐食
也賓獻祝亦北面拜獻佐食亦西面拜與特
牲日獻祝及
佐食皆如初

三禮祭註

主妻

四九

右賓長獻祝及佐食

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拜

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

此以佐食之爵致主人故洗以新之主人雖
拜于席亦立受爵與祝異

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

北堂堂北上也至此始設主婦席備尸之禮
席主婦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是東上
而上左也此禮設席雖變而東面亦宜上左
也上左則北上也

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

敖氏曰席北上主婦乃拜于席北者以其先
立于此故由便也不拜于席南者其以切近
於宗婦長
之位故與

婦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

此篇言設豆之例言之菹
在南方則席北上明矣

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

棗于菹南糗在棗東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臠豕

折羊脊膾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臠

鄭氏曰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豕折豕折
骨也不言所折豕之特牲主婦設折豕脊膾

三禮祭註

主妻

五十一

三十四

下主人羊豕四體與臘臠而五賈氏曰主人
上文有羊脊膾上文主人羊與腊膾而七此
五是其
畧也

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換于醢祭之祭籩

奠爵興取肺坐絕祭臠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

酒執爵與筵北東面立卒爵拜賓答拜賓受爵

易爵于篚洗酢于主人尸西北面拜主人答拜

卒爵拜主人答拜賓以爵降奠于篚

敖氏曰易爵于篚亦下篚也自及佐食至此
卒爵之所殺者其義與上同自是而後以至

于未獻室中之事無復如
賓者以內外之禮異故耳

右賓長致于主人主婦

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
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

不饋尸則
祝饋備耳

右羞于尸祝主人主婦

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香其位其酬酢

皆如饋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

饋禮其位其薦香皆如饋禮

王禮集註 卷五十一 三十一

此論主人獻堂下衆兄弟下及私人并房中
內賓皆與上大夫禮同之事故氏此禮長賓
之祖其異於饋
者無折饋耳

右主人獻賓以至於私人

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

卒謂皆獻畢也獻畢即禮
之亦其前之異于饋者

右羞于堂下及房中

賓長獻于尸尸酌獻祝致醋賓以爵降實于籠

鄭氏曰致謂致爵于主人主婦不言如初者
爵不止又不及佐食賈氏曰上賓長已獻尸
訖此次賓長為加爵故氏曰此亦洗觴以獻
與特牲兄弟長如爵之器同經見此禮之殺
於上者惟爵不止與不及佐食耳餘則畧之
以其可知故也此亦衆賓長也惟言賓長說
見于前

右次賓獻致

賓兄弟交錯其屬無美爵

此堂下行旅酬無美爵與賓尸同
不言二人舉解等事者文畧耳

右賓兄弟相酬爵無美

王禮集註 卷五十一 三十一

利洗爵獻于尸尸酌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

此論佐食事尸禮將畢為加爵獻尸及祝之
事故氏曰奠之亦北面奠于其進前祭事將
畢其禮漸殺衆賓長獻不及佐食故祝於此
亦不終其獻以見已禮亦宜殺之意是亦異
於上

右上利獻尸祝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

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

東面西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

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

敖氏曰祝及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經有厥文也

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昨薦

俎

佐食徹尸俎授于有司歸于尸矣昨俎之徹改設以奠也鄭氏曰先養徹主人薦俎者變於上特牲曰徹昨俎豆遂設于東序下賈氏曰特牲既徹徹昨俎此徹前徹引特牲証徹昨薦俎所置奠也敖氏曰徹昨薦俎亦佐食為之既徹昨俎則堂下俎畢出與特牲禮恩

右尸出祭禮畢

三禮纂註

二十五卷

五十三 三十八

乃養如饋

養禮始於上篇自司宮設對席至上徹與出也

右養

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

之設右几扉用席納一尊于室中

鄭氏曰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此於尸設改設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為厭飲不令婦人政徹饌敦豆變於尸也尚使官也佐食不徹羊豕親親餼尊也扉隱也陽厭殺無玄酒賈氏曰司馬司士主承宰夫多主主婦之事

合云官徹明非主人上文云宰夫蓋房中之羞又上主婦獻祝宰夫薦以此言之宰夫代主婦設豆及敦可知少牢初設饌主婦薦兩豆宗婦贊三敦始時婦人設也敖氏曰南面亦大夫禮異

司宮掃祭

鄭氏曰掃豆間之祭備說埋之西階東曾子問凡幣帛皮圭埋之階間以神位在西故埋近西

右改設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

三禮纂註

二十五卷

五十四

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

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

廟門外乃及

鄭氏曰拜送賓者亦拜送其長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賈氏曰賓尸時主人拜送尸倘衆賓從從者不拜送則此云拜送亦其賓長可知下大夫不別其長

嬪人乃徹

鄭氏曰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賈氏曰上大夫祭畢將饋尸有司徹賓尸禮終亦有司徹敖曰言婦人乃為徹事也其事在下

徹室中之饌

鄭氏曰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相兼禮殺
放氏曰室中之饌即改設者也婦人徹此饌
者為其當以入下房與比徹饌而以入于房
者婦人乃得為之不然則否室中之饋改饌
而歸闈戶自合闈戶至此須更之頃耳然則
饋之為厭神益可見矣

右禮畢

一日組出
送賓徹饌

祭義

祭法

祭統

此三篇禮記中全文也以其著明祭禮固禮
經之傳也故列附祭禮三篇之後
按天子諸侯之祭禮今亡之矣上所有特牲
饋食乃士之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乃諸侯

三禮集註

卷五

五十五 四百廿五

之大夫之祭禮耳雖然天子諸侯禘嘗之
網已備在周官宗伯之編所云王者持儀文
也幸此三篇之存儀文固可以等而推若其
設祭之義與其未備之目則詳於記者之言
如祭義祭法祭統是也其於祭經多所發揮
蓋雖未必一一釋三篇之辭而於祭經之源
委錯綜臚臚見
矣讀者得之
祭義對祭儀而言也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
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其數可陳也
其義難知也孔子曰明乎禘
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祭法所定秩祭之法也孰為當祀孰為得祀
祀典一定不秩無文故季氏不得旅泰山官
師惟立一廟庶人惟祭于
寢祭法一定不敢犯也

祭統統言之也原其義陳其數詳齊盛犧牲
所自出辨十倫焉統正而即日詳統言祭
也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
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穉嘗霜露既
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
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三禮集註

卷五

五十六

此明廟祭有數數之義夫祭之時則春祠夏
禴秋烝冬嘗是也此固不䟽亦不數天道一
變則為一祭焉至於祭時之義則原于孝子
一念感時順氣之心是故霜露降而哀心生
焉雨露濡而慕心生焉幾動於此誠動於彼
哀樂相生本乎天則于是定焉春秋之祭而
䟽數適中焉非卜度於
天時乃神應於淵衷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矣
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
其所為齊者
此明祭有齋戒之義散齊者七日不御不樂
不吊之類致齊者致其精明之心於祖父之

神心無他用注於祖考故有此五思思之之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

然必有聞乎其容穀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

其歎息之穀

承上文齊之精明如此故祭之日有如在之
微初入室陰厭時彷彿如見親之在位及
薦俎酌獻周旋出入時又又悚息肅聽如聞
親舉動容止之穀至于尸出佐食設俎闔其
戶肅之時出戶肅聽又若儼然聞其嘆息之
聲然則祭而如在不特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而已蓋有昭明重
高懷愉之意也

三禮集註 卷五

五十七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敬不絕乎耳心

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志戀則著著存不

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

享思終身弗辱也

此獲說孝于祭時念親之義不忘於心志耳
日即上文五思之事致愛致戀即喪致乎家
之致一念之極也故存而且著無忘于心然
則以此而祭豈非文是崇乎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已忌日不用非不

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忌日親亡之日此日不用以作他事者非謂
其不祥乃孝子心志有所極思故不敢及其
私也極思者永慕也終身此
日皆然故曰終身之喪也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

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

夫人奠盞若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

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

其欲其饗之也

聖人為能享帝聖人之心與天通也孝子為
能享親孝子之心與親通也臨尸不作所以為
肅雖勉勉也

三禮集註 卷五

五十八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

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

愛如歡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

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

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也已

至必哀

如生真見其在上也如不敬生惟知有親也
觸其忌則哀至聞其諱則神接思其所愛所
欲如或見之故祭之明義祭安并
如此詩之謂也此文王之祭也

仲尼嘗春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

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

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

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

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

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

三禮集註 卷五 五九 三六十一

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

有所當也

凡祭主人在乎懸敬賓客不嫌於有容仲尼

之薦專謹無容行步迫促故子貢疑其與平

日所言不同夫子言濟濟踴踴自反以修整

則精神渙矣何以交于神明惟祭而反饋樂

成之時禮樂既備俎豆交薦賓客助祭之人

儀容修整然則濟濟漆漆者乃賓客百官之
事耳若孝子如之豈能恍惚與神明交乎我
平日之言非為孝子然也言固各有所在也
以仲尼
之祭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

不備虛中以事之

凡祭而又先齊者正有取於虛中也心無他
念致虛所以交於神明也慮事而豫具物而
備皆虛中
之所為也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

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

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

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

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三禮集註 卷五 六十一 三十三

洞洞屬屬嚴敬之貌如弗勝如將失之形容

其孝敬也恍惚與神明交形容其精誠格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愨而愨焉盡其信而信焉盡

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

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曰愨曰信曰敬曰禮皆極形容誠孝之盡慶

如親聽之如或使之皆存著之形容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
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
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

不訓固也進而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赦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言祭之可知者初祭立時敬而有喜意進而從事時敬而有愉色薦而饋獻時敬而有敬容祭畢將退如將受命不忍去也已徹而退敬齊在色餘敬未忘也反此則祭失之矣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王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涕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

三禮集註

卷五

李

三百四十一

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深愛和氣愉色婉容一時俱有乃根心而生色情深而文明者也是觀之孝之至愛而存至慈而著享之而親身格之而親格者有由然也彼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是成人之道非孝之道也。按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

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於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應氏曰仁以事親而廣其愛極其至則王者以德行仁之心也義以從兄而順其序極其至則霸者以禮明義之舉也孝弟之根本通乎一家王霸之功業周乎天下雖未能盡王霸之能事而亦近之矣。王氏曰王孝霸弟此非孔子之言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

三禮集註

卷五

李

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

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此言愛敬二道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君自愛其親以教民睦則民皆貴於有親君自敬其長以教民順則民皆貴於用上命愛敬盡於事親事長而德教加于百姓舉而措之而已。按以上二條與祭事不相蒙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禘之至也

此言郊祭之敬也言吉內異道不敢相于者敬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若君鄉大夫序從既入廟門
厭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腍
骨乃退爛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此言祭宗廟之敬也穆于姓之穆君牽牲之
時子姓對若共牽也卿大夫助祭以次序從
進也羶牲之碑在廟之中庭謂以牽牲之絛
繫于碑之孔也袒衣示有事也特殺牲則先
取耳旁毛毛以告全故云尚耳也鸞刀腍骨
並見前篇乃退謂薦毛血腍骨畢而暫退也
爛祭湯中所爛之肉祭腥祭生肉也羶腥之
祭畢則禮終而退矣此皆敬心之極致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闕

禮記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此言郊天之主與配也方氏曰郊雖以報天
然天則尊而無為可視之以其道不可主之
以其事欲以日為之主焉德之王燕飲則主
之以大夫王嬖女則主之以諸侯也其祀
又有其配故又配以月也猶祭社則配以句
龍祭稷則配以周棄焉闇者日既沒而黑夏
尚黑故祭其闇陽日方中而殷尚白故祭其
陽也日初出而赤將落亦赤周尚赤故祭朝
及闇及者未至于闇蓋日月將落時也祭日
謂祭之日也

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
于東祭月于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

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此言祭日月之義也終始相巡往來周回不
息也○方氏曰壇之形則圓而無所虧以象
日之無所虧而盈也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
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壇高而頭坎深而
隱一顯一隱所以別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
所以別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靜而入故
東西所以別陰陽之外內東為陽中西為陰
中東言其象出于天地之東也月生於西言
其明生于輪郭之西也此又復明祭日月于
東西之意也日言出于東則知為入于西堯
典於東曰寅賓出日于西曰賓餞納日者以
此月言生于西既望則終鬼于東者以此日之
則載鬼于西既望則終鬼于東者以此日之

禮記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天下之禮致友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

也致讓也致友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
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
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

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致反始報天也致鬼神享親也禮莫重於祭也
也因論禮及於和義議三事見三者皆所以
治禮則亦所以行祭也應氏曰致者推致其
極也致反始所以極吾心報本之誠致鬼神
所以極鬼神
尊嚴之理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致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

三禮集註

本五

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焘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神者氣之靈動鬼者魄之靈靜生人之身其
動靜進反皆鬼神也就所祭鬼神則人死骨
肉歸于野土者鬼也精氣發揚于上者神也
昭明者神之著也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焘蒿者神之升也馨香烝騰蒿然也悽愴者
神之感人也漢書神君至其風蕭然也此百
物之精非可
以形器求也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者制為尊極之稱而顯
然命之曰鬼神以為天下之法則故民知所
畏而無敢慢知
所服而無敢違

聖人以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言聖人制宗廟祭祀之禮以教民
故衆民由此服從而聽之速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

三禮集註

二十五卷

本六

首心見間以俛衹加以爵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二端謂氣也魄也二禮謂朝踐之禮與饋熟
之禮也朝事謂祭之日早朝所行之事也燔
燎羶蕭謂取豚脊燎于爐炭使羶蕭之氣上
騰也見讀為覲維也以蕭蒿雜豚脊而燒之
故曰覲以蕭光者煙上則有照映之光米
也此是報氣之禮所以教民反古復始也至
饋熟之時則以黍稷為薦而羞進肝肺首心
四者之俛衹見間即覲字誤分也俛衹乃覲
也當此薦與羞而雜以刃醢醴酒故曰覲以
俛衹也加以爵鬯者俛衹在地用爵鬯之酒
以灌地本在祭初而言與薦羞之下者謂非
獨薦羞二者為報初加鬯爵亦是報魄也此

言報魄之禮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饋熟之時以酌酢為禮祭之酒食偏及上下用情義無間所以為禮之極致也。自宰我問鬼神以下至此皆極明所以祭宗廟鬼神之美

君子及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

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

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

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

先占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此申明及古復始竭力報親之事藉藉田也絃冠冕之繫所以為固也先古先祖也于是

三禮纂註 卷五 李七 三十一

乎取之言皆于此藉田中取之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

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

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

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

至也

色純曰犧體全曰牲牛羊豕曰牲周禮牧人掌牧六牲牛馬羊豕犬鷄也然後養之謂在

率三月也皮弁素積見前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祭
官俛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弁
皮素積下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
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養蠶之室也近川便于浴種也棘牆置棘于牆上也外閉戶扇在外而閉則向內也大昕之朝季春朔之旦也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之六宮也桑采桑也戾乾也蠶惡濕故葉乾乃食也。方氏曰戾至也風至則乾矣

三禮纂註 卷五 李八 三十二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

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而禘受之

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

單盡也副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禘禘衣也禮之禮待獻繭之婦人也方氏曰三月之盡非歲單之時然蠶成之時也自去歲蠶成之後迄今歲蠶成之時甚歲矣故謂之歲單若孟夏稱麥秋者亦此之意

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

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三盆手者置兩于盆中而以手三次滌之每
滌則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也方氏曰
夫人之襟止于三盆猶天子之耕止于三推
也○按藉田親耕犧牲親養黍稷親執芻所
以奉祭祀事先
王孝敬之至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
直于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于諒之心生則樂
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
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

三禮集註

卷五

六九

三百廿三

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
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
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
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
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
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
莫不承順故曰致禮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
之無難矣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

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

文樂盈而反以及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
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
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此一段皆樂記全文與
祭義無關解見樂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
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

三禮集註

卷五

七

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夫孝尊親嚴父配天
也公明儀曾子弟子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
敢不敬乎君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
流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
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親敢不敬乎

承上文弗辱與養而言此五者
皆足以辱親故曰戕及于親

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

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善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祭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願猶美也稱揚美慕也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祭之本教曰孝亦此意孝

三禮纂註

三玉卷

七十一 三百四

為教樂之本而用之于奉養之問安為難者謂非勉強矯拂之敬也卒為難者謂不特終父母之身孝于亦自終其身也仁者仁此者也以下凡七此皆指孝而言也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溥借讀為敷今如字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方氏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施

言其出無窮惟言其進不已故與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惟言人以此是為準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上言仁者仁此者也孝親者仁之端精仁物者孝之充滿故不仁物即為不孝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

三禮纂註

三玉卷

七十一

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已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重于安安行于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大弗辱之事也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節大孝尊親之事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廖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

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

三禮集註 卷五

七十三

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無人為大天地之性人為貴也徑捷出邪徑也游徒涉也惡言不出于口已不以惡言加于人也忿言不反于身則人自不以忿言傷我也如此則不辱身不羞親矣○按自曾子曰孝有三以下極明孝道但於祭義無闕豈曰唯孝子為能饗親也與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矣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四代之所貴者不同而其所尚者皆齒是古之盛王未有不尚齒者也此因上文論孝遂及尚齒之事蓋孝與弟皆德行之本也以下乃極言弟道達乎天下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也君問則席布席于堂而使之坐也不俟朝謂見君而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三禮集註 卷五

七十四

肩而不併謂少者不可與長者並肩當差退在後也不錯則隨謂與長者為馬行之差錯而後之車徒辟或乘車或徒行俱當避之也不以任行道路即孟子頌白者不負戴于道路也

居卿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不遺謂不以老窮而弃之也一卿者五州巷猶閭也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頌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

若田獵則起其民為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
衰不供此後也田畢頒禽則長者受賜多予
者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五人為伍
二伍為什

孝弟羨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狻狩
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達如武王達孝之達暮之喪達乎大夫亦此
意言弟道通行于上下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

三禮集註 卷之五 七十五

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
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
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此因論孝弟又及於天下之大教蓋明有禮
樂幽有鬼神其義一而已西學西郊之學周
之小學也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
方氏曰先賢則樂祖是也西學則管宗是也
樂祖有道德者故曰教諸侯之德耕藉所以
事神致養之道故曰教諸侯之養朝覲所以
尊天子故曰教諸侯之臣樂記先朝覲而後
耕藉者武王初有天下君臣之分辨之不可
不早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
執爵而酌冕而搃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
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強衆不暴寡此
由大學來者也

以下又義明弟道袒而割牲者袒衣而割制
牲體為粗實也饋進食也酌食畢而以酒虛
口也搃干搃持干楯以立于舞位也鄉里有
齒言人皆知長少之序也

君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天子齒

四代之學也皆天子與同學者序長幼之位
不以貴加人也

三禮集註 卷之五 七十六

天子巡狩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
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通西行者東行者弗敢
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應氏曰彼何東此何西彼西行此趨東是相
違而不相值然必駢行反調而見之不敢趨
越徑
過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
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
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雖三命不齒貴貴之義如是然七十者亦弗敢先况上而八十九十者乎不但三命者不敢先雖君亦與七十者相讓而后及爵者此可見尚齒之道亦達於朝廷也。以上極論尚齒之事以終上文孝弟之意

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于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成諸宗廟言于宗廟中命之也詳在祭統十倫章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

三禮集註

卷之二十一 七百四十一

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石梁王氏曰此說卜者之位與儀禮不合亦近于張大之辭劉氏曰易代天地鬼神以吉凶告天子故南面如祭祀之尸代神之尊也天子北面問卜以斷其志尊天事神之禮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其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莫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誠

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其故熱善不遠身耳目不遠心思慮不遠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如恨不及愛恐不及見其所愛者如語焉未之然如有所以告觀而未見答如將弗見然祭畢不知觀之所在如覓之弗覩然陶陶遂遂如將復入敬行不行敬出不出如又敬復入精慈純善不離其身耳目視聽不遠其心心思慮不遠於親結于心而形於色周旋省視反復不忘此孝子之志也。按此節又申明祭祀之心以終上文祭義之意

三禮集註

卷之二十一 七百四十二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方氏曰神無方也無方則無位所謂神位者亦人位之耳故以建言之建之斯有矣王氏謂左陰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于人道所鄉亦不處其親之意

祭法

祭灋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響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響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響而郊稷祖文

王而宗武王

禘郊祖宗皆祭名禘者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之於始祖之廟此五年之祭也郊者以祖之功德克配天者配南北郊之祭此每年冬夏二至之祭也祖者禘造王業家國之所自立故百世祖之不遷之廟也宗者濟美於祖功德之所尤著故百世宗之立為世室亦百世不遷之祭也此四者之追遠不在三昭三穆之列。石梁王氏曰此四代禘郊祖宗諸經無所見多有可疑雜以緯書愈紛錯矣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辭

積

三禮纂註 卷五

七九 三百五十五

積柴于壇上加牲于柴上而燔燎之使氣達于上此祭天之禮也泰壇即圜丘泰者尊之之辭瘞埋牲幣祭地之禮也泰折即方丘折方也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并言積者周人尚赤也積蕭牛責誠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

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

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

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人本乎祖萬物本乎天故上文言禘郊祖宗之祭此遂及於天地之祭泰壇泰折祭天地也四時寒暑日月星等皆天之類也所以輔化上運元和行四時生百物者也故因祭天而并祭之四方山林川澤丘陵谷地之類也所以翼厚德成持載與風雲雷雨者也故因祭地而并祭之其祭皆用少牢為牲云禮說時曰泰昭取其明也相近當為祖迎字之誤也泰者往來有迎送之意日者王之象也故祭日月王宮月明必以夕故祭月曰夜明幽宗雩宗當為幽祭雩祭星以昏見故曰幽祭以禱雨故曰雩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特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特於是乎祭之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

三禮纂註 卷五

六十一

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

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此總結上文立祭之意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顯頌帝嚳為七代。方氏曰人物之生數有長短分有小大莫不受制于天地故大凡生者曰命及其死也物謂之折言其有所毀也人謂之鬼言其有所歸也不變者不改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故無事乎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而立焉名之不交止自堯而下者蓋法成于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更也更立不及於黃帝者七代同出于黃帝而已黃帝無統于上七代更立于下故也其餘不變者謂禘郊祖宗之外不變也若天地日月之類

其庸可
變乎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祫壇墀而
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

此下明建國立廟達乎上下以報本追遠之
意王者建國分都邑而必先設廟祫壇墀以
祭祖考乃為之親疎多少之數如下文所云
是也有昭有穆有祖有考親疏之數也以七
以五以三以二
多少之數也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
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

三禮纂註

卷一

祫有二祫享嘗乃止去祫為壇去壇為墀壇墀
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也七廟之外又
立壇墀各一起土為壇除地曰墀也考廟父
廟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
考始祖也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以親
故此皆每月一祭也傳世已遠則三昭三穆
有當通遷者其主藏於二祫也古者祫主藏
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昭之遷主皆
藏文王之廟穆之遷主皆藏武王之廟也此
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故云享嘗
乃止去祫為壇者言世數遠不得于祫處受
祭故云去祫也祭之則為壇其又達者亦不
得于壇受祭故云去壇也祭之則為墀然此

壇墀者又須有所禱之事則行此祭無所禱
則止終不祭者也去墀則又達矣雖有祈禱
亦不及之故泛然名之曰鬼而已○今按宗
廟之制先儒講之甚詳未有舉壇墀為言者
周公三壇同墀非此義也又諸儒以周之七
廟始于其王之時夫以周公制作如此其盛
而宗廟之制顧乃下同列國吾知其必不然
矣然則朱子然劉歆之說豈無見乎鄭註此
章謂禘乃祭之蓋
亦竟記者之失矣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
壇為墀壇墀為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

三禮纂註

卷一

諸侯太祖之廟乃始封之君也月祭三廟顯
考祖考四時之祭而已高祖之父已遷主寄
于太祖之廟若有祈禱則受祭于壇也去壇
而受祭于墀則高祖之祖也

大夫立三廟三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
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
壇為鬼

大夫三廟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故有禱
則祭于壇而已然墀輕于壇今二壇而無墀
者以太祖雖無廟猶重之也去壇為鬼謂高
祖若在遷去之數則亦不得受祭於壇祈禱
亦不得
及也

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下中之士次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

官師者諸侯之中七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禰共之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就廟薦之而已以其無壇也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三禮集註 王五卷 十三

庶士府史之屬死曰鬼者謂雖無廟亦得薦之于寢也王制云庶人祭于寢

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為百姓立廟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疏曰大社在庫門之內右雉氏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置社者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群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為衆特置故曰置社

王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

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

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

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

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

立戶或立竈

司命見周禮中雷門行戶竈見月令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以其無所歸或為人害故祀之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

三禮集註 王五卷 十四

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而止

方氏曰玄孫之子為來孫者以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石梁

王氏曰庶殤全不祭恐非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

能得大患則祀之

此五者所當祭祀也下文可見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

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神者能殖百谷作農官因谷農見國語稷見舜典稷谷神也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

祀以為社

左傳言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大昊之後社上神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

序星辰知推步之法也著衆謂使民占星象而知休作之候也

三禮纂註

全五

堯能賞均刑法句以義終

能賞當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也以終義禪位得人也

舜勤衆事而野死

巡守而崩也○石梁王氏曰舜虎蒼梧之說不可信鄭氏謂因征有苗尤不可信

鯀鄩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

鄩壅塞之也脩者其車而改正之○石梁王氏曰禮禹非鯀也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顯頌能脩之

正名百物者立定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其財供給公上之賦歛也

契為司徒而民成

司徒教官之長民成化民成俗也

冥勤其官而水死

冥即冥冥也月令冬之神水死未聞

湯以寬治民而除虐

書曰克寬克仁又言代虐以寬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

烈於民者也

三禮纂註

全六

陳氏曰自農棄至堯自黃帝至契法施于民者也舜禹與冥以克勤事者也禹脩鯀功以勞定國者也湯除其虐文武之去民菑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

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

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

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

休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禮有吉兩軍賓嘉五經也心休即祭義君子
養之必有休惕之心謂心有感動也。方氏
曰心者祭之本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未從
之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于心也心休
而奉之以禮者心有所感于內故以禮奉之
于外而已狗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于
心而形于物者君子也故
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

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

三禮集註

卷五 八十七 三百七十三

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

長內則以孝于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

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

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

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世所謂福者鬼神之所助也賢者之所謂福
大順之顯名也不求其為即不求鬼神之作
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
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
安乎此而已所謂
時者參乎此而已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應氏曰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
畜固為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

喪異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

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養以順為主喪以哀為主祭以敬為主時者
以時思之禮
時為大也

三禮集註

卷五 八十八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

之辭曰請君之王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

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

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

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

生地之所長苟可為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

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按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蟬與蜂也又如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于北
郊以共純服諸侯耕于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
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
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
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遺也

祭服皆上絃下纁天子言緇服諸侯言冕服
緇服亦冕服也纁以色言冕服則顯其為祭
服耳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無可耕之人非無
可蠶之人也欲自致其誠信耳

三禮集註卷之五

十九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
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
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
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
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
道手足不敢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
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
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

可以交於神明也

曰齊不齊以致齊曰不敢散其志曰致其精
明之德此表明齋戒之義粹矣用志不分乃
疑於神有其誠
則有其神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
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然
後會于太廟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禘立于東
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鄣瓚亞裸及迎牲君
執矧鄉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 夫人薦

三禮集註卷之五

十九

十九

沈水君執鸞刀羞臠夫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有備戒也鄭氏曰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瓚
裸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為裸大宗亞裸
容夫人有故攝焉矧所以率牲芻豢也殺牲
用以薦藉賈氏曰宗婦執盎從者謂同宗之
婦執盎齊以從夫人也夫人薦沈水者沈即
盎齊以濁用清酒以沈滌之沈水是明水宗
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于位夫人乃
就盎齊之尊酌此沈齊而薦之因盎齊有明
水連言水耳君執鸞刀羞臠臠肝肺也齊有
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饋貫之入室燎
于俎炭而出薦之主前一饋熟之時君以
鸞刀割制所羞臠肺橫切之不使絕亦奠于
俎上尸並齊
之故云羞臠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
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
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見而總干率其
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義

東上近王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敵莫重于升
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
儆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

主禮樂章

卷五十一 三十四

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
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
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
此聖人之道也

祭以降神為重樂以人身為貴舞以武宿夜為重儆于外者裸則儆于籥也歌則儆于箎也音舞則儆于干戚也誠敬者物之未將者也誠敬之志存于內而儆外物以將之故其輕重隨志進退若內志輕而未外物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聖人固無內輕而未外物之重之事此特以明後志為本耳○按舊說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歡樂歌舞以待旦

因名武宿夜
今其祭亡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
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
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
矣

方氏曰牲既殺則薦血腥于鬼神及熟之于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餼鬼神之餘也○劉氏曰祭畢而餼余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餼之禮者慎終如始也所以古之君子有言尸之飲食亦是餼鬼神之餘也此即是饋之法也觀乎餼之禮則可以觀為政之道矣

主禮樂章

卷五十二 三十五

是故尸謾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君
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
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
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變以眾所以別貴賤
之等而與尸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
于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謾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番二簋為湯厭之祭故以四簋餼也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眾所以別貴賤象施惠也施惠之禮脩舉于廟中則施惠之政必

偏及于竟內此可
以觀政之謂也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
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
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
將至也由餒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
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
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
則教之以孝于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
手禮祭章 卷之三 九十三 二百八

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

而教生焉

為物以事言也興物以具言也興舉牲蓋之
具凡以順于禮而致其備焉耳聖人立教之
本在此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
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
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
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即大學絮矩之道如此
而後能盡其道端其義也申言教之本以結
上文之意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
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
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
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倫猶
義也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比

手禮祭章 卷之三 九十四

交神明之遺也

逆席也几所馮以為安者夫婦之倫生則有
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依神使神馮依
乎此也詔告也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
祊者謂明日釋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郊特
牲云索祭祝于祊是也祊說見前篇神之所
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曰此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
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
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
義也

尸本是臣為尸而象神則尊之如君父矣然在廟外未入則猶疑是臣也及既入廟則全其君父子尊矣君祭固主於尊者然未入廟則猶疑是君也及既入廟則全為臣子而事尸無嫌矣故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不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

夫祭之道孫為主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

父子之倫也

父北面而事子行之尸者敬子知事父之道當如是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鄉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

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

之等也

自獻卿以下至群有司凡同爵則長者必先飲故云皆以齒賈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酌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裸用爵望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酌尸酌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俾初二裸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在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酌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

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賈氏曰祭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者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至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群昭群穆咸在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

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

首受書以歸而含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賈氏曰酌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辭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于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命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受之執饋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

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讓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卷見訓補見前校正中央直者執醴執醴齊
之人也此人燕享授豆盞豆之下跗也爵形
如雀柄則尾也
龔處謂因其處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賤人貴髀周人
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
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
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
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
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

三禮集註 王季卷

九七

焉

賈氏曰版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
之顯賤髀之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方氏
曰俎者對豆之器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
可知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
豆之數以偶而
從陰為是故也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
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爵行酒之器也賈氏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
酒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
列者自為一色各自相族長者在前少者在
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方氏曰宗廟之

中授事則以爵至於賜爵則以齒何也蓋授
事至義而行旅酬之前賜爵至恩而行於旅
酬之後以其至恩故皆以齒也司土所謂祭
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
幼故曰此之
謂長幼有序

夫祭有昇焯胞翟闈者惠下之遺也唯有德之
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昇之為
言與也能以其餘昇其下者也焯者甲吏之賤
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闈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

三禮集註 王季卷

九八

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
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是故明君在上
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焯作鞞礫草之官也胞肉吏也翟教羽舞者
不使刑人守門恐是周以前如此周則墨者
使守門也際接也言尊
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
祭曰烝

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
烝鄭氏謂北夏殷之禮

初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方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為盛焉之故及於秋已為盛矣此禘所以為陽之盛嘗所以為陰之盛欬以其陰陽之盛故曰莫重於禘嘗

古者於禘也蒞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蒞穠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蒞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蒞穠政則民弗草也

方氏曰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為順陽蒞穠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為順

主禮纂註 卷九 三十九

陰義嘗之曰蒞公室因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故曰示賞草刈則墨者因其枯稿之時刈之以給爨刈草謂之草猶采桑謂之桑刈墨五刑之輕者左氏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此言嘗之曰蒞公室何也蓋賞雖以春夏為主而亦未始不用刑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是也刑雖以秋冬為主亦未始不行賞此所言是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蒞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

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具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中庸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此因上文陽義陰義而申言之濟志成其所欲為也義德顯其所當為也○方氏曰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先儒謂王有

主禮纂註 卷九 三十九

故代之行其祭事正謂是夫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在乎君夫禹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此又因祭井及銘祭器之事自名下文所謂自成其名是也○方氏曰稱則稱之以言揚則揚其所為明則使之顯而不晦著則使之見而不隱
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數

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
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
明示後世教也

論說讓錄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斟酌其
輕重大小也祭品皆與之屬自成其名者自
成其顯揚先祖之孝也此也謂已名於於
先祖之下也顯無所遺於禮也示後世而使
子孫效其所
為則是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
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焉之者明
三禮集註卷三五 百一 三百卅一

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
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上謂先祖下謂已身也明足以見之見其先
祖之善也仁足以與之與其先祖之銘也非
有仁恩君不與與之也知足以
利之利已名得比于先祖也

故衛孔悝之聘銘曰六月丁亥公餞于大廟公
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
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

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公衛莊公廟
饋也餞至也至廟禘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

仲之立已故褒顯其先世也異姓大夫而
年幼故稱叔舅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
為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于漢陽後雖及
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寘諸
深室故云即宮于宗周也射厭也石梁王
氏曰悝乃蒯賁之子蒯賁為舅而悝則甥
今又謂之舅其放周禮同姓之臣稱伯叔父
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欵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獻公或公之曾孫魯襄十四年衛孫文子容
惠于逐衛侯奔齊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
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及國也成叔莊叔之孫
烝鈕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爾
祖舊所服行之事也。顯曰按左傳無孔達
之事獻公及國亦非成叔之功

三禮集註卷三五 百二

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
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
若纂乃考服

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
皆以愛君憂國為嗜欲文叔孔罔慕尚而能
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卿也古
卿慶同音字亦同用故慶云亦言卿雲

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
此衛孔悝之禹銘也

對揚至烝彝十三字止作一句讀言對答揚
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施勤于烝祭之烝尊

及門也

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此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

勲在昂矣是國有賢臣也故足以為國家之重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

三禮纂註

卷之二十五

百三十一

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大夫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于王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詩維清奏象舞嚴氏云文王之舞謂之象文舞也。大武武舞也。管象以管播其音也。餘見前篇。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五終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六

儀禮逸經

逸經者本為經而逸在他編者也。曷以知之。投壺奔喪世子明堂各當有禮而十七篇中不載記者錄之。是乃儀經而逸于記中者也。今取以附諸儀經之后。

投壺

陸氏曰鄭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

三禮纂註

卷之二十六

乙

禮

藝之禮也。亦曲禮之正篇於五禮宜屬苑致云屬賓禮於別錄屬吉禮大戴第四十

案投壺在射為類亦所以觀德也。射禮詳而嚴此禮簡而畧其射禮之變與始終全文非大小儀文可比。故附著于經。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

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
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矢所以投者也中者盛筭之器大夫兕中士
鹿中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駟形一角而岐蹄
或如皮樹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為之上
有圓圈以盛筭主人奉矢於阼階上西面司
射奉中於西階上北面枉矢不直也哨口不
正也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左傳晉侯與
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也○此一節論
燕禮脫履升堂之后主人請投壺於賓賓辭
及許之事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

三禮集註

主人卷

二

般還曰辟

賓既許主人投壺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還
受矢也主人見賓拜乃般屈折還告賓曰辟
自言不敢當也于是賓主俱至兩楹之間投
矢於賓主人退還阼階上北面拜送矢也賓
亦般還告不敢當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進

主人拜送矢之后主人之替者持矢授主人
主人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之處
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
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此明賓主受矢之
後就投壺之逆

司射進度壺句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

入筭與

司射於西階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來賓主
進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進之南間以二矢
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
則於室日晚則于堂大晚則于庭中各隨光
明也矢有長短亦隨地之廣狹室中狹矢長
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中庭太廣矢長九
扶四指日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
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矢雖有
長短而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
也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去
席九尺也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而取中
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于中之西而東面垂
執入筭而起其中內亦實入筭○此明度壺
併筭之節

三禮集註

主人卷

二

四百三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

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

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司射執入筭起而告于賓曰投矢于壺以矢
本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筭若以未入則
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筭也比類也賓主要
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后人投
之而已類投類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筭也若
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即此勝
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之正爵既行
行爵竟也為勝者立馬者謂取筭以為馬表

其勝之數也謂筭為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
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
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
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
二劣偶得一則既劣于二故微取劣偶之一
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
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
酒以慶多馬之人也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
亦如此故曰請主人亦如之○此明司射告
賓主以投壺之法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太師曰諾

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為投壺之節狸首詩
篇名也今亡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間疏數
之節均平如一也
太師樂官之長也

三禮卷註

二十六卷

四

四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
筭馬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主賓席皆向南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主
賓以矢具又請更迭而投于是乃投也若矢
入壺者則司射乃坐而釋一筭于地司射東
面而立釋筭則坐也賓黨於右者在司射之
前稍南主黨於左者在司射之前稍北蓋司
射東面則南為右北為左矣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

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

于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純全也二筭合為一全地上取筭之時一紀
則別而取之一筭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
一筭為奇以奇筭告者奇余也左右數鈞等
之余筭手執之而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賢
謂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
筭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筭則曰
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
右各執一筭以告○此明投壺筭數之儀

命酌者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

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司射命酌酒者行罰酌者勝黨之子弟也
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盥洗禪升酌坐而
奠于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
之而言賜灌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

三禮卷註

二十七卷

五

五

而為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此
觴奉養也雖行罰爵猶為尊敬之辭以答賜
灌之辭也○此明
飲不勝之儀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

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

爵既行請徹馬

正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
為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
初釋筭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
勝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而立三馬
或兩勝而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
舉主之一馬益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為樂

也以慶謂以此慶賀多馬也飲正禮慶爵之
 后引射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鄭氏曰
 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賈氏曰請
 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等一馬從二
 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慶禮曰三馬既備
 請慶多馬者是司射請辭○此飲不勝者畢
 請立馬以表
 顯賢能之事

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
 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
 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
 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三禮家註 卷二十一

筭之多寡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筭
 也筭矢也扶膚同室中五扶以下三句說見
 上文○呂氏曰棘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也
 毋去皮質而已矣○此明矢筭長短多少及
 壺大小以終
 上文之意

魯令弟子辭曰毋撫毋敖毋偕立毋踰言偕立
 踰言有常爵辭令弟子辭曰毋撫毋敖毋偕立
 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
 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王黨

王氏曰司射至王黨二十四字與上文辭令
 弟子若是者浮相屬今從之○弟子賓黨王

堂之年幼者投壺時立于堂下以其當相棄
 狎故戒令之魯薛之辭意同而文小異故記
 者並列之撫亦敖也偕立不正而踰言遠
 談他事也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賈氏曰浮
 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庭長
 即司正也冠士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
 士也樂人國子之能為樂者非作樂之替人
 也使者王人所使薦羞者也○賈氏曰此一
 篇是周公正經而有薛魯之事者錄記之人
 以周衰之後有當時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
 知孰是因
 並記之

鼓 ○口 ○口 ○口 ○口 ○口 ○半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魯鼓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半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半 ○口 ○口 ○口 ○口

口 ○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

魯鼓 ○口 ○口 ○口 ○口 ○半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薛鼓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半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鄭氏曰圍者擊擊方者擊鼓賈氏曰記者因
 魯薛擊鼓之異圍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
 知其得失用半鼓節為投壺用全鼓節為射
 禮○此魯薛擊鼓之節也

二十六卷終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七

儀禮逸經

奔喪

奔喪者居於他邦聞喪奔歸之禮也實曲禮之正篇於五禮屬凶禮於別錄屬喪大戴第

三十四

按漢書藝文志漢興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同其餘四十篇藏

三禮纂註

二十七卷

乙

二百一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

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

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始聞親喪總言五服之親也不以夜行避患

害也未得行若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辟市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

括髮祖隆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

帶友位拜賓成踊送賓友位

此言奔父喪之禮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新死未忍異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

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

三禮纂註

二十七卷

二

二百一

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

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

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皆如初者如先次之拜賓成踊與送賓友位也次倚廬也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

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

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

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非主人其或親或疏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亦入自門之左而不升階但于中庭北面而哭也免麻謂加免于首加經于腰也上文言襲經于序東此言免麻于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牆之東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為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

三禮纂註 二十七卷 三

喪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父喪襲經于序東此言襲免經于序東即加免輕於父也賈氏曰此謂適于故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

即位與主人拾踊

婦人謂姑姊妹女子于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闈門是東邊之門東階即雜記所謂側階也髮說見小記東髮髮于東序不髮于房變于在室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及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不及殯葬后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其象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成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即其主人之位禮畢則相者告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

三禮纂註 二十七卷 四

之成踊送賓如初主人兄弟皆出門出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

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于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歛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歛為三哭又明日成服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則云既期而至者則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於朝夕哭不五哭而畢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于三下文免成踊亦同

絞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一括髮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

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

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

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

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踊於三哭猶

三禮集註

二十七卷

五

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賈氏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總麻月日多火不同若奔在葬后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

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總麻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

葬后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總麻者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

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則是主人代之拜此奔喪者

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

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及位成踊賓

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及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

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

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此乃詳言其節次余見前章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

賓成踊送賓及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

主人之待之也無繼於服與之哭不踊

袒經者袒而襲之而加經也遂除即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者平常吉

三禮集註

二十七卷

六

三禮集註

服也雖與之哭於墓而不爲踊以服除衣下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齊衰大功小功總之服其奔喪在除服之后者惟首免要麻經於墓所哭罷即除無括髮

寺禮也故云所以異者免麻

允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

免經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及位哭成踊送賓及

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

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

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服

人臣奉君命以出而聞父母之喪則固為位而哭其餘不得為位也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為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為私事未奔者也此上言五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計朝夕故五日乃畢獨此所言三日五哭卒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三哭并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早畢而亟謀奔喪也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為之出送賓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為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二節五哭后不言拜賓者省文耳若所為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后往亦可蓋外喪緩可容辦集而行也

禮記卷之七

七

百十五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

總麻即位而哭

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者謂本是齊衰降而服大功也故與此不同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

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奠

檀弓元師五哭諸寢人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矣舊說異代之禮所以不同不然記者之誤歟鄭氏曰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乎是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

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

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

九九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者七日余做此此以尊卑為日數之差也大夫哭諸侯哭舊君也亦不敢拜賓避為主也在他國為使而出也與諸侯為兄弟亦謂在異國者一袒謂為位之日也明日不袒矣若父母之喪三袒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

主人北面而踊

已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后矣必先哭于其家者情雖由于死者而禮則施

禮記卷之七

八

百十六

于生者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而踊固賓主拾之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于家于墓皆踊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

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于尊也父沒之后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

矣同宮猶然異宮可知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為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為主也同親者主之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為之主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

賓則尚左手

此言小功總麻之兄弟克而聞計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稅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踊者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為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耳

無服而為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總麻嫁則降而無服也○鄭氏曰正言叔尊嫂也兄公子弟之妻則不能也賈氏曰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弟服加麻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三禮纂註

二十七卷

九

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異禮

三禮纂註二十七卷 終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八

儀禮逸經

文王世子

按古者為世子必有其禮今亡矣取記中文

王世子篇為儀禮逸經於別錄屬世子法於

戴記第八

方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故自諸

侯以上之適子然後謂之世子此篇所言主

三禮纂註

三卷

乙

於世子之事而文王之為世子可為法於後

世故以名篇

按此篇首記世子事親之禮次記世子為教在學之制因世子在學遂及視學養老之事因司成教世子遂及廢子教公族之事是則養老公族以世子而及之者也記者既記其禮復引文王武王周公等以釋其義初非專為文王而設也後人因見此篇前后有文王為世子之文遂以文王世子名篇云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

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

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

鄭氏曰世子之禮亡此存其記也朝夕朝朝暮夕也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命者節謂居處事復初憂解也陳氏曰世子之記古者教世子之禮篇也不滿容不能克其儀觀之美也此節約言之以見文王武王為世子之異於常人也文王朝王季日三此朝夕而已文王行不能正復此色憂而已方氏曰色憂不滿容者蓋喜之類為陽憂之類為陰陽饒而陰乏故憂則容不滿也王藻所謂親齊色容不盛是也

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

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

則世子親齊玄而養

朝夕食上時必察寒煖之節食下時必審今所進食者何品寒煖調飲食甘知必無疾不然是有疾也必齊玄而養齊則心清而專侍奉湯藥自有條理矣

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

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

復初然後亦復初

饌必敬視藥必親嘗心無不盡也親食甘已食亦甘親食飽已食亦飽以親為節也陳氏

曰善猶多也漢書所謂岸善崩是也不能飽以視武王之亦一亦再又異矣

右記世子事親之禮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

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孔氏曰記者古有此記記曰至唯其人皆古記之語語使能一句是作記者解之也吳氏曰周之時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虞之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曰四輔夏商或與虞同或與周同不可考記者總虞夏商周言之故曰設四輔及三公言虞之設四輔及周之設三公皆不必備其官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長樂陳氏曰有聖人之能有賢人之能所謂使

能者燕聖賢而言山陰陸氏曰官不必備言難其人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

學世子學士並上文四輔三公教世子之官也此言教世子必時言無間在時也語曰學而時習之學士同學之士也教世子之法即教學士之法人有貴賤心一也學一也固教一也

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

千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

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

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大師音泰大樂

同正

干戈武舞也羽籥文舞也小樂正籥師大師
替宗皆樂官也此教養世子而必以樂馬何
哉蓋自虞廷教胄子即命夔典樂其所以教
者則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是陶鎔性情變化氣質補未淨之欲養中和
之休者非樂無以收其成也論語曰成於樂
鄭氏曰干看也戈句了戟也干戈萬舞象武
用春夏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用秋
冬安靜之時學之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
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板以待致諸子春
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
舞米吹籥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
正舞位族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
以南以籥不借是也春誦謂歌樂也夏茲謂

三禮彙註 卷二十八

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
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成也周立三代之
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
武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
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吳氏曰按詩以雅以
南謂詩之二雅二南也此之胥鼓南亦謂以
鼓而節二南之樂歌爾天台陳氏曰詩以南
與雅合言南屬文明之方所以治安之風也
若以南為夷樂安得如
詩所謂不借者哉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

東序

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
者也合謂卿射卿飲酒大射燕射之屬卿射

記曰古者於族也語三事皆有威儀故小樂
正詔告之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祭
未及養老亦皆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
語陳氏曰祭是一事養老乞言是一事故以
凡言之養老乞言謂行養老之時因乞善言
之可行者於此老人也合謂祭及養老飲燕
之禮至族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令會
義禮而相告語也其間各有威儀節奏之容
皆須小樂正詔教
之於東序之中

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孔氏曰小樂正既教以三者之威儀大樂
正又教以三者之義理學以于戚謂祭也祭

三禮彙註 卷二十八

則舞于戚語說謂合語也命乞言者大樂正
命此世子及學士於老者而乞言也前云祭
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序在合語之上此不
言祭故畧其養老在語說之下于戚語說乞
言三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簡
章之數也小樂正教威儀詔之東序大樂正
授數亦在東序也新安王氏曰論說者即舞
于戚語說乞言之數為講論而詳說之也上
所謂于戈羽籥之舞弦誦之歌書禮之文無
一不盡而非教者為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
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大
司成所以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
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

賓席列事未盡不問

鄭氏曰問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蓋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所謂函丈也負牆却就後席相辟也列事未盡不問錯尊者之語不敬也孔氏曰此論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問終則起却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問者問事之時若尊者序列其事未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語俾有容問陳氏曰問三席相對遠近如此取其便於容問陳氏曰問時尊者有教而已猶未達則必待其言盡然後更問若陳列未竟則不敢洗問以參錯尊者之言方氏曰可以問者以其声足以相聞又不至於大逼也曲禮曰先生問焉終則對亦此意

禮集註

卷之三

木

四十七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氏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謂先師之類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孔子曰凡學謂禮樂詩書之學官即所教之官也教書之官四時於虞庠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教禮之官四時於瞽宗釋奠先代明禮之師若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也教于戈則小樂正樂師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其禮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學倫而行之後世釋奠祭亡方氏曰釋奠止言三時而不及夏者蓋謂一師之物而已無尸無食飲酬酢事所以若此

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

遂養老

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頌學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伸也國故謂函札師旅唯是不合朱子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為合禮國故當為喪紀函札之類方氏曰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也大合樂謂天子視學之時也故言必遂養老後言遂談三老五更之席位者以此石林燕氏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其重道也合樂以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三代盛時貴遊子弟皆能秉禮出封於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內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

禮集註

卷之三

七

四十八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

幣

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先聖周公若孔子孔氏曰諸侯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則諸侯亦然立學重故及先聖常奠輕唯祭先師如立學用幣則四時奠不用幣也長樂陳氏曰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始立學釋奠則及先聖者德之小者親而師始立學祭數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不尊故其祭數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疏宗廟天地之祭其疏數不同亦此意也陳氏曰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

謂始立學也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焉禮

右教養世子之禮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

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此總下文七者之目也鄭氏曰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焉政於公族者正者政也長樂劉氏曰立官掌其宗族之政治長樂陳氏曰庶子正公族教之事乎上則以孝弟教之交乎旁則以睦友教之恤乎下則以子愛吳氏曰善事親之孝即父子之義也善事兄之弟即長幼之序也睦友子愛皆孝弟之推睦者和於族友者和於弟子者慈於子愛者慈

禮記

手卷

八

禮記

於幼愚按言教世子而又繼之以正公族者以公族即世子之庶兄弟所謂國子之倅者也倅二也適于為世子其庶子則適于之二也故文王麟趾之詩首稱公子次及公族亦以公子既化而公族亦宜化也世固未有欲公子善而不欲其公族之皆善者也亦未有公族之善而不本於公子之先善者也故此篇為記教世子之禮而并及正公族之法也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音

此目之第一條也孔氏曰公族若朝於公之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皆同姓之人不得踰越父兄謂以昭穆長幼為齒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庶子治之謂治此公族

朝于內朝之時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其餘非內朝則並計官也此內朝庶子治之其

外朝則司士為之也公族朝於外朝與異姓同處其位次則以官之上下不以齒也按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

則此路門外朝亦為內朝也其朝位天子之朝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按大射鄉西面北

朝三公北面東朝亦為內朝也其朝位天子之朝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按大射鄉西面北

上大馬氏曰內朝以齒則公族有所伸外朝以官則公族有所屈有所伸皆先王

治宗族之道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

禮記

三卷

九

禮記

以官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此目之第二條也鄭氏曰宗人掌禮及宗廟也

也以前爵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牲司馬奉羊司空奉豕上嗣君之適

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餼謂宗人遣舉奠

樂陳氏曰外朝至敬宗廟之中亦至敬故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山陰陸氏曰內朝

親親外朝貴貴在宗廟之中則二者並隆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貴也其登獻餼受爵則

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貴也其登獻餼受爵則

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貴也其登獻餼受爵則

以上嗣親親也以官若君執圭瓚禮尸太宗執璋瓚匣獻之類以爵若迎牲君執引大夫從士執芻之類獻者謂上嗣嘗受爵於尸已而復酌獻尸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此目之第三條也鄭氏曰大事為死喪其為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明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陳氏曰此謂君喪而庶子治其禮事臣為君雖皆斬衰然哀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庶子序列次則辨其本服之精麤使僉者在前列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之內有相為服者亦然蓋亦是庶子

禮記

卷

十

禮記

序其精麤先後之次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

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此目之第四條也鄭氏曰異姓為賓為同宗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為主人君尊不獻酒也與父兄齒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獨踞者希孔氏曰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燕飲必立賓以行禮異姓為賓必對主人君尊不宜敵賓故使膳宰以為主人使得抗禮酬酢也公既不為主族人又不為賓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

若大功一年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若與異姓燕飲則宰夫為膳主

其在軍則守於公廡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此目之第五條也孔氏曰此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公廡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遷主而呼為廡既在國外故依親親之辭若出軍庶子不從公行則掌留守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與下

禮記

卷

十一

禮記

文為總正室守太廟以下則各言其別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謂公卿大夫之適子諸父諸子諸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兄弟者諸兄從諸父諸弟從諸子也吳氏曰貴宮貴室下宮下室舊說不通山陰陸氏以貴宮貴室若魯公廟下宮下室羣公廟似美然魯公廟寔借倣周之文世室武世室他國無之又且四親廟豈可廢之而以下為稱乎廡陵胡氏以貴宮下宮皆人所居貴室下室則親廟高祖以下亦未為是蓋君出之時庶子官但以族人守宮廟而已若君之所居無容族人守之也公宮是總言太廟貴宮下宮五廟共為都宮故總謂之公宮也愚按諸父公之伯父叔父也宮室皆當以廟言觀於在軍則守公廡而不守公舍則知在國惟宜守公廟而不守公寢可知矣况周官

小司徒云大故致餘子蓋與太子共使宿衛也師氏九祭祀會同軍旅使其屬守王闈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惟所用之東萊呂氏曰古者或有故使太子帥其餘子守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於外由此觀之則守王宮乃太子餘子及師氏之屬也其庶子惟帥族人守公廟而已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吊不吊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賄賂承舍皆有正馬冠取相並去声(圖)芳以切(圖)音附(圖)鄭讀為贈(圖)胡暗切

三禮集註

卷之三

十一

此目之第六條也孔氏曰祖廟未毀謂同高祖高祖以下唯有四廟今云五廟為始封子高祖為四世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為五廟也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吊禮四世同高祖有總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祖免則車馬賄財帛含珠玉錢衣服皆贈喪之物總謂之贈贈送也正謂庶子之官正之以禮使賄賂隨其親疏也長樂陳氏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雖不為庶人吉凶不必赴告恩也五世而親屬盡故為之免六世而親屬竭故申之而已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總麻而上宜服不服者可知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剝亦

告于甸人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及命于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

無宮刑(圖)大遍切(圖)讀為殲又子庶切(圖)讀此目之第七條也長樂陳氏曰公之於族示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所以教其善示之

三禮集註

卷之三

十三

以廟朝之禮所以教其敬示之以喪服之禮所以教其哀示之以燕食之禮所以致其親示之以宮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赴告弔免所以教其義教之已盡而猶犯焉然後罪則纖剝者亦告于甸人不忍與衆棄之也必於甸人者以甸人共祭薦之物故也鄭氏曰縣縊殺之曰磔甸人掌郊野之官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纖語為殲刺也剝割也宮割膺墨剝刑皆以刀鋸刺割人軀也告讀為鞠讀書用法曰鞠成平也讞之言白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宥走往刑之為宥之恩無已也罪既正不可宥公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及命白已刑殺也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

弁錫衰以君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表
同姓則總麻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吊也倫
謂親疎之比也素服亦度弁矣親哭之者不
往弔為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庶
不陵胡氏曰有司又曰在辟以不喪世臣執法
宜堅其君刑宜寬及三宥不喪走出致刑
于甸人春秋傳曰臣殺而行不命者此也
程氏曰如其倫之喪無厚明無罪者有服也
朱子曰此素服下脫君外不喪樂五字哭之
下脫於異姓之廟五字當滿之陳氏曰獄成
謂所犯之事訊問已得情實也不舉示憫惻
也如其親疏之論斷不為弔服者以不親性
故也但君外不喪樂及賻贈之類仍依親疎
之等爾親哭之者為位於異姓之廟而素服
以哭之也天子諸侯絕旁親故知此之無服
是不為弔服

禮記卷之十四 四百三十四

右記教治公族之禮

以上三節疑皆古記之言而記者述之也其
下三節則又記者之意以釋古記之義舊本
錯雜設無統紀吳幼清氏釐而正之若為有
序然於古記及記者之言仍混淆莫分今更
加考定使各有條理
讀者詳玩當自知之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
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
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

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
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膳命膳宰曰未有
原應曰諾然後退音潮去

此引文武為世子事親之事以釋首節之意
以見古記之禮不為過也孔氏曰子朝父母
每日惟二故內則云時爽而朝日入而夕朝
禮具夕禮簡今三朝禮同是聖人之法方氏
曰內則言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昧爽而
朝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至于大寢
門之外而此言鷄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
則盥漱之時猶未鷄鳴朝之時猶未昧爽矣
又有日中之朝此蓋聖人之制內豎即周官
掌內外之通令者御則御於君所者也節謂

禮記卷之十五 四百三十五

起居之節不安節則以失常而疾生文王乃
喜則親喜而已亦喜也文王色憂則親憂而
已亦憂也復初則親復常故也視寒煖之節
若食齊視春時飲齊視冬時之類問所膳則
欲知親之好羞也膳宰即膳夫原與原蠶之
原同陳氏曰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
飲食之常時也食上進膳於親也在察也食
下食畢而徹也問所膳問所食之多寡也不
正履急侍其親
則履不能正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
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
飯說他活切
飯上聲

鄭氏曰帥循也庶幾程式之不說冠帶而養常在側也一飯再飯欲知氣力歲藥所勝長樂劉氏曰文王減膳武王亦減膳文王加飯武王亦加飯以已程其親之食力也方氏曰武王之事文王蓋循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行之子之於親日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脫今為親疾跬步不離不敢脫冠帶人之飲食或數或疏時其飢飽今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如平時私過其欲

旬有二日乃問文王謂武王曰女何憂矣武王對曰憂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

三禮纂註 卷之十 十六

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

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音

方氏曰旬有二日記其寢疾之日鄭氏曰問猶瘳也問何憂問後容則也帝天也撫猶有也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祥也虜陵胡氏曰武王意以齡為善故當撫有九國按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云九國未實詩書云王者皆追稱爾而此稱君王皆不足信人之考皆天定其數而吾與爾三是不知命非文王之言也吳氏曰此蓋周末之時有一等雜書之言以為武王嘗侍文王之疾至旬有二日乃瘳而文王因問武王有何憂也其說皆謬妄不足深辨作記者又不能精而以附綴文武為世子之事愚謂此因

為世子侍疾事 遂附此宜刪

文王之為世子也

題上事也古書之体多如此皆撮其事之綱以題于所記事之後此句舊本語在下章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之下今移置此章末愚按記者之意蓋曰此文王為世子之禮如此以是而觀則前記所謂世子事親之事情非為過亦孟子言必稱堯舜與大學稱克明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意也

右釋首節世子事親之義

此亦如大學傳引詩書言以釋經之意蓋引文王已行之事証而明之也下文放此

三禮纂註 卷之十 十七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

也釋恭敬而温文 孔氏曰樂以和諧性情禮以敬正容体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在外從外而入中交間錯雜於中宣發形見於外內外有樂心悅貌和故澤內外有禮貌恭心敬温潤文章故恭敬而温文陳氏曰脩內者消融其刑惡之蘊脩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西山真氏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变化氣質莫故於此者然樂雖脩內由內以達外禮雖

歸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澤而已恭敬温文而
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
者也此皆教以禮樂之功也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
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
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師也
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
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三禮集註

卷之三

十一

禮記

西山真氏曰前言禮樂者教世子之具此言
師傳者教世子之人養者從容啟迪其本然
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它不過君
臣父子之大倫而已大傅以審示言謂備於
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諭言謂開說其義以
曉之也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互相
發也師也者教世子以事而諭諸德謂教之
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
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
世子之身輔之豈之使歸諸道耳目口休不
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朱
子曰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鄭氏曰養
猶教也言養者積習長之大傅示之為行
其禮少傅審諭之為其義在前在後謂在
學時出入謂燕居出入時慎其身者謹安護
之長樂陳氏曰出入後莫非正人則目不

閱淫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狎玩不倫珍
異而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
此所以教
諭而德成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
治君之謂也

方氏曰言君子有君國子民之德也蓋教世
子必使為君子故以是言之德成而教尊者
為其能重道故也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
學至於此然後能為君故曰君之謂也陳氏
曰君子曰德此德是皆指世子之德也君子
有成則教道尊嚴而無敢慢易者故凡屬官
守者皆以正自處官正而國治世子為君之
謂也吳氏曰君子有德之稱上既引古語之

三禮集註

卷之三

十九

禮記

言此又引有德者之言以足前義謂師傳保
得人則所教之人其德完成受教者之德成
則教者為有功而教者之道尊隆教者之道
尊則所教之人能求賢而審官而百官無不
正百官無不正則君明臣良政事脩舉而其
國無不治如此則可以為人君矣故曰君之謂也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
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
可不慎也

陳氏曰君於世子以親言則是父以尊言則
是君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然後可以保
有天下之大不然則它日為子者不克負荷
矣可不慎乎吳氏曰凡天下之為人父者於

其子雖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也九天下為君者於其臣雖有君之尊而無父之親也唯君之於世子其親則父其尊則君既為之父又為之君然後能兼天下尊親二者而有之有謂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也彼但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者猶不可不知教其子况兼尊親二者而有之者乎其於教世子而可以不慎乎慎謂盡其心盡其道而不敢忽慢簡畧也鄭氏曰處君父之位而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

成王幼不能泣昨周公相踐昨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音吏 方氏曰昨昨臨朝也昨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於昨以著代繼體之君臨朝行事謂之昨昨言臨之踐言履之成王也故曰蒞周公相之故曰踐此輕重之別也鄭氏曰成王幼不能視昨昨行人君之事周公代履昨階攝治天下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孔氏曰周公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伯禽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若成王不能法效則笞伯禽責其不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也

以禮樂重陶之而已而周公教成王別抗為教世子之法以教伯禽使成王觀听之其有不率則撻伯禽以警勅之可謂用意微密矣卒使成王緝熙光明於學成三代之令主則抗世子之法致之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昨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

優為之為迂

此引孔子之言以明周公之事陳氏曰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

猶尚為之今周公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君之善宜乎優為之也劉氏曰言攝政踐昨而治是家宰攝行踐昨之政非謂攝居天子之位也孔子言周公舉世子法於伯禽者非自教其子蓋示法以善成王也此大人正已而物正之事周公大聖人也故優為之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泣昨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

臣長幼之義也

此言為世子之時當教之以為人子為人臣
為人幼之義蓋知為人子之義然後他日可
以為人之父知為人臣之義然後他日可以
為人之君知為人幼而事人之義然後他日
可以為人之長而能使人也成于年幼不能
泣作階以行天子之事必須教之以為世子
之法然欲以成王為世子而教之則令恨不
為世子而為天子矣是故舉世子所當學之
法加之於伯禽之身使之與成王同居處成
王每日親見伯禽所學為世子之法則自能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父子君臣長幼之
義即所謂世子法也上文言道此文言義道
謂所由之路義謂所
宜之理其實一也

三禮卷之三

天子卷

三十三

三百七

周公踐阼

鄭氏曰亦題上事吳氏曰舊本錯簡在下文
世子之謂也下

右釋第二節養世子義

此亦引三王及周公
事証而明之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

乃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去聲）

鄭氏曰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與當
作樂禮樂之器成則舉之用幣告先聖先師
以器成又釋菜告先聖先師將用也釋菜禮
輕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

三禮卷之三

天子卷

三十三

三百七

司看祭祀授舞者兵也熊氏曰用幣則無菜
用菜則無幣月令釋菜不及先醒也王制釋奠于學
時入學釋菜故不及先醒也王制釋奠于學
註以為釋菜奠幣彼是告祭之禮故謂釋奠
亦不及先醒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
也四時亦莫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
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
此樂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釋菜三也秋頒
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
即此樂器用幣是也朱子曰語即上文合語
之語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嚴也
愚謂此所謂始立學非獨指諸侯而言凡天
子亦有始立學之時也觀其曰饋于東序則
東序與西序皆宗相對惟天子之太學得以
有之則此之學乃實天子之學也而鄭氏不
得其說乃以諸侯有功德者如魯得立四代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

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

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眾知父

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

有君在則禮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矣其

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

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
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
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
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

此言學既立而所以教世子之禮孔氏曰物
猶事也一事謂與國人齒讓三善謂衆知父
子知君臣知長幼也世子唯在學時與國人
齒若朝會飲食則否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
發問也有父在則禮然者知禮之人若之
也父在則常須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
在則禮當如此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
以義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不

三禮卷

子卷

十四

言兄在禮則然而云長長者以世子無兄故
也國人問世子居臣子之禮於是各知尊其
君父世子所以父在爲子禮君在爲臣禮也
斯語辭也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
於義合也鄭氏曰學教也長樂陳氏曰知爲
父子則孝知爲君臣則忠知爲長幼則順孝
弟忠順立而
國治矣

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世子之謂也

新安王氏曰樂正司業前文所謂大樂正授
數是也父師司成所謂太傅少傅有保師
以成世子之德者也而鄭氏以司徒之屬師
氏誤矣孔氏曰樂正主太子詩書之業父師

成就其德行一人謂世子一人有大善則萬
國以正也愚謂樂正即上大學之師而言非言
即上大四疑三公也王氏鄭氏皆誤矣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

此所謂慮之以大也養老所以教孝弟徵召
衆學士皆至欲使人人知孝弟之行也孔氏
曰天子視學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
聲大昕者謂視學之晨昕明擊鼓警動衆人
令起鄭氏曰早昧奕擊鼓以召衆也周禮凡
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

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

師先聖焉

三禮卷

三卷

十五

四百四十三

此所謂愛之以敬也衆至謂衆人聞鼓而
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乃命有司
行釋奠之爭有司即詩書禮樂之教官也于
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中鄭氏曰與猶舉也秩
常也節即禮也使有司舉常禮祭先師先聖
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爾非爲彼報也

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更江

此所謂行之以禮也卒事反命告祭畢也祭
畢天子乃入養老之處也凡大合樂必遂養
老是以往焉於先老親奠之者已有所事也
三老五更各一人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
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
示天下孝弟也羣老無數其禮亡以解飲酒

言之則席位之處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也孔氏曰天子既視學畢適東序養老處親自釋奠于先世之老祀先老畢遂於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位席蔡雖以更字爲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祭味焉退脩之以孝

養也洋尚切

此所謂脩之以孝養也鄭氏曰適饌省醴親視其所有也發味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禮獻畢而樂闕孔氏曰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其珍具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祭其歌味以納之也三老五更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孝養之道也方氏曰珍若八珍之屬凡可以養者莫不具故謂之珍具若王制以珍從是矣

三禮卷之三

二十卷

三十六

四百〇七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此所謂紀之以義也反謂及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清廟之詩美文王有父子君臣長幼之德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會合清

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也德音謂清廟之詩是文王道德之首致極也下管象舞大武者登歌之後笙入立于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按詩維清奏象武是武王作樂稱象也大會聚學士以舞象之事明周之有神有德也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武王詩也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

有司告以樂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

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

此所謂終之以仁也諸侯爲畿外羣吏謂畿內王自養老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養老

三禮卷之三

二十卷

三十七

三百〇七

如王家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

是故聖人之紀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允命曰

念終始典于學悅音

吳氏曰記事謂叙記故事遵從古人所行而行養老之禮也應謂圖謀之始養老以教孝第於其始以徵召衆士無一不至使知之者廣博是不狹少也故曰應之以大老人者君

之所取法先師先聖又老人之所取法愛其
 道則敬其人將養老而釋奠于先師先聖敬
 所本也故曰愛之以敬適養老之所首祀先
 老繼設席位養老之時行此二者之禮最在
 先故行之以備謂整飭無欠缺具滋味以致
 其愛躬省視以致其敬發味於其入以悅其
 耳獻醴于其位以悅其口一如人子養親之
 孝故曰備之以孝養堂上堂下之樂相繼而
 作使人知君父之責其樂在上臣子之賤其
 樂在下由是而衆者在上下之義故曰紀之
 以義養老禮終又命諸侯羣吏各歸養老幼
 於其國邑以廣仁恩故曰終之以仁古人舉
 此養老之一事而六者之美德悉備慮之以
 大者知所先知所重智也敬出於禮孝養出
 於仁此五常之德也不言信者實有此六德
 即信也吳氏曰說命所云學學習之學此記

凡語于知者必取賢飲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

舉或以言揚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
 此吳氏曰語謂合語如謂如學按王制不率
 教者自鄉移之郊自如移之遂則如學蓋在
 鄉學之外遂學之內鄭氏以此為大樂正論
 進士之秀而升諸司馬今按大樂正論學
 之教何為出就郊學疑是六遂之士已升於
 郊學而可升於鄉學者鄉大夫就郊學行鄉
 飲酒禮於族酬之時而合語因以審擇士之
 賢者才者而取歛之取賢謂以德進也歛才
 謂以事舉以言揚也曰進曰舉曰湯皆謂升

之於鄉學也石林葉氏曰六鄉有庠六遂有
 序則則在鄉遂之間也自鄉而退者孩於此
 則漸遠國中教而有所政自遂而升者由
 於此則未見國中教而有所慕

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有一有焉乃進其等

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

尊也

孔氏曰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曲藝皆且
 令謹習以待後語三事若有一善乃進於衆
 雖得進於衆猶不得同爲俊選名曰郊人言
 猶在郊學也吳氏曰曲謂一偏曲藝謂射御
 書數之屬誓蓋戒勵之使勉於學三即上文
 德與事言也士在郊學者有德行政事言謂

則進而舉揚之若但有一曲之藝而無是三
 者則勉之使學以待後又語而考察之考察
 三者之中或有其一即進其品等於曲藝之
 上然所進非一人又自有高下為先後之序
 也成均及取爵於上尊未詳孔氏謂飲酒之
 禮尊者酌於堂上之尊卑者酌於堂下之尊
 蓋是鄉學飲酒之時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
 天子視學飲酒之時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
 以相旅選士升於大學為俊士者始得謂之
 成均之士今郊學又語之時曲藝者雖已進
 等然猶未升鄉學仍在郊學故但謂之郊人
 以明其未為鄉學之士也視彼鄉學以選士
 得升於大學而為成均之俊士者相去尚遠
 故曰遠之視彼秀士得升為司徒之選士可
 以取爵於上尊者相去亦尚遠故蒙上遠之
 二字而曰以及也成按此二節又因言大學

教世子而遂及朔
學教學士之禮也

教世子

鄭氏曰亦題上事吳氏曰舊本錯簡在一獻無介語可也下

右釋第二節教世子

按教世子之法有二一是一立傳保疑丞等以養之出學之時一是以詩書禮樂等以教之於在學之際天子又躬視學養老以觀示之皆所以欲其盡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如是則於文王武王之為世子者庶幾能及之爾故以之吹事親之後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

禮記卷之三十一

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作記者既載文王周公所行之法於前自此至不窮其類也又以其意解釋厥義於後內親欲使親在其內也故於內朝雖貴猶與賤者計年以爲齒列欲明父子昭穆之本恩故也若族人在外朝則不復計年以官爲次蓋外朝至尊別不得以私恩爲異此以下覆解首章庶子正公族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

賢也登餼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

廟中行禮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故列爵爲位是崇有德也官由賢能而興今欲尊

崇此賢故授事以表之也適子先祖之正體故使授爵於尸及升餼尸饌是尊祖之理也方氏曰宗廟之中序爵以辨貴賤爵不踰德故謂之崇德序事以辨賢否授事以官故謂之尊賢上文言獻受爵此止言受爵以上見之也吳氏曰此覆釋目之第二條

喪記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

不計爵之尊卑以服之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是本奪人本親之恩也陳氏曰服之輕重本於屬之親疎親疎之倫不可易奪也吳氏曰此覆釋目之第三條

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

降一等親親之殺也

殺色戒切

禮記卷之三十一

公降已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則民有親屬者不相遺棄是使孝弟之道通達於下也近者食稠遠者食希是殺也方氏曰君與族燕以齒則不敢以君之位而加於父兄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焉陳氏曰燕食主於親親以齒相序所以達孝弟之道也吳氏曰此覆釋目之第四條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

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

下室而讓道達矣

孔氏曰在軍載主以行示不自專使庶子官正守而尊之此是孝愛之深適子是宗室之

正太廟是祖之正使適子守太廟是尊宗廟之室臣下不敢以庶賤之人守君所重是君臣之道者明也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於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長樂陳氏曰正室守太廟此以承重者守所重也故謂之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者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此準不偏下下不陵上者也故謂之讓道達吳氏曰此覆釋目之第五節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

冠娶必告死必赴者休戚相關故吉凶共之也吊臨賻賵可關乎人君任官本無親戚之

三禮纂註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間故賢否何如耳親盡而賢亦必仕之令親未盡而已在庶人之列是以其無能故賤之也吳氏曰此覆釋目之第六條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

鄉方矣

鄉許亮切

方氏曰如上所言皆庶子之官所治也凡言邦國者諸侯之國也倫者先後不可亂之謂方者道之方也孔氏曰此合結庶子官之義而先結於此者以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也陳氏曰邦國有倫而衆不惑於道之所在也方氏曰邦國有倫而衆不惑於道之所在故曰衆鄉方吳氏曰七者之目方釋其六而先以此總結之然後別釋第七條之目于後

者以刑殺其親非美事故離而言之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翦其類也

孔氏曰國立有司以法齊治一切今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壞有司之正法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故曰所以俸百姓也異姓刑之於市同姓刑于甸師隱僻之處者不

三禮纂註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弗哭弗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其犯罪忝辱先祖故遠之也素服居外以其實是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然者骨肉之親無斷絕之理故也方氏曰有司以正行法故無貴賤親疏之間苟有公族之故乃欲奸有司使獲免焉則法失其正矣故曰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公族不止於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素服居外不聽樂則以哀未忘也遠之者公義也哀未忘則有私愛存焉故口私喪之也夫有生所以傳類而官刑則無生之道焉故公族無官刑吳氏曰此覆釋目之第七條

右釋第三節治公族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八終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九

儀禮逸經

明堂位

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謂之明則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王朝事之明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

三禮纂註

卷之二十九

乙

明堂

前後各有位焉故曰明堂位也

按大戴記明堂篇云明堂者天子之路寢也

又云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諸家論明

堂紛紛矣大戴所記一篇之內自為異同唯

此兩節近之凡寢廟之制皆前堂後室前堂

向明故曰明堂天子有三朝而燕朝在路寢

每日退朝聽政之所蓋不於此見諸侯也秋

冬諸侯來朝天子在太廟之明堂負扆而立

若此篇所記諸侯朝位蓋用公營洛邑時制

為此禮大朝享則於洛邑文王廟之明堂受

之舊小戴篇第十四以其為朝諸侯之大典

故自記中登列于禮經之末云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

鄉而立

新安王氏曰武王末受命克商二年有疾周

公告于三王於是金縢之書武王崩成王

幼周公東征後諸侯來朝成王即政於是受

朝於明堂周公相成王朝諸侯禮也謂攝王

位非禮也吳氏曰考之書周公相成王伐奄

而歸四國多方之諸侯皆至宗廟周公代成

王誥諸侯而有多方之書蓋成王之三年也

乃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營洛邑其時

王不在洛諸侯以侯國會王朝三公之禮見

周公而已此外則不見周公代王受諸侯之

朝此記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蓋是周

公制作之時定此朝位天子謂王也舊謂周

公攝王位朝諸侯非也鄭氏曰負之言背也

三禮纂註

卷之二十九

乙

明堂

於戶牖之間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

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

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孔氏曰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伯以下皆云國此云位者以三公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儀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吳氏曰此中國五等諸侯朝位在門內馬氏曰三公尊故其位立於中階之前東方陽也尊者居之西方陰也卑者居之侯尊伯卑故侯立於階之東西面伯立階之西東面俱北上取其近天子也諸子又卑於伯故位於門東北面諸男又次於子故位於門西北面俱東上者其上禮與三公同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

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

三禮卷之三十九卷 三

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

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

此四夷遠國朝位在門外皇氏曰九夷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九采在應門外之西也按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數不同者文異爾九州之外夷狄為四方蕃塞每世一至或新王即位或其君初即位皆來朝也陸氏曰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與四塞即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也

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

也

吳氏曰此總結上文因釋明字之義然明者取南鄉光明之義曰明諸侯尊卑者非也按以上所言門內門外朝位於它書俱無說抑殆難盡信蓋此篇意在誇大魯國得用天子禮樂遂推原其出而夸大周公所言多非其實山陰陸氏曰諸侯階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

謂是明諸侯之尊卑

右記明堂諸侯朝位

按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公創制合有其儀故於記中撿取此篇以存其制之十

三禮卷之三十九卷 四

一自此以下皆稱述魯國所用禮樂而盛揚

之不應附在儀經之末以載其全文未易錄

斷簡也因併存之聖人刪書存錄秦誓是或

一道也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

武王以伐紂

鄭氏曰脯鬼侯謂以人肉為薦羞惡之甚也方氏曰紂之亂不止於脯鬼侯蓋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陸氏曰孟子言伊尹說湯以伐夏救民而書序謂伊尹相湯伐桀

以伊尹王伐事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而此記謂周公相武王以伐紂以周公主伐也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六年朝諸侯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

服七年致政於成王量去

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為年十歲陸氏曰成王諒闇百官總已以聽周公自其常禮及喪畢成王尚幼是以周公權宜踐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也鄭氏曰踐猶履也度謂大天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筥筥所容受也方氏曰所頒有規矩權衡準繩不

三禮卷之三十九卷

五

四

止於度量止以二者為言何也蓋分寸丈尺引以度長短謂之五度其形起於壁羨而禮寓之矣俞合升斗斛以量多少謂之五量其聲中於黃鍾而樂寓之矣度量者主乎禮樂而言也吳氏曰踐天子之位者但謂攝天子之事爾非謂真居天子之位也六年者蓋周公攝政之六年成王之七年也是年嘗洛邑七年者周公自成王二年之秋始攝政至成王八年則為七年也蓋武王初喪周公時為家宰旋遭流言之謗遂出東征而二公在朝行采事事成王元年周公居東之二年也亂平成王二年周公居東之三年也其秋有風雷之變而成王迎周公以歸周公既歸仍以其宰攝天子事成王喪畢於常禮宜自親政矣以年尚幼弱故周公攝事如故及制禮作樂之事大備嘗洛邑以朝諸侯周公乃發

治洛邑是年冬成王在洛丞祭八年之初自洛歸于宗周始自親政是為周公致政於成王之也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

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象純

吳氏曰考之史記封周公於曲阜者武王也但周公雖已受封而不之國武王崩惟夷徐戎與武庚同叛故周公東征而遣伯禽就國以遇徐戎詩所謂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者蓋言成王命伯禽代周公往侯魯國也非謂其時始受封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其後定制諸侯之地方四百里乃是周公制禮作樂時事蓋

三禮卷之三十九卷

六

百

王所食之外有方百里之國有方百里之國并附庸二十六國為方四百里此記所謂云地封在武王克商之後魯公就國亦在武王初喪之時今此乃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然後封之曲阜而有方七百里之地矣夫方百里則有輕重車九千乘

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吳氏曰此周公既薨成王思報周公之勲勞而有此命也意在尊崇周公而不知其非禮故夫子嘆之曰周公其衰矣而程子亦云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此記者方且夸大之以為美談甚矣

其味於禮義也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韠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音獨

鄭氏曰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旒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韠天子之旒旗畫日月孔氏曰

祭天尚質大路一就尊敬周公故令用先代殷禮牲用殷白牲車乘大路也弧以竹爲

之其形爲弓以張之幅此弓衣謂之韠方氏曰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此言日

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乃謂載旂者常謂之旂猶五服通謂之諸侯也且王載太常諸侯

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太常而止謂之旂焉亦陰殺之微意也新

安王氏曰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啟蟄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玉路旂用日月

三禮彙註

卷九

七

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所殺之如無日至之郊祈穀於孟春郊而後耕則

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王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

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流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

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之禮而不敢盡同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

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

玉豆雕篚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

琬厥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

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音音雷才旦切音居衛切音切

孔氏曰牲用白牡尊敬周公不用已代之牲故用殷牲尊用犧象山罍用天子之尊也犧

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

時用以盛盞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壘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近饗朝獻之祭再獻

所用今喪崇周公禘祭雜用山尊爵尊用黃目者謂謂爵也酒黃目嘗烝所用尊崇周公

三禮彙註

卷九

八

獻尸求神也以王飾瓚故曰玉瓚薦用玉豆者謂所薦道醴之屬以王飾豆故曰玉豆篚

形似笞亦薦時所用篋用竹不可刻飾故篋其柄也爵用王踐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

杯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王飾故曰王琖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夫人酌盞

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下時薦加適加豆也此時夫人用璧

角內宰所謂理爵也理王名璧是王之形制爵是總號角是爵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其

雖非正加以夫人再獻諸侯爲實用之以獻尸散後角便文也俎用琬厥兩代俎也虞俎多

琬禮圖云琬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二尺夏俎名炭亦如琬直有脚曰琬虞氏尚質

未有餘飾也加脚中央橫未曰炭夏氏漸文

也升堂也升樂正於廟堂而歌清廟詩
也下堂下也管籥竹在堂下故云下管堂下
吹管一掃象武之詩也朱于玉戚者赤盾而
也籥管也冕而舞大武者王著象冕執赤盾
王于而舞武王代紂之樂也上云下管象謂
武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為大武之舞也皮
又服皮弁賜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
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
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賜夏家樂
文故賜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
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皇只是也周公德度非
唯用四代之樂亦為夏夷所歸故賜奏夏夷
之樂於庭也唯言夏則我狄可知或云正
樂既不及六代故夏夷唯與二方也納夷夏
之樂皆於大廟奏之者廣魯欲使如天子示

三禮集註 二十九卷

九

三禮集註

於天下也馬氏曰堂上敬清廟文也下管
武成武也周公之德妙不可知所知者見
於文德武功而已文德成於制作之問武功
存於征伐之際故彰其武功則錫之以武樂
彰其文德則錫之以夏樂冕之服也冕而舞
大武以文止武之意也皮弁素積服之質也
以舞大夏所以守其文也禡者服之美皮弁
素積其文而不顯故禡衣所以顯之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禡立于房中君肉袒迎
往于門夫人薦豆邁御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
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輝音

孔氏曰前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明祀周公
之時若與夫人御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
入之時君待於阼階夫人立於東房中副玉
后首飾以其覆破頭首飾衣后服之上者迎
牲于門謂禡也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也夫
人薦豆邁者朝踐及饋孰并酌尸之時也御
大夫帥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也命婦職
夫人謂薦豆邁及祭事之屬當祭之時命百
官各揚其職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
以此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
而天下大服明周
公之德宜合如此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

之祭也音燕雀音切

三禮集註 二十九卷

十

三禮集註

鄭氏曰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狩以春
或闕之陳氏曰春言社則秋亦祀社詩曰
以社以方是也秋言狩則春亦蒐傳曰春
蒐夏苗秋狝冬狩是也方氏曰前嘗烝春社
秋省凡此亦諸侯之所同然特魯行之禮有
所隆爾馬氏曰天子大蜡八而魯以周公之
功故得用之
具氏曰自孟春乘大路以下言魯之得郊祭
郊者祭天於南郊以祈穀而以廡稷配之也
自季夏六月以下言魯之得禘祭禘者祭文
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公配也若卷冕以下
屬夏禘秋嘗冬烝祀文王魯之君夫人四時
得服王之卷冕后之副禡而以天子之禮祭
周公於太廟也蓋禘祠烝嘗祭名雖與諸侯
同而用天子祭禮則與諸侯異與夫春蒐之
祭社秋狝之祀方冬月之八蜡魯皆得以

如天子也

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畢門雉門天子應門

孔氏曰周公太廟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似天子畢門魯之雉門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天似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清江劉氏曰以詩禮春秋考之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而雉路無鼻應畢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其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于市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

義集卷

字九卷

十一

御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以至鄉鄰士師官正亦莫不用焉故曰天子之政也

山節藻梲復朝重檐刮楹達鄉反出尊崇站

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專悅切音福

八切音抗

鄭氏曰山節刻楹虛為山也藻稅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摩也鄉謂夾戶窓也每室八窓為四達反站反爵之站出尊當尊商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能之亢又為高站亢所受圭莫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浮恩也刻為雲氣蟲獸如今關上孔氏曰此論魯太廟之飾構虛今之

斗拱也侏儒梁上短柱也重檐者就外檐下以密石摩柱相見飲酒既獻反爵於站上故謂之反站尊在兩楹間站在尊南故云出尊

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浮思小樓也城隅關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云浮思此皆天子廟飾反站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陸氏曰天子之櫛斷之權之加密石焉刮楹其枉使前達也出尊使尊見焉康圭使圭安焉方氏曰九器仰之為正覆之為反反站所以覆爵也故爵站謂之反站凡物在內為入在外為出站在尊外故曰出崇站所以為圭也

義集卷

字九卷

十一

故圭站謂之崇凡物指之則康站以備掛故曰康長樂陳氏曰廟所以事死復有歸報而靜之義刮其楹則有紫意而紫也者齊戒以事鬼神之意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者神而明之之意也於屏言既疏者通之也屏所以蔽而通之者以神無方而無乎不在故通之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

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鈎古侯切

孔氏曰此明魯有四代車也其制各別鈎車也與則車林曲輿謂曲前關也虞質車未存鈎輔氏曰虞夏言車殷周言輅各隨時代所稱意者殷周始稱車為路爾白魯言之故不皆曰路也新安王氏曰舜時始有鸞和故其路謂之鸞車夏始有鈎車殷人重木輪周天

子乘王路封同姓則有金路封異姓則有象
路魯之乘路蓋金路也王路非魯所敢借故
如禮及用殷之大路鄭
以乘路為王路非也

有虞氏之旂夏後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綬注讀
為綬

綬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摩書云武王
左黃鉞右乘白旄以摩周禮王達大旂以資
連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摩以田也
孔氏曰此論魯有四代旂旗虞氏之綬但法
旌竿首末有旒後夏後氏之旂漸文既註旌
竿首又有旒後夏後氏之旂漸文既註旌
旗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置也應氏曰
子華子曰舜建大常舜惟見旂常爾至夏則
復綬之以羽旌綬者旒之係於繩而華者
方氏曰旂即所謂交龍為旂也大帛即雜帛
之物大赤即通帛之旂唯摩不
在九旂之數故特以綬名之

夏后氏駱馬黑氂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

駱音洛音
煩力輒切

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之馬夏尚黑故用黑
駱駱白黑相間也殷尚白頭黑而鬣白從所
尚也二代俱以駱為所尚蕃赤也周尚赤用
黃近赤也方氏曰馬以毛物為主如駱又毛
之長者故三代之
馬以駱言之

夏后氏牲尚黑殷尚白周駢剛營切

孔氏曰魯用三代牲駢赤色剛壯也駢言剛
則白亦剛白言壯則黑亦壯也方氏曰剛公
羊氏作剛蓋牛也壯言其質剛言其性言二
代如此則夏后時尚赤亦用壯可知故湯用
玄牡釋者以為
未變夏禮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啟尊

也犧象周尊也著直

孔氏曰此明魯用四代尊有虞氏尚陶故泰
用瓦壘壘壘雷也畫為山雲之形也著無足
而底著地殷尊無足其餘泰壘犧象並有足
也方氏曰泰太古之瓦尊山壘即山尊也禮
器亦謂之壘尊非謂諸臣所酢之尊也以山
壘為尊因謂之壘尊亦猶以壘為尊因謂之
壘尊也著附著之者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殷
質故其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
象則曰象尊周尚文
故其尊有飾如此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又上音妹

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為形故并
標身於其上琖以玉飾之殷亦爵形而畫為
禾稼竿稜也周爵或以玉為之或以玉
方氏曰爵為爵之形以承之自周始夏殷未
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周以前止有爵之名
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陸氏曰琖以齊言
以曹言爵以酒言知然者齊亦或謂之琖
酒曹尊一名竿羹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

三禮茶註 卷二十九

十三

三禮茶註 卷二十九

十四

方氏曰灌尊所以實裸也之尊也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灌尊之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

其勺夏後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陳氏曰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方氏曰勺用以酌酒者孔氏曰龍勺勺為龍頭疏謂刻也陸氏曰龍勺為龍頭蒲勺為鳥頭疏勺為皆謂勺之柄頭耳

土鼓黃桴蕭箛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指擊

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孔氏曰此明魯用古代樂及四代樂器土鼓謂築土為鼓黃桴以土塊為桴蕭箛謂蕭為為箛鄭氏曰黃當為占箛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子之號四代虞夏商周也方氏曰古者以土為鼓未有鞀華之聲故也以土為桴未有斷木之利故也以蕭為箛未有箛竹之精故也拊搏指擊與書言擊擊鳴球搏拊琴瑟同義玉磬琴瑟皆堂上之樂琴言中不言小瑟言小不言中互倫也陸氏曰拊取

說以常為之克之以穊形如小鼓指擊謂祝歌皆所以節樂者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氏曰此二廟象周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孔氏曰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廟如象周之文世室武公伯禽有武德其廟不毀象周之武世室按成公六年立武宮公羊左傳並譏其不宜立此記美成王褒崇魯公而巳武公之廟立而不毀在成公之時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連文美之非實辭也輔氏口觀此篇所載成王之賜伯禽未必如是之倫亦有魯君因仍而借用之者矣新安王氏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然其廟不毀不可授文王為比若武公乃伯禽玄孫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場公之廟毀而復立場公以弟維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公立場官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不毀之廟夫昭穆遷則毀武公之廟也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於武之世室甚乖春秋之旨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

學也頌官周學也

孔氏曰此明魯得立四代之學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有虞庠為廩以藏祭盛飾氏曰庠序亦學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方氏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頌官頌官者牛辟廱之制也子言殷為序周為庠而此以

夏后氏為序虞為序者蓋以其後人於此則皆可謂之序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也陳氏曰藏米於學宮亦教孝之義序者射也時以觀德有先後之次焉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

天子之戎器也

鄭氏曰崇貫封父越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越棘也方氏曰左氏曰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於周為特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蓋此龜一名繁弱豈以善中名之與大弓武王之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以周賜我為夸故曰天子之器也其言天子之禮之祭之政之廟節之戎器其以為

三禮集註 卷之九

夸一也方氏曰凡此即周官天府所藏太室鎮室之類是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鄭氏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繁葉也殷頌曰植我鼓鼓周頌曰應曰縣鼓方氏曰楹以貫中縣則在上獨足為在下故特謂之鼓足陳氏曰足不若楹之高楹不若虞之垂亦其後世之加隆耳

番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孔氏曰番所作調和之鐘叔所作編磬之磬女媧所作笙中之簧三者先代之樂也昔有之陸氏曰和鍾編鐘也離磬特磬也陳氏曰古者造笙以匏為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太

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笙簧始於女媧氏黃非特施笙又施於竿笙簧十三或十九竿簧三十六方氏曰郊特牲曰以鐘次之以和君參之也故謂之和鐘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笙以象物生之形笙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笙簧世本日無句作著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

夏后氏之龍篋虞殷之崇牙周之壁龔

切龔所

孔氏曰此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荀飾以麟此屏云虞者蓋夏時荀虞之上皆飾以麟至周乃別故云龍荀虞殷則於荀之上刻畫木為崇牙之形以柱鐘磬龔也言周畫繪焉

三禮集註 卷之九

扇戴小壁於扇之上鄭氏曰龔龔所以縣鐘磬也橫曰篋植曰虞荀飾之以麟屬虞飾之以龍屬荀屬龔以大版為之謂之崇牙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柱縣也周又畫龔為龔龔以壁垂五采利於其下樹於荀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壁龔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成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琕殷之六瑚周之

八簋

此明魯有三代黍稷之器陸氏曰兩敦黍稷四琕黍稷六瑚黍稷稻梁麥菽八簋黍稷稻黍有蓋又曰敦四敦皆南首敦之為器有

蓋有首也四者皆盛黍稷之器禮之有器時
則古器之存者漸寡
此魯有所之數耳

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斝殷以俎周以房俎

此明魯有四代之俎孔氏曰梲有四足虞氏
未之餘飾斝足間有橫周謂此俎之橫者為
距楨枳之樹其枝多曲撓故俎似之周俎頭
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為踞足間橫者似堂之
壁橫下二踞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方氏曰
梲者斷木為足無餘飾也斝者於足間加橫
木馬植為立橫為斝也楨者既有橫木又為
曲撓之形陳氏曰斝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

三禮卷之二十九

定與三代異周之下踞與三代異而直其足
與虞夏同詩言大房傳言房丞此房俎也火
牢禮言俎矩此橫距也其高下俯廣無文舊
圖謂高二尺四寸廣一尺四寸

夏后氏以揭豆殷王豆周獻豆

此明魯有三代之豆方氏曰揭豆未有它飾
以木為柄若蟻氏之揭而巳王豆則於揭之
上又飾之以玉也獻若周官所謂再獻之獻
再獻對朝踐言之則朝踐為初獻矣醑人所
謂朝踐之豆者初獻也所謂饋食之豆者再
獻也此言獻豆則主祭祀之豆不疏刻矣司
尊彝所謂為疏刻則燕饗之豆不增其飾也
陳氏曰揭者木之屬以木為之則無飾揭以
言其制玉以言其飾以言其用

有虞氏服設夏後氏山斝火周龍章

此論魯有四代設制虞氏直以布為設未有
異飾夏后氏畫之以山斝增以火周人加龍
以為文章士誅常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
有四等天子至士亦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
諸侯加火天子加龍方氏曰有山有火而文
加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焉章者文
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此明魯備四代祭之所尚陳氏曰祭以右手
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祭之尚肺周禮而巳
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殷則祭肝
以時異則禮異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

三禮卷之二十九

食之閒而已若五祀則尸先脾中膾先心門
先肝以事異則禮異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
祭肝祝亦祭肺後祭肝則祭肺非不祭肝也
以肺為主爾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脾以心
與肝為主而巳方氏曰有夏氏祭首尚用氣
也氣有陰陽之異以陽為主爾首者氣之陽
也至於三代則各祭其所勝夏尚黑勝赤故
祭心於色為赤也殷尚白勝青故祭肝於
於色為青也周尚赤勝白
故祭肺於色為白也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鄭氏曰此皆其時之用非尚也孔氏曰夏后
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用人轉文
故用酒按儀禮設尊上玄酒是周尚明用水
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言尚非也方

氏曰明水者陰鑑取於月得之於天者也禮則漸致其味成之於人者也然僅足以為禮而已酒則味成而可薦焉厚之至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官周三百

鄭氏曰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忘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二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孔氏曰此明魯兼有四代之官魯是諸侯按太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令魯兼彼喪崇何得備四代之官與三百六十職

禮記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卷

三十一

成王褒崇於魯使魯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謂魯盡備其數也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職之官本數言之方氏曰周官三百六十此止言三百亦以其大數而已先儒遂以各官之志為言豈其然乎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誇辭也以此例上所舉四亦言之法若樂言伊耆氏之土鼓文媧之笙黃與四代之樂矣其鼓其篥虞舉三代可也

有虞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璽

綏綢土

刀切

鄭氏曰綏亦旌旗之綏夏綢其扛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崇牙以飾其側亦飾繒多也

此旌旗及嬰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塗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嬰旌從遺車嬰夾極路左右前後天子八嬰皆戴嬰番羽諸侯六嬰皆戴主大夫四嬰士二嬰皆戴綏孔氏曰此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夏旒綢扛以練又以練為旒殷刻繒為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周尚文更取它物飾之不用牙也周以物為嬰嬰止戴堊陳之以軛柩車前文崇牙堊是飾龔虞此只喪葬之飾方氏曰公西赤志孔氏之喪曰飾棺牆置嬰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該旒夏也正謂是矣陳氏曰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堊嬰與龔虞者同為欲使勿之惡爾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

禮記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卷

三十一

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

禮樂焉

孔氏曰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結之於後且伊耆氏之樂女媧之笙黃非唯四代擬其多者言之爾亦有但舉三代者然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作記時是周未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為有道之國左傳云諸侯未魯於是觀禮是天下資禮樂也鄭氏曰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也此蓋盛周公之德爾春秋時魯二君弑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說矣鄭氏曰傳謂傳說也蓋言久矣天下共傳說也

國之有禮
臣未嘗相
能為之功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人之分所當
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吳氏曰周末無
識之儒不知魯用天子禮樂為非方且極推
其盛以為夸以其意在於夸也故其言多有
非實者而石林葉氏又欲為之掩護以為成
王伯禽無失禮作明堂位
者無失辭其誤亦甚矣

右記魯用天子禮樂

按此卷所取者篇首明堂朝諸侯之位其下
記魯用天子之禮樂不載可也然存其制亦
可以考四代之制存三百篇尤有魯頌焉
豈以埒於王朝為僭乎讀者以意會之不然
明堂位為逸經罪矣

三禮纂註卷之二十九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

儀禮餘

儀禮餘者取記中載大小儀文之篇附於儀
禮經之后亦如王制月令附於周禮而名曰
周禮餘也曰然則何以別於逸經曰投壺奔
喪世子明堂各備一禮亦如冠昏喪祭備一
禮之始終故曰逸經此曲禮以下雜記五禮
之事屬威儀之三千非一篇各備一禮而於
各禮實互相發故曰儀禮餘也總計曲禮上
下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
下九十篇
曲禮 上下二篇
大小儀文
呂氏大臨曰曲禮禮之細也禮云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中庸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曲禮
者威儀之謂經禮蓋若祭祀朝聘饗燕冠昏
喪紀之禮今儀禮是也曲禮蓋以小大尊卑

親疏長幼並行兼舉今禮記是也所載孔子

門人傳授雜收於遺編斷簡者

朱子曰經禮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
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鬯廟中雷等篇其
不可篇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
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編禮
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
者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
當有三百餘篇矣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
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諸篇所記
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
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所以行乎禮禮
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折之
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或者專以經禮為常

三禮集註 三十卷

二

五

禮曲禮為變禮則如冠禮之不醮而醮用酒
殺牲而有折俎若孤子冠毋不在之類皆禮
之變而未嘗不在經禮篇中坐如尸立如齊
毋放飯毋流歎雖在曲之中而不得謂之變
禮其說誤也吳氏曰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
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曲而中老子言曲
則全莊子言一偏一曲不該不偏王通氏言
曲而當又如地名之常曲杜曲皆同義曲禮
者蓋謂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躰全文故曰
曲先儒以為委曲折曲亦非也陳氏曰此即
古禮經之篇名後人以編簡多故分為上下
張子曰物我兩盡自曲禮入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毋音無

陸氏德明曰毋字從女內有一畫禁止意古
人云毋猶令人言莫也朱子曰毋不敬統言

主學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
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吳氏澄曰安靜重

之意定謂不遽忽錯亂洪範所謂言曰從是
也寂而靜之時儼然若有思靜而涵動也感
而動之時安然定其辭動而主靜也此四句
蓋古曲禮正經之言漢時猶可考者故特引
之以冠篇首其下則雜取他書所記足成之
愚按記者其知禮之本乎毋不敬敬非有時
也儼若思非真有思也安定辭辭非欲令也
皆敬也敬者此心之戒慎此心之兢兢無間
可息也其見於貌則儼然其見於言則安定
敬之可見者也此儼已以敬也其見於事則
備已以安人焉耳是故朝乾夕惕禮之軌也
見於貌言禮之文也發於事業禮之用也故
曰記者其知禮之本乎

三禮集註 三十卷

三

四百三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孔氏曰敖者矜慢之名心所貪愛為欲飲食
男女是也也在心未見為志不得自滿六韜云
器滿則傾志滿則覆樂者人情所不能已當
自抑止不可極為樂馬氏曰不可長者當消
而絕之不可從者當克而止之不可滿者當
損而抑之不可極者當約之歸於禮應氏鑄
曰矜以凌物為敖而其病根則生乎志滿逐
物快已曰欲而其條暢則發於樂極四者處
心之靈賊滿身之醜毒學者所宜深戒朱子
曰此篇雜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篇雖大意
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
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何書之語又
自為一節
皆禁戒辭

善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

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鄭氏曰九與人交不可以已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積謂已有畜積見貧窮者則當散以賜救之安安謂已今安此之安圍後有害則當能遷朱子曰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唯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難衰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已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唯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私而廢彼也六句皆蒙賢者二字為文言衆人所不能唯賢者乃能之爾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

三禮集註 三卷

四

四百四十一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難乃旦切狠胡

呂氏曰趨利避害人之情也君子特主於義而不苟義可得則受義不可得則不受義可免則免義不可免則不免得不得免不免惟義而已何利害之擇哉狠者與之爭犯而不校故不求勝分者與人共勞佚憂樂方與人共而獨求多焉是自私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疑而質之自欺也可疑而不疑則道不信可直而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直者直吾道而已吾何與乎故不身有也朱子曰疑事毋質二句連說為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格而有之專務強辨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呂氏曰君子之善行以脩身踐言為之本其行禮也以行脩言道為之本以是為質則見於外者皆文也應氏曰曲禮三千以敬為首然容貌詞氣雖持敬之所先而脩身踐言謂之善行尤為禮之所本故自安民而下歷陳長教從欲志滿樂極之戒與夫事賢交衆持已接物之道皆所以脩身善行而為禮之質也不及之於質而徒區區於繁文末節之間亦外焉而已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音祝切虛到切

三禮集註 三卷

五

四

四百六

邵氏謂曰禮所以防人之情妄以悅人則與情俱靡矣禮不可以非廢有費而辭則以非廢禮矣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喪衣之為便而衰冕之為貴哀欲其速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悅人之謂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以為不費於言辭豈經意乎踰節不已則至於僭上逼下侵侮不已則至於紛爭鬪辨奸狎不已則至於褻瀆慢忽禮皆在所禁焉耳吳氏澄曰用財以行禮於所不當用者妄以說人而無所揆度是不當用而用也於所當用者辭以費之多而有所吝惜是當用而不刻而至於凌侮是剛惡也或和而流由權奸而至於褻狎是柔惡也二者亦皆非禮陳氏

日踰節則招辱侵侮則忘讓好狎則志敬三者皆反禮之事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朱子曰此雖兩節其實互明一事也取於人者童蒙來我我自遠來也取人者好為人師我求童蒙也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也呂氏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學者之道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教者之道也取猶致也取於人者我為人所致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已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大上者至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自得而已愛之不自以為仁利之不自以為義所謂不知有之者也其次愛之為仁利之為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故施則必報是以不可無禮自禮記左氏老子凡所言大上者若此繁其人不能繁其時孔氏曰三皇五帝時淳淳不尚往來之禮所貴在德德主施而不希其又三王之時施則望報以為常事故其禮主尚往來禮之設所以緣人情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曰禮得其報則樂聖人因人情之所樂制為往來之禮所以使天下之人查盡而不倦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

道

好禮則志不懾

游氏桂曰負販之人當勞後之際宜若簡於禮而後其所安今也猶必有所尊焉長者先而少者後老者輕而壯者重若此者所謂必有尊也負販於道路猶爾况富貴之人則可以行禮之人也富貴之地則可以為禮之地也若放縱自尊則負販之不若矣方氏慤曰志不懾以禮能有所節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决嫌疑别同異明是非也

費氏曰人不能無親疏定之如五服之制有精麤輕重之類是也事不能無嫌疑决之如男不親授受嫂教不通問之類是也理有同異是非别之而判然如車服器用之有等殺鼎俎豆之有奇耦之類是也明之而昭然如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之類是也馬氏晞孟曰喪期有遠近之數宗廟有遷毀之制恩之隆者服之三年而下為厚族之遠者殺於祖免而不為薄定親疏也宗廟之儀迎牲而不可不迎尹燕飲之禮宰夫為獻主而以大夫為賓所以斷君臣之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別男女之嫌疑也陳氏曰兩物相似為疑以此燕彼為嫌葉氏夢得曰親疎位也嫌疑情也故言定言央同異事也故言別是非理也故言明吳氏曰定親疏禮之仁决嫌疑禮之義別同異禮之禮明是非禮之智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

三禮纂註 三卷 六

三禮纂註 三卷 七

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字如

陳氏曰道德仁義四者皆由禮而入以禮而
成蓋禮以敬為本敬者德之聚也立教於上
示訓於下皆所以正民俗然非齊之以禮則
或有教訓所不及者故非禮不備爭元於事
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相交訟形於言而
明是非辨訟則是非不相敵禮所以正曲直
父子兄弟一至於義一至於恩恩義非禮則
不能定吳氏曰所謂道德者仁義而已矣道
者以其通於天地言之也德者以其得於吾
心者言之也禮本乎仁義而仁義又以禮而
後成成者仁義之全於已也教訓之倫分辨

三禮纂註

三卷

八

四百九

之央者仁義之及於人也教訓以道其善仁
也因此而使之不入於不善則仁之義分辨
以禁其不善義也因此使之歸於善則義之
仁定君臣上下而人合之義截然定父子兄
弟而天屬之仁謫然
愚按克己復禮為仁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
所生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道德仁義禮之階
也君臣父子兄弟禮之倫也教訓爭訟理之
見於事也理有隱顯全藉大用皆成於禮禮
之所以為大也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泄官行法非禮
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學記五年視博習親師事師而情不親則兩
相扞格不能受長善救失之益然非禮則無
以相親蓋引人以相敬者所以致其恭約人
以相愛者所以致其恩也宦學按趙盾見靈
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蓋離家遠出臣伏於
師之家如仕宦然則是宦學本一事猶云遊
學爾班朝治軍蓋官行法固須各有威嚴但
無禮以節文之則徒法而已威嚴亦有所不
行也如漢高帝殿上不肅叔孫通立朝儀始
知天子之尊可見禱祀祭供給鬼神固本
於一念之誠敬然非禮則其誠敬亦無以自
達故必有薦饋獻享之儀陽厥陰厥之節而
后誠敬之心以顯然則隱而事師達而蒞官
明而班朝治軍幽而孝享供給皆藉禮以成
其化也

三禮纂註

三卷

九

四百九

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陳氏曰是以承上文而言撝裁抑其過之謂
禮王其戒孔氏曰君子有德有爵者之通禮
王氏子墨曰自道德仁義以下皆不可無禮
故君子之道明禮為先而禮之大本有三一
曰敬二曰節三曰讓吳氏曰敬節禮之實也
實諸內者必徵諸外故於貌之恭而見其敬
焉於事之博而見其節焉於步趨之退而見
其讓焉君子之務此三者以明禮也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今人
而無禮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
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

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陳氏曰鸚鵡鳥之慧者鹿蜀嶺南皆有之猩
猩人面豕身出交趾封豨豨處聚道共也獸
之牝者曰鹿吳氏曰人之血氣者慾視聽食
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爾
然猩猩鸚鵡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
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禮義之同然而制
為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
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慾急放滅天理
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彘之無辨是果於自
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人生天地之間疆足以凌弱衆足以暴寡然
安其羣而不亂守死而不變者畏禮而不取

三禮纂註

三卷

十

四百九

犯也人君居百姓之上惟所令而莫之違者
恃禮以為治也一人有禮衆思敬之有不
安乎一人無禮衆思伐之有不危乎此所以係
人之安危而不可不學也

右記之綱領 凡士節

悉按記者將欲條列各節禮文于下先摠序
禮之綱領大抵於首以見禮之無所不在而
切於人身者如此欲人不可不一一學之詳
審而推行也凡十五條具列如左

此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東萊呂氏曰一歲冬夏有寒暑之變一日昏
晨有晦明之變冬溫如古人置密室之類夏
清如古人扇枕之類吳氏曰冬有密室則夏
宜有涼臺夏時扇枕則冬宜以身溫彼鄭氏

曰安定其林衽首問其安否何如呂氏曰內
則父母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火者執衽與
坐昏定之事也子事父母難鳴適父母之所
下氣怡聲問衣煖寒命士以上父子異官則
味爽而朝文王為世子雞鳴至寢門外問安
否何如晨省之事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

必有禁恒言不穢老

方氏曰出必告者欲親知其所往之方也反
必面者欲親知其所至之時也有常者遊必
有方慮貽親之憂也所習必有禁者慮違親
之志也呂氏曰親雖老而不失乎孺子慕者
愛親之至也五十而慕於大舜見之故髮彼
兩髦為孺子之飾親沒然後脫之苟恒言而

三禮纂註

三卷

十

四百五

穢老則忘親而非慕也陳氏曰恒言平常言
語之間自以老穢則尊同於父母而父母為
過於老矣古人所以班衣娛戲者欲安父母
之心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

中門食饗不為樂祭祀不為尸

孔氏曰室戶近東南西南隅隱與故名為
與尊者居必主與人子不宜處之一席四人
則席端為上獨坐則席中為尊者宜獨不
與人共則坐居席中平者不得坐也男女各
路路各有中尊者常行正路卑者不得行也
門中央有闕兩旁有楹楹闕之中尊者所立
故人子不當之而立也四事與父異官者不
禁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官命士既尊各臣

子孫應已故也大夫士或相往來制設食
具由尊者所裁人子不得輒豫限量多
少尸代尊者人子不為也邵氏曰至與中席
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為栗為
尸皆尊者之事人
子皆不敢當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

苟笑訾音紫

鄭氏曰視聽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登高臨
深苟訾苟笑為近危辱也孔氏曰苟且也相
毀曰訾不樂而笑為苟笑吳氏曰孝子在親
之側常謹察親之言動而常聽視於未言未
動之先親之口未言則無聲可聞也而子之
耳審聽常若親之有所諭教惟恐其言而不

三禮纂註

卷三

十一

四百五

及聞也親之躬未動則無形可見也而子之
目諦視常若親之有所指使惟恐其動而不
及見也登高臨深恐致墮墜而有死傷沒溺
之患君子稱人善不言人過在彼之事本無
所損而輕率有毀訾之言聞者將以為謗之
也在我之情本非有所樂而輕率有哂笑之
貌見者將以為侮之也皆能召怨召禍故孝
子不為
愚按凡目曰視必有形也凡耳曰聽必有聲
也故父母命已以言吾聆之吾行之人可能
也若夫父母未嘗命已以言未嘗示已以事
則惟有是意而已而為人子乃能先意承志
以得之是不持聽之以聲而聽之以神也不
獨視之以形而視之以心也此所謂養志也
此惟孝子之有深
愛者然後能之

孝子不服闈不登危懼辱親也

鄭氏曰服闈也闈冥也不於暗冥之中從事
為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獨呂
氏曰服闈者欺人所不見登危者行險以微
律是忘親也非特志之不令之名且將加之
皆辱道也陳氏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
其所不聞不服闈也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
登危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則不為
訾笑不服闈所以全其行不登高不臨深不
登危所以
全其躬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不許友以死謂不為其友報仇也親在而以
身許人是其有忘親之心親在而以財專已其
有離親之志品氏曰許者受其託先儒謂許
報仇雖父母沒亦不可忘難相死兄弟之道
朋友以義相成患難之事無相及戰國遊俠
以氣相許結私交報仇怨君子謂之不義也
戴氏曰髮膚以上皆親之體豈敢許友以死
拉栗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敢私有其財高
者輕死卑者重
財皆非孝也

父子不同席

鄭氏曰異尊卑也吳氏曰古者一席坐四人
言父子偶共一爨而坐雖止一人必各坐一
席蓋以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尊卑不同故也
若兄弟之齒雖有長幼而尊卑之念則尚故
可同一
席而坐

三禮纂註

卷三

十一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扶音

方記曰父母存饋飲不及車馬蓋車馬家之重器親之所無子不敢以予人奉親而不敢專也親之所無子不敢以受於人辟親而不加也葉氏曰鄭氏以不及為不受若然居大夫之位而不受車馬則徒行乎胡氏曰君子辭位不辭祿車馬賜由君命安可辭哉賜與也三賜貨財衣服車馬也吳氏曰胡氏蓋謂人之所以與人者有三輕則貨財重則衣服最重則車馬為人子者已任有祿而欲以物與人其輕者如貨財衣服猶可白之父而稱尊者之命以與之然所與之物僅可至衣服而止就三者之中不及於車馬蓋車馬重物有父在則人子不敢以之與人也三賜不及車馬與坊記饋飲不及車馬同意

三禮集註

手卷

十四 四十七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此言人子之孝其行實克積於中故其声名形著於外不但一家之人以為孝而一十五家之間五百家之鄉無人不稱其孝如閭閻二千五百家之鄉無人不稱其孝是也有年長於已為兄者有年於已為弟者有族內之親者有族外之戚者孝者之行兄弟親戚必有恩故稱其慈有仕而與同僚者有與之為友者孝者之待同官必有禮故稱其弟執友者友其德相輔為仁惟孝者能不失仁故稱其仁交游全其交相孚以實惟孝者能不失其信故稱其信遠近之人信孝子之能孝

於其父母而其所接待之人又各因其所接於已者而稱之蓋蓋亦莫非孝之所推與孝之感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行下切

見父之執友而敬之至者敬父故也方氏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見父之執於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忘親可知於對問之節有所不敢則一出行之行詭過乎是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

三禮集註

手卷

十五

晉公

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刀切

鄭氏曰顯明也謂明言其惡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子於親無去志在感動之孔氏曰何休云諫有五一日諷諫二日順諫三日直諫四日爭諫五日戇諫九諫諷諫為上戇諫為下事君雖主諫爭亦當依微納進善言爾不得顯然言君惡也三諫不從則待放而去父子天性理不可逃雖不從當號泣而隨之與有悟而改然檀弓云事君有犯此論其微論語云事父母發諫檀弓云事親無犯此論其犯亦互言爾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方氏曰醫之術非父祖子孫傳業則術無自而精其可服其藥乎然所言亦道其常而已若非傳業而或自得於心未及三世固在所取或傳之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

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

晉疾止復故側瑟切惰徒禾切矧鄭氏曰不櫛不翔憂不為容也不惰憂不為私好也不御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變貌憂不在味也不矧不晉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復故自若常也孔氏曰惰者言語

三禮纂註卷三十卷 十六

戲劇也呂氏曰憂在心故言動不得如故冠者不櫛不服禮也矧見齒也晉惡聲也笑怒心之變至此亦忘親也方氏曰琴瑟不御不以所樂忘所憂也士無故不去琴瑟蓋常御之詩云琴瑟在御物有常味肉食多品則為變味人有常貌飲酒過量則至變貌陳氏曰儀禮疾者齊養者皆齊自行不翔不晉皆齊之事王氏曰父母有疾而致其憂此子職所當然聖人猶必為之制禮者蓋以情有過有不及焉約之以禮庶乎歸之於中也

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

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鄭氏曰形謂骨見皆為其嚴喪事升降出入常若親存不致毀以下皆所以養衰老人五十始衰也孔氏曰毀瘠羸瘦也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昨階至人之階孝子在喪思慕不忍從父昨階上下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傷不沐浴殿而滅性不留身世遺親生時之意是不慈不孝然本心實非不慈孝故言此也呂氏曰記曰毀不危身為無後也君子執親之喪其哀慕之至如不欲生所以致毀者僅至於不危而已然先王制禮教民無以死傷生形毀瘠視聽衰幾於滅性矣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方氏

三禮纂註卷三十卷 十七

曰毀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也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聰視聽衰則不樂然不可以過哀而損其聰視聽衰則不中道及其居喪則升降不由昨階出入不當門隧者事死如事生也七十則自衰麻之外與平居無以異飲酒食肉則不必有疾處於內則不必居門外之倚廬也吳氏曰不勝喪謂哀過不能堪將至於廢事甚則至於滅性也此本是慈孝其親而然然毀而不能存其父母所生之身雖曰慈孝而與不慈不孝者一也蓋居喪固當致其哀然毀瘠不可形見於外視聽不可衰損於前平日不沐浴不酒肉若有瘡有瘍有疾則亦許其沐浴與酒肉俟疾止乃復其舊然此皆年五十以下羸壯者所行若五十氣血漸衰則雖無疾與瘡

傷其哀毀視疆壯亦當減殺故曰不致毀六十愈衰則不特減殺而已故曰不毀七十大衰則唯有衰麻之服在身不去其餘皆如無喪之人不禁酒肉又不居喪次而得處於內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鄭氏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歛以死日數也戴氏曰死者日遠生者日忘聖人念之故三日而殯死者事也以往日數三日而食生者事也以來日數其情哀矣聖人察於人情之故而致意於一日二日之間以此教民而猶有朝者悲夫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三禮集註 辛卷

十八

四三十五

高明之人不讀喪禮或過哀而毀甲聞之人不讀喪禮或忘哀而淡故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之後則有三虞卒哭祔廟小祥大祥之祭故云讀祭禮祭禮亦喪禮也皆三年喪中之事也陳氏曰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而不讀喪禮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未葬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既葬而不讀祭禮不失之贖則失之怠喪未除而讀樂章則哀不足喪復當而不讀樂章則樂必崩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

不純素

純之

鄭氏曰純錄素為有喪也孤子謂未三十年者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呂氏曰少而

無父者雖人之窮然既除喪矣冠衣猶不改素則無窮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豈可獨遂其無窮之情哉故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當室者適子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

神至切

孔氏曰名是父所作死更作新名似遺棄其父也諡者列平生德行而為美號若父昔賤已今暴貴忽為造諡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父也呂氏曰已孤不更名有所不忍也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有所不忍也不忍愛也所稟命而更猶可也已孤更之則輕廢父命孝子之所不忍也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所以已之

三禮集註 辛卷

十九

四三十五

祿養其親不敢以已之爵加其親也父之爵法不當諡而已之爵法當諡以已當諡而其父論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其親而反卑之非所以敬親也然則周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世何也當周之興王崇基于大王王季文王世世備德至武王而有天下武王周公追述其功陳氏曰文王雖為西伯不為古公王季作諡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大王王季以諡也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其交游之

讎不同國

鄭氏曰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兄弟之讎常執殺之

備交游之讎不吾辟則殺之孔氏曰天在上
故言戴言不與同處於天下也兄弟謂親兄
弟不友兵者舉兵自隨也見即殺之明友亦
報仇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呂
氏曰父之讎報之意誓不與讎俱生此所
以弗共戴天也寢苦不仕以表禮處也手不
舍兵雖寢不忘故枕戈也雖市朝不碎故不
反兵而鬪也居兄弟之讎則殺於父矣仕而
不共國則猶可以仕也卿君命而使雖遇之
弗鬪猶有所辟也所與居父同仇者不反兵
而已居從父兄弟之讎則又殺於兄弟矣不
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主人者其于
也從主人而殺之不為戎首也後讎輕重之
義不越是三等而已此皆天屬之誓若以義
推則君之讎抵父師長之讎抵兄弟主友之
讎抵從父兄弟也主者大夫之臣稱其君也

三禮纂註 三十卷 五十三

友者吾同志也此篇所稱交遊之誓蓋友也
言交游而不云從父昆弟亦互文也游氏曰
聖人之治天下常有自視歎然不及之心而
為廣求所以濟其不及之道不以為制之在
已而皆得之也暴亂之人上以公法治之苟
制之以公法而不足則由於私義而制之是
以暴亂者無所逃罪而人安其生夫所謂誓
皆王誅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之者聖人因
禮而為之法曰某誓也是其子弟不與其戴
天者也某誓也是其兄弟所必報而不反兵
者也某誓也是其交游之所不同國者也三
誓者皆以殺人而言人之子弟交游皆得報
而殺之弗戴天者辟諸海外若在海內則是
誓不吾辟為同戴天于得殺之兄弟之誓
得殺之交游之誓不吾辟而與吾同國則得

殺之弗共戴天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
母矣不友兵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
矣不同國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
自秦以來私誓皆不許報復下之私相殘克
而無告者不知其幾何于報仇而以其獄上
者有司常不知所以處之至唐而陳子昂韓
愈柳宗元之議起陳之議報父仇者誅之而
莊其問柳固已闢之雖聞之物無一定之說
韓之言曰子報父母仇以其獄上尚書者使
百官集議同奏此說粗為得之然亦不能如
先王之道復誓之事苟欲從古則其所以為
天下之道舉必如三代而後可三代之時皇
極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於法而私義得以
參乎其間今欲依古許人復誓則為有司者
道法交有所不備不許復誓則傷孝子順弟
賢人義士之心顧士元常曰二禮載復誓事

三禮纂註 三十卷 五十四

向頗疑之治平盛世井井有綱紀安有私相
報讐之事然事變萬端豈可以一律論存此
一條亦是沿人之情如父母出於道忽被強
寇劫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闢與
之俱死不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
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縱彼在窮荒絕域
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冤不使之偷生
與我共戴天也然誓一端又看輕重如何如
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為人子者亦當平心自
反不可專以報復為心或彼人挾王命以矯
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動搖又
當為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為心也皆宜隨
事斟酌儻不顧理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
讐之義以相損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
也呂氏曰殺人者死古今達刑殺之而義則
無罪故令勿讐詞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

殺者當先宜告于有司而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於復讐也然復讐之文雜見于經傳考其所以必其人勢盛緩則不能執故過則殺之不暇告有司也父者子之天不能復父讐仰無以視乎皇天矣報之之意誓不與仇俱生此所以不共戴也馬氏曰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讐亦不能使之釋讐而不報惟稱其情義而已矣公羊論九世之讐則禮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漢之時孝子見讐而不敢復則法失於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非曲禮之道也

右記父子之禮凡十五節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三禮纂註凡三卷

三十一

三十三

已受使者之命而宿於家是以君言宿於家也孔氏曰君言謂有事放如春秋告釋乞師言田之類受君言宜急去不得停留宿於家聘禮既受命遂行宿於郊是也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

送于門外

至則拜命歸則拜送皆敬君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

下堂而受命朝音潮下同

若臣有故而遣使告君必朝服命使者從君處還則必下堂拜受君命范氏曰朝受君

言夕舍於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使者以君言至出而拜迎出而拜送非拜使者也拜君之命也使人請命於君天則朝服而遣反則下堂而受之非嚴使者也嚴君之命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二切

君有命欲有所為大夫則與士展習其事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鄭氏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謂車馬甲兵之處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劉氏曰凡君有命將與作於大事則大夫與士豫習其所

三禮纂註

三卷

三十三

宜為以俟旨任期不辱命也故在官者豫治其官言緝板圖文書以待典作也在府者豫治其府言考寶藏貨賄以待匪頒也在庫者豫治其庫言治車馬甲兵以待徵令也在朝者豫慮於朝言極其謀謀政要也

朝言不及犬馬

朝是謀政教之處不宜私衷論議及犬馬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

子謂之固輟之劣反

異事非常之事異慮非常之慮也臣於朝於莊儼恪視不流目若忽正朝而回顧非是見

異事則必是有異慮也若身無異事心無異慮乃忽止朝而顧君子謂此是固陋之人不達禮義者也呂氏曰較朝而他顧敬不在君也有異心存焉非所治者皆異事也非所謀者皆異慮也二者非奸則野固野陋也君子不逆人以奸故但謂之固而已衛太子蒯聩朝夫人太子三顧及陳子驪顧諸朝之類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問此一禮則對以此一禮也

公事不私議

冉求仕於季氏而退朝之宴乃對夫子曰有政政者魯國之政所謂公事也季氏不與大夫

三禮纂註

三卷

三

禮

夫議之於公朝乃獨與其家臣議之於私家故夫子議之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書簿領也臣當豫事整理若文書簿領於君前臨時乃掛整龜筴君之卜筮所須不豫周正來在君前方顛倒反側齊正之則宜有責罰也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衿絺綌不入公門

龜筴一也几杖二也席蓋三也重素四也衿絺綌五也皆不入公門龜筴公門所用但陳在廟門几杖老者所用有重臣賜几杖者方可入席蓋喪具重素喪服衿絺綌單裘故皆不得入公門也

復被衽厭冠不入公門

鄭氏曰苞鹿也齊衰蕙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被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此皆凶服也愚按親初死時孝子以號踊履踐為妨故也深衣前衽極之於帶也吉冠有纓有深喪冠無之故厭帖然也

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方版也士喪禮云書明於方若九若七若五謂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故云方書衰喪服也凶器者棺材及棺中明器也臣在公宮而死凶具宜告而入也陳氏曰蓋臣妾有死於宮中者君亦許其殯而成喪然必先告乃得將入也

三禮纂註

三卷

三五

四百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不踐闈

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大夫是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故出入君門恒從闈東由闈右不踐闈也陳氏曰自外以向內則以入為左右而右常在東自內以向外則以出為左右而右常在西門以向內為常由闈右則由闈東也賓客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蓋公事則以公禮入私事則以臣禮入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無時而不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果核當棄重若賜故懷之而不棄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爰切

鄭氏曰勸侑曰御孔氏曰君食竟以食殘餘賜御者如陶是瓦甒之屬梓是杯杆之屬並可滌絜不與汗則不須倒寫仍於器中食之食訖則滌以還君若其餘織萑蕭織竹為筐管等不可滌絜不倒寫之則浸汗其器是壞尊者物也戴氏曰此皆習臣子恭順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及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

請及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後對到切

鄭氏曰私行謂以已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獻也告反而已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

三禮纂註

三卷

三十六

三

孔氏曰行還而君若慰勞已之勞苦則拜之君若問道中無恙及游涉所至則又拜拜竟而起對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恩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

首而後對

士有物奉貢於君別日君問士云何處得前所獻之物不即問而待他日者士有貢獻當日自致於外而不敢見恐君若已拜故別日乃見君若得問之也士聞君問故先拜稽首然後起對得物所由陳氏曰尊者之賜卑者不敢問問則失於不恭卑者之獻尊者不可不問不問則恐其取之不義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呂氏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射者男子之事也不能射則幾於非男子故耻之士雖不能射可以疾辭不可以不能辭也范氏成大曰射一藝而文武之道備焉內志欲正外射欲直容止欲比於禮節度欲比於樂有揖遜之儀有反求諸已之道蓋立武之外又足以制心檢形防非僻而顯中正古人進德脩業凡可以自助者皆習焉射蓋其一也是以人人能之而不能者以為耻君使之射而卡冒焉則不敢以不能對而以疾辭真不能而不敢以不能對則當時之士皆習於射可知古人於日用之常有可以閑邪存誠者無所不用其至佩王琴瑟也射也無故王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射不能則辭以疾後

三禮纂註

三卷

三十七

三

世以孤矢為武夫之事琴瑟為樂工之職若佩玉則僅存於祭服不得已而時用之爾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比亦士之耻也

孔氏曰四郊者王城四面皆有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亦各有四面之郊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寇戎充斥郊壘多軍壘為卿大夫之耻辱地也土邑率也土職卑位下為民宰邑勸課耕稼若民散流離土地廣大而荒廢不治亦為士之耻辱按四隣數侵故築壘於四郊屯軍以備寇戎老子云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屯軍以備寇戎老子云天侯之都邑戰國時亦有靈丘平陸之大夫若大夫之采地則春秋之費宰邱宰之類皆也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國君死國國以社稷為主若有寇難則以死衛之不可去也大夫職主領衆將軍若有寇難當保國必率衆禦之以死爲度士雖不得率師若君命之則唯致死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

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

臣民各止其君使勿去享之至也以社稷宗廟墳墓爲言者皆止其所本也先王建國爲置社稷使其君守之爲土地人民之主大夫之有宗廟士之保其丘墓義亦猶是大大夫士有以道去其君者諸侯有國受之天子有死而無去也此去者不安其國致位而去尙社

三禮彙註

卷三

二十八

禮

稷無隕先君有後是亦有可去之義禮所以有寓公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

士寓器於士

境同

鄭氏曰祭器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以辱親也寓寄也方氏曰祭器不踰竟者不敢以君祿所造之器而用之於他人之國也大夫士寓祭器者不欲使之爲無用之器故各寄於得用之家也馬氏曰微子抱祭器而之周何也君子爲已不重爲人不輕抱君之祭器可也抱已之祭器不可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

素冠徹緣鞮屨素裳乘髦馬不蚤鬃不祭食不

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鄭氏曰言以喪禮自處也孔氏曰大夫士三諫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於三年聽於君命若子環則選子決則去若士則不待而皆行此禮也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爲壇位鄉國而哭衣裳冠皆素爲凶飾也素服裡有中衣吉時用采綠凶喪故徹緣而純素屨以絢爲飾凶故無絢也素篋白狗皮爲車覆蘭也吉則鬃鬃馬毛爲飾凶則不鬃而乘之蛋治子足瓜也鬃鬃治須髮也吉則治鬃食則祭先喪凶則否也善則鬃鬃則鬃已今雖放逐猶不得向人說無罪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今喪禮自貶故不也自貶三月然後

三禮彙註

卷三

二十九

禮

事事及還如吉禮而遂去也三月爲一時天氣一變則人情亦宜易也

愚按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幣是素篋之謂也髦馬不鬃鬃馬之髦鬃以爲飾也祭食食盛饌則祭先代爲食之人也不說人以無罪即孔子以微罪行樂毅所謂忠臣去國不索其名此厚之至也御侍御寢宿也凡此皆爲父母之邦親戚去贊慕夫神位亦一家之變故也故以凶喪之禮自處游氏曰古之以凶禮自處者三而喪事不與焉凶災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去國以喪禮處之重大災也重用兵也重去本也棄其君棄其位棄其宗廟棄其父母之邦此去國之可悲也非特已以喪禮自處人亦以喪禮吊之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

之位皆如其國之故

子路去魯頌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古之君子重去父母之國如此則其出也豈得已哉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父母之國夫豈不懷舍故從新有所不忍此行禮所以不求變俗也俗者吾父母之國俗也雖去而之它國至於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舊謹備審行而不改者不忍忘吾父母之國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謹備其法而審行之

朝音

鄭氏曰三世自祖至孫喻父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若

三禮纂註

三卷

三十一

四百〇四

臧說奔和立臧為後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也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呂氏曰謹備審行而不改者不忍忘吾父母之國吳氏曰爵祿有列於朝謂已雖去國而君為別立一人承其宗祀猶為卿大夫也出入有詔於國謂已雖去國然舊國之卿大夫家亦有吉凶事則有使者出而告已已有吉凶則亦遣使入而告彼也愚按舊本謹備其法而審行之八字在皆如其國之故下吳氏移置於此則於上下文義始通今從之

去國三世爵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及告於宗後唯與之日從新國之

宗族猶存則及告於宗後唯與之日從新國之

法

兄弟宗族猶存者謂雖猶有兄弟宗族在舊國然不為卿大夫而無爵祿矣舊國之卿大夫亦與此不相赴告吉凶矣故已有吉凶但遣使往舊國私告於其無爵祿之宗子也蓋爵祿無列則舊國之君其恩已絕矣出入無詔則舊國之卿大夫其恩已絕矣舊國君臣雖皆與已無恩而吾一已兄弟宗族之恩則不可絕也故有吉凶猶當及告宗後者兄弟宗族之統也告于宗後則兄弟宗族猶知之矣雖有宗族相告已仕新國而本國無列無詔故所行禮俗悉改從新也推此而言若本國猶有列有詔雖仕新國猶行故俗可知思按舊本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及告于宗後十三字在出入有詔於國下鄭氏以為當在

三禮纂註

三十卷

三十一

四百十六

出入無詔於國下今從之

大夫士見於國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

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還音旋

鄭氏曰謂大夫士見君既拜矣而復見勞也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不敢答拜憚與君立賓主之禮呂氏曰還辟再拜稽首以君臣之禮見他國之君也迎拜則還辟它國之君以賓主之禮接已而已不敢亢也吳氏曰還辟謂身旋轉而開關以還避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

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唯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為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異國則爾爾同國則否貴賤者禮也尊賢者義也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孔氏曰大夫見於國君謂見它國君聘禮云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卿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也同國始相見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則主人必先拜辱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三禮纂註

三卷

三百三十一

已雖賢德必皆相答拜凡拜而不答者唯弔喪與士見已君二條爾弔賓本來助執喪事非行賓王之禮君尊不答士拜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

馬氏曰士之於君朝則不坐燕則不與大享則旅食而已故不答拜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旅答拜敬其奉使而還也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為士敬之也非其臣則答拜者以其它國之士非已尊所加故答之

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大夫為君宜辟正君故不辨已臣貴賤皆答拜也

愚按舊此下有男女相答拜之文今移置男女章內添此一節言君臣相見之禮

凡摯天子啗諸侯圭鄉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

摯匹

鄭氏曰天子無客禮以學為摯者唯用告神也孔氏曰啗者醢黍為酒其氣芬芳條暢也天子用啗適諸侯必舍其祖廟既至諸侯祖廟仍以啗禮於廟神也諸侯朝王及相朝聘公侯伯用圭于男用璧此不言璧者畧可知也蓋小羊取其羣而不失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耿介惟敵是赴蓋鴈生雉則死亦表見危致命也匹鷩也野鴨曰鳥家

三禮纂註

三卷

三百三十一

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鄭氏曰纓馬繫纓拾謂射備野外軍中非為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賡賡庶人雝雝

焦

呂氏曰穆穆雍容深厚之貌濟濟脩飾齊一之貌賡賡舉舒揚之貌雝雝趨走促數不為容止之貌庶人見君不為容進退趨走尊者之容重卑者之容輕尊者之容舒卑者之容遽濟濟之齊一不知皇皇之莊盛皇皇之莊盛不如穆穆之深厚則知尊者重且舒也

濟濟之備飾不為踰踰之舒揚踰踰之舒揚
不為焦焦之促數則知卑者輕且遽也

天子視不上於祿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

視士視五步時掌切音

舊說臣之視若非也此言天子國君大夫士
之視法也給交領也下文云視上於面則敬
故上不過領下於帶則憂故下不過帶言平
視也綏升車之綏衡車衡綏視衡視五步視
皆平視也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報切

鄭氏曰凡視敖則仰憂則低辟頭旁視心不
正也孔氏曰凡視人過高則敖定十五年和

三禮集註 三十卷

三四

三五

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若視過下則自
有憂定十五年公受王卑其容俯卑俯替也
傾敬側也若視尊者而敬側旁視流目東西
則似有姦惡之意也○按此舊註亦作視人
者非也和于定公乃他自視
之容有俯仰非視人也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勇切

物有宜奉持者有宜提挈者奉者仰手當心
提者屈臂當帶古人常服深衣故有帶奉者
承之以二手也提者
舉之以一手也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

士則提之綏它 果切

天子至尊其器不宜下故臣為奉者皆高於
心國君降於天子故其臣為奉器與心齊乎
大夫又在綏之下
提之者當帶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禮大夫稱主此言主通天子諸侯尊者之器
不論輕重其臣執之雖輕如重而有不勝之
容論語孔子執圭如不勝聘禮
上介執玉如重是也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

踵七切

執持君器及幣玉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執
器行時不得舉足但起前踵後使踵如車輪
以至切

三禮集註 三十卷

三五

揖地而行馬氏曰容止不有禮則不可親進
退不有禮則不可度古人以一威儀之肅慢
為利害之所召一執玉之俯仰為禍福之所
係則凡見於奉持操執行立屈伸之末者其
可忽哉

執玉其有籍者則褻無籍者則襲星歷切

孔氏曰凡衣近軀有袍禪之屬其外有裘夏
月則衣葛其上上褻衣褻衣上有襲衣襲衣
上有常服若皮弁服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
襲若開此皮弁服及中衣袒出其褻衣謂
之褻劉氏曰此謂朝聘時爾藉者薦也非練
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
錦繡繡同升所謂有籍褻者禮差輕尚文也
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籍襲者禮方敬尚質

也祿繫係於有藉無藉不繫於有緣無緣禮之說文以圭璋璧琮琥璜為輕重也

立則磬折垂佩王佩倚則臣佩垂王佩垂則臣

佩委

此君臣授受時禮也佩謂王佩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儂折身儂折則所帶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若若直立而佩倚附於身則臣宜屈折故佩垂於前若若重謹折身而佩垂則臣身當彌屈故佩委於地陳氏曰儂折如磨之背而王佩從兩邊垂於其身然臣之於君尊卑殊等則當視其高下之節而倍致其恭敬之容可也微俛則倚小俛則垂大俛則委皆於佩見其節

三禮集註 三卷 三十六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綸為國君者華之中

以綸為大夫累之士賁之庶人齧之

胡瓜切剝力 鄭氏曰剝刊也副析也既刊其皮又折為四

解乃橫斷之而巾覆焉以進也華中裂之不四折也累保也巾覆也賁之不中裂橫斷去竟而已齧之不橫斷孔氏曰華平破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折亦橫斷之用鹿葛巾覆之而進也爾雅瓜曰華之竟謂脫華處竟之者去竟而已此等級不同非謂平常之日當是公禮會之時方氏曰瓜必巾者所以奉尊者不敢褻其物也必以綸給者當暑必為涼也劉氏曰大夫以上皆曰為者有司為之

也士庶人不曰為者自為之也戴氏曰一爪之微橫斷中裂何與於尊卑而聖人猶拳拳若此天下之事微之不敢忽者所以為大之必謹也削瓜者其嚴若此由是而推之庶人其有食侯食者乎庶人不敢食侯食臣丁其有作福威而王食者乎

此聖人制禮之微意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

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

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

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

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

未能負薪也

鄭氏曰天子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國君以下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孔氏曰此謂幼小新立之王或有遠方異域人來不知王年大小問朝廷之臣答之必有法至尊躡貴臣下不可輕言其年及形長短與材技所堪云問之謙不敢言見也云服衣若干尺謂或五尺或六尺隨長短言之幼則衣短長則衣長問者問之則知王之長幼也國君幼小新立他人問之國君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答之入君長則能至國十五以上為長十以下為幼大夫士子卑長幼當以二十為限也天子諸侯世其年不定故問其年大

三禮集註 三卷 三十七

夫五十乃爵士四十始仕其年既定故不問大夫士之年而問其子問大夫士之子謂他國人間於大夫之臣問於士之屬吏也士賤無臣但以子典謂告也少儀問士之子長勿長曰能耕幼曰能負新未能負新謂士祿薄子以農事為業與此不能同者蓋士有有田無田之異此言有田者故云典謂庶人謂府史之屬庶人年無長幼亦問其子者順士大夫士而言之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三禮集註

三卷

三十八

四百五

孔氏曰問者亦它國人問其臣也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故不須問也諸侯止一國故致問求知其君封內土地所出也富者非問多金帛問所最優饒者對者數土地廣狹又以山澤所出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晉文公謂楚成王曰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晉文公謂楚成王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是也宰邑宰有宰明有采地食力謂食民下賦稅之力也四命大夫得自造祭器衣服故云不假若三命以下有田者造而不備則假備也士有地不多亦無邑宰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士乘棧車無副車高謂雞豚之屬始養曰畜將用之曰牲問師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楸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故以畜數對應氏曰國君受封於上有常土制賦於下有常奉不必言也雖山澤所

產無常其寶藏與廢原乎天其封殖浚導資乎人故數其所出以對既其寶藏不窮且其求多於常賦之外也大夫有家臣受采地曰有宰則見其不親狼務曰食力則見其不爭民利祭器衣服不假則見其不侈於奉凡而享於奉先也士以車數見其命賜之厚庶人數畜見其畜牧之勤呂氏曰庶人受田皆百畝貧富均矣惟畜養之多寡則繫人之勤惰難豚狗彘之畜以供老者之食此庶人之富也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

迷力

孔氏曰春時萬物產孕不多傷殺故不合圍夏亦當然羣謂禽獸共聚也不可掩取之麇

三禮集註

三卷

三十九

四百六

是子之稱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也馬氏曰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與此不同何也蓋諸侯在國則南面以全君道而與天子同來朝則北面以存臣道而與天子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會王田獵之禮也國君不合圍大夫不掩羣諸侯在國田獵之禮也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禮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如字

皆自取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年豐則馬食穀馳道如今御路

君馳走車馬之處不除謂不治草萊樂有縣鐘縣磬凶年雖祭而不作樂也大夫食黍稷以梁為嘉故凶年則去之士平常飲酒奏樂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君膳以下各舉一過而言其實互相通但君尊故舉大者言大夫士卑故直舉小者言爾

君無故王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

徹琴瑟

徹直列切

故謂災患喪病王謂佩也君子於王比德故恒佩王明身恒有德也徹亦去也君無故不去王則下通於士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爾命士則特縣不琴瑟是不命之士爾

三禮纂註

三卷

甲

三百七

右記君臣之禮九二十

男女不雜坐不同梳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外言

不入於相內言不出於相女子許嫁纓非有大

故不入於門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友兄弟弗

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羊支切與架

不親授者男女有物不親授也則云其授

則以能無能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言內

言謂男職在官政女職在織維各有限域不

得蓋預也婦人質弱不敢自固必有繫屬故

恒繫纓昏禮主人入親婦纓鄭注婦人十

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是也蓋以五采為

之大故謂喪病之屬女子已許嫁則有官門列為成人惟有喪病等乃可入其門女子子謂已之女凡男子女子皆是父所生之子男則單稱于女則於子之上加女子二字以別於男子故云女子于也兄弟弗與同席而坐者雖已嫁及成人猶宜別席不云姪及父惟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弗與同器而食者庶氏以為不許傳同器未嫁亦然具氏曰巾謂斂手之巾櫛謂理髮之櫛一家之內有父之姊妹有已之姊妹有子之姊妹若已嫁而友者其兄弟皆不與同席同器也陳氏曰植者曰揮橫者曰攬置衣服之具與巾櫛四者皆所以遠私褻之嫌許嫁紿以纓示有所繫屬也此與幼所佩香纓不同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三禮纂註

三十卷

甲

四百九

昏禮先有行言之媒女家許乃納采謂男家納禮聽女家采擇采擇而可乃問女名將以女之名而歸卜其吉與否自此男家既知女名女家亦知男名矣故曰相知名卜而吉乃報女家曰納吉吉後納徵有幣而女家受之自此乃請期親迎而成婿也交謂交接親謂親迎也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

黨僚友以享其別也

側皆切

鄭氏曰周禮凡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席以告鬼神召鄉黨僚友會賓客也布席告先祖甥女是先祖之遺躅不可專輒許人戴氏曰上以

告之人君幽以告諸鬼神以質諸鄉黨僚友上下幽明咸與聞之禮莫重於有別知之者衆則其別厚矣

婦人之摯楨榛脯脩棗栗楨具羽切榛側切音甫

楨枳也有實今却之東食之榛似栗而小婦人初歸用摯以見舅姑而此六物為華楨即今之白石李形如珊瑚赤珠美脯搏肉無骨而暴之備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者左傳云女摯不過榛栗棗脯以告虔也昏禮見舅以棗栗見姑以鍛備其榛楨所用無文

男女相答拜也

男女宜別或燕其不相答拜故明雖別必宜答也

三禮纂註 三十卷

甲二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娶

不取同姓為其近禽獸妾賤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

賀取妻者曰其子使其聞于有客使其羞

賀者以物遣人而有所慶也昏禮著代以為先祖後人子之所得已故不用樂不賀也雖曰不賀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遣不可廢故其辭舍曰嘗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以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世之不知禮者以其問遣猶以慶賀名之故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也陳氏曰賀其有客非賀昏也

媯叔不通問諸毋不款裳媯悉切

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也諸毋父妾之有子者裳賤服不使款裳亦敬父之道也方氏曰通問若問安問疾之類蓋生不相通問死不相為服皆所以推而遠之諸母庶母賤可使教衣不可使款裳尊之者亦所以遠別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見賢切

鄭氏曰避嫌也夫若其子九庸與其往來則於寡婦有嫌也陳氏曰若非有德之實則難以辟好色之嫌故取友者謹之

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

名女子許嫁笄而字

三禮纂註 三十卷

甲三

男女各自為伯季也冠是成人矣故敬其名事父者家無二尊雖母不敢以抗之故無長幼皆名不敢私致敬於其長也事君者國無二尊雖父不可以抗之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所尊貴也春秋駢陵之戰齊書欲款晉侯其子鍼曰書退此君前臣名雖父亦不敢抗也陳氏曰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亦成人之道也故字之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名子不以國尊國也有國者天子諸侯所為號以名其子養之也不以日月山川亦尊之也日月者陽陰之精化育所由成山川與雲雨殖百物以名其子備也隱疾者醜之也上三者不敢名也下隱疾不忍名也舊說謂難諱故不以名子近於固矣

右記男女之禮九八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

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

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曰耄七年曰悼悼

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去声

五蓋切

渠夷切

孔氏曰幼者自始生至十九也三月為名稱

以前為幼二十成人初加冠冠猶未壯故曰

弱至二十九通名弱三十氣血已定故曰壯

三十九以前通名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

強一則智慮強一則氣力強也四十九以前

通曰強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

堪為大夫得專服事其官政者至也六十至

老之境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六十至老

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已全故言老年已老

則傳家事付子孫不復指使也人或八十而

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悼未有識慮可憐愛

年七歲而在九十後者以其同不加刑故退

後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

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則致

所掌職事於君若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謝云在

朝日夕劬勞歲積若不得聽是其有德尚壯

猶堪掌事則必賜之几杖若本國巡行役事

婦人能養人故許以自隨或通四方遠聘異

國古者乘四馬之車此臣既老故令乘一馬

之小車然此養老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

自稱為老夫者明君貪賢之故而臣老猶在

仕朝也於其國謂自與君言也越國猶云他

國也若它國來問已國君之政君雖已達其

事猶宜問於老賢則稱國之制以對他國之

問也應氏曰一國之賢衆國所仰故越國而

來問文獻不足則言禮無證故必告之以其

制言舉國之故事以告之也

童子不衣裘裳衣夫

鄭氏曰裘太溫消陰氣挾童子未成人躰熱

不宜著裘又應給後者裳則不便故童子並

自端正提謂牽持行奉長者之手習其扶持
尊者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碎呼詔
之謂傾頭與言口旁曰呼掩口而對習其紳
尊者屏氣也劉氏曰長者或從童子背後而
俯首與之語則童子如負長然長者以手扶
童子於胸下則如帶劍然蓋長者俯與童子
語有負劍之狀非真負劍也碎偏也呼口旁
謂告語也掩口而對謂童子當以手障口氣
不敢使氣觸長者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
以長則肩隨之

鄉里之中但年長倍已則以父道事之十年
以長半倍故兄事之五年以長肩隨之此謂
二禮集註 卷三 四十六 三十一

道路長幼同行之節父事之者王制所謂父
之齒隨行也兄事之者王制所謂兄之齒爲
行也謂斜出其左右而稍向後如飛馬之行
次也肩隨王制所謂朋友不相踰也謂兩肩
相並而差退不踰越其肩也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朋友居處法也古者地數橫席席容四人四
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應一人別席
因推長者一人異席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

從謂從行先生者彼先已而生其德多事也
禮無二敬從先生而越路與人言則敬有所
用

分矣

進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

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此明道路與師長相逢之法見師而起敬故
疾趨而進就之正立拱手而聽先生之教與
言則對不與言則退應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高而有向背者爲丘陵平而可陵者爲陵鄉長
者所視恐有問則即所見以對也遠長者所
視則志在玩物
敬長之意失矣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

坐有几以憑行有杖以策皆優老之具操以
從之敬之之至也操以從執而就之也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辭讓而對非僞也遜以出之
也不辭讓而對敬不足也

凡爲長者養之禮必加箒於箕上以袂拘而退

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齊敬
鄭氏曰加箒於箕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
而往時也弟子職曰執箕箒搗服中有箒以

神物謂掃帚也以袂揮掃之前端而却行之
則不恭孔氏曰袂衣袂也退還也當掃却還
以一手提帚又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
且還故云拘而退扱欵取
也陳氏曰糞除穢也

奉席如橋術

鄭氏曰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
井上上梓梓孔氏曰橫橫也席舒則有首尾
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所奉席頭令左
昂右低如橋之橫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陳
氏曰如橋之高如術
之平奉席之儀也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

鄭氏曰順尊者所安也坐問鄉問趾因於
陰陽孔氏曰既奉席米當隨尊者所欲坐
也席坐席也衽附席也坐為陽故問面欲何
所鄉面亦陽也附為陰故問足欲何所指足
亦陰也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

上

鄭氏曰上謂席端也布席無常坐在陽則尚
左坐在陰則尚右孔氏曰南鄉北鄉謂東西
設席南坐是陽其左在北坐是陰其右亦
在面俱以面方為上東鄉西鄉謂南北設席
東坐是陽其右在南西坐是陰其右亦在南
皆以南方為上蓋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

黃右也此据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
朱子曰東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
席皆尚左也

童子委摯而退

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不敢與主人相授受
拜抗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童子之
摯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不敢錯亂尊者之言且
欲盡問所問之旨也

請茶則起請益則起

請茶求當習之事請益再問
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

將即席容無作兩手摳衣去齊尺

呂氏曰作者懼不齊之意按弟子講問初
來就席類宜莊不得變動將就席時以兩
手當裳前提舉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
衣長轉足礙後之

衣毋揆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

戒勿越

孔氏曰策篇簡也坐跪越踰也弟子將行若
遇障諸物或當已前則跪而遷移之戒慎勿
得踰越也劉氏曰將就席須詳緩而謹容儀
毋使有失而可愧作也仍以兩手摳揭衣之

三禮纂註

三卷

四六

三九二

三禮纂註

三卷

甲九

三百七

兩旁使下齊離地一尺而坐以便起居免有躡躑失容也坐後更須整疊前而衣衽毋使撥開又古人以膝坐久則膝不安而易以蹶動坐而足動亦為失容故戒以勿蹶也管寧坐席歲久唯兩膝著處穿是足不動故然爾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

毋僂言蓋津忍切

孔氏曰凡坐各有法也虛坐非飲食坐也盡後而不取近前王藻曰徒坐不盡席又是也食坐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汗席王藻云食則齊豆去席又是也凡坐好自搖動故戒之令必安久坐好異故戒之宜如禽者毋作類

三禮集註

三十卷

五十

容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替然雜錯之朱子曰說文云僂僂互不齊也僂言僂長者之先而言也陳氏曰僂亦參錯不齊之貌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

王勦初交切

鄭氏曰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為己說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稱先王者言必有依據孔氏曰正謂矜莊也顏容通語爾方受先生之道當正已矜莊聽則長之說宜必恭敬語當稱師友而言毋得擊取人之說以為己語凡為人之法當自立已心斷其是非不得聞也

人之語輒附而同之若聞而輒同之則似萬物之生聞雷聲無不同應者雖不雷同又不得專輒故必法於古昔之王而所言之事必稱先王也先王聖人為天子者方氏曰既曰古昔又曰先王何也古昔者先王之時先王者古昔之人也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父與先生呼召稱諾則似寬緩驕慢陳氏曰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內則應唯敬對事父之禮也論語曾子曰唯事師之道也呂氏曰諾者詳而未行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更端別事也謂衡語已畢更問它事離席而對敬異事也

三禮集註

三十卷

五十一

侍坐於君子不顧望非禮也

若君子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當先顧望坐中或有勝已者宜前而已不得率爾先對也方氏曰顧於後望於前示其不敢專也應氏曰顧望者從容詳審有察言觀色之道言不輕發不但謙巽而已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

右屏而待音閑屏

人俟間而有復則屏以待不敢干其私也方氏曰少閒願有復則機事之欲密者也故左侍焉者且防君子之有所召故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莫侍坐

者請出矣轉切

志疲則欠伸疲則伸君子執杖在坐脫履在側倦則撰持之或瞻其庭影望日早晚此四者皆厭倦之容恐防君子就安故請退也

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解履不敢當階就履

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履跪而遷履俯而

納履上時字切

孔氏曰長者在堂故履脫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得着履上堂不得入室解脫也履有茶

三禮集註

三卷

辛二

晉注

繫解而脫之也初升時解履置階側若獨暫退則先往階側跪舉取之屏退於側不當階也遷徙也此明少者禮畢退去為長者取送則就階側跪取履稍移近前既取因俯身嚮長者而納足者之不跪者跪則足嚮後不便故俯也雖不並跪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爾朱子曰長者送之恐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戶猶嚮長者不敢背爾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

孔氏曰先生坐一席已坐一席必坐於近尊者之端勿得更有空餘之席所以然者欲得親近先生備微先生顧問不可遠也陳氏曰近則應對審也

見同等不起上客起食至起燭至起燭不見跋

見賢通切

陳氏曰同等之人與已無尊卑故不為之起燭至起以時之變也食至起以禮之行也上客起以其非同等也不見跋恐客見之以夜久欲辭去也○按燭不見跋見跋則起而辭去也跋火炬之本也炬將盡時久可知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飴湯

不叱不以至賤駭尊者之聽不唾嫌於鄙惡主人之饜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

則不拜而食饋切

三禮集註

三卷

辛三

三百三

張子曰從長者而就人食若主人親饋及已則拜而食若不親饋則禮非為我不拜而食其禮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孔氏曰御謂侍也侍者雖獲敬膳重不須辭其多也所以然者此饌本為長者設若辭之則嫌當長者也黃氏曰主人有尊客召已媿則雖有盛饌已不敢辭俱防尊客待尊者辭之可也馬氏曰禮者施報而已主人之禮在我也不辭非禮也主人之禮不在我也辭之非禮也子貢至伯高之喪孔子語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弗拜也與此同義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

才及席而飲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子

鄭氏曰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嚮尊少者不敢先長者飲盡爵曰醕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孔氏曰尊所謂陳尊之處貴賤不同

諸侯燕禮設尊在東楹之西尊面有鼻嚮君若鄉飲酒及鄉大夫燕則設尊陳於房戶之間使賓主得夾尊近尊嚮長者故往於尊所嚮長者而拜長者辭止少者之起故少者復

反還席而飲賜也舉猶飲也須待長者盡爵後少者乃得飲也王氏曰禮莫嚴於少長之分至於飲食之際尤人情之所易縱故記禮

者必致其委曲焉一飲之頃而少者所以事長者如此其至凡所以習人敬順之心於平居無事之時彼其瀆尊犯分之念何自而有哉經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此

之謂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鄭氏曰不敢抗禮也孔氏曰少謂幼稚賤謂童僕之屬敵者充而有辭少者賤者則不敢却尊長之賜也按章內或稱先生或稱長者或稱君子又稱所尊先生以教稱之也所尊以道稱之也君子以德稱之也長者以年稱之也互文耳長樂陳氏曰上之賜也以思下之受也以義義之所可雖長者之賜不敢辭義之所不可雖君之賜有所不受

右記長幼之禮凡二十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

三禮集卷之三十一 五十四 四百三十九

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主人入門而古客入而左

每門必讓謙下敬賓也請入為席敬謹更視之也肅客而入道之使進也天子五門諸侯

三門大夫二門故曰每門北面而入以東為右以西為左

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主人由阼階客由西階正禮也若客之分卑不敢抗禮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方復由西階也方氏曰與主共階則以卑從尊而於禮為殺與主異階則以此敵彼而於禮為亢

客降等則殺故就主人之階陳氏曰主人固辭者不敢當客之尊已也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

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是上於西階則先左

足拾音涉上特

孔氏曰客主至其階又各讓不先升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

主人前升至第二級客乃升中較一級故云從之拾級聚足者上階法也連步以上者上

上堂也在級未在上階後是不相過故云連步

涉而升堂故云以上呂氏曰拾更也射者拾

祭技壺者拾更哭踊者拾更皆更迭為之也

陳氏曰讓登欲客先升也客不敢當故主人

三禮集卷之三十一 五十五 四百四十

先而容繼之聚足後足與前足相合也連步
步相繼也先右先左各順入門之左右也張
子曰拾級聚足此等事但敬事自至此非若
心安排而到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夫主人跪正席
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故辭客踐席乃
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禮記胡南切

鄭氏曰非飲食謂講問之客也講問宜相對
容丈足以指畫也雖來講問主人跪正席猶
以容禮待之異於弟子客跪撫席者皆主人
之親正徹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客踐席乃坐
客安主人乃敢安也講問宜坐客不先舉者
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為來故孔

三禮茶註

三卷

五十六

禮記

氏曰布席謂舒之令相對若飲食燕饗則賓
位在室外躡前列進南鄉布席不須相對講
說之席不在躡前或在於室所布兩席中間
相去使容一夫之地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
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
之一三席是一丈也無謂以手按止之按止
於席而辭不聽主人之正席也主人為客設
多重席容謙而自徹主人固辭者固辭止客
之徹也尊卑有數而客必徹之者既來講說
本以德義相接不以尊卑為用故雖尊猶自
徹也踐猶履也主人止客徹席故客還履席
將坐主人待客坐乃坐也或為杖王肅以
為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德容杖也呂氏曰
主人敬客故跪正席客敬主人故自徹重席
主人敬客則客辭客敬主人則主人辭資主之禮所
以相答也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曰固辭此

賓主辨讓
之節也

右記賓主之禮九二

凡進食之禮左徹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

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葱漆處末酒漿處右以

脯脩置者左胸右末徹戶交切徹則更切食音

呼奚切漆以至切樂

鄭氏曰皆便食也穀骨幹也載切肉也穀在

內穀載之外內也膾炙皆在豆近醢醬者食

之主漆蒸葱也處醢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

三禮茶註

三卷

五十七

禮記

漆在豆酒漿處羹之右言若酒若漿爾兩有
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
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左胸右末亦
便食也屈中曰胸孔氏曰孰肉帶骨而齋曰
醢純肉切之曰載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
在右飯燥為陽故左羹濕是陰故右此醢之
設羹食最近人羹食之外乃有穀載故膾炙
醢醬知在穀載之外內也薄折曰脯搖而施
薑桂曰脍脩左胸以中屈處置左也右末以
末邊際置右也右手取末際擘食之便脯脩處
酒左以燥為陽也呂氏曰食脯脩者先末方
氏曰食以六穀為主穀地產也所以作陽德
故居左羹以六牲為主牲天產也所以作陰
德故居右

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

主人延客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三
飯主人進客食敵然後辨殺主人辨客不虛口
音徧下同

孔氏曰降下等也謂大夫為卿之客其品等
卑下也執提也與起也客既畢故未食先執
飯起以辭謝主人飯為食主故持執之客既
與辭故主人亦起辭止之則客從辭而止乃
復生食也延客祭者君子得食則種種出少
飾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敵客
則得自祭不瀆主人之延道也凡祭食之法
隨主人所設前後次第而祭序次序也次序
徧而祭之也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飧而造
飽適動乃更食三飯竟主人乃道客食敵也

三禮集註

三十卷

五十八

買六

饗公食大夫禮三飧竟不云延客食敵與此
異食敵後乃始辯敵辯也主人道客令
食至飽故食敵得匪也特牲少牢云初食敵
次食肴次食醕後食肴辨於肩則飽也虛口
謂食竟飲酒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用菜曰
飲以口絮清為義用酒曰醕醕訓演言食畢
以酒演養其氣客雖食敵以匪不得醕醕蓋
主人常讓客不自先飽故客待主人辨乃醕
此謂卑客敵以上其醕不待也按公食禮雖
設酒優賓不得用醕但以菜教口此是私客
故用酒以醕也
愚按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清醬御云
每飯漱清以穢穢齒食正饌也所以至三飯
後乃食敵者以穢為加故三食前未食食敵
之後乃可為食敵也王氏于墨曰殺之序徧
祭之則自祭之外蓋有不祭者如魚清醬清

非食之盛可以無祭也此据卑客故以聽命
於主人食至則必與辭以祭則不敢先舉以
敵則不敢先嘗敵之徧不敢
先飽告敵客則不然矣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與辭於
客然後客坐

卒食食已也食坐南鄉候主食竟起從坐前
北面當已坐而跪自徹已所食飯與齊以授
相者飯齊食主故也答主人初親饋也齊醬
道通名爾此為是卑者侍食之禮敵者則否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歎
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

三禮集註

三十卷

五十九

不音九

毋揚飲飯黍毋以著毋噉羹毋絮羹毋刺齒毋
歎醕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歎醕主人辭以
羹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噉羹
飲飯黍並同博徒端切噉吹嫁切羹五結切
直應切噉它荅切刺七亦切醕音海博音彭切
噉初怪切
孔氏曰共食宜謙不輒厭飲為飽也與人共
食于直潔清不得臨時挾蒞子乃食恐為人
所穢也取飯作博則易得多是欲爭飽非謙
也手就器中取飯若粘着手不得拂放本器
中當棄於篋無能棄於會會謂蓋蓋也流歎
謂開口大歎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足

則雖主人食不足以骨致飽魚肉與人同器
 若已齧殘不得反選器中少牢禮尸所食之
 餘肉皆別置於所俎投致也為客之禮母得
 食主肉後棄其骨與大固獲謂與人共食不
 可專固獨得及爭取也飯熟當待冷若揚去
 熱氣則為食快傷廉飯黍當用七故少牢廩
 人概七注云七所以七黍稷也羹有菜當挾
 嚼若合而歡吞之是欲速而多又有菜當挾
 也絮謂就食器中謂足醢梅是嫌主人食味
 惡也口容欲靜止不得刺弄之為不敬醢肉
 醬也醬宜較客失禮而歡莫醢則主人亦謝
 之云家不能烹煮味不調適也客失禮而歡
 醢則主人亦謝之云作醢淡而無鹽故可歡
 也濡濕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斲乾肉
 脯屬堅剛不可齒斲故須用手擘火灼曰炙

若食炙肉先當以齒嚼而反置俎上嚼者不
 細齒一舉而弁食之也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挾古
 挾猶著也有菜則羹是也以其有菜交橫非
 挾不可無菜者太羹滂也直歡之而已其有
 肉調者大羹免羹
 之屬或當用七也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餽子
 孔氏曰祭謂祭先也九食人之餘及日晚食
 朝饌之餘皆云餽九食餘悉祭唯父得子餘
 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早故也非此二條悉
 祭父得有子餘者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
 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餽其餘夫餽其
 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之餘夫得食

之或曰此謂助祭執事或為尸而所得餽之
 餘肉以歸則不可以之祭其先雖父之尊亦
 不以祭其子夫之尊亦不以祭其妻以食餘
 之物裝也
 右記飲食之禮凡五

凡以弓劍苞苴篚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
 容道子餘切音冊
 鄭氏曰問猶遺也苴首裹魚肉或以苴或以
 茅篚筥盛飯食者曰筥方曰筥如使之容
 謂使者孔氏曰九凡此又事皆同苞者以
 草包裹詩云白茅包之既夕禮云苴苞長三
 尺是也苴者以草苴器而貯物筥筥方俱
 是竹器亦以苴為之問人者謂因問有物遺

之也或曰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
 有物以表其意使者操持此上之物以進受
 尊者之命如臣為君聘使受君命先習其威
 儀進退令如其至聘使之國之時之儀容故
 云如使
 之容也

水潦降不獻魚鱸鱸音
 鄭氏曰不饒多也按水潦降下
 則魚鱸豐足故不饒益其多

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弗佛也佛扶
 鄭氏曰佛戾也蓋為小竹籠以冒之為其喙
 害人也畜養也養則馴
 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

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
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緩音維寬直又切

音亮切

子兮切
孔氏曰策是馬杖緩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呈策緩則知有車馬也謂鎧為甲者言如龜鼈之有甲鎧大堯黎小小者易舉獻杖執末者末謂拄地頭也不淨不可衛人故執以自衛右袂右邊油也以左手操其右袂用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米六米之等量是知斗斛之數鼓是量器名也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為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獻米者執契以呈之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

三禮集註

圭卷

卷二

六十二

宜所謂不得其齒不食狀與民虜二者可執而獻之故不以物表之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附尊卑垂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附鄉與客並然後受音貴切音斤音撫悅始銳切音旋音上蒲亦切下音避音向
孔氏曰此敵體故稱遺弓之為射以木為身以角為面筋在外面張之時曲來嚮內故遺人時使筋在上弓身曲嚮其下其弛之時反張嚮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遺人時角嚮其上弓形亦曲嚮下蕭又謂為狗地道貴右故挂客居右客覆右手執弓下頭文却下左

三禮集註

圭卷

卷二

六十三

手以承弓把以授主人主人在左下頭揖地不淨故自執之以上頭授人示敬也尊卑謂賓俱是大夫則為尊俱是士則為卑若主人拜受所遺客避主人之拜不若拜者執弓不得拜也主人既敵故自受拜客既竟從客左而受之主人既還在客左與客並卻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附又覆右手提弓下頭必知客主俱卻左手承附右手執蕭者蓋主人用右手承附則是倒執弓也鄉與客並明既拜客竟還前立處與容並南面而立乃受弓也陳氏曰弓之射用內而筋外尚使之在上也皆取其勢之順也蕭者刻之差斜似蕭故名客主尊卑相等則授受之際皆稍斜折而見其悅之垂也此時弓尚在客手故不容答主人之拜而少遠巡避延以避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處自受者以敵客不當使

人受也。邵氏曰：獻車馬獻甲冑，獻民虜粟米，飢食田宅，其事若重於弓，而皆不著其儀，則於一弓之授受，必謹焉。蓋古者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也。於授受而不謹，則異時執弓挾矢，支左屈右，必有失其儀者。此聖人之深慮也。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

前其鐵進几杖者拂之

鐵在困切 徒對切

鄭氏曰：左首尊也。後刃微也。銳底曰鐔，平底曰鐵。孔氏曰：進謂授與人時也。首劍指環也。客在右，主人在左，劍以首為尊，以尊處與人，也。戈鉤于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

三禮集註

三十卷

六十四

禮記

而利故不持，向人鐔在尾而鈍，嚮人為敬。矛如鉞而三釐也。戟兩邊皆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鐵矛戟柄尾也。以平底嚮人敬也。亦應並投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投則左右也。鄭氏曰：几杖尊者所憑，依拂去塵敬也。前云獻杖執末，此云拂之亦互文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

首飾羔鴈者以績

績胡對切

馬羊多力，右手亦有功，故用右手牽擊之。犬則左牽之，而右手防禦也。禽左手橫棒之，並首則主人在左，以鳥首授之，飾畫布為雲氣，以覆羔鴈為飾，以相見也。

受珠玉者以摺受弓劍者以袂

受珠玉置在手中，不用袂承之，恐墜落也。受弓劍用衣袂承，不露手，取其敬也。

飲玉爵者弗揮

何氏曰：振去餘酒曰揮，為其寶而脆。

右記獻遺之禮 凡四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飲食之禮，所以致其歡樂，積遺之禮，所以致其忠誠。受其牛而辭其半，使彼致歡，致忠於我之意，常有餘而不竭，盡不至於使人厭倦，而難繼。故曰：全交謂全其交接之道，使可常

三禮集註

三十卷

六十五

禮記

也。游氏曰：不盡人之歡，若陳敬仲之樂飲而小繼以燭，不竭人之忠，若孔子出行不假，雨具於子夏，記曰：不大望於民，傳曰：舜不窮其民言，其望於民者，可小而不可大，使有餘而不可使至於窮。古人之道，大槩如此，不獨於禮為然也。

在醜夷不爭

孔氏曰：貴賤相臨，則畏憚，朋友等輩，喜爭勝，負故戒之，以不爭。

儼人必於其倫

儼與倫同

儼人者，必以其德相儼也。不相儼，則非倫矣。孟子稱禹舜，頌頌曰：易地則皆然，儼之得其倫也。或問：魯西吾子與晉仲訖，賢魯西，然曰：爾何魯比？予於晉

仲是儼之
不其倫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
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有弔辭曰皇
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孔
氏曰此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已之命若存與
亡並識則遺設弔辭傷辭兼行若但識生而
不識亡則惟設弔辭而無傷辭若但識亡唯
施傷辭而無弔辭也方氏曰不知死而傷之
則其傷也近僞不為生而弔之則其弔也近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

三禮纂註 卷三

六十七

三節

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
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臨川王氏曰不問其所費所欲所舍憐口惠
而實不至也不曰來取不問其所欲為人養
庶也呂氏曰賜人者使之來取人之所難取
也與人者問其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賜之而
難取問之而難言非所
以惠人之道也

右記交游之禮 凡五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陳氏曰博聞強識知之也知常患於不遜篤
善行行之也行常患於怠知夫而能遜行矣

而不怠然後謂之君子蓋文識自外入善行
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處之以虛由中出
者易倦故濟之以勤陳頴曰謙所謂有若無
實若虛者不怠所謂孳孳為善者皆君子之
道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吳氏曰齊謂祭者齊敬之容蓋祭之日為尸
者有坐而無立故坐以尸為法至祭者有立
而無坐故立以祭者之齊為法坐如尸立如
齊六字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
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
訊不言言必齊色必成人之善者未得為人
子之道也呂氏曰若夫發語端禮者敬而已
矣敬者禮之常也禮時為大時者禮之變也

三禮纂註 卷三

六十八

三節

如尸如齊盡其敬也從宜從俗適其時也體
常盡變則禮達之天下而無窮禮有不可行
者必變而從宜如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貧者
不可貨財為禮之類使於他邦必從其俗故
有入竟而問禁入
國而問俗之禮

毋側聽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

坐毋箕寢毋伏歛髮毋髡冠毋免勞毋袒暑毋

寒業

孔氏曰凡九人宜正立不得傾欲側聽人之語
不得高急也淫謂流移目當直瞻視不得流
動邪巧也怠荒謂身體放縱不自拘斂也遊

行倨慢身當恭謹不得倨慢也跛謂舉一足是略地立宜雙足並立不得偏也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接卧也卧或則或仰而不覆也古人重髮以纒飾之使垂如髮也免脫也冠常著在首不可脫也袒露也雖有罷勞之事厭患其衣而不得袒露身於暑雖炎熱而不得褻取涼也游氏曰人之所患在乎徇其意之所安人之所安其病有五曰傾和曰輕易曰放縱曰倨慢曰惰偷則德淫視傾和者也噉應欽髮而髮輕易者也遊而倨坐而箕寢而伏此放縱倨慢者也怠荒立跛冠免勞袒暑褻惰偷者也五者禮之所禁也夫禮者內以正人之心而外以正其遊行視聽坐立卧起衣冠之際此所以止傾和於未形也陳氏曰古之養老則袒而割牲祭祀則袒而逆牲喪禮以袒踊為孝喪服以袒

也非禮也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不指不呼為惑人也城者士民之所會而聞見者衆也戴氏曰居十手所指十目所視之地而指畫疾呼其不驚人而惑衆者幾希論語曰車中不疾言不親指在車上猶不可凡於登城乎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

戴氏曰就館者誠不能無求於主人然執平日之所欲而必求於人則非為客之義吳氏

曰暮而求舍館一宿而已隨所在而安不敢必求適意之所也上堂而先揚其聲使人知所避也

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扇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聲屬古聲切

言不聞則不入者不欲聽人之密語也視必下者不欲見人之私事也戶之開闔一仍其舊不問後來人也此惟存心之正而公者乃能之陳氏曰此事雖小最曲禮之要推而廣之有正心誠意之道焉使心術不正者處之必將潛聲以升堂直前而入戶遠瞻

四顧瞻野視伺之態則其人之薄德可知矣大抵禮以制形為用而以制心為本一念不正發於方寸者其微而形於舉措者弗可掩流於放僻邪侈而不自知故升堂入戶日用之常而君子致敬如此以心術之邪正繫焉爾

毋踐履毋踏席摠衣趨隅必慎唯諾圖在亦切
既坐脫履戶外後進者不得踞先入者之履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從下而非以就己位若發初從上是為踏席既不踏席當兩手提裳徐向席之下角以升已位坐定又謹於應對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

不立薄平博切

鄭氏曰帷薄之外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為容也行而張足曰趨堂上不趨為其近也執王不趨志重王也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也行而張拱曰翔室中不翔亦為其近也橫肱為害傍人不跪不立為煩尊者俛仰受之也呂氏曰凡見尊者以疾行為敬然有不必要趨者惟尊之外非尊者所見可以紆其敬也有不可趨者堂上地近不足以容步執王之重或虞其失墜也陳氏曰文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故足在體下曰武紆在冠下亦曰武執王不趨不敢趨也室中不翔不可翔也方氏曰趨足容也翔手容也堂上不趨則未必不翔室中不翔則不趨可知授

禮記卷

三卷

七十二

四百三十一

立不跪為煩尊者之俯也擬坐不立為煩尊者之仰也火儀言受立授立不坐則不持授尊者而然雖受卑者亦然矣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見彼二人併坐或併立恐密有所論已不得往參預二人并立當已行路則辭之不得離當其中間出也方氏曰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彼坐立者兩人而我一人往焉則成三矣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呂氏曰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

居喪不言樂祭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吉凶之事不相干哀樂之情不可或喪凶事也樂祭吉事也祭不言凶如臨喪不哭臨祭不嘆之比肅敬者公庭之事燕襄者私庭之事婦女私褻之事不可以言於公庭馬氏曰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及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又况大於此而可言樂乎古者易服而祭周官蜡氏九大祭祀禁凶服祭義如之祭喪者不敢哭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凶也又况祭祀可言凶乎男外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欲無相漬而已又况公庭可言婦女乎居喪不言樂後世猶有如衛孫文子者公庭不言婦女後世猶有如陳靈公者

禮記卷

三卷

七十二

四百三十一

齊者不樂不弔齊側皆切

鄭氏曰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呂氏曰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恍惚以與神明交者也樂則散哀則動皆害於齊也故不樂不弔全其所以齊之志也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善容切

相送杵聲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鄰近而里遠鄰寡而里衆近而寡者其情昵遠而衆者其情疎故哀不能無輕重淺深之別焉除喪而後祥故未祥之前通謂之有殯於鄰言有喪春不相則有殯可知於里言有殯不巷歌則有喪矣必然矣

適墓不歌哭日不歌望柩不歌入臨不翔臨喪
不笑執紼不笑臨樂不歎當食不歎

吉凶常變各有其事歌哭笑嘆各有其時出於人之至情自不相奪但衆人之心既不一則發而為情亦有先後錯謬而不能中節者故先王制禮以防之如適墓也哭日也望柩也臨喪也執紼也皆哀戚事也則日不歌不翔不笑如臨樂也當食也吉事也則日不嘆也防其和節其過使民哀樂相生出于天則之自然焉耳

適墓不登壟送喪不由徑送塋不辟塗潦助塋

必執紼揖人必違其位力勇切

三禮彙註 三卷 七十三 三百七十五

不登壟為不敬也不由徑不奇取其速也不辟塗潦雖於悻勞也執紼欲自效其力也必離已位離已位也於取便也

臨喪則必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臨喪哀故有哀色臨陣忠勇故有不可犯之色孔子論孝曰色難以孝子有深愛乃有愉色色不可以偽為也然必有戒慎之學方有真性發為真情故臨喪自哀臨陣自勇心無忌憚奪於私則泪其天真其能不失色於人者亦寡矣記者原情而徵之以色定色而必本之於戒懼其旨深哉

貧者不拜為其拜而菱拜云偽切

兵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駟陵之戰卻至不拜楚使婦之役蹇叔之子不拜其父細柳之營亞父不拜其君可謂知此矣朱子曰菱猶言有所枝柱不利屈伸也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陳氏曰禮非貨財不足以為文非筋力不足以為儀貧者不足於貨財老者不足於筋力於其所不足而責之以為禮則不怨矣呂氏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之所不能備不責人之所不能行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時掌切

三禮彙註 三卷 七十四

鄭氏曰禮不下庶人者為遷於事且不能備物刑不上大夫者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孔氏曰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禮不下於庶人行故不著於經非是都不行禮也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制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其賢也雖不制刑書非謂都不刑其身也有其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吳氏曰禮謂禮書禮者所制之禮上自天子始而下及諸侯又下及卿大夫又下及士而止不下及庶人也刑謂刑書刑書所制之刑下自庶人始而上及士而止不上及大夫也吳氏曰庶人愚且賤者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大夫賢且貴者不可以待小人

刑人不在君側

孔氏曰被刑害者不得令近君側春秋開獄
吳子餘祭刑人在君側之失也

犬馬不上於堂

孔氏曰賓主相見將犬馬為禮用克虔實而
已犬則執繼馬則執鞵以呈之非擊幣故不
牽上堂蓋馬之鞵乃上堂也馬氏曰以犬馬
獻人則執繼鞵而已馬合鞵則達圭而已奉
馬而覲則授人而已皆
不上堂之謂也

右記通用之禮

九十五節

卒哭乃諱

三禮纂註

三十卷

七十五

孔氏曰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
則未諱至於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
神事之名之則感動
孝子故諱其名也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鄭氏曰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禹丘與區
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
言在不稱徵
言微不稱在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

父母

鄭氏曰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
於祖名孝子聞名心懼諱之由心馬氏曰始

死而諱是知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而不
諱是知死而致生之不知也聖人知其然故

將葬則有賜諡易名之禮卒哭則有舍舊諱
親之令以明生事於此畢鬼事於此始也長
樂陳氏曰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
均諱則易犯而難辟聖人知其然為之諱各
之禮使人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二名
不偏諱所以適言語之便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
也大夫之所則辟君諱也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

夫人本家所諱臣雖對君
前而言語不為諱也

三禮纂註

三十卷

七十六

婦諱不出門

婦家之諱但於婦宮中不言爾若於宮外則
不諱也故臣對君前不諱夫人之諱

大功小功不諱

孔氏曰古者
期親則為諱

廟中不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鄭氏曰廟中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
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李氏曰箕子為武王
陳洪範曰邦其昌臨文不諱也陳氏曰不因
辟諱而易詩書之文改行事之語蓋恐有感
於承用也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境同

呂氏曰問禁若孟子言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是也問俗其國之禮俗有與他國不同者也問諱賓為主人諱也私諱不出門門之內雖賓亦得諱之所以敬主人也馬氏曰問禁處得罪於君也問俗處得罪於衆也問諱處得罪於主人也

右記避諱之禮九三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九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

呂氏曰營宮室雖大夫有宗廟皆然非獨諸侯也言家造雖士有田祿者皆然非獨大夫

三禮彙註

三卷

七十七

也宗廟祭器事吾先也廡庫犧賦待吾養也居室養器奉吾私也此先後之序也廡以養牛馬犧牲庫以藏兵也犧賦亦謂其器也犧牲之器如牢互孟潦之屬也賦兵賦也其器如弓矢旗物戈劍之屬也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

丘木

方氏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禮有田祿者必具祭服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鄭氏曰祭器可假有田祿者祭服宜自有不粥不衣不斬廣敬也呂氏曰

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皆不備故也不祭則薦而已與廢人同故不設祭器也有田祿則生殺器血衣服皆不可不備祭器所以事其先神之則無以祭無以祭則不仁也祭服所以接鬼神神之則衰褻則不敬也丘木所以庇其宅兆為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齊吾私亦不敬也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鄭氏曰祭服祭器龜筮并牲皆不欲人褻之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為孔氏曰若不焚埋人或用之為褻慢鬼神之物也

三禮彙註

三卷

七十八

三卷

臨祭不惰惰徒卧切

祭如在故臨祭須敬不得怠惰鬼神饗德祭若惰怠則神不敬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祭於公助祭于君也自徹其俎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

子不可以為父尸

此記者引古禮語又自釋之如此鄭氏曰以孫與祖昭穆同會子問曰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張子曰父於子尊敬故不抱孫自任其父故在祖則可

抱非謂為尸而抱也尸是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吳氏曰張子之言謂君子於生之時為祖者抱其孫而為父者不抱其子故死而立尸以祭可以孫行為尸不可以子行為尸也然魯子問篇觀有孫幼則使人抱之文則不若舊註之說為當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禮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則不敢輒祭之也支子雖不得祭若宗子有故庶子代攝猶宜告宗子然後祭程子曰古所為支子不祭者唯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欲立宗子當從此文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

禮纂註

三卷

三九

禮記

徒欲廢祭適足長情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陳氏曰祀典之所秩則不可廢廢之為不仁祀典之所不秩則不可舉舉之為不智周官大祝禁督迨祀命者禮祀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夫迨祀命而有所舉則在所禁迨祀命而有所廢則在所督不敬者在所削不孝者在所絀此人臣所以謹常祀而毋瀆禮也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無福

呂氏曰非其所祭如法不得祭與不當祭者淫過也以過祀神故無福福者百順之名也

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族而祀之則於禮為誦於命為逆於祀為瀆其欲微福也難矣昔楚昭王不祀河海武子不祀相昔變揚舊俗以趨于正知此禮矣呂氏曰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若祭所不當祭也陳氏曰淫祀不必皆是正之鬼假如正神自家不應祀之便是淫祀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祭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士祭其先

鄭氏曰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

禮纂註

三卷

二

禮記

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孔氏曰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祭天地以報其功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神惟祭當方故云方祀山川在其地則祭之無則不祭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祀五祀而已士祭其先不云歲徧者以士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余神故也方氏曰天子祭天地則天下之事諸侯祭方則一國之事大夫祭五祀則一家之事士祭先則一身之事蓋德有隆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也愚按祭法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戶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霤戶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是法考於經皆不合魯子問天子未廢五祀之祭

不行士喪禮禱于五祀則自天子至士皆祭
五祀祭法言涉怪誕不經至于所禱廟制亦
不與諸經合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

鄭氏曰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不得而用
之方氏曰天子以犧牛則雖肥而或傷亦在
所不用諸侯但取其肥而已不必犧也大夫
但取其具而已不必肥也至於士雖索牛
亦不得而用矣唯羊豕可也祭義言天子諸
侯必有養獸之官故得有犧肥之牛也牛人
凡祭祀共其求牛此特於大夫言索者以無
養獸之官必索後得之也羊豕者或羊或豕也

三禮集註 三十卷

今一

言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鄭氏曰大饗祭帝於明堂也富之言備也備
而已勿多於禮也孔氏曰大饗與月令季秋
大饗帝同不得以其大饗豐饒其物使之通
禮葉氏曰季秋大饗於明堂姓也日也莫不
卜也特言不問者恐瀆神也

右記祭祀之禮 九十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九奇日為剛甲丙戊庚壬是也耦日為柔乙
丁巳辛癸是也外事如如社山川五祀之類
內事如禘祫烝嘗之類或曰外事如巡狩朝
覲盟會之類內事如冠昏喪祭之類亦通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
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喪事謂葬與二祥此非孝子所欲但制不復
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謂如今月下旬先卜
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上旬是先遠日
也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少牢云若不吉則
及遠日又筮日如
初是先日也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

喪美龜筮故謂泰龜泰筮也有常者言爾泰
龜泰筮决判吉凶分明有常也龜則卜之體
筮則著之用一言其辨一言其用互相備也
目有光而不能明假日月而後明事有吉凶
三禮集註 三十卷 今一 言

而不能知假者龜而後能知故假爾龜筮事
之萬變不同理之是非不一卜筮而辨吉則
吉辨各則
答故曰有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鄭氏曰求占不過三象四卜如春秋識之吳
氏曰襲因也重也謂一卜不吉雖可再卜再
卜不吉雖可三卜然須俟他日不可於一卜
再卜之日而相因重復以卜蓋議不專一且
瀆神也

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
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央嫌疑定猶

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卜筮之用有二占日與占事也用之以占日者使民信時日也用之占事似同而非為嫌心有二而不决為疑猶與二獸名二獸皆進退多疑故人之疑疑不决者曰猶與九享祀鬼神設施法令必須擇日然人不自擇而問之卜筮卜筮所得之日乃神所告故人信之而不敢轉易享祀必以此日是於鬼神敬而不敢褻也設施必以此日是於法令畏而不敢慢也事已然者或謂可或謂其否事未決者或謂如此或謂如彼兩有所嫌而心疑不决故其為之之意猶與以上筮决其可否彼此之嫌而心不復疑則行之勇而不猶與

三禮集註

三卷

全三

見

也故曰以下引舊語為証謂有疑者既卜筮而决之則心知其事不復以為非也得此日而行事必踐行而不敢違也

右記卜筮之禮九四節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

之拘右

凡僕人謂為一切僕非但為君僕時也車上以僕為主故為人僕必授綬與所升之人也降等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卿御也僕既早降則主人受取綬不然謂僕者敵體則主人宜謹

不受其綬也又僕者雖卑而受其綬猶當無止僕手若不聽自授然後乃受也不降等者既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富卻手從僕手下自拘取之示不用僕授也

愚按上文既云降等則受則是受之而無辭讓也於此又云降等則撫僕之手則是雖富受其綬然猶如不欲親授然亦謙讓之道也是雖不用謙而亦不忘謙也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鄭氏曰進左後右遠嫌也進右後左敬也孔氏曰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使形微相背若進右手則近相嚮故後右手以遠嫌御國君則以相嚮為敬故進右

三禮集註

三卷

全四

見

手既御不得常式故但俯俛而為敬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軫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綬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

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

車門間溝渠必步切力丁切上時掌切繩謹

孔氏曰若車將駕別有人牽馬駕車僕則執馬策杖以監駕立馬前者恐馬行也駕竟展視軫轡頭轡車行由轡故具視之效白也入白君以駕車也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於車

後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邊升上必從右者君位左故辟君空位也緩登車索也緩有二一是正緩擬君之升一是副緩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副緩而升也跪乘者僕先試車時君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故跪乘以為敬轡馬索也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者名騶馬每馬兩轡四馬八轡以轅馬內轡二繫於轅前其騶馬外轡及服馬外二轡分置兩手今言執策分轡為一手執馬上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也分轡竟則試驅行之五步乃立動跪而驅今馬行五步則倚立以待君出蓋跪以見敬而立則調試之也君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取正緩授君令登車此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緩轉身向後引君上也避遠也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

禮記卷之三 五十五

駕陪位諸臣皆遷卻以避車使不妨車行也左右已避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大門君之外門車行至外門君撫僕手撫按止也僕手執轡車行由僕君欲令駐車故抑止僕手也顧回顧也車右有勇力之士也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在中央勇士在右車方驅時勇士亦從驅在後今至大門方出履險阻恐有非常故回顧命車右上車也門間謂非所過門間溝廣深四尺渠亦溝也步謂下車也此車右勇士之禮若至門間溝渠則車右必下車所以然者君子不誣十室過門問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是險阻恐有傾覆故勇士亦頌下扶持之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呂氏曰此章言僕御君車之法也僕御君車其節有五將駕執策立於馬前一也已駕展軛

效駕二也先上車執策分轡驅之五步三也君出就車并轡授緩四也車至大門君撫僕手顧命車右就車五也策者所以驅馬僕之所從事也君車將駕僕執策而立於馬前臨而視之則駕者無敢不謹也轄車之所賴以行也既展軛乃敢白君故曰效駕僕在右君位在左升由右便也門間溝渠必步防有竊發之變傾覆之虞也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效不妄指立視五雋

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孔氏曰國君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獵衣之車也獵車今鈎車也衣車如鼈而常漢桓帝

時禁臣下乘之車已高若登車而声大效似自驕矜不驚眾也車上無事妄以手指麾四方並為惑眾也嵩規也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

一丈八尺又六寸為一丈八寸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地也馬引車其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視馬尾若轉而顧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之私也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取竹帚帶葉者為狀形如掃帚故云策彗以策微近馬跡不欲令疾也但搔摩之其狀

卹勿然車行遲故塵埃不飛揚出車轍外也

入國不馳入里必式故君子式黃髮下鄉位

禮記卷之三 五十六

鄭氏曰馳善蘭人不馳愛人也必式不誣十室也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氏曰國中人多周官備問氏禁馳騁於國中二十五家為里里巷首有門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入里則必式而禮之君子謂人君也人初老則髮白太老則髮黃黃彌老宜敬之故見而式也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也方氏曰黃土色形生於土而反於土髮至於黃則形將反本故也李氏曰以君而下卿位不以過乎曰君子之所以待天下之賢臣其禮有隆而無殺者焉于至誠而也矣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車式高三尺二寸較高者尋在車常須較敬則撫式鄭氏曰撫猶據也據式小倪崇敬也

三禮纂註

季卷

十七

四百三十三

孔氏曰謂君臣俱行若式崇廟則臣宜下車若為大夫之臣亦如大夫之於君也

為君乃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

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已上為尸者未祭之前大夫士遇則下之雖君且自下之而尸惟式以答之而已尸之乘又必以几几者尊者所憑以養安者也而尸用之者尊之也

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皆反 公門君之門也路馬君之馬也敬君故至門下車重君物故式路馬方氏曰齊牛祭牲也歲時必齊戒以朝之故謂之齊牛式齊牛下

下車重君物故式路馬方氏曰齊牛祭牲也歲時必齊戒以朝之故謂之齊牛式齊牛下

示廟所以奉神者不敢不敬故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祥猶吉也吉車謂生時所乘葬時因謂魂車鬼神尚吉故魂乘吉車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乘車謂君之次路王者五路王象木金華王自乘一路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若曠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時故乘者自居左也雖近左而不敢自安故恒秉式乘車則君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在中央御者居左陳氏曰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此特乘車為然馬氏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也

三禮纂註

季卷

十八

四百三十四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

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路馬君之車馬也雖得乘之必朝服而自御又不敬杖馬但載杖以行也君在則僕人授綏今習儀者身既居左自御而乘雖有車右不敢授綏與已也既不曠左故居左但式以為敬步猶行也單牽君馬必在中道正路為敬也芻食馬草也蹙謂以足蹙蹋之及論量君馬歲數皆為不敬必被責罰也步謂行步而調習之也必當路之中者以邊側卑褻不敬或傾跌也凡此戒其慢君物也先王制禮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凡以止和於未形而已劉氏曰禁過於微則人樂遷善防患於小則患遠矣國家之敗常必自其小者始民

無嚴君之心則無為貴禮矣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

不入大門謙也不立乘異於男子也公食大夫禮賓云乘車在大門外西方註曰賓車不入廣敬也立倚也男子倚乘婦人不倚乘而坐乘馬氏曰客車不入大門所以敬至主人出門外迎之所以敬客故觀禮偏駕不入主門

賓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孔氏曰兵車革路武宜無推讓故不為式敬也武車亦革路建戈刃云兵車取威猛云武車旌謂車上旗楯高威武故舒散旗楯垂綏然何亂云番放旌旗之旒以見美也德車

禮集卷三

三卷

九

謂王輅金輅象輅木輅四輅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上赫奕故纏結其旒者於竿也何亂云以德為美故畧於飾也

右記乘車之禮

史載筆士載言

史謂國史書錄王事也王若舉動史必書之而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言筆者筆者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士謂司盟之士言謂舊事若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故載以自隨也方氏曰載筆將以書未然之事載言欲以閱已然之事

前有水則戴青旌前有塵埃則戴鳴鳶前有車

騎則戴飛鴻前有士師則戴虎皮前有摯獸則

戴靺鞨

王行宜警備善惡必先知之又軍行卒伍並衛故無諠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可周備故前有奕畢則舉用以示之青旌畫為青雀旌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值水也鶩鳴屬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前有塵埃則畫鳴鳴於旌首而戴之鴻為馬也馬行則與車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戴之古人不騎馬經典不言騎者今言騎是周末時禮虛威猛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擊獸猛而能擊謂虎狼之屬靺鞨是一獸亦有盛威若前有猛獸則舉此靺鞨皆欲使衆見以為防也

禮集卷三

三卷

九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

上急繕其怒

音

鄭氏曰以四獸為軍陣象天也相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急猶莖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堅勁軍之威怒孔氏曰前明軍行逢文之禮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陣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軍前宜捷故用鳥軍須殺捍故用玄武龜有甲能禦侮用也左為陽陽能發生象其龍變生也右為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威猛如龍虎也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前後左右之陣招搖北斗第七星也七星一天框二旋三樓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

七為杓招搖即搖光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未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令軍行法之亦作此也斗星舉之於上在軍中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在上並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術舉搖為正也動利奮怒象天之行也陳氏田衍軍舉動堅勁四方宿名為旗漢其旄數皆激之龍旗則九旄雀則七旄虎則六旄龜蛇則四旄也

進退有度左右有節各司其局

牧誓云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馬四伐五伐乃止齊馬一擊一刺為一伐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衛列及兵相接火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刻也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軍行須領故主帥部分各有司部也馬氏曰軍之耳目在旗故以朱玄青白以別其方色所以用象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繪四方之宿星所以見奉天討之義也

右記行軍之禮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其外事曰嗣王其臨諸侯眡於鬼神曰有天王其甫

鄭氏曰天子予一人皆橫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

帝觀禮曰伯父寔來予一人嘉之孝王其嗣王其祀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也眡致也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祝告致於鬼神曰有天王其甫其字也祝告致於鬼神曰有天王其甫其字也祝告致於鬼神曰有天王其甫其字也

三禮集註

也臨祭祀謂臨郊廟之祭祀也內事宗廟也事親宜言孝故升階祭廟則云孝王其某天子名也外事郊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之孝故云嗣王其言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鄭謂不敢同內外者若宗廟內事祭祀稱孝山川嶽瀆祭之在外而辭稱嗣今天地社稷既尊祭之在內而用外辭不稱侯外內之常例也至若巡狩徧於方嶽臨視諸侯外內之常山川悉不親往使祝致辭於諸侯外內之常甫其是天子字稱美藉以配成其字也鄭注男子美稱且假借美藉以配成其字也鄭注鬼神為百辟卿士者蓋謂天子所行遠諸侯之國則止於其廟而使太祝告其廟之鬼神即昔之為百辟卿士也若過山川亦使太祝往告故引太祝職以証之呂氏曰言天下者外薄四海蕪夷狄也中者於中國稱天王

帝觀禮曰伯父寔來予一人嘉之孝王其嗣王其祀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也眡致也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祝告致於鬼神曰有天王其甫其字也祝告致於鬼神曰有天王其甫其字也祝告致於鬼神曰有天王其甫其字也

於夷狄稱天子夷狄者聲教之所不及非王法所能治故不稱天王而稱天子言天無所不覆也天子者繼天而王者也稱於夷狄曰天子天子外辭也稱於諸侯及臣下曰予一人內辭也予一人猶云孤與寡也不敢以勢位驕人自比一人而已書所謂予一人大抵告諸侯之言分職授政任功則凡所以命諸侯命諸臣者莫不然也鬼神之在諸侯竟內者天子不親祀也曰有天王某甫有司不敢名君而告神不可以無字也吟接也猶哇吟之際接然與交際之際同義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偃音遄切

三禮纂註 卷三 九十三

孔氏曰自上陛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復招魂復魄精氣為魂身形為魄人命終畢精氣離形臣子罔極猶望更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男子呼名婦人呼字令魂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者晉天率上王者一人而已故止呼天子後也告喪謂天王崩遣使告天下萬國葬後卒哭竟而稍置于廟立主使人依之天神曰帝今稱此至同於天神若文帝武帝之類是也推曰古者帝王生處同稱生稱帝者地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廟主曰帝蓋是為記時有至人廟稱帝之義記者歸以為法也胡氏曰遠遠也竹書紀年帝王沒皆曰陟陟亦登也吳氏曰登猶言升陟假與遐同尊之不敬言其死但言其升陟於遐遠之處猶

俗言登天也陳氏以為升遐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声以其往而不返故曰大行也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天子在喪未踰年稱予小子踰年之後三年之內稱予小子三年除喪然後稱王也踰年稱王者據臣子稱也成王在殯子釗稱予一人者以麻冕麻裳即位受顧命從吉故誓稱一人也吳氏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于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王王未踰年入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子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

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

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

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

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鄭氏曰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太宰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太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衆謂群臣也五官於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六府主藏六物之說者周則皆屬司徒六工於周皆屬司空土工陶旄也金工築冶鬼栗段挑也石工玉人器人也木工輪輿工廩匠車梓也器工函鮑鞀常東也惟草工職亡蓋

三禮集註 卷九

謂作蓄萑之器孔氏曰殷家六卿太宰司徒
 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大宰一卿法天時
 之弁題大宗以下所隸屬之官大宰既法於
 天故同受大名云六大也典司六典者上典
 是守典之典下典是典法之典立此六官以
 守主六事之法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不
 云建從天官也又天官尊陽故一官以攝衆
 地官卑陰故五卿俱陳也不云地者與前互
 也典司五衆者言用此五官使各守其所掌
 之群衆也此五官各有所領群衆如太宰領
 大宗以下而不條出其人者畧也天言六典
 地言五衆互言也既既法天地立官又為萬
 物立府司土於周為山虞主虞度山之大小所生
 之物司水於周為川衡掌巡行川澤平其禁
 令如衡司草於周為稱人掌種稼下土及除
 草萊司器於周為角人掌以時徵齒角於山
 澤之農供為器用司貨於周為外人掌金玉
 錫石之地為之守禁以時取之以供器物金
 王曰貨故稱司貨六職者使六府各主其所
 掌職也既有六府之物宜有六工以作爲器
 物工能也言能作器物者也考工記陶人為
 甒旒人為筥即土也築氏掌為削削謂書刀
 冶氏掌為戈戟治謂煎金錫鳧氏能為鍾
 以供樂器鼎氏能為量器謂豆區鬲鍾之
 屬段氏主作錢鑄田器桃氏為刃刀劍之屬
 此即金工也王人作圭璧磬人作磬王與磬
 皆出於石此即石工也輪謂車輪與謂車枅
 車難不能一人獨成各有所善故輪與不同
 弓能則弓廬能作戈戟秘匠能作官室之屬
 車能則大車及羊車梓為桮勺為筍簋之屬

九五

三禮集註 卷九

此七物並用木皆木工也函能作甲鏡鮑謂
 能治皮供作甲鞞人為鞞函人請能以皮
 冒鼓常熟皮為衣及林輪裘謂皮帶毛為狐
 裘之屬此諸物並用獸皮即獸工也草工則
 以萑蓄作盛食器及蓍席之屬陸氏曰按考
 工記土工埴埴之工也金工攻金之工也石
 工刮摩之工也木工攻木之工也獸工攻皮
 之工也草工蓋設色之工以藍為青以莢為
 紫以蓍為紅以萊為黃之類是也五官一司
 徒次司馬次司空次司士次司寇以司士代
 宗伯者司士所掌與禮相通也呂氏曰殷人
 尊神先鬼太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
 故總謂之天官大宰者佐王代天工以治大
 宗掌事鬼神大史掌正歲年及頒朔太祝所
 以接神即周司巫所以降神太卜主問龜所
 以求神六者皆天事也周官司士則夏官之
 屬此別出者司士掌群臣之版及卿大夫庶
 子之數則所統者衆與司馬司徒司空司寇
 畧等所以並為五官也司徒之衆則六卿六
 遂是也司馬之衆則六軍是也司空之衆百
 工是也司寇之衆士師司隸之屬是也故曰
 典司五衆六府者主藏之官欽藏六者之入
 以待國用者也農以耕事貢九谷則司土受
 之山虞以山事貢木材則司木受之澤虞以
 澤事貢水物則司水受之園以樹事貢薪芻
 疏材則司草受之工以飭材事貢器物則司
 器受之商以市事貢貨財則司貨受之周官
 司事則廩人倉人之職司木則山虞林衡之職
 司水則澤虞川衡之職司草則委人之職司
 器司貨則王府內府之職所入者乃農園虞
 衡工商之民所貢故曰典司六職六工者飭
 材為器以待國用所治之材各不同故曰典

九五

三禮集註 卷九

制六材吳氏曰鄉子所言少吳氏之官名曰說
鳩氏司徒也鳩鳩氏司馬也鳩鳩氏司空也
奕鳩氏司事也鸛鳩氏司寇也五鳩鳩氏者
也五鳩與曲禮五官同陳氏曰六天官之
屬也以其所掌重於他職故曰先五官與天
官列而為六五象者五官屬吏之辟象也六
材六工之所用故不曰典司而曰典制已上
四條舊說皆為說刑其實無考証皆臆說耳

五官致貢曰享

陳氏曰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卿大夫上
中下士凡五等曲禮六大小以下皆謂之五官
然五官致貢與五官之長所謂五官者諸侯
而已蓋以其有所侯則曰侯以其有所主則
曰官以物供上曰貢以儀致貢曰享周禮凡
官府所供謂之獻邦國所供謂之貢則致貢
日享為諸侯
之事明矣

三禮纂註

三卷

九十七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
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
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兩切

吳氏曰此言五官之長謂天下五等諸侯之
長也伯也方伯也分天下為二分設二伯以
各長其方之諸侯也皆王之三公為之如周
公召公畢公者三公八命加一命則為九命
之伯也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王之自陝
以西召公王之孔氏曰擯謂天子接賓之人

若擯者傳辭於天子則稱此二伯為天子之
吏亦當言各三公與王同姓者王呼為伯父
伯者長大之名父乃同姓重親之稱也伯舅
異族重親之名也異族無父稱故呼為伯舅
按晉文公為侯伯左傳信二十八年王曰叔
父不稱伯者以州牧之禮命之也昭九年云
伯父惠公又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一時尊晉之辭也周公為二伯詩稱王曰叔
父成王以本親命之也二伯若與九州及四
夷之諸侯言則自謂天子之老繫於天子威
遠也國外者其私土采地之外也而猶在王畿
之內如周公食邑於周嚮國外之人其稱曰
公也其國采地內也若采地內臣民則稱曰
君既主分陝又在王朝燧不止為采地君故
也

三禮纂註

三卷

九十八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

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孔氏曰每州之中選賢侯一人加一命使至
一州為牧若入天子之國則自稱曰牧牧者
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也伯不言入天子之
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耳此不云擯於天子
者記者畧之也牧劣於二伯故天子謂之叔
叔小也若呼為伯則亂於二伯外謂其所封
外九州內也稱曰侯侯是本爵若國內臣民
言稱為君也長樂劉氏曰昔三代聖人行己之
法也積于古首出庶物而不敢自尊也德配
二儀而不敢自大也莫尊乎父而謂同姓三
公為伯父莫親乎母而謂異姓三公為伯舅
非徒自示寡昧早已以尊賢也蓋以億兆之

命舒慘繫于一人政教之源治亂根于一德非屈已以下賢崇道以帥衆未易化也是以於九州之伯同姓者謂之叔父異姓者謂之叔舅焉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

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

鄭氏曰謂九州之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不過子是以同名曰子孔氏曰此不知幾國立一人早不得名為牧又不得謂為父舅其本爵不過子男若本爵是男亦謂為子舉其高者言之也或有有功益土雖加侯伯之地而爵不得進終守子男以卑遠故也呂氏曰九州之外

三禮纂註

三卷

九九

百六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

曰孤

方氏曰庶方小侯亦九州之外也以其非長故曰庶方以其非大故曰小侯雖大不過子而小乃謂之侯者蓋五等之爵通謂之諸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則不以其爵稱賤而畧之也於外曰子則稱之以爵矣入內則屈出外則伸也小侯亦有男特舉子以該之爾於

外曰子而不言自稱則人稱之也自稱曰孤而不曰內外則通內外也呂氏曰自稱曰孤又下於不穀也春秋楚子稱不穀從其稱也齊桓公對楚屈完稱不穀以自卑之辭答楚也魯弔宋災宋閔公稱孤列國有凶稱孤自貶之稱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

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

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孔氏曰謂五等諸侯見天子而擯者將命之辭某侯者若言齊侯下某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曹伯許男某也觀禮齊夫為未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也若為州牧擯者加天子之老四字寡人言寡德之人適子孤擯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彼不云適子此不云名皆文不具也稱孤稱名皆謂父死未葬之前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內者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謂能繼天德而立也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魯孫是謂父祖重孫爾陳氏曰諸侯自稱皆曰寡人不獨與民言也

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

孔氏曰國史策辭謂薨異國史書之則但云卒也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謙曰寡君不祿方氏曰諸侯曰某甫復字之也常人曰臯某復名之也○呂氏曰君天下以下言天子之異稱也此以上言諸侯之異稱也陳氏曰薨為言薨也幽晦之義本國史書之辭

三禮纂註

三卷

一百

百六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陳氏曰諸侯既葬見天子變禮也有事於上帝而非事天之常禮曰類於上帝有事於社稷宗廟而非祭享之常禮曰類於社稷宗廟則嗣君之朝王大夫之言謚非朝聘之常禮謂之類宜矣孔氏曰類見謂諸侯世子父死葬畢見於天子也未執王而執皮帛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今云既葬者謂天子巡守至竟故得見也若未葬未正君臣雖表德必由尊者所裁故將葬之前使人請於天子若擅予云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也王氏曰請謚必以其實為謚類於生平之行也何氏曰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

三禮集註 卷一百一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王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云自稱曰寡君之老則上大夫擯者傳辭及自稱於他國亦曰寡君之老若於己君則王藻云下臣某氏云三公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諸侯之卿自稱於諸侯曰寡君之老士大夫家宰亦曰老老長稱也自稱天子之老寡君之老此於家臣之長亦謙詞也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
某於外曰于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某

歸氏曰列國大夫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為士曰某士者若晉韓起聘於周春秋曰齊高子來盟使者謂使人於諸侯也其名也孔氏曰列國五等諸侯也天子上士三命也士再命下士一命而五等之臣唯公等於王之土故入天子之國則擯者稱其命國之士也陪臣者其君已為王臣已今又為已君之臣故自稱對王曰重臣也外謂在國時也擯者則稱其姓而曰子其國自國中其君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故此卿與國中與彼君語則稱名按王藻上下大夫於他國擯皆無稱名之事但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私事使若晉韓穿來言文陽之田

三禮集註 卷一百一

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彼以私事使故稱名故知此言使謂使人故諸侯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

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氏曰諸侯春見曰朝受擊于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而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孔氏曰天子立依而立者秋于廟受覲也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示威也諸侯來至于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璧以迎勞之諸侯以皮弁從使者以入天子賜舍諸侯受舍聽天子之命其朝日

未出之前諸侯上介受舍于廟門外同姓西
而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朝日質明諸侯
冕先釋幣于齋車之行主天子衣冕在廟
於前南面而立諸侯在廟門外立其尊卑各
在其次中未得相見天子不出迎賓使上積
進諸侯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而拜拜所
以奠圭玉者早見于尊莫贊不授也積者命
升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玉升堂王受玉
諸侯降階並北面拜稽首積者延之使升
成拜觀畢而享皆廟受之陰殺之時其氣質
歛不布散故并于一處受之也天子當寧而
立者春於路門外之朝受朝也午謂門屏之
間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正門謂之應
門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
之外而近應門諸侯各乘其命車至臯門外
陳介天子之車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

主禮祭註 三卷 百三

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
以下則使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廟門天子
還服朝服立于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朝服執
贊入應門而行禮王當寧以待諸侯次第而
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地道費右故
公在西受朝竟然後入廟受享賜生之時其
氣文舒而布散故分于兩處受也當依當寧
王皆南面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
其尊王也觀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也過
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通言之悉曰朝
從初受命○呂氏曰夫禮不可一端盡也不有
君臣相臨之禮則無以見大君之尊不有賓
主相與之禮則無以見同姓異姓親親之恩
夫諸侯之中有伯父焉有叔父焉有伯舅焉
有叔舅焉有兄弟焉有婚姻焉三王家天下
所恃以為天下者不獨恃其利勢也天子以

親親之恩而臨諸侯侯亦以親親之恩而報
天子上下和睦同獎一姓所以數百年長久
安寧而無患由此之故且尊卑之分不統于
一聖人固以為不可天子之尊諸侯之卑其
自然之分固也然諸父兄弟舅甥婚姻相去
之遠而又相見於其來朝志親親之恩專
以分賂之聖人之心無乃有所不安於此此
親親之恩賓主之禮所以行於春朝而異於
觀禮之受於廟而臣皆北面也此三代之至
文聖人待諸侯之禮備矣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地曰會諸侯
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泣牲曰盟
逆切泄 音利

主禮祭註 三卷 百四

鄭氏曰及至也卻間也泣臨也坎用牲臨而
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盟誓禮亡誓之辭
尚書有六篇孔氏曰若未至前所期之日及
非所期之地而忽相見則並用遇禮相接故
曰遇以遇禮簡易也會謂及期之禮既及期
又至所期之地則其禮間暇也遺大夫往相
存問曰聘聘問也約信者以其不能自和好
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為信如此相見則用
誓禮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
牲則用盟禮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
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
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讀書盟牲所用據
韓詩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雞左傳衛伯姬
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左傳衛伯姬
盟孔悝以假而又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戎又
云贊牛耳則人君盟當以牛也○長樂陳氏

曰盟會或衆遇不必衆春秋公及宋公遇於清宋公衛侯遇于番是遇不該於衆也周禮有盟邦國有盟萬民春秋有諸侯會有大夫會兵車會是盟會有小大而該於衆也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懇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而會遇盟誓之禮未嘗弛於天下將使夫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於天下爲一家而無異俗中國爲一人而無殊心則會遇盟誓之輔於教也豈不懿哉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

孔氏曰婿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言致此文備王之后以下生廣于孫故

禮集註 卷五 百五

云百姓也致女於諸侯爲辭轉卑詩云惟酒食是議是也掃灑不敢同諸侯爾賤也唯及大夫不及士士卑故也呂氏曰不敢以仇儻自期預備腰妾之數自卑之義也古者因生以賜姓如姬姜贏姁姑之類似因其母之號而賜之姓納女於天子以廣繼嗣凡賜姓者皆天子之別子所以謂之備百姓方氏曰酒漿者奉祭祀之物掃灑者有家之事皆主人之謙辭故每言備焉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

婦人庶人曰妻

王后以下通有配義故以妃字冠之特牲少牢是大夫士禮皆云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

也后君也配至尊爲海內小君也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妻稱曰君夫人是也孺屬也言其爲親屬也婦服也言服事其夫也婦亦上下通稱春秋送婦姜諸侯亦呼婦也妻齊也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婦而已通言之貴賤悉曰妻也鄭氏曰后之言後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

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吳氏曰此以世婦先於嬪者蓋后之下夫人最尊嬪次尊夫人之數三嬪之數九小數自三

禮集註 卷六 百六

而九共爲十二三夫人隔越一位有世婦二十七其數合三十九嬪隔越一位有御妻八十一其數合九十大數亦自三而九共爲百二十取其數之合故移其位以相近又夫人世婦皆以兩字爲稱嬪妻妾皆以一字爲稱取其文之便故因其數以相從也孔氏曰公侯既下于天子不得立后故以敵射者爲夫人世婦謂夫人之姪姊其數二人貴於二媵妻謂二媵及姪姊也凡六人妾謂九女之外別有妾上文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有妾不入百二十人數此妾亦不在九女之數也陳氏曰大夫娶一家而二家媵之諸侯娶一國而二國媵之天子娶一國而三國媵之由后至卿妻百二十人則天子一聘十二女可知也天子之后至妾九六等諸侯之夫人至妾九四等降殺以兩也陳氏曰自后而下皆三因而

增其數妾之數未聞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

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

子于於父母則自名也

儀內諸侯之夫人助祭于后得接見天子故得自稱老婦畿外諸侯之夫人無見天子之

禮時事見謂若獻酬之屬自稱于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

坊記云大饗寡夫人之禮知前有其禮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從君為謙也自稱為

小童言無知也世婦以下降于夫人故並自稱婢子嫵若當事夫人也

三禮集註

三卷

百七

晉書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

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吳氏曰國君及天子之大夫其子自稱當辟天子之子諸侯之大夫與士其子自稱當辟諸

侯之子國君及天子大夫之子不敢與王世子同名諸侯大夫士之子不敢與國君世子

同名鄭氏曰不敢曰余小子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不敢稱嗣子某亦辟其君之子未

除喪之名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弟士不

名家相長妾

孔氏曰世婦謂兩媵也次于夫人而貴于諸妾諸侯雖貴猶宜有所敬不得呼卿老世婦之名姪妻之凡女娣妻之妹從妻來為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貴妾名也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士不得呼此二等人名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

地名滅同姓名

鄭氏曰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山名以絕之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衛侯朔入于衛是也失地滅同姓名亦絕

之孔氏曰天子以天下為家不得言出諸侯南面之尊不可稱名君子謂策書君子若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

三禮集註

三卷

百八

晉書

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此惡人故書以罪之也失地名若春秋莊十年刑敗蔡于莘以蔡

侯獻舞歸是也威同姓名片傷二十五年衛侯燬戚邢是也吳氏曰此一節蓋前儒說春秋之辭而

記禮者錄之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

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柩音

鄭氏曰自上傾壞曰崩薨傾壞之聲卒終也

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漸也精神漸盡也尸陳也柩之言究也孔氏曰生時尊卑著見可

識虎陰為野土嫵若可輕喪故為制尊卑之名明其猶有貴賤之異也崩者譬若天形墜壓四海必親王者登假率土咸知也薨者崩

之餘声声遠劣於形壓諸侯之死知者亦快也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足了畢平生也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也斯是消盡無餘之日庶人生無令譽先絕餘芳精氣一夫身名俱盡也人初生在地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於地舉脫也重生氣絕之後更還林上既未殯歛陳列在林故曰尸白虛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也三日不生歛之在棺死事竟畢於此故曰柩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寇曰兵羽鳥曰降四

足曰漬江切漬疾賜切

方氏曰壽言數之延考言德之成蚤先謂之短中絕謂之折呂氏曰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三禮纂註 卷之三

百九 四百五十二

論其言也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論其德也兵者死于寇難之稱有兵死而可褒者如童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家人九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戰陣無勇者也鄭氏曰降落也漬謂相滅汙而死異于人也孔氏曰羽鳥飛翔之物降落是死也四足牛馬之屬一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

曰皇妣夫曰皇辟禘音

孔氏曰王父祖父也王母祖母也鄭氏曰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媿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陳氏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不得

不異其稱謂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此父母妻生死所稱不言祖及夫者以生無別稱也此生死異稱出爾雅然通而言之尚書云士傷厥考心又曰聰聰祖考之彛訓詩大明云日嬪于京周禮九嬪並非生死異稱矣鄭氏曰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張子曰嬪是婦人之美稱

凡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羊曰柔毛豕曰剛

鬣豚曰膾肥犬曰羹獻雞曰翰音雉曰疏趾兔

曰明視稟魚曰商祭鮮魚曰脍祭脯曰尹祭水

三禮纂註 卷之三

百十一 四百五十二

曰清滌酒曰清酌稷曰明粢黍曰薺合梁曰薺

其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醴玉曰嘉玉幣

曰量幣切彌音香才何切意音亮

孔氏曰凡祭謂貴賤悉然牛肥則膾亦肥大羊肥則毛細而柔弱豕肥則毛鬣剛大大肥則可獻祭鬼神也鷄肥則其鳴聲長雞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踈也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自牛至兔八物唯牛云一頭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也稟乾也商祭者祭用乾魚量度燥濕得中而用之既祭者鮮魚煮熟則既直若饌則敗碎不直也尹祭者截截方正而用之清滌者古祭用水謂之玄酒言其甚清皎潔也清酌者酌斟酌也此酒甚清

可斟酌也。籒合者穀秣者曰黍秣。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也。梁謂白梁黃梁。陸氏曰：首醜非元牛，曰一元迹，孰非武牛？曰大武雞鳴，振羽是謂籒音。兔視月而生，曰明視。案言實合言氣，其言幹籒音苗項氏曰：牛羊豕豚雞雉，兔皆以其形聲之美者為籒。獨大曰羹，獻者其形聲不足言羹之而獻其味爾。案魚曰商，祭彙者不盡佳，必擇而用之也。鮮魚曰脰，祭瀹魚進尾右，鮓左，腹直陳之也。脯曰尹，祭左胸右，未橫陳之也。明案以其飯之盛於器者言籒合，以其實之升於量者言籒，其以器者之登於場者言籒。嘉疏以其籒之植於地者言呂氏曰：禽獸之獻以肥，膾為美魚，膾解案以得宜為美水，與酒以潔清為美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為美非以苗之盛為美，鹽以味之厚為美，玉以不瑕為美，幣以可制為美，祭羊

三禮纂註 卷之三十一 有十一 五十四

黍稻粱皆可為案，而稷獨專明。案之號者以其為五穀之長也。右記稱謂之禮九十七節。

三禮纂註 卷之三十一 有十二 五十四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一 終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一

儀禮

內則

大小儀文

鄭氏曰內則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

孔氏曰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愚

謂內則亦古曲禮篇中之事先儒以其多載

閨門中禮故別出為此篇而加以是名也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三禮纂註

乙 九 禮記

陳氏曰冢宰掌邦治而治國者必先齊家降德者下其德教於民也孝為德之本故首言

子事父母之道接天子者下民之君師而冢宰則佐天子以教下民者也以人所同得於天

之理立為教法降下於兆民俾效而法之如下文所載是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綏

纓端鞞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礪小觴

金燧右佩玦捍管帶大觶木燧偃覆著綦

所葺切側髮切所買切古切音

毛綏耳佳切音必音晉許規切音

決時世切音彼力切音陟畧切音其記切

孔氏曰盥謂洗手漱謂漱口鄭云纓一幅長

六尺足以編髮而結之盧云裘髻承冠以全

幅而用之笄謂安髻之笄以縱髮作髻

既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總者裂練緝

為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緝謂結纓領下

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綏也緝訖

加縱緝訖加笄者訖加總然後加髻着冠冠

畢然後服玄端者釋又加大帶也皇氏曰左

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廂用力為便故佩

大物睛則金燧取火于日陰則以木燧鑽火

履謂履頭施繫以為行戒劉氏曰櫛理其髮

緝以誦之笄貫其紒總以束之拂其髦以加

於冠子生三月則剪胎髮為髻男左女右迨

其笄冠也則絲髻之加于冠謂之髦者不志

父母生育之恩父母喪則徹之玦者護巨指

以開強也捍者着左臂以遠矢也陳氏曰捍

講臂也以常為之謂之拾亦謂之遂一物而

三名陸氏曰佩王德佩也佩用事佩也佩德

佩者無事佩佩事佩者無德佩愚按端玄端

裳下士雜裳服玄端着鞞又加紳大帶也鞞

以常為之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檮緹并總

衣紳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續

施繁裘大觶木燧矜纓暴履音曠切步干切

女子吉笄尺二寸秦刺也以針刺素而為繁

囊故云繁裘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續

之下而言施繁裘明為四物而施矣婦人十

五許嫁笄而禮之因着纓明有繁也蓋以五

綵為之其制未聞下男女未冠笄亦云矜纓

者彼未冠笄之纓用之以佩容臭容臭香物

以纓佩之與此婦人既笄之纓別也朱子曰

婦人不冠則所謂吉笄即為固髻之用亦名

為笄而非如二弁之簪矣陳氏曰男女事父

毋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

三禮集註 三十卷 四

嫁之纓不同許嫁已纓將嫁無所復施既嫁

夫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舅姑之矜纓非許

嫁之纓也繁裘皆屬施繁裘者為貯箴線

續也鄭氏謂許嫁之纓蓋以五綵為之然則

事父母舅姑之

纓亦五綵歟

之董首枌榆免菟脣澠以滑之脂膏以膏之

毋舅姑必嘗之而后退於六切素切

支切音扶云切音述音謹音完音扶

丈切音輪音問音古切音思酒切

孔氏曰藉所以承藉於物言子事父母當和

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醜是薄粥

羹是厚者芼羹用菜雜肉為羹也三牲皆有

芼牛蘆羊苦豕薇也黃泉實也稟栗稻案以

和耳飲食用董用苴枌榆及新生乾菟相和

滑澠之令柔滑凝者為脂釋者為膏沃之使

香美此等總謂調和飲食也劉氏曰及所汗

氣怕聲恐驚其寐也問衣煖寒候其冷煖失

三禮集註 三十卷 四

節也疾痛苛瘻省其體氣弗寧也抑謂按摩

之搔謂抓挽之皆所以撫恤衰病而一出於

敬不敢以為儀也父母出入則或先或後敬

扶持之相其所宜助其力也又從而問其所

欲食者則敬順其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

之庶其親喜而不之厭也方氏曰所耶寢室

自款以下其性其味各不同故唯父母舅姑

既衰養之不不可不順也於孺子亦唯所欲者

以血氣未充養之亦不可不順也蓋養老慈

幼之道自下氣怡聲以下養志也自饋酒

禮而下養口體也吳氏曰疾痛苛瘻謂疾而

有痛處苛而有瘻處

痛者抑之瘻則搔之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檮緹拂髦總角

衿纓皆佩容臭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前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味爽而朝後成人也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為迫尊者身有穢氣故佩香物也後言男角女羈此燕男女而止曰角者舉勇以該之也且謂膳具切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特可以佐長者而已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篔漉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斂者收而藏之必斂枕篔則以晝夜異用故也灑掃則用水以飲塵用之室堂及庭則自

內以及外也有席則所以待尊者之行事各從其事若女服事于內男服事于外之類陳氏曰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晚則斂之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

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早寢則未與乎日入之夕晏起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制節養之不可不以不脩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其

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其

命士以上有祿矣故父子皆異宮焉昧爽而朝者以其憂國而不專於養也故乃後辟于

而朝夫孝愛其親者弗崇盡敬也必有旨其甘滑之養以伸其慈愛之誠焉故曰慈以旨其也日出而退各從其事者夙興以事其親辨色以趣于職日入以夕其親者遂視晚養焉不有旨其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祿也程子曰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方氏曰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故父子坐不同席居必異宮所以致其敬也然責貴者其禮宜詳責賤者其禮宜畧故由命士以上然後父子異宮也昧爽而朝則晨省之禮也日入而夕則昏定之禮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篔縣衾

篔枕斂篔而禱之
去聲禱而審切
孔氏曰早旦親起侍御之人奉舉其几以進尊者使馮之歛此在下所卧之席與上親身之篔又懸其所卧之衾以篔貯所卧之枕篔既親身恐其穢汗故以禱緇藏之劉氏曰坐卧所以安老而席為之主長者奉席而前請御者舉几斂席篔衾枕謂賤者尸之不必子婦也侍父母舅姑行遊於所至其將至也則長者奉席而前請社欲何向也將懸而卧於社所則長者奉席而前請社欲何社也不政斥言其首敬之至也陳氏曰林說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卧牀也將坐之時少者執此林以與之坐御侍者舉几進之使之憑以為安

三禮纂註

六

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履祇敬之

勿敢近敦牟厄匪餼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餼

莫之敢飲食孔氏曰衣衾簞席枕几傳御之人停貯常處

子婦不得輒傳後向佗處杖履是尊者服御

之重彌須祇敬之勿敢逼迫敦杯盃也盞土

釜也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厄酒器區盛水

及與人也接上敦牟之文非但不敢用及所

恒飲食之舉非因餼時莫敢飲食也近謂挨

偏之也慶源輔氏曰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

孝人心之所固有後世禮教不明日就銷滅

有不自知者矣若夫動容周旋中禮者則又

三禮集註卷之三十一

盛德者之事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餼既食恒餼父沒母

存冢于御食群子婦佐餼如初旨其柔滑孺子

餼

孔氏曰子婦者長子及長子之婦佐餼者食

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餼食

之使盡勿使有餘而再設也群子婦謂冢子

之第及喪第婦也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

佐餼之禮無父故冢子侍母而食冢婦既不

毋食之孺子餼之輔氏曰父沒母存食則獨

矣恐毋心之傷也故冢子御食焉御侍也言

御至矣群子婦佐餼如初然後可以至於無

窮旨其柔滑孺子餼者所以慈幼也養老慈

幼於是

為至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

慎齊升降出入揖避不敢噉噉咳欠伸跛倚

睇視不敢唾洩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

不敢袒裼不涉不擲棄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洩

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

三禮集註卷之三十一

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

其間面垢燂燂請澣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

事實共帥時於月切音帝音愛切音大

貞衛切音詳庶切音芳燂切音音梅

吳氏曰有命之謂或呼之或問之也呼之則

應其應也唯而不致諾問之則對其對也敬

而不慢或進而趨尊者之前或退而去尊者

之側進退之間其周迴而旋轉容貌皆謹慎

氣滿而大有聲曰噫肺受邪而鼻有聲曰噴
而加衣雖癢不敢於親之前而爬體方氏曰
噫口津也涕鼻液也噫噫咳則聲為不恭
欠伸跛倚睨視則貌為不恭噫涕則聲貌俱
為不恭故每不敢為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
不敢適已之便也父母之噫涕則不見而已
則不敢噫涕其愛親敬親也至矣朱子曰尊
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習射之類
射而袒裼乃為敬非有敬事而以勞倦袒裼
則是不敬唯澆水而後振若而澆則則為
不敬如云勞勿袒暑毋褰裳若非敬事則雖
勞亦不敢袒若非澆水雖盛暑亦不敢褰裳
也孔氏曰冠帶尊以手嗽之用力淺也衣裳
早以足滌之用力深也輔氏曰應對無二患
也敬對無慝情也進退敬齊無不敬也非精

三禮集註

卷之三

九

神篤志何以及此應以唯敏矣對以敬忠矣
唯誠故敏故忠至于進退周旋慎齊誠之至
也誠身所以悅親而敬親所以敬身也袒裼
概衣恐親之心不安也唯不得已而後為之
爾父母噫涕不見人情所不欲見也請滌漱
請補綴請則容有所許然必先脩厥與箴而
後請敬之至也簡者為之則必得請而後修
矣沐不言請省文也循是而行之固無有不
至者矣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
食之雖不者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款必服
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款姑與之而姑使

之而后復之

陳氏曰子之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
愛之然猶恐其恃愛而於命或有違也故以
勿逆勿怠為戒嘗而待服而待皆謂後尊者
察其不者不款而改命之則或置之或藏去
乃敢如已意也尊者任之以事而已既為之
矣或念其勞又使它人代為已意雖不以為
勞而不款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
若慮其為之不如也意雖教使之及其果不
能而後已德為之也方氏曰惟孝故能於命
勿逆惟敬故能於命勿怠勿逆則順受也勿
怠則勤行也必嘗而待必服而待姑與之姑
母舅姑之命或未合乎理惟當順而不逆或
不甚其勞惟當勉而勿怠味偶不耳而必嘗

三禮集註

卷之三

十

衣偶不稱而必服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
所安而不強也加已以事而又代之以人已
毋吝而不付亦姑與而姑使之待夫人之累
不克勝而後復之亦不敢辭其難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

之

孔氏曰此尊者待卑者之禮子婦有辛苦勤
勞之事父母舅姑雖素來甚愛此勤勞之子
婦且緩縱之寧可數數休息此所愛子婦不
可殺此勤勞於它不愛之子婦也陳氏曰謂
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必且縱使為之
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
可以姑息為愛而
使之不事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
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鄭氏曰表猶明也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
過也孔子曰不可怒謂雖責怒怒之而不從
命者子被放逐婦被出葉猶不顯言其過也
方氏曰疾怨則傷恩呂氏曰明言其惡而放
出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
雖彼有過猶欲護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
以過應氏曰自子婦孝者敬者而下勉子婦
之孝於父母舅姑也自子婦有勤勞之事而
下勉父母舅姑之慈於子婦也兩者交盡其
道而孝慈之惟交結而不可鮮矣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

三禮卷之三十一卷 十一

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
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

起孝

孔氏曰諫而使父母不悅其罪輕畏懼不諫
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
寧用孰諫謂純然懇懇而諫若物之成孰然
呂氏曰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
當然凡處已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所
黨氣象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
遇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於怒至於撻
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真氏曰起者悚
然興起之意執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是隨
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閭等而上之諸侯而

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
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
之猶不敢怨况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
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
念哉豈容一息怠哉是說也聖人者之論語
矣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輔氏曰下氣怡
色柔聲所以自牧也起敬起孝所以自策也
自牧則無戾心自策則無倦意諫而父母不
悅非已之罪也不諫而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
身敬之不衰

陳氏曰婢子賤者之所生也若及也沒身終
身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大焉盡然而

三禮卷之三十一卷 十二

况於人乎吳氏曰婢子又賤於庶子者庶子
謂父妾之子庶孫謂父妾之子也應氏曰父
母所鍾愛非特加
愛而又加敬也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

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謂已所愛之妾其為衣服飲食必降於父母
所愛者若不執之事則已所愛妾任其難且
勞皆不敢比視父母所愛而與之同也妾雖
是已妾然為父母所愛之人則每事必加隆
於已之不愛者順父母之心故也雖父母既
沒亦如父母之存輔氏曰吾親雖存沒吾心
無遷移不以親之
存沒二其心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
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宜其妻謂相善而寵愛出謂出之按大戴禮
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去應氏曰婢子賤微而
可遺庶孽賤微而可忽然父母有所憐愛焉
非持加愛而又當加敬可也然婢子庶孽是
固所當聽命至於妻妾之切近乎吾身者而
亦不敢不聽肯妾雖吾所甚愛不敢與父母
所愛者敵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不悅
而留雖吾所不冝父母以為善事我其情雖
替而夫婦之禮不可不行
知有親者不知有已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

三禮纂註 三十卷 十三 四百三

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鄭氏曰貽遺也果决也方氏曰將者始之萌
果者終之成吳氏曰孝子將有所為以能有
所思故於其善者知其遺父母之令名則必
果决為之於其不善者知其遺父母之羞辱
則必不果决為之而止也○按此曾子所以
戰兢終身以行其遺體至于步贊而後知免
於辱親者也古一出一言一舉
足皆不敢忘親者有以也夫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

與

子婦對父母在上而言父母在上家事統於
尊也為之子為之婦者而有私財畜是志親

也貨謂所儲資財之物畜謂所養畜牲之物
器謂飲食等所用之物假謂以物借人與謂
以物遺人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簋蘭則受而獻

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禮記

佩謂雜佩悅謂悅巾簋一作並即香白芷也
蘭似澤蘭二物皆香草乾煤囊而佩之於身
取其芳馨也言為人婦者或有私親兄弟賜
之飲食賜之衣服賜之布帛賜之佩悅賜之
簋蘭則皆受之既受之後特以獻于家之尊
者若尊者肯受已所獻則其喜亦如自己初
受他人所賜之時

三禮纂註 三十卷 十四 三百七十四

若及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此承上文言獻諸舅姑舅姑不受而以此物
回還賜其婦則婦必辭於舅姑而不敢受舅
姑若不許其辭則婦受之如再受人賜蓋既
以獻諸舅姑舅姑雖不受而此物即是舅姑
之物矣不敢視為己物也故其受所回還之
物有如再受舅姑之賜雖已受之然惟飲食
之物不可留若其餘可留之物亦不敢私用
藏之以待舅姑之而欲有所用之時則將此
物與舅姑
用之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
后與之

故前者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於私室必請於尊者既許然後取以與之也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人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之者不敢私與人故也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婦侍舅姑不敢即安也惟
有舅姑之命方退歸私室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不敢專行
必稟命也

舅沒則姑老

左傳吾將老焉桓公立乃老之老同謂謝事也姑既老家事付於家婦

三禮纂註

三十卷

十五

三百九十五

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

雖傳家事於長婦然長婦猶不敢專行故祭祀賓客之事必稟問焉

介婦請於家婦

家婦既代姑行事家婦事之亦如姑每事不敢專行必請於長婦而后行

舅姑使家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

介婦毋敢敵耦於家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

敢並坐

朱子曰不友無禮於介婦此句未詳或疑不友當為敢劉氏曰使以事使之也不友者不愛

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家婦則家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為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謂已與家婦為敵耦欲求均配其勞也不敵並以下又言介婦之與家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毋敢敵耦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敵並受命於尊者不敵並出命於卑者蓋介婦當請命於家婦也兩相抗為敵耦相合為耦勞逸與均不敵並行並坐皆無敵耦之志行而家事正矣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

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宗婦謂大宗子之婦

言小宗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宗婦也

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富貴者適也不敢妨其尊祖敬宗之心雖衆車徒以下釋上文不敢以貴富入宗子家之事

子弟猶歸器衣服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

子弟中若有以功德顯榮而家尊上歸遺之以器用衣服等物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而

三禮纂註

三十卷

十六

三百九十五

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之爵所當服用而不可獻則已亦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也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

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齊則皆切

具二牲其善者獻宗子使祭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宗敬謂宗之而敬事之也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而加敬大宗終竟祭事而後敢私祭祖禰蓋宗之親為正統已之親為旁出正統之祭公義也旁出之祭私恩也終宗子之事而後私祭不以私恩勝公義也

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三禮纂註 三十卷

十七

三百七十一

鄭氏曰加猶高也吳氏曰父謂諸父兄謂諸兄宗謂大宗所統者族謂九族五服之內愚按凡言加者非平等之謂因已富貴行事稍上人即於平日有加矣忍有加于父兄宗族者薄於父兄宗族者也是自薄也

九父母在子雖老不坐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子之年雖老亦不敢坐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

耳日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

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

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然而况於人乎

上文陳養老之事此遂陳孝子事親之禮謂安樂其親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孝子事親之身終也然終身也者非終竟父母之身終竟孝子之身也故身行孝道不以親之存亡而有異於父母所愛敬之人乎方氏曰心無所事則樂之而不詘其憂志有所欲則不違之以順其命怡聲以樂其耳柔色以樂其目定於昏以安其寢省於晨以安其處忠不欺也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是禮也豈特終父母之身而行之乎又且終

三禮纂註 三十卷

十八

四百七十一

其身而不敢怠焉事死如事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西山真氏曰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之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敬之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彘馮統之說不思太后之言而疏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吳氏曰父母既終之後無復有怡悅心志耳目及寢處飲食等事矣但於父母所愛所敬之人與物亦終身愛敬之可見其以父母之心為心而未嘗須臾忘也

右記父子之禮 九二十二節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

內深宮固門關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鄭氏曰關掌守中門之禁寺掌人之禁令也

方氏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禮始

於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閑雅皆始於謹夫

婦之意也謹夫婦故為宮室以居之辨外內

以防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內陰陽之義也深

宮則外人不得而入固門則強者不得而啓

內言不出外言不入

此與曲禮所言同內言不出惡交

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

男子入內不黷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三禮纂註 三十一卷 十九

嘯者促口出聲或舒憤悶之氣或泄幽貞之

懷指者指揮震分之狀此雖備男子之事然

非入門之所為也入內為之聲容駭人女子

出門必蔽其面男女夜行皆必以燭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瘞不相授器其相

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

外內不共井不共溲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

女不通衣裳不同施

劉氏曰不共井媯同汲也不共溲浴媯相棄

也不通寢席媯相親也不通乞假媯往來也

通衣裳惡消雜也方氏曰言外內男女在其

中矣而於衣裳特言男女者男子之衣裳異

制尤不可通也吳氏曰衣裳是切身之物尤

不可通媯衣裳所施所加之物亦不可同故

又曰不同施媯所施所加之物亦不可同故

以木為之如荀彘懸衣於其上

不敢縣於夫之揮施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

共溲浴

三禮纂註 三十一卷 二十

上文言外內不共溲浴男女不同施媯此言

非特外內男女為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

不但共揮施亦不共篋笥夫婦凡如此則

非夫婦者其明微厚別又當何如

夫不在斂枕篋篋席禡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

威如之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枕有篋篋席禡

曰夫婦雖未七十同藏未有可嫌者聖人制禮以為天下之內則夫婦必如此者以為男女外內之禮敬則為先焉夫婦身先於上而難行正人情之易制也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鄭氏曰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御謂待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日乃一御孔氏曰此經據妾言之然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御也天子御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女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月備

三禮纂註

三二卷

二十一

不音

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縱笄總角拂髦衿纓

恭履齊側

鄭氏曰將御者其往如朝也角衍字拂髦或為纓髦陸氏曰總角拂髦女未笄之飾冷服以御言若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之妻自稱曰小童方氏曰將御者必齊漱澣者所以致潔也輔氏曰齊漱以至恭履慎衣服必以禮敬之至也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鄭氏曰辟女君之御曰孔氏曰謂鄉大夫以大夫一妻三妾則三日御偏士一妻一妾

則二日御偏妾常辟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御日猶不敢御於君不敢當夕是也方氏曰所以辟上階之嫌也

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

人之貴賤不可以無禮必后長者蓋不以賤廢尊卑上下之道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

三禮纂註

三二卷

二十二

不音

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

負子男射女否

嫻茂毋二音

孔氏曰此明大夫以下生子之法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寢燕寢尊故也輔氏曰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志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遷不敢失禮夫之於妻其恩至矣齊則不以恩掩義三日負子男射女否教已行矣方氏曰設門左乃天道所尊門右乃地道所尊必曰設者方男女之生其於弧帨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實也古之人重男女之生又重男女之別非

特見於孤悅而已男則寢於林之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畫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褻其弄之也男以所有事之璋女以所有事之瓦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

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食亦切

孔氏曰此論國君世子生之法婦大初產必困病虛羸故接以大牢詩者持也以手承下

三禮纂註

三十卷

而維持抱負之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樂四方之難士昏禮禮賓酬幣以束帛此士負子故還用士禮方氏曰士使負子既得吉卜然後宿齊朝服負之敬也射人代射天地四方射者男子之所當為子方生使人代射示其有志然桑非弓幹之上者蓬非矢材之勁者以見雖有其志未備其事成人有漸也保則受其子於士乃負之蓋士之負子特斯須而已宰以醴禮其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陸氏曰詩負之猶特牲受餼詞曰詩懷之也嬰則多類乳母則嬰兒以乳轉者有矣食母豈可不擇哉輔氏曰必醴而賜之重子也醴士而不及射人則我者也射人我非使也固不同矣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卜之豈非情性之發尚猶可見而血氣之相宜有不可知者耶陳氏曰接以大牢以禮接見

子也宰宰夫也掌其掌其設禮之其也射天地四方者期其有事於遠大也保保母也受乃負之受子於士而抱之也

几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因音泰去聲

鄭氏曰几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天子世子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

大牢皆謂長子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皆降一等吳氏曰庶人長子止用特豚禮窮於此無復可降故庶子亦用特豚

三禮纂註

三十四

不嫌與長子同也輔氏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禮接之於是為至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它人無事不往

鄭氏曰此人君養子之禮也它人無事不往為見精氣微弱將驚動也孔氏曰此謂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之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但士不具三母爾劉氏曰寬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

恩意決洽温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其此八善而加以畏慎特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體其慈温察其奸惡相其寢與順其長育者慈母之取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詩貞之者保母之職也弗正厥始弗激其習焉能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先王制禮及是知所務矣所以世有賢君繼繼承承者豈無所自哉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滌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

三禮纂註 三十一卷 二十五

食夫入門亦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獨立東面

鄭氏曰鬻所遺髮也夾曰日角午達曰羈貴人大夫以上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夫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孔氏曰剪髮所留不翦者謂之鬻髮白兩旁當角處留髮不翦日角鬻髮留其頂上一縱一橫相交通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曰羈羈者隻也妻將生子居側室夫入門即入側室之門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鄉故有阼階西階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東房當楹東面立與夫相對也方氏曰角則相對以其耦也羈則相干以

其奇也或男耦女羈取陰陽相須也或男左女右取陰陽相類也輔氏曰男女初生羈角之禮豈特以未流之害然後制禮以別之耶姆先相曰姆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辨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旋音孩還音 孔氏曰妻既抱子當楹東面而立傳姆在姆之前而相佐其辭孺雅也謂恭敬奉見稚子夫對妻言當教之令其恭敬使循善道對訖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

三禮纂註 三十一卷 二十六

妻對夫言當記識夫言教之使有成就對訖遂左還轉身西南以子授于師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也陸氏曰咳始啻之時也咳而名之待之若有識焉夫對曰敬當有以帥之妻對曰記當有以成之帥之者父道也成之者母道也妻言遂適寢妾言遂入御妻言夫入食如養禮妾言禮之如始入室妻之辭莊妾之辭淡言之法也陳氏曰咳而名之者說文曰咳小兒笑聲謂父母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 夫告宰名宰辨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

問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

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養羊尚切

四間為族族百家也問胥中士一人五黨焉州州三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屬吏此謂卿大夫以下以名編告同宗諸男也又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見子既畢夫從側室而入正室婦始入室行養舅姑之禮按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則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陳氏曰諸男同宗于姓也問史州史皆其屬吏問府州府皆其府藏方氏曰名則辨告之以示於衆書則藏之以傳於久則以男子者人之所貴重故也若華封人之祝堯以是而已

三禮纂註

二十卷

二十七

卷之七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

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上文言卿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此於世子之禮畧而不言其實亦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諸侯朝服玄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舊註云祿衣以見于畢即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祿衣也人君見世子於路寢此升自西階自外而入也凡生子不問妻妾皆在側室陸氏曰不言三月之末嫌緩不言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嫌慢皆非所以言世子故也上下比義從俗可知已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

無辭

適子見於外寢庶子則見於側室前文世子生見於路寢君夫人皆西鄉今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但無戒之辭然夫入所生之子容可知世子見禮若妾之見子則不得與夫人同當與卿大夫之妻見適子同但不親抱子爾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

此並解見曲禮

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按春秋衛甯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齊惡先衛侯生故知先生者不改也穀梁傳曰衛侯

三禮纂註

三十一卷

二十八

卷之八

惡又有衛齊惡何為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從來也臣而與君同名則特稱字而已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

之末漱滌風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

食徹焉使之特餼遂入御

妾賤故謂夫為君常食衆妾共餼今以其生子故使特餼也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婦大夫以下前者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此稱內寢適妻寢也按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餼夫餘御餼婦餘彼謂正妻若妾初嫁始來時夫婦共食初來

之妾特餼其餘今妾見子之後夫婦共食令
生子之妾特餼其餘亦如始來時前文大夫
之妻見子之後遂適夫寢夫即進御後夫入
食如養禮是夫始入與妻食乃進御此云見
子遂入御言其異正妻也輔氏曰妾生子而
禮之如始入室所以使之知大分已定於其
初矣特餼所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從而易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毋沐浴朝服見
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

便有司名之

前文已云適于庶子見於外寢異於世子今
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于連文恐事事

三禮纂註

二十九

二十九

皆同適子故此特見庶子之法按于生背就
側室今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則世子
可知也擯者以其子見是擯者抱子也其母
朝服見君故不自抱子君所有賜謂生子之
妾君所特有恩賜備所愛幸則君自名其子
衆子謂衆妾之子不特寵御則便有司名其
也子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其問之與

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方氏曰庶人或無妾故有無側室者羣室則
固無定所矣陳氏曰問之之禮與執手咳名
之事欽帥記成之辭皆與
有爵者同故云無以異也

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

見必執其右手適于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背

鄭氏曰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
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
亦辟人君也冢子未食而見適于庶子已食
而見急正緩庶之義此謂天子諸侯尊別世
子雖同毋禮則異矣方氏曰生子必有食禮
大夫士之子則旬而見天子諸侯之子則有
未食已食之別者
詳於貴異於賤也

凡父母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無辭

孔氏曰此解大夫以下孫見祖之禮父之於
子有傳重之事故有告戒之辭今孫見於祖

三禮纂註

三十卷

三十一

三十一

適子既在其孫猶為妾孫與見庶子同無所
傳重所以無辭若其父既卒則適孫與長子
相似當有辭也若庶孫非適孫父雖卒見祖
亦無辭方氏曰父在謂祖在也據子之父稱
之故曰父爾以祖名之而不以父
者家事統於尊故也

食于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

食毋士之妻自食其子

食音嗣

子生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
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劬者有賜以勞其
劬勞也陸氏曰不言
寢不言君所燃爨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鬻華女

盤絲食上如

方氏曰教以右手取其強而已男女所同也
陳氏曰華帶大帶皆謂之盤內則所謂男盤
華帶春秋傳所謂盤厲大帶也易言盤帶楊
子言盤說以至許慎服虔社預皆以盤為帶
特鄭氏以男盤華為盛悅之囊鄭氏曰俞然
也盤小裳盛悅巾者男用常女用緇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

讓九年教之數日主切

陳氏曰教謂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
鄭氏曰不同席不共食委其別也教之讓示

三禮集註

三十一

禮記

以庶耻也教日朔望與六甲也方氏曰出入
門戶欲其行之讓即席欲其坐之讓飲食欲
其食之讓也經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
則行固欲其讓也又曰衽席之上讓而坐下
讓酒豆肉讓而受惡則坐與飲食又欲其皆
讓矣由是推之則無所往而不讓矣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必書計衣不帛禘禘

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音儒苦故

鄭氏曰外傳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禘禘為
太温傷陰氣也禮帥初習先日所為也肄
習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
應對之言也孔氏曰帥宿也行禮動作皆帥
循初日所為學幼儀者從朝至夕學幼少奉
事長者之儀方氏曰書六書也計九數也教

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自學書計而下皆
就外傳所學之事也馬氏曰書文字也以其
奇耦剛柔維比以相成故曰文以其始於一
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以其可以記事故
曰書文言其形字言其法書言其用書為六
藝之一而以之教小學者蓋學之所始也輔
氏曰計者數之總也六年教數一至十也十
年學計百千萬億也居宿於外居日事也與
燕居間居同禘禘乃下服不用帛然則上
猶用帛也方氏曰禮帥初謂尊習先日所為
而不致變也應其夫有所改焉故也朝夕學
幼儀至此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若昧爽
而朝之類則朝之所當學也若日入而夕之
類則夕之所當學也簡策也謂古先之事必
書於策必請而後習之
者則以不敢專故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
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
博學不教內而不出既切

三禮集註

三十二

禮記

鄭氏曰成童十五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
也大夏樂之文武倫者張子曰古者教童子
先以舞飲宗其體也心下則氣和則體柔
教胃子必以樂飲其體和也學者志則欲立
禮則欲和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不敢遷為成
人之事也方氏曰舞勺則有文而無武舞象
則有武而無文二十成人然後舞象文武教
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已
知之及成人然後惇而行之以期於燕馬朱
子曰酌即勺也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

子曰酌即勺也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

舞也陳氏曰樂八音之器詩樂歌之篇章射謂五射御謂五御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燕習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為人師以教人也內而不出言蘊畜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音遜

鄭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孫順於友視其所志也服官政一官之政也致事致其事於君而告老也陸氏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孔氏曰

三禮纂註 三十卷

三十三

四十壯而仕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為國也方氏曰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也有命有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故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君也程子曰古之為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有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臬治絲繭

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

籩豆醴醢相助莫切於阮切音晚思理切緇女全切音巡

海音思亮切 婉有委曲之意婉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為正也婦人之容德莫此為盛執與孔子

治繭繭教也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事婦人之事盡是矣孔氏曰按九嬪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婦容則婉婉合為婦容鄭以婉為婦言婉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絲紵以下為婦功以此備其四德方氏曰不出謂常居閨門之內也聽其有所受從則無所違背女德也執麻臬績事也治繭繭事也織以機紵以針組紵屬九此皆學女事以共衣服之用也親於祭祀則敬其習熟是事非特觀之而已且納酒漿籩豆醴醢等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而莫之

三禮纂註 三十卷

三十四

於神焉朱子曰納謂奉而入之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

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鄭氏曰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方氏曰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是數而笄者婦人首飾蓋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然婦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者陰以火為美陽以世為強故也然經亦舉其大畧爾

凡男拜尚左手凡女子拜尚右手

左陽右陰也漢時行之尚左
尊段道也尚右尊陰道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地道尊右也

○見王制

右記男女之禮 几十九節

飯

此總目下
文諸飯也

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稭穞

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言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按王藻諸侯朔食四蓋黍稷稻

三禮集註

三十卷

三十五

三百七十一

梁天子乃加麥苽為六鄭氏曰熟稷曰稻生稷曰穞陸氏曰稻熟稷若今晚稻穞生稷若今早稻穞謂黃黍白黍稭穞即上文四種而言非四種之外別有四種也若天子則四種之外別有麥苽二種共為六飯

飲

此總目下
文諸飲也

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醴為

醴黍醴漿水醴濫

重直記切醴羊支切醴於紀切於力切醴力暫切
吳氏曰重醴至以醴為醴十九字六飲之一周官三醴是也黍醴六飲之二周官六醴是

也漿六飲之三周官二漿是也水六飲之四周官一水是也醴六飲之五醴即醫周官五醫是也濫六飲之六濫即涼周官四涼是也陸氏曰有清有糟諸侯之禮天子用清大夫以下用糟陳氏曰醴者稻黍粱三者各為之已泝者為清未泝者為糟是三醴各有清有糟也清與糟相配重故云重醴以醴為醴醴醴為醴也黍醴以黍為醴也粱醴以粱為醴也梅菜也濫雜糗飯之屬和水也

酒

目下諸
酒也

清白

三禮集註

三十一卷

三十六

三百四十一

孔氏曰清謂清酒白謂事酒昔酒二酒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酒則為三酒此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所飲非人所常用故也陳氏曰有事而飲者謂之事酒無事而飲者名昔酒陸氏曰清酒今煮酒昔酒事酒若今生酒

羞

目下諸
羞也

糗餌粉醢

糗起九切醢醢起九切
大鄭氏曰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鄭氏曰周禮羞蕘之實糗餌粉糗羞豆之實醢食糗食醢當為醢以稻米與狼毒膏為醢是也孔氏曰粉稻米黍米合蒸曰糗餅之曰糗為

餌糝之粘着故以糝粉博之陸氏曰糝餌
人所謂糝餌言糝餌則糝可知粉醢醢人所
謂醢食言粉醢則糝可知陳氏曰周禮羞
之糝糝餌粉糝此醢字當讀為糝記者誤耳
許慎云糝糝餅也炊水搏之粉糝以豆為粉
糝糝上也糝糝乾米麥也傳之以為餌蓋先
屑為粉然後糝之餌之言堅潔若玉餌也糝
之言滋也陸氏曰糝餌粉醢謂之羞則以其
美故也

膳

目下諸
膳也

腳臙醢醢牛炙醢牛臄醢牛臄羊炙羊臄醢豕

三禮集註 三十一卷

三十七

炙醢豕臄芥醬魚臄雉兔鷄鷄

鄭氏曰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
食大夫禮饌枝之則臙牛炙間不得有醢醢
衍字也又以鷄為鷄孔氏曰臙豆上所盛美
膳謂臙與醢醢之屬枝公食大夫禮二十豆
脚一謂牛臙也臙二謂羊臙也臙三謂豕臙也
牛炙四謂炙肉也此四物共為一行故在於
北從西為始醢五謂肉醬也此六謂切牛
肉醢七謂牛臙八此四物為第一行陳之從東
為始羊炙九羊臄十醢十一豕炙十二此四
物為第三行陳之從西為始醢十三豕臄十
四芥醬十五魚臄十六此四物為第四行陳
之從東為始以上十六豆下大夫禮也雉十
七兔十八鷄十九鷄二十此四物為第五行
陳之從西為始此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醢

氏云醢文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
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為醢若其正羞則不
得用三牲故醢人職無三
牲之醢也

食

目人君燕
食所用也

蜀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稊犬羹兔

羹和糝不糝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

魚卵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服脩蜃醢脯羹兔

醢麋膚魚醢魚臄芥醬麋醢醢醬桃諸梅諸卵

三禮集註 三十一卷

三十八

鹽切糝三敢切切音孤切之列切切音柱切胡切

苽彫胡也蝸蝸牛也其殼尚而首有角其肉
可為醢故周官鼈人共之以投醢人也以蝸
為醢以苽米為飯以雉為羹三者亦味相宜以
麥為飯折糝為羹又以雞為羹三者亦味相
宜細拆糝米為飯以兔為羹此三者亦味相
相宜也此羹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
蓼濡謂煮糝以其汁調和濡豚包苦謂包裹
豚肉以苦菜濡雞醢謂加以醢醬謂魚
卵醬謂煮其魚以魚子為醬濡鱉醢謂煮
鼈加醢醬四者皆破開其腹實於腹中又
更縫而合之服脩謂服脯也言食服脯之時
以蜃醢配之脯羹即上折糝為羹以兔醢配
之麋膚謂麋肉外膚以魚醢配之麋醢醢生
肉食麋生肉之時是以麋醢配之此云麋醢

上稟謂熟也桃諸梅謂桃道梅道即今
藏桃藏梅也歌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
謂之乾梅食桃諸梅之時以卵鹽和之大
鹽形如鳥卵故云卵鹽也按周禮諸侯相食
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
則公食大夫禮與此又異故疑是人若燕食
也此陳庶羞不依牲之大小先後次第吳氏
曰茂食麥食折稌食之物凡五鼎美臠美臠
美大羹美兔羹美之物凡五鼎美臠美臠
雉濡魚濡鼈濡之物凡四鼎美臠美臠
醢醢之物凡四鼎美臠美臠醢醢之物凡三
醢醢之物凡四鼎美臠美臠醢醢之物凡三
醢醢之物凡四鼎美臠美臠醢醢之物凡三
醢醢之物凡四鼎美臠美臠醢醢之物凡三
醢醢之物凡四鼎美臠美臠醢醢之物凡三
醢醢之物凡四鼎美臠美臠醢醢之物凡三
醢醢之物凡四鼎美臠美臠醢醢之物凡三
醢醢之物凡四鼎美臠美臠醢醢之物凡三
醢醢之物凡四鼎美臠美臠醢醢之物凡三

三禮茶註

三十一卷

二十九

晉

軒雉兔皆有毫爵鷓鴣范芝栢菱根棗栗榛柿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鷹脯麋鹿田豕膾皆有

七兔醢十八麋膾十九魚醢二十魚膾二十一
一芥醬二十二麋腥二十三桃諸二十四梅
諸之也脯豚者包裹之以苦菜而實於腹
中此四物皆實其腹中而煮之也三物之用
醬蓋以調和其汁爾○劉氏曰二十有三物
士庶不可得而脩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
以制之凡為子婦者預當知之敬於祭
祀則鬼神享之以奉於燕飲則賓客樂之
饌於尊親則衰病宜之其在教也為婦功焉
聖人所以致婦女於孝敬也
衰老於克肥者其道如是也

瓜桃李梅杏相梨薑桂
九倫切音條音
音而音陵音

三禮茶註

三十一卷

四十一

晉

鄭氏曰脯皆折乾其肉也軒讀為憲憲謂薑
葉切也芼謂菜醢也軒或為芼芼謂薑
也後茨也棋積棋也相梨之不藏者自牛脩
至此二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
禮天子庶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孔
氏曰麋鹿田豕麋非但為脯又可腥食腥食
之時皆以麋鹿田豕麋非但為脯又可腥食
之言午者牛唯可細切為膾不宜大切為軒
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芼者鹿藿云
無華葉而生曰芼芼盧氏曰芼者鹿藿云
云無華而實者名芼皆屬芼則芼者鹿藿云
春夏生於木可用為茹其有白者不堪食賀
氏曰芼木根極軟棗以芼栢為二物牛脩一
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膾四麋膾五麋膾六鹿
軒七田豕軒八麋膾九雉兔十兔十爵
十二鷓鴣十三蝸十四范十五芝栢十六菱
七根十八棗十九栗二十榛二十一栢二十六
二瓜二十七粗二十八梨二十九薑三十桂三
杏二十七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人君燕
食也按周禮籩人醢人正羞唯有所稟棗桃
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天子庶羞多
不唯三十一物作記之人不能依次錄蓋天
子之事但錄三十一物而已亦不能依次也
吳氏曰賀氏以芼栢為二物者非所記蓋三
十二物也牛脩至范十五物走飛之味芼至
栗十五物則調和者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載庶

人耆老不徒食

此接上文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人燕食
不同黃氏曰膾脯是食之珍而位至大夫燕
居常食不得兼之羹載為食之本而士之燕
居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耆老乃不
徒食徒者空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故
云庶人無故不食珍珍者在庶人為肉也儻
庶人無故可食珍則有位者豈稱肉食哉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音嗣

方氏曰食為王羹為配人所日用者也唯稱
有無隨其所宜不制豐殺而預為之等雖然

三禮纂註 卷三十一 禮記卷三十一

此特自諸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奉一人
之尊又安得無等乎所以言諸侯以下也前
言士不貳羹載則士羹亦有等矣蓋彼主燕
食此主常食言之也燕食以禮為等故不可
無等常食以養為主故不可不隨宜焉

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

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

坫念切

孔氏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
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厨遠左
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厨稍近故
降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天子膳

用六牲今云五閣是不一牲為一閣魚膾是
常食之物故知三牲及魚膾也大夫既甲無
備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三者豕魚膾也士甲
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為土坫度食也方氏曰
夾室以自是而達於外故謂之達必於夾室
者達庖厨之義也自諸侯而下則有遠近之
殊多火之別於尊者詳卑者略尊者隆卑者殺故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陸稻謂以陸地之稻米熟之為飯煎醢使熬
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
漬○此八
珍之一也

淳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鄭氏曰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以象淳熬以
黍米為飯陸氏曰凡食黍稷為正稻梁為加
稻而煎醢加焉沃之以膏猶可黍也如此甚
矣○此八珍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刳之劓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

苴之塗之以謹炮之塗晉乾擘之濯手以摩之

去其馘為稻粉糝粳之以為醢以付豚煎諸膏

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煎臠於其中使其湯

母滅鼎三日三夜母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音斤切

交切○子即切○古圭切○音完○音斤切○
音干○必麥切○章善切○息酒切○所九切

三禮纂註 卷三十一 禮記卷三十一

鄭氏曰炮者以塗燒之也特當為辨出羊也
 則刺傳異語也謹當為堊聲之誤也堊塗塗
 有稜草也或謂皮肉之上魄莫也燥亦博
 異語也按讀為滄滄之滄同煎謂煮豚若
 羊於小胃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膾者既去敵
 則鮮折其肉使薄如為膾然唯豚全爾豚羊
 入胃三日乃納醃醃可食也孔氏曰佳亂草
 也宜暴也編連亂草以暴匪豚詳暴之既畢
 塗之以穰草相和之塗擊之謂擊去乾塗也
 手既擊泥不爭其肉又熟故濯手摩之去其
 敵莫焉稱粉接浸之為醃以付全豚之外煎
 之於膏若羊則解折其肉以粥和之滅沒也
 小鼎盛膏煎熱豚胛膏必沒此豚器也大鑊
 盛湯以小水鼎之香脯實於大鑊湯中鑊中
 之湯無沒此小鼎若湯沒鼎恐湯入鼎中令
 食壞也三日三夜毋絕火散令用火微熱勢

三禮本註 卷二十一 單三 醫士

不絕也陳氏曰脯解折之薄如脯也膾脯香
 美此脯也毋絕火微熱而已不滅之也至食
 則又以醃醃調和之
 此八珍之三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膾之肉必腠每物與牛若一
播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敵杀其肉

每 膾音 鄭氏曰腠脊側肉也擣擣之也餌筋腠也杀
 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醃醃與孔氏曰去其敵
 敵為皮莫去其餌解為筋腠腠即筋之類陳
 氏曰腠夾脊肉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
 均也反擣之又側擣之然後去其筋餌既熟
 乃去其敵膜而柔之以醃醃此八珍之五也

均也反擣之又側擣之然後去其筋餌既熟
 乃去其敵膜而柔之以醃醃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
酒期朝而食之以醃若醃醃醃醃醃醃

鄭氏曰湛亦漬也陸氏曰朝朝猶言期年期
 月期年謂周一年期月謂周一月期朝謂周
 一朝陳氏曰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朝朝令
 旦至明旦也醃梅漿也此八珍之六也

為熬播之去其敵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
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

鹿施膾皆歆牛羊歆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醃歆
乾肉則播而食之

三禮本註 卷二十一 單四 醫士

鄭氏曰熬於火上似今之火脯歆濡歆乾人
 自由也孔氏曰釋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醃也
 陳氏曰此肉於火上為之故名曰熬生擣而
 去其敵膜然後布於編萑之上先以薑桂之
 屑灑次用鹽釋謂以水潤
 釋之也此八珍之七也

肝管取狗肝一幪之以其管濡炙之舉焦其管
不羶

鄭氏曰管腸間脂也舉或為巨此周禮八珍
 也孔氏曰第一淳熬第二淳母第三第四炮
 豚炮詳第五擣珍第六漬第七熬第八肝管
 也陳氏曰舉管也謂炙管管熟而焦食之不
 用參

不羶 鄭氏曰管腸間脂也舉或為巨此周禮八珍
 也孔氏曰第一淳熬第二淳母第三第四炮
 豚炮詳第五擣珍第六漬第七熬第八肝管
 也陳氏曰舉管也謂炙管管熟而焦食之不
 用參

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

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鄭氏曰此周禮糝食也孔氏曰三如一謂牛
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謂二分猶
米一分

肉也

取稻米舉搔溲之小切狼膈膏以與稻米為醢

之然切

鄭氏曰此周禮醢食也醢當從醢狼膈膏狼
膈膈中之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爨矣孔
氏曰醢是粥非膏煎稻米故改醢從醢漢時
膏爨以稟煎稻米舉時事以說之陳氏曰此

三禮集註

四十五

禮三百六十五

蓋以滷溲稻米之
粉而煎之以膏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滷膾

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醢

以黍之

必益切

鄭氏曰為膾為軒言細切大切異名也膾者
必先軒之所謂轟而切之此軒碎雞宛脾皆
滷類也醢粟而乘之以醢殺醢肉及其氣滷
軒轟而不切碎雞宛脾轟而切之軒或為時
宛或作鬱孔氏曰凡大切若全物為道細切
為糝其性林大者道之其性林小者糝之糝
鹿魚為道及野豕為軒是道也糝為碎雞兔
為宛脾是糝也少儀曰麋鹿為滷野豕為軒

皆腥而不切膾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膾而切
之是道大而糝小也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記
者異聞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之大者故
以為道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不聞切葱

若糝實諸醢以黍之亦與少儀文同或用葱
或用糝故云切葱若糝肉與葱糝置諸醢中
故云實諸醢物置醢中悉皆濡熟故云黍之
陳氏曰實諸醢浸漬而熟則黍軟矣孔氏曰
為記之時無道軒碎雞宛脾之制作之未審
舊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故稱或曰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蓼膏
用薤三牲用藪和用醢獸用梅鴉羹雞羹鴛羹
之蓼鮐鱓烝雞燒雉膾無蓼

鄭氏曰芥芥魯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藪煎
菜羹也爾雅謂之穢和用醢者畜與家物自
相和也獸用梅者亦野物自相和也醢謂切
雜之為在羹下黍之不羹也燒煙於火中也
齊蘇荏之屬此皆言調和菜醢之所宜也方
氏曰葱以氣達為忽芥以味辛為介春物方
生故宜食性之忽者秋物方成故宜食性之
介者故膾用二物以和之性溫而生能久
藪味辛而氣能散溫而生固春所宜也辛而
散固秋所宜也故勝用二物以和之三牲肉
體之大者氣之所聚不能無毒故用藪之辛
以散其毒馬九物未始無毒三牲必散之者
以肉體特大故也芥藪之味非不辛然必用
藪者能殺蟲故也和用醢謂三牲也荀子曰
醢酸而蚘聚書曰若作和羹爾唯盪梅蓋醢
與梅皆酸也和之以此收其味而已然性用

三禮集註

四十六

禮三百六十八

鄭氏曰芥芥魯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藪煎
菜羹也爾雅謂之穢和用醢者畜與家物自
相和也獸用梅者亦野物自相和也醢謂切
雜之為在羹下黍之不羹也燒煙於火中也
齊蘇荏之屬此皆言調和菜醢之所宜也方
氏曰葱以氣達為忽芥以味辛為介春物方
生故宜食性之忽者秋物方成故宜食性之
介者故膾用二物以和之性溫而生能久
藪味辛而氣能散溫而生固春所宜也辛而
散固秋所宜也故勝用二物以和之三牲肉
體之大者氣之所聚不能無毒故用藪之辛
以散其毒馬九物未始無毒三牲必散之者
以肉體特大故也芥藪之味非不辛然必用
藪者能殺蟲故也和用醢謂三牲也荀子曰
醢酸而蚘聚書曰若作和羹爾唯盪梅蓋醢
與梅皆酸也和之以此收其味而已然性用

鄭氏曰芥芥魯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藪煎
菜羹也爾雅謂之穢和用醢者畜與家物自
相和也獸用梅者亦野物自相和也醢謂切
雜之為在羹下黍之不羹也燒煙於火中也
齊蘇荏之屬此皆言調和菜醢之所宜也方
氏曰葱以氣達為忽芥以味辛為介春物方
生故宜食性之忽者秋物方成故宜食性之
介者故膾用二物以和之性溫而生能久
藪味辛而氣能散溫而生固春所宜也辛而
散固秋所宜也故勝用二物以和之三牲肉
體之大者氣之所聚不能無毒故用藪之辛
以散其毒馬九物未始無毒三牲必散之者
以肉體特大故也芥藪之味非不辛然必用
藪者能殺蟲故也和用醢謂三牲也荀子曰
醢酸而蚘聚書曰若作和羹爾唯盪梅蓋醢
與梅皆酸也和之以此收其味而已然性用

醜獸用極者亦各以其類而已陳氏曰齋謂
香草若白蘇紫蘇之屬言齋齋鮪鱣燒雞及魚
雜皆調和之以香草無用齋也陸氏曰鮪鱣
弱魚烹或易爛齋之可也無齋與不齋異不
齋不必用齋爾
無齋直無齋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

鄭氏曰言其氣味相成孔氏曰牛宜稌犬宜
梁而上云折稌用犬羹者此擄尊者正食上
攝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美故也方氏曰牛土
畜土勢下故宜稌蓋稌利干濕者也羊火畜
火炎上故宜黍蓋黍利高燥者也豕能避
則疾故宜稷蓋稷較之疾者犬能守守則強
故宜梁蓋梁較之強者也鴈隨陽陽則舒而
遲故宜麥蓋麥較之遲者也魚本陰陰則

三禮義註 三卷 四十七 卷四百五

黍而弱故宜苽蓋黍強而武弱故也王氏昭
禹曰膳食之宜或以五行相生或以五行同
氣或以五行相配而為宜牛土畜黍金穀黍
宜稌則以土生金也羊火畜黍火穀黍宜黍
則以火同氣也豕水畜稷土穀黍宜稷則以
水配土也犬金畜梁土穀黍宜梁則以金生
於土也鴈火禽麥木穀黍宜麥則以水生於
木也魚水物苽木穀魚宜苽則以水同氣也
春宜羔豚膳膏鄉夏宜脯鱠膳膏臊秋宜犢麋
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膾

升然 鄭氏曰膳乾雉也鱠乾魚也鮮生魚也羽鴈
也牛膏齊犬膏臊雞膏腥羊膏膾此八物四

時肥美也為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
也方氏曰春木用事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
齊之土氣助養脾夏火用事肺金有所不勝
故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秋金用事肝木有
所不勝故以雞腥之木氣助養肝冬水用事
心火有所不勝故以羊膾之火氣助養心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

視冬時齊音嗣

鄭氏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方氏
曰齊黍稷餘粱之類羹齊雉兔雞犬之類
醬齊醢醢醢醢之類飲齊水醬醢涼之類劉
氏曰飯食飲溫故比春時羹汁宜熱故比夏
時醬齊宜涼故比秋時
飲齊飲冷故比冬時

三禮義註 三卷 四十八 卷四百六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鄭氏曰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孔氏曰依經方
春不食酸夏不食苦秋不食辛冬不食鹹四
時各減其味與此不同經方所云謂時氣壯
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所云食以養人恐
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劉氏曰經方
之減者以少壯言此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
飲其飲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參
配四時長養五臟之氣以助乎五行也調以
滑甘者四時仰土以成其能也方氏曰可否
相濟謂之和此言五味六和之所和也甘滑
四時之所同然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調之使
均而已黃氏曰四時之氣各致其強春欲木
極夏欲火強秋欲金強冬欲水強其勢少弱
則它氣乘之矣五行之於四時如此則五臟

之於四時可不以時致其強哉是故春多酸
則助木而強之夏多苦則助火而強之秋多
辛冬多鹹皆然夫運四時之所養分於四歲
者脾之為物也故脾土屬也其土味也寓於
土之為物也故脾土屬也其土味也寓於
四味而調之所以養土養脾而後脾能運是
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
發收斂也冬多鹹更堅栗也四味一多慮其
不通為滑所以調之慮其不和為甘所以調
之甘在內則養脾在外則養肉四行無土不
可四味無其不可此甘之所以調與竅者氣
以調與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膏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

三禮集註 三十卷 四十九

膳之粗黎曰攢之切須克切丁敢

皆治擇之名也皇氏云治肉除其筋莫取好
慶爾雅云肉去其骨曰脫郭云剥其皮也作
之皇氏云作謂動也凡取魚提動之謂其
鮮緩者不食郭氏云今本作散之謂其
也新之棄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撰之栗
蟲好食數布陳撰省視之瞻之桃多毛拭
治去毛令色青滑如瞻或謂若如滑者擇去
之攢之粗黎恐有蟲故一二攢者其蟲孔也
一云鑽治
其蟲處也

牛夜鳴則猶羊冷毛而羸羶狗赤股而躁噪鳥
鑣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

晉滯音由音零昌銳切早報切

鄭氏曰皆為不利人也瘡惡臭也冷毛羸也
別聚施不鮮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鑣色毛
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視遠也鉞
臂前脛緩般然也漏當為蟻如蟻蛄臭也方
氏曰夜鳴非時而鳴赤股者赤色宣布着見
股無毛則服着見矣故以赤言躁言其性不
靜如鹿之美而色白豕俯首以食首俯則
下視望視則首昂矣豕謂豕之亢鼻蓋此
類也曠目毛以長故交黑脊言衆體皆異而
脊獨黑般猶疾之有瘡在前脛故曰般臂吳
氏曰夜鳴也望視也交睫也黑脊也般臂也
也沙鳴也望視也交睫也黑脊也般臂也
十一種皆言其臭之惡也病也瘡也瘡也瘡也
六者皆言其臭之惡也病也瘡也瘡也瘡也
惡臭其肉皆不宜食也鬱周官作狸漏周官
作蟻陳氏曰腥讀為腥肉中生小息肉如米

三禮集註 三十卷 五十一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鵠胖舒鳧翠雞肝

鴈腎鵠與鹿胃
孔氏曰此以下廣言不堪食之物雞尾小鳥
尾盈一握然後可食若未盈握不堪食也舒
鴈謂鴈也翠謂尾肉胖謂肉則薄肉舒鳧也
與謂鴈也深與處也吳氏曰鵠與鵠尾
後之肉鵠與鵠脊側之肉雞之肝鴈之腎鵠
之與鹿之胃凡此八者皆不宜食方氏曰尾
不盈握則形未成故弗食言此弗食則下陳
者可知○王氏曰天產之物所以資氣體之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鵠胖舒鳧翠雞肝

養者也所稟之氣一有不和則資其味者疾
精或乘之而至於為害不火矣每物而辨則
膳備之用無陰陽偏勝之氣而氣
體之養賴之而安矣

不食雞鰲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
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去起呂切

鄭氏曰亦皆謂不利人也雞鰲伏乳者乙魚
體中害人者今東海鮫魚有骨名乙在目傍
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謂鼈殼也陸
氏曰雞鰲鼈之雜者鰲固美矣然有不食雞
者它物可知狼之腸直去腸者蓋以此狗去
腎以其熱與俗云九腎豕不如羊羊不如狗
今狸脊上一道如界兔死有九孔豕俯聚精
在腦醫方云豕腦食之昏人精神方氏曰狐

三禮纂註 卷之三十 李一

死正立首天性然也人殺而取之則殺氣聚
乎首故狐去首爾雅言魚腸謂之乙謂其形
屈如乙字之文也魚之鰓必自腸始故魚去
乙差物之美莫如鼈其肉為美其殼為醜故
鼈去醜○吳氏曰凡所去蓋為有害於人解
者推求其故各以已意臆度豈其然乎雞鰲
魚乙後說近是或曰
醜頸下骨能毒人

右記飲食之禮 凡二十八節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一 終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二

儀禮餘

少儀

大小儀文

陸氏曰內則十年學幼儀此篇其類也方氏
曰篇中所言不特少者然壯者之儀亦在少
時所習鄭氏曰少猶小也記相見及薦羞之
小威儀范陽張氏曰先儒訓少為小其意以
為所記者小節爾聖人之道無大小此為小

三禮纂註 卷之三十二 乙 二百廿四

孰為大少有副意如大師之有少師少者所
以副其大儀者所以副其禮也朱子曰小學
之支流餘裔

開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
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適作敵

聞記者自言所聞如此始見君子之辭云某
久欲聞名於將命之人以見但無階以進不
得人達道誠意為我之主耳其所見之人應
之曰某固願見也蓋古相見禮見君子必有
介紹以相通所謂階主也兩固字非固辭之
固乃固然之固也適作敵謂所見乃敵射之人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替曰聞名去切

鄭氏曰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為尊主之辭替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孔氏曰前條明始

相見此明已相見而疏者尊者敵者皆云願聞名於將命者然敵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

疏翻曰聞名者亦與之使不願也亟見謂教相見者陳氏曰罕見謂久不相見也亦曰願

聞名於將命者蓋疑疎闊之久未必主人肯見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

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

適有卷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卷則曰聽役於司徒

三禮纂註 三十三卷 二

鄭氏曰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童子未成人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聽役者卷憂戚

無主賓之禮皆為執事來也孔氏曰前明吉禮相見此明凶事相見也比謂比方其年力

以給卷事若五十從及哭四十待盈坎童子不得與成人為比但求聽主人以事見使也

若適公卿貴者之卷聽主人之見役輕重唯命不敢辭也云於司徒者國有公卿之卷則司徒率其屬掌之

始入而辭曰辭矣耶席曰可矣排闥說履於戶

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初薄皆切

賓主登席闥謂門扉入戶內雖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為尊排推門扉說履戶內先有尊

長在堂或在室衆人後入不得說履戶內也

吳氏曰辭矣者今主人讓賓也曰可矣者謂賓主可登席也陳氏曰賓使入門主人當辭

讓令賓先入故擯者告主人曰辭矣謂當致辭以讓賓也至階亦然此不言者禮可知也

及賓至升堂各就席擯者恐賓主再辭故告之曰可矣言可即席不須再辭也脫履者一

人言止許最長者一人如此餘人不可也輔氏曰物畜然後有禮故象必有所尊也若脫履於尊長前非禮也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卷俟事不植弔侍坐弗使

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翬也寢則坐而將

三禮纂註 三十一卷 三

命音獲甲切 甲幼私燕而見不使擯者將傳其命無賓主

之禮若於道路遇逢尊者尊者見已則面見不見則隱雖面見而不得問何往也弔於尊

者當候朝夕哭時不非時而獨弔侍坐於尊者若不使已不執琴瑟而鼓之不敢無故畫

地不弄手翬翬也雖熟不敢揮扇皆以為敬也寢則也坐跪也若尊者眠則而侍者傳辭

當跪前立則跪尊者也陳氏曰踰等祖與父之行也不敢問年嫵若序齒也不將命不使

擯者傳命非賓主禮也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

如之不角不擢馬擢直角切

鄭氏曰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攬矢不敢釋
於地也角謂統爵也孔氏曰矢箭也凡射
必計偶先設福在中庭倚箭於福上耦前取
一次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
升堂若早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
并取其四矢故曰約矢技壺禮亦賓主各四
矢從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若早者侍技則
不敢釋置於地手並抱之若敵射及技壺竟
司射命酌勝者當應曰諾勝者弟子酌酒南
面以置豐上不勝者揖讓升堂北面就豐上
取爵將飲之而跪曰敬養若早者得勝則不
東亦非面跪而曰敬養若早者得勝則不
直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客若
不勝則主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行罰用
角爵詩云酌彼兕觥是也飲尊者及客則不
敢用角技壺立筭為馬凡技壺每一勝輒立

三禮纂註

三十三卷

四

五百四

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類勝三馬難得若一
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微取一馬以足
為三馬以成勝也今若早者朋雖得二亦不
敢微尊者馬足成已勝也朱子曰此皆是早
者與尊者為耦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使
他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觴
若耦勝則亦不敢煩它弟子酌而飲已必自
洗爵而請自飲也注流說恐非是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直

音切

方氏曰跋慕則來厭戰則去人之情也請見
不請退雖有厭戰之心也朝廷人之所趨故
於其還曰歸歸有所止故也師役勞苦為甚故

於其還曰罷
以其疲故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劔首還履問日

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還音施

志倦則欠體疲則伸君子搖動於忽玩弄劔
首而生光澤或還轉其履於戶內及笏問日
之早晚也前言侍不得請退今若見君子有
欠伸及以下諸事皆坐久體倦故起或欲
卧意侍者此特假令請退可也輔氏曰運笏
示欲措而起還履示欲著而起澤劔首則意
不在已也

右見侍禮 凡六節

三禮纂註

三十三卷

五

三百五

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

有司敵者曰贈從者用切

前明吉凶相見之禮此以下明吉凶送遺之
禮尊者之行必有馬故於君則曰致馬資於
有司資謂雜株之資蓋所以惡其資也自大
夫以上然後不徒行故於敵者曰贈從者

臣致祿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買人敵者曰祿親

者兄弟不以祿進音遂

此明送函也祿者以衣送死人之稱以衣送
敵者死曰祿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祿但
云致廢衣言不敢必充君飲但充廢致不用
之列也不敢云與君故云買人也按士禮禮

大功以上同財之親，禮不將命。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陳氏曰：稱廢衣者，不敢必用之，以飲將廢棄之也。敵者則直以廢言矣。

臣為君卷納貨具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甸，甸田也。此臣為君卷進物之辭，納獻也。入也。甸田也。言此物田野所出，合獻入於君，有司必云田所出者，臣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未是送若故與賈人貨具，是供卷用，故付有司。

賜馬入廟門，賜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賜，音附。此論賜之異，以馬送死曰賜，以馬助生人，皆卷曰賜幣，謂財貨並助主人卷用之物大。三禮纂註 三十二卷 六 三百九十五

白兵車之旗為送卷之從車，鄭氏曰：賜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賜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者。陳氏曰：大白之旗與兵車雖並為送卷之用，以其本戰伐之具，故亦不可入于廟門。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此明賻者授受之禮。坐，猶跪也。謂賻者既致命，跪而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而取之。吉時，饋物，主人自拜受卷，主於哀廢，不得拜受，使擯者舉之而已。

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附

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

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及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膈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牲豕則以豕左肩五个。報切

報切曰致福曰膳，曰告皆致祭之辭。君子也。攝三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附練言告不致以為福，膳也為人祭致於君子，其將命之辭謂致彼祭之福若已自祭而致，則不敢云福言致其善味爾。若已耐祥而致，則不敢云膳，但告使知已耐而已。九初，連膳告之時，主人自省備具于階南，稽首再拜，送使者亦在階南，南面。

三禮纂註 三十二卷 七 三百九十七

再拜稽首受命，其禮若得大牢，祭者則用牛，膳牲於南，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賁有故用左肩九个者，取有自上所折之至蹄為九段，臂膈謂有蹄也。禮得少牢者，膳羊左肩折為七个，大牢少牢並用上牲，不并倫，故大牢唯牛，少牢唯羊也。若祭唯特豕，亦用豕左肩焉。五段

其以乘壹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壹酒，束脩一犬，其以鬲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去聲

甲者曰賜尊者曰獻此言以物獻人者當其重者執其輕者以酒脯犬獻人惟脯為輕故執之以將命無他物惟有肉故執肉以將命若委禽後則執一雙以將命也

犬則執縶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馬則執鞅皆右之臣則左之息列切守手

歷切 縶所以制犬勒物所以繫牛馬守犬田犬有名畜養者當呼之若韓盧朱鵬之屬獻犬者執縶獻牛者執鞅馬者執紉禮云殺犬者左牽之是也食犬則右牽之臣謂征伐所獲民虜以左手操其右袂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是也

三禮集註 卷三十三 八 四百廿二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褻奉胃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鬲執拊劍則啓積蓋襲之加夫祝與劍焉

說吐活切 鬲音但德音蒸拳芳勇切鬲音獨拊音武切鬲音獨孔氏曰陳車而說綏執以將命有他物與禮同獻則陳而執他物輕者以將命也袒開也若唯獻甲無他物則開甲褻出胃奉之將命曲禮曰獻甲者執鬲是也凡器則陳底執蓋蓋輕便也拊弓把也左手屈弓未并於把而執之右手執鬲以將命曲禮云右手執鬲左手手拊是也若開也先開鬲之蓋而以蓋仰於西底之下加西底於上重合之故云

樂又加劍衣函中而以劍置衣上也陳氏曰前之謂以他物先之也古人獻物必有以先之者如左傳所云乘常先牛十二之類

笏書備苞直弓茵席枕几類杖琴瑟戈有刃者積筴簞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類削授拊

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碎刃子餘切 鄭氏曰苞直編菴以果魚肉也茵着蓐也類警枕也筴着也簞如箭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卻刃授類削授拊碎用特類環也拊謂把以刃授人則碎刃不以正鄉人也孔氏曰笏也書也脩脯也苞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也几也類

三禮集註 卷三十三 九 四百廿三

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積戈之有刃以積而執之也笑也簞也執此諸物皆左手在上其刃授之以刀鏃類是類發之義刀之在手禾之秀穗枕之警動皆謂之類事異言同按禮禮後記菴苞長三尺內則曰炮取豚編菴以直之是黍魚及肉亦燕容他物方氏曰禾首謂類類刀頭刀以柄為首也澤劍首吹劍首皆柄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孔氏曰坐跪也尊卑相授以跪為禮尊者立卑者受其所與之物尊者立卑者以物授之此二事皆不坐若坐則尊者屈身也性謂天性若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則有坐而授

受陳氏曰受人之物而立與以物授人之立者皆不晚此皆委曲以盡禮之當然耳然直情徑行之人亦或有晚者故曰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替幣自左詔辭自右

為君授幣之時由君之左為君傳辭與人則由君之右

右記饋遺之禮 凡八節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歌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扶脫切 紀力切 穀色角切 子咲切

三禮茶註 三十二卷

十一

三百五十七

孔氏曰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小飯謂小口而飯倫歲噍亟謂疾速而咽倫見問也數噍謂數數爵之無得弄口以為容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客則止而不徹

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燂客作而辭然後以

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側角

應氏曰執燭抱燂賤役也為獻主者以身親之其敬客而自下之者不嫌其為勞也執已然之燭而又抱未藝之燂其愛客而欲留之者尤有加而無已也一席之內獻酬交錯或讓或辭或歌皆不容廢唯執燭之人不暇為此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導替亦然

在者謂已在於坐者也若日已暗而坐向未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尊者設尊之人也酌者酌酒之人也尊設於東極酌者在尊東而面西以左為上而設尊之法以酌者之左為上尊是上尊設於南矣而尊與壺之面鼻皆必何於賓之長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三禮茶註 三十二卷

十一

四百六十八

孔氏曰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酬於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主人舉爵于賓賓奠酬於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爵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主人獻介介飲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飲主人獻僕僕飲是三爵皆飲爵也此三人既不破後故爵並俱右按鄉飲酒三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今按賓坐南向故以東西分左右也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

祭左右執范乃飲 魏美切

鄭氏曰如君之僕當其為尸則尊也周禮大御祭而執祭執執與執於車同謂牲頭也執范聲同孔氏曰此明為尸之僕祖道祭較之宜也尸之僕者為尸御車之僕也將欲祭較

酒與僕令為較，祭如酌酒與君之僕也。其左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主尸車，故於車執轡受爵，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而祭也。君僕亦然，執轡較未范，謂執前僕既受爵，將飲則祭之於車左，右執及前范，所以祭者為其神助已使不傾危也。祭備乃自飲，此云范周禮云執聲同字異。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小子，弟子也。但給役使，故宜驅走不得趨翔。為容趨徐趨也。小子若得爵，祭爵時則跪以坐祭，祭竟而立飲之，不敢與尊者並禮，異於成人也。

飲酒者，饌者，醢者，有折俎不坐

饌其記切 醢子咲切

三禮纂註 卷三 卷二

十二

四百六

凡飲酒者，饌者，醢者，但有折俎，則不坐。九盛禮固不坐也。鄉飲燕禮皆徹俎，乃坐有折俎。蓋不坐也。飲酒者，通論飲酒已沐而飲曰饌。酌冠者曰饌，饌本無折俎，記者之言不知何謂上下，或有別文。

取俎進俎不坐

孔氏曰：取俎謂就俎上取肉進俎，謂進肉於俎。俎既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方氏曰：俎有足而高，陸氏曰：弟子職曰：柄尺不曉，蓋籩豆之屬若俎無柄，應坐。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俎既有足故立而就俎，取所祭肺非席坐，祭亦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為之。

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爾。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亦不坐。故云如之，此皆謂賓客若為尸，尸尊雖折俎，取祭反之皆坐也。鄭氏曰：鄉射賓奠爵于薦，西與取肺坐，絕祭左手，齊之與加于俎，坐悅，手必平，饋食尸左執爵，右執取肺，肝濡于俎，鹽振祭齊之，加于羞豆。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若羞在豆，則祭於豆間。若羞在俎，則祭於俎內。近人之處，俎在人前橫設，故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間。

羞首者，進喙祭耳

喙許切

三禮纂註 卷三 卷二

十三

四百七

羞首為膾，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腹夏右膾祭膾

音祈切

鄭氏曰：進尾，擗之由後，膾肉步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前，理易析也。冬右腹，氣在下，腹腹下也。夏右膾，氣在上，膾膾也。膾大膾謂刺魚腹也。孔氏曰：濡，濕也。冬時陽氣下在魚腹，夏則陽氣上在魚脊，力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進之。進魚使膾右以右手取之便也。此尋常燕食所薦魚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祭膾者，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刺取以祭先也。陸氏曰：凡食魚進首，唯羞濡魚者。進尾，繼教，始無骨，鯁也。

未步爵，不嘗羞

羞看羞也看羞本為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
羞是貪食矣此謂無筭爵之時羞廢羞行爵
之後始嘗之若正羞脯醢折俎未飲酒之前
已嘗之矣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
賓皆先祭脯醢
齊沛乃飲卒爵

凡羞有清者不以齊

起及切

凡羞有清清汁也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
食者更調和之則繼薄主人之味故不以齊也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孔氏曰齊者以鹽梅齊和之執此鹽梅以右
手而居屢羹醬於左手以右手所執鹽梅調
和之於
事便也

三禮纂註 三十二卷

十四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

提丁禮切

鄭氏曰提猶絕也剝離之不絕中央使易絕
以祭孔氏曰祭肺之法剝離之不絕心心謂

肺中央
少許爾

牛與羊魚之腥蠹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

為軒皆蠹而不切膾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蠹而

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

醢之涉切音

音壁絕
鳥阮切

孔氏曰此明膾及薤菹麋細之異蠹而切之
者先腥為大肉而復報切之為膾也鄭氏曰

此軒辟雞宛脾皆道類也其作之狀以醢與
菜醢之殺肉及腥氣也方氏曰菹醢菜也
人所謂菹菹菹菹是矣彼以菜為菹此以
麋鹿為之者特制造之法如之而已膳夫通
謂之醬者以此菹而不
切則大蠹而切之則小

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

何切

本根也葱薤根不淨未萎乾
故擇者必絕其二處

君子不食困腴

國音恭

鄭氏曰困周禮作黍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
也腴有似於人穢孔氏曰腴猪犬腸也猪犬
亦食米穀其腸與人相似
君子辟其腴故鬻鬪一也

三禮纂註 三十二卷

十五

未嘗不食新

嘗謂薦新物於寢廟也人子不忍前食新秋
祭曰嘗以物新成而可嘗故也未嘗則親未
嘗新矣孝子其忍食之乎月
令每言先薦寢廟者以此

凡洗必盥

盥手也凡洗
爵必先洗手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呬而對

陸氏曰洗爵及執飲食苟有氣馬人或穢之
方氏曰勿氣屏氣也凡以致恭而已陳氏曰
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飲以進之時
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者若此時尊者有問

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其口旁也

右記飲食之禮 九二十三節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陳氏曰社稷之事如祭祀軍旅之類皆是也御者六藝之一國君尊故以社稷言之樂人

三禮纂註 三十二卷 十六 三百五

之事如周禮樂德樂語樂舞之類大司樂以教國子者正者正其善否大夫下於君故以教子言士賤則以耕與負薪言此與曲禮所記不同蓋記者之辭異爾

問品味曰子取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若欲問人曾食某饌與否則不可斥問但當問其飲食某味乎若彼嘗經教食然問道藝則曰子習於某道乎子善於某藝乎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疑而稱乎謙退之辭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辭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說如字

此與論語依仁游藝大意畧同依兩相依附之依游如魚遊水中之游士之心固在不違於德然守之也若夫游息其中相志於道術而至于熟亦存乎禮樂射藝書數之藝焉耳百工造作固在乎法度至于不疾不徐得之手而應之心亦存乎師之口傳心悟也舊說未盡

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不貳問

劉氏曰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決定所事之去就則從此而違彼無疑貳之心矣然後問於耆考請卜吾所就而從者吉乎凶乎是之謂不貳問也則擇義以為主而不敢徇其

三禮纂註 三十二卷 十七 三百九

志書曰官占惟先蔽志乃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言以義蔽志為先人謀次之鬼謀又次之然後龜筮協從也習吉之卜徇其志者也太卜之所弗筮焉

執玉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

趨所以為容也執重器則加謹近尊者則加恭於近狹及臨危則自歛故皆不趨非此時則行不可無容也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謝氏曰或問敬慎同異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

物不能易甚物事換得方氏曰執虛猶如執盈况於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况於有人之室而敢忽乎故孔子執圭如不勝出門如見大賓者此也君子推執器之道以任天下之事雖微小在所不可遺也况萬約之重乎推入室之道以遇天下之事雖出暗在所不可欺也况

十目之所視者乎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下大夫及士陰陽二獸乃燕尸皆於室中此則貴賤通天子諸侯朝事筵尸於戶外然非禮之盛即初入室灌及饋孰之時事神大禮故註云祭所尊在室祭祀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說屨堂上亦不敢說屨燕則有之者凡燕必說

三禮纂註

三十二卷

十八

四百六

屨而坐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搗

音糞音葉

孔氏曰汜廣也大賓來外內俱埽謂之埽小賓來則止埽席前名曰拚也拚是除穢埽是條湯若拚席上不得用埽地帚也膺人之胸前搗箕之舌也持箕舌自膺胞前不得嚮尊者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李氏曰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佩袂者事至而能斷先王之制衣服豈徒然乎夫衣服者未嘗去者也身者至近者也以未嘗去之衣服而被乎至近之身而有所未

知故曰罔罔者神不明也陳氏曰衣裳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服之而不審名義是無知之人矣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重器

洛切

孔氏曰當習學明了不得疑事在其躬也大家謂大夫之家富貴廣大士往見彼富大不可願效之非分而願必有亂心也客思玩主人珍物重器則憎疾已貧賤生淫亂濫惡也方氏曰重器謂九鼎之屬皆與國語皆相之皆同朱子曰嘗猶計度也下毋嘗衣服成器字義同不嘗重器者謂不敬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或曰君子處富貴之中而人不疑

三禮纂註

三十二卷

十九

五百六

其貪者視之如無也見富貴財利則有欲之之色安能使人不疑其貪乎在吾身有可疑者莫甚於此故先言不疑在躬而下繼以民械重器大家三者

不窺窬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不窺窬窬伺人之私也道舊故恐及人之過失也旁猶妾也妾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戲色當尊其瞻視也

毋援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嘗

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孔氏曰神明正直敬而遠之不可瀆慢循猶追述也枉狎曲也未至之事聖人難之凡人

固不可不飲測量之也朱子曰按來赴往接
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
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勢猶云
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有箇好事
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
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其退速也陳氏
曰行過而邪在當改以從直後復循環是或
過矣君子以誠自處亦以誠待人不可逆料其
忤來也未至而測測雖中亦偏鄭氏曰皆本
服成器則疾貧也聞疑則傳疑若質而成之
或有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齊濟翔翔祭祀
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

三禮集註

三十二卷

二十

肅肅雍雍

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
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
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穆穆皇皇皆美大之
伏濟濟翔翔厚重寬舒之貌孝子祭祀威儀
嚴正心有所繼屬故齊齊皇皇詩小雅云四
牡駢駢四牡翼翼皆馬之形容肅肅敬貌
雍雍和貌鸞和聲之形狀方氏曰穆穆者敬
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
者翕張之美齊齊言致齊而能定皇皇言有
求而不得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飛而有輔
肅肅言倡者之整雍
雍言應者之和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

思險隱情以虞

矩切

劉氏曰恭敬哀慈同出一心也用之以應物
各有所宜焉謂煦也德發揚謂萬物人君法
天地治會同以建極而生成萬物之德在焉
輔氏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為主
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為主內外無
二致恭敬無二理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慎好
謀而成爲上思險謂臨事而慎慮敗不應勝
也隱情以虞爲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軍尚左卒尚右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鄭氏曰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
將軍爲上貴不敗績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
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入後不以刃嚮國也
方氏曰軍以謀爲主而好生卒以戰爲事而

三禮集註

三十二卷

二十

言介

敢

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陸氏曰前曰兵車不式兵車華路也此曰武
車不式武車木車也方氏曰武車以言其道
戎車以言其事兵車以言其器華車以言其
飾鄭氏曰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

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
爲正凶事乃手拜爾爲尸爲祖姑之尸也士

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喪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

葛經而麻帶

孔氏曰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經以葛易麻婦人尚質所貴在要帶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云

右記通用之禮 凡十五節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譎諫而無驕急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禮勅檢切音息免切勇音庚

三禮纂註 三十三卷

君有過臣當諫之至于訕則道其過惡而如謗毀矣三諫不從乃出竟而去可也疆留而惜惡其君不可也君有善臣當頌之至于譎則以惡為美而橫求見容矣君政急惰臣當為張起而助成之君政廢壞無可張助者則當掃蕩而更立新政可也如此者乃社稷之臣故曰社稷之役也

事君者量而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為人

從事者亦然是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先度其君之可事而後事之則道可行而身不辱入而后量則有不勝其輕進之悔者矣或乞或假或任人之事亦必量其可而後行上無怨下遠罪為事君者言之馬氏曰古之

人有能盡臣道量而後入者莫如伊周不入而後量者其如孔孟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劔負良綬申之面

地諸幣以散綬升執轡然後步

按君將出僕夫駕駕畢先升車發五步以調之然後君方升車此乃言僕夫升發之時也朱子曰下言以散綬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劔負綬而擲綬末於帶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綬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既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綬而地諸幣誤矣又疑綬制當是以索為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帶上君升則還身嚮後復以覆幣

三禮纂註 三十三卷

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按此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蓋劍妨左人自當右帶綬故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綬以升乃僕之通法註疏皆誤方氏曰良綬正綬也猶良車良材之良散綬貳綬也猶散材之散正綬君所執貳綬則僕執之

僕於君子君子亦下則授綬始乘則式君子下

行然後還立還音旋

孔氏曰僕御之禮必授人綬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綬也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御者則式以侍君子之升也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則僕後下更還車而立

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或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其去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二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鄭氏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七乘五乘三乘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也孔氏曰乘二車佐車僕乘副車法也朝祀尚敬乘副車者式戎獵尚武乘副車者不式也戎獵自相對則戎車之副曰倅口獵之副曰佐故周禮戎僕倅倅車田僕倅倅車方氏曰貳車道車之副也道

禮纂註 三十二卷 二十四

車耶是象路也以朝夕燕出入而謂之燕車佐車田車之副也田車即木路也合而言之凡朝祀之車其副皆謂之貳戎獵之車其副皆謂之佐按此與周禮未甚差似非異代之制當時記禮者所見多諸侯禮故所言止及於此若上公禮亦自是并而上之爾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

劔乘馬弗賈

鄭氏曰服車所乘車不齒尊有爵者之物賈也弗賈平尊者之物非敬也孔氏曰有貳車則謂下大夫其所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論其年歲評其價數高下車有新舊則年數有多少價數有貴賤觀視也不輕平尊者物堪多少之價方氏曰上言車馬而不及

衣服下言乘馬則車亦弗賈可知其言互備爾

君子不履絲履馬不常秣

鄭氏曰靡敝賦稅也也雖盡也幾附纏為沂鄂也組縹以組縹之及於帶也詩云貝冑朱縹亦縹縹也孔氏曰君造作侈靡賦稅煩急則物凋敝或以靡為縹謂財物糜散凋敝車不離畫縹縹以為沂鄂甲不用組以縹縹及縹約也謂以組連甲及為甲帶也縹謂約縹純之屬不以縹縹之方氏曰組猶縹之用組縹猶縹之用縹皆所以約而縹之食器若木者為刻金者為縹馬食穀曰秣五事必以車馬為始終者蓋車馬在禮為重陳氏曰靡敝謂師旅饑饉之餘則力靡散民庶彫敝也幾漆縹之幾限也縹縹約之名陸氏曰言國家靡敝則所乘所衛所養所履皆賤

禮纂註 三十二卷 二十五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二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三

儀禮餘

玉藻

大小儀文

此篇蓋摘章首二字以名篇。陳氏曰此篇記天子諸侯以下服冕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愚按此篇所記與曲禮相表裏是亦大小儀文之屬也。但舊本錯雜無序今依類折章定為此編。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三

乙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國雖

卷音

吳氏曰玉藻至邃延言首服之冕龍衮言身服之衣。愚按凡冕之制以玉飾冕以藻貫玉藻也者雜色之絲繩也以繩穿上貫于冕之前後曰流以其雜色之絲謂之藻以其貫王於冕謂之旒其實一物也冕上覆板謂之延玄表而纁裏旒前後十有二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遠也蓋龍於衣龍形卷曲故曰龍卷服此冕服以祭謂祭先王及昊天也旒長尺有二寸王之相間各一寸玉色則朱白蒼黃玄亦相間用之。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閨

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間音漸下同

音漸下同

方氏曰經有曰玄冕有曰玄冠有曰玄端何也蓋玄端者祭服無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為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為燕服或冕冕通謂之端玄端而朝日則是玄冕者也。聽朔亦玄冕者敬朔事如祭故也日生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南故聽朔於南門之外即明堂是也。天子廟之外者亦猶迎氣之於郊與鄭氏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為卒事及宿路寢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屬路寢門終月左陽為正右陰也時出佐陽而已闔門左扉而其右以積分者非正故也且闔門而聽聞階而用者扉之常也今於闔明之時而用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三

二

音五十三

其左亦以闔月之所居非常故也。以居而為之位故曰立于其中。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餼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太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誓幾聲之上下以支切

孔氏曰天子既着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至日中還着皮弁而餼朝之餘餼餘之時奏樂而食餼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月朔禮大故加用太牢馬氏曰動見於朝為陽故左史書之言發於聲為陰故右史書之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意亦若此。

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上下雖殊而憂樂之聲均有焉表心感者聲應心之上者也愛心感者聲和以柔樂聲之上者也喜心感者聲發以散樂聲之上者也書言動則上無過舉有誓以幾聲則下無惰情長樂陳氏曰樂以中聲為本古者考中聲以作樂與同言高聲下聲於正緩而已御於君所之替其察樂聲以量齊音款解驕志則聲失之高而上宋音燕女滿志則聲失之卑而下不上不下則中有聲以幾聲則人主無流瀆之心矣方氏曰以禮朝之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饒朝朝餘不別改造不敢厚於所養也奏而食周官膳夫掌王之食飲以樂備食正謂是矣且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奏樂而食則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日少半月朝大牢則所以為豐儉之節且重朝故也前於朝言聽此於朝言視何也聽主有所受於上視主有所明於下味以淡為本上水則貴本故也以至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者亦此義也水為上則飲鳥次矣以清為上則濁鳥次矣故以漿酒醴醢為之序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素車食無樂

憂民之憂而以養禮自敗也馬氏曰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焉不成則虧而饑饉至焉周官司服大荒素車素衣可徒荒政著樂大司樂大凶弛縣禱里四不來鷄馬於憂以天下故也然食雖無樂無樂也

右記天子朝祭常度之禮

諸侯玄端以祭禋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延平周氏曰服有六冕止於五大裘龍衮同冕其冕高尊而自降龍之下其冕皆為毳故言禋冕所以善鶯冕與毳冕也九天子諸侯路門之外與其大廟皆為南門之外而天子聽朔又於路門外諸侯聽朔又於太廟者正朔自天子出而諸侯受天子之頒者也路門者天子布政之門聽於路門外示其正朔自天子出也諸侯聽於太廟者神之也方氏曰玄冕以祭與天子朝日之義同朝天子各以其爵之服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祖也諸侯受朔於天子而云受之於祖者以已得受朔於天子

由祖故也玄冕祭服也皮弁朝服也天子以祭服受之於天故神之諸侯以朝服受之於祖故明之長樂劉氏曰天子頒正朔諸侯受而歲諸其太廟每月之吉則以饗羊告朔祭于太廟因而聽其日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

天子諸侯皆三朝辨色始入謂羣臣也入入應門也天子三朝燕朝路寢之庭一也王日視朝事路門外二也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三也諸侯三朝內朝謂路寢一也外朝謂

路寢門外二也諸侯三門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也入應門之內則路門之外也陳氏曰臣入常先君出常後尊卑之禮然也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釋服釋朝服也輔氏曰言始入不天早言視之不敢緩使人視大天所以休羣臣也又如是故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

月少牢五俎四簋夫人與君同庖

鄭氏曰食天服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餼諸侯言祭牢肉互相倫也五俎加羊與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

三禮集註

五

中

卷

一簋而已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孔氏曰天子遂以食者亦退於小寢釋服至食時又皮弁互相明也周人重肺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為小段而祭之異於始殺故不祭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有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當有夕天子言餼則諸侯亦餼諸侯言祭牢肉則天子亦祭牢肉也四簋黍稷稻粱也諸侯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可知陳氏曰牢肉即特牲之餘也方氏曰牛羊豕為大牢羊豕為少牢諸侯朔月少牢以見日所食特牲者或羊或豕而已深衣燕居之服出朝至則可以燕居故夕深衣而燕食焉俎以蒸魚肉則天產也故用陽數之奇簋以盛黍稷則地產也故用陰數之偶五俎

子卯稷食菜羹至于八月不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祖山澤列而不賦土功

不興大夫不得指車馬於既切

舊本于卯六字在上夫人與君同庖上至于八月以下三十九字在弗身踐也下今易之於此○稷食菜羹忌日也若不舉為早爨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蓋建未月也衣布以下皆為凶年爨也君衣布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也摺本去疑茶俾士笏也士以竹為笏飾本以象闕梁不祖此周禮也殷則闕恒設而不征列遞列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孔氏曰君遭凶年指搢士笏不課稅山澤但選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損

三禮集註

六

卷

傷於物不賦斂也方氏曰周官均人凶年則無力政所謂土功不興也輔氏曰土功謂築城壘渡河隍大夫不造車馬則君不得為宮室可知周氏曰春秋書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者三蓋周正建子之月至于建午之月不雨不為災也此言至于八月者以正歲言之自建寅之月至建酉之月不雨則為災矣故君不舉若夫年不順成則不特不舉而已○方氏曰君之常舉非不以稷為食特以稻粱為上而稷為之次爾非不以菜為羹特以雞犬為菽而菜為之次爾今食止以其次羹止以其菜則以疾日當自斂故也馬氏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合學則飲食之約也宜矣士喪禮朝夕災不辟子卯又檀弓言子卯不樂皆謂此也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
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有故得殺祭祀之屬待賓客饗食亦在其中
庖宰殺之所厨蓋烹飪之所遠庖厨弗身
翦是乃仁術也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
夫士又有辨禮也而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
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厨蓋古有是語孟子亦
引之輔氏曰可以殺牲猶無故而不殺遠庖
厨不得已也於得已焉
雖蚍蜉之微弗身踐也

右記諸侯以下朝祭常變之禮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

三禮集註

七 川 四廿六

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續綾諸侯之冠也

聲續戶內切

吳氏曰始冠謂初加也緇布冠大古時冠敝
之謂棄之而不復用冠或三加或四加而自
諸侯下達於大夫士初加之冠皆用緇布冠
此禮非今時所用特尊尚大古故以此為初
加之冠然初加時一着之而已一着之後不
復用初加之法如已敝然故曰敝之自諸侯
下達天子則否天子初加用玄冠而以朱組
為纓諸侯初加用緇布冠然以繪畫為纓
則亦異乎大夫士也延平周氏曰用緇布者
所以立本也然非以越時故冠而即敝之可
也陳氏曰天子始冠之時則玄冠而以朱組
為纓諸侯是緇布冠却用雜采之績為纓

纓為尊者飾耳非古制也方氏曰玄則存乎
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為天子諸侯
之辨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纂組纓士之

齊冠也齊側皆切纂音

冊組纓纂組纓皆齊時所服也諸侯與士皆
玄冠但其纓則有冊組纂組之異冊朱色紅
而明纂帛之蒼白艾色者方氏曰齊之冠皆
以玄者以陰幽思也

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留綾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緇武不齒之服也

三禮集註

八 四十六

紕姆
支切
孔氏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姓武用
玄玄是吉冠用緇緇是凶吉而雜而冠卷異
色緇謂緣冠兩邊及卷之下畔冠與卷身皆
用緇但以素緣兩端是生綃而近吉祥祭之
時身著朝服首著緇冠以其漸吉故也若既
祥之後復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故云既
祥之冠皇氏曰惰游是周禮坐嘉石之限既
亦緇冠素紕但加垂緇五寸為異陸氏曰緇
冠玄武孫為祖既祥之冠緇冠素紕子為父
既祥之冠期而小祥孫為祖服除矣而父之
服未除不敢純吉焉方氏曰既祥之冠不以
布而以緇者吉事之先見也緇不以采而以
素者有禪餘哀故也子注之冠用緇以示凶
為祖之亡也武用玄以示吉為父之存也冠

紕姆
支切
孔氏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姓武用
玄玄是吉冠用緇緇是凶吉而雜而冠卷異
色緇謂緣冠兩邊及卷之下畔冠與卷身皆
用緇但以素緣兩端是生綃而近吉祥祭之
時身著朝服首著緇冠以其漸吉故也若既
祥之後復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故云既
祥之冠皇氏曰惰游是周禮坐嘉石之限既
亦緇冠素紕但加垂緇五寸為異陸氏曰緇
冠玄武孫為祖既祥之冠緇冠素紕子為父
既祥之冠期而小祥孫為祖服除矣而父之
服未除不敢純吉焉方氏曰既祥之冠不以
布而以緇者吉事之先見也緇不以采而以
素者有禪餘哀故也子注之冠用緇以示凶
為祖之亡也武用玄以示吉為父之存也冠

三禮纂註

冠卷

九

在上武在下冠為外武為內為祖而統尊養於上也為父而玄親親於下也為祖而凶制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大帛不綏

居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 欲切 垂綏五寸情游之象也玄綃綃武既非內服又非吉服故為不齒

事乃綏無事則古也方氏曰君子動而有為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畧而質在冠屬武以

右記天子以下冠制 凡三節

朝玄端夕深衣 朝音潮 謂大夫士也大夫士私朝早朝服玄端夕服深衣若朝君則朝服也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回肘 袷起

齊音咨

齊音咨 齊氏曰三袪謂要中之數也袷尺二寸闊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也縫袷也袷下

三禮纂註

衣卷

十

齊倍要中齊夫四尺四寸縫或為逢或為豐在謂裳幅所交裂也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也孔氏曰袷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袂末布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交解之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廣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闊頭向下狹頭向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為七尺一寸此為裳之上畔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為一丈四尺四寸此為裳之下畔縫齊倍要者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也袷上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陳氏曰袷袖口也在裳交接之處也在身之兩旁故云袷當旁袂袖之連衣者也

長中繼揜尺

鄭氏曰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
衰矣深衣則緣而已方氏曰長中與深衣大
同小異繼揜尺者繼袂而覆揜一尺以此異
於深衣也孔氏曰長衣中衣制同衷中着之
曰中衣若露着之曰長衣幅廣二尺二寸長
衣揜及用素中衣揜或有或素隨其衣而然
陸氏曰長衣練冠長衣是也中衣綳散附朱
中衣是也繼續袖也吳氏曰深衣之衣用布
二幅袂用布四幅布幅廣二尺二寸凡縫合
處每幅制其兩邊各一寸每幅止留二尺衣
袂之左右各布三幅自背縫至袂曰廣六尺
長衣中衣之袂以覆揜一尺重縫之則此深
衣減一尺自背至袂口左右各廣五尺而已
陳氏曰長衣中衣與深衣制同而名異着於
內則曰中衣蓋着在朝服或祭服之內也着

三禮集註 卷之三

於外則曰長衣以素為純緣者也雜記曰練
冠長衣以筮經云深衣之純以素者也若凶
服之純以布者則謂之麻衣繼揜尺者幅廣
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而揜覆一尺也
裕二寸袂尺二寸緣廣寸半 音劫 緣尹絹切
鄭氏曰裕曲領領也袂袂口也緣飾邊也吳
氏曰此謂深衣也方氏曰裕領也以交而合
故謂之裕襟則奇合則稱故
二寸緣寸半三五之分也

衣正色裳間色

鄭氏曰謂冕服上玄下纁陸氏曰此言衣裳
之分宜如此非舉弁冕而言周氏曰正色所
以尊道間色所以下功蓋天地五方之色為
正而五方相勝之色為間皇氏曰東正色為

青東木也土故綠色青黃為東方間南正色
朱南火也金故紅色赤白為南方間西正色
白西金也木故碧色白青為西方間北正色
黑北水也火故紫色黑赤為北方間中央正
色黃中土也木故驪色黃黑為中央間○按
衣用正色裳用間色男女之服皆如此衣上
裳下貴賤之等宜爾也詩刺
綠衣黃裳嬖妾倒置以此耳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縞不以縞後世及之始
乎季康子之失禮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朝
服以縞自季康子始言先王制服自茲二人
亂之陳氏曰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
季康子始用生絹後世人因之故記者原其
所自凡古禮之亡皆由于一人

三禮集註 卷之三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
則不克其服焉

天子皮弁視朝玄冕視朝卒朔然後視朝
事散卒朔然後服朝服禮不費服不克禮所
以行道也故國家未道則不克其服焉此亦
孔子所言也以承上文微止言曰鄭氏曰朝
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諸侯與羣臣也諸
侯視朝皮弁服道未合於道謂若衛文公者
纁為前驅為袍禕為綱帛為禕 音丹 紆粉
鄭氏曰前驅衣有者之異名也纁即今之新
纁纁謂今纁及舊紫也綱謂有衣裳而無裳
謂有表裡而無着陳氏曰纁舊紫也衣之
有者者用新纁則謂之纁用舊紫則謂之袍

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綱有

以品裏布非禮也裏音里

中外直相稱玄冕而上衣用帛則裏亦用帛
皮弁而下衣用布則其裏亦用布欲其純一
之德也外服是布而用帛以裏之不相稱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去声下

士而衣織侈也無君而二采是不敢也古之
人三月無君則弔敢自華乎士衣織德不足
以稱也先染絲而后織曰織其服功多也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絺不入公門表裘不入

公門襲裘不入公門振之切

鄭氏曰列米正服振讀為珍禪也表裘外衣
也二者形且襲皆當表之襲裘不入者衣裘
又當楊也方氏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
列絺絺據暑時言之表裘據寒時言之絺絺
固為涼矣又有表衣以蔽之表裘固為溫矣
又有正服以被之惡其簡也孔氏曰絺絺絺
其形露見表裘在外可鄙襲吳氏曰楊裘者
楊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楊衣也襲裘
者楊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楊衣也非
列采與襲表同皆為其不文也絺絺絺與表
裘同皆為其敬也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陳氏曰省方氏以為省耕省斂今從之國君
固可衣黼裘以誓軍旅省耕斂今而借服大
裘者不可也但言非吉則借
禮之失自見。按舊註非是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

裘士不衣狐白

鄭氏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
之使可楊也袒而有衣曰楊又覆之者裘裘
也詩曰衣錦綉衣裳錦綉裳然則錦衣覆有
上云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楊
衣象裘色也方虎裘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
也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為
貴也陳氏曰天下無粹白之狐面有粹白之
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

白兔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

裘蓋不以賤服貴與人之手足右疆於左獸
之勇擊虎過於狼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之
衛君如手足
之衛身也

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楊之麕裘青豸裘

絞衣以楊之羔裘豹飾緇衣以楊之狐裘黃衣

以楊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與袖同音

鄭氏曰君子大夫士也納絺也染之以玄
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也豸胡
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麕裘是也
豹飾飾黃也孔子曰緇衣羔裘是也黃衣

大樽時服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也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禡陳氏曰狐白以象德之成狐青以象仁之義故狐白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以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則大夫士同之也孔氏曰以狐青為裘豹皮為裘用玄緇之衣以禡之也按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所以息田夫又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為臘先祖之服周氏曰狐裘白錦衣以禡之則錦之上復有衣也是玄緇之類其上皆有衣也衣裘之色雖以相稱為貴然不又一色故狐青裘加以玄緇衣白鹿裘加以蒼黃絞衣故是服雖玄衣不害其加於狐白裘與狐青裘之上皮弁雖白布衣亦不害其加於黑羔裘之上狐青裘玄冕而祭者也狐裘亦息民之祭者也羔裘豹飾朝服也鹿裘青紵燕服也方氏曰玄緇衣以禡祭祀

三禮集註

卷三 十五 四十一

之狐裘也黃衣以禡息民之狐裘也若錦衣以禡則燕居狐裘也言緇則錦衣以禡皆用緇可知緇衣黃衣言色而裘不言者蓋狐有青有白有黃前言青言白者以其與衣異故也此不特言則從其衣之黃可知麇鹿子也麇裘為聽朝之服羔羊子也羔裘為視朝之服凡此言者指天子諸侯君子則燕大夫以上

大羊之裘不禡不文飾也不禡裘之禡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禡盡飾也服之襲也克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禡弗敢也

按聘禮使臣行聘禮之時至於敬不至於文故襲裘是不文飾之事不禡裘也至行享之時至於文故禡裘之禡者謂裘上加禡衣禡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禡衣見禡衣之美以為敬也弔襲謂至人既小飲之後若未飲則禡裘極弔子游禡裘而弔是也君在之時則露此禡衣盡其文飾之色以敬於君也服之襲克美者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揜之襲禡衣蓋禡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子於父以質為敬故於父母之所不敢和禡臣於君以文為敬故於君所則禡若平敵以下亦襲以其質畧故也所襲同其意與也尸處尊位無故於下故襲也凡執王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亦禡此執玉有容非聘享常時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

三禮集註

卷三 十六 五百廿

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襲若常時所執及上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謂行禮之後則禡不敢克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若不在君所無事則襲方氏曰大羊之裘庶人服庶人之容焦焦而無文故不禡故繼言不文飾也不禡夫裘之上有禡衣禡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則所謂禡者未嘗無禡由露其禡衣故謂之禡爾所謂襲者未嘗無禡由掩以襲衣故謂之襲爾由內達外則有有裘而后有禡故於禡言襲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后有襲故於服言襲由內達外則出乎禡故曰見美以示其質克者克於內也見者見於外也

禮不盛服不克故大裘不禡棊路車不式

鄭氏曰禮者服克大事不崇曲敬也夫大裘
路車謂祭天也同禮王也與夫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乘玉路孔氏曰克猶製也服製是克
美於內唯盛禮乃然聘及執玉也皆製為盛
禮故也故郊禮服大裘則無制衣之禮是禮
盛服克不見其也路車謂王路郊天車過門
闕不式亦禮盛不為曲敬也吳氏曰按此章
前後有四克字雖記若無取非天出於一人
一時之言然其意亦不異無克者倫也滿也
倫滿有盛之義為不克其服如倫文公大布
之衣大布之制自神檢而不倫滿克盛其服
也服之製也克者也鄭注謂克猶製也蓋製
友德服傷天使其美於內而不外露有
如數仞之簪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是其
美之在內倫者克盛者也若露禡衣而見其
美亦如及有之禮境見室不得為盛矣臣之

三禮集註

十七

於君不敢以克盛自服惟自抑推乃為敬若
故臣以服美不克為敬也不敢克服不克亦
同此義大裘不賜路車不式亦謂如天盛禮
不以一偏一曲之小教為事也

右記天子以下冠服裘之制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頰文竹士

竹本象可也

鄭氏曰球玉也文制也大夫士飾竹以
為笏不敢與君並明純物也孔氏曰琴琳美
玉珠也禮同魚頰文竹謂以魚魚頰文飾其
竹也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綠言可
者謂許之謂吳氏曰魚頰以文其竹竹以本
其象文者其飾也本者其質也飾竹也互

言之尔大夫以頰而魚頰為之飾士象飾而
竹為之頰也陳氏曰竹堅有節以魚頰飾之
卑者不敢用純也竹本充堅故士笏用焉象
諸侯所以為笏者也大夫近尊其勢屈士遠
尊其禮伸故士飾或用焉或謂竹本象者必
象飾其本誤矣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小

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措必盟雖有執於

朝弗有盟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

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賢通切說

問造七
報切

三禮集註

十八

陳氏曰笏之所用蓋諸侯之朝天子則執命
圭而措於大夫之聘則執聘圭而措於其
合端而受圭則執其所措而已所謂見於天
子無說笏者此也射以觀德則禮固在所隆
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以不說當事而免則
事可以勝禮故說之因事而有指畫用手則
失容故用笏也方氏曰太廟之內惟君當事
則說笏所以遠尊者也後世臣或說之則失
之簡矣小功喪悲哀殺矣事不可以記也故
不可說笏及當事而充之時則不可以不說
凡在廟措笏又盟手者為將執事也及有執
事於朝則亦不再盟為其已盟故也應氏曰
始而進見則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及其造見
受命則又退而書之心思恍惚之間對揚造
次之頃謹敬君命慮有曠思而進退終始皆
儆笏以書之是不謂之舉用乎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

鄭氏曰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行其下首廣二寸半孔氏曰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推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也其中博三寸明上下二首不博三寸也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漸殺至上方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其一諸侯從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故又行其下也新安王氏曰大夫長三尺此言笏其度二尺有六寸則不得為大夫况大夫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夫明矣鄭乃以考工記大夫之制為笏且記但言

三禮集註

卷三

十九

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首而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且笏之度二尺有六寸而其中博三寸不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也其下六分去一則便於插棹其上六分去一則便於操執而指之也何謂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杼其下首乎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

寄識

孔氏曰方正於天下示已之端平正直布於天下也荼前誦讓國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

於天子故前誦也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所誦故又方正諸侯讓度以臣天子則為臣臣故荼又前誦後直大夫於天子則為天子則為陪臣故笏必前誦亦前誦後直與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荼大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侯曰宮大夫以下曰寢

右記天子以下笏制凡一節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三禮集註

卷三

二十

律音 舊本素帶終辟上有而字無諸侯字居士用錦為帶尚文也弟子用生縞為帶尚質也陳氏曰辟字讀如前章縞帶素紕之紕緣也天子以素為帶素紕也終辟終竟此帶盡緣之也大夫之素帶則唯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練縞也士以練為帶單用之而練縞其兩邊故謂之練腰及西耳皆不緣惟緣其紳故云下辟長樂陳氏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下辟其飾或未練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係垂下辟則所積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與縞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與下下朱裏而練以朱練諸侯雖體陽而不

燕乎上故飾以朱綠燕乎上故飾以朱綠而燕乎上故飾以朱綠夫體陰而
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故飾以緇
下文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也可知而士不
次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寸則上可知而有司
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
功則帶率而已無刺繡之功也

井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
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

鞞結三齊

政切

孔氏曰并也紐謂帶之交結也物穿紐
約結其帶天子以下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紐
為之紐闊三寸也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
帶之垂者謂紳紳重也重屈而舒申也其制

三禮纂註

卷之三

十一

中

四十五

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引子游之言以
蓋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
分為三分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鞞結三齊
者紳謂紳帶鞞謂蔽膝結謂約組餘組三者
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孔氏曰并也謂天
子下至弟子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方
氏曰紐則帶之文結也合并其紐用組以約
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三寸其廣也長齊于
帶者言組之垂適與紳齊也士如此亦舉卑
以見尊也有司欲便於趨走故特去五寸引
子游之言以証之結即組也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
二寸再繚四寸音耳

鄭氏曰雜猶飾也即上文禕也君禕帶上以
朱下以綠終之大夫禕垂外以玄內以華黃
色也士禕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
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
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繚繞也再度繞要亦
四寸陳氏曰四寸廣之度也雜帶謂以雜色
為辟

凡帶有率無箴功

鄭氏曰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紳之如士帶矣
無箴功則不禕之士雖紳帶禕亦用箴功凡
帶不禕下士也孔氏曰有司之帶既禕亦以
箴縷緝其側但紳禕之而已無別禕飾之箴
功陳氏曰凡帶當紳縷之屬箴線細
密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功也

三禮纂註

卷之三

十一

中

四十五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音肆

孔氏曰肆束及帶者謂約束帶之餘組及帶
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當有事之時則收
斂之為其事之切迫身須趨走則擁抱之衣
謂斂斂在手擁謂抱之於懷也
右記天子而下帶紳制凡一節

鞞君朱大夫素士爵常圍殺直天子直諸侯前

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音員殺色

鄭氏曰鞞之言蔽也凡鞞以常為之必象色
此玄端之鞞也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
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鞞
圍殺直目鞞制也天子四角直無圍殺公侯

設其來尚矣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先右後左者體以右為尊也五聲之中獨無商與周官之言樂無商義同蓋佩之象德也而基德者必以溫樂之享神也而懷神者又以柔商於四時為秋秋之氣為肅非溫也於五行為金金之性剛非柔也孔子云君子之音溫柔若中以養生育之氣是矣唯射樂偃旌於商者以習武故尚義也周選則其步緩而曲曲則圍前故中規折還則其步疾而直直則方故中矩在車則驚和行則鳴佩王經解所謂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也夫環佩以玉為之則陽精之所生鸞和以金為之則陰精之所成陽主仁環佩入而在內之節也陰主義鸞和出而在外之節也內存心以仁外制事以義所習者和所從者正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

三禮集註 三十三卷 二十五 川五十五

也曰為見和之為和曰和見為之為唱為以體言和以用言也陳氏曰進而前則其身畧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王之鳴鏘然可听也方氏曰心內也而言入何哉蓋心雖內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故得以入言宋子曰周還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還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欲其方如矩也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王應宮徵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驚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功也易近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焚惑斷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力也難夫唯知其難而益

龜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矣

君在不佩王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

佩齊則結結佩而爵謂禮制皆切

孔氏曰世子與君同在一勇則不敢佩王以表德也去之示無德也君子無故王不去身臣之對君倫儀盡飾當恒佩王今云君在不佩王知非臣下也左結佩者謂結王佩不使鳴右設佩者謂設事佩木燧火麟之屬也陳氏曰鄭氏以此為世子之禮蓋臣於君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禮陳物器有順有精順則直紳則屈也方氏

三禮集註 三十三卷 二十六 川五十二

曰君在不佩王又言左結佩右設佩則所結而末足乎德也君則結佩朝則設佩此則言德佩也居謂燕居朝謂于公朝之時居則設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不忘朝則結以示節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喪也所謂居在退朝之所也所謂朝在朝之時也退朝之所則父子之道也在朝之時則君臣之義也子有代父之嫌而無代君之禮故退朝不佩王者子辟嫌於父也在朝又佩王者臣盡禮於君也朝雖佩王然猶結之則又別於羣臣也齊則結結佩而爵謂凡致齊者皆如是當是時君不得以朱大夫不得以素佩之聲則靜而不詳服之色則幽而不著凡以陰幽思而已陳氏曰不佩王非去之也但結慶其左佩之緩不使王之有聲王以此德示不敢表其

有如王之德耳右設事佩示有服後以奉事於上也君謂退而燕居則佩王如常也朝則結佩則申言上意世皆謂世子也

凡帶必有佩王唯喪否佩王有衝牙君子無故王不去身君子於王比德焉

凡者謂天子以至士也唯喪王於哀故去飾非喪與災青皆不去佩玉也凡佩王又上繫於脊下垂三道穿以瑣珠下端前後以懸於璜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故帶又有佩不佩非去之也結之耳有衝牙則有聲佩所以設聲也王不去身又焉則不去身也宜矣

三禮集註

二十七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璠玟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

綦組綬鄭讀為緼音其

孔氏曰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木之蒼而雜有文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璠玟石次王者賤故士佩之綦或云青黑色或云蒼艾色故為雜文也象環五寸法五行也陳氏曰王之貴者莫如白賤者莫如璠玟山玄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勅山玄水蒼其文也喻與璠其質也璠或作

福以其多石故也或作珉以珉賤故也組綬之佩謂之綬以其貫王和承也其飾天子之雜世子赤黃者事之雜士純則素而已此天子至士佩綬之辨也方氏曰玄言其色組言其質綬言其用也君無為而体道道則純故色純者君也臣有為而用事事則雜故色雜者臣也諸侯雖有君道以對天子則為臣故綬雖以朱之純而山玄則雜之矣世子亦有君道以有父在則為臣故玉雖以瑜之純而綬以綦則雜之矣是皆不純乎君道故也若天子王純以白異乎公侯雜之以山玄也綬純以玄異乎世子雜之以綦也孔子有自然之文故佩象其文應變而無窮故以環能參天兩地故五帝有素王之德而君人臣之位故綬其綦與世子同所謂義起禮也慈湖

三禮集註

二十八

楊氏曰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之佩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

右記天子以下禪佩之制 凡二節

王后禪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禪衣一命

禮衣士禪衣禪許帶切揄音推屈音關再命禪

鄭氏曰禪讀如韋揄讀如推韋推皆翟雉名刻繒而畫之者於衣以為飾因以為名也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后夫人亦禪衣若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為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禪當為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

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
妻妾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
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
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
士次之祿或作稅孔氏曰禕衣六服之最尊
也狄讀如翟伊洛而南素質而五色皆備成
章曰鞞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搢
禕衣畫鞞者揄狄畫搢者闕狄制而不畫方
氏曰鞠衣而下不言狄以不畫狄故也禕衣
畫狄而不言以尊而無嫌故也后之禕衣
王之大裘乃至尊之所獨也故曰王后禕衣
揄狄則諸侯公夫人之所同猶上公與王同
服充冕也故曰夫人揄狄言諸侯夫人服此
則自侯伯而下服屈狄可知屈狄亦三夫人
與三公之夫人所服三夫人君之內命婦也

三禮集註

卷之三

二十九

三公之夫人君之外命婦也故曰君命屈狄
然降於諸公之夫人一等者猶三公在朝則
服鷩冕也屈狄為君之命婦則鞠衣而下皆
臣之命婦服而已若子男之卿再命其婦則
從夫之爵故曰再命鞠衣其大夫一命故曰
一命展衣其士不命故曰士祿衣臣之命婦
不比於子男而是為言者舉卑以見尊也所
言皆互相明尔王后必以狄為上者何也蓋
狄之交有特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婦人之
德所宜后之五路皆重翟者其義亦若是內
之二十七世婦以應外之二十七大夫言世
婦始此則大夫而下其妻可知

唯世婦命於奠爾其他則皆從子男

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祴爾乃命之以其服天
子之后夫人九殯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

則妻得服其服矣孔氏曰世婦謂天子二十
七世婦以下也祴爾謂世婦及命婦入助蠶
畢祴爾也凡祴物又先奠於地故云奠凡夫
等以朝妻榮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
婦及卿大夫之妻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
服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祴爾君親命之若
人九殯及五時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
妻得着命服不須奠爾
之命故云皆從男子

右記后以下服制 凡一節

童子之節也緇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

錦也

三禮集註

卷之三

三十

童子之節謂童稚之子未成人之禮節也用
緇布為衣尚質故也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
紳帶及約帶之紐皆用錦并以錦為總而束
髮其飾皆用朱色之錦童子尚華示將成人
有文德一文
一質之義也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
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切遍

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
也不屨絢未拘之以行絢也不服麻則以絢
未絢勝絢故也鄭氏曰裘常溫傷壯氣也約
屨頭絢也雖不服總絢氣系衣無麻往給事

也皆為幼少不備禮也按此童子來使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親沒不髦五十不散送

散悉但切

鄭氏曰不髦去為子之禮也五十送喪不散麻飾衰不備禮也馬氏曰子生三月翦髮為髦及至父母母擗髦故詩曰兩髦大記諸侯小飲脫髦儀禮士既殯脫髦蓋子之幼也父身而髦為之鬚及長也因為飾謂之髦存而不忍弃所以顯父母之心長而不忘切所以示人子之禮也給死而猶幸其生焉故不脫之三日之禮也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蓋親存而髦與常言不稱老同意親沒不髦與衣純不以青同意曲禮曰五十不教毀

三禮集註

三十卷

手

三

喪大記曰五十不成喪不毀毀情也不成喪禮也孔氏曰始死二日之前要經散髮三日之後乃散之至葬亦散髮以後亦散髮既葬乃散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髮周氏曰親沒不髦所以責成人於親沒之後也五十不散送所以養筋力於始衰之年也

右記童子老者服制 凡一節

君羔裘虎犴大夫齊車鹿裘豹犴朝車士齊車

鹿裘豹犴 音鹿豹

車賦曰冬履冬曰帶以羔皮覆于軾上而以虎皮緣之以為飾此君之齊車也若大夫之

齊車覆以鹿皮飾以豹皮大夫之朝車士之齊車皆然詩曰鞞鞞淺懷懷即帶也周禮巾車作視帶視視三字同義

右記車飾之制 凡一節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定墨視兆折也定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孔氏曰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豫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色者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體則俯者靈仰者繹前奔果後奔豫左倪雷右倪若定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春用果秋用雷之屬射即繹也占人

三禮集註

三十卷

三十二

云君占體大人占色土占墨卜人占折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折兆登也大折彌為兆廣小折彌為兆登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也方氏曰周官占體占色占墨占折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尊卑之序言此以先後之序言也朱子曰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或曰火兆直木兆從左邪上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少為吉吳氏曰墨謂既折之後以墨塗之折大者食墨察然可見折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折而已陳氏曰史定墨凡卜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觀其所折若從墨而折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歧細出則謂之墨折亦謂之兆墨體兆象之形體定謂決定其凶吉也

右記卜龜之禮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守去聲

音丙

此以下明自稱及擯者稱辭之法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雖自謙遜其實率土之內唯一人亦尊之也伯自稱於諸侯言已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謂二伯擯於天子則云天子之吏是也諸侯身對天子自稱曰某土之守臣某若諸侯上介致辭

三禮彙註

卷之三

三

三

于天子之擯者亦當然其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曰某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諸侯於敵以下自稱曰寡人言寡德之人也小國子男之君自稱曰孤言德孤也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也陳氏曰天子三公一相虜內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服屬之臣宣力四方者也故曰力臣某土猶曰東土西土之類謂之屏者藩屏之義所以蔽內而捍外也此章與曲禮小異者此擯自稱爲辭彼則擯者之辭也補氏曰稱予一人雖曰謙然以予一人而臨天下則其職重矣伯謙曰力臣則所當勉者在德矣諸侯曰某土之守臣言王土也己爲王守之而已且知其職矣故曰巡狩者巡所守也其屏之臣言所以屏衛中國也寡人則謙而已矣小國爵卑故擯告於天子無異辭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

擯者曰寡大夫世子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

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適丁音

折五葛五列二切傳

上大夫卿也自於已君之前稱曰下臣若出使他國在於賓館至國致禮上大夫設擯禮

符之此擯者稱大夫爲寡君之老雖以擯爲文其實謂介接主賓之辭亦當然擯介通也

下大夫對已君稱名而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對已國之君稱名擯者對他國之辭曰寡君之適折

是樹生之餘公子曰臣尊謂對已君也若對他國君當云外臣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

傳遽亦謂對已君也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爲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事爲賓也

公

聲

升切

孔氏曰私人擯則稱名者蓋以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也正聘之時則公家之士爲擯

不用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大夫正聘有所往適之時必與公士

爲賓謂使公士作介也清江劉氏曰鄭氏云

若晉侯使韓宇來言汶陽之田之類非也此

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振與闈之間士介拂振
鄭氏曰君入門謂兩若相見也振門揆也君
入又中門上介夾闈大夫士介應行於後示
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孔氏曰入
門謂入大門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闈大夫
之介微遠於闈故當振與闈之間士介卑去
闈遠故拂振闈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水也振
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揆也君又中門當
振闈之中主君在闈東賓在闈西主君上擯
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闈賓之上介在賓之
後稍近東而拂闈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振
闈之中央方氏曰疑于門之中者闈也拂謂
衣拂之也介拂闈則近中也士介拂振則近

右記天子以下稱謂之禮 凡一節

三禮集註 卷三

三五

獨音橙

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振與闈之間士介拂振
鄭氏曰君入門謂兩若相見也振門揆也君
入又中門上介夾闈大夫士介應行於後示
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孔氏曰入
門謂入大門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闈大夫
之介微遠於闈故當振與闈之間士介卑去
闈遠故拂振闈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水也振
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揆也君又中門當
振闈之中主君在闈東賓在闈西主君上擯
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闈賓之上介在賓之
後稍近東而拂闈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振
闈之中央方氏曰疑于門之中者闈也拂謂
衣拂之也介拂闈則近中也士介拂振則近

旁也

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
鄭氏曰賓謂聘客也不中門避尊者所從也
闕門限公事聘享也私事親面也孔氏曰不
中門謂不當闈西振闈之中不履闕謂足不
踐履門限之上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
公事自闈西用賓禮也私親私面非行君命
故謂之私事自闈東者從臣禮示將為主君
之臣也周氏曰上言君入門言朝也此言賓
入不中門言聘也中門振闈之中不中門有
所辭也闈西之中則君所由闈西之東則臣
由之可也故公事自闈西敬之也私事自闈
東親之也

東親之也

三禮集註 卷三

三六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脉行不舉足齊如
流席上亦然端行願雷如矢弁行剡剡起履執
龜王舉前曳踵踣踣如也
上句屬下句
孔氏曰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尊者舒遲故
君及尸步遲狹二足相躡每踣於半未得各
自成迹也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兩
足迹相接繼中猶間也士卑故與尸行步
極廣每從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徐趨遲
行也疾趨則欲發者發起也欲履頭恒起無

後維按之異其或疏或數自若貴賤同然也... 禮記卷之三十一

行蓋言是行端行謂服玄端而行并行謂服... 禮記卷之三十一

右記天子以下進趨之禮 凡一節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邀足容重手容恭... 禮記卷之三十一

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 禮記卷之三十一

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温温... 禮記卷之三十一

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 禮記卷之三十一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禮記卷之三十一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則是饜祿享享之間... 禮記卷之三十一

喪容憂色容顛顛視容懼懼梅梅言容蘭蘭... 禮記卷之三十一

蘭蘭聲氣微貌容貌瘦瘠顏色不舒暢驚... 禮記卷之三十一

徵林所視不審綿綿微細言
不條達孝子居喪之態也

戎容暨暨言容絡絡色容厲肅視容清明記切

暨暨果毅貌語語教令嚴也清明察於事也
軍中顏色當威嚴也肅視須清察明審也

立容辨卑每調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

揚休玉色辨被檢切調音韻

鄭氏曰辨讀為賤自賤卑謂折也顛讀為
闐揚讀為陽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若陽之

體物也陳氏曰立之容賤卑者不為矜高之
態也雖貴賤損卑降而又貴於正若傾側其

容柔媚其色則流於諂矣故戒以勿諂焉山
立如山之巖然不搖動也時行當行而行休

與煦同氣體之充也言人當養氣使充滿填
實於內故息之出也若陽氣之煦物其來無

寤也吳氏曰上文既有立容為九容中之一
於此又特記立容一條者蓋古人坐之時少

立之時多也是以言之詳焉辨卑與立容德
同意毋調所以防其失也立之容雖貴乎賤

抑卑謙而不可有屈已媚人之態故曰毋諂
頭項在一身象體之上立時宜正不可偏側

故曰又中立者如山靜重不動設或有行其
動中節故曰時行心無愧作則氣盛不餒而

常填滿塞實故氣之充於體如陽之蒸煦色
之見於面如王之溫潤立容如是足以該前

之諸容矣大學曰德潤身心廣體胖朱子贊
爾伯子曰陽休山立玉色金聲其斯之謂與

三禮集註 三卷 三十九

又按此章凡六節其第一節恕言諸容第二
節言行容第三節言祭容第四節言喪容第

五節言戎容第
六節言立容

右記鄉大夫以下容貌之禮凡六節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

兩則又變雖夜又興衣服冠而坐

應氏曰陽明溫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
起若與寢又常對之所以順其常風雨雷震

之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又盛服而
興所以敬其夜若天子諸侯飲食起居之節

未嘗不順其常而特自賤損於年不順成者
所以敬其夜也陳氏曰向明而居順生氣而

三禮集註 三卷 四十一

盥洗手也沐髮以浙撥之水洗髮也噴梁以
浙梁之水洗面也揮擲白木梳也晞乾也象

擲象齒擲也髮濕則滑故用木梳乾則澁故
用象擲也沐而飲酒曰機蓋則邊豆之實也

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焉既克之以和平之
味又感之以和平之音皆為新沐氣虛致其

也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連用湯履蒲

也

三禮集註 三卷 四十二

盥進羞工乃升歌音登

音登

音展

音展

席衣布晞身乃獲進飲音于劇音快連

陳氏曰杆浴盤也履踐也劇席劇草之席也
凍洗也履劇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
立於蒲席而以布乾絮其体乃着履而進飲
也應氏曰日又五盥於其間而沐浴焉則所
以潔其垢而致其潔養其和者亦無所不至
也沐則洗髮而後深其髮則先揮而后象浴
之中則下綈而上綈其席則先劇而后蒲大
抵整治之初則先用其粗者蓋垢汚之難去
不可不加刮摩滌蕩之力及其整治之后則
用其潤養之功周氏曰既沐而升歌所以作
其陽也既浴而進
飲所以養其陽也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

三禮集註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對命既服習容觀王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

車則有光矣側皆切觀去

將見君先夕又齋戒居外積誠一也史進笏
書三事以備遺忘致敬慎也容服既盛王聲
和鳴和敬在中英華發外輝如而有光矣孔
氏曰服竟私習儀容又德已佩鳴王聲與行
步相中適也習儀竟行出至己之私朝揖其
屬臣揖竟出登所乘之車而適君朝矣吳氏
曰公所君之朝也容觀身容之示人者王聲
佩王之銷鳴者既服下裳上衣束帶設佩竟
將出未出先自行動習試其容觀與王聲使
人視之聽之又容觀合儀王聲中節然後出
揖私朝而登車以適公朝陳氏曰大夫之史
蓋掌文史之事非史官也思意所思念欲告

命合當奉者此三者皆書之於笏輝與光皆

言德光熒越之盛光則又盛於輝矣朱子曰
既服必先進笏所以備忽忘也漢初有秉笏
奏事又曰執薄亦笏之類只是為備遺忘故
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
以笏指畫後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周禮典
瑞有指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指於要間
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今郊廟之事天子皆
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
非執大圭也

右記鄉大夫以下家居之禮 凡三節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

三禮集註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二

屨在外不俟車

孔氏曰節以玉為之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
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急則二節臣故走也
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官謂朝廷治事處在外
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
外遠故云車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雷雷拱視下而聽

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齊音谷 袷音胡

鄭氏曰紳垂則若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
也孔氏曰凡者臣無貴賤皆然紳大帶也身
直則帶倚若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緝委
地故行則足恒如踐裳下也雷屋簷也身俯

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雷雷拱者拱者手也身
俯則宜手脊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致故
下騰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
面向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視視尊者之處
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視聽上及聽
卿任左皆倫君教使也立者尊者坐者尊左
侍君坐時侍者在右左耳近君是以聽卿皆
以左為任也方氏曰願雷則首俯而願傾如
簪雷也身屈故手垂高目下耳以尊臨卑之
道視下聽上以卑事尊之道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又引而去君之黨登席
不由前為躡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
去席尺

三禮集註

卷之三

四十三

孔氏曰黨鄉之屬借以喻君之旁側所親也
言臣侍君坐又退就側旁別席若旁無別席
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命令與旁
側之親黨同席則臣又謙卑引卻而去離君
之親黨坐君親黨之下也失期而踐為躡席
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躡席也徒坐空坐也
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余
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
者又解食所以近前之意以凡設豆去席一
尺不得不前坐就豆也王氏曰食則豆去席
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
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

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

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

右坐右納左先典切言魚斤切

孔氏曰先飲示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示不
敢先君盡爵此謂朝夕侍君得爵者若大禮
則君先飲而后臣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
也此云再拜稽首而後授燕飲則先受而後
再拜又云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若燕
禮非唯三爵而已酒如謂顏色肅敬一爵顏
色稍和舊讀言言為問問義亦通臣侍君小
燕唯止三爵左傳云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
也坐跪也初跪脫屨堂下為敬故退而跪取
屨起而遂巡隱辟以著之若坐左膝則看右

三禮集註

卷之三

四十四

足之履坐右膝則着左足之履陳氏曰酒如
禮度明肅之貌閭閻意氣和悅之貌油油謹
重自得之貌

唯君面尊大夫側尊用楸士側尊用禁凡尊必

上玄酒唯饗野人皆酒楸於切

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
上公尊瓦甒兩有豐在尊南南上楸斯禁也
無足有似於楸玄酒不忘古也饗野人飲賤
者不備禮也孔氏曰人君燕臣子專其思惠
故尊鼻向君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在
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向尊也側謂旁側在
賓主兩楹間旁側夾之又東西橫行異於君
也君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是

也大夫士側尊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是也若一尊亦曰側尊士冠禮云側尊一饌醴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則別於今木舉上有四周下無足斯禁亦無足有似於椹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故唯酒而無水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殮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

三禮纂註

四五

醬乃出授從者飯扶晚切辨音通

鄉氏曰待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忠孝也俟君食而後食者辟食味也順近者從近始也覆手以循耳已食也殮勸食也君既食又飯殮不敢先君飽也三飯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執飯與醬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孔氏曰禮敲者共食則先祭降尊之客則後祭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君命之祭乃敢祭也君未食而臣先食編嘗羞膳示為嘗食也嘗羞畢飲飲以俟君殮臣乃敢殮也禮食未殮又先啜飯以利滑喉中不令澁噎也若難得賜食而非君所客故不得祭若使膳宰自嘗羞故不得嘗羞既不祭不嘗則俟君

食後已乃食也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不先飲以俟君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乃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若越次前遠者則為食好味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又須君命備嘗乃備嘗之也凡嘗遠食又順近食客與不客悉皆如此君未覆手不敢殮待食者悉然也覆手者謂食飽又覆乎以循口邊恐有粘汗着之也殮用飲流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飯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君既食又飯殮者君食畢竟而又殮則臣乃敢殮明不先君而飽也三飯謂三度殮也君既已徹則臣乃自徹已殮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

三禮纂註

三五卷

四六

馬僕卑餽虛步切上文待食於君之禮此明敵者相與為食之人食不令盡食愛人固有節也雖食於人亦不至飽自愛亦有節也食於人每品又祭不忘本也唯水漿不祭水漿非盛饌為早祭之惟敬君之賜故祭之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殮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

一八 敬凡燕食婦人不徹飯扶晚切

鄭氏曰後祭先飯謙也客祭者盛主人之饌也
禮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餘也客自
備禮也客饗者若食竟作三飯餘也主人見
其故祭之主人致辭云不足祭謂饗食不足
更食然也主人致辭云不足致飽若欲使
故自徹之同事而舍居一室既無的賓主故
又少者一人徹饗壹食謂赴事聚食之人則
亦不人人徹惟推一人徹也方氏曰先生則
生在已先謂尊者也異爵則爵與已異謂貴

子禮卷三 三三卷 甲七

者也婦人弱不勝事故不徹陳氏曰晉者食
味之主故主人徹客亦自徹禮尚施報也一
食之人為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也二者皆為
無賓主之分故但推少者一人徹之而已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弃所操凡

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行隔切操

弗致于核懷核不置于地也瓜橫斷形如環
上環是處間下環是脫華處祭時取上環祭
之而食中操謂手所持者弃之不食後君子
不得先嘗火孰和調是人之所為故先於君
子而嘗之方氏曰曲禮賜果於君前其有核
者壞其核瓜橫斷若環上環以祭中以食所
操者下也自然之味以先食為新故後君子
而餽焉使然之味以後食為慎故先君子而

馬嘗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

孔子不辭不食肉獨流飯而為殮之禮此又
有深意存乎其間孔氏曰凡客將食與辭而
孔子不辭者又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
食先食載次食肴至肩乃飽而殮孔子不食
肉乃為殮者是季氏饗失禮故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

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

賜弗再拜

陸氏曰拜賜句君賜若車馬乘以拜賜若衣
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謂非經
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乘服也若後世三
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又君賜而後服鄭
氏曰乘服以拜敬君意也據掌以左手覆按
右手也致諸地致首於地也酒肉之賜弗再
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孔氏曰
凡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性
至君所又拜重君恩也繪首者頭至地據按
地謂卻右手而覆左手按於右手之上也致
諸地謂頭及手俱至地也酒肉輕但初賜至
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或曰弗敢即乘
服謂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
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君未
有命不敢即乘服也左傳杜洩將以路葵南
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葵馬用之季孫使

三禮卷三 三三卷 甲八 四十九

杜庚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
王命而
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不敢逆
復賜之

大夫拜賜而退士拜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
親賜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
不在拜於其室

孔氏曰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
臣受其辭入白於君小臣入則大夫乃拜之
拜竟即退不待報恐君召進答已也士則外
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出又拜君之報
諾也亦受又往彼家拜此非酒肉之賜故再

三禮集注

卷之三

拜君賜服以拜大夫輕故不服其所賜而
往拜之敵者相獻既已拜受賜則不復往彼
家拜也若敵時主人不在留物置家主人還
又往彼家拜謝其室敵者之家也若朋友之
饋則論語云非祭
肉雖車馬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陳氏曰事不同不可同日語人不同不可同
日賜故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扶
柱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昔魏公晉侯之朝
周同賜以五斂之王君子猶以位之不同為
譏秦后子楚子干之寓晉同食以百人之備
君子猶以富之不同為譏况君子之與小人
苟同日而賜之是
冠履墮王浦濕也

於君有章桃蒨於大夫去蒨於士去章皆造於
膳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音列

孔氏曰大夫尊恐君拜已之獻故不自往而
使已膳宰往獻士賤不嫌君拜故身自親送
大夫雖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
士自送至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
而送之也天子諸侯之臣獻孰食於君恐邪
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大夫之臣以
食獻大夫則除去章唯餘桃也士之臣更
以食獻士又除去章唯餘桃也桃枝也皆
皆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王飲食官也
獻孰食者操醬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

三禮集注

卷之三

之食付主人之食官也大夫自獻則屈君若
已故不親也此辭大夫所以不自獻之義也
氏曰臣子之致膳者愛心也熏稷不祥者敬
心也方氏曰桃以其性章以其氣蒨以其形
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一
者去蒨去二者又去章唯桃不可去無貴賤
一也皆造於膳宰者不敢專
達又待至膳之人達之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有獻而弗敢以聞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
它臣若致金玉貨具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
司是其類也孔氏曰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
當云贈從者之屬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士於大夫不慶賀下大夫於

大夫承賀有憂者

鄉大夫士之家設有喜慶之事若是君命所賜則當賀非君賜則不賀蓋以君賜為榮也承受也上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下大夫於上大夫尊相近故受也

有憂者三
字未詳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

按儀禮但是主人送賓皆再拜賓不答拜賓既無答拜之禮故士得拜送大夫也士於尊者謂士詣鄉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拜竟乃進面親相見也若大夫出迎而答拜士則走

三禮象註
三卷
辟之輔氏曰拜迎則勞尊者

之答已拜送則盡已之敬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孔氏曰君前臣名若大夫生則士呼其名大夫已沒而士於君前則稱謚無謚則稱字士賤雖已死猶呼其名若士與大夫言及它大夫士則士呼名大夫呼字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謚大夫陳氏曰與大夫言而名士則謂士之生者也大夫之生者則字之應氏曰隱其名而舉其謚與字非獨自謹分守存謙退亦所以体君上尊賢貴貴隱卒崇終之心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

教學臨文不諱

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大夫之父母敬大夫不重敬也祭社稷山川百神祝嘏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廟中有事於祖則不諱父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謂師長也若諱則失於事正方氏曰此一節與曲禮所言文雖小異而義則一也

右記為臣之禮凡十二節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已行禮於人行禮於已皆稱父者統於尊也若有與制之事即為無父之心

三禮象註
三卷

五十二
三百九十九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

之走而不趨唯上声

命呼父召子也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趨緩於走但急走往而不駁趨也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濟色容不盛此孝

子之疏節也

方氏曰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凡此慮道親之憂疑而已然孝子之事親豈又老而後如是耶蓋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此也親病則致其憂故色容不盛文王

世子所謂色憂不滿容是也陳氏曰易方則
惡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
之憂臨節常行禮畧
之禮而已非大節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
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鄭氏曰圈屬木所為謂厄極之屬見親之器
物哀傷不忍用也孔氏曰手澤謂父平生所
持手之潤澤在焉口澤謂母平生口飲潤澤
之氣在焉不能謂不忍也○愚按人之智愚
各有分限固有父沒而子不能讀父書者不
可強也但親之手澤存焉觀其澤如見其親
則所以珍藏以相傳如重器者自有不容已
也記者曰手澤存焉爾玩此一言不忍忘親

三禮纂註

卷之三十三

五十三

之意譎然
見于言外

右記為子之禮 凡四節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三終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四

儀禮餘

深衣

大小儀文

深衣者記深衣之制也吳氏曰玉藻篇內已
畧記深衣之制此則專記深衣而致詳焉今
以次玉藻之後孔氏曰凡服上衣下裳不連
此衣裳相連被體深遂故謂之深衣呂氏曰
古者衣裳殊所以別上下也唯深衣衣連裳

三禮纂註

卷之三十四

乙一

而不殊蓋私褻之服爾如冠之冠武殊至於
居冠則屬武而不殊皆尚簡便也方氏曰經
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
衣則天子至於庶人皆服之也以其義之深
名之○按舊本第三十九今以其皆大小儀
文同於玉藻故類附於此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

方氏曰深衣之作其來尚矣故以古者冠篇
首袂在前以應規禘在中以應矩縫在後以

三禮集註

應絕齊在下以應權衡陳氏曰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遂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焉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着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但大夫以上朝祭以冕服自祭用爵弁服則以素為中衣士祭用朝服則衣布為中衣也皆謂天子之大夫與士也喪服亦有中衣檀弓云練衣黃裏練緣是也但不得雜揄尺爾吳氏曰古者深衣明此衣古聖人之所作非今始有也深猶長也凡物之長如水之深故地南北之脩亦曰深禮服上衣下裳殊上衣止三尺三寸加以帶下一尺僅可掩裳上際蓋衣之短者衣連於裳下垂至際此衣之長者故曰深衣亦名長衣深衣二字名義一也用為吉服則名深衣用為凶服則名長衣衣之制並同

短母見膚長母被土

方氏曰短母見膚則其形不羨長母被土則其物不費夫然則雖約而不失於儉雖隆而不過於奢吳氏曰此言裳之下際衣有尺寸而裳無尺寸者以人之長短不同也隨人之身而定其長短但母令大短而露見其體膚亦母令太長而覆被於地上可矣

三禮集註

鄭氏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蓋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所謂續衽者謂屬衽於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着以合縫者為續衽而縫之邊謂其旁之無布幅處裳以六幅之布交解裁之為十二片每片一旁有布幅一旁無布幅將心兩旁相合縫之又將有布幅之旁覆掩無布幅一旁而重縫之謂屬屬裳之旁衽者又鈎縫其所裁之邊也左右各六片依此法縫畢唯當背處二片皆有布幅則不順鈎邊但削幅而已方氏曰衽襟也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衽居裳之邊曲以鈎束焉故曰鈎也王藻衽當旁是也

要縫半下

方氏曰要縫之轉居下齊之半王藻所謂續齊倍要也是也以縫齊為倍則要縫為半矣此所以互言之吳氏曰要者裳之上際裳要處也下即裳之下際有齊處布幅廣二尺二寸六幅裁之為十二片狹頭廣八寸潤頭廣一尺四寸相合而縫兩旁各縫入一寸十二片狹頭當要者廣七尺二寸十二片潤頭在下者廣一丈四尺四寸要中之縫比下際之廣為一半也

格之高下可以運肘

格之高下可以運肘

劉氏曰：袷者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
回轉也。王藻云：袷可以回肘是也。肘臂中曲
節袷之高下與衣身齊。二尺二寸古者布幅
亦二尺二寸而深衣裁身用布八尺八寸中
屈而四疊之則正方袖本齊之而漸圓。袷以
至袷則廣一尺二寸故下云袷圓應規也。衣
四幅而要縫七尺二寸又除負繩之縫與領
旁之屈積各寸則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
續以二尺二寸幅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吳
氏曰：此言衣袖直下之度運轉動也。肘臂節
當腕可屈處也。孔氏曰：袷謂當臂之處袷中
宜寬大袷二尺二寸肘尺二寸可以運動其
肘也。

袷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袷科齊切

三禮集註 三四卷 四 川四空二

吳氏曰：此言衣袖橫伸之度袷者袖之末左
右各以布二幅為袖每幅除削幅二寸共長
四尺人肩至肘一尺一寸肘至掌後一尺一
寸掌後至中指端約九寸弱共三尺一寸弱
反詘及肘又二尺弱共為五尺一寸弱袖之
四尺并衣幅之旁覆臂一尺一寸內除削幅
一寸亦共五尺也。孔氏曰：袷屬於衣衣幅廣
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從肩覆臂又
尺一寸也。

帶下母厭靜上母厭靜當無骨者厭又婢切

吳氏曰：此言衣帶高下之度在帶骨之上脊
骨之下正當二者中間無骨之處陳氏曰：此
不言帶之制王藻曰：士練帶率下辟皆言
明祭服之帶朱子深衣帶蓋亦彷彿玉藻之

文但禪複異耳方氏曰：無骨處則是當腹間
矣深衣襟腋故欲緩急之適吳氏曰：此衣帶
上下之中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袷圓以應規曲袷
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
應平音切 胡尾切

十有二幅自鄭氏以來皆謂裳之六幅每幅
分為二近年吳興敦繼公獨謂衣六幅裳六
幅是為十二幅今按裳以六幅布裁為十二
幅不可言十二幅又但言裳之幅而不言衣
之幅尤不可教說良是衣裳各六幅象一歲
十二月之六陽六陰也從袖口自下而上

三禮集註 三四卷 五 川三八十一

尺處於內縫之以漸而殺使如規之圓縫至
袖下端近裏一尺處止曲袷交領也禮服上
衣之領當而下此深衣之領右襟之末斜交
於左脅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二領既斜則
領不直而兩領交會自如矩之方謂之曲
袷孔氏曰：負繩謂衣之背縫與裳之後縫上
下相當如繩之直非謂真負繩也
裳之下齊如權之衡低昂平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
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
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
服之

鄭氏曰政或為正與易文合今從之舉手容者應接之恭外無圭角也負直於後者宅心之正內無斜倚也抱方於前者制事之義外無倚也安志平心者存主之定內無低昂也此言以者云謂以之律已也其五法也施於衣聖人所以服此服而身其法也陳氏曰義所以行已政所以正人行已以義則貴於方而正人以政則貴於直易曰義以方外傳曰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是也若夫志譬則權心譬則衡也衡之低昂皆權之輕重則心之平傾由志之安危所以謂安其志而平其心焉馬氏曰五物者以其極至而可以為法於天下也故聖人之於深衣必應規矩繩權衡者以為被於身之間而可以為萬事之則故視其服者知其道觀其容者知其德輕重曲直方圓又來取法而不可欺矣此篇

之制度所
以為詳也

故規矩取其無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吳氏曰為圓為方必以規矩而後成易其法則不可無私也繩以直物之不直權衡以平物之不平言取者三謂取之范物也其所取真可為法先王所以貴此法而制其衣也聖人服之謂有德而能稱此者先

王貴之謂有位而能作此者

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相去声

可以為文謂服之而擯相也可以為武謂服之而治軍旅也完謂完牢而難破壞不費謂易有而不傷財方氏曰端冕可以為文而不可以武介冑可以為武而不能以文燕之者唯深衣然可以為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祭也特可以贊禮為擯相而已可以為武非若介冑可以臨難折衝也特可以運籌治軍旅而已鄭氏曰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化絕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曰弗費吉服以朝祭為上燕衣則居其次故曰善衣之次

右記衣之制度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

孤子衣純以素 大音泰 絕音準

若父母與祖父母俱存者純以纁蓋孝子以多飾為貴也若或父母存而祖父母沒或祖父母存而父母沒只用青純而已孝有所不足於心也青東方之色雖吉而非大飾至于俱不存者孤子也素純而

巴西方之色慘而陰也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緣悅絹切

純謂緣之也緣袂袖口也緣邊衣裳之側也邊各寸半則表裡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士喪禮下篇云在幅曰緝在下曰緝此總言青與素之度也陳氏曰純衣之緣也袂緣緣袖口也諸廣緣 襟旁及下也

右記純之制度

呂氏曰深氏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吊練服深衣親迎女在途而昏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簡便之服非朝祭皆可服之也方氏曰十二幅應十二月者仰觀於天也直其政方其義者俯察於地也裕之高下可以肘者近取諸身也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也其制度固已深矣然端冕則有敬色所以為文介胃則有不可辱之也所以為武端冕不可以為武介胃不可以為文燕居之服也唯深衣而已王燕曰夕深衣深居燕居之服也端冕雖所以修禮容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為文介胃雖亦以臨成事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為武矣

三禮纂註

卷之三十四

人

三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四終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五

儀禮餘

大傳

大小儀文

此篇多宗法亦儀經緒餘也鄭氏曰祀祖宗人親之大義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方氏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

三禮纂註

卷之三十五

乙

二百八十一

此常祭為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獨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四獻祿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

上文言諸侯不得行禘禮此言諸侯以下有裕祭之禮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也諸侯之祫固及其太祖矣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行焉而其祫也亦上及於高祖于者自下于上之義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故謂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

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遂奔
元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
也

既事殺紂之後也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
奠告行主於牧野之館室然後率諸侯以祭
告祖廟遂疾也追加先公以天子之號者蓋
為不可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石
梁王氏曰周頌作駿以此章參之書武成及
中庸有不同者先儒言文王已備禮亶父季
歷克商後但尊稱其號若王者
禮制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備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

三禮集註

三五卷

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治理而正之也謂以禮義理正其恩之隆統
屬之戚疏也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次序族
人以昭穆之位上治下治之道皆有
禮義之別則人倫之道竭盡於此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

日治親二日報功三日舉賢四日使能五日存

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瞻者五者

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

自人道始矣

民不與焉謂未及治民也治親即上治下治
旁治也君使臣以禮故功曰報行成而上故
賢曰舉藝成而下故能曰使存察也人於其
所親愛而辟焉有以察之則所愛者一出於
公而四者皆無私意之累矣一得猶皆得也
瞻明也物事也純繆辨戾也民莫得其死焉
五事之得失闕國家之治
亂也人道申言上文之意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
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權無鍾度夫尺量斗斛也文章典籍藉也正者
年之始朔者月之初服之色隨所尚而變易
徽旌旗之屬徽之號亦隨所尚而殊異如殷
之大白周之大赤之類也器者禮樂之器械

三禮集註

三五卷

三百六十一

者軍旅之器衣服各有章采時王因革不同
此七者以立考政易殊異別焉言是與民變
革者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
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此天地之常經故不可變革○按上即即論
語所謂損益者此不可變革即論語所謂殷
因於夏周
因於殷者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

女有別

女有別

同姓之人各統於小宗大宗族雖繁合聚于宗法無離散陵犯之事異姓之女來歸各定於姑婦姊妹之名名定則分定治昏姻交際會合之事尊卑有等男女有別而無淫亂賊逆之禍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婦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承上文際會名著而言婦各從夫夫屬父子之道則妻皆母婦之道如父之兄弟為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兄弟之子為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皆一定而不可移弟之妻不可謂之為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為母故云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也此名

三禮纂註

卷五

四

者人治之大者也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

同高祖者服總麻服盡於此矣故云服之窮也五世祖免謂高祖之父祖免而已是滅殺同姓也六世則高祖之祖并祖免亦無矣故曰親屬竭也上指高祖以上也姓為正姓氏為庶姓如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為氏是也其庶姓別異於上也戚親也單盡也四從兄弟恩親已盡各自為宗是戚單於下也殷人五世以後則相與通昏故記者設問云今雖

周世昏姻可以通乎

繫之以姓而弗別殺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庶姓雖各自為宗親盡于下然有本姓世繫以聯繫之別而不別也又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服雖疎而情不殊也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此周道所以為至而人始異於禽獸者也此是答上文設問之辭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三禮纂註

卷五

五

術猶法也以此六者之法制服也服之輕重皆從此六術中定之孔氏曰親親者父母為首次妻子伯叔尊尊者君為首次公卿大夫者若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為人後者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從服者見下文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屬親屬也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服女君之黨庶子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是徒從也如公子之妻為父母期而公子為君所辱不得服

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如兄有服而嫂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公子為君所厭不得為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為夫之兄弟無服而服婦姒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妻為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母為其兄弟之六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此從重而輕也公子為君所厭自為其母練冠輕衣而公子之妻為之服期此從輕而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孔氏曰自用也仁恩也率循也親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

三禮集註 卷之三十五

六 四卅六

於祖遠者恩愛輕故名曰輕也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也義則祖重而父母輕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宜合如是故云其義然也按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報本應總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豈非為尊重而然邪至親以期斷而父母三年寧不為恩深乎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之位也

大君即大宗也大君以天下為家然其親親之仁又有合族之道制為族人燕飲之禮至于族人則俱為臣子不得以親親之情親其君所以嚴上下之辨杜篡代之萌也故曰位也言限於名位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說見前篇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稱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義也

三禮集註 卷之三十五

七

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之所自出四字朱子曰衍文也凡大宗族人與之為絕族者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為小宗者則以本親之服服之餘並說見前篇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一人為宗以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此之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此之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立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子宗於已矣此之謂無宗亦莫之宗也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上下不得宗君下未為

後世之宗有此三事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此又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庶兄弟之為士為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為士大夫者為宗使此庶者宗之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三從兄弟同高祖故服總麻至四從則族屬絕無延及之服矣移讀為施在旁而反之曰

三禮集註

三十五卷

八 三十三

施服之相為以有親而各以其屬為之服耳故云親者屬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斃於人斯此之謂也

祖之遷者逾遠宗之維者無窮又知尊祖乃能敬宗收不離散也宗道既尊故族無離散而祭祀之禮嚴肅內嚴宗廟之事故外重社稷之禮知社稷之不可輕則知百官族姓之當愛官得其人則刑不濫而民安其生安生樂業而食貨所資上下俱足有恒產者有恒心倉粟實而知禮節故非心邪念不萌而百志以成乖爭凌犯不作而禮俗一致刑猶成也如此則協氣嘉生薰為大和矣豈不可樂乎詩周頌清廟之篇主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豈不見尊奉於人乎無厭斃於人矣引此以喻人君自親親之道推之而家而國而天下至加禮俗大成其可樂者亦無有厭斃也

三禮集註卷之三十五終

三禮集註

三十五卷

九

二百四十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六

禮儀餘

郊特牲

大小儀文

此篇皆記祭祀之儀中間惟雜冠昏燕覲一

二段耳然祭亦不專於郊也特因篇首有郊

特牲三字遂取以名篇焉陸氏曰郊者祭天之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

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太牢貴誠之義也故

三禮纂註

卷三十六

乙

二百八十

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祭天以犢而祭社稷以太牢非厚於社而薄

於天也犢無牝牡之情其誠懇可尚也然則

品物雖隆而誠意不足者可以格天乎諸侯

膳天子以犢而天子賜諸侯以太牢取諸郊

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祭禮莫大於郊賓禮莫大於饗郊主於誠故

用犢饗主於敬故貴臭三獻一獻非享味享

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

已矣諸侯來朝以客禮待之是為賓也在廟中行

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諸侯相

朝亦然明貴氣臭之義也周禮上公再裸而

伯酌圭瓚而裸之酢則賓酢主也脯加薑桂

曰服脩行饗雖設太牢之饌此必先設服脩

於庭前然後設餘饌故云尚

服脩也此明不享味之義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

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此大饗是諸侯相朝主君享客之禮諸侯之

席三重今兩君禮敵故席三重之席而受客

之酢爵也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

上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介大夫席雖再

重今為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席雖三重今

撤去兩重用卑席受此介之酢爵是降國君

之尊以就大

夫之卑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

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

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

故有樂食養陰氣故無聲凡聲陽也

四時之氣春夏為陽秋冬為陰鬼神之屈伸亦如之故春夏之祭以樂養陽氣也秋冬之祭備物養陰氣也因神之陰陽而為禮事之節也饗禮主於酒食禮主於飯其義亦然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亦然禘祠烝嘗解見周禮

鼎俎奇而籩豆耦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養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陰陽氣也奇耦數也奇耦亦陰陽也鬼神者陰陽之靈也制為祭祀之禮心通化育者為之也有外於陰陽之義乎不用養味而貴多品萬物告成孝子利養之心遂矣

三禮纂註 二十六卷 三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藝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廟門也肆夏樂章名九夏見周禮易以敬言和易中有嚴敬之節也卒爵而樂闋謂賓至庭而樂作賓受獻爵拜而樂止及主人獻君樂又作君卒爵而樂止也數之數美之也奠酬而工升歌謂尊置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所以發揚主賓之德故云藝德也匏竹笙也樂所以以養陽道之舒暢禮所肅陰道之收斂一闋

一關而萬事得宜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諸侯朝聘之有旅幣蓋各因土地之宜大要有龜有金有皮有帛有璧皆各有其義也龜取其先知金取其和皮取其服猛璧帛取其德君子於玉比德故曰往德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此以下言朝聘失禮之事庭燎者庭中設炬火以照來朝之臣夜入者大戴禮言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侯國皆供百燎自桓公始之

三禮纂註 二十六卷 四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今大夫之僭自晉大夫趙武始也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在禮經大夫出聘於他國者公禮畢亦有私覲之儀論語記孔子享禮後亦有私覲論

之說是私觀亦未為非禮也但周衰文勝大
夫觀他國者伸至君之意薄而伸私觀之禮
隆有二心於他國之君故此記者非之言執
圭而使本以申至君之敬而庭實何為乎於
彼國諸侯之庭為人臣者不宜有外交今有
外交矣是有二心於他君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

三桓始也

大夫臣也具饗禮以饗君以臣召君自周公
以來未有此禮也此君弱臣強而為之積而
倒置必有大夫強而君殺之之事魯之大夫
饗君則由三桓始也其後果有殺信叔慶父
之事

三禮纂註

三十六卷

五

三十七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
不敢有其室也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
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天子無客禮者無與為主之人也適其臣升
阼階天子即主也諸侯不自有其作是不自
有其室也諸侯入觀天子負斧而立諸侯執
圭以觀不下堂而見諸侯天子尊地卑名分定
矣下堂而見諸侯則天子之失禮乃夷王以
下所為也王室陵夷又何禮之存乎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
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宮縣天子之樂也白牡殷牲也玉磬天子樂
器也朱干錫冕天子樂舞也大路殷祭天車
也今諸侯用之是僭禮也按此疑是魯所用
蓋成王賜以天子禮樂而然也樂四面皆懸
曰宮縣諸
侯軒縣耳

臺門而旅樹及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

也

此皆諸侯之禮也兩旁起土為臺臺上加屋
而門當其中故曰臺門立屏當所行之路以
蔽內外為敬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故曰旅樹
旅樹也坫在兩楹之間兩君好會獻酬飲畢
則及爵於其上故曰及坫繡黼者繡刺為黼
文丹朱桑繡為赤色繡黼為中衣之領丹朱

三禮纂註

三十六卷

六

三十八

為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
本諸侯之制而大夫僭之管仲樹臺門有及
坫孔子譏其
器小是也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脇於此相貴以
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
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
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相貴以等謂擅相尊貴以等列也諸侯不敢
祖天子而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襄
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魯以周
公之故立文王廟耳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左

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記者以禮之正言之而又有他意者舊說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其所出故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故公子為大夫者亦得立宗廟於其采地故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也其王子母弟雖無功德不得出封為諸侯而食采畿內者亦得立祖王廟於其地故魯宗人家宗人掌祭祖王之廟也由三桓始謂魯之三家立桓公廟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賈氏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

三禮集註

卷三十六

七

三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敬以之為臣此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云寓公不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比面答君也

本猶對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惟家臣於大夫不稽首者非尊重家臣也大夫不敬受君禮於其家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

有獻弗親者使人往獻不身自往也不面拜不親見若之面而拜也恐煩君答拜故也

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論語鄉人禘朝服而立於阼階此舉也舊說禘是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衣朝服立於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何以聽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射謂何以能聽樂之

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為士者當習於射不敢以不能辭惟可以辭疾蓋生而設弧於門左已有射道但未能耳今辭以疾而未設則亦與初生之未能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

何居

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擊鼓其義何所據乎惟之之辭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訪之於東方朝市之於

西方失之矣

釋祭之明日又祭也釋是堂上按尸枋是於室內求神皆一時之事釋之禮當於廟門外之面堂今乃於庫門內枋當在廟門外而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即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於市內近東今乃於市內西方此三事皆違於禮故曰失之矣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地秉陰則社乃陰氣之主社之主設於壇上北而南而君來北嚮下南向祭之蓋社不屋惟立壇壝而環之以牆既地道主陰故其主北向而君南向對之荅對也甲為十干之首

三禮纂註

卷三十六

九

三禮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薄書作亳薄社於周為喪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社示有存亡也屋其上則天陽不入牖於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聖人知地道之大故立社以祭所以神而明之也美報善其報之禮也上古穴居故有中霤之名中霤與社皆土神即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此皆以示其為載物生財之本也

唯為社事單出里

二十五家為里單盡也言惟為祭社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其事蓋每家一人也其餘未出者

唯為社田國人畢作

唯為社田一里之人畢力而作其餘無有通力而共作者

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及始也

承上文國人畢作者以此社田丘乘供粢盛以祭社也報其生物之本及其生人之初柰何不敬其事也井田之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乘以上言祭社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盟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連辰之月大火心星昏見南方故出火以焚
除草萊焚後即蒐田也簡閱其車賦歷數其
卒徒因誓衆於社或左或右或坐或作皆依
軍法誓之使習熟其變動之節驅逐之際禽
獸雖甚而殺獲取合又有定制犯命者必罰
不使之多求以過服其貪利之志在上者亦
取之有制如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不踰法而
貪下之所得是以以戰則克習民於變也祭
則受福獲牲以禮也○疏曰祭社既在仲春
此出火為焚當在仲春之月記者誤也○此
因祭社明出火蒐田之事田亦為祭也故曰
祭則受福

天子適四方先柴

三禮纂註 卷十六 卷

書曰歲二月東巡
守至杜宿宗祭

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

天勝也冬至一陽生天道之始也冬日最短
自此日長故曰長日之至也以此郊祭是謂
迎之○朱子曰以始祖配天溥在冬至一陽
始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
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祀於
明堂此議方正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

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郊祭本大報於天郊主之以日者陽之精
天之行四時生萬物類日月之往來也南郊

說其位掃地因其
質陶匏象其性

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
之用幸也

以天之生生大德雖殫供百物以祭不足以
為報然思極隆者報愈淡陶匏之器商賈之
牲取其誠感而已牲以騂貴
所尚也日以辛用柔日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

即上文迎長日之至
之意至后辛日也

上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稱宮尊祖親考之義

三禮纂註 卷十六 卷

也

告于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于祖此尊祖之
義用龜以上而于祫宮此親考之義曲禮言
大饗不問卜既用冬至則有定日此但云卜
郊則非卜日矣下文言帝牛不告亦或此謂
卜牲

上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澤澤宮也於其中射以擇士因謂之澤宮其
日卜竟有司即以祭事誓戒命今衆執事者
而君亦聽受之是
受教諫之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內集百官而戒之又於大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

哭不敢凶服汜掃及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

上

祭報報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汜掃酒水而後掃也反道刻道路之土及之令新者在上也鄉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為常也

三禮集註

卷之三

十三

三十三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

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陳氏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栗素車貴其質也

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

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璪與藻同素車殷之木幣也旂之旒與冕之旒皆取垂下之義余見前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

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充人養於牢中三月也此二牛皆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帝牛稷牛皆穊滌之但帝尊天須滌牛不得已稷牛取具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以後稷配無有大於此祀典者以上言郊祀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

三禮集註

卷之三

十四

三十四

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蜡祭八神先蠶一司蠶二農三鄴長嘏四貓虎五方六水庸七蟲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合猶閉也閉歲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享祭之也

蜡之祭也主先蠶而祭司蠶也祭百種以報畜

也

畜與穡同先畜神農也主如前章主日之主言為八神之主也司蠶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報畜謂報生民粒食之功

經農及部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農古之田峻有功於民者野者野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啜廢造為部舍田峻居之以督耕者故謂之部表啜禽獸貓虎之屬也。按非仁義至極之心慮不周於此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田鼠田豕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為有功迎者迎其神也坊隈也以蓄水亦以澤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眉山蘇氏以為迎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尸近於僞優所為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

三禮集註 卷十五 三十一

日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此祝辭也宅猶安也土安則無崩地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謂螟蝗之屬害稼者作起也草木各歸根于藪澤不特生於耕稼之土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之喪禮之殺也此為義之盡祭報其功則仁之至也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飲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以上

祭 言蜡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祭是也黃冠為草野之服其詳未聞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諸侯鳥獸之貢屬大羅氏之掌其使者戴草笠是尊野服

羅氏致庶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

三禮集註 卷十五 三十六

好女者亡其國

原者田獵所獲女則所俘於亡國者客貢使也使者將逐羅氏以庶與女示使者以王命詔之使歸告其君而以王言戒之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又亡其國舊說如此然庶可感得而亡國之女不恒有其詳未聞也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瓜華瓜與果藏之屬也天子所種者瓜華供一時之用而已不是收斂久藏之種也若可收斂久藏之物則不樹之惡與民爭利也此亦令使者歸告戒其君之事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

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不順成之方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是八蜡考此四方之凶豐也因不順成遂不通蜡民亦謹於用財矣既蜡之后收歛積聚民皆收而君子亦不興功是雖通蜡亦謹於用財也祭之義亦深矣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

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恒豆朝事恒常所薦之豆乃水草和羹之氣若昌本常豆是也其醢則麋鷄麇鷩為陸產

三禮集註 三卷

十七

三五五

之物加豆饋食薦孰之豆乃陸產之物若葵菹豚拍是也其醢則麋鷄魚醢為水中之物

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

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邊也先王

之薦可食也而不可着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

不可好也武牲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

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

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此以下明祭祀之物不可同於尋常安樂之義言交接神明取恭敬質素也非如人事飲

食美味之道也故薦俎質而無味不可飲者冕車尊嚴不可乘服以為榮好萬武以示莊勇不可娛樂宗廟嚴肅不可戲處以自安而器供事神明不可便以爲私利所以交神明不可同於所安樂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

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篋簞之安

而蒲越葉絲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

大圭不琢美其質也舟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

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

三禮集註 三卷

十八

三五五

可同於所安藝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此明祭祀所用之物不尚繁華也未有五味之初先有水故水為五味之本未有黼繡先

有象布故疏布為女功之始周禮司烜氏掌以鑿取明水於月蓋取其潔也祭天禮大夫

而蒲越葉絲是尚用質也大羹大圭亦以質也舟漆雕幾美而素車是乘尊樸也所以交

接神明不可同於尋常安樂之甚者也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

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

而清明於外也

黃目黃鬯也酒壘之類以黃金鑊其外以為
日因名焉用爵鬯之酒有芬芳之氣故云
爵氣中中央之
色也奇偶見前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醢醢之美而

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鑿刀之貴貴

其義也教和而後斷也

鹽以煎鍊而成故曰煎鹽又用鷩刀者取其
鷩鈴之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貴其義是
貴聲和
之義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

三禮集註 三卷

十九

卷

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冠義言冠禮之義也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
是太古齊時之冠也緇布為之不用并用頗
以為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緇之以固冠耳不
聞有雷下之綏也此冠後世不復用而初冠
暫用之不忘古也冠禮既畢則敝棄之可矣
王藻云緇布冠緇是諸侯位尊盡飾故也
然亦後世之為耳。石梁

王公曰冠一段當附冠義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

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但三代之名不同
而形制亦應異耳委貌取安正容貌之意章
甫也所以表明夫夫毋義聲之辭追猶推也
以其形名之此一條是論始加之冠

周弁殷哿夏收

周之弁殷之哿夏之收乃時王所制以為三
加之冠弁名出於祭祭大也哿名出於櫛櫛
覆也收所以
收斂其髮也

三王其皮弁素積

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其服則十五升之布也
白與冠同以素為裳而碎即其要中故云皮
弁素積也三代皆以此為再加之冠服。按
以上並解見士冠禮

三禮集註 三卷

三

卷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

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章所謂無
生而貴者也夏之末造言夏之末世所為耳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

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

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元子適長子也其冠亦行士之冠禮無生而
貴言有德乃有位也立諸侯以維其先世以
其能法前人之賢行也以官爵人又隨其德
之大小而為階殺也死又有謚今日之喪禮

也設以前大夫以上乃為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先王制禮皆有精微之理所謂義也禮之所以為尊以其義之可尊耳王帛俎豆各有差寡厚薄之數數之陳列者人皆可得而見義之精微者不學則不能知也祝史其能知之乎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諦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總結前章冠義以下○按禮經凡冠昏射祭聘等皆已各列其禮而記者又各陳其義愚固將各義附于各禮之末其

三禮集註

三十一 三百全

義難知也學者宜盡心焉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以昏禮本於天地之合此夫婦所以為道也附遠託於遠嫌之義厚別重其有別之禮幣誠辭腆是欲告戒為婦者以正直誠信之行信其能盡事人之道信其能有為婦之德也此以下言昏禮之義○鄭氏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以禮義生于男女以男女配乎天地君臣此道之所以為綱常也
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

三禮集註

三十一 三百全

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帥人者也

以親迎為親之以從人為帥之此夫婦之所以為人終有叙也所以為倡隨之道也○按親御婦車而授之綏是親愛之義也親之乃可使之親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于渭皆是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大門女家之門也先婿車在前也女從男婦車隨之也夫也者丈夫也丈夫者以才智帥人者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

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以效陰陽以至社稷以承宗祧而曾是宴私之意足以介之乎是以致敬也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

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

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餼餘私之也舅姑

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

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共牢之禮雖三王所作而俎之外器用皆如古者

三禮纂註 卷之三十一

之用陶匏重夫婦之始也厥明昏禮之明日也盥饋重祭而饋食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以上皆昏禮見士昏禮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血氣腥爛祭用氣也

尚用氣以用氣為尚也初以血謂神於室次薦腥肉於堂燭次腥亦薦於堂皆未熟故云用氣此以下至篇末皆言祭祀

殷人尚羶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

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牲未殺故臭味未成滌蕩宣播之意鬼神在天地間即陰陽之合散而聲音之感無間於

顯幽故殷人之際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而迎牲欲以樂之聲音號詔於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殷人先求諸陽凡聲陽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

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周人尚氣臭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鬯有芳氣又鑄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矣灌以圭璋為贊之柄用王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

三禮纂註 卷之三十一

羶麝凡祭慎諸此

蕭香蒿也取蒿及牲之脂膏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此是周人先求諸陽之禮既奠謂薦熟之時蓋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熱祝先酌酒奠於鉶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燒正此時也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

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

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王索祭

祝于枋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

三禮纂註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人乎祭于訪尚曰求諸遠者與

承上文鬱鬯求神於陰蕭解求神於陽以魂歸于天魄降於地故求諸陰陽此其大較也至于於室於堂於庭於祊於主孝子之心不知神之所在庶幾不於彼又於此而求之盡其義也詔祝於室謂朝事之時祝取牲之脾管燎於炭而入告神於室坐尸於堂謂灌鬯之後尸坐尸西南面用牲於庭謂殺牲以陳升首於室謂升牲之首祭以薦熟為正祭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又求索其神靈而祭之於廟門之內

訪之為言倮也所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設長也夫也尸陳也毛血

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此各釋訪所富首相緘毛血諸字之義尸有所組是主人敬尸之組人君緘辭有富是以福言牲体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坐相直相詔侑也所以詔侑於尸敬其享此饗也尸使祝致緘辭于主人緘有長久廣大之義也殺牲之特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貴純者貴其表義皆善也

血氣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

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管燔燎升首報陽也

明水洗齊貴新也凡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

三禮集註 三卷

二十五 四百七

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

有血有氣乃為生物血由氣以滋養則氣盡而血亦枯矣故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之主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隋祭之時以黍稷燕肺而祭也祭齊加明水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祖考形鬼歸地屬陰而肺於五行屬金金水陰也故加肺加明水是以前陰物而報陰靈也脾管腸間脂也先燔燎于炉至薦熟則合蕭與黍稷燒之黍稷陽也牲首亦陽体鬼氣歸天為陽此以陽物報陽靈也明水陰鑑所取月中之水洗猶清也泔灑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洗齊所以設明水及洗齊者貴其所潔也凡洗新之也專主洗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

三禮集註 三卷

二十六 四百八

之義潔著潔淨而明著也自月而生故謂之明周禮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泔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

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

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

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再拜稽首固見其順肉袒親割非至敬不能也故曰服之盡也言內盡其誠外去其飾敬順無以加也祭主於孝士之祭稱孝孫孝子是以祭之義為稱也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

其祭自曾祖以上故稱曾孫其謂國家也相
詔備於尸也相者不告尸以讓蓋是主人敬
尸自致其誠敬盡其嘉
善無待於相告以讓也

腥肆爛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
而已矣舉尊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
而後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祭之為禮或進腥體或薦解別或進湯沈或
薦煖熟豈知神果何所享乎主人不過盡其
敬心而已耳尊與角皆爵名尸始即席舉尊
角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其坐古者指夏時夏
之禮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然後得坐也
尸所以象所祭者故曰神象祝先以主人之

三禮纂註卷之三

二十七

辭告神後以神之辭
報主人故曰將命

縮酌用茅明酌也

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
酒為事而新作者其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敬
淨醴齊則先用此明酌和
之然後用茅以淨之也

醲酒沈于清汁獻沈于醲酒

醲酒蓋齊也沈沈也清謂清酒也清酒冬釀
接夏而成蓋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沈之
故云醲酒沈于清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汁
獻謂厚等秬也及鬱金之汁也秬色中有煮
鬱又和以蓋齊厚等而沈之出其香汁故云
汁獻沈于醲酒也○賈氏曰以事酒淨醴齊

清酒淨蓋齊今沈秬也乃用蓋齊而不以三
酒者五齊卑故用三酒沈之秬也尊故用五
齊也

猶明清與醲酒于舊澤之酒也

上文所沈三酒之酒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
之時此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言此以曉
之曰清醲齊以明酌淨醴酒以清酒淨汁獻
以醲酒者即如今時明清醲酒淨于舊澤之
酒也猶若也舊謂陳久也澤讀為醲醲者和
醲醲讀之名後世謂之醲酒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此泛言祭禮又有此三者之例如周禮所云
祈福祥求求貞祈年于田祖詩云春夏祈穀
祈福祥求求貞祈年于田祖詩云春夏祈穀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六

三十八

三十六

之類是祈也報謂獲福而報之祭禮多是報
本之義由用也辟讀為禱如周禮所謂禱災
兵達罪疾之類由禱
者用此以消禱之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

所祭者

齊而玄冠玄衣順鬼神幽微之意是以致其
陰幽之思也見其所祭之親精誠之感也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六終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七

儀禮餘

檀弓 上下二篇 大小儀文

陸氏曰檀弓魯人以其善於禮故以名篇劉

氏曰篇首言子游及篇內多言之疑是其門

人所記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

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

子於門右

三禮纂註

乙

二百七十五

檀弓魯人之知禮者祖免本五世之服而朋

友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為之免適子死

立適孫為後禮也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

故為過禮之免以而而識之此特未小歛主

人未居階下猶在西階下受其弔故弓弔

畢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而問之也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

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

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曰弓之問也猶尚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辭伯邑考文王長子微子舍孫立衍或是嚴禮文王之立武王或亦如太王傳位季歷之意應氏曰檀弓然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夫子明辨以示之孰知舍孫立子之非乎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

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

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

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饒氏曰左右即長方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

三禮纂註

子七卷

二

四百五

事皆當理會無可推托事師如事父故皆無

之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孔氏

曰服勤謂服持勤苦勞辱之事劉氏曰隱皆

以諫言父子主恩犯則為責善而傷恩故幾

諫而不可犯顏君臣主義隱則是畏威阿容

而害義故匡救其惡勿欺也而犯之師生處

恩義之間而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

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就養近就而

奉養之也致喪極其哀毀之節也方喪比方

于親喪而以義並恩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

公以來未之有政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
居命之哭

成復固不忍夷人之墓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得非矯乎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

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

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

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

是為白也毋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毋故

三禮纂註 三七卷 三頁十七

孔子之不出出母自子思始也

禮為出母齊衰杖期而為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為父後伯魚喪母期而猶

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子思不使有喪出母故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為問子思惟以

聖人無所失道為對謂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換禮而為之隆殺也聖人律於道

之所當加隆者從而隆之於道之所當降殺者從而殺之隨時降殺以從於中道我則安

能如此哉但為我妻則白當為毋服今既不為我妻則白為父后而不當服矣子思是欲

守常禮而不欲使如伯魚之加隆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

頌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此言喪拜之次序稽顙者以頭觸地哀痛之至也拜以禮賓而后稽顙以自致先加敬於人而后盡哀於己為頌乎也頌者惻隱之發

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為極自盡之道也吾從其至者喪以哀為主也

朱子曰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

后以首向前扣地也稽顙而后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

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

封之崇四尺

三禮纂註 三七卷 四 三頁十七

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毋以合葬孔子使伯魚喪出毋封其墳墓四尺是皆禮由心出非拘

於禮也

孔子先及門人後雨甚 句 至 孔子問焉曰爾

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

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陳氏曰雨甚而墓崩門人脩築而後及孔子

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

崩地且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

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子路死于孔悝之難遂為衛人所醢孔子哭之中庭師友之情也聞使者之言而覆棄家醢蓋痛子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草根陳宿是期年之外可無哭矣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九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喪九附於棺者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五

附於身者襲歛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也方氏曰必誠謂於死者無所欺必信謂於生者無所疑

喪三年以為極句 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

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既葬曰亡有終身之憂是亡而未嘗忘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也家宅崩壞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

者皆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

毋然後得合葬於防

陳氏曰不知其墓者不知父墓所在也殯於五父之衢者殯母喪也禮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先儒謂欲致人疑間或有知者告之也人見其行於路皆以為葬然以引觀之殯引飾棺以精葬引飾棺以柳髮此則殯引耳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收梁紇死是少孤也然

有終母之世不求父葬之地至毋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毋死而殯于衢路必無室廬此死于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為之乎馬遷為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註因之以滋後世之感且如堯舜

三禮纂評

六

晉賈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辭而闕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者多矣孟子曰至離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愚亦以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為孔子乎其不然審矣此非細故不得不辨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說見曲禮

喪冠不綰

冠必有弁以貫之以絃繫弁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綰喪冠不綰蓋亦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堊周啟人棺梓周人牆置

娶

上古衣薪葬于中野虞始用瓦棺夏人墜周
墜者火之餘燼蓋治土為輓而四固於棺之
坎也殷人始為棺椁周人又為飾棺之具蓋
彌文矣牆柳衣也以此障柩個墻垣之障家
故謂之畫娶如扇之狀有畫為黼者有畫為
黻者有畫雲氣者多寡之數隨貴賤之等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聖周
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殤有長少哀有隆殺故葬有
厚薄周監于三代此其一也

夏后氏尚黑大事欽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

三禮卷評

七

三百四九

人尚白大事欽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

尚赤大事欽用日出戎事乘騂牲用騂

夏以水德王木北方色黑故所尚皆黑昏時
之黑驪馬之黑玄牲之黑也殷以金德王西
方色白故所尚皆白周以火德王南方色赤
故所尚皆赤大事喪事也驪黑色翰白色易
曰白馬翰如騂赤
馬而黑鬣尾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

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

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曾也

曾子之答穆公孟子之答滕文出于一言原
其學皆自參也幕覆於殯棺之上衛以布為
幕諸侯之禮也魯以綉為
幕蓋借天子之禮矣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
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
我傷公之心也

事詳左傳重耳申生異母弟即文公也蓋何
不也明其終則姬必誅是使公失所安而傷
其心也

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世謂我欲弑君也

三禮卷評

八

三百〇六

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重耳又勸其奔他國而申生不
從也何行如之言行將何往也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旨也

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

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

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

恭世子也

狐突申生之傳辭與之末訣也○按申生欲
狐突出而圖國受死而安謂申生非孝不可

也既不忍言而傷親之心又不忍亡而顯親之過雖死不忘國之多難後人乃謂申生為孝之過吾不知也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朝祥祭暮歌即歌有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之意禮教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抑子路之笑然終非正禮恐學者致疑故俟子路出乃正言之曰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哉但更踰月而歌則善矣蓋聖人於此雖不責之以備禮亦未嘗許之以變

三禮卷註

二十七卷

九

三百五十一

禮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止之有誅自此始也

馬崩曰敗績莊公墮而升副車意謂卜縣二子之無勇也圍人浴馬見流矢乃知敗績之故非無勇之罪也二子耻於無勇而死之莊公憫其非罪而誅之君臣可謂皆有禮矣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病疾之甚也子春曾子弟曾元與申曾子子也

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

三禮卷註

二十七卷

十

三百七十一

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童子以曾子將終不合終於大夫之簣固是家庭教習雖童子亦知禮亦是童稚心虛別無姑息之愛所以元申與子春皆所不及呼者嘆而嗟氣之聲瞿然者驚惕不自安之意此時二弟子皆不免姑息之愛獨童子與曾子正氣凜然一念昭朗也朱子曰易簣結綆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此是緊要處又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變之時一聞人言必

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

始死克克如有窳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

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孔氏曰親始死孝子削鬣而哭之心形克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穹急之容也瞿瞿眼

目速瞻之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皇皇猶栖栖也親歸草土孝子心無所依託

如有望彼來而彼不至也至小祥若慨嘆曰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則情意寥廓不樂而

已○方氏曰下篇述頌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死言慨焉於既葬問喪則言皇皇於反

哭所言不同者蓋君子有終身之喪思親之心豈有隆殺哉先王制禮畧焉之節而已故

禮記卷之十一

所言不同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

陳氏曰魯僖公二十一年與邾人戰于升陘魯地也邾師雖勝而死傷者多軍中無衣復

者用矢釋云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夫以盡愛之道禱祠之心孝子不能自已冀其

復生也疾而死亡之可也兵刃之下肝腦塗地豈有再生之理復之用矢不亦誣乎

魯婦人之髮而乎也自敗於臺始也

陳氏曰吉時以纒緇髮凶則去纒而蓋其髮故謂之髮孤始之戰在魯襄公四年蓋為邾

人所敗也髮不以乎時家家有喪故髮而相乎也○方氏曰矢所以施於射非所以施於

復髮所以施於喪非所以施於乎因之而弗改則非矣

按氏以復見戰後無未髮以乎見死多無容此記者之微意也而釋者並議之誤矣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髮曰爾毋從

從爾爾毋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

緇妻夫子兄女也姑死夫子教之為髮從從高也扈扈廣也言爾髮不可太高不可太廣

又教以笄總之法用榛木為笄其長尺以束髮而總之餘者番若髮後長八寸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

加於人一等矣

禮記卷之十一

此記獻子除喪而哀不忘視朝祥而暮歌者多矣故加於人一等也禫祭名中月而禫禮

大夫判縣縣而不樂者但縣之而不作也此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有子蓋既祥而絲履組纓

禮既祥自履無絢緇冠素紕今有子方祥即以絲為履之飾以組為冠之纓此皆變吉之

速也然蓋者疑辭恐記者亦得於傳聞故疑其辭也引孔子之事以見餘哀未忘也

按獻子禫而不樂孔子豈祥而禫琴乎此恐亦記者之誤耳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方氏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
君子不立巖牆之下其有厭而死者乎孝子
亦而不游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
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應氏曰情之厚者
豈容不弔但其辭未易致耳若為國而死於
兵亦無不弔之理若齊莊公於杞梁之妻未
嘗不弔也

陳氏曰先儒言明聖可以治懼見理不明畏
懼而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真為此於
畏矣似難專指戰陳無勇也或謂猥狼亡命
畏曰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
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

三禮纂註

十一

卷

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
之

子路因寡兄弟視姊猶兄故弗忍除也孔子
恐遂以律人則非先王之制故論令除之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及葬於周君子曰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

死正丘首仁也

太公封於齊而留周為太師故死而葬於周
子孫不忘其本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五世親
盡而後止君子善其事有得於禮樂之意而
美之孤雖微猷其所屈藏之地生而樂之故

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倍本
忘初非仁者之用心故以仁目之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

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

之

伯魚之母出而死父作為母期而有禫出母
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則於禮無服
期可無服夫猶哭夫
子所以歎其甚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

周公蓋祔

三禮纂註

十四

卷

舜南巡而崩遂葬蒼梧之野孔氏云舜長妃
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
女霄明燭光三妃後皆不從舜之葬此記者
言合葬之事古人未有因引季武子之言謂
自周公以來始祔葬也蔡氏曰史記舜崩於
蒼梧之野孟子言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
陵九嶷有
舜冢云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士喪禮浴於適室今浴於爨室非禮也按舊
說曾子以曾元辭易簣縞之以譙儉然曾氏
父子皆達禮之人未必忍
從於非禮姑缺此疑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謂可也

業者身所習如學武學射學琴瑟之類察之者恐其志哀也誦者口所習稍暫為之亦可然稱或曰亦未定之辭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吾今日其庶幾乎

申祥子張子也終者對始而言死則漸盡無餘之謂也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與群物同朽腐故曰死子張至此亦自信其近於君子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始死以脯醢醢酒就尸林而奠于尸東當死者之肩使神有所依也閣所以度置飲食蓋

三禮集註 卷三

十五

三百六十三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

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

然

委巷猶言陋巷細民居於陋巷不見禮儀而謂其無文故謙小功不為位是曲巷之禮也引子思申祥之事明其哭之必為位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孔氏曰縮直也嚴尚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稱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衡橫也周

尚文冠多辟積不一一直縫但多作禡而并橫縫之若喪冠質猶疎辟而直縫是與吉冠相反時人因言古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之云非古也此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古凶冠同直縫也

曾子謂子思曰及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

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

就之不至焉者政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

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矣有扶而起者有杖而起者有垢面而已者

三禮集註 卷三

十六

三百六十三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

乎

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為之服也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據禮而言謂若是小功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恒後時則終無服矣其可乎孔氏曰此據正服小功也小記曰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

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孔子未及遣使冉子意夫子必來先以束帛乘馬代夫子將之夫子憊意不出於已空博

以物故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凡以物贈人者意與物俱到雖有其物苟無其誠非禮也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

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

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

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

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

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馬氏曰兄弟出於祖而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友聯於父而外所親者故哭之廟門外師

三禮集註卷之三十七

十七

三百九十一

以成已之德而其親視父故哭諸寢門之外至

於所知又非朋友之比有相趨者有相揖者

有相問者有相見者皆受交之者也孔子哭

伯高以野為太疏而以子貢為主君子行禮

其審詳於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

者歟○方氏曰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而

已由子貢而見故哭於子貢之家且使之為

主以明恩之有所由也為子貢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

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故夫子誨之如此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

為薑桂之謂也

居喪而遇疾不禁酒肉疾已如故肉食固是滋養草木之味亦有滋焉蓋薑桂之謂也薑桂以和乃羞之美者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

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

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

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

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

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

三禮集註卷之三十七

十八

三百九十二

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

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以哭甚故喪明也西河子夏所居久不親友

故有罪而不自知○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

親喪之時尚強壯其子之喪氣漸衰故喪明

然而曾子之責安得辭也疑女於夫子者子

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

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方

氏曰子夏不尊於師而尊於已不陷於親而

陷於子猶以為無罪此曾子所以怒之也然

朋友之群而散居之久耳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

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晝而居內似有疾夜而居外似有喪○應氏曰致齊居內非在房闈之中蓋亦端居深處於堂與之內耳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

子以為難

孔氏曰人漸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出聲也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七

十九

三禮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

不以服勤

孔氏曰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邊坐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而為勤勞之事○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于猶可以識之故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

貢說驂而賻之予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

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

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

小子行之

惡夫泣之無從者泣生於哀哀生於故舊之情故必有以賻之而后副其情無以賻之是憮於泣之無從也在此一念感應之微子貢又何比擬於門人之喪乎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

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

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

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七

二十一

三禮

往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以為如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行虞祭之禮則速虞之私已奪其哀慕之情矣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能行則此豈易哉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

之

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

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

三子皆尚左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按門人之於孔子步亦安趨亦趨而鄉黨一篇語一默一動一靜無不諦視而默識之神領而身體之可謂專且誠矣。姊喪尚右翁然亦尚右自心獨無所權衡乎此學貴於自得。不徒文章可得而聞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
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

三禮集註

卷七

三十一

三百一

而入

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却後以曳其杖也消搖寬縱自適之貌泰山為衆山所仰梁木亦衆木所仰而放者猶哲人為衆人所仰望而放效也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

疾七日而沒

猶在阼猶賓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於阼者如在阼階為主殯於西階者如在西階為賓客也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昔之夜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事殷禮殯在兩楹間故知將死也蓋自解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已而使南面坐于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三禮集註

卷七

三十二

三百一

以後章二三子經而出言之此所謂無服蓋謂帶服加麻也方氏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翬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

孔氏曰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崇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制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為素為棺外加牆車邊置翬恐柩車傾壓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制又繒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扛首設長尋之旒此則夏禮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卅質蟻結于四

隅殷士也

疏曰商者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為褚不得為幄也又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于四隅此殷禮士葬師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

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友

兵而鬪

三禮集註 卷二十七

十三

三百四十三

不友兵者不友而求兵言恒以兵器自隨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

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

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倍其後

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以上不必要是矛戟也方氏曰市朝猶不友兵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曲禮云兄弟之讐不

反兵此言遇之不鬪者彼據不仕者言之耳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群居則經出則否

手足麻者出則變之今出外而不免經所以隨師也群者諸子弟相為朋友之服也

禮記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經之經帶亦引服也故出則免之

易墓非古也

孔氏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不易治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

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

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效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此夫子及本之論亦率儉寧感意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

三禮集註 卷二十七

十四

四百七

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

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

劉氏曰負夏衛地也葬之前一日曾子往弔時主人已祖奠而婦人降在酒階之間矣曾

子至主人祭之遂徹奠推柩而反向內以受弔示死者將出行過資至而為之暫反也亦

事死如事生之意然非禮矣柩既反則婦人復升堂以避柩至明日乃復還柩向外降婦

人於階間而後行遺奠之禮故從者見柩初已遷而復推反之婦人已降而又升堂皆非

禮故問之而曾子答之云祖者且也是且遷柩為將行之始未是實行又何為不可復反

越宿至明日乃還柩遺奠而遂行乎疏謂其見主人祭已不欲指其錯失而給說以答從

者此以衆人之心窺大賢也其義亦難強解
或記者有遺誤也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
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
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退曾子聞之曰多
矣乎予出祖者

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請問於子游也從牖
下至戶內至阼至客位至庭至墓皆由近漸
移而遠故曰有進無退今推柩反向于內而
受吊是有退也多矣乎予出祖者多猶勝也
曾子聞之方悟已說之非乃言子游所說出
祖之事勝於我之所說出祖也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五 三頁廿七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禭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
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禭裘而
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
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孔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
吉服吉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
服以露禭衣此禭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
之後弔者雖借朝服而加武以經武吉冠之
卷也天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
帶經而入是也方氏曰曾子徒知喪事爲
人而不知始死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
游而終善之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
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
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
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喪已除而琴有不和之異者蓋子夏是
猶就于禮故餘哀未忘子張是強及于禮故
能成聲也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
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

禮記集註 卷之三十五 三頁廿八

曰禮也
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子廢適子虎
而立庶子故子游持爲非禮之服以訊之亦
檀弓免公儀仲子之意也麻衰以吉服之布
爲衰也牡麻經以雄麻爲經也麻衰乃吉服
十五升之布輕於麻服弔服之經一版而環
之今用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矣鄭註云重
服指經而言也文子初言辱爲之服敢辭者
辭其服也

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
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
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

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次言敢辭者辭其立于臣位也此時文子未諭子游之意及子游言固以請則文子竟其讓矣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焉而子游之志達矣趨就客位禮之正也孔氏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商近門並皆北向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藉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七

將軍文子即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也禮無既除喪而受弔但越人來弔出於他國遠方情不可拒主人無禮可據以吉凶相半之服待之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文氏之子其近於禮乎雖無此禮而為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殷以上有生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諡○朱子曰儀禮賈公彥疏云火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為是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

經也者實也

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經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朱子曰首經大一搯是毋指與第二指一圍要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經要經象大帶兩頭長而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繩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

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

孔氏曰中雷室中也掘室中之地作坎以床架坎上浴尸於牀令浴汁入坎也人死足令辟戾不可著履故用毀竈之甃連綴死人是令直可著履也

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三禮纂註 卷二十八

疏曰毀宗者廢人殯於廟至葬時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于大門也躐行者生時出行舉較祭祭畢車躐行壇而出今向毀宗處出仍得躐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學於孔子者行之效殷禮也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

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

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

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

諸兄弟之貧者

子物魯叔仲皮之子子碩之兄也具謂喪事合用之器物也何以哉言無其財也粥謂嫁之也不家於喪因死者而為利也不粥庶弟之母者義也班兄弟之貧者仁也夫以粥庶母以治葬則乏於財可知矣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安貧守禮蓋如此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應氏曰象死而義不忍獨生焉得而不死國危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璦

請前

文子之意愛此丘而欲得為葬所伯玉之意謂人當隨地洒洒不可先懷貪得之心况我之所樂人亦樂之此丘未必為已得而先被貪得之私滯于心中矣故曰吾子樂之則我請前死而前葬蓋欲文子姑脫然以無累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

有節

弁地名孺子泣者哀咽痛苦迫切之甚故曰難為繼也然哭踊長短高下一一依傍古禮

而行亦近於作偽矣學者知古而又泥於古使常有至哀真情流通於其間孔子曰喪與其易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

祖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三禮集註 三十七卷 三十

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體射人之長扶其左禮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遇遷尸則仍用此人也方氏釋師為衆應氏以上人為卜體之人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總

此二人相依同居遂相為服此便是至情便是經禮雖君子制禮未之及亦情至而禮生焉孔氏曰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於舅妻無服所以禮經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時偶有甥至外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居者有喪而無文可據於是或人為同爨總之說以處之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而極禮之變焉耳

喪事欲真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鬪爾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爾

喪事疾吉事舒此其大凡也然喪事雖遽亦不得凌節吉事雖舒亦不得怠緩過為急遽即野夫心無所主者之為過為怠緩亦小人心無忌憚者之所為耳要之緩急適中乃為中禮而亦不可

喪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三禮纂註 二十七卷 三十一 三十四

喪具棺衣之屬君子耻於早為而畢具者嫌不以久生期其親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備蓋慮夫倉卒之變也一日二日可辯之物則君子不豫為之所謂絞綌衾帽死而後制者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也然在恩為可親故引而進之與子同服嫂叔之分雖同居也然在義為可嫌故推而遠之不相為服姑姊妹在室與兄弟姪皆不扶期出適則皆降服

大功而從輕者蓋有受我者服為之重故也言其夫受之而服為之杖期以厚之故於本宗相為皆降一等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次其人所遇之館舍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此曾子所以北面而弔之也

三禮纂註 二十七卷 卅二 卅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篋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劉氏曰之往也之死謂以禮往送柩死者也往於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為不仁故不可行也往於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為不知故亦不可行也此所以先王為明器以送死者竹器則無漆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脆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沫木器則撲而不成其雕斲之文琴瑟則雖張絃而不平不可彈也竿笙雖

備具而不可吹也雖有僮僕而無惡掛
之篋篋不可擊也凡此皆不致死亦不致生
而以有知無知之間待死者故備物而不可
用也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可致生
其謂之明器者蓋以
神明之道待之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
欲速貧施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
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
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
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

三禮集註

卷三

禮記

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天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
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成夫子曰若是
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
司馬言之也

仕而失位曰喪桓司
馬即桓魋靡侈也

南宮敬叔及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
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
也

敬叔魯大夫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室而朝
欲行賂以求復位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
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
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
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
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定公九年孔子為中都宰制棺椁之法制也
四寸五寸厚薄之度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
往者蓋欲觀楚
之可仕與否

三禮集註

卷三

禮記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
問焉縣子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
哭之安得而哭之

大夫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其
死莊子齊大夫齊強魯弱不容畧其赴縣子
名知禮故召問之脩脯也上脰為束問遺也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故雖束脩微
禮亦不
以出竟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
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

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當時君弱臣強大夫專盟會之事以與國君相交也此變禮之由也愛之哭出於不能已畏之哭出於不得已哭伯高於賜氏義之所在也哭莒子於縣氏勢之所逼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

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會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三禮集註 卷七

三五

三百五十四

仲憲原憲也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以為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送之疑者似為有知又似為無知也曾子甚不然之蓋明器祭器固是人鬼之不同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耳非謂有知無知也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為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按三代所用明器同是不忍死其親之心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

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

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

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

同父母之兄弟期則同母而異父者當降為大功也禮經無文故子游以疑辭答之魯人齊衰三月之服則因狄儀此問而皆行之此記二子言禮之不同○鄭氏曰大功是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

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

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

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有其禮謂禮所得為者然無財則不可為禮時為大有禮有財而時不可為則亦不得為之也

三禮集註

卷七

三六

三百五十五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

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

父也

孔氏曰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戚惟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已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勝國之伯名文為孟虎者齊衰之服者虎是文之叔父也又為孟皮者齊衰之服者皮是文之叔父也言勝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齊衰服也

后水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后水魯孝公之子○馮氏曰此條重在不可不深長思一句買棺之時外內皆要精好此是孝子當為之事非是父豫所屬託而曰我死則亦然記禮者訊失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始死夫死衣用欵衾覆以俟浴既復之後僕齒綴足畢具脯醢之奠事雖小定然尸猶未奠斂也故曰未設飾于是設帷于堂者不欲人奠之也故小斂畢乃徹帷仲梁子謂夫婦

方亂者以哭位未定也二子各言禮意節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奠之言方亂非也仲

梁子魯人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

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

孔氏曰儀禮小斂之奠設于東方奠又無席魯之喪未奠于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此將以為禮故云小斂於西方其斂之時于此席上而設奠矣故記者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儀禮布席於戶內註云有司布斂席也氏曰儀禮布席於戶內註云有司布斂席也陳在小斂之前及陳大斂衣奠則云奠席在儀此斂席在其東註云大斂奠而有席於神之

也據此則小斂奠無席

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

方氏曰葛之麤而細者謂之綌布之細而疎者謂之總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為衰以總為裳則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君是野哉哭者攻之滅子蒲之名也哭豈可以呼名故言其鄙野而不達于禮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

孔氏曰沽麤畧也孝子喪親悲迷不自知禮節凡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毋死宮中

夫子不以弔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

孔氏曰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去朝服著深衣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

后羔裘弔者記者因引孔子行禮之事言之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

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

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喪具送終之儀物也惡乎齊言何以爲厚薄劑量也毋過禮不可以富而踰禮厚葬也還葬謂斂畢即葬不殯而待月日之期也縣棺而封謂以手懸繩而下之不散碑緯也人不非之者以無財則不可備也按槨家有亡生死俱安人雖非之有弗顧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林子游曰諾縣子謂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賁司士之名也禮始於廢林而置尸于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林襲者斂之以衣也沐浴之後商祝襲祭服祿衣蓋布于牀上也飯舍之後遷尸于牀上而衣之襲於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槨於地則襲矣司士知禮而請于子游子游不稱禮而答之以諾所以起縣

禮記卷之三十九 三百九

子之訊也汰於太也言凡有諮問禮事者當據禮答之子游專釋許諾則如禮自己出矣是自如於大也叔氏子游子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夏禮專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實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可也

孔氏曰送終既畢賻而有餘其家臣司徒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

布疋人皆貪而獻子家備法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庶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驥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請頭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車馬曰頭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既受則書其人名與其物于方版葬時柩將行主人之史請讀此方版所書之贈蓋於柩東當前東西面而讀之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爲再告也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于大病則如之何

禮記卷之三十七 四百

成子高齊大夫國

子高曰吾問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不食之地謂不耕墾之地○按死不忘儉是有益於人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君處言

語飲食行爾

君母君妻皆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既淺惻隱不能至行爾和適之前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處於我乎

殯

生既館之
死則當殯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

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

國子高即成子高也孔氏曰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飾以衣衾棺槨欲其深遠不使人見今乃反更封壞為墳而種樹以標之哉國子意在於儉非周禮也

三禮纂註

三七卷

十一

三禮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

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

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

馬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然而已封尚

行夫子之志乎哉

子夏謂言聖人葬人或有不與而親今人葬聖人有何異而可親乎又引夫子平日論封坎之法以告之欲其取法也言封坎有四者之形有若堂者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有若坊

者坊水之堤上平旁殺而南北長也若有覆夏屋者旁廣而卑也若有若斧者上狹如刃也謂之馬鬣封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今封築孔子之墳不假多時一日之間三坎斬板即用繩以約板乃內土於內而築之土與板平則斬斷約板之繩而升此板于所築土之上又實土于其中而築之如此者三而墳成矣故云三斬板而已封也尚庶幾也乎哉疑辭亦謙不敢實言也○按公西赤為志備用三王禮葬夫子亦有可觀者子夏之言也

婦人不葛帶

三禮纂註

三七卷

十三

三禮

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卒哭婦人重要不變所重故不葛帶然此謂婦人居齊斬之服者如此若大功以下輕者至卒哭則並變為革與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

朔奠者月朔之奠也未葬之時大夫以上朔聖皆有奠士則朔而已如得時新之味或五谷新熟而薦之則其禮亦如朔奠之儀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三月而葬葬而虞而卒哭親重而當變麻衰者變之其當除即自除之不俟主人卒哭也

池視重雷

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雷者屋之承雷也以木為之承于屋簷水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故云重雷也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雷諸侯四注而重雷去後大夫惟前後三士惟一在前生時屋有重雷故死時柳車以象宮室而設池于車覆鼈甲之下皆惟之上蓋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曰池以象重雷也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雷

君即位而為禘歲一漆之藏焉

孔氏曰人君無論少長体尊物備即位即造為親尸之棺蓋地棺也漆之堅強鼈鼈然故

三禮纂評

三七卷

四十三

三十一

復揆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

始死招克之後用角柳柱尸之齒令開得飯合時不閉又用燕几拘綴尸之兩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辭屨也飯者實米與貝于尸口中也設飾尸裝斂也帷堂堂上設帷也作起為也復至帷堂六事一時並起故云並起也

父兄命赴者

孔氏曰生時與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喪不剥莫也與祭肉也與

馮氏曰寢所居夜之地祖有所事之地門所出入之地郊所嘗至之地君復必于此者蓋鬼氣之往亦未離生時熟習之地也觀此則死生之說可知矣

剝者不巾屨也脯醢之莫不惡塵埃故可無巾屨凡履之者必其有祭肉者也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朝奠日出各奠逮日

材為槨之木也布者分列而暴乾之也殯後旬日即治此事禮杖材于殯門外註云明器之材此云材與明器者蓋二者之材皆乾之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未殯哭不絕聲殯雖有朝夕哭之時廬中思德則哭小祥後衰至則哭此皆哭無時也使者受君之任使也小祥之後君有事使之不得不行然又必祭告俾親之神靈知其已反亦出必告及必而之義也

練練衣黃裏練練

孔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以練為中衣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練衣練色練謂中衣領及衰之練也

三禮纂評

三七卷

四十四

三十二

葛要經繩履無絢

小祥男子去首之麻經惟余要葛也故曰葛要經繩履者父母初喪管履卒哭受齊衰蒯也○朱子曰管履繩履也無絢謂無履頭飾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今麻鞋可也麻鞋令卒伍所著者

角瑱

瑱克耳也吉時君大夫士皆有之所以掩柩耳君用玉為之初喪去飾故無瑱小祥後微飾故用角為之也

鹿裘衡長祛禡之可也

孔氏曰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表吉則貴賤有異喪則同用鹿皮為之小祥之前表狹而短袂又無祛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祛也禡者表上之衣吉時皆有喪後凶禡未有禡衣小祥後漸向吉故加禡可也按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禡衣禡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儒衣祛者袖口也此所謂祛則是以為飾故禡之可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于兄弟則恩義存焉故雖緦兄弟之異居而遠者亦當往弔其

喪若非兄弟則雖近不往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死者既吾之所識則其兄弟雖與死者不同居我皆當弔之所以成往來之情義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也棺

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為親身之棺二革合被為一重也木亦耐濕故以于革即前章所謂梓也梓木棺二一為屬一為大棺也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四者皆周言四重之棺上下四旁悉周匝也惟櫛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

古者棺不用釘惟一皮條直束之二道橫束之三道衽形兩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為小要不言何物為之其亦木乎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故亦名衽先鑿木直衽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故云衽每束一也

相槨以端長六尺

天子以相木為槨猶猶頭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

諸侯薨而赴於天子天子哭之爵弁紵衣本士之祭服爵弁弁之色如爵也紵衣絲衣也

三禮卷註

三十七卷

四十五

三禮卷註

三禮卷註

三十七卷

四十六

三禮卷註

鄭氏曰經衍字也周禮王弼諸侯弁經細衰張氏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此送哭之故不服細衰而服對弁紵衣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鄭氏曰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

為之不以樂食

此是記者之言非或人之說也

天子之殯也最塗龍輅以棺加斧于椁上畢塗

屋天子之禮也

三禮集註 卷七

四七

三百八

孔氏曰最叢也最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輅殯時輅用車載柩而盡轅為龍也以椁者此叢木象椁之形也繡覆棺之衣為斧文先最四面為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梯上入覆於棺故云如斧于椁上也畢塗也斧覆既竟又四註為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陳氏曰最塗龍輅是輅車亦在殯中非脫去輅車而殯棺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其位同今喪禮則分別同姓異姓庶姓使各相從而為位以哭也

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

呼哀哉尼父

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諫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爾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耳稱孔丘者君臣之辭此與左傳之言不同○鄭氏曰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也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

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厭冠喪冠也說見曲禮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后土社也○應氏曰哭于大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于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削也○不舉自毀損也曰君舉者非也

孔子曰惡野哭者

三禮集註 卷七

四八

三百九

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哭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如野之除道路之聞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人以物遺人也未仕者身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也或有情義之所不得已而遺者則稱尊者之命而行之

士備入而后夕踊

國君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禮哭雖依次居位踊必相視為節不容有先後也士卑其入恒後士皆入則無不在者矣故舉士入為畢而後踊焉

禫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禫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馬氏曰：禫之制施于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于期之喪，則其月異。雜記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禫。十五年而禫，此期之喪也。父在為母，有所屆三年所以為極，而至于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喪而斷于期者，其情猶可伸在禫月而樂者，听于人也。在徙月而樂者，作于已也。

君於士有賜帝

帝，祭之小者。置之殯上以承塵也。大夫以上則有司供之士，卑又不得自為。故君子士之殯，以帝賜之也。

檀弓下

三禮集註 三七卷

四九

禮記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

之適長殯車一乘

鄭氏曰：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遺車五乘，長殯三乘，下殯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于言公，卑于言君。按君燕諸侯而言公，指諸侯而言此車遺奠之車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方氏曰：受命于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若府史而下，皆長官自辟除，則不可謂之達矣。受命于君者，其思厚，故公之喪，惟達官之長杖。陳氏曰：凡官皆不長，或此以長言，則

不及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

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弔於宮於殯宮也。出柩已行也。孝于葬，號不忍。君命引之，奪其情也。引者，三步即止。君又命引之，如是者三，則九反也。柩車遂行，君乃退。君來時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柩朝廟之時，亦如之。或已出大門，至平時待賓客，次舍之處，孝于哀而暫停柩車，則亦如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始衰之年，越疆則道遠，弔人則動戚，恐增哀也。

三禮集註 三七卷

五十一

禮記

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

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

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陳氏曰：武子寢疾之時，矯固適有齊衰之服，遂衣凶服而問疾，且曰：大夫之門不當釋凶服。惟君門乃說耳。此禮將亡我之凶服，以米欲以救此將亡之禮也。武子善之言，失禮之顯著者，人皆可知。若失禮之微細者，惟君子乃能表明之也。武子執政人所尊畏，固之為此，欲以易時人之觀瞻，擄禮而行。武子雖憾不得罪之也，若倚門而歌，則非禮矣。其亦狂之一端歟。按舊註以武子心實不善而洋善廢禮也。

之惡未是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于是日不樂婦

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大夫弔于土當事人有小敏大敏或殯之事則擯者以其事告之若非當事之時則孝子下堂迎之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是日不樂不飲酒食肉皆為余哀未忘也

弔于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棺皆執紼

引引柩車之索也紼引棺索也○鄭氏曰示助之以力○孔氏曰弔葬本為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數足則余皆散行從柩至下棺定特則不限人數皆

三禮纂註

卷五十一

三言四

悉執紼也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撥舉不長遠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

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孔氏曰國君弔諸臣之喪弔後主人當親往拜謝若無主後必以次疏親往拜若又無疏親則死者之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往拜亦可也寡君承事言承承明喪事此君語擯者傳命以入之辭主人曰臨者謂辱臨之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贊尚書宮受弔不知祀祭之妻知禮而此言弔於路何也蓋有爵者之喪當以禮弔此謂

臣民之微賤者耳禮不下庶人也言必使人弔者是泛言衆人之喪也○按此小臣及庶人之喪君不豫知造次遇柩於路既有臣民之恩因使入弔之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喪有主後庶子不敢當禮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祖免

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

與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於異室

此謂妻兄弟之喪而往弔時禮也父在已之父也為父後妻之父也門外之人以來弔者

三禮纂註

卷五十一

三言二

三言四

告若是交游習知之人則徑入哭之情義然也○疏曰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為之哭於適室之中庭子為主者朔服男總故命已子為主受弔拜賓也祖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冠而加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祖祖必先免故祖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

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之內也上篇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其亦謂同國歟○方氏曰哭于側室欲其遠殯宮也于門內之右者不居主位示為之變也同國

則往者以
其不遠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

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或人疑非禮也故止之而曾子之意則曰我於子張之死豈常禮之弔而已哉今詳此意但以交義而厚不容不往哭之及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矣而又以母喪弔友信此亦可見

禮集註 卷之三

五十三

四百廿四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攢由左

悼公魯君攢贊相禮事也立者尊右子游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為尊矣少儀云詔辭自右者謂傳君之詔命則詔命為尊故傳者居右時相喪禮者亦多由右故子游正之也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

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穀讀為告齊襄公大夫王姬卒在魯莊之二年赴告於魯其初由魯而嫁故魯君為之服

出嫁姊妹大功之服禮也或人既不知此王姬乃莊公舅之妻而以為外祖母又不知外祖母服小功而以大功為外祖母之服其亦妄矣○鄭氏曰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

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

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

子其圖之

獻公薨時重耳避難在狄故穆公使人弔之使者傳穆公之言也言此死生交代之際

禮集註 卷之三

五十四

三百六十五

正汝得國失國之機喪不可久時不可失也勉其奔喪反國以謀讓位也此時秦已有納之之志矣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

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為利而天下其誰

能說之孺子其辭焉

舅犯重耳之舅狐偃公子既聞使者之言入以告之子犯犯言失位去國之人無以為寶惟仁愛思親乃其寶也父死正是內禍大事豈可又因此凶禍以為反國之利而天下之人誰能解我罪戾乎此所以不當受其相勉反國之命也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

公子以子犯之意答客先謝其來言出云在外不得居于喪次蓋子禮以貽君憂又豈敢有他志以求位乎君義者辱君惠弔之義也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

子顛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

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

禮記卷之三十七卷

五十五

禮記

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鄭註用國語知使者為公子繫字于鞮故讀顯為鞮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為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為後故不成拜也愛父猶言哀痛其父也不私與使者言是無反國之意是遠利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夫公子重耳○按

男犯之仁親文公之遠利所以墓伯崇也與

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禮朝夕哭殯之時必褻開其帷敬姜哭其夫穆伯之殯乃以避嫌而不復褻帷自此以後人皆倣之故記者云非古也穆伯魯大夫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過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以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我者父毋也毀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矣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及諸幽求諸

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復之一念是愛親迫切庶幾其百死中有一生之理即疾時禱祠之心望及諸幽望其從幽閭中來故北面求之

禮記卷之三十七卷

五十六

禮記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隱痛也稽顙者以頭觸地無復禮容就拜與稽顙言之皆為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之甚也

飯用米貝弗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實米與貝于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足用飲食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爾

焉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

愛之斯錄之美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上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初置于簪下西階
上及為重舉則置于重殯而卒始樹於殯
坎之東孔氏曰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
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則以纊長半幅輕
未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
是總長三尺夫愛之而錄其名敬之而盡其
道曰愛曰敬
非虛文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微焉

禮註云上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雖
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也殷禮始殯時
置重于殯廟之東墜成虞主則綴此重而懸
於新死者所殯之廟周人虞而作主則微重
而埋之也

禮記註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七

三百九十九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
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
敬之心也**

以素器奠者因主人有哀素之心以備物祭
者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禮以飾情而已鄭
氏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
則以素飾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方氏曰
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其哀而不
文故也至於祭祀之吉禮則必自盡以致其
文焉蓋知神之所享必在於此乎且以表其
心而已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

孔氏曰撫心為辟踊躍為踊是哀痛之至極
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有筭以為之準節每
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士三日有三次
踊大夫四日五踊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日
九踊故云為
之節文也

袒括髮變也幄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

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孔氏曰袒衣括髮形貌之變也悲哀極甚哀
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
美也去飾雖多端惟袒而括髮又去飾之中
最甚者也理應常袒何以有袒時有襲時蓋
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限節也

禮記註

卷之三十七

卷之八

三百九十九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
而葬殷人冔而葬**

居喪斬經是純凶是哀心至時弁葛是神交
之道是敬心休魄藏神歸廟將以神事之矣

飲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孔氏曰親喪飲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
二者之妻也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
夫之家貴者為其飲粥病困之故君必命之
食既飯也若士喪君不命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
所養也**

所養也

此堂與室皆謂廟中也此言卒窆而歸乃反哭之事所作者平生祭祀冠昏所行禮之處也所養者所饋食供養之處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當此之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為甚也賓弔畢而出主人送于門外遂適殯宮即先時所殯正寢之堂也

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禮集註

三十七卷

五十九

禮

禮禮寔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其禮質慤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後弔正而上文哀之甚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是哀為尤甚也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為兼盡故欲從周也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北方國之北也殯猶南首未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此事矣故葬而北首三代通用此禮也南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幽釋所以北首之義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樞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定則用此玄纁贈死者於墓之野此時祝先歸而南虞祭之尸矣宿進也虞猶安也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男則男子為

尸女則女子為尸不見親之形容心無所繫故立尸而使之著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於此也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士之禮虞牲特豕孝子先反而視牲別令有司釋奠以禮地神為親之祫於此也舍釋置此祭饌也待此有司之反即於中日時虞祭也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鄭氏曰弗忍其無所歸

禮集註

三十七卷

六十

禮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

始死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朝祖饋遺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喪奠卒哭亦祭名曰成事者祭以吉為成率哭之祭乃吉祭故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于祖父

吉祭卒哭之祭也自虞祭以上皆喪祭自卒哭以下皆吉祭也耐之為言耐也耐祭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禮云明日以其班耐明日者卒哭之次日也卒哭時告于新主曰哀于某來日躋耐爾于爾皇祖某甫及時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并告之曰適爾皇祖某甫以濟爾孫某甫孫必耐祖者昭穆之位同所謂以其班也

畢辛寅王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新主入廟也虞祭間一日而卒哭與間日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承上文言以吉祭易喪祭是變而之吉祭也今日卒哭明日必祔相接以舉禮蓋孝子之心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急於鬼其親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荻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

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桃性辟惡鬼神畏之王莽惡高庙神靈以桃湯灑其壁荻莒芻也所以除穢巫執桃祝執荻小臣執戈蓋為其有凶邪之氣故以此三物辟祿之也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今加以桃荻故曰異於生也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惡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以不忍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

遂葬

子之事親出必告及必面今將葬而奉柩以朝祖固為順死者之孝心然求之死者之心亦必自哀其遠離寢處之居而未棄泉壤之下亦欲至祖考之庙而訣別也殷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歛之後則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人則殯於寢及葬則朝廟也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

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

殆於用人乎哉

此錄孔子之言善古非殷周之事備物而不可用古人知喪道也殷人用生者之器近於用人夫謂之明器者以神明之道待之也以芻為車束草為人為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為木偶人謂之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惡其不仁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葬者趙氏曰以木人送葬設機而能啼眺故名之曰備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及服古與子思曰古

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及服之

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

諸淵母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穆公魯君為舊君服見儀禮齊衰章孟子言三有禮則為之服冠誓何服之有與此章意似隊諸淵言置之先地也戎首為寇亂之首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

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三禮纂註 季卷 六十三 三百五十七

悼公魯君昭子敬子皆魯大夫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之三家也敬子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而以臣禮事君者四方皆知之矣勉強食粥而為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真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遺禮而食食也○應氏曰季子之問有君子禮過之心而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歛經而往

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歛子游出經及哭子夏曰

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司徒以官為氏也主人未小歛則未改服故弔者不經子夏經而往弔非也其時子游亦

弔俟其小歛後改服乃出而加經及哭之則中於禮矣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

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

晏子齊大夫曾子稱其知禮謂禮以恭敬為本也有若之言則曰狐裘貴在輕新乃二十年而不易是儉於已也遺車一乘儉其親也禮定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笑訖即還儉於賓也此三者皆以其儉而失禮者也

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

焉知禮

三禮纂註 季卷 六十四 三百五十八

遺車之數天子九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天子之士三乘大夫以上皆太牢上少牢个包也凡包牲皆取下體每一牲取三體前脰折取臂膈後脰折取骼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爲三個大字三牲則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每遺車一乘則載一包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

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

妾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
婦人東鄉

國昭子齊大夫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
夫子孔子也主人家男子皆西向婦人皆東
向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
女賓在衆婦之南禮也

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
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昭子聞子張之言歎息而止之言我爲大夫
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盡來規視當有所
更改以示人豈宜一循舊禮爾當專主其事
使賓自爲賓主自爲主可也於是昭子家婦

三禮卷註 三卷 六十五 三百廿

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賓亦與
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斯盡也沾讀爲規
此記禮之變○按子張之言不行則當辭其
爲相矣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
知禮矣

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
節矣故孔子美之

文伯之喪敬姜禭其林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
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
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

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言我平日未到公室觀其所行蓋信其賢而
知禮也至死而覺其曠禮故歎恨之○鄭氏
曰季氏魯之宗卿敬
姜有會見之禮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
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
徹之

敬姜康子之從祖母也○應
氏曰敬姜森然法度之語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
三禮卷註 三卷 六十六 三百廿

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
其是也夫

有子見孺子之號慕以爲此真情是禮矣而
乃制爲哭踊之節似近於僞令人含真情而
就繁文故
欲去踊也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
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子游言禮所以飾文斯哀人有賢愚則哀有
過不及故須禮以引之于中有微情者哀痛
出于至情不至爲哭踊之節必至于過表而
滅性故有禮以微抑其情有以故與物者不

肖之徒本無哀情故制為衰經使之親服思
哀起情企及若令各徑行直情則是夷狄之
道耳王者禮樂
之化不如是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味味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
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美品節斯斯之謂
禮

哀樂相生必各詣其極不有禮以品節之亦
何所底止乎極言哀樂須禮以見孺子慕之
必節以禮也孔氏曰喜者外境會心之謂陶
謂陶陶心初流而未暢之意鬱陶之情暢則
口歌味之也味歌不足漸至動搖身軀乃至
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境遠心之謂愠

三禮集註 卷二十七 二十七 四十三

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
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愠怒之生由於舞極故
曲禮云樂不可極也此首四句是哀樂相對
中間舉斯愠一句是哀樂相生愠斯戚者怒
來觸心憤恚之餘轉為憂戚憂戚轉深因發
歎息歎恨不泄遂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
踊奮擊亦哀之極也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
童兒任情條啼歎嘯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
舞有數則能久長故云斯之謂
禮品借格也節制斷也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
設萋翼為使人勿惡也

以其死而惡之以其無能而倍之恐太古無
禮之時人多如此於是推原聖人所以制禮

之初意止為使人勿惡勿倍而已絞衾以飾
其禮萋翼以飾其棺則不見死者之可惡矣
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奠而食之未
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
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皆
也

始死即為脯醢之奠將奠則有包裹牲體之
遺既葬則有虞祭之食何嘗見死者享之乎
然自上世制禮以來未聞有舍而不為者為
此則報本反始之思自不能已矣豈後有倍
之之意乎先王制禮其深意蓋如此乎子刺
喪之踊而欲去之者亦不足以為禮之喪病也

三禮集註 卷二十七 二十七 四十四

具侵陳新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
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
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

夫差以嚭能言故問其我此行師是何名稱
善乎暴乎義乎不義乎也

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新祀不殺厲不獲二
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
及爾地歸爾子川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
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語對言古者行師如此故得美稱今君殺厲
直可謂殺厲之師蓋暴也夫差有感於其言
即及其所侵之地歸其所虜之人此意孟子
告于齊王而不用歸告于夫差而行之齊吳
二君之優
劣見矣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
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
而息

顏丁魯人皇皇猶栖栖也望望往而不顧之
貌慨感恨之意始死形可見也既殯柩可見
也葬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
之處也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但言如
三禮集註 三七卷 九

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快忘
其親猶且行且止於待其親之反也蓋葬者
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精而
反之時猶如有所疑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
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
冢宰三年

言乃謹者命令所
布人心善悅也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
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

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
北面坐飲之降而趨出

知悼子晉大夫平公晉侯也凡三酌者既酌
二子又自酌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
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
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
飲之也

言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所諫教開發於我
我是以不先與爾言乃三酌之後竟不言而
三禮集註 三七卷 七十

出爾之飲曠何說也蕢言禁以乙卯日死紂
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右不舉樂在堂在
殯也况君於卿大夫此禁不食肉比卒哭不
舉樂悼子在殯而可作樂燕飲乎禁紂異代
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為大於子卯也詔
告也罰其不告之罪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
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言調為近君之臣食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遺
禮之疾故罰之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
知防是以飲之也

非猶不也宰夫職在刀七今乃不專供刀七之職而敢與知諫爭防閑之事是侵官矣故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黃洗而

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

于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揚解舉解也盥洗而後舉致潔敬也平公自如其過既命費以酌又欲以此爵為後世戒故記者云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解謂之杜舉者言此解乃昔者杜黃所舉也春秋傳作屠劇文亦不同

禮記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

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文子衛大夫君靈公也大夫士三月而葬死則歸其名故為之諡所以代其名也

君曰昔者衛國凶餓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

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

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

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

惠文子

文子之賢足以受知於君衛君之明足以悉臣之懿諡定於上而情協於下自世本有及之者矣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繁齊豹作亂公如死焉此衛國之難也班制國之舊典備舉之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

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

曰既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

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卜人言沐浴佩玉則兆而祁子惟知執禮不

以得失動其心其賢過於人遠矣彼五子庸

禮記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

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

殉葬

子車齊大夫子亢其兄弟即孔子弟子子禽也於是欲殺人以殉葬已議定所殺之人矣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

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

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子九若但言非禮未必能止之今以當養者為當殉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者亦有厚葬以為觀美而不知備必備禮之罪者知此則孝與禮可得而盡矣又何必傷其貧乎還葬說見上篇

衛獻公出奔及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孰羈而從如皆

禮記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三十一

從則孰守社稷君及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

乎弗果班

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歸衛莊之意謂居者行者均之為國不當獨賞從者

以示私恩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

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

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

遂以祔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

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以衣服贈死者曰祔裘氏潘氏二邑名萬子孫謂莊之後世也莊之疾公嘗命其家若當疾亟之時我雖在祭事亦必入告及其死也果當公行事之際遂不釋祭服而往因釋以祔之又賜之二邑此雖見國君之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祔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

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

禮記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三十四

記者善尊已守正而不從其父之亂命

仲遂卒于齊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

也鄉卒不繹

仲遂魯莊公子為魯卿番齊地名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禮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繹也謂之形言壬午則正祭辛巳日也萬舞執于以舞也籥舞吹籥以舞也萬入去籥者言此繹祭時以仲遂之卒但用無籥之干舞以承去有聲之籥舞而不用也○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鄉卒則不用樂明日則不繹故仲尼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聖人以為非禮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

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

公輸若為匠師方幼掌斂事斂下棺於柳也般若之族素多技巧欲代其事將以機開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與緯也假不可曰魯國自有故事也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豐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之制孔氏曰凡言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謂用大木為碑穿鑿去碑中之木使之空於空間者鹿盧兩入碑木以縛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緯听鼓聲以漸却行而下之也桓楹不似碑形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

禮記

卷之三

五十五

三百八十一

曰碑說文桓即亭表也如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鄭云四植也

般爾以人之母嘗考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

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假謂般爾欲以人母嘗試已之巧事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已毋試巧而不之反求諸心以已度人而不知其不可也○應氏曰周衰禮廢而諸侯僭天子故公室之定棺視豐碑大夫僭諸侯故三家之定棺視桓楹其陵替承襲之樊有自來矣

戰于即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

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

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

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戰于即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禺人昭公子也遇魯人之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于塗禺人乃歎之曰從後之煩雖不能堪也稅斂之數雖過于厚也若上之人憐心以御寇難猶可塞責也今卿大夫不能畫謀策士不能捐身以死難豈人臣事

禮記

卷之三

七十六

三百九十一

君之道哉甚不可也我既出此言夫可不思哉吾言乎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錡者皆往圍而死於敵魯人以蹄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善其權禮之當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

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及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

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

過祀則下

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丘壘之無主則必有返國之期故為行者言之墓與祀人所易忽也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敬則無敵而不安故為君者言之也○方氏曰

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

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句子射

諸射之斃一人鬻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

一人拚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

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工尹楚官名追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二年子手弓而可者使之執弓也謂再告之也掩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則憫隱之心焉商陽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

三禮集註

卷之七

二十七

禮記

謂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儀節制其縱殺之心是仁意與禮節並行也孔氏曰燕朝在於路寢大夫坐於上燕亦在饗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階上獻士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舍使之襲

魯成公十三年曹伯卒于柳舍者朋友有相咬食之道可也襲乃賤者之事不可諸侯行之是為失禮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

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魯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楚子昭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君臨臣喪之禮先之及其覺之而悔已無及矣此其適惟變之宜足以雪耻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

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

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惠伯不以私忌廢公事懿伯亦不以私怨廢人之公事二子皆得之

哀公使人弔黃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

焉

三禮集註

卷之七

二十八

禮記

哀公魯君辟於路謂除開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也

會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

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

哀

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左傳言杞殖華逐載甲夜入且于之隧且于莒邑名梁即殖以戰死

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

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

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左傳言齊侯
用諸其室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轉諸侯輅而設幃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辨哀公之少子舊說以撥為紼三臣魯之三
家也顏柳言天子之殯用輅車載柩而畫轅
為龍棹轉者載木為棹形而覆幃其上前言
加斧于棹上是也諸侯輅而設幃則有輅而

禮集註

卷七

七十九

無龍有幃而無棹也榆沈以水滯榆白皮之
汁以掃地取其引車不滯滯也今三家廢輅
不用而猶設撥是徒有竊禮之罪而非有中
用之實者也○方氏曰為輅之重也故為榆
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無
輅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則無所用撥三臣
既知輅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必設是竊禮
之不中者也撥雖無所經見然以文考之為
榆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榆沈而麗於道也
先儒以為紼失之矣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

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以妻我以為我妻也此哀公溺情之舉文過
之辭孔氏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惟

大夫為貴
妾絕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虐之
子臯曰孟氏不以其罪予朋友不以其棄予以
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劉氏曰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也夫子嘗曰
柴也愚觀家語所稱及此經所記泣血三年
及成人為衰之事觀之賢可知矣此葬妻犯
禾亦為成宰時事有無固不可知然曰孟氏
不以其罪予朋友不以其棄予者以犯禾之
失小而買道之害大也何也以為為邑宰尚
買道而葬則後必為例而難乎為繼者矣此
亦愚而過慮之一端然出於誠心非文飾之

禮集註

卷七

八十

任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
而君薨弗為服也

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此蓋初試為士未賦
廩祿者有饋於君則稱獻出使他國則稱寡
君此二事皆與群臣同獨違離之後而君薨
則不為舊君服此則與群臣異所以然者以
其未嘗食君
之食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

未葬之前尤事親以生者之禮葬則事以神
禮矣然心無所依故立尸以象神也既以象

神則當有
几席矣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卒哭而諱名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事方始矣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

自寢門至于庫門

舍故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使之舍舊諱而諱新死者之名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

徵不稱在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一

禮記

二字為名不諱一字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素服

素甲衣韞弓衣甲不入素弓不入韞示并用也。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愷而謂憂則宜矣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

者以近廟也師出受命于祖無功則於祖命辱矣赴車告赴於國之車凡告喪曰赴車以告敗為名與素服同義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

日哭

先人之室宗廟也魯成公三年焚宣公之廟神主初入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

災三日哭註云書其得禮此言故曰者謂春秋文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

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

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

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

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聞其哭式而聽之聖人敬心之所發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意似重有憂者言似重疊有憂苦者也苛政猛於虎人字死於虎不須因於苛政此中有難於言語形容者為人上者自

禮記集註

卷之三

十二

禮記

之體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

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

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

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

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

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

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泄之雖固結之民其不鮮

乎

周豐之意以墟墓未嘗施哀於民而民之感觸自生哀社稷宗廟未嘗施敬於民而民之感觸自生敬可見至誠潛孚天機默感自誠應而化后人作善作會友無以約民疑畔生其意正與我無為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化之意同豐蓋欲以養皇以上之政行于后世如老氏者固賢人而隱遁者肯見哀公乎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劉氏曰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

禮記卷之三十七卷 三十一
毀不滅性不可過為哀毀而致有亡身之危以防傷生則君子謂之無子矣此二者皆所以防賢者之過禮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具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吳公子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贏博齊二邑名

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

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陳氏曰不至於泉謂得淺深之宜也時服隨死時之寒暑所衣也封築土為墳也橫曰廣直曰輪下則僅足以揜坎上則終至于可隱皆儉制也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骨肉之歸土陰之降也魂氣之無不之陽之升也陰陽氣也命者氣之所鍾也季子以骨肉歸復于土為命者此精氣為物之有盡謂魂氣則無不之者此游魂為變之無方也壽夭得于有生之初可以言命魂氣散於既死之後不可以言命也再言無不之也者恐

禮記卷之三十七卷 三十四
傷離訣之至情而冀其魂之隨已以歸也不惟適旅葬之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然為疑辭而不為史辭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盡拘乎禮者也故夫子不直曰季子之於禮也合矣而必加其乎二字使人由辭以得意也讀者詳之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王其使容居以含

考公之喪徐國君使其臣容居者來弔且致珠王之含言寡君使我親坐而行含以進侯王於邾君侯王者徐自侯天子以知君為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上也其使容居以含者容居求即行含禮也

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救邑者易則易下則于易
于雜者未之有也

和之有司拒之言諸侯之辱來和國者人臣
來而其事簡易則行人臣簡易之禮人君來
而其事廣大則行人君廣大之禮今人臣來
而欲行人君之禮是易于相雜矣我國未有
也此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
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
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三禮纂註 卷二十七 十五 言

容居又答言事君者不敢忘其君我奉命如
此今不能行是忘吾君也為人子孫當守先
世之訓故亦不敢遺吾祖昔者我先君駒
王濟河而西討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自
言其疆土廣大父已行王者之禮也又自言
我乃魯餘之人是以不敢忘吾祖欲和人之
信其言也此著徐國君臣之備且明知有司
不能終正當時之借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
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
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絕族
故不得哭之於廟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
女服三月天下服

孔氏曰祝大祝商祝也服喪服杖也祝佐舍
斂先病故先杖也子亦三日而杖官長大夫
士也病在祝後故五日國中男女謂畿內民
及庶人在官者服齊衰三月而除必待七日
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
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總
衰既葬而除近者亦不待
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

真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不至者
廢其祀勿其人

三禮纂註 卷三十一 十六 言

棺用百祀之木罰加廢勿之刑恐
非王者之政也記者誤矣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
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
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
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
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屣屣其足言困憊而
行蹇也貿貿垂頭氣弱之貌嗟來食歎閱之
而使來食也微與猶言細故謂嗟來之言雖
不敬然亦非大過故其嗟雖可去而謝焉則

可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濟其官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

瞿然驚怒之貌在官者公臣也在官者家人也天下之惡無大於殺君父者是以人皆得以誅之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亦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耳

三禮集註

卷七

三七

三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晉獻文子蓋也室成諸大夫發禮往賀記者因述張老之言輪輪困高大也奐奐爛衆多也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者所以免禍也張老之言善於頌武子所答善於禱也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狗馬皆有力於人故特示恩也

路馬死埋之以帷

謂君之乘馬死則特以帷埋之不用敝帷也方氏曰魯昭公乘馬墜而死以帷裹之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闈人為

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備容焉

三禮集註

卷七

三八

三

子貢先入闈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闈人辟之汝內雷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內雷門屋後簷也行者遠猶言感動之大也○劉氏曰此章可疑二子弔卿母之喪必自盡禮以造門不當待闈者拒而後備容盡飾也且既至而闈人辭或當拜請於闈若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以威儀悚動之以求入耶其入而君卿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創見其容飾之美而加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惟區區之外飾乃足以行遠耶

陽門之介夫苑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
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苑而子罕
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陽門宋之國門介夫甲士之守衛者司城子罕樂喜也

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
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孔子善之以其識治體也詩邶風谷風之篇扶服致力之義微無也夫子引詩而言宋國雖以子罕得人心可無晉憂而已然天下亦孰能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也

三禮纂註 卷七 十九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
哭麻不入

莊公為子般所弑而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諸侯并經焉而葬葬畢閔公即除凶服而以吉服嗣位故云經不入庫門也士大夫則仍麻經直俟卒哭乃不以麻經入庫門蓋閔公既言服不與真與卒哭之祭故群臣至卒哭而除記禍亂恐亂所由廢也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
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
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

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
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經莫太過否曰這說却差如夷之歌乃是大惡若不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俟之時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胡氏曰數其母死而歌則樂當絕叩其夷俟亦可見○馮氏曰母死而歌惡有大於此者乎宜絕而不絕蓋以平生之素而事有出於一時之不意者如此善乎朱子之言曰若要理會不可但已只得且休其有以深得聖人之處其所難處者矣○劉氏曰原壤母卒去子助之浴椁壞已治之椁木而言久矣我之不託興於味歌之音也如狸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木椁之行感也壞之廢敗禮法甚矣夫子稱焉不聞而過去以避之從者見其無禮疑夫子必已絕其交故聞曰子未當已絕之乎夫子言為親戚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親戚之情也為故舊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之好也此聖人隱忍全交之意

三禮纂註 卷七 十九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
也吾誰與歸

文子晉大夫名武叔譽叔向也言卿大夫之死者而美於此也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活

於衆大夫誰從乎文子蓋設此說欲與叔向共論前人賢否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弁植於晉國不

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

處父晉襄公之傅弁者燕衆事於已是專權也植者剛強自立之意所行如此故爲孤射之所殺不得善終其身是不智也

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叔譽又稱子犯可歸文子言子犯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及反國危疑之時當輔之入以定

三禮集註

卷七

九十一

三十一

其事乃及河而授璧以辭此蓋爲他日高爵重祿之計故以此言要君求利也豈顧其君之安危哉是不仁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

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文子自言我所願歸者惟隨武子乎武子士會也食邑于隨左傳言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蓋不忘其身而謀之知也利其君不遺其友皆仁也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

諸其口

中其身也見儀禮鄉射記退然謙平恬靜之貌呐呐声低而語緩也如不出諸其口似不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

死不屬其子焉

管鍵也即今之鎖庫之藏物以管爲開閉之限管庫之士賤職也知其賢而舉之即不遺交之實雖有舉用之恩於其人而生則不與之交利將施亦不以其子屬託之蕭索之至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

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

三禮集註

卷七

九十三

三十一

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

經

孔氏曰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而子柳猶不知禮叔仲皮死子柳妻雖是魯鉅婦人猶知爲舅者衰衣而首服繆經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云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如此亦以爲然乃請於衍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經衍又答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此總衰環經無人相禁止也子柳得衍此言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經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

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蠶有匡范則冠而蟬
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成魯邑名匡背殺似匡也范蟬也○朱氏曰
絲之績者必出乎匡之所盛然蠶之有匡非
為蠶之績也為背而已前之冠者必資乎綏
之所飾然蟬之有綏非為范之冠也為噪而
已兄死者必為之服衰然成人之服衰非為
兄之死也為子臯而已○按成人此謹蓋詩
之興体以上二
句前下句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
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七

九十三

自七

子春矯為過制之禮而不
用其實情故自悔如此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

尫而奚若

左傳註云尫者瘠病之人其面上
向天暴之者冀天哀之而雨也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句虐句毋乃不可

與

此言酷虐之事
非所以感天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

巫能接神冀
神閔之而雨

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句於以求之毋乃
已疏乎

於以求之猶言於此求之
也已疏言甚迂闊也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
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徙謂徙交易之市於巷此惟國有大喪憂戚
能市故為之今旱而徙市者行喪語之禮以
自責也然君臣自有省躬改過之實而徙然
為此其術亦疎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七

九十四

二百四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
夫

祔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合之
並兩棺置于柩中不用別物相隔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七 終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八

禮記

禮記者傳習先王所制禮儀與其義而記之者也漢高堂生專禮經五傳而戴德戴聖以禮為儒林宗德傳記八十五篇今所謂大戴禮是也聖傳記四十八篇今禮記是也古言禮者曰經禮曰曲禮曰禮儀三百曰威儀三千世稱周禮六官儀禮十七篇為經此記四十九篇為傳豈不以為所記皆二經之餘緒也與陸氏曰此記二經之遺闕故名禮記是也然二經詞旨遂與賴記以明謂之傳非過也但自漢以來傳習箋解又以三禮並稱故予今亦不能變仍稱三禮云原記四十九篇程子取大學中庸以配論孟餘四十七篇內王制月令紀國家制度有禘周禮取附于周官之末凡二篇按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

有類儀禮取為逸經凡四篇又曲禮

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

載大小儀文有禘儀禮取附儀禮之末凡十

篇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聘義祭義

本以義名為經之傳無疑也而服問三年問

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問喪問傳喪大記雜記

上下曾子問祭法祭統或釋經之大意或據

經之未備並非泯然紀述者可倫應附在各

經末簡以廣其義凡一十九篇以上通移收

三十五篇餘存禮運而下一十二篇仍為禮

記以其通論禮意於六官十七篇無所當也

夫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以官著禮以禮

定官儀禮者制吉凶賓嘉之通禮惟此戴記

發揮二經之旨趣與其節目也記曰其數可

陳也其義難知也傳習者尚知所重輕焉

宣城貢汝成識

宣城貢汝成識

禮記

禮運

通論

陳氏曰此篇皆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間有格言而篇首大同小康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山陰陸氏曰禮運者是禮樂之運運祚推移而禮行焉雖聖人不能遠也然則大同小康時而已

禮記卷之

禮記卷之

王

言

長樂陳氏曰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帶而有其所拘禮器言禮之器則禮運言禮之道也方氏曰帝王盛時以養起禮樂而轉使未嘗息故其經世之迹不殊無異其統體焉於是則有大小之別同異之名此篇所言乃其養也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吳氏以為此與禮器一類並為通論舊本第九吳本第二十五今從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末之遂

也而有志焉

與音預觀古此切選音代

孔氏曰仲尼與蜡祭魯臣而稱賓者祭祀欲以賓客為榮故也觀謂宮門雙闕蕭懸法象使民觀之虞因謂之闕亦名象魏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不得有關魯有關者以天子禮也魯宗廟在知門外左孔子蜡祭事畢出廟闕雉門登遊於觀之上喟是嘆之形記者言其所嘆之由蓋疑辭謙也言偃侍於是問所業何事陳氏曰喟然嘆聲言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英賢之臣所以得時行道之盛我今雖未得及見此世之盛而有意於三代英賢之所為也此亦發見周公之意蔣氏曰曰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何哉此有以見聖人思欲還上古之風而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故其下歷歷言之

禮記卷之

禮記卷之

四

言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公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顧古切扶開切馬鳥路切為云為切孔氏曰此先明五帝時也為公謂不私傳于孫發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德才能之士

三禮卷

三卷

五

四百九

不使世繼為諸侯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也
 世淳俗美凡所談說皆不與之言凡所行習
 皆親睦之行君既無私故人法之而不獨親
 已親子已子天下之老者皆得瞻養以終其
 天年壯者不愛其力而均有所用重任分輕
 任并班白者不提挈是也幼者皆獲長幼以
 成人窮民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養男子無
 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失分也女謂
 嫁為歸嫁不失時各得其所故云有歸也貨
 既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但人不收錄則物
 壞世窮無所資用故收而藏之悉棄地耳非
 藏為已用有乏輒與也為事不憚劬勞惡
 力不出於其力耳非私已營辦也夫謀起於
 詐天下一心則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興起也
 民無匱乏而能在位則盜竊亂賊不作外
 戶扉從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閭閉之也重門

擊拆為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事於
 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擇拒故
 從外而掩也率土
 皆然故曰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
 力為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
 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
 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已
 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
 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三禮卷

三卷

六

四百九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良有
 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
 康 頌音智志
 孔氏曰孔子生三代之末故稱今天下為家
 言不傳賢而傳子也君以天位為家故人化
 之亦各親其親子其子自藏其貨以資已用
 自出其力以成已事大人謂諸侯亦皆世繼
 父傳子曰世兄傳弟曰及有子則父傳與子
 無子則兄傳與弟以此為禮也城內城郭外
 郭溝池城之壘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
 以自衛固也紀如絲之紀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之倫不能無失故須以禮義為之紀君臣
 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篤厚也兄弟

同氣故曰睦夫婦異姓故曰和又設為宮室
 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
 田耕嫁之所里居宅之地授之田宅貴賤亦
 各異品賢猶崇重也人有爭奪須勇以勝人
 有欺詐須智以察所以崇重勇智之立立功
 起事不為它人以智計度而謀作以勇戰闢
 而兵起選猶英也由用也此謂禮義也禹湯
 文武成王周公能此禮義以為治故為三
 代之英也謹猶重也言此六君子者皆以
 禮為重而行下五事也著明也事有未當以
 禮明之而使皆得其宜考成也民有相欺以
 禮成之而使皆以其實有過差者以禮明之
 使是非不惑刑則也行仁者以禮為則也禮
 禮與義講論之使揖讓也以禮行上仁義禮
 智信之五德示民以為常法若為君上者不
 能用此禮以行之則雖在富貴勢位而眾人

視之為禍惡如桀紂為厲則夫其天下而勢
位去已也此以上有三王之時不及五帝大
道之時但天下小安而已蔣氏曰帝王有異
時無異道聖人因時以思禮其不能無望於
會而有志於帝王之世者如此陳氏曰大道
之行天下為公而與人大道既隱天下為家
而與子與人與子固出於天聖人所以順天
而趨時也然其為公者非不家之以為公者
為主為家者非不公之以為家者為王至於
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力為已不必載
於已非無所別也各觀其親各子其子貨力
為已非無以待人也亦其所為王者異矣選
實與能備信備睦六君子非不由之禮義以
為紀先非不用之特其有所輕重淺深須
一耳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
王以承天之遺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
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
過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敬於地列於鬼神達
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
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儀扶又切音扶制息亮
亂切朝音效冠古音潮
方氏曰上言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則禮
之於人不可緩矣故言偃復以如此乎禮之

急也為問禮本乎天道出乎人情先王制禮
所以承天之道還於治人之情人之所欲莫
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生歿
之異此其所以為急與於天曰本於地曰敬
於鬼神曰列於言禮之所以立也至於禮之
所以行則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達於
天下喪則凶禮也祭則吉禮也射御則軍禮
也冠昏則嘉禮也朝聘則賓禮也禮雖三百
三千其大體不過是五者而已馬氏曰天序
承於民先王為禮所以維天之象也故曰以
之於民四股之於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
天理而窮人欲先王制禮以節之也故曰以
治人之情胡不道死者未至乎死而人欲其
也死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
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
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
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書吾以是觀之
鄭氏曰杞夏之後夏時夏四時之書其書存
者有小正宋嚴之後坤乾陰陽之書其書
存者有歸藏方氏曰極之言至也如上所言
皆禮之至故子若復問之坤乾夏時之書所
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也論語燕言書
之文不足徵此特言人之獻不足徵者畧言
則文獻皆不足詳言則書之文猶有得焉坤
乾謂之義夏時謂之等者禮以達義於內辨

外者也天地之理為故以義言四時
為顯故以等言吳氏曰禮之名數制度
可以虛言言也故子游復問夫子之窮極
禮其所考證有可得而聞者否夏道殷道
其先世之禮殷之禮也意謂杞宋二國必猶有
乃知二國無能存其禮但於杞得夏時一書
於宋得坤乾一書坤乾之書其義畧可推夏
時之書其畧可見夏禮殷禮其它既無可
徵驗吾姑以是二書觀之而已吾以是觀之
蓋不滿
意之辭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
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

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音

謝氏曰夫子欲觀夏道杞不足徵欲觀商道
宋不足徵觀周道而幽厲傷之舍魯何適而
魯之郊禘非禮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
又如此孔子所以深嘆也孔子曰此正明孔
子嘆意嗚呼哀哉傷嘆之辭言觀周家文武
之道以經幽厲之亂此禮無可觀舍魯更何
適而觀禮乎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
矣鄭氏曰政亂禮失以為魯尚愈也非禮
失禮也周公之道衰言魯子孫不能與之也
天子之事守言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也
氏曰郊禘者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宜有也
王非所錫而錫之魯君非所受而受之也

之郊禘所以為非禮周公其衰矣非周公之
衰也言借用天子禮此周公之道所以為衰
吳氏曰周道亦謂周之禮周禮初遭厲王之
亂而廢墜宣王中興雖復之而未盡復也維
遭幽王之亂而廢墜益甚平王東遷禮不能
復舊矣孔子所以傷之也周既不存其禮當
時諸侯唯魯號為獨秉周禮者然郊禘二祭
以諸侯得天子則不合於周公之禮故曰周
公其衰言周公之道衰微而不行也又言杞
宋二國所以得郊者蓋以二王之後備其先
世天子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而行之者也若
魯則非有天子之事可守豈可備郊也哉因
言周公所制正禮唯天子得於園丘祭天方
澤祭地諸侯則但於社祭地及祭社神而已
不得知天子之祭天祭地也
王氏曰此章真孔子之言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

蕡稗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音

切音烏華切音安侯
切音兜音浮
方氏曰此言禮之初方是時地產之教有黍
然未有金饌也故燔之天產之物有豚然未
有刀匕也故捭之尊未始鑿木也故汙尊飲
未知用爵也故抔飲皆始諸飲食之事鬼神
之道幽而難格非薄之禮宜若不足以致其
敬也故以猶若言之可疑之詞也鄭氏曰言
其物雖質界有齊戒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
神鬼神饗德不饗物也釋米捭肉加於燒石
之上而食之今北狄猶然汗尊鑿地為尊也
抔飲手掬之也蕡讀為由由場也謂捭土

梓也鼓謂築土為鼓也長樂陳氏曰食之禮始於播擇黍稷飲之禮始於汗尊杯黃梓而士鼓其樂之始與明堂位曰士鼓黃梓黃蕭伊耆氏之樂也○吳氏曰此以上所言雖存中古時事然猶簡質不可從也下文乃言中古以後可從之禮

及其苑也升屋而號告曰某復然後飯醒而苴訖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初切音智

許亮
孔氏曰卑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魂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合禮於舍之時飯

用生稻之米故云飯醒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也苴訖者欲葬設遺真包裹就內以遺送尸法中古火化之利也天望謂望天招魂地藏謂葬以藏尸所以地藏以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由智氣在上故也○延平周氏曰自黃梓土鼓而上後世有倫於此者故不從其初自升屋而號而下後世無過於此者故皆從其初吳氏曰及其謂及至中古以後之時也自夫禮之初至此第五節之一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於既切音魯

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累其土而為窟櫓者聚其薪以為巢雖食鳥獸之肉不能飽則茹食其毛漢蘇武以雪雜羊毛食之是其類也吳氏曰營窟土處以避寒也櫓巢木處以避暑也飢則食其鳥獸之肉寒則取鳥之羽獸之皮以衣而蔽其體也此以上所言皆是上古時事為太朴陋不可從也下文乃言上古以後可從之禮

後聖有作然後備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音朔音切

鄭氏曰作起也備火之利能治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甓及瓦以炮謂裹燒之燔謂加於火上亨謂煮之饌炙謂貫之火上醴酪謂蒸釀之醴作蔽陳氏曰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為宮室之具而為宮室則必在於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斧斤瓦甓之所當先也方氏曰非無火也特為能備之以利人耳范即前况所謂形范之范范金而鑄之合土而鑄之而器用出焉則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也夫居宮室以代巢窟為醴酪之類以代血毛

治麻為布治絲為帛以代羽皮是道也不特可以養生送死於其始又可以送死於其終不特於其幽神則百神上帝則天也吳氏曰備火之利一句指下三事范金合土為宮室一也炮燔亨炙為醴酪二也治麻治絲為布帛三

也皆須火之利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
二句結上文也自昔者先王至此第五節之
二陳氏曰以上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
竹曰范皆鑄器之式范金為形範以鑄金器
也治謂東樂之類此以上皆火之利今世承
用而為之皆是取法往聖故云皆從其明
氏曰自范金合土以下皆聖人開物成務以
教天下而使之相安相養於利用出入之間
者也陳氏曰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
謂之朔故天地之始亦可以言初一月之始
則特謂之朔是以言禮之初則繼之以皆從
其初言後世有作則繼之以皆從其朔也

故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粢醑在堂登酒在下陳

其犧牲備其鬯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

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

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音禮寸細切

鄭氏曰案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

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醢齊五曰流

齊字雖異醑與盎流與沈蓋同物也祝祝為

主人饗神之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

辭也孔氏曰一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

上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此認論今世

饌具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所陳之處玄

酒水也色黑謂之玄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

用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室

內而近北醴謂醴齊醑為盎齊以其後世所

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內仍南近戶也案醑早
故又南近戶而在堂登謂沈齊酒謂三酒事
酒昔酒清酒又早故在堂下登其犧牲者謂
將祭之夕首牲之時及祭日之旦牲牲而入
麗於碑按特牲禮陳於門外北而設在門
南東首牲在門外西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
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牲
俎者以牲主於饌饌在廟門之外俎饌
各陳於饌西取牲牲以實其鼎俎而入於
於昨階下南北陳之俎設于階西以次載在
俎也按少牢陳於廟門外東方北而北
又得入陳于東方當序西而北上俎皆設于
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書
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鍾鼓堂下之樂
書云下管鼓琴瑟以詠是也其歌鍾歌磬
亦在堂下上神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

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祭統

曰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

是以正君臣也又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

是以篤父子也又云昭與絜絜與穆絜特

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

弟也又云尸飯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

理爵獻大夫是以齊上下也禮器曰君在作

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夫婦有

所也言行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祐福也

吳氏曰第五節之三長樂陳氏曰道之精常

幽玄而淡薄道之相常明者而精美精則常

貴而尊俎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

未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

醴醑所以在戶粢所以登所以室所以室

蓋玄酒則水也而陳之在室則室者出之所

禮記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既陳之於戶則戶者幽明之中而準平之際也案禮則體齊是也用之於饋食陳之於堂堂者明之所而漸卑者也澄清則清酒是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下者明之尤著而且平也昔先王之於鬼神以神道事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之則以三酒儀牲所以致其養琴瑟鐘鼓所以致其樂祝嘏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祐之承在我在彼者以禮於之所倫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醢其敝與其越席疏布以暴衣其滌帛醴醢以獻薦其

禮記卷之三十一

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禮記卷之三十一

莫歷切去聲阻限切鄭氏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號者所以尊神動物也腥其俎謂解而體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太古也其醢謂體解而醢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迭謂體解而醢也霽霽也漸帛練染以爲祭服莫虛無也孔氏曰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所以重古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毛血告于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腥其俎也按士冠禮小飲之奠載牲體而解兩肩兩胛并脊九七體也按持牲少年以薦醢爲始之時皆伴解無豚解以

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爲豚解孰其餼謂體解而腥之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肱三腓四膂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脊八短脊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脊爲十一體也是分豚爲體解此說其微謂體解解訖以湯燻之不全孰火於腥而薦之堂疏布謂疏布體醢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醢饋食之時用醢燻炙謂燻肉炙肝按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胙從之婦獻刀資長以燻從此則君薦用炙夫人薦用燻是也詩楚茨云或燻或多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設此在上祭禮所以嘉善死者魂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合於虛無寂寞也具氏曰此蓋言祭之中事也第五節之四方氏

禮記卷之三十一

曰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牲所謂蒲越菜結之尚是也顯布禮器所謂犧尊布帛是也滌帛則祭統所謂以共純服是也九此所言則合古今之異質文之變也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遵豆鋼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鄭氏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也孔氏曰然後退而合亨者兩明

薦爛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向爛肉更合
 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
 不載者乃佐體等亦於饋中亨煮之故云合
 亨亨之既孰乃體別骨肉之責既以爲衆祖
 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非尸前正俎者以
 此所陳多是祭末之事故爲祭末饗燕之衆
 知也實其薦蓋適豆剛羹者此舉事尸之時
 所供設也若遂豆亦蕪樞賓客及兄弟等具
 氏曰此蓋言祭之末事也成猶言全倫也自
 初中至末祭禮大倫故云大成第五節之五
 方氏曰合亨則祭物而亨之大豕牛羊骨有
 貴賤各異體焉故曰體以稻梁而實簋以黍
 稷而實盞以水土之品而實豆以五味之
 和而實銅器故曰實祖禩所以望子孫者莫
 大乎孝故祝以孝告子孫所以賴祖禩者莫
 過乎慈故祝以慈告夫禮至於此則始於古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方氏曰祝則君假之以告神者也假則尸假
 之以告人者也祝嘏辭說古有常制不可易

焉故莫敢易吳氏曰大謂尊大之假謂君假
 尸所假以告神告人之辭尊大其辭而不敢
 輒有改易也故曰大
 假此第五節之六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吳氏曰此第五節之七陳氏曰祝嘏辭說禮
 之文也無文不行周禮太宗伯掌詔六号重
 其事耳衰世君臣慢禮惟宗祝巫史習而記
 之故謂幽昏之國言其昧於禮無以昭明政
 也治

醑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醑是夏爵斝是殷爵吳氏曰此第五節之八
 陳氏曰尸君君之尸也劉氏曰天子得僭六

禮樂其祭於宗廟獻酢君尸則用醑斝今

諸侯亦用之不曰僭君乎

冕弁其華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冕是衮冕弁是皮弁大夫私家藏公物此君
 被臣之劫脅也蔣氏曰繁纓小物君子惜之
 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跌劍諸侯猶侯命
 於天子今也兵華藏於私家所以竊據僭偏
 之事莫之禦歟吳氏曰
 此第五節之九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

孔氏曰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在地者
 置官一人蕪攝其職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

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
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造周禮曰四命受
器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大夫自右有
孫之祭不得如三桓舞八佾鄭氏曰臣之者
不備焉得後廷平周氏曰以官事不攝聲樂
皆具焉非禮則然以祭器不假焉非禮則誤
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蓋未嘗有殆
非先王養成德者之意也吳氏曰此第五節
十之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
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

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國居其切象會

孔氏曰仕於諸侯則稱臣仕於大夫之家則
稱僕君有喪昏則恒在國臣有喪恒則歸家
一期之間不獲使後今臣有喪乃不致事者
衰裳入君朝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君之臣
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或與家臣之僕雜雜
而居齊齒等輩專卑無別亦是君臣其國也
其氏曰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禮以見臣與僕
同居處者之為非禮先言喪與昏者之不使
使以見臣服衰裳入君朝者之為非禮也此
第五節之十一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
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孔氏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其子孫有
功德封焉諸侯無功德者直食邑於畿內也
諸侯子孫封焉亦大夫若有功德者亦有采
地大夫雖不得割其采地以與子孫然亦以
采地之祿養其子孫耳後幽國以下皆論其
惡今此是謂制度論其善者謂古之制度如
此今則不然禮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
得其宜大者謹其禮而無蓋恩小者安其外
而無欺志以制度不可踰也制度一定則人
欲偏厚其子孫者固無所容其私心而促割
枝葉其子孫者亦不
容薄於所厚矣

故天子適諸侯必會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
謂天子壞法亂紀怪

方氏曰會其祖廟者在諸侯則不敢為之正
在天子則不忘於所敬故也禮籍若小行人
掌和國齊密之禮籍之類乃法之所以存紀
之所由立今也不以入故曰壞法亂紀具氏
曰此第五節之十三陳氏曰廟宗於朝故天
子合之然必以禮籍入者不敢以天子之尊
而慢人之宗廟也劉氏曰諸侯敬於天子雖
其相廟亦不敢私有乃以台至尊上下之分
此亦至矣然而天子必以禮籍入處其廟言
動之際必據乎禮示不敢慢也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
諛
延平周氏曰諸侯唯問疾弔喪則入諸臣之
家先王制禮之意可謂微矣而後世猶不免

有棟林之詩蔣氏口諸使有一國因蘭夷明
喪入諸臣之家所以開難恤患見導下之情
乃若由人無名幸意以行此固駭馳而往之
事所由漢乎諸臣無私交聖八嚴之故只是
謂君臣為誼具氏曰
此第五節之十四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
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民也故政不正則
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罰而俗敝
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
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莊國故政者

禮集註 卷之三
禮集註 卷之三
禮集註 卷之三

禮集註 卷之三
禮集註 卷之三
禮集註 卷之三

以前八是謂皆指失禮之一事而言而此一
條舉失之大總言故特以是故為起語也別
謂剖判之嫌謂自同而不同者明謂者祭之
微謂可見而難見者凡祀祭享皆備鬼神也
布帛長短以刀裁之曰制以尺量之曰度制
度不定以禮稽考之仁義所施輕重不一以
禮辨別之君之執禮以為柄者失人舉於顯
感鬼神於幽粗而考長短廣狹之器數精而
別親疏尊卑之等殺金須用禮禮所以治其
國之政使不亂安其君之位使不危也以
遂言君危政亂之禍禮可以正天下國家政
不正謂為政不以禮也政不正之所致有二
一則君位危謂不安也二則法無常謂政不
治也君位危謂失其尊高下無忌常則大臣
為姦小臣為盜君務嚴刑勝之而上下睽乖
習俗散壞矣法無常謂淪其律令下無遵守

禮集註 卷之三
禮集註 卷之三
禮集註 卷之三

善於禮者所以治政安民也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敬於地以降命命降于郊之謂本天降于社之謂敬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餘音）

蔣氏曰聖人本天理以出政效之以降命于天下凡其興達顯該咸有定序使萬物森列各居其位而不相奪者皆非私意為之也是以命降于社之謂敬地蓋言因地事地教民美報而地道以顯也降于祖廟之謂仁義蓋言及本後始尊祖敬宗而人道以立也降于

禮記

卷之三

三十一

禮記

山川之謂興作蓋言倫物致用率作興事而取業以起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蓋言門行有守外內有職而官室以居也聖人必於此致意焉而後為藏身之固蓋人道立於天下莫先於天地鬼神各安其位莫先於孝慈報反各有其常又莫先於養生居處各有其序其所以隄防世故雖特人心在此此二帝三王所以為天下開物成務之主布政乎天下者本此道也方氏曰於祖廟言仁義則知本於天者為陰陽之道降於社者為剛柔之德於五祀言制度固知興作之為事功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政之所存而聖人特寓之天地宗祖山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事其序先天下而後地者上下之序也次之以山川者內外之序也又次之五祀者大小之序也陳氏曰書言典

曰天敘禮曰天秩是人君之政必本於天而效法之以布命於下由祭社而出命是效地之政有事於祖廟不出命是仁義之政有事於山川而出命是職作之政有事於五祀而出命是制度之政效地者效其高下之勢以定尊卑之位以思慕言義以親疎言思慕之心無窮而親疎之教有定又親親仁尊尊義自仁率親等而上之則於祖而尊尊之義降自義順而下之至於山川而親之仁篤興作之事非材不成故於山川制度之興始於官室故本五祀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餘音）

禮記

卷之三

三十四

禮記

陳氏曰此承上言政之事謂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道儼並鬼神之事凡以治政而已故虞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之此禮之所存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聖人法之此民之所以治也蔣氏曰聖人道同乎天地故其身能與天地而為三知通乎鬼神故其身足與鬼神而並立陳氏曰知天地鬼神之所則有所存明天地鬼神之用則有所樂處其所以存乃禮之先後之序玩其所樂此民之所以治也吳氏曰此申上文禮所以謂政之意自是故夫政至此第五節之十六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

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

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

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也

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尚切

陳氏曰四時本於天百貨產於地人生於父而德成於師此四者君以正用之謂人君正

身循德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而裁成其道輔相其宜以左右民使之養生送死無憾然後

設為庠序學校之教申之以孝弟焉則有國之教之而治道得矣然其要在君之自正其

身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可君者正身循德而為臣民之所則做者非做人也臣民之所

養者非奉養人者臣民之所服事者非服事人者君而則人則身不足以為人取則而

及則於人非立於無過之地者矣君而養人則一人之身豈能供億兆人之食必不足矣

君而事人則降尊而事卑為失位矣雖存姓者則君以自治其身所謂文武興則民好善

也養君以自安竭力供賦稅則有辨食擊飲之安事君以自顯竭忠盡職則有辨食擊飲

王氏曰此處皆非夫子之言吳氏曰此通下文至謂之變申上反禮所以安君之意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

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

謂之變如音智志

朱子曰達謂達於下吳氏曰自故天生時至此第五節之十七陳氏曰禮教通達而各分

不踰故人皆慕守義而死耻不義而生也人君用人當取其長舍其所短去其不肖也

知謀者勇於謀於故用人之知當棄其詐而不實也勇於勇於故用人之勇當棄其詐

勇當棄其益暴之過也大夫死宗廟言衛君之宗廟而致死也然已之宗廟亦在本國不

弃君之宗廟即是不棄已之宗廟長樂陳氏曰禮達於上下之間而分定於尊卑之際故

人於其義之可死則不苟避於其不義之生則不苟存此所謂備禮以達義而不愛其情

也將氏曰天下之勢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制而分守無以相安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既

乎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於畏愛則象之中甘心於服後事養之際求其為自安

自適之不暇而安有欺罔僭陵之事故曰禮達而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

死人心所同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則其功用固不可

以小言也朱子曰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

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也故用人之仁當棄其貪之失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

意之也必知其情辭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惠然後能為之通音能

禮記卷之三十八

禮記卷之三十八

鄭氏曰耐古能字意心所思慮辟開也藉氏曰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情之合則天下之異歸於同情之離則天下之勢不可一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豈臆度料想姑為是言哉古之聖人摠攝人心起天下聯絡親比之義而華其乖戾違背之習蓋亦灼見是理而為之惟知天下之情是以開闢天下之義與利銷患而人心一惟不知天下之情是以失天下之義背利縱患而人心離也馬氏曰以中國比天下則天下遠而中國近以一人比一家則一人寡一家衆遠而能使之如一家者言若父子之親有以相使也近而能使之如一人者言若手足之用有以相衛也陳氏曰非意之謂非意私意臆度而為之也必是知其有此七情也故開闢其十義之途而使之由之明達其利與患之所在而使之知所趨避然後能使之為一家一人也愚按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而又云非意之者吾性本無外也性無人我無遠近豈意所強而為之哉故能知天下人之情即我之情而能與其利達其患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

鄭氏曰惟禮可以治之耳陳氏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出於天然故言弗學而能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閨門之義長惠幼順者卿黨之義君仁臣忠者朝廷之義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親省此皆和義故謂人利爭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召禍故謂人患齊氏曰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脩睦而人利與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情衣所固有也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推其合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制情立義與利去患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自禮之外無余說也陳氏曰七情弗學而能有禮以治之則人義人利由此而生禮廢則人患由此而起問愛與欲何別朱子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挈將來周氏曰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為一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為一人者必先知人情而無喜其所怒無欲其所惡然後開於人義使知父子君臣之大倫明於人利使之講信脩睦達於人患使之無爭奪以相殺如此則天下所以為一家中國所以為一人也愚按人之七情而云弗學而能者情出於性也情正則性定故能脩十義就利而避患聖人制禮使人約其情使合於中故以明人倫以盡信睦以興辭讓禮之用聖人所以盡民之性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虎亡貪苦人之大惡

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大洽切

孔氏曰端謂頭緒人深心厚親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不可測知故外不見其色人君欲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禮更將何事以知之禮之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心貌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僻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馬氏曰莫非欲也而欲之甚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惡之甚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心者色之蘊也由

色以觀心固可測度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色則人之深情厚貌有時而不知也故色厚為內莊色取仁而行遠者有矣詩曰它人有心予忖度之可忖度者以有禮也禮以飾之則美惡不能藏於心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愚按性一而已指其發見之端則有七然約而言之欲惡兩端而已欲惡應於自心大不可得而見也聖人制禮以治心使人自肯而窮之省其欲惡之所在以開和而存誠故曰內省不疚君子之所不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

張氏曰天地之德謂人之德性如天地之性人為貴是也稟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伸也鬼之言歸也凡生即神也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於氣鬼之盛極於魄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為倫焉馬氏曰莫不稟五行之氣人之所以異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最靈也記者之言及此何也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為端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為徒而人者秀氣也陸氏曰言人之倫道全美如此奈何舍禮而欲倫天地之德稱神明之容哉陳氏曰天地鬼神五行皆陰陽也德指實理而言交指變合而言合者效合而凝也形生

神發皆其秀而最靈者故曰五行之秀氣也王氏曰此語最粹
愚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曰人者天地之德萬物皆稟二氣以生然或得偏勝之氣惟人稟中和之氣故曰陰陽之交萬物皆鬼神屈伸所成然或受養駁之質惟人得貞精之粹故曰鬼神會萬物皆五行流行所凝然或稟四時之一惟人得順行之秀故曰五行之秀氣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者也苟非禮以制心其能以全天地之德而為二五鬼神之主乎
故天秉陽番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醫苦
切

孔氏曰上言人秉天地陰陽五行鬼神而生
此又述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陰陽鬼神是
天地中物故不重出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
以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為孔於山川以出
納其氣月之生稟於日光三五十五日而盈
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盈謂其伸欲謂其
屈天直言雷曰星而巳月有虧盈故倚言之
愚按日星曰喬陽專而直也山川曰竅陰翁
而闕也于是搖於五行而為寒暑生於月光
而為盈缺所以屈伸相感行四時而生百物
也人於其間而有變理之功則三光四時順
序循軌各莫其功而萬物成矣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

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

十二食還相為主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

質也其列切還音

吳氏曰五行之動揔包下四者五聲五味五
色皆五行也動者還轉而不一也五聲宮
商角徵羽也六律十二管謂黃鍾太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六陽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
南呂應鍾六陰律共為十二管也五味酸苦
甘辛鹹也六和十二食未知其品亦必溫熱
有六和涼寒有六和共為十二食五色青赤
黃白黑也六章十二衣謂日一月二星辰三
山四龍五華虫六上衣繪六章宗彙一藻二
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下裳繡六章共為十

三禮集詳 卷之三十一

二衣也下裳亦言衣者鏡於衣也五行為四
時之十二月所負戴則每月各有木火土金
水還相為十二月之本而共成六十日矣五
聲還相為十二管之宮每宮又各有商角徵
羽而共成十二調矣還相為質有二十句質
字家語作主今按上句質字宜為質字五味
為六和之十二食所負戴則每食各有酸苦
甘辛鹹還相為十二食之主而味之數亦共
為六十矣五色為六章之十二衣所負戴則
每衣各有青黃白黑還相為十二衣之質而
色之數亦共為六十矣陳氏曰動運也竭盡
也終也本者始也五行之運於四時迭相終
而還相始終則有始而環無端也冬終竭而
春始來則春為夏之本春竭而夏來則夏又
為秋之本往者為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為方

來者所本五行四時十二月莫不皆然還相
為宮者宮為君王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
黃鍾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
林鍾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
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宮大簇三宮
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
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此非十二月
之次序乃律呂相生之次序也還相為質如
春三月以酸為質夏三月以苦為質而六和
皆相為用也五色并天玄為六章十二月之
衣如月令春衣青夏衣朱之類還相為質謂
繪畫之事主其時之一色而餘色相間雜也
陸氏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王
文公曰此王則彼竭也蔣氏曰方天一生水
地六成之是時之為冬者然也而金為之本
矣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是時之為夏者然也

而木為之本矣馬氏曰五行莫不有其味先
王因之以為五味六和十二食所以順其味
五行莫不有聲先王因之以為五音十二律
所以順其聲五行莫不有其色先王因之以
為五色六章十二衣所以順其色陳氏曰五
聲言其氣之所在故言本五味五色言其形
之所尚
故言質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
色而生者也列彼

孔氏曰人生天地之中天地有人如入有心
故曰天地之心方氏曰仁則木之性義則金
之性火禮水智土信故曰五行之端也五行
滋而為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為五聲人以
養其耳形而為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
而生焉故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也食之於
口別之於耳被之於身莫不有所別獨於聲
言別者以微妙尤宜致別故也然其序前以
聲為首此以味為首蓋探其本則聲為妙要
其用則味為急吳氏曰五行之氣在兩間不
可見人得之以生而為仁義禮知信則其端
可見矣猶物在中間而端倪見於外也故曰
五行之端問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如天道
福善禍淫乃人所欲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
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作此所謂人
者天地之心蔣氏曰上言人者天地之德五
行之秀氣此復言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蓋德
言其自得此言其能達氣証其所自稟端究
其所從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
愚按上言人者天地之德蓋天地之大德曰

生也此言人者天地之心尤更清切天雖行
四時生百物其心無處可見惟於復一陽初
生乃見其心此天地之生幾也天所生物中
無有能行天之事者惟人能發育萬物而曲
成之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贊化育是天地
之心不在天地而在人矣故曰人者天地之
心此一語必出於古聖人
遺言非記者所能道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
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
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

高音亮許又切
吳氏曰上文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故
此以下言聖人制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
陰陽五行也既言陰陽又言四時但言日星
而不言山川與上文互為詳畧也陳氏曰以
天地為本至五行以為質言其所法者也禮
義以為器言其所致者也聖人作則必推其所
法以適其所用然後有所致矣應氏曰天地
以全德言大根本之先立者道之大原出
於天也陰陽以氣化言闡端造始之可見者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四時以運化言當權操
柄之可握者大矣執規炎帝執衡之禹是也
日星細運乎周天之度擊其坎合以分時令
如網有紀以分其目一月徧匝乎周天之度
視其晦朔以課事功如物有量以換其平鬼
神布列於天地之間造化之用也以之為徒

則闢闢變化常與之並行猶曰與之為徒也
五行變合於陰陽之內造化之休也以其為
類則守其原而無其具則善不能自遂故因
其自無固而有之禮義以為之器而品防範之
道無不周有其器而無其地則功無所可施
故因其可與為善之人情以為之出而備治
聖除之功無不至四靈蓋物之變化而有神
者非其經之所能也故盡致而為之畜則
德之所感可知矣
愚按自以天地之本至鬼神為徒見聖人制
禮之大原與造化為一

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
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

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

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

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

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行由也
馬氏曰物可舉者為物生於天地之間皆可
舉而用之也天地之大端在於陰陽而人情之
大端亦在於陰陽喜為陽怒為陰以陰陽為
端則人之情可睹而見也時者敬授之而勿
失則事有所成故以為柄則可備也日星者
是其東作西成之候而使民之興作不失於
先後之序也故以為經月者三五而盈缺其
盈不至於有余其缺不至於不足故以為量

量者言多寡之均而無過不及之患先王之
制禮必協於分藝使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
敢不及藝者言各當其材也鬼神在於其
類非一而祖廟山川五祀各有守也先王因
以立官使之各司其局而不敢失也五行者
天地之間往來不窮終而復始故以為質則
事可復而不窮也四靈者猶為聖人之見畜
則天地之間飛潛陸走之類其多無非飲食
之用也陳氏曰此凡十條自天地至人情九
條皆覆說前章諸事萬事萬物之理不出乎
天地之間聖人作為典則而以天地為本則
事物之理皆可舉行情之善者屬陽惡者屬
陰求其端於陰陽則善惡可得而見柄猶權
也四時各有當為之舉執當時之權柄以教
民立事則事可納勉而成日星為紀如日中
星鳥日未星火之類所以紀時之早晚列者

以十二月之事詳列以示民而使之作為也
量限量謂十二月之分限分限不踰則所為
皆得其時故事功滋長如樹藝然徒如徒借
之相依即社宗廟山川五祀之禮皆與政事
相依即前章殺地以下諸事如此行政則凡
事可悠久不失也五行之氣周而復始質猶
正也國家歲有常事必取正於五行之時令
則其事合歲周而來歲復始也器必成而後
適於用今用禮義如成器則事之所行豈有
不成者乎考成也治人情如治田不使和僻
害正性如不使稱釋害嘉穀則人皆有宿道
向方之所如室之有與也六畜人家所養
四靈本非可以秦養致者今皆為聖世而出
如馴高然皆聖人道化所感耳飲食有由者
由用也謂四靈為鳥獸魚鱉之長長至屬皆
至有可用之以供庖厨者矣

愚按自人者天地之德至此亦有得於大易繫詞之旨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

魚鮪不洽鳳以為畜故鳥不猶麟以為畜故獸

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龜云軌切音審獨沉必切况越

切 孔氏曰讀洽為閃者洽字從水閃字從門中

人言水中之形狀忽有忽無如人在門或見

或不見也魚從龍鳥從鳳獸從麟龍鳳麟既

來為人之畜則其屬見人自不驚而飛走也

龜知人情也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其情不

失也馬氏曰於龜言人情不失蓋龜能逆知

人之情狀而善惡吉凶皆不能逃也吳氏曰

自是故人者天地之德至此第五節之十九

鄭氏曰猶彼飛走之貌

故先王秉耒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

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孔氏曰上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十筮造置之

事先聖王將有大舉必秉執耒耜而問吉凶

言耒耜者九卜皆先筮故兼言之陳列祭祀謂

郊廟以下皆用上筮也瘞謂祀地埋牲繒之

言繒也謂禮告又謂神也祝嘏有舊辭更宜

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宮室城隍車旗之屬

以上諸事既並用上筮故國必有其禮也國

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官既有御故百事

各有職主而九所行禮皆有次序也方氏曰

秉耒耜所以決禮之疑列祭祀所以致禮之

敬瘞繒所以備禮之物宣辭說所以通禮之

情設制度所以備禮之文若足則可謂有其

禮矣故繼言國有禮也繒帛藏之於幽故言

瘞辭說揚之於明故言宣建國必設官官必

治事所以行禮故其序如此然上言國有

禮則禮之休也下言禮有序則禮之用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

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

本仁也山川所以償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

史十筮誓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

正

方氏曰禮之始自天子出終則與民由之然

後禮達而分定患禮之不達於下必有以教

教以祭祀者使民知畏敬也祭郊以定天位

則天下達於尊卑之禮矣祀社以列地利則

天下達於報之禮矣仁以立人道而人道本

乎祀故曰本仁如是則天下達於親疎之禮

矣我為祭主於內而山川鬼神在外有賓道

故曰償鬼神如是則天下達於興作之禮矣

五祀因時以用事故曰本學如是則天下達

於制度之禮矣廟者神之所在而宗祝所以

事神故在廟朝者政之所出而三公所以共

故在學不詳却於未然後前巫言行紀於已

然故後史以玉藻考之史在左右而此言後

史者對前巫言則為後而後則自分左右也
等以典樂作謂侑食以膳夫考之至曰一樂
以樂侑食皆侑者警言其人侑者其事其馬
氏曰祖廟遠則殺之以示義近則略之以示
仁禮而言之有仁義之別舍而言之皆親親
之仁也故祀祖廟所以本仁山者地之高川
者地之深皆有與作之功而有則神以助其
為故祀山川所以警鬼神中靈戶靈門行刺
度所出推之可以治天下之事故祀五祀所
以本乎自知社至五祀皆所以達於天下者
後能如此以至於無焉而治也故祀之以本
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劉氏曰宗祝在
廟辨祭之禮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劉氏曰宗
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劉氏曰宗祝在
左左除其疑正其行防其失夫如是者欲在

三禮卷之三

三九

之中心無為也無為矣而曰守至正何也中
心不為於意慮則寂然不動是性之正也
愚按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此是立天下
之大本所以事天地銘鬼神治臣民之極也
周子曰誠無為易曰無思也無為也無為即
心之至正之休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
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山川
而報功德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
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備而禮之藏也

鄭氏曰言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孔氏
曰此論禮達於下而見禮達而神天之靈神

王有郊天隆禮則星夜不忒故云受職而禮
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為國家之用
故云可極祭廟蓋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之
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陳氏曰百
神受職焉者以其大帶天而百神莫不與之
也百貨可極者以其五土之宜百物備之以
至也孝慈服者以其有祝以告人之考有禮
以告神之慈也正法則者以其有制以正法
有度以正則也吳氏曰幸慈報焉下謂禮行
於山川而報功德焉卜字今謂之謂祭山川
以禮則皆知山川所出之利可以興起是為
有功德於民者而報祀之也五祀中謂在室
之中象中央土故祀之於季夏戶自內而出
外象春陽之闢而出單扉者陽奇也故祀之
春時門自外而入內象秋陰之翕而入雙扉
者陰偶也故祀之於秋時蕭火之所宅也

三禮卷之三

四

五

以食人象夏氣之養物故祀之於夏時行人
之行動所由象水之流動在門內戶外秋後
春前也故祀之於春時祭此制度可以正法
則義者事理之宜禮者儀文之節備謂整其
無虧缺裁請在於其中能知五者祭祀之宜
禮在其中矣故曰義之備而禮之藏也按上
之祭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禮也而所以定天
位列地利本仁慎鬼神本事則其義也禮必
有義二者不相離然行其禮而不知其義者
有之未有三者知其義而不能其禮者也此
禮三千余言反覆推明深遠詳盡而篇首禮
義以為紀中間禮義以為器兩語是以禮義
並言至此又以禮之備義之藏結上起下而
竟篇末皆無言禮義自故先王秉著禮至此
篇五節

之二十

是故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音

孔氏曰此上既言禮於如社天地之中是故制禮必本於天以為教也太一者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太未分曰一禮之理既與太一齊故制禮者用之以為教本也元氣既分輕清為天重濁為地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天地既分天之氣運轉為陽地之氣運轉為陰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象陰因陽時而行賞因陰時而行罰陽氣變為春夏陰氣變為秋冬制禮者吉禮則有四而之坐凶禮則有恩理節推是法四時也四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之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為教也其降曰命者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太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為教令其官於天者結之也方氏曰陰陽之選周而後始於曰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唯其時也未有常故曰變又曰天地則有上下之位陰陽則有升降之宜四時則有先後之序鬼神則有變化之功聖人體此以命物而在下莫不聽故曰其降曰命亦未嘗不本之於自然故曰其官於天不曰本而曰官者以夫禮之命物各有主故也長樂陳氏曰凡此皆天造之禮而主之於天也陳氏曰太一即太極涵三之理分為天地則有高卑貴賤之等轉為陰陽則吉凶賞罰之事變為四時則有歲月久近之差列為鬼神則有報本反始之情聖人制禮皆本於此以降下其命

令者是皆主於法天也官者主之義愚按禮本于太一是三才未分之始此禮也具其在人心則至正無為之體是也而老氏乃以禮為忠信之薄其亦昧夫禮之本矣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

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分扶問切項氏曰前言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此言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動以形見言之非圓動方靜之動也蓋氣始於天形生於地天地即太一之分也故曰本於太一分之為大地見一之有兩也又曰本於天動而之地見兩之本一也吳氏曰此但言天地不言太

一者天地即太一也列而之事即列而為鬼神也鬼神者造化之迹陳列於萬物禮之陳列於萬事亦然變而從時即變而為四時也禮之從時而變亦如春夏秋冬之變協於分

能也陰陽二者之別各有所能而禮之各有分藝與之合也君人猶言在人養節注作義是也義文為禮在人知其所以然之理為義貨財者行禮之資筋力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實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十者禮之名也孔氏曰辭讓者實主三辭三揖孟子曰辭讓禮之端也蔣氏曰自禮本於太一至官於天所以言禮之不離乎天自禮本於天至居人曰養所以言禮之終歸於人且本於太一天地未分之先也高卑以分天地立矣二氣轉移陰陽主夫寒暑代後有四時之變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令者是皆主於法天也官者主之義愚按禮本于太一是三才未分之始此禮也具其在人心則至正無為之體是也而老氏乃以禮為忠信之薄其亦昧夫禮之本矣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分扶問切項氏曰前言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此言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動以形見言之非圓動方靜之動也蓋氣始於天形生於地天地即太一之分也故曰本於太一分之為大地見一之有兩也又曰本於天動而之地見兩之本一也吳氏曰此但言天地不言太

生死往來有鬼神之形莫非此禮發露於自然聖人本其自然者發露制禮以命天下故曰其降曰命既謂之降曰命又終之官於天聖人懼天下言禮者瀆於人而忘於天故也且曰必本於天者猶言本乎太一也制度顯設之位變而從時推之於陰陽奇偶之象莫非此禮所以周流而不窮也聖人因而順其分之所宜受量其藝之所能為而使之行是禮故曰協於分藝必終之於居人得養者聖人懼天下之言禮者惑於天而不休於人故也

故禮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

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魚列切

禮記卷之三

中三

四百五

戾之和所謂順也情極其順則不達逆天所與我之性而上達於天道矣言達天道在順人情之上者以大小爲序不以先後爲序也實謂水穴口上受泉源下注川流者也三所以字雖言敬身中言明倫終言盡性至命三者皆禮義之功故唯有聖人能知此禮之不可不爲而不已於爲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壞其國喪其家亡其身者蓋不知此禮之不可去而去之故也以禮治人譬如以藥釀酒均之爲用藥之酒也厚用藥則其酒醇薄用藥則其酒醜均之爲用禮之人也厚於禮則爲君子薄於禮則爲小人君子者賢人也雖未能如聖人之知禮終比之小人則爲厚矣小人者鄙夫雖未至如壞國喪家亡人之去禮然比之君子則爲薄矣其品有四不已於禮者聖人也厚於禮者君子也薄於禮者

禮記卷之三

中四

四百六

小人也去其禮者壞國喪家亡身之下愚不肖者也首句言禮義下文但言禮者指文有禮則自有義也順人情三字爲此條之體要自此至終篇皆演此順字之意陳氏曰肌膚筋之總會筋骨之聯束非不固也然無禮以維筋之則情慢傾側之容見矣實究可出入者由於禮義則通達不由禮義則窒塞故以實譬之聖人之能通天下道順人情者以其知禮之不可已也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皆以先去其禮之故也馬氏曰禮義出於性而曰固肌膚筋骸何也蓋有禮則莊敬日強無則安肆日偷君子知謹於禮義則手足有所歸耳目有所加進退揖讓有所制此所以固其會與束也養生送死事鬼神其道非一而禮義尤爲其大端養生所以節惟送死所以節哀事鬼神所以節敬此禮義以節文

之也禮義出於天先王因之以達天道禮義
出於人先王因之以順人情達者所以明之
也順者所

故聖王備禮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
聖王之田也備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

釋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豆切

方氏曰義者所擇有宜有不可失故言柄禮
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雖本於
人心然有無禮無義者心動而情亂之也故
聖王備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情前言禮
者君之大柄而此以義為柄禮者義之負則
義之柄亦禮而已矣孔氏曰柄謂執持而用

三禮集說 卷之三

者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是聖王之田農夫
用耒耜耕田聖人以禮耕人情農耕既畢以
美善種子種之聖人以禮正情既畢又須義
以教之農夫種苗勤力耘耨去草去苗則苗
善矣聖人以義教民又須講學以存是去非
則善也鄭氏曰治者去取講學以存是去非
以耕和其剛柔也陳義以種樹以善道也講
學以釋去非類也本仁以聚合其所盛也應
氏曰學揀千古羣經之與而思索問辨以求
其正猶擇之去草而耘治益精也仁德萬善
之全而茲養培植以豐其成猶獲之擊歛而
收取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發
越以宣其和猶既穫之余安坐以食而德自
如也播者散布發越之謂其氏曰九月用常
行教以禮之儀文如曲禮內則少儀所記者
使之習行特守防檢其情則情不蕩熾德以

耒耜耕墾其田則田不荒蕪也禮者所當然
之事義者所以然之理雖習行其事又必敷
陳其義使明於所當然者之所以然則通曉
理趣而善端滋長猶耕墾之後種以嘉穀則
漸漸發生萌芽也雖已通曉其義又必博考
前言往行審問慎思分辯是非不惑於非義
之義則能去其不善而存其善猶苗生之後
耨去其草而獨存其苗也禮之耕義之種學
之耨事非一端各就其枝條而別白之也理
雖有萬本在一心及其久也理之萬殊總聚
於一而心德渾全矣是之謂仁然有疆仁者
有利仁者未幾至於安之也欲造安仁之域
非用力所可到惟當涵養以俟其自至樂者
養人性情而變化氣質其功最大播揚歌舞
漸染薰陶則久而自化不自知其至於安也
學者格物致知之謂義以學而後其義精仁

以樂而後其仁熟始乎禮終乎樂此聖王執
師道以教天下之民其次弟如此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
之未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者節也協

於義講於仁得之者疆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
也得之者尊

吳氏曰承上文而釋禮義仁三字禮者其事
義者其理事對理言則事實理虛故曰禮者
義之實起作也合之於義而合則雖肯所本
有之禮可執此義而作此禮蓋雖未有其禮
而義固在禮之先矣及已有其禮則義各在
禮之內也禮之與義二而一也

三禮集說 卷之三

事謂是也故禮為六藝之一禮之分別所宜者為義故曰義者藝之分仁者全體節者竹之節制各有有限則者為義故曰仁之節以其為藝之分故義能合於藝講猶明也以其為仁之節故藝能明於仁強強剛毅是以有執故得義者強譬之木然各有枝節者為義共一根本者為仁故曰仁者藝之本順者行事順乎天理無違逆中庸所謂發而中節之和也由全體之中發為大用之和全體之中仁也大用之和順也故仁為順之體天爵之尊衆善之長故得仁者尊以禮與義對則禮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分也以義與仁對則義者仁之節也仁者義之本也以仁與順對則仁者順之體也順其仁之用數下文至篇終極言順之效蓋仁之用塞乎兩間者也陳氏曰實者定制也禮者義之定制義者

禮義詳義

甲七

五百五十四

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於義而合當為者則雖先王未有此禮可酌之於義而制為之禮此三代損益不相襲也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於外者以義為分限之宜心之發於內者以義為品節之制備於藝者合其事理之宜也講於仁者商度其愛心之親疏厚薄而協合乎行事之大小輕重一以義為之裁制焉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義者強仁者本心之全德故為義之本是乃百順之體質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長人故得仁者尊上文言禮者義之實此言仁者義之本實以散體言本以全體言固一理也張子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非仁猶之木焉從根至枝葉皆生意此全體之仁也然自一本至千枝葉先後大小各有其序此散體之禮也而其自本至末一技一葉

各具一理隨時榮悴各得其宜者義也張子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愚按禮可以義起仁者義之本此皆非漢儒之言幽而鬼神神明而倫理皆仁之實微但內外尊卑親疏大小須各物其宜此三千三百之儀所由以出孟子言禮節文斯二者是也張子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仁也皆有見於此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

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甲八

四百四十四

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吳氏曰此履解上文五者而以順為極也仁者體之全於內順者用之達於外仁之體雖全而順之用未達猶既食之後內腹雖寬而外體弗肥也仁之功未滿於兩間而無不順則猶食之滋液周於一身而體皆肥也故必達於順而後為禮義治人情之極功焉陳氏曰此反譬以申明前段聖學教養之事有始有卒其序不可紊其功不可缺如此方氏曰報者治田之具禮則治國之具故治國不以禮猶無報而耕耕所以種禾而生之義所以達禮而行之故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達禮種而除其害者耨之事明大義以勝其非者學之事故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耨之勤將以有獲學之勤將以

有柔仁言聚也獲獲也故謂之以學而不合
之以仁猶釋而弗獲也食有所養而享其利
樂有所樂而安其仁故合之以仁而不安之
以樂猶獲而弗食也然前言陳義而此變言
本者九種皆所以立本故也前言本仁而此
變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前言之道也安之
以樂以前皆是成已之功大學明德之事達
之以順以後方是成物之效大學新民之事
四體既正膚革克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
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庶官職相序君
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
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

三禮卷之三

四九

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吳氏曰體四肢也既正謂皆肥而無偏瘠之
處孔疏以膚為革外之薄皮革為膚內之厚
皮總言一身也氣血咸肥肉豐而充滿溢
見於膚革人謂人之一身上文以一身之肥
譬兩間之順故先言此以足上文取譬之說
然後廣言家國天下之順以實所譬也然不
曰家之順國之順天下之順而曰家之肥國
之肥天下之肥者因上以肥譬順而言也父
慈子孝而情厚兄弟友恭而情親夫義
歸聽而其情不睽乖此一家之順大臣有持
循小臣有分辯設官以治職分職以居官不
曰素氣以和使臣以忠事君非相為
此一國之順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君如車之
未哉自是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謂諸侯邦

交互相施報大夫言行俱有律度庶士忠順
各無欺偽百姓入出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此天下之順家國天下皆順故曰
大順陳氏曰此言成物之效故以人身之肥
譬言家國天下之肥至此乃其聖學之極功
成已成物乃合內外之道大學身節家齊國
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
愚按制禮以治天下自一身以御千家一
國而天下自天子以達于諸侯大夫士庶人
無不由禮以成大順而後為禮教之大成然
則禮云禮云豈繁
文釋節云乎哉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
積焉而不死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
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
之至也

三禮卷之三

五十

孔氏曰前雖明家國天下之順而苟於條自
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總設其事一切生
死鬼神無不用順為常孔子答無遠之問云
生事死葬及祭之皆以禮是也能氏曰此皆
擬天下萬事有大有小有深有淺有連有動
人皆明理順各得有理所以大小淺深並合
其宜是順之至極也蔣氏曰治至於大順此
聖人御世之極功而以為養生送死之常事
不過即常事以言順也王氏曰此極言大順
之理庶事大積者以順處者各有其序可以
無施結矣迭施並行者以順施之各得其宜
可以無錯繆矣其細行者以順為之可以無

過夫矣。幽遠謂之深，其勢易隔，惟順則其情必通。象多謂之茂，其勢易雜，惟順則其分有間。連則易以相干，惟順則同異不相及也。動則易以相遠，惟順則異而不同，不相害也。天下之大順，至此極矣。陳氏曰：此至篇終皆發明大順之說，謂以此大順之道治天下，則雖事之大小者，積疊在前，亦不至於縲滯難事之不同者，一時並行，亦不至於紛繆也。雖小事所行亦不以其微細而有失，雖深宵而可通，雖茂密而有間，謂有中問也。兩物接連而相及，則有彼此之爭，兩事一時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不相及，不相害，則無所爭矣。此言人君治天下之事，有大有細，有深有茂，有連有動，而自然各得其分，理者不過一順之至而已。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殺所切

吳氏曰：危者，順之反。不順則違，逆則危。道也。舉世之人皆明於順，則上下分處，事物各當，可以保守，而不至於危。凡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卑賤者，不可加尊貴者，不可減殺。各安其素，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過度，而可以相協。其危也，合謂和協，和協者，順危者，不順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故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頌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

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丁浪切。擊魚列切。音數。闕，缺規切。則是無延平周氏曰：父子篤兄弟，唯以下言順之人也。大積而不流，以下言順之道也。山者不使居川，以下言順之事也。有是人，有是道，有是事，則其效足以致祥。鄭氏曰：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禽獸，水者利魚鹽，中原利五穀，使各居其所，不易其利，若民失其業，則勞歛矣。

美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鱸，夏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燧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州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台男女頌爵位謂媾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用民必順，謂不奪農時，昆蟲之災，螟螽之禍也。孔氏曰：合男女使當其年，頌爵位必當其德，長樂陳氏曰：山川者原之居，不易其利，使之各適其適，而不故焉。此因地之利以順之也。水火金木飲食之用，必時此因天之時以順之也。合男女頌爵位以至用民，此因人之理以順之也。夫唯因地之利，因天之時，因人之理，而致順，故國無災，民無疾也。吳氏曰：前文是謂大順，順之至也。明

於順皆謂一世之順至此言聖王所以順又
 本於禮義治人情之君師而言聖人之行順
 道以致天下之大順者其事非一此即舉其
 大槩耳居民之順因於地特物之順因於天昏
 姻任使力役之順因於人因天地人以行順
 道故天地人之應亦順而天地不生水旱昆
 蟲之災人不罹凶饑妖孽之疾然大順之世
 天地人之應不止於無咎微而已而又有休
 徵也天降甘露河出馬圖天之不愛其道也
 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地之不愛其寶也盛物
 畢至飛走皆馴人之不愛其情也膏露露之
 味甘如膏也醴泉泉之味其醇如醴也器車
 按禮緯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鈞謂山木自成
 車材不揉治而自圓曲也河圖義皇時河出
 龍馬背毛如圖其數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
 右四九中五十也郊祭郊之極也宮沼宮之

禮記卷之三十八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八
 李西

然後能守危凶之戒而不至於危凶也貴賤
 有等故禮制不同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
 可殺所以維持人情不使之驕縱保合上下
 不使之危亂也聖王所以順民之情者如安
 於山則不徙之居川以下凡此皆是以順行
 之故能感召兩間之和而無旱乾水溢及填
 堙之災凶謂年凶穀不熟故謂衣服歌淫草
 木之怪孽謂禽獸虫身之怪史家五行志所
 載代有之舊說器為銀甕卅既車為山車垂
 鈞謂不待揉治而自圓曲也晉時恒山出大樹
 自拔根下有壁七十圭七十三竹光色精奇
 異常王又張掖柳谷之石有八卦黃映之象
 亦此類也視與穀同龍之變化恒測亦必官
 況有之亦極言至順盛召之卓異耳不以辭
 害意河也備禮以達義者備此禮以為教達
 之天下無不直也體信以達順者反身而誠
 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此極功夫故結之曰
 此順之實也

禮記卷之三十八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八
 李西

右禮記之辭九五節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八 終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九

禮記

禮器

通論

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方氏曰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道散而為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然禮運非不及器以道為主爾禮器非不及道以器為主爾故記者各

以所主名篇

陳氏曰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足行禮者明用器之制其本第一具本第一二十六
今從之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古云貧切

禮記

卷三十九

十一

張子曰禮器言禮大体完備若成器然措則正者言不動思慮放下無時亦不失於正施則行是利也必大備乃利用禮器者亦是成章也不成章則有窒礙不達虞陳氏曰以禮為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至於大備則其德盛矣禮之為用能消釋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林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以人之一身言之如竹箭之有筠足以致飾於外如松柏之有心足以真固於內大端猶言大節二物比它草木有此大節故能貫串四時而柯葉無所敗易也君子之人雖有此禮故外人之歸者無不協諧內人之親近者無所怨讎人歸其仁神散其德也馬氏曰先王以人情為田始於倫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以至播樂以達其順則無所不備也故曰夫倫回者人之自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孔氏曰此因上外內諧和遂言忠者內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內盡於心故與物

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得理合宜是其
 文也張子曰本則與天地同道仁自生義義
 之軌即是禮故有文是則一本也禮器從無
 文不行以下極其文至纖至悉禮運大抵說
 大德散化形器外之事禮器大抵說小德川
 流之事極其詳察陳氏曰先王制禮廣大精
 微惟忠信者能學之然而纖悉委曲之間皆
 有義焉皆有理焉無忠信則禮不可立味於
 義理則不可行必內外兼備而本末具舉則
 文因於本而歸之也不為過本因於文而用
 之也中其節矣長樂陳氏曰有忠有信則內
 有主而能行故曰禮之文下文之甘愛和自愛
 主而能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為禮之
 本也孔子去麻冕以從衆則適於義從拜下
 以違衆則歸於理此義理所以為禮之文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
 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
 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
 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
 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鄭氏曰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
 此地所生也不順其所有謂之不知禮也凡

氏曰合天時即依故四時及豐儉隨時也所
 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鬼神助天
 地爲化祀之必順不違逆也雖合天會地順
 於鬼神又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若能事
 事如二則行幕得所豚魚戴賴是萬物各得
 其理也天之四時各有所主若春獻韭郊夏
 薦麥魚是也地之四時各有所宜若高田宜
 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君其官各有所能
 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
 俎是也萬物委曲各有所利若醴釀利爲酒
 醴絲竹利爲琴笙是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
 若夏摘春瓜及李梅冬實之屬是也地不養
 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君子不以爲禮是不
 合人心鬼神弗饗是不順鬼神也方氏曰以
 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午
 故祭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

春以食養陰故食嘗於秋此禮所以合於天
 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爲蓋蓋之實水土之
 品足以爲邊豆之薦負無常以示遠物之致
 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
 者也以天之高故燔柴於壇以地之深故瘞
 理於坎以竟氣歸於天故燭蕭末於陽以形
 魄歸於地故裸豕末諸陰此理所以順於鬼
 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分故制爲冠婚
 之禮以人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爲朝覲之
 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爲喪祭之禮莫不
 有合權之情故制爲燕享之禮此禮所以合
 於人心者也火田必於昆蟲未蟄之時對羅
 必在鳩化爲鷹之後獵祭魚然後漁人入澤
 梁射祭獸然後田獵此禮所以理萬物者也
 禮本乎天而還以事天出乎人而還以治人
 則是合天合地合人者也

曰合地則效法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然上言鬼神而於秋福生於冬所謂天時有生也山林則宜毛川澤則宜鱗介陵則宜羽墳行則宜焚所謂地宜也蓋條蒙膠施直縛響噴司火警味脩聲所謂人官有能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所謂物曲有利也所以天所不生者為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為禮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人官物曲固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

禮記卷之二十三 祭義第六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界切陳氏曰定猶成也數就賦所入之數王制言祭用數之仿禮非財不行故必以此數為行禮經常之法也禮之大倫以地之廣狹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狹故禮之倫類不同地廣者禮僭地狹者禮降也禮之厚薄則與年之上下為等王制言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是專言祭祀此燕言諸禮耳大殺謂年凶而稅斂之入大有減殺也匡與恒通恐也衆不匡懼謂無清整之憂也此其制禮有節財不逼用故能如此長樂陳氏曰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則王制所謂必於歲之秋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者是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則王制所謂用地小大是也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則王制所謂視年之豐耗是也先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亮授

車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

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賢

之餘此之謂稱也証切

項氏曰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禮者其大體宜者其義理稱者其度數五者自祭大至祭細也陳氏曰時在天順休宜稱在人在天者大在人者小故時為大順次稱次宜次稱次亮授舜舜授禹天與賢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時之所以為大也天地之祭則有所尊宗廟之事則有所親天地宗廟尊親之倫也父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稷山川地祇之祀人鬼天神之祭三者之稱固異蓋天神則以陽為尊

地祗則以陰為體人鬼則魂以陽為體魄以陰為軀喪之用則不儉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皆之交則禮秩客之交則禮隆皆從其義而已羔豚而祭薄也宜若不足而百官皆足大牢而祭豐也宜若有餘而不必有餘者求其稱而已順主仁祭主禮宜與稱主義其所至雖殊而其為禮一也吳氏曰稱如儀之稱物使各當其分者智也方氏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之謂事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堯舜以德而授受湯武以兵而放伐非人力之所能為蓋天運然也故謂之時引詩者言武王非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天地宗廟父子君臣出乎自然之理而人則順而叙之故謂之倫社稷山川鬼神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莫不各有所辨故謂之體王制大夫士無田則薦謂用羔豚言薦而巳乃謂之祭者蓋分而言之則有薦祭之異以事神言之則薦亦可謂之祭也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

臺門言有稱也
 孔氏曰此復明上文稱坎之事諸侯有保土之重宜酒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為寶圭兼五等王也諸侯之於天子也猶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而與之王亦為瑞也書云輯五瑞又曰班瑞于羣后是也此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卿大夫也卿大夫卑輕不得寶圭故藏文仲居蔡為借也卿大夫不執玉故不藏圭兩邊菜闌為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文

得與不得各有所稱也吳氏曰上文言時順祭宜稱五者既屢解之矣此一小節又再說稱也以是上意蓋稱之意廣故言之至再下文推言稱宜休順時而言稱者亦得詳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娶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娶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娶此以多為貴也
 直龍切
 孔氏曰天子德尊廟多為稱諸侯德薄廟少為稱士一廟據下士言若適士則二廟者也十六十二謂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禮有正蓋庶羞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此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皆為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正羞也介副也牢大牢也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牢諸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言之也大行人云九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特侯伯七介七牢其臣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亦舉中言之也其介數得下其君二等若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今言五者據侯伯之卿降君二降其餘三禮則否諸侯三重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三重

之也陳氏曰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為家無為賓之義故無介諸侯相朝饗禮畢主君酌爵之酒以獻不用豆之薦者以其主於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儀味也大夫出使行聘禮至國禮之期以酒而又有脯醢之薦此見少者貴多者其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以璋王之貴者不以生物備之故謂之特言備用之也周禮小行人掌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執皮與馬皆有升堂惟圭璋特升於堂亦特之義也琥為虎之形璜則半環之形此二王下於圭璋不可專達必待用爵蓋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至酬酒時則以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以將幣鬼神與人與不假多幣以為過禮也延年周氏曰饗至於酬爵則禮成矣圭璋者夏迎氣之玉有生物之意琥璜秋冬迎氣之玉有成物之意有圭物之意故不待禮成而特建於天子有成物之意故必待禮成然後附爵而通也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

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

方氏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自三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為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為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樽則周於棺此棺槨以大為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此丘封以大為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既曰器又曰皿者若車旗之屬可謂之器而不可謂之皿

若遺豆之屬正謂之皿亦可謂之器此大小之辨也既曰丘又曰封者自積土言之則曰丘自度土言之則曰封曰丘則必高矣曰封則不必高也故王公曰丘諸侯曰封此亦大小之辨也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

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

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九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壺大一石瓦甒五斗或用缶孔氏曰知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按

特性火牛禮尸入舉奠解是尊者舉解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五獻在門外則大於壺矣凡饗有酒則列尊之法在盛酒在門外壺在門內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以小為貴也方氏曰獻謂獻之於尸舉謂自舉而飲貴賤以位言尊卑以体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解者皇尸舉角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爾故以体言之於瓦甒言君尊則知壺在為飲諸臣之尊於甒言瓦甒則知壺在皆瓦甒爾雅言盞謂之缶雖不言其所容以筭法推之擗四謂之豆積之至於缶二謂之鐘則缶蓋四石之名也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

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堂門此以高為貴也

方氏曰陽數窮於九天子則躡陽道之極故也故堂階之高其又以九為節自是而下降級以兩故或以七或以五或以三焉前言家不葺門而有國者得用之矣故天子諸侯堂門九此皆以高為貴者也

有以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

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此以下為貴也

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泰壇燔柴於壇下掃地而故正

祭此周法也廢禁者廢去其禁以上皆見以

下為貴也按周禮司尊彝鬯之尊用舟以乘之其儀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登是無禁也於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若華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若華為飾列其足為象惟之形於屋脊名如大木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雖之於少半司官尊兩瓶于房戶之間同於周公時已名斯禁為柶也王藻云大夫側尊用柶則斯禁也兩壺斯禁也大夫用斯禁也王藻云土用禁士冠禮士昏禮亦皆用禁是士用禁也卿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特牲亦是士禮而云於禁在東序者尚厭飲故得與大夫同也陳氏曰於禁惟差異於

禮記卷之

三十九卷

十三

四百

禁而飲酒禮亦謂之也蓋天子諸侯之

尊有壘有舟謂酒動以成則有載物之利否

則有害物之患所以為戒也大夫士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所以無憂酒之過方氏曰柶也禁也皆所以為酒戒曰柶則欲其不流曰禁則欲其不犯合而言之柶亦禁也猶之旗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為禁無足者為柶有足則高無足則下至廢禁則又下矣陸氏曰廢讀如廢散廢之廢無足曰廢豈似豆而卑非有足者也故豈亦或謂之廢禁謂之廢固亦以去為義廢散言後無所事故廢爵言喪無所事爵廢禁天子諸侯之尊無所事禁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

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

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

禮記卷之

三十九卷

十四

四百

與家同

禮記卷之

三十九卷

十四

四百

陳氏曰天子不言大衣而言龍袞主以文為貴諸侯之服雖自袞冕而下然其德貴乎能斷故言黼亦舉其下言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其章有黻故曰黻以其德貴乎能辨也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則制與弁師不同異代之禮也蓋藻繁而文繁乎如之故曰藻水流趨下旒冕之垂者如之故曰旒藻或作纁以

絲為之或作環以玉貫之也繅旒或謂之繁
繅以其象然也漢制天子繅旒而長後短諸
臣繅旒有前無後非古也陸氏曰天子繅龍
案其次舉繅又其次舉獸又其次舉玄衣纁
裳蓋言之法如以繅而已矣是諸侯無藻火
大夫無黼士無黻也若天子士服玄冕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

太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徽尊疏布罷擘杓此

以素為貴也越音活微音微

孔氏曰至敬謂敬之至極祭天服用大裘是
無文也父黨謂父之族黨以質素事無有折
故無琢桓蒲之文大羹肉汁也不和不盪梅

也太古初變歷但羹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

後人祭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羹大路殿

祭天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質素故素車蒲

席也祭天用陶甒蓋以瓦為尊畫犧羽於上

或用犧形為尊是夏後禮也甒也甒覆也

謂郊天時以麋布為巾以覆巾也質素故用

白理木為杓陳氏曰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

質六葵所以祀家廟故尚文則疏布之所

唯尊而已方氏曰大圭之用即其飾而無珠
刻之功所以為大若鎮圭之類則小矣大羹
之清遺其味而無調和之齊所以為大若
羹之類則小矣大路之制因其質而唯杖素
之尚所以為大若金路之類則小矣禮之不
同者固多而大槩不過於多大小高下素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

謂也蓋言稱也殺所

自禮以多為貴而至於禮以素為貴皆禮之
寓於形名度數之間其用不同者有如此也
其用雖不同要之歸於稱則一也故豐之而
不以為有餘殺之而不以為不足唯其稱而
已此為禮不

可不察也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詔萬

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

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

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德者如

此則待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矩切樂

孔氏曰外心謂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王

者宜發揚德音普稱萬物樂得其禮物見於

外也德天地之德也產生也方氏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天地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

產物生之迹雖粗而其道則致精物生之迹

雖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德產之致也精微

德之所致如此觀天下之物固無可以稱其
德者矣陳氏曰用心以致簡物之序則心在
於物故曰外心然取以貴於物者聖人說
見夫天地之德發揚昭著盛大溥徧於萬物
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如此
則豈得不以多為貴乎此制禮之君子所以

樂其用心於外以致飾物也敬齋致齊祭神
如在皆是內心之義惟其主於存誠以期感
格故不以飾物為敬所以於存誠以期感
見夫天地之德所以發生萬物者蓋有以
子之理密微而精微即人傳所謂天地絪縕
萬物化醇者縱使徧取天下所有之物以祭
天地終不能稱其德而報其功不若事之以
誠敬之為極致是以行禮之君子至於存誠
於內以交神明也慎獨者存誠之事也
愚按記者以禮少之貴歸于一心可謂知本
而以一心之誠歸于慎獨可謂知要蓋慎獨
也者致齊之事盡誠之道也大學誠意之要
亦在於慎獨
有以也夫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
禮者蓋註
三十九卷
十七

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
唯其稱也

方氏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稱其內心
則以少為貴故不可多稱其外心則以多為
貴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陳氏曰尊
恭敬奉持之意尊其在內之誠敬故少物亦
足以為貴樂其在內之儀物必多物乃可以
為美宜少者不可多宜多者不可少或爾其
其在內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夫大牢而祭謂
之攘如
羊切

方氏曰諸侯謂之君大夫謂之子匹士猶匹
夫匹婦匹耦士以其有夫婦之偶而已夫祿
厚者用禮隆祿薄者用禮殺凡以稱已之有
無而後可為故以是言之馬氏曰攘者非其
有而取之也位尊其禮可以致隆故曰天子
祭謂之禮也
士則不可

管仲鑊簋朱絃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力
豆切

濫者蓋而無所制之謂鑊簋謂刻而飾之大
夫刻為龜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絃天
子冕之絃也諸侯青組絃大夫士當稱組絃
纁造楹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宮室之飾士
禮者蓋註
三十九卷
十八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滌衣濯冠以朝

君子以為隘矣管切

隘猶狹隘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
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滌衣濯冠
儉不務新孔氏曰晏平仲齊大夫大夫祭用
少牢士用特豚而平仲今用豚豚又過小併
兩肩不揜豆也肩在俎今云豆喻其小假豆
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也陳氏曰上言不豐
不殺此舉管晏之事以明之管豐而不稱晏
殺而不稱者也

愚按五伯之佐曾晏首稱而於禮皆不稱如是是蓋無得於慎獨之義而有愧於純王之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

矣

吳氏曰自禮有以多為貴者至此凡十五小節皆言稱之事馬氏曰祀者衆目之總禮者亦百行之總君行之戰非必於克而克隨之

以不可不慎也順以使衆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能順則得戰之道夫能誠則得祭之道矣夫子之所謹則得其道可知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麇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以其言得於當時之君子故稱君子曰鄭氏曰祈求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已耳祭祀不為求福也麇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為疾也葆之言衰也孔氏曰允祭祀本為感踐霜露設祭以存親非為祈福報也周禮設六祈之科非福之常也蚤謂先時也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蚤設為快也葆崇高之稱祭之需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幣通丈八尺豆盛

四升不以貴者貪高大為之嘉事冠昏也人親者昏三日祭以告廟冠畢歸地而祭稱並是有所為而然非為善之而該也祭牲不及肥大者謂如牛之魚鱸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不必並及肥大薦不美多品者薦祭品味各有其定不以多為美故如特而社稷大牢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

瓶音成

鄭氏曰文仲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為大夫文二年丁卯大祀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

父弗綦為宗人之為也奧當為鬯字之誤也或作籩禮尸卒食而祭饋鬯鬯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甌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孔氏曰僖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閔小僖大閔為長時僖為臣閔為先而後乃立僖僖死其于文公立弗綦為宗伯與禮倭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以閔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為逆亂昭穆文仲不能諫止故為不知禮禮祭鬯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弗綦謂是火神燔柴祭之文仲又不能諫止又為不知禮鬯者是老婦之祭其祭早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甌早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故注謂與當為鬯祝融弁與及鬯三者不同祝融古火官之長五祀之神祀於郊與者鬯之神常祀在夏以者婦配之有俎及豆設於籩

歷又延尸入于與粢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
老婦之神在於粢者三者所以不同也周氏
曰先炊之有祭猶故之有先收而齋之有先
齋也吳氏曰自君子曰祭祀不祈至此二小
節言宜之事陳氏曰言燔柴於與者此亦言
臧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周禮以實柴記日
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大神則燔柴也今
弗蒸為禮官謂粢神是大神遂燔柴祭之是
失禮矣禮祭至尸食竟而及粢神宗婦祭備
粢者祭粢粢其神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
惟盛良於盆盛酒於饗甲賤之祭耳雖平賤
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人之飲食故報之
也亦有問竈可祭否朱子曰飲食所繫亦可祭
方氏曰祀竈者以其能化飲食以養人故也
配以先炊故謂
之老婦之祭

禮記卷之九

十一 四百六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
不當猶不備也禮下

體不具固不可以成人體具矣弗由於禮是
設之不當猶弗具也故君子視必思思必
思思手必恭足必重九所以由禮以成其軀
曲禮自顧直以下一身皆有禮容洪範貌言
視聽思必有肅又聰齊席
之德九以成其軀而已

禮有大小有顯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
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
千其致一也

吳氏曰上既以體喻禮此遂言禮之三百三
千皆不可缺如人之百骸也凡禮大小顯微
之俱有者猶人身百骸之俱備也損之益之
拚之大之則俱不可者猶人百骸之設各有
定處不可易置也損謂戒削其大而使之小
益謂增補其小而使之大拚謂蓋裁其顯而
民之微大謂充厥其微而使之顯也致謂極
至或大或小或顯或微其條共有三千三百
之多其為禮之至極則一爾不可有所去取
亦如人之百骸一一皆當愛養也

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吳氏曰又以戶喻禮行道者必由乎禮如入
室者必由乎戶此禮之為於所以無一之可
缺也自禮也者猶軀也
至此三小節言林之事

禮記卷之九

十二 四百六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
有美而文而誠若

孔氏曰求竭已情盡其戒慎致其敬教內也
威儀之美文章顯者外也沈氏曰表裡相備
內外相似之謂若即誠意而發為禮文故謂
之若今人禮文多溢於誠意則為偽矣陳氏
曰謂以少小下素為貴是內心之敬無不實
者以多大高文為貴是外心之實者方氏曰
禮雖不同至於致其誠則一而已竭情盡慎
致其敬則誠之存乎內者美而文則誠之發
於外者或內或外皆不
乎誠故每以誠言之乎

君子之於禮也有經而等也有直而行也有曲

而殺也有順而討也有順而撻也有斬而播也
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愚所

禮之石切也所監
方氏曰經而等謂順理之常無貴賤一也三
年之卷男有昏女有嫁是夫直而行謂行吾
誠於內而無所屈若以事不詔至敬無文是
夫曲而殺者謂為所墜者願而不得伸若父
在為母期卿燕不以卿為賓長是矣順而討
者謂順人之情而有法以治之也若順君臣
之義以治朝廷順父子之情以治閭門是也
順而撻者謂順人情而有所取若孔子純儉
以從衆拜下以從禮是矣撻而播謂撻此以
與彼若旅餽之逮賤餽餘之逮下是矣推而

禮儀卷註 三十九卷 五十一

進若弟子猶已子是矣放而文若觀象放法
以致其歸若天子之服龍衣冕其旗大常是
矣放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其旗
自龍而下是矣項氏曰有經而等經謂不變
等謂同也禮以變為友以不同為節同而不
變則若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一等
是也此章凡九條皆以友對為文獨經而等
無反對者此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即此一條
之反對也先儒以順而討為對非也順而討
自與順而撻為對脫簡誤在末耳討去也撻
取也順而去謂自上而下每法戒去以去為
順此以少為貴者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每
等取加以加為順此以多為貴者也取猶君
取一臣取二之取吳氏曰此九條皆順其
自然之倫九條之次今依項說更定自君子
之於禮也至此二小節言順之事

愚按舊本有直而行也有曲即殺也有經而
等也有順為討也有斬而播也有推而進也
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撻也今
從項說改定

三伐之禮一也民共由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三代之時禮之儀文雖
少有損益而其所以為禮者則一故天下之
民皆可通行蓋損益而異者禮之文耳禮之
本則相因不變而無不同也朱子曰三綱五
常禮之大本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變其所
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
過不及之間而已

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禮儀卷註 三十九卷 五十二

吳氏曰所尚之色雖有或素或青之異然禮
之本則夏造作於前殷因襲於後無不同者
方氏曰或素或青言質文之相變也言素則
知青之為文言青則知素之為質言殷之因
夏則周之因
殷從可知矣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

亦然其道一也武音

鄭氏曰夏禮尸有事乃坐殷無事猶坐周亦
坐尸因於殷也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
也告尸行節勸尸食飲無常若孝子之為也
孝子就養無方孔氏曰夏禮質言尸是人
不可久坐神席故惟飲食時暫坐非飲食則
尸倚立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損其不坐

之禮益為常坐之法是股轉文也股人坐尸
周固坐之詔告也伯也子孫父母就養無
方在宗廟之中禮至於孝凡而助祭皆得告
勸尸飲食無常也方氏曰夏立尸而股坐尸
股雖坐節而詔伯才必無方周則文又備不
唯坐尸而且詔伯無方也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醜與音余

孔氏曰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至於太祖
后稷在室西壁東向為祭爵之主不與子孫
酬酢餘尸九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為昭穆
更相次序以酬也股但坐尸未有旅酬而周
益之然大裕多主唯云六尸者股廟但有主
無尸也凡飲錢飲酒必合均通與旅酬相似
故曾子引世事證周禮吳氏曰此承上文言
周之異於殷者不但詔伯無方之禮又有旅

禮集註 卷九 五

酬六尸之禮也而又引曾子釋周旅酬之言
于後以結之自三代之禮一也至此四小節
言時之序
愚按旅酬之禮廟中人無貴賤親疎大小無
乎不及無乎不遍此是先王制禮恩意周至
皆從他廣大情微心中流出

君子之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

腥三獻爛一獻醜醜以

皇氏曰郊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爛醜今
此據設之先後言郊則先設血後設醜與爛
就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常朝事迎尸
於戶外薦血腥其三獻之祭血腥與醜一時
同薦九薦爛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
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

正祭薦爛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祀
之屬唯有薦醜無血腥爛也以其神卑故耳
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沈氏曰
祭禮有腥醜醜三獻舊說謂腥醜備太古中
古之禮予以為不然而先王之於死者以為無
知則不仁以為有知則不知薦可食之醜所
以為醜不可食之腥醜所以為智又說謂
腥醜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
一或謂鬼神嗜腥醜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
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陳氏曰凡
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
至者其爭本多端此獨舉血腥醜四者之極
祭以明之禮莫重於祭故也腥去人情稍近
郊先薦血大饗則迎尸非血與腥同時薦祭
社稷五祀其禮皆三獻因名其祭為三獻醜
色畧變去人情漸近矣羣小祀酒惟一獻用

禮集註 卷九 五

醜肉無血腥爛三者蓋醜肉長人情所食最
為養近以其神卑則禮宜輕也周氏曰醜以
血非近人情者而反以事天以醜乃近人情
者而以事神小祀蓋禮之近人情者非禮之
至也爛與醜以牲言質與文以禮言方氏曰
全乎天者莫如血故用之於郊近乎人者莫
如醜故用之於獻且由爛以上則尚氣而已
至於醜又尚味焉故郊特牲云至敬不饗味
而貴氣臭也
愚按血腥醜醜雖以所設最先而言然最先
者最貴蓋郊貴血饗貴腥醜貴醜小祀貴醜
也用其所貴乃其禮至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
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慙三辭三

讓而至不然則已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

先有事於類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

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

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

有相步溫之至也音促河切音促泮同音呼大

鄭氏曰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

先有事於類宮告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

仁也呼池漚夷并州川也配林林名繫繫牲

于牢也擯詔告導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孔

氏曰君子行禮當有積漸非是徒起而致已

之情皆有所由以為始也魯人無后稷之廟

三禮本註 三卷 三七

今將祭天先告后稷是先告畢後祭尊也先

告呼池配林然後祭河及泰山此皆積漸從

小至大之義也繫牲于牢芻之三月祭前七

日散齊三日宿齊積漸敬慎不敢逼切也賓

主相見有擯相詔告作樂之人無目有扶相

以物溫裏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

藉也方氏曰禮之情常直而畧禮之文常曲

由始也擯於賓執事以奉主者也詔於主傳

命以告賓者也相步則相替之步者賓主相

接而後禮行替相相資而後樂作則緩而不

迫和而無乖故曰溫之至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

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

之貴莞蕘之安而藁鞞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

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因官古老

鄭氏曰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

樂之二者反本也醴酒以下三者脩古也有

主謂本與古可述而多學以本與古求之而

已孔氏曰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

三禮本註 三卷 三六

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朝事謂朝廷之事以樂

奏音樂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水也割

刀今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古刀遲緩

莞蕘今之席也藁結除穗粒取稭藁為席祭

祀玄酒在醴酒之上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

刀知祭不用莞蕘之安而設藁結之龜席皆

之功聖所作也實於備舉而不墜二者皆有其功故曰不忘其功辨踊哭泣不待詔告以其發於本心之自然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亦以愜其本心之願望也此二者是及本之事有主至於及本備也但以此二者求之則可以稱述而學之不厭矣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祭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禮氏曰觀物在日必有主於心觀物在於心不可以無時所以時之者禮而已方氏曰禮者謂物自然而為之制者也禮者謂物有度也禮者謂物有節也禮者謂物有節也

內則所存乎已者未定何待而觀彼哉禮者禮物以制節者也由禮乃能得物之情也禮氏曰無節於內言禮不能通達禮之節也也觀物弗之察言雖見行禮之事不能審其得失也察物而不由禮以察之何以能得其是非之實作事而不由禮何以能得其主敬之心出言而不由禮何以能使人之信其言

故曰禮者事物之極致也愚按節即物之條理蓋於吾心者物之禮也敬見著于事物者無節於內是無心之稱也其何以觀物而知其得失不獨不能觀物也節者無味之禮也無節則無禮以是而行人弗信也故曰禮者物之致也無禮則無物禮之盡處即物之極致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

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豐年焉

鄭氏曰大事者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也而首兩壘而雩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馬氏曰天時雨澤君子勉勉祭之而不倦者樂其生財得以行其禮也陳氏曰財物幣玉牲幣祭饗之類無財無物不可以行禮故先王制禮必因財物而致其用之義焉然財物皆天時之所生故祭禮之大事亦必順天時而行之如故釐而郊之類大明生於東故春朝朝日必於東方月生於西故秋暮夕

月必於西方為高而祭必因丘陵而祭之為下之祭必因川澤而祭之祭有輕重皆順財物故當天時之降兩澤也君子知夫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勉勉而不已也則安得不報本之誠乎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贊之

孔氏曰此明舉賢任能敬事天地遂致龜龍降集寒暑順時至將祭之時選衆贊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又聚集其衆而贊戒之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射中者得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此舉賢而置之

也亦特舉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
之命戒百姓也此聚衆而誓之也
馬氏曰夫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聖人於祭
不能自任其事則任之以人故有尚德尊道
任能舉賢誓衆之事自尚有德至舉賢而置
之則小大之官莫不具其職衆衆而誓之則
小大之官莫不謹其職故於廟
足以饗親於郊足以享帝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
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
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
立而天下大治

三才章句

三十一

吳氏曰因天因地言每歲闢立方澤之正祭
因名山因吉土言告祭之禮非常祭也書言
至於岱宗柴望詩言陟其高山蓋巡狩之時
登高山以告祭天也所以必登高山者蓋人
望見天之蒼蒼惟山頂與相接連故以在地
之人望天之蒼蒼而登彼名山以升達中心
之誠敬于天也告祭之禮或掃除郊野之平
地爲壇或得在天之神來就地之卑而降此
吉土以欲饗人間之祭於郊也人之受於天
者謂之中天之宰于人者謂之帝在人曰中
在天曰帝其實一也故此登彼降上下交相
感應焉本無彼此亦無上下姑以人目所視
而言之也享帝與饗帝不同享帝者以下人
而祭享其上易言聖人大烹以享上帝是也
饗帝者以上神而欲饗其下記言唯聖人爲
能饗帝是也但享饗二字多通用故讀者易

三才章句

三十一

升中於天者幸地之人往與上天之神接
鳳凰龜龍地之物也人之品彙也故其神由
升中而致人之感乎天者也饗帝於郊者上
天之神來與下地之人接風雨寒暑天之氣
也神之造化也故其和由饗帝而致天之應
乎人者也二者之感應各有所屬鳳凰自空
中降下人間故曰降龜龍自水中出至地上
故曰假風雨不過多亦不太少故曰節當寒
而寒當暑而暑故曰特此數語至精非幾於
知道者不能及後世登封大山承襲升中於
天之說而誤下壇梁父承襲饗帝於郊之說
而誤或以饗帝於郊爲非五帝於四郊非也
彼乃常祭耳方氏曰饗亦祭也以祭之而見
饗故謂之饗曰祭則以人而言其事曰饗則
以神而言其禮也鳳凰羽族故言降龜龍鱗
介族故言假言三者則歸在其中矣四靈之
物至則無獨狝之患夫五行之氣和則無災
伏之災矣聖人何爲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
大治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
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
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
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動
乎上樂文應乎下和之至也

鄭氏曰至教至德目下事也天子諸侯有左
右房西酌犧象象日生東方而西行也東酌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
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
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
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
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

禮記卷之三
三

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
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馬氏曰自非習足以及則不能達君子之達
其明足以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智愚皆不
能遁於視聽之內蓋達者觀微以知著察往
以知來也陳氏曰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禮
至於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
治定然後作樂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
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非泛然為
之也節事為人下者樂武功之成非泛然為
世治則禮序而樂和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故
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也君子之心明睿洞達
觀器用則知工之巧拙觀人之發動舉措則
知其人之智愚豈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乎

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
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
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

禮記卷之三
三

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
室羹定詔于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
得也設祭于堂為禘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之玉切
勅百彭切

孔氏曰陳曾既訖君出廟門迎牲牽牲而納
于庭大夫贊佐牲幣以從君君乃用幣告神
而殺牲也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君斷制牲
肝沈於酒以入以祭神于室於此之時夫人
薦盞齊以獻之侯伯子男朝饗君不獻故夫
人薦盞齊時君親割牲於時君亦不獻
故夫人薦酒解大夫從君謂制祭割牲之時
也命婦從夫人謂薦盞齊酒之時也洞洞質

三禮集註

卷之三

三十五

三

慈之貌屬屬專一之貌中心勉勉乎欲望禮
之款饗也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殺
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清也定醑
肉也謂羹肉既醑將迎尸主人入室乃先以俎
盛之告神於堂是薦醑未食之前也三詔不
同位者求而未得故以三處求之也設祭謂
薦腥爛之時設此所薦饗於堂為禘謂明日
釋祭在廟門外之西也如此神於彼堂乎
於此禘乎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此一節
論侯伯子男祭宗廟之事方氏曰君子無所
不用其敬然於大廟之事尤見其敬制祭禮
盡朝事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
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饋食以人
事之故制牲以醑而薦以酒然若以齊饋食
食而夫人用之於朝饗君以酒羹尸而夫人
用之於饋食者蓋禮殺於君故也牲自外至

而納之故詔於庭以庭在室之外故也血毛
告幽全之物故詔於室以室比庭為幽故也
羹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也故詔於堂以堂
比室為明故也三詔求之而曰求而未之得
特疑其如此故以蓋言之設祭於堂言正祭
之時也為禘於外言索祭之時也祭言其事
禘言其所謂之禘者祝祭求神以此為所在
之方故也陳氏曰洞洞敬之表裡無間也屬
屬誠實無偽也勿
勿云切切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

鄭臣曰一獻祭群小祀也三獻祭社稷五祀
也五獻祭四望山川也祭明也七獻祭先公
也○孔氏曰羣小祀最卑其禮質畧社稷五
祀俯尊比羣小祀禮儀為文四望山川既尊

三禮集註

卷之三

三十六

三

則明祭先公之廟轉尊則神靈長樂陳氏曰
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
祭見於酒正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
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岳之類次祀也四方
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
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生祭服各有象類
則絺冕三章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也以
社稷之所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則
獻數不繫於服享矣且賓客之禮士一獻卿
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
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耳
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詭謂獻數必繫於服
章哉鄭氏以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五獻為祭
四岳山川誤矣羣小祀則四方百物之類也
其牲色麗其牲舂醢辜其裸需用散其舞兵
舞袞舞或不與舞山川四望則其兆位各因

其郊與其方其牲各因其方之色禋則用騂
玉則兩圭有邸與璋邸射舞則其舞與羽舞
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絃賓歌西鍾舞大
夏社稷則其牲騂其祭血禋以大豐敵以鑿
鼓舞以候舞奏太簇歌應鍾舞成池其禮樂
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矣蓋禮畧故質禮
加故文言祭則其事地也祭矣神則其事祖
也神矣一獻說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貢三獻
燭則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燭五獻其血
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陳氏曰獻酌酒以
薦也察者顯盛詳著之貌祭先公之廟則七
獻禮重心肅洋洋乎如在之神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
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

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

漆絲纒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

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

重禮也音余四音納

孔氏曰此明天子大饗之事諸侯各貢其方
物奉助祭之禮齊謂饗祭先王饗中之大謂
禘也諸侯禘祭不可致九州物惟王者乃然
故云其王事獻三牲魚腊諸侯所貢故云九
州之美味也豆之薦亦諸侯所貢實於籩豆
四時和氣所生也諸侯內金以為庭實示其
柔和金能從華束帛加璧者謂朝而行饗之
時以束帛加璧於上以君子之德與王相似

尊之也龜為前列者布庭實之時以龜有靈
知在衆物之前列先其有知也金次之者陳
列此金次在龜後龜全之後乃陳丹之與漆
絲也纒也竹也箭也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
故諸侯來朝而貢之陳列在下也其餘外國
無常貢之貨各以其所貴實為擊則招致遠
物也馬氏曰大饗者三年一禘羣廟之主而
合食於太祖之廟方氏曰司服以九章之衣
冕饗先王則大饗為九獻矣九獻之事獨王
得備故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牛羊豕也魚
腊菹魚也三牲魚腊天產也天產所以作陰
德故以味為主而曰美味味為陰也籩豆之
薦地產也地產所以作陽德故以氣為主而
曰和氣為陽也龜北方之靈北方主知灼之
以上可知來物長樂陳氏曰王行大饗之禮
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

國之所有以備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
樂而送之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以饗元
侯之樂送來祭之諸侯重也周氏曰備四海
九州之味者示其得四海九州之驩心也薦
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贊於天地也惟其能
明有以得人心幽有以贊天地然後為可以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

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

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方氏曰遠而尊者主乎敬近而親者主乎愛
祀帝于郊所以為敬祭親於廟所以為仁仲

尼燕居曰如社所以仁鬼神則郊亦無非仁也。要之以敬為主耳。記曰太廟之內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為主耳。馬氏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斯倍之矣。先王為之禮使民不惡不倍而盡心於死者。三日而斂。九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禮生於仁。義因其禮行。之際。仁義存其中也。宗廟之禮也。仁在其中。賓客之用幣亦禮也。義在其中。周氏曰：喪禮欲其不欺於已。故曰忠之至。服器之死而致生。故曰仁之至。賓客用幣以持意。故曰義之至。禮雖出於仁。義而仁義之成。辨乃在於禮。故曰欲親仁義之道。禮其本也。陳氏曰：祭天之禮。簡素至敬。無文所以為敬之至。仁之貴事。親是也。事亡如事存。所以為仁之至。附於棺。必誠必信。所以為忠之至。斂之衣服。皆於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也。方氏曰：夫薄於德者。於禮虛非。忠信之德。以實之。則禮之道亦無由而行矣。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中庸亦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此經言得其人之為貴也。陳氏曰：甘於五味。屬土。土無專氣。而四時皆王。故惟甘味能受諸味之和。諸采皆以

白為質。所謂繪事後素也。以此二者。况忠信乃學禮道。猶行也。道路人所共行者。人無忠信。則每事虛禮。不可以虛偽行也。愚按此與論語繪事後素之意同。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鄭氏曰：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疆言禮。孔氏曰：一獻。祭群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大饗。謂祭宗廟。其禮又繁。大旅。是總祭五帝。天人道隔。其禮轉難。大旅又不如如天之儻。延平周氏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禮畧者。猶且有所不足。則其禮之愈詳者。愈有所不足。夫方氏曰：禮有大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馬氏曰：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故曰毋輕議禮。

愚按此言誦說多者。靈知反蔽。精誠足者。對越方度。縱使誦詩三百。而無齊敬之心。雖小祀亦不足。以承之也。况大饗乎。况饗帝乎。惟孝子為能饗親。惟仁人為能饗帝。然則學者。毋輕議禮。先立禮之本。焉可也。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疆力之容。肅敬之心。皆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它日祭于此。與室

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

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禮於切切

鄭氏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謂藉時也倦怠以其久也偏任為跛依物為倚孔氏曰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及至日闌而行祭禮祭禮未終日已昏爰故云日不足繼之以燭也

其後祭于路與行禮正祭之時事在室戶外人將至於戶內人於戶受之設於戶前相交承接於戶也正祭後饋尸之時事於於堂在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

交乎階也正明始行事禮既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為故孔子明之誰謂由也而不知禮言其知禮也

張子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亦通達連

禮之義也方氏曰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禮以敬為主故也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祭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與及子路行之乃能速而敬焉

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此孔子所以善之也疆力

即聘義所謂疆有力是也肅則不怠敬則不慢疆力動乎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故

以心言之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為力矣陳氏曰子路推禮之宜畧煩文而全恭敬

故孔子善之

右記論禮之辭凡十一條

三禮纂註卷之三十九

終

終

終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

禮記

經解

通論

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分析經教不同故云

經解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

入於禮

方氏曰經者綿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綿則錯綜往來故為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

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吳氏曰此篇四節第一節解說六經

三禮纂註

四十卷

乙

之所以教故以經解名篇吳氏曰此篇與禮運禮器為類今從之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為教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

廣博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

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易良以談切音燭吐志切

石林葉氏曰教者上所施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之規刺嘉美要使人歸於善而

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溫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

教則疏通知遠樂能和同天人之際其教也
動蕩血脉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
命之理其教也吉凶以同民患而退藏於密
故察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即貌以
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
也使人美不過實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蓋
詩以政教之本而為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
而為序禮與春秋以治人備身而為序六者
之失蓋不深窮其理故也易曰惟深也故能
通天下之志吳氏曰此以下蓋記者之言篇
首先引夫子一語而推廣其義謂人到此國
見其國內之為人如此則知此國之君以此
經教其民也溫者如春陽不嚴冷也柔者能
婉順不剛戾也敦猶篤也厚謂不挑薄詩優
游感諷辭不迫切不直許人過而陰道人於
善礙謂開明通謂透徹書載古先帝王之事

三禮集註

四十卷

二

五

使人心識明徹上知久遠樂之聲容器物非
一甚為廣博悉須具備而其大要則以消融
查滓蕩滌邪穢使人心境平易歸於善良易
剖判人事之吉凶如水清瑩照見底裏而疑
議天道之幽深未易窺測恭謂不侮慢謂不
縱肆莊謂外儀之整敬謂內心之一聯屬聖
筆所脩之辭比並各國所行之事或事同而
辭異或事異而辭同即此而觀可得聖意方
氏曰莊子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長樂
劉氏曰凡此六者言周道雖衰而諸侯之為
國猶有如此者亦文武之遺風餘烈也若文
武之道出自天子而行之諸侯則四海同風
非有國異其教也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

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應氏曰淳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
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厚者未必
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沈潛思索多自耗蠹且
或害道故失之賊弄筆褒貶易索是非且或
召亂故失之亂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見
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而安有所謂失哉
吳氏曰愚如所謂告以弁有人馬而從之者
也誣如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是也需
物聲容之美盛或流於侈靡探索天道之幽
深或害於心思之繁縟或煩勞而使人厭
義理參差或紛亂而使人惑馬氏曰六經之
道無失由上之教有以失之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

三禮集註

四卷

三

四百廿三

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
奢則深於樂者也察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
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
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鄭氏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愚按
人誦六經固不是務博洽辭文義求益於身
心但自己先頭有個主腦但借經典以為警
發涵養之具則隨處受益自己氣質俱可變
化如上文所謂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云云是
也若自己本無主腦只依此經言做人其疏
弊沉溺一偏便不免有失如上文詩之失愚
云云是也論語六言六蔽亦是此義若是有

學問頭腦的人時時有存心養性之功這太
經之教左詩右書春弦夏誦只是栽培我心
變化我氣質日取其益不受其蔽方是善學
此条温柔敦厚而不愚云云是也

右第一節 此篇言六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

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

長樂陳氏曰與天地參言其體敵也德配天
地言其道同也兼利萬物言其化溥也與日
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術也
吳氏曰篇首一節言入其國知其教蓋諸侯
之事此一節則言天子之事天子謂有聖人
之德而居天子之位者也與天地參謂與天

三禮集註

四十卷

四

四百廿

地台其德也德配天地德極其大矣而天地
之間雖萬物之至衆至多悉皆兼利焉則其
德之周於小者又如此與日月並明謂與日
月合其明也明照四海明極其大矣而四海
之內雖一物之甚微甚小亦皆不遺焉則其
明之周於小者又如此方氏曰與天地參故
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故能明
照四海不遺微小○愚謂德以廣博言故言
萬物以見其大之無外明以燭微言故言微
小以見其小之無內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
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此之謂也

鄭氏曰道猶言也環佩環玉也所以為行
節取其無窮止于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
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焉和皆鈴為在衡
和在軾前所以為車行節升車則馬動馬動
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處也進
退行步與升車也方氏曰朝廷向明而治之
時也燕處向晦而息之時也單出為聲雜比
為音禮所以體上下居處則有上下之位故
曰禮度所以度長短進退則有長短之象故
曰度百官化之而用舍得宜萬物從之而先
後得序也長樂陳氏曰樂書曰天子在朝廷
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閨門之內聽雅頌

三禮集註

四十卷

五

五百廿

之音行步於堂有環珮之聲升車於道有鸞
和之音確乎鄭衛不戢入也馬氏曰朝廷者
論道有為之所在故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
燕息無為之所在故聽雅頌之畜心中斯頌
不和樂則詐詐之心入之矣故行步有環
佩之聲以鄭之升車有鸞和之音以和之外
貌斯頌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居
處則有禮進退則有度其所以治己之道盡
矣然而百官之貴賤各得其宜萬事之先後各
得其序傳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
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備其民是
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其意同吳氏曰
仁聖禮義性之四德聖者生知之智無所不
通者也非性中之德苟非四德則口不道謂無

麗雜之言也序謂言之有次第也上文謂天子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蓋以大德教化者言此謂天子之一靜一動其庸言庸行無不合道以至用人處事無一不當蓋以小德川流者言詩曹風鳴鳴之篇自其在朝廷以下皆言盛德之威儀不差或故能正四方諸侯之國而為天子也王氏曰此言最粹

右第二節

吳氏曰此言天子之德

三禮纂註 四十卷

六

四百五十五

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

而無其器則不成呂切

馬氏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下之勢尊卑異宜而有以相親者以其上有恩以恤下下有力以衛上歡然有恩以相愛故謂之仁有餘則賂之不足則求之相滋以濕相濡以沫而以爲信皆信之末也至於民不求其所欲安其居樂其俗至於老死而不相往來則信之極也不求其所欲而

得之者與其利也有以與其利而其害不可以不去則又卒之以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孟子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而天下大悅周官鳥獸之害人者莫不有職凡以此耳吳氏曰號謂徵召令謂命戒號令便於民則民悅以不乎戾故謂之和上親其下如父之愛子下親其上如子之愛父交相親愛故謂之仁民所願故不待下求其上而上自以是與其下如四時之有信不違自至故曰信除去天地之害如充平水患之類此事理之宜故曰義和仁信義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執苟徒有治民之意而無此器則是不成謂不成人之心而無不忍人之政也不成謂不成人之政又須有禮故雖有政必有禮以齊之故下文遂推說禮之功用霸者諸侯之長王者天子之稱此篇第一節言諸侯之教第

右第三節

三禮纂註 四十卷

七

五百五十一

二節言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之而曰霸王之器孔氏曰欲作事物必先利其器霸王必須義信和仁也鄭氏曰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

右第三節

此總言天子諸侯之事以起下文言禮之意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音玄

方氏曰輕者禮之小重者禮之大若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是矣曲者禮之煩直者禮之簡若易則易於則於是矣方者禮之常圓者禮之變若以禮為體者禮之常也以義起禮者禮之變也禮之用如是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馬氏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喻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圓也所以喻人情為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皆無失其當也大匠出規矩而不能舍規矩以正方圓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捨禮義以正風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愚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由禮以定之其輕重之宜一如衡繩規矩之於物天則一定而不可易為國而無禮雖有仁義亦無以行之也下文皆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之事

三禮纂註

甲卷

八

五百一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方氏曰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隆禮所以極高明由禮所以道中庸極高明所以立本道中庸所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不同要之不離於道而已故謂之有方之士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為有方此以禮為主故謂之方焉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

故於無方曰民吳氏曰隆者其崇重之心由其踐行之迹方猶法也有方之士謂持守理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無方之民謂逾越理法之惡人以其惡故情於編氓而謂之民蓋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由禮則九奉宗廟者皆敬先入朝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為下之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為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有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記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三禮纂註

四十卷

九

有亂患坊音房

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觀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相尊敬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酒之施於長幼婚姻之施於男女義亦若是故曰禮禁亂之所由生也夫坊積上而成故以比禮水之為物小有浸潤

大有淪胥故以此亂周官行人凡諸侯之
交歲相問故相聘故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
相尊敬三年之喪四時之祭臣子之所以報
君父故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孔氏曰
禮於生亂之處則豫禁之堤坊正約水之所
來之處則豫障之坊壞則水必來敗產業禮
敗則必有亂患馬氏曰春秋曰朝秋曰覲天子
與諸侯嬾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
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厲以禮上
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
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
見於喪祭之禮為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為喪
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遠者人之所累而為
祭禮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
臣子之恩也卿飲所以尚齒明席則有上下
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所

三禮集註 甲卷

以重禮故執贄而後見敬慎重正而後相親
皆所以明別也周氏曰禮可以義起而古之
人未嘗無損益至於大倫大要則不可以為
無所用而去之也蓋去之亂患之所由生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
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生而爭鬪之獄
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
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
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
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緣
以千里此之謂也 匹亦切

鄭氏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孔氏曰不至謂
夫親迎而女不至不答謂夫不答於婦鄉飲
酒禮明長幼相敬讓若廢不行則尊卑無序
故爭鬪之獄繁多也喪祭之禮所以教勗臣
子思情使死者不見倍遠生者常相存念若
廢不行則臣子恩薄而死者見倍生者被遺
忘矣倍畔謂背畔天子侵陵謂侵陵隣國此
覆說前文據人倫急切者在朝先婚則次鄉
飲酒乃至聘覲也石林葉氏曰朝覲聘問在
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
覲者以安上者為序婚姻雖在上者制之而
民情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婚姻者以治

三禮集註 甲卷

民者為序蓋天下治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
亂也常在於祗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
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而尊謹之
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而皆曰敗婚姻鄉飲
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
辟爭鬪則曰罪曰獄蓋民遠於禮有罪而加
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
於禮則有僭逼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侵陵
圖君者也有吳氏曰微謂未顯未形謂未見前
言隆禮下之人崇重此禮也此言隆之上之
人崇重此禮也禮之導善為善每在善幾方
動之初其禁人為惡亦在惡幾未見之時非
若其他法令刑罰之屬待其顯見而後勸率
懲過之也故又引易以證之而為第四節之
結語始謂其初未顯未見之時慎謂宜及此
時以禮導其善防其惡不可失此幾也倘或

不然不於其始而教之正之其差雖若毫釐之近言其差甚小至于既顯既見而後教之正之則難為力其繆乃有千里之遠言其繆甚大也○愚按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此教語然有根據三代以下治道不及古只為少這一着勸人為善只在顯處做禁人為非以在已形處禁民之遷善遠罪亦只是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所以人入於詐偽風俗日漓皆由於不明禮之故也

右第四章

鄭氏曰此言義信和仁皆存乎禮記者推言禮之功用如此吳氏曰此篇皆記論禮之辭

九四

三禮纂註 四十卷 十一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一

禮記

哀公問

通論

吳氏曰以篇首三字名篇孔氏曰哀公二問

一問禮二問政

愚謂吳氏以為與下仲尼燕居孔子問居三篇為一類今從之舊第二十七今為第二十八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

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

子言之也

三禮纂註 四十一卷 乙 三百七十

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大禮鄭氏曰言不足以知禮謙也康氏曰何其尊言稱揚之甚孔氏曰否止其謙也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

鄒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

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

䟽數之交也君子以此為尊敬然別彼列切 戴色甫切

方氏曰夫禮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曰民之所由生吳氏曰禮為大夫子所以答哀公大

所由生吳氏曰禮為大夫子所以答哀公大

禮之問下文乃詳言之愚按民之所以生于
兩間以內則有父子夫婦兄弟之親以外則
有君臣長幼上下之位以幽則有鬼神之交
人道止于此矣然皆一由於禮非禮則無以
盡倫非禮則無以事神是與生俱生者禮也
無禮則無生也禮安得而不大君子言禮又
安得而不尊耶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陳氏曰禮本天秩聖人因人情而為之節文
非強之以甚高遠難行之事也故曰以其所
能教百姓會節謂行禮之期節如葬祭有葬
祭之時冠婚有冠婚之時不可廢也吳氏曰
君子先能自行其所尊敬之禮然後推已所
能以教百姓使之亦不廢其會節禮者嘉美
三禮纂註 四十一卷 二 習字二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鄭氏曰有成事者謂君子使百姓不廢此上
三事之期節三事行于民有成功乃續治文
歸以爲尊卑之差吳氏曰有成謂無毀也
事即行禮之事雕鏤文章黼黻謂車旗器服
之飾有等有儀者也嗣繼續也君子以禮教
民民從其教于禮之事既無毀缺然後制儀
等之飾以示民而繼續所教也必用車旗器
服之儀等以繼續身教之禮者猶孟子言既
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既竭耳力而繼之以六律也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

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

陳氏以節起下
吳氏以爲在此
吳氏曰其者將然之辭順謂民皆由禮知禮
有順無送也然後又教之以喪祭之禮蓋君
子之於民以所能教之以儀等嗣之皆施于
生人者也生人之禮畧備則教之事死如事
生焉慎終于喪追遠于祭皆事死之禮也言
謂載之禮經以曉諭人也喪筭謂數也服
之精兼經之大小變除之久近哭踊之多寡
凡此等類皆有其數凶莫吉祭並有呂祖豕
腊蓋燕吉凶二禮言之宗廟歲時祭祀則專
言吉禮也序宗族謂祭後之燕居節謂居處
之節居田居邑各隨其時居者居山各適其
宜是也既言喪祭而就安其居節先之以表
三禮纂註 四十一卷 三 習字三

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

上節冠此醜字
上今從吳本
陳氏曰節儉也醜猶惡也雕幾見郊特性器
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蓋欲不傷財不害
民而與民同其利也石林葉氏曰君子嚴于
事鬼神而儉于奉已故事鬼神則以敬順爲
至喪筭也呂祖豕腊也宗廟也皆無所不
盡至于自奉乎已則以恭儉爲主故醜衣服

卑宮室不雕車不鑿器不貳味以與民同利
禹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黼冕致孝乎鬼神
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上文三然後皆教民
以禮之事此五句遂言持身以儉之事蓋能
持身以儉則用財有節而不重歛故家給人
足民不迫蹙則行禮也易富而後可教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
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教慢固民是盡于其
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
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報切于蓋切五報切
五故切勤丁浪切

三禮纂註 平卷

鄭氏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午其衆逆其族類
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吳氏曰上
所言謂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至與民同
利也下所言謂好實無厭至不以其所也孔
氏曰實謂貨財充實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使
人財力於是盡竭專意自縱不顧衆心守道
者被害求其所得必須稱已所散方氏曰好
實無厭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過而不能
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於物故其心慢罔
民是盡謂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盡民之財
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
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當所欲
不顧義理也動皆失其所故曰不以其所用
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
民言之○愚按孔子告哀公始言禮之所以
大君子之所以尊禮中言古人教民以禮之

事而歸於自奉之儉蓋富而後教之也今之
君全與古人相反所以不能用禮也

右記孔子言禮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
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

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切七

鄭氏曰愀然變動貌作猶變也德猶福也山
陰陸氏曰言百姓陰受其賜也陳氏曰百姓
之德猶言百姓之幸敢言豈敢吳氏曰政者
行事以正人之不正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
三禮纂註 平卷 五

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
所不為百姓何從

所為謂以政正民所不為謂不以政正民也
君以政正民民從君之政矣君不以政正民
民亦何所從哉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
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廢物從之矣

吳氏曰昔齊景公問政夫子答以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今答哀公之問又先之以夫婦別
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三綱人倫之大者廢
物諸事之小者大者先正則小者從而正矣

政之所謂
正者如此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
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
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
為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
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
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為政之本

與逆敬切
音余

三禮纂註 卷一

六

四

方氏曰夫婦有內外之位故曰別父子有慈
孝之恩故曰親君臣有上下之分故曰嚴易
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故先後之序如此三者正一以夫婦為之本
故後言大昏為大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為政
以愛人為大然而愛之無節則墨氏之燕愛
矣安能無亂乎故曰所以治禮敬為大禮止
於敬而已故曰所以治禮敬為大禮以敬為
主而大昏又為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為
大昏既為敬之至故雖諸侯之尊亦冕而
親迎也迎必見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
其親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已故曰親
之也者親之也見而親迎可謂敬矣不由此
無以合二姓之好故曰與敬為親舍敬是遺
親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親疏弗敬則無以
相別而其情褻愛敬之道始于夫婦之間充

之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其政之
本與輔氏曰夫婦始也父子內地君臣外也
問所以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善學矣冕而
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
意也是與敬所以為親也舍敬則是遺親矣
彼以藥為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為親則
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
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
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

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報切

輔氏曰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
也吳氏曰言配合二姓為夫婦以繼續先聖

三禮纂註 卷一

七

四

周公之後祭祀之時君為外主夫人為內主
故曰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諸侯不得祭天
地此泛言之因及天子爾天地社稷之祭后
夫人不得與以宗伯攝獻是亦后夫人為之
主也○愚按魯嘗得郊故此因及天地之祭
也又按以夫迎妻冕而親迎似為已重者為
繼先聖之后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則所以
重其配者是重先聖也重天地宗廟社稷也
其重也
宜矣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
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
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

皇氏曰固不固二固皆為國固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自固陋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方氏曰心有款問之事而以無能問之辭故曰款問不得其辭請少進猶言請益也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人道成○愚按上文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尤是就入君一身言之至此公請益又發明天地誦合生人萬世之始來則發禮之大至矣天地網羅萬物化醇其生之德于混沌初闢之時男女婚姻效法于天遂為人倫萬世之始然則親迎誠不為重矣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止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三禮集註 卷四十一

八 四百十

吳氏曰孔子既答哀公之問意有未盡者又自推廣言之馬氏曰物恥舉之小也昔禮而今起謂之振國耻耻之大也昔廢而今舉謂之興方氏曰婦人不與外事而曰出以治直言之禮者蓋夫聽外治婦聽內政家齊而後國治也石林葉氏曰君共案盛夫人共祭服則內足以治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天則神也地則明也故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皆所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于事之廢墜可耻者足以振之國之素弱可耻者足以興之為政之

本孰有先于此乎然而昏姻之禮人倫之常也其效若此者何也蓋大王之所以興國者以其有姜女文王之所以造周者以其有后妃幽王之所以亡天下者亦以褒姒而已王之天下無不治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 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

三禮集註 卷四十一

九

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妻為主于內故曰親之主于傳後于下故曰親之後內非有主則外不足以治其國家下非有後則上不足以承其祖考此所以不敢不敬也君子雖無所不敬又以敬身為大非苟敬身也以其為親之枝故也身之于親猶木之有枝親之于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又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此尤不可不敬也延平周氏曰妻者親之主子者親之後身者親之枝敬此三者乃敬其親也石

林葉氏曰三者君行于上而民做于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憚乎天下矣大王愛厥妃然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于政矣

○愚按因論昏禮言敬其妻因敬其妻言敬其子因敬妻子當先敬身敬身以敬其妻子乃所以敬親此以孝治天下也故皆以明政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三禮纂註

卷一

十一

禮記

孔氏曰哀公因上言敬身故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身之理吳氏曰過謂差失敬身者慎于言動不使差失君上一身百姓之儀表言動者身教也命令者言教也君身之言動無過則百姓視效不待教命而自能敬恭敬恭者亦如君之敬其身也成猶言完全也親者身之本此身能敬則人推本于其親是使其親亦為完全之人也○愚按百姓不命而敬恭者以教者從也如是則能敬其身者見人君不自慎為敬身以能立極為敬身也人君之身非一人之身也百姓之身也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此所謂上下一於恭敬此所謂備已以安百姓雖堯舜其猶病者其能成其親也蓋必然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

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

吳氏曰君子者成人之名以其人之完全無虧欠而以是名之也吾能敬身而百姓推本所自遂謂吾親為君子君子二字之名完全其親者之名也蓋言以其親完全無虧而得是名也君子成其親之名是謂成親

○愚按君子母過言毋過動亦自成其身耳下以立極於民則有以成物上以顯親無窮則有以成親然則君子之敬其容已乎

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三禮纂註

卷一

十一

禮記

方氏曰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安土安土則所居無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怨俯能無所擇則亦無怨矣吳氏曰愛人者天下之人與吾同一氣故均愛之有其身謂吾身所受于天者能全所付而有之也能全所付則隨其所處之地而能安故曰安土能安土則此身常在天理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樂天夫如是盡性踐形者也全體大用于身無一虧缺故曰成身○愚謂因上文敬身遂言成身之事凡人自私自利而不能愛人者皆以自有其身不知我愛人則人亦愛我方能有其身若自私自利而不愛人則人亦將害我其何能自

有其身乎故為政在於愛人苟愛人矣至仁之道洽於上下生生之德孚於臣民則人皆愛戴而吾能有其身矣此身立於無我之地與天下相忘于大化之中隨其身之所在而無不安隨其身之所遇而無不樂無怨尤之心而順性命之理方謂之成身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因上文成身及問成身之義夫子言不過乎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離乎物非身矣過乎則非物矣此身苟無私利之心常愛人而有一體之政則為人君必止于仁為人父必止于慈耳必聰且必明聽其民憂履乎物則成身之謂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

三禮纂註 四十一卷 十二

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

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

而明是天道也

吳氏曰公又因樂天二字而問天道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子思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蓋天道之可貴在于不已日月東西相從姑指人所共見者而言不已之一事耳故以如言之閉謂閉塞不通天之運行不已雖數千萬年之父未嘗閉塞每歲生物完成而不見其有為之之迹物已完成則燦然着明而可見此三者皆言天道不已之妙方曰天道之不已不特在日月之相從此言亦據可見之象而已且天道之大在陰陽日者陽之象

月者陰之象以是言天道又宜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君子所以貴天道也

不閉者不塞也九物開之則通閉之則塞能不閉其久之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之道其謂是與劉氏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思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其既成則皆燦然可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則昭着也無為而成者不見其為之之迹而但見有成也此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之謂也陳氏曰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于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為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三禮纂註 四十一卷 十三

也已成而明為法于天下可傳於後世也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

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是故仁

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

身

六切音避 陳氏曰蠢愚蔽于氣質也冥者暗于理煩者累于事志讀如字哀公自言其不能敏悟所教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于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對是舉其要者言之吳氏曰孔子承君之謙抑故蹴然不安避席起立而後對孔子既以不過乎物四字答哀公成身之問于

此又申言之真氏曰先儒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畧謂天予我以是理而我恃之天不才于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天之克肖子也事親如事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為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石梁王氏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兩句非聖人不能言沈氏曰不過乎物鼻曰口耳目骸四肢物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物也仁義禮智亦物也舉天下萬物之禮倫于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

三禮纂註

卷一

十四 四百五

政固所以事天矣而其事親也亦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用是道也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怒之勞而不怨固所以事親矣而其事天也亦安土樂天不怨不尤用是道也天地父母本乎一氣仁人孝子通乎一身故曰成身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孔氏曰哀公問畢有謙退之辭謂寡人既聞子之言勤方而行但已之才苟無奈後日有罪失何孔子答以君慎後罪是臣之福鄭氏曰善哀公及此言陳氏曰言雖聞此言然無奈後日過乎物而有罪何此言是有意于寡過矣故孔子以為是臣之福

右記論政

三禮纂註卷三

十五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二

禮記

仲尼燕居

通論

吳氏曰取篇首四字為名山陰陸氏曰退朝

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

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石梁王氏曰文雖有首尾然辭旨散漫處多

未必孔子之言舊本第二十八吳本二十九

三禮纂註

四十二卷

七

三禮纂註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

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

也音汝吳氏曰居坐也侍謂侍坐三人侍夫子坐夫

子汎言及禮三人者起立夫子使之載坐而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

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

逆音切

方氏曰三人侍坐之序子張為首子貢為次

子游為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所以為越

席吳氏曰中心雖敬而不中禮則言或捷

給而近使強勇銳進而不中禮則言或捷

施而不順序故謂之逆給者指子貢之失也

輔氏曰越席而對已違於禮矣故以恭敬勇

不中禮曉之恭敬勇皆德也然不中禮則皆

陷于惡則人固不可不以禮周旋也

子曰給奪慈仁

三禮纂註

一

三禮纂註

陳氏曰夫子于三者之弊獨言給之為害何

也蓋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爾然使習

於禮則無此患矣惟足恭便給之人是曲意

狗物致歸于外務以悅人貌雖類于慈仁而

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謂巧言令

色鮮矣仁而耽乎足恭正此意也鄭氏曰子

貢辨近于給奪猶亂也輔氏曰徇外者志內

故復以給奪慈仁教之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

能食之不能教也音嗣

吳氏曰既特言子貢之失此又特言子張之

失卜商雖不在坐并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

張相及也子產母道有餘父道不足有餘者

為過不足者為不及師商二人而一過一不

及子產一人而有過亦不及故因言師商

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
模狹隘故常不及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

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扶音

子貢見夫子言師商之過不及遂問夫子何
以得為無過不及之中而夫子答以禮也蓋
禮有節以禮裁制之使中其節則無過亦無
不及矣先云禮于者設為問辭後云禮者設
為答辭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

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

三禮集註卷四之三 三十九

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

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

所以仁賓客也音余

應氏曰頌謂摠攬收拾之也惡者收斂而無
餘則好者渾全而無虧矣夫禮之制中非屑
屑然與惡為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啓其善
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道也祭祀聘
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仁心發於
中而後禮文見于外及禮之既舉而是心達
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驩欣洽洽皆在吾
仁之中是仁之周流暢達也陳氏曰前言禮
釋回增美此言領惡全好大意相類仁昭穆
則祭時群昭群穆咸在也饋奠喪奠也非志

祭鄉射鄉飲酒皆行之于鄉故曰仁鄉黨人
而不仁如禮何此五者之禮皆發於本心之

仁也吳氏曰上言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
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所謂領惡也

下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性之善而
充周之所謂全好也禮有吉凶賓軍嘉五禮
其經蓋有三百此于古禮止言郊社嘗禘凶
禮止言饋奠嘉禮止言鄉射食饗賓軍二禮
則言不及之蓋舉其要以該其餘也郊社之
尊敬報本嘗禘之孝愛追養饋奠之情文致
哀鄉射之儀節開胃食饗之恩意隆厚皆溫
然慈良之心所發見故謂之仁能此五者則
其餘諸禮皆可能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

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

三禮集註卷四之三 四 三十九

之闔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

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

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官室得其度量野

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

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

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音

諒音故切

諒音故切

馬氏曰郊社所以事天地而義藏于其中嘗
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陳氏曰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
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事天仁人
孝子明乎此政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
國家有不難治者矣三族父子孫也上文言
郊社以下五者此又言居處以下五者之事
皆所以明乎禮之無乎不在也方氏曰居言
其常居處言其暫處田以所取之利言之獵
以所獲之物言之室有與作席有上下所謂
居處有禮也故長幼辨父子兄弟第
分取列爵分土所謂朝廷有禮也故官爵序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謂田獵有禮也故戎
事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所謂軍旅有禮也

三禮纂註

甲二卷

五

季春

故武功成或曰戎事或曰武功何也以器言
則曰戎以道言則曰武器之所用者小而道
之所致者大故於事則曰戎於功曰武戎事
闕然後武功成固其序也與為尊者所居昨
為主者為極自是衰而殺者為據極以盈而有
所任也據以瞻而有所至也據若顛然相若
眉然如是則宮室得其所矣若魯若丹楹刻
桷減文仲山節藻稅蓋失其度故也量左為
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為合以象陰之所合仰
者為斛以象頭而有所承覆者為斗以象隱
而有所庇外圍其形動以天也內方其形靜
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安乎上足在下
以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為尊以象氣之所仍
揜者為尊以象才之所任是奇其數參乎天
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非特此而已以兆之

則有既以既之則有概而量之所象又有如
此者以貫之則有耳以舉之則有鉉而鳴之
所象又有如此者其音足以中黃鐘而量又
有樂之象焉其亨足以享上帝而昂又有禮
之象焉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蓋謂是矣然
其器既以達者所以象春高以粗者所以象
夏廉以深之象秋閑以庵之象冬器固無適
而非象也止以量昂為言者蓋以量為器之
大者大者得其象則小者從可知昂為器之
重者重者得其象則輕者從可知春多酸夏
多苦秋多辛冬多醜所謂味得其時也陽而
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攝所謂樂
得其節也車得其式者六等之數作車之式
也五路之用乘車之式也鬼神得其饗者若
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可得而禮是
也喪紀得其哀者或發于容體或發于聲音

三禮纂註

甲二卷

大

季春

或發於言語飲食或發于居處衣服而各得
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
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官得其體若天官
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若施
典于邦國施則于都鄙施法于官府之類
○愚按郊社亦有禮禘嘗亦有義互言也明
此禮義治國如視諸掌者此義極其精誠此
禮極其周備此心感格神明於臣民無不可
通此事條理悉當於政事無不曲當故治天
下易易也是故以下皆言治國指掌之事居
處闡門朝廷田獵軍旅皆治國事長幼辨三
族和官爵序戎事閑武功成皆指諸掌事都
從郊社禘嘗禮中生生出來都是事鬼神敬
中條理出來故儀文所制處之無不當仁敬
所及格之無不通宮室得度以下又是這曲
禮中器數亦足這廣大心中流出的皆知之

明而屬之
當之事

子曰禮者何也耶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警之無相與侵侵乎其何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知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於處則長幼失其別闔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衰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洽於衆也

相息亮切
勅良切
吳氏曰此又覆說上一條之言治者使之不亂也即事之治即其事而治之以禮也其有亂事必有其治之禮治國而無禮則其事必亂而不能治如無目之人無相者前導旁扶則不能有所往如黑暗之地無燭以照則不能有所見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別耶辨也策謂武教數

三禮纂註

四十二卷
七一

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孔氏曰前明諸事得禮則有功此明諸事失禮則有害每事失禮則無以為衆人倡始而使和合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吠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相示而已

歐古犬切
音旋音在私切
吳氏曰此以上夫子為子游言五者之禮之功效至此則稔命三人使同慎聽謂吾語女以禮曰仁鬼神曰仁昭穆曰仁死喪曰仁鄉黨曰仁賓客其禮有五然不止有此五者猶有九焉九者大饗有四弁前之五共為九也仁鬼神以下之五是就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是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苟能知此九者則雖窮而在下處吠畝之中無

三禮纂註

四十三卷
八一

無聖人之位而其所知之禮固皆聖人之事
已大饗者諸侯相朝既朝而饗之禮也禮
有饗有食有燕饗禮重于食燕諸侯饗于諸
侯視諸侯饗大夫之禮為大故曰大饗大饗
之禮大節有四初迎賓一也次獻賓二也次
樂賓三也終送賓四也揖讓入門而縣興此
迎賓時也揖讓升堂而樂闕此獻賓時也獻
舉工入堂上弦瑟而吹清廟歌畢堂下吹管
而送興象舞夏籥之舞此樂賓時也禮畢
而賓出則以雍徹之詩振羽之詩歌而送之
此大饗之四禮也薦俎謂獻賓之時所陳禮
樂謂自初及終所行之禮所奏之樂章先後
皆有序也百官謂執禮服役之職備具而無
缺也于斯時也見其鶉然親厚相愛之心故
曰知仁焉中規矩朱齊汎迎送行禮之時步
行車行俱有儀則也雍者周頌篇名祭畢則

三禮集註 卷中 九 禮學

歌此詩以徹器因名其詩為雍徹振羽者周
頌振鷺之詩迎賓樂賓獻賓之時既以有禮
而知其有仁及至送賓之時禮已畢矣而其
仁如初無少減殺于其送賓之有禮見君子
無一事不在於禮言其心存乎禮無時不然
也示情以文武送用之事方氏曰示情者欲賓
主以情相接也示德者欲賓主以德相讓也
示事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揚氏曰入門金
作示情則縣興而金作鏗然而鳴耶吾之情
也何以言焉也升歌清廟示德人聲由中而
發文德由中而暢耶吾之德也何以言焉也
下而管象示事堂下管籥文舞武舞次序而
與耶吾之事也何必以身親之也渾然天地
萬物皆吾之體也純然宮商角徵皆吾之用
也萬物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所

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所以還而
自中矩和為車之和焉而耶吾之中采齊也
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何
其始始終終而可致詰也獻畝之中無兩
君相見之禮也而即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
聲之樂也而即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也
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於前而時
者不見不聞也此豈說合而強同之哉默而
識之當自知自信也○愚按大饗之四禮而
曰君子知仁者此可以言知禮也而曰知仁
蓋莫非至誠惻怛之流行也四禮之節目繁
矣皆至愛之貫通乎其中張子曰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莫非
仁也此之謂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

三禮集註 卷中 禮學

無節不作不能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
於禮虛
陳氏曰禮煩則亂非所以為理也樂勝則流
非所以為節也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
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
無節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
作一動一非和也禮樂存焉豈小人所能與哉
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為之節文則興
于詩者未有不於于禮故不能詩于禮必失
之無序能無繆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則知
樂者未有不幾于禮故不能樂于禮必失之
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德焉以為禮則道以
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于德者于禮必失
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于詩樂有能有不能

其于德則有足乎已無待于外非有能言不能者也特所得有厚薄而已陳氏曰樂記言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此言禮者理也樂者節也蓋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樂得其節則和而不流君子無理不動防其亂也無節不作防其流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不能詩者能不繆于禮乎禮之用和為貴不能樂則無從容委曲之度是達于禮而不達于樂謂之素也素謂質朴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簿于德者必不克于禮也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陸氏曰制度在禮凡以為節不豈不殺是也文為在禮凡以為文不準不便是也馬氏曰

三禮纂註

甲二卷

十一

禮記

制度者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蓋蓋制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人為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吳氏曰此蓋承文簿于德于禮虛之言而申之人謂有德之人禮器曰苟非其人禮不虛道輔氏曰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與于詩成于樂厚于德而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

與古之人也達于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

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

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音余

吳氏曰夫子既言不能樂者于禮素簿于德者于禮虛又言行禮在有德之人子貢意謂夔既能樂又非簿德何緣但聞其達樂不聞其達禮故問夔之于禮其果不達歟窮謂不達也古謂年代久遠不能詳知其人先曰古之人歟者自為問辭後曰古之人也者自為答辭也夫子謂禮樂二事專能其一不能兼全者曰素曰偏均為不備然今人謂夔為達于樂而不達于禮者蓋夔當時為典樂之官專守一職故但傳其達樂之名而莫知其達禮歟否也若當時命為禮官安知其不達于禮也既是年久遠之人莫可詳知則不可臆說也陳氏曰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為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與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蓋達于禮不達于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

三禮纂註

甲二卷

十一

禮記

之素達于樂而不達于禮是失之沉涵而無禮以正之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于樂而不達于禮非不知制度文為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歟觀夔教胃子以有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禮樂教和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為窮惡可哉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

樂舉而錯之而已

音汝

方氏曰明于禮樂之道然後舉而錯之于政禮足以正人之身樂足以正人之政者正也子張問政故孔子以是答之

○愚按禮樂即是政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

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與羽籥

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

之樂也君子立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

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

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

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

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

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

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

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

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

塗出也復符后切綴真劣切樂之音洛

方氏曰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故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

為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為樂也言而履之謂

踐言而行樂之謂安行力此二者謂力行此

禮樂而施于有政也欲施于有政非明于禮

樂而有其位焉固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夫

是以天下太平也作室者工而工有巧巧之

三禮纂註 卷之四十二 十一 三百存九

別于卑階有阼主人所歷別于賓所謂室有

與阼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所

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

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

有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面而立自公

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

之禮至于如是者豈徒從事于文為哉亦各

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踰越皆過也鄭

氏曰言禮樂足以為政也所治所以治也所

亂所以亂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蒙音

吳氏曰蒙謂以巾幕其目發者徹而去之也

此篇子貢問者三子游問者一子張問者一

夫子既答其問而又自言者七三子侍坐皆

得共聞故記者于篇終總結之謂三子者既

得聞此十二條之言昭然有見如人徹去其

蔽目之物然也方氏曰發矇者若目不明為

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三禮纂註 卷之四十二 十一 三百存九

右記問答及禮之辭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二 終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三

禮記

孔子閒居

通論

孔氏曰退燕避人曰閒

陳氏曰閒居言詩則先之以為民父母而繼之以三王之德為民父母則在于致五至而聞蓋有為民父母之德則在于奉三無私而先令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故其序如此舊本在二十九吳本第三十今從之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

三禮纂註

四十三卷

乙

三

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

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

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

血改切

陳氏曰詩大雅洞酌之篇橫者廣破之意言三無五至之道廣破於天下也四方將有禍敗之憂而必先知者以其切于憂民是以能審治亂之幾也方氏曰禮有節父道也樂能同母道也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橫于天下者以是道而破于天下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者思慮而豫防敗尤在乎先知也必先知之言其道又

足以幾于神也孔氏曰五至三無通幽達微觀微知著豫見禍害使民免離四方有福亦先知此主為民除害故舉敗言之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三禮纂註

四十三卷

二

四

應氏曰五至三無其目雖多不出禮樂二者而已志與詩其感發之始至者周流乎精神之運者也無者超乎形迹之表者也馬氏曰五者治已之事治已莫如志故以志為先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與于詩則可與言言而履之禮也故禮亦至焉焉治已至于樂則治之至也治已之至則人所憂不可不憂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者有出而與民同患之意也哀樂相生自然之勢也哀樂相生故道也道之妙則以聲色求之其意愈遠矣志氣充於中則其精神與天地往來而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故曰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陳氏曰五至三無者至則極盛而無以復加無則至微而不泥于迹之謂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盛則言亦盛

三禮恭註

卷之三

三

禮記

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有美刺可以興起奸善惡惡之心與于詩者必能立于禮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貴于序樂貴于和有其序則有其和無其序則無其和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至則樂民之生而哀民之死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君能如此故民亦樂君之生而哀君之死是哀樂相生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即下文無聲之樂無服之喪是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今正視且不見傾聽且不聞是五至無聲無服而惟其志氣之充塞乎天地也塞乎天地即所謂橫于天下也○愚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哀樂相生之狀也所謂性也其哀樂生乎其中者情也君子之性情通乎天地萬物故曰塞乎天地五至只是哀樂二至哀樂只是一志志哀

則哀生志樂則樂生而詩與禮亦出焉哀有哀之詩禮樂有樂之詩禮哀樂生于一念之微而能感格乎天地之大哀樂本乎一己之情而能通乎天下之衆所謂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是也故曰民之父母

無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三禮恭註

卷之三

四

禮記

事乃喪之理也則此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也吳氏曰三無不言志不言詩蓋志行乎三者之中能是三者則民之情無不達矣所謂禮樂之原非直有形而後為禮有聲而後為樂有喪服而後為哀故以三無言之呂氏曰無聲之樂和之至者也無體之禮敬之至者也無服之喪哀之至者也愚按三無即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也性體隱微故曰無豈獨三無萬化皆無也此特以哀樂與禮言之耳禮根于無體乃是至禮哀生于無服乃是至哀樂生于無聲乃是至和從真性中所顯該乃是至道

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命音基大計切選宣面切匍音蒲匍音蒲北切

游氏曰文王夙夜基周家之命寬廣靜密天下之樂孰大于此禮不在升降揖讓之間而在不可選擇之際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其慈愛以仁存心也輔氏曰古之所引詩各以其意之所取而言之讀者各隨其事以觀之夙夜基命則無時不知逮逮不可選則無動而不節匍匐救之哀不必見于服也陳氏曰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武王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寬靜之政以安民夫子以喻無聲之樂者言人君政善則民心自然喜悅不在于鐘鼓管籥之聲也逮逮詩作棣棣盛也坤風栢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盛自

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不待因物以行禮而後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手行焉則伏地焉訇坤風谷風之篇言凡人有死喪之禍必汲汲然往救助之此非為有服屬之親特周救其急耳故以此喻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

焉

孔氏曰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吳氏曰五起不大相遠只是一節稍進一節而已揚氏曰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

三禮纂註

甲三卷

五

三百七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遠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相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施以鼓切

孫子施以鼓切

呂氏曰無聲之樂在于氣志無體之禮在于威儀氣志與物不遠則固樂矣于禮既得則尤樂矣于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日聞四方矣是故天下樂之氣志既起也威儀和而緩則無急迫之態矣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容矣上下和同則無乖異之變矣然則雖曰無體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若夫無服之喪本由內施及四國必由是道以畜萬邦歟今純德孔明其後施于孫子此仁之至也氣志既充威儀既備而篤于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方氏曰無聲之樂始之以氣志不遠者言內無所戾也無所戾則無所失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于身則人亦與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人從之矣則聲聞于外故繼之

三禮纂註

甲三卷

六

音

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方興而未艾故繼之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之以威儀遲遲者言緩而不迫緩或失之于急故繼之以威儀豈豈威儀得中則無乖離之心故繼之以上下和同和同而無乖離則久而愈大故繼之以日就月將愈大則不特施于近而可以及乎遠故終之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之內恕孔悲者言其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以仁及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之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其德發揚于外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于外則澤足以被于後世故終之以施于孫子其序如此謂之五起不亦宜乎應氏曰大抵援詩句以發揚詠歎之蓋贊美之不巳也劉氏曰志氣塞乎天地則是君心志動天地之氣也氣志不遠以下則是君心和樂之氣感天下之志

也周氏曰無聲之中獨有樂焉至樂也無味之中獨有敬焉至敬也無喪之中獨有哀焉至哀也至樂不離乎氣志而氣志既起者至樂之終也至敬不離乎威儀而施及四國者至敬之終也至哀不離乎內恕而施于孫子者至哀之終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以

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到切

鄭氏曰三王禹湯文武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為三也陳氏曰三王之德參于天地蓋古語故子夏舉以為問石林葉氏曰所謂參者即易之所謂合也德合於天地則其明必合于日月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吳氏曰勞謂安其居節其力使勞者得休息也

主禮纂註 中三卷 七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

謂三無私

方氏曰天之高也九在下者無不覆故曰無私覆地之厚也九在上者無不載故曰無私載日月之明也容光者無不照故曰無私照

其在詩曰帝命不遠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

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

之德也

陳氏曰詩商頌長發之篇孔子引之以證湯無私之德朱子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父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于九州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

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

出雲神氣之下舊重出神

鄭氏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若所當奉行以

主禮纂註 中三卷 八

為政教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謂聖人也者欲

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

必先為之生順知之輔佐若天將降雨山川

為之先出雲也呂氏曰此衍神氣風霆四字

蓋天有四時運行于上地載神氣動于下

春夏秋冬風雨霜露所以釋地載神氣也春秋

運流形庶物露生所以釋地載神氣也春秋

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風雨霜露施

于庶物者皆可取法無非教也風之動蕩雲

之震耀流形于下化育萬物使皆呈露發生

者亦可取法無非教也然風霆猶風雨皆神

氣也降于天載于地以成化育者也獨于地

言之以天德在躬故志氣如神孟子曰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謂者欲將至

有開于興王必先以生賢有開于興王譬猶

天降時雨也必先以生賢譬猶山川出雲也
張氏曰者欲猶言福祥雨之將作山川出雲也
雲蓋一氣爾吳氏曰教謂天地之政令聖人
之清明與天地同德故其如神也亦如天地
之政令及將興王則天地必先為之朕兆蓋
天地聖人合一無二故其交相感應如此陳
氏曰上章引詩以明王道之無私此言天地
之無私也春夏之啓秋冬之閉風雨之發生
霜露之肅殺無非天地之教載猶承也
由神氣之變化致風雲之顯設地順承天施
故能發育群品形猶迹也流形所以運造化
之迹而庶物因之以生此地道至公之教也
聖人之至德與天道之至教均一無私而已
○愚按地載神氣天亦神氣也互文耳天之
神氣運而為四時寒暑發而為風雨霜露莫
非天道顯設之教地之神氣著而為品物流

三禮纂註

四十三卷

九

形莫非地道顯設之教天地何私之有聖人
清明在躬則其志氣即天地之神氣其見而
為禮樂刑政亦莫非自然之至教亦何私之
有又言者欲將至有開必先此者欲猶古之
欵明明德於天下之欲王者將開一代之鴻
基天必先為生名世之佐如天將降雨山川
先為出雲也

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
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此文武之德也

鄭氏曰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得與五嶽
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

天下之蕃衛宣德于四方以成其王功此宣
王詩也文武之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
以明義也魏氏曰孔子閒居之篇不知孰為
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為風雨霜露為風霆流
形允示人于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
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又舉詩
以明之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
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鍾而為人
是心清明與宇宙之流行發見者實同一原
推本而取之有如甫申之生乃由十世之上
文武二王積德所感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
山川相為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
數清明之感山川英爽之會祖宗德澤之積
豈偶然哉真有以闕盛衰之運當消長之數
矣應氏曰嵩高生賢本于文武德洽四國始
于太王其積累豈一日哉

三禮纂註

四十三卷

十

○愚按引嵩高之詩明
上文有開必先之義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

鄭氏曰令善也言以明
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

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
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

呂氏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而得賢佐則必
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慰服人心然後可以興
王業故三代之王必先之也江漢之詩曰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弛其文德洽此四國以
矢為弛以浴為協聲之誤也此亦宣王之詩
而謂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為三代之德矢其

文德洽此四國為太王之德皆取類言之也
此篇始論為民父母之道終論參于天地之
德致五至行三無者為民父母之道也奉三
無私以勞天下者參於天地之德也然王者
必須賢佐有令聞然後可以施為故以嵩高
江漢之詩申言之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蹶居
肅切

鄭氏曰承奉承不失墜也起負牆者所問竟
碎後來者陳氏曰蹶然喜躍之貌負牆而立
者問竟則退後背壁而立以避進
問之人也承者奉順不失之意

右記問答及禮之辭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四

禮記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四

禮記

坊記

通論

吳氏曰此篇所記每章皆取以禮坊民之義

故曰坊記

方氏曰君子之坊民舍禮何以故絕解曰禮
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
之衰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多矣則坊
之道固不可以不記矣舊本第三十吳本
十一

三禮纂註

四十四卷

乙

三言四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
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

坊淫命以坊欲

僻音譬舊讀為邪
僻之僻與音余

孔氏曰君子坊民之道譬如坊之礙水坊民
之所不足釋立坊之義也鄭氏曰大為之坊
民猶踰之言嚴其禁尚不能止况不禁止應
氏曰禮欲相為消長人欲熾盛而有餘則天
理消滅而不足禮則防其所不足而制其所
有餘焉性之善為禮以防之而養其源情
之蕩為淫刑以防之而遏其流聖人坊民之
具至矣然人之欲無窮而非防閑之所能盡
也聖人於是而有命之說馬命出於天各有
分限截然不可踰也天之命令人力莫施以

是防之則觀餽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肆
矣馬氏曰禮所以制中故禮以防德刑所以
禁過故刑以坊淫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故命
以坊欲輔氏曰人有所畏則不敢縱禮以坊
德刑以坊淫畧而言之也至於命以防欲則
又入深而言之足三者所謂大為之坊也彼
因一事設一禁者
豈君子之道哉

右總言坊民之道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
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
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

三禮集註 四十四卷 二 四百卅五

不憚於上故亂益亡

鄭氏曰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
差士有爵命之級也憚恨不肅之貌孔氏曰
聖人之制為富貴貧賤之法制富者居室夫
尺俎豆衣服之事各有法度不至驕也為貧
者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矜不令至
於約也貴謂卿士之屬制其祿秩隨功爵而
施則貴臣無憚恨君祿爵之薄也益漸也亡
無也為亂之道漸無也不云賤從可知也方
氏曰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
富故富斯驕約者不獲恣則有美彼之志故
約斯盜驕者不能遜則有犯上之心故驕斯
亂凡此皆人之情也而禮則因而為之節文
窮其身貴者不以在上而憚於物皆由有禮

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
驕也一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之約
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
憚也石林葉氏曰貴賤尊卑者節也升降上
下者文也有節以制其等有文以別其位則
富不驕貧不約貴不憚於上雖然禮之所制
者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焉者以人道之大欲
所存而巳矣輔氏曰約是氣歎驕是氣盈坊
主於禮故此著言之作者之謂聖故制富貴
聖人之事也憚謂滿足貴不憚於上如滿而
不溢高而不危之意

右第二章言坊貧富貴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

三禮集註 四十四卷 二 四百卅六

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

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

侯猶有畔者

方氏曰制國不過千乘即孔子所謂千乘之
國是也千乘之國即百里之國也井田之法
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都
城不過百雉即左氏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
害也都蓋公卿王子第所食城地雉則五堵
也百雉則其城五百堵矣家富不過百乘即
孟子所謂百乘之賦也千乘百乘皆以所出
之賦言之也乘以車之多少言雉以城之廣
狹言或言其多少或言其廣狹互相備也於
國言制於家言富皆謂制其富也亦互相備

所坊之事不止於民每以民為言者蓋民以不足於坊之道故坊之設也以民為主若夫君子能以禮自坊則無俟乎人為之坊矣陳氏曰詩大雅桑柔篇茶苦荼毒螫虫言民苦政亂欲其亂之愈也王氏曰貧而好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

右第三章言國都邑之制

子去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三禮集註

四

四

五

葉氏曰章疑異於決疑疑者似同而異章言顯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別言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以其顯微故貴賤有等以其別微故衣服有別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德之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禮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有大小也至於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別知其定分而行避矣

右第四章言章疑別微以坊民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王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

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相息亮切

鄭氏曰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言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况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孔氏曰旦欲反夜而為旦猶臣之奢僭欲反下而為上也此逸詩方氏曰日者人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大而土者既無二王小而有家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上故

三禮集註

五

五

五

也故曰示民有君臣之別也盍旦即月令所謂鷦且盍何不也何不且是求旦而已故名之以此人患者以其亂晝夜故也君臣之別晝夜之象也其可亂之乎故引逸詩以况之

右第五章言君臣之坊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鄭氏曰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惟在軍同服爾陳氏曰不同車遠害也篡弒之過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方氏曰乘車之法君在左僕在中中央勇士在右

右第六章言君在車之坊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

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鄭氏曰亂益亡亡無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已則近貪已勝祿則近蕪方氏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夫權與之無餘不害為賢者伐檀之素食君子所不為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亦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陳氏曰才德薄而受祿厚是食浮於人也

右第七章言貴賤貧富之坊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

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

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

已斯亡

方氏曰禮以財者為衽坐者為席合言之也陳氏曰詩小雅角弓之篇爵酒器嚴氏曰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為持平之論以解之言凡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己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方氏曰禮六十以上適立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

禮集註 四十四卷 六 三百八十一

齒席于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威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

右第八章

子云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

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鄭氏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方氏曰貴人而賤已則不驕先人而後已則不爭故民作讓書曰女惟不矜天下莫與女爭能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揚子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皆謂是矣

右第九章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肖先亡者

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

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號無告

孔氏曰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能合俱得君上則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皆不肯於死者亡謂生為國事而外出亡在外存謂在國內存者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以此化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托也借死而號無告者言民皆素死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告也方氏曰先謂為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為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祿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養其死政之老

禮集註 四十四卷 七 三百八十二

與其孤禮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
皆是也以死者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民勤於
孝思矣故曰
民可以托

右第十章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

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切奇

鄭氏曰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
祿賜車服則讓道與賢者能者人所服也君

子約言小人先言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
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

于後矣吳氏曰讓謂賢者之德藝謂能者之
技陳氏曰貴人貴有德之人也言君能貴有

三禮集註 四卷

八

三

德者而不吝於班祿則民興於讓善尚有能
者而不吝於賜車則民興於習藝賤祿賤車
非輕祿器也特以貴賢尚能而不吝於所當
與耳讀容不以辭害意可也言之不作則為
之也難故君子之言常約小人則先言而后
行不必其言行之相顧也

右第十一章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

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泄百姓

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切始

切如

陳氏曰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
參挹乎輿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
戴之如天所降下者否則民必違犯也民不
天上之所施則悖慢之亂作矣信則不欺於
民讓則不恃乎已以此臨民得不親其上死
其長乎故曰民之報禮重也詩大雅板之篇
詢于芻蕘問于取草取薪之賤者方氏曰書
曰天聰明自我聰明天畏自我明民畏
天之所為未嘗不以民也夫上酌民言則與
天合矣故下豈有不天上施者哉言必曰酌
者以言有當否斟酌而後行之也上不酌民
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故曰犯也下
不天上施則民或肆慢而無以相治故曰亂
也君子信讓以泄百姓則上酌民言矣民之
報禮重則下
天上施矣

三禮集註 四卷

九

四

右第十二章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

過則稱己則怨益半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方氏曰書曰女嬪不廷天下莫與女爭能女
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善則稱人過則稱
己可謂不矜伐矣故民不爭也女且能無已

矣故怨益亡陳氏曰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
詩作休謂卜之於龜筮之於著其卦兆之躰

皆無凶咎之辭以無咎明不爭不怨之意
吳氏曰言在上者善稱人過稱己則民化之

亦以善讓而不與人爭也又且人不怨已
也引詩漸章証人

不怨已之意

右第十三章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

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陳氏曰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龜卜者武文也謀度鎬京之居蓋武王之志已先定矣及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亦協從武王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為謙善之證然此兩節所引詩意義皆不甚協輔氏曰善則稱人與人為善之心也過則稱已自任以重之事也聖人不過如是夫舜善與人同武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民不爭始之事也又進而恣益亡又進而民讓善恣益亡則不爭不足

三禮集註卷四十四

言矣民讓善則亡恣不足言矣

右第十四章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

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

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汝音

音鳥平

吳氏曰言人臣善稱君過稱已則民化之皆興起而盡忠於其君引書君陳證歸美於君之事於乎歎辭言臣能如此則是良臣而君之名亦顯也陳氏曰吾來同書與今書文小

異引以證善則稱君之義

右第十五章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太誓曰予

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

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音

吳氏曰言人子善稱親過稱已則民化之皆興起而孝於親引書泰誓證歸美於親之事

右第十六章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

言言乃謹地式氏切

方氏曰子為父隱所謂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所謂敬其美也蔡氏曰親之亡也三年無改以此言乃謹則樂之至也雅則和之至也陳氏曰引論語近之引書義不協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不應孔子曰自言因知皆後人為之不應孔子發言

右第十七章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詩云孝子不匱

鄭氏曰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諍諍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此所謂不倦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馬氏曰從命不忿愛也微諫不倦敬也陳氏曰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蓋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

右第十八章言事親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

為瘠

方氏曰於父母之黨猶且睦之况父母乎故曰可謂孝矣輔氏曰因孝以睦父母之黨因睦以合遠近之族未能孝於其親安能睦其黨乎故曰可謂孝矣綽綽有裕故能合族也交相為瘠豈能合族乎陳氏曰因睦以合族謂會聚宗族為燕食之禮因以致其和睦之情也

右第十九章言睦族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鄭氏曰父之執與父之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也方氏曰衣於身最密前言若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與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陳氏曰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

右第二十章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方氏曰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右第二十一章

子云父母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厥祖

孔氏曰言為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累其先祖因君見父也方氏曰此言父子不同位曲禮言父子不同席席言其所坐之席位言所立之位坐立雖不同其所以辨尊卑之位則一也陳氏曰同位則尊卑相得是不敬也故不同位者所以厚敬親之道引書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為忝祖也

右第二十二章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後於

慈

方氏曰父母在不稱老與曲禮恒言不稱老同義孝所以愛親慈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悅樂之者戲也感傷之者歎也閨門之內欲其和而已故戲而不歎鄭氏曰孝上施言慈則熾下流也戲謂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陳氏曰閨門之內謂父母之側戲而不歎非專事於戲也謂為孺子之容止或足以娛親猶云可爾恨歎之心則傷親故不為也

右第二十三章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禮記卷之四

中書卷

十四

禮記

敬老為其近於親而孝所以事親也故敬老則民作孝

右第二十四章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

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養也以此坊民民猶

志其親

尸用於祭祀之時主成於宗廟之內故於祭祀言有尸宗廟言有主也為尸以象其生為主所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養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程子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右第二十五章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浚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禮記卷之四

中書卷

十五

禮記

而敬也引詩者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也孔氏曰非薄也浚過也君子不以貧窶非薄廢禮不行不可以財物豐多華美浚過於禮陳氏曰非薄而廢禮與過文而浚禮皆不得為敬主人親饋是敬客也客祭其饌是敬主也葉氏曰祭器所以事神非同於所安也致敬於賓客則用之亦所以神事之也故大饗諸侯同於禮五帝火之為貴以其內心也故不非以廢禮多之為貴以其外心也故不以美浚禮惟其不必美也故饋而後食既醉而飽以德惟其不必非也故殺牛而祭不如夏禴蓋君子無意於非美者是其遠利有志於飽德者示其思義民之及此乃至於爭利而忘義故不言坊者以其事示之而已矣方氏曰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出故言爭利以忘義此篇所記坊者

十六而於此
獨曰示民

右第二十六章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
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醴酒在堂澄酒在下
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
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
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孔氏曰澄酒謂澄齊以其清於醴齊醴齊故
云清酒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為澄齊

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酒在戶案醴在堂澄
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為沈齊酒為
三酒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
味厚美故也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
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堂上者觀望在室
之人以取法堂下者觀望堂上之人以為則
言上下內外更取做法方氏曰七日戒三日
齊並見禮器郊特牲曲禮曰為君尸者大夫
士見之則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故
云過之者趨走也夫齊戒以承之趨走以避
之則敬之至矣故曰以教敬也自水言之則
淡者為精甘者為粗若郊特牲所謂酒醴之
美玄酒明水之尚是也自酒言之則濁者為
禋清者為文若此所謂醴酒在室澄酒在下
是也其禋在上其文在下於先王之所尚可
知示民以此豈至沈酒之禍哉故曰示民不

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也
尊者飲多卑幼飲少故曰示民上下因祭祀
之酒肉聚其羣昭羣穆交相親愛故曰教民
睦也

右第二十七章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
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作殯於客階祖
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雷力救切

孔氏曰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
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也鄭氏
曰每加以遠遠之所以崇敬也作或為堂方氏
曰自浴於中雷而下皆喪禮示遠之事陳氏

曰賓自外而入其禮不可以不讓喪自內而
出其禮不容以不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至禮
之道也

右第二十八章

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惰也子云虎
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瘳而
不葬者曠古

孔氏曰殷人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太簡周人
孝子反哭至家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理備
具方氏曰弔於壙即檀弓所謂殷既封而弔
弔於家即所謂友哭而弔所弔雖異所以不

肯免之意則一然而民至於死則其事盡於此矣人之於此其可以不盡乎故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從周者以民弔於家為盡故也

右第二十九章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鄭氏曰升自客階受弔賓階謂及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階不忍即父位也春秋傳曰諸

侯於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子奚齊殺明年而卓子弑孔氏曰卓子踰年弑而經書弑其君是踰年稱君方氏曰既曰客階又曰賓位互言之也升自客階而不敢由於主人之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敢居於主人之位所以避父之尊盡為子之孝而已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居其位焉故曰教民追孝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故曰示民不爭葉氏曰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冢宰攝之也以其不言則未終喪止稱曰子

右第三十章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

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

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

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

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

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

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喪父喪君並平聲

鄭氏曰示民不二不自二於尊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雖速為政也

卜之日君有故而為之卜也二字當為貳唯

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

不明也不敢有其身有猶尊也父母在身及

財皆當統於父母也不敢有其室臣亦統於

君也車馬家物之重者

愚按此以子之事父明臣之事君皆必有不

貳之心也凡臣子有尊卑貴賤惟其所遇

更不謀仕惟未曾委贊不知所向而卜之則

稱二君既已委贊而復謀仕者皆二心也故

喪父三年喪君亦三年事君如事親不可貳

也人子事親父母在則不有其身不私其財

此事父一心者也故臣之事君亦如嚴君之

尊無敢以主道對君者君適其臣則升阼階

以立臣子之坊亦至矣

右第三十一章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親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以此坊民猶貴祿而賤行

孔氏曰先相見是光事後幣帛是後祿也先用財而後行禮民則化之貪於財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情則有利欲故民爭也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其所饋之人則不納

三禮纂註 卷四

其所饋之物陳氏曰引易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引之禮不行禮而貪利也方氏曰幣者帛之名引帛者幣之貴禮之先幣帛言物以禮為先也孟子謂恭敬者幣之未將是先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狗利而忘義故曰則民利無辭則失取予之宜行情則失利欲之節是非廉讓之道也故曰則民爭九內物者必先視其多寡是否而後內之故曰視貴祿而後行不以行事為先也

右第三十二章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

漁時食不力珍大夫不坐牟士不坐犬詩云采

薪采非無以下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

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遺民去聲遺秉平聲

方氏曰君子之於利非不取也不盡之而已若九一以治野外什一以治國中周官朝士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之於朝告于士甸而舉之大夫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澤虞言

頌其餘于萬民皆此意自仕則不稼而下亦皆不盡利之事祭饗則皮毛並用豈可坐之

坐之則是無故而殺之也坐若左氏食其肉寢其皮是矣不言豕則以有剛鬣不宜坐故

也陳氏曰仕則不稼祿足以代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鱉食也時食四時之

三禮纂註 卷四

膳也不力珍不更用力務求珍羞也坐羊坐犬食而坐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道引詩與詩本意不同此為以不盡利之喻謂采薪非者但當取其葉不可以其根之美而并取之如此則人君盛德之聲遠播無有遠之者而人皆親其上為借老也矣非如詩以及爾同死

右第三十三章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嫵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

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私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方氏曰恐民之或淫故禮坊之使有限恐民之無別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無可嫌者足以為之紀矣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非謂是與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俟于媒幣矣輔氏曰不曰網而曰紀紀之事衆也陳氏曰無嫌無可嫌之行自獻其身女自進其身於男子也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舊本在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愚按舊本是吳本從之今從之

三禮集註 卷四 三十一

右第三十四章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妻不知其

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

具其死曰孟子卒

鄭氏曰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吳泰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娶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字孔氏曰妾不知姓但避其凶害惟卜其姓吉乃取之依春秋例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止云孟子卒也

右第三十五章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

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鄭氏曰交爵謂相獻酢陽侯繆侯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夫人之禮使人攝孔氏曰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聚會也特牲饋食禮云王婦獻尸尸酢主婦是祭非祭不交爵也陽侯繆侯是兩君之盜未聞何國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又其繆侯而自立故大饗不使夫人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

三禮集註 卷四 三十一

右第三十六章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君子以辟

遠也故明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

其門以此坊民猶以色厚於德

禮遂廢並使人攝也

鄭氏曰有見謂睹其才執同志為友大故喪病也陳氏曰辟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輔氏曰既辟之又遠之以色大欲當謹坊也色厚於德言好色厚於好德也

右第三十七章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猶有淫泆而亂於族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四

二十四

晉州

鄭氏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是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漁色不內取於國中而內取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也男女授受不親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而後取之御婦人則進左手者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背之也女子十不問其疾也寡婦不夜哭猶不與男子共族犯非妃匹也陳氏曰諸侯不內娶若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網弛民之昏禮亦化之而廢故遠色者所以

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

右第三十八章

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遺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鄭氏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母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毋違命毋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孔子曰婿親迎之時見婦之父母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婿而成之恐此女子於昏事乖違也方氏曰昏禮父母戒女子於昏事乖宮事故曰恐事之遺也不至謂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陳氏曰末世禮壞故有男行而女不隨者亦有親迎而女不至者成氏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為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祭父母互相敬也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五

二十五

晉州

右第三十九章

右記汎論之辭九三十九節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四終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五

禮記

表記

鄭氏曰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

通論

吳氏曰篇內第十章有言仁者天下之表故以表名篇此與坊記緇衣同類故皆屬通論舊本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君子德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禮記卷之四十五

乙 音字四

皇氏曰此篇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於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方氏曰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畧也稱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呂氏曰自此至讀則不告大指言敬而已歸乎者孔子歷聘諸侯而莫能用知道之不行將歸老於魯之言如在陳曰歸與歸與者也應氏曰歸乎之嘆聖人周流不遇親世道之益衰念儀刑之有本何必歷聘駕說而後足以行道哉隱而顯即中庸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也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即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中庸以是終篇蓋示人以進德之事表記以是為始蓋發明聖人立教之故吳氏曰隱而顯間然而日章是也容貌不須矜持而自莊敬顏色不須嚴厲而自有威儀可畏也不

待象為言誦而自信之信在言前故也愚按隱而顯者即中庸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此理隱而自顯故君子之敬惟慎於隱而已若矜而為莊厲而為威言而信是致飾於外從事於顯焉君子不為也此蓋慎獨之學故表記首以著之

右第一章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禮記卷之四十五

五 音字九

呂氏曰備身之事有三貌也色也言也言子告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容貌辭氣顏色而已刑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正容則色順辭令若巧言令色足恭反是者也所謂足者舉動是也舉動即貌也至於足故言足也色者顏色見於面目者也口者言辭是也備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之故貌敬則足畏也言敬則足信也孔氏曰甫刑曰見其所可行而不慮其所可止則失足於人見其所可喜而不慮其所可怒則失色於人見其所可語而不慮其所可默則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故貌足畏不失色於人故色足憚不失口於人故言足信劉氏曰尋常敬忌故動處無不中節如此又引書以證之而義益顯矣

右第二章

子曰禘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鄭氏曰不相因者以其或以禘為禘或以禘為祫禮儀盛者襲執正通之屬是也禮不虛者禘受享是也孔氏曰禘蓋見於禘衣襲重製上服故聘禮贊初行聘時贊樂流主至聘說受享時贊禘奉來帛加璧案行享執璧亦是玉於時禘衣者此聘時執正為輕故也介禮輕禘而執主以授贊資禮重則襲而後受主是實介禘襲不相因也氏曰禘襲以示文贊各有異宜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其事必務服從事各作其教不以襲衣而因為禘不以禘衣而因為襲蓋節文辨而又不憚其勞則無相襲之患也

右第三章

三禮集註

聖卷

三

四百十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呂氏曰極敬者誠意至也極辨者節文明也竭吾誠意以求神苟至於樂則敬弛朝廷之禮別嫌明微正明分辨貴賤之等叙群吏之治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應氏曰極者竭盡而無餘之辭繼者前竭而後承之謂祭一毫不敬則曠而不接其可以樂而散其志乎朝一事不辨則紊而不治其可以倦而歸於事乎不繼之者竭力以畢事而不敢以此終也

右第四章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拞恭以遠耻

呂氏曰慎篤恭三者皆行之敬也慎其行則寡過况於禍乎恭虎馮河虎而不悔者不憤

而取禍者也篤其行則誠若何事於拞乎問者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拞其不善而何事於耻乎侮人者亦侮之不恭而近耻者也應氏曰君子經德不回非以正行則其謹戒篤恭皆非有為而為之也豈區區於避禍一患防拞耻乎記禮之垂是言亦以曉人知避困辱之道耳

右第五章

子曰君子莊敬日疆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

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

僂在切

應氏曰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日進於疆宴安則物欲肆行縱肆則膚骸

三禮集註

聖卷

四

三百七

解弛故日趨於偷僂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而分離散亂遂至僂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而不安故如不終日也君子主一以直內而斯道無不莊不敬之態則心廣體胖泰然自適何至於如不終日乎馬氏曰莊敬所以自強而有進德之漸故日強安肆所以自棄而有敗度之漸故日偷

右第六章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

敬也

孔氏曰朝廷之臣每日朝君何云擇日月或出使在外或食邑別都見君故擇日月也方

氏曰王藻言特適公所宿齊戒則見君者非不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而此於鬼神言齊戒於君言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主言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主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有所當也且神道至幽人之於神不可瀆也必有事焉然後齊戒故鬼神必言事而非事也必有見君道至明臣之於君無適而非事也必欲見之乃擇日月故君止言見而不必言事陳氏曰幽顯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者故並言之愚按見君與事鬼神並言則人臣之敬君可知矣程子為講官必先夕齊戒沐浴而后進御此古人在一念自盡非求人知也

右第七章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孔氏曰君子恒行恭敬小人遠相輕狎侮慢相侵雖由此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馬氏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蔽其所襲也

右第八章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

相襲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前明小人狎侮至於死亡此明君子無相襲瀆言朝聘會聚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贊幣之禮以示已情引易蒙卦辭證無相襲瀆之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安曰家人

有下體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其也以其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贊如羔雁雉鷩之類是也必以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棄襲則不敬此交所以易跡也方氏曰無辭不相接欲其有接之名也無禮不相見欲其有見之文也有名以正之有文以章之則豈有相襲者乎禮重於辭而見親於接瀆有汚意襲有近意則襲不若瀆之為甚也

右第九章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表猶君子表微之表制猶聖人制行之制也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尚往來則報之為禮固明不曰禮而曰報者以禮不止於報故也應氏曰仁之於大而尊昭揭蒙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敬故曰表義之於制方而嚴裁割事物而人心凜然知所畏故曰制報之為禮以交際往來彼感此應而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其何利如之

右第十章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罔克

無能得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馬氏曰德必報之以德然後民知有所勸懲必報之以怨然後民知有所懲言有得失則必歸德有吉凶則必報民非后無能得以寧是民有德於后而必報之非民無以辟四方則是后有德於民而必報之此上下之報也君之於民時使薄斂此上有以報於下民之於君也出死斷亡而不偷此下有以報於上也陳氏曰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言觀之此章恐非夫子之言

右第十一章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方氏曰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雖不足以有德而衆將德之而裕矣故曰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忘人之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衆且怨之而不容矣故曰刑戮之民也愚按以德報怨雖似乎矯情然尤有與物相忘之意不失為寬厚長者若以怨報德則本心喪矣其舉措必大乖方自取滅亡者也

右第十二章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正法以民

孔氏曰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所欲而好仁凡人惡不仁皆有所畏今無所畏而惡不仁如此者少也君子講道先自已而始已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

愚按本無所欲而自樂善不倦本無所畏忌而自惡惡不為此率性之人其心即道也若夫衆人則有所慕羨而為仁有所忌憚而不為惡而已故君子議道必當安仁必當無所為而為以性之之功自期教人則必以勸善懲惡之法使人皆欣欣然有所企慕勸勉以進於仁有所恐懼備省而戒於不仁可也天下一人言聖人仁人不可多得也故中人以置法焉

右第十三章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疆仁

呂氏曰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利仁有欲而好仁也畏罪者疆仁仁者也知者利仁有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仁者則異此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其情則異也功者齊極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湯武之舉不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有不幸而致焉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叛畔過於愛兄孔子對昭公知禮過於諱君皆出手情而無偽故其仁可知方氏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者以三者

之情雖異及其成功則一未知其孰為仁者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者論語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是也仁者之為仁猶之生於陵者安於陵已矣故曰安仁知者為仁知仁之為已利則為之知不仁之為已害則不為故曰利仁畏罪者畏不仁之為功則強而好之故曰強仁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無失

三禮卷之九

吳氏曰又承上文而申其義人身既使之位右而上而左微下日用動作之便右優而左稍劣仁右義左猶言禮先樂後志至氣次云爾蓋仁者中心所具之德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雖先用後雖至用次故借右左二字以喻其有分非謂一尊一卑相去懸絕也仁之為樂以此心之在仁者言之故曰人也道之為用以事物之義理而言故曰義也人之氣稟得生物之氣多者仁厚而義薄得收物之氣多者義厚而仁薄仁者溫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嚴然之裁制故人尊敬之道者左也道者義也此二道字專指義而言至道義道考道三道字兼仁義而言五常之總名也至道謂道之極至而後加者即安仁之聖也義道謂道之以義而入門者即利仁之賢也考道謂道之以稽考尋究而後得者

三禮卷之十

即疆仁之人希賢者也全德純備不學而能仁粹渾成而包弁乎義是為安仁者之至道隨事詳察篤行乃能一以貫之義禮精熟而造詣乎仁是為利仁者之義道勇敢銳進悉心竭力十倍百倍其功以從義求仁而後可與利仁者為一是疆仁者之考道三者之德有異因其德差其位則至道之聖人可以為天下而為王義道之賢人可以為諸侯而為霸考道之亞賢雖未可為諸侯之長亦可保其諸侯之國而不失或下而為卿大夫士能保其家能保其身俱可謂之無失者鄭氏云有至下脫一有字今從之呂氏曰至道者至於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故曰至道以王義道者揆道而裁之者也所謂制節謹度是可以有國而長諸侯者也故曰義道以霸

右第十四章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憐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疆之資仁者也詩云豈水有世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鄭氏曰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然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取義也仕之言事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閔容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乎孔氏曰中心憫恤天性自仁者也率法而禮之取仁而行者也以大雅文王有聲美武王之詩以證性仁者其數長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故曰數世之仁又引坤谷風之篇證取仁而行唯在一身何暇憂其後世是終身之仁也呂氏曰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者義無定辨唯其所宜而已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

禮記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右第十五章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方氏曰器若器用之器道若道路之道勝言勝其任致言致其至舉若手舉行若足行論語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其言正

與此合儒行言溫良之本敬慎之地寬裕之作孫接之能禮節之貌言談之文歌樂之和分散之施其用雖不同至於本乎仁則一也孟子言天子之保四海諸侯之保社稷大夫之保宗廟士庶人之保四體其位雖不同至於本乎仁亦一也孔子言郊社之於鬼神禘嘗之於昭穆饋奠之於死喪射鄉之於鄉黨食饗之於賓客其禮雖不同至於本乎仁亦一也茲非取數之多乎以其數之多此勉於仁者所以為難也以義而度人則天下無全人故曰則難為人而望人則不求備於人故曰則賢者可知所謂賢者賢於人也與某賢於某猶賢乎已之賢同則彼善於此而已呂氏曰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以仁名之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以義度人盡

禮記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為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故賢者可知已馬氏曰子曰我欲仁斯仁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而云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何也此言有抑揚之理也蓋仁之道自其本而言之仁在我也在我者易以勉自其仁之成名而言之惟中心安仁者能之則是勉於仁者蓋亦難矣

右第十六章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

愛莫助之

陳氏曰詩大雅烝民篇言德之在人其輕如毛非難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尹吉甫於儀匹之中圖謀以求其能舉德者乃唯仲山甫能舉之我愛其人使其或有不及思效忠以助之雖愛山甫而欲助之而彼全德無可以致其助也呂氏曰君子之自待必全盡而後已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聖人之仁也雖未至焉不敢不勉
愚按上文無欲而仁無畏而不為不仁是好惡皆天性之流行秉彜之良無有汗壞不肖之弊習念念天真也此心安仁者心即是仁心之弊即是肫肫之弊心之用即是惻隱之用大本達道渾然天地生物之心也乃聖人之事也故曰天下一人而已顏淵不遺仁夫子

孟子卷之三

學五卷

十三

十一

右第十七章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朱子曰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言高山則可仰大道則可行吳氏曰引詩斷章蓋借仰高山以興行大道也鄉此大道而行之行至中半力不能進而後止若猶能進則不止也好仁之甚故力行不輟如此張子曰不知年數之不足是天壽不二也陳氏曰詩謂有高山

右第十八章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孔氏曰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人人謂天下衆人由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得其志意之所好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方氏曰自人言之則好莫如仁人能好仁則得其所好矣以其又此而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與苟仁矣雖有過易辭也况無過乎以仁者之過過於厚故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昭公知禮非無過也然周公之過過於愛親孔子之過過於愛君為君親而有過此其所以易為辭歟
愚按仁之難成故有下二者之弊人人本有所好也因仁之難成而人皆失其所好仁者木無以辭其過也因仁之難成而仁者得以辭其過蓋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人人沮于仁

孟子卷之三

學五卷

十四

十二

之難成則循于從欲之危而失其本心之好
矣仁者以萬物為一躬人之不仁雖人人之
罪而仁者不能與人為善之過亦不能逃也
今仁者藉口於仁之難成則安於夫人之不
善而自紓其不能成物之咎矣是皆仁之難
成之一言有以誤之也夫子嘗曰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
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右第十九章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
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
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三禮集註

卷五

十五

馬氏曰恭則不侮人禮也而未盡禮之道故
近禮儉則不奪人仁也而未盡仁之道故近
仁信則不欺於物情也而未盡情之道故近
情情猶言實也中以恭儉信為守而行之以
敬讓故雖有過其不甚矣恭而不與相競故
寡過物之所以不可信以其虛也其實則
可信儉則寡於欲而易以處故易容
愚按恭儉信三者皆美德而以恭為本恭故
能儉恭故能信故引詩以贊之言温温恭者三
德之基本也

右第二十章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
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所不能者愧人是

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
耻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
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
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呂氏曰君子固賢於衆人矣君子之所能衆
人必有所不能者矣使衆人做已之所能則病
矣使衆人自彰其不能則愧矣故聖人制行
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
為之法所以為達道也惟不制乎已故民知
耻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
耻則於仁也知所向矣非特此也制禮以節
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容

三禮集註

卷五

十六

貌以驗其文之著於外衣服以稱其德之有
於內朋友切磋相成以至於極而後已孔氏
曰朋友以節之謂相勉勵以極致於道也自
禮以節之以下取以欲民之專心壹意於善
道也馬氏曰君子已雖能不以已之能者病
人人雖不能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故制
行不以已民之賢者有所勸勉不肖者有所
愧耻以行其言言從而行之此行不違言之
意也自禮以節之至欲民之有壹者此言聖
人制行不以已之法也夫不足則後有餘則
後人之常情也故有禮以節之憤驕而不可
繫者其惟人心乎故有由中之信以結之此
所以正於內又不可不文於外故容貌以文
之衣服以稱之然外不可不資之以友故朋
友以極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
而成也聖人之教人俯仰之間無所愧作故

引詩之辭以地之詩之意非如此蓋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應氏曰五者輔道而來持之欲其趨向之專一也縱有懈怠而欲為惡者獨不愧於人而畏於天乎小雅何人斯之篇愚按不制以已如夫子教人為仁金不以已之所能者立法如克復敬恕言認之類皆各以當人力之所及者立法使之勤而可勉愧而可及至于禮以節之以下又皆從人生日用切近實事上為之使人皆有所持循專心一意以求仁也如此則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人人可為耳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

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

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

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

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

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鷩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

子不稱其服七雷切鷩音

陳氏曰此承上文容貌衣服而言欲有其德

行以實之也德謂得於已行謂見之於事詩

曹風候人之篇維鷩也俗名淘河常入水

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鷩人之魚以食未

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稱

其服周氏曰服其服而能文以君子之容者

然後可以服先王之法服有其容而又文以君子之辭者然後可以守先王之法言遂其辭而能實以君子之德者然後可以行先王之德行衰絰有哀色端冕有敬色甲冑有不

右第二十一章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

天子親耕築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

事於天子

應氏曰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利也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或益絜矩之道哉故天

子竭力致敬以事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

輔乎天子也孔氏曰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

子是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按小宰註云天地

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

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

宗廟則用以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相鬯鬯人

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以芬芳

調暢故言秬鬯得以事上帝某氏講義曰貴

賤皆有事於天下乃君子之所謂義也天子

親耕藉田為築盛以克簠簋為秬鬯以實尊

鬯勤勞駁奔走以輔事天子也天子所以事

上帝即諸侯所以事

右第二十二章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
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後仁信
讓以求後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
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
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
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
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
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孔氏曰恭敬節儉以求為仁信實讓退以求
為禮不問利祿得之與失恒行其是不苟易
其道也莫莫葛藟此早麓之詩又引大雅之
詩以正上文求福不回方氏曰恭儉可為仁
之用信讓可為禮之用故以役言求役者求
仁禮之役也事雖為人尚已未嘗自尚之
也身雖為人所尊已未嘗自尊之也儉於位
非貪位也寡於欲非慕祿也謙於賢非爭名
也卑已故能尊人小心故能畏義君子之為
此者蓋作求哉求以事君而已以是事君而
得君者義也以此是事君而不得君者則有命
存焉庇民者止足以覆物君民者又足以命
物若舜禹之受禪文王之受命用公之攝政
行若民之事也雖然豈嘗有是心哉葉氏曰

恭儉求後仁故不自尚其事儉於位寡於欲
皆後仁之事也信讓求後禮故不自尊其身
讓於賢卑已以尊人皆後禮之事也小心而
聽天命所以事君所以知人得之不得自是以
為臣有事君之小心而天子又薦之於天唯
舜禹為有命為臣而有君民大德天子不薦
之於天惟文王周公為有義愷弟君子民之
父母求福不回義也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命
也若湯武則反其常分亦義之變所以不及
言之

右第二十三章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

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

情過行帶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
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孔氏曰列主時之行迹作諡以尊敬生前之
声名傳於後世也大謂誇大既不欲行過於
名故不自誇大其所為之事不自加尚其所
為之功所以求處情實不欲虛為矯飾也方
氏曰生有名死有諡有諡則諡其名矣故曰
諡以尊名公叔文子之子請益而言請所以
易其名者是矣諡以諫行而為之然行不一
也其有不勝言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為之節故
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壹
節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則名不浮於行矣

聲聞過情君子耻之自大自尚者迹於為故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人之過也多過於薄况過而不改乎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敵人之善害人之功是如賢而已故彰人之善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凡此皆自卑之道也揚子曰自下者人高之易曰卑而不

右第二十四章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

行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呂氏曰后稷之教民稼穡無此疆爾界天下之利萬世之功也其為烈也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然猶不自以為功自謂便人是事之人而已孔氏曰上言君子耻名浮於行故以名後稷之自謂便於稼穡之人故實行過於虛名也陳氏曰后稷功烈之在天下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遵而用之哉固當以仁聖自居矣惟欲行之過於名也故自謂便習民而已

右第二十五章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

子民之父母凱以疆教之弟以悅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之父母矣非至德其詭能如此乎

鄭氏曰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父母呂氏曰此言君子之仁無乎尊親先儒訓凱為樂弟為易此云疆教之悅安之宜君有異詩有凱風周官王師大猷則奏凱樂左傳高陽氏有才子謂之八凱凱風鼓動長養之風凱樂戰勝之樂八凱謂之才子則性和而有才者皆有盛疆之意故訓疆兄弟之弟孝弟之弟皆順也有悅下之色故訓悅疆教

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也悅安之者得其心之謂悅以使民忘其勞也安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悅安也毋荒則有教矣有禮強教也親則悅矣威莊強教也安則悅矣孝慈悅也敬則有教矣強教則父之尊存焉悅安則母之親存焉此言君子仁之道如此非聖人莫能與也馬氏曰此言仁之難其成也嚴有以致其尊愛有以致其親然後為功之成也凱以強教所以致其尊而率此言仁之成也凱以強教所以致其尊而率之內也外也弟以悅安所以致其親而和之於以致其親故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有親親有以故曰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可以此有後可以為民父母矣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呂氏曰尊親之義自父母而推之當其疆教地則不絕以恩故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當其悅安也則有收而無絕故賢則尊之無能則憐之此父母尊親之異也水者民狎而說之火者民望而畏之此水火尊親之異也地近人可得而履天遠人不可階而升此天地

尊親之異也君之命見於事近人而可行也鬼之道存諸理遠人而不可私也此人鬼尊親之異也應氏曰命者造化所以示人者也

應氏曰父主於敬尊而不親母主於愛親而不尊士則近於人而有利可爰故親而不尊天則遠於人而威可畏故尊而不親令則令人於明而近於人者也鬼則相人於幽而遠於人也

右第二十六章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

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賞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敝

音驢

孔氏曰夏尊命謂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樂事勸功也夏尚仁恩民承寬裕及其衰末猶有先世遺風蠢愚謂情不澆詭驕野質朴不競文華如淳朴時也殷代尚虛無故其敝

不安靜周人尚禮往來施會之事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機巧多文辭而無慙

愧共相賊害而因弊以其禮失於煩致然也呂氏曰凡尊之道鬼也神也威也罰也凡親之道人也命也禮也祿也賞也施也所尊所先者其尚也所遠所後者其不尚也夏尚忠忠者奉上故尊命殷尚質質者不欺故尊神周尚文文者多儀故尊禮遠鬼神而近人者謂外宗廟而內朝廷備祭而畧盟誼也先鬼而後禮者謂外朝廷而內宗廟先盟誼而後祭享也賞罰用爵列者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命夫命婦不躬坐獻訟之類雖至於文亦人情之近厚者所以親而不尊也先王之政苟無道以救之其未也不能無敝如清之未至於隘和之未至於不恭也忠之政使民近人而已不求其

所不能知勸於為善而已不責其所不能尚
 及其末也人不知進於學故守其顯蒙不困
 於刑罰故不為詐諛其民則蠢而愚其風則
 喬而野其事則朴而不文也喬高大也如厥
 木為喬之喬妄自高大而無文乃蠢愚之風
 也不必音為驕也忠之敝致於愚而野故殷
 人尊神而救民知敬於鬼神則莫非誠也
 誠則質矣尊神者使知敬於幽先罰者使知
 敬於明而已及其末也求神於虛無不可知
 之域則茫然不知其所安畏威於無所措手
 足之地則不知禮義之可貴故其民動而不
 靜其俗勝而無耻也質之敝尚鬼而遠人至
 於勝而無耻故周人尊禮以救之禮人文也
 人文之著則上下有等親疎有辨及其末也
 溺於艾而不求其實徇於末而不反其本故
 其事則利而巧近人故苟利尚文故巧也其
 俗則文而不斲文勝質而不知義也其民則
 賊而敝不及其本故賊於其末不求其實故
 敝於虛文也方氏曰天下之理始乎有成終
 乎有敝三代之政各有尊尊方其所尊則各
 有所成也始既各有尊尊而終不免各有所
 所敝故皆言民之敝焉然豈民之罪哉政使
 之然也亦豈政之罪哉勢使之然也故三代
 相承各有救敝之政使之通變而不倦新
 而不窮也雖然近人而忠者夏周之所同也
 而夏之敝則民喬而野周之敝則文而不整
 何哉蓋夏之近人本乎尊命而周之近人則
 本乎尊禮命之所制者簡故近人之敝文而
 而野禮之所節者煩故近人之敝文而不整
 其源既異其流亦不同王氏曰此章不致信
 以為孔子之言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
 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疆民未瀆
 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呂氏曰夏尚忠忠者以行不以言故未瀆辭
 不求備者不責人之善故政令簡不大望者
 不竭人之忠故貢賦輕此民所以易從而未
 厭其親也忠之俗衰行雖備猶不足以使人
 信故殷使瀆辭瀆禮者再三告之如盤庚三篇
 是也然殷尚瀆辭瀆禮之瀆而尚未以繁縟之
 文治之故未瀆禮責人之信已必從而後已
 所以未備於民也質之俗衰辭雖瀆未足以

取信於民故周始瀆禮分致其辨文致其詳
 責人也嚴教人以敬故禮先於祭祀至敬而
 不神則未瀆神至周未信詎盟事祈禱瀆神
 矣強民驅之於善從之有爵賞不從有刑罰
 故爵賞刑罰窮矣具氏曰夏禮尊命未有言
 辭之疆聒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十字釋
 上不求備三字敘雖尊神而未瀆禮之繁
 縟周人尊禮則強民以其所不能行者矣雖
 敬事鬼神而能遠之則猶未瀆神也夏先爵
 賞以勸人之善為急殷先刑罰以懲人之惡
 為急周雖用夏之爵賞而不足以勸用殷之
 刑罰而不足以懲故曰窮矣蓋明殷之後時
 愈難治故也馬氏曰夏之時其民淳故君民
 者無所求備不大望於民則民樂推之而不
 厭故曰未厭其親殷人尊神於禮猶畧故未
 瀆禮周人雖尊禮而於事神之禮猶畧故未

瀆神方周之時比有長間有胥鄉有大夫其政
致詳其法致嚴而善惡無所逃於其間故賞
爵刑罰極於此矣陳氏曰未瀆辭以其尊命
也未瀆禮以其後禮也未瀆神以其敬神而
遠之也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即省刑罰薄稅
斂之事未厭其親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忘
也言夏之民未厭其親則殷周之民不然矣
強民言殷民不服而成王周公化之難也賞
爵刑罰之制至周而詳悉備
具無以復加故曰窮夫

右第二十八章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呂氏曰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也畧故寡怨於民殷周之道文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

禮記卷之五

三十七

則窮刑罰以驅之故不勝其敝陳氏曰前章言夏殷周之事此又兼言虞氏以起下章

右第二十九章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

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至謂至極虞夏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不勝其質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呂氏曰三代所尚非苟為異亦因各時救敝而已繼周者未有以救之楊墨韓莊所以肆行於戰國也方氏曰殷尚質而此以文為至者蓋殷之文存乎時殷之質存乎人為其時之文故人尚質以救之而已若夫其道則瀆辭是其時之為文也其色則尚白

是其人之為質也

右第三十章

子言之後世雖有作者虞舜不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民有憫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親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南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禮記卷之五

三十八

呂氏曰堯蕩蕩乎民無能名舜事堯者也治民之道可得而言故言治者稱舜而不及堯也三代之道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不免一偏若虞帝則有母之親故有憫怛之愛有父之尊故有忠利之教愛則能安教則知敬親則愛尊則威也富而有禮者節於物義也惠而能散者周於物仁也富而有禮故耻費恐用之不以道也惠而能散故輕實蓋不必藏於己也愛之至則必忠忠至於犯則不敬敬之至則有義一以義斷或入於不順敬主於別別則文文而煩則不靜愛主於恩恩則寬寬而踰則無辨天下敬之則德威也天下愛之則德明也又曰憫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於其子也非要譽於他人也於誠心而已忠利之教若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作為衣裳舟楫曰柝孤矢宮室棺槨書契使

天下利用而不倦是皆有教人以善之誠無所不利之功者也富而有禮節於物者也惠而能散周於物者也義以相正而不傷乎割文以相接而不傷乎動故寬裕有容而容之中有辨焉周氏曰自其有憺怛之愛而至於惠而能散者特舜之祖述耳果舜之極致則至於寬而有辨者特舜之德廣耳果舜之道化則豈止於君子者哉

右第三十一章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子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受其

禮記卷之五

三九 四十四

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鄭氏曰言臣事君必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為君言也免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於事也方氏曰先資其言者先以言為之資也拜謂受其命也獻謂效其能也獻其身將以行其言也能行其言故足以成其信臣能任責則非尸祿故受祿不誣臣能效死則非有罪者矣故受罪益寡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不言無罪止言益寡而已應氏曰資憑藉也古之為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胸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為藉然後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已以求售也如書之有靖自獻致命而無所愧也諛諛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光資之言也齊桓問答而為書燕昭令

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質之也言於先而信於後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壇東向之蒼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馬氏曰受祿不誣言不素食也

右第三十二章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

曰不家食吉

呂氏曰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美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先儒謂利為祿賞人臣事君各效其忠而已言入而遂望其祿賞乃小人之道非所以

禮記卷之五

三九 四十五

事君也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此君之所以報臣非臣之無以望君者也受之有義亦稱其大小而已小言而大祿報踰其分大言而小祿則君不我知亦不可受也王氏曰此非孔子之言

右第三十三章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敷以女

孔氏曰所引小雅斷章取義明非善人不與之友也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如耻其君不及堯舜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者也下達者趨乎汙下如謂吾君不能逢君之惡

者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尚
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自者所由以爲
主者親近臣以其所主親遠臣以其所爲主
主離直侍人春環非其人而自之也非其人
而自之枉已以事君者也三者皆不正非所
謂靖共正直也人臣敬治其職所與正直則
神特福之况於君乎陳
氏曰自所由以進者也

右第三十四章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調與

孔氏曰與君疏遠強欲諫諄是論人望欲自
達祭祀之尸無言辭而受享祭近臣不諫與

三禮卷註

卷五

尸之受利也呂氏曰非其職而諫以求自達
故曰諫有言責而不諫則曠官懷祿固寵主
於爲利故曰尸利方氏曰遠而諫似忠而非
忠近以爲諫耳近而不諫似慎而非慎以
爲利耳王氏曰遠而諫則
諫非孔子之言

右第三十五章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邇臣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贊於君以調和
其事大臣謂二伯州牧亦兼冢宰但冢宰居
中故言正百官耳葉氏曰邇臣三公四輔也
百官所可有所否故守和冢宰天官也君史疾
所自出故慮四方應氏曰其序先君德而後

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宰以識言大臣以
位言自三公以下皆是不特六官方氏曰所
謂守和過於和則流而爲同不及於和則言
而爲異故在於能守守則適中而無過與不
故之

右第三十六章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陳氏曰諫者止君之失陳者揚君之失借詩
以爲喻言我有愛君之心欲諫其過胡不言
乎縱未得進諫亦藏於心而不忘但不以語
他人耳吳氏曰引詩中心藏之不欲陳其過

三禮卷註

卷五

於外之意

右第三十七章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

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呂氏曰所謂位有序小德後大德小賢後大
賢也所謂亂亂賢不肖倒置也君信我可以爲
師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也信我可以爲
國政雖待以季孟之間亦不進也肅肉不至
而即行問陳而即行君子之道正君而已狂
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人之相見三揖至於
階三讓以賓升而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
送賓去不顧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主人

之意已憚而不辭則賓主之分亂矣可仕可已可見可辭進退之義一也

右第三十八章

子曰事君三遺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要吾弗信也

陳氏曰不出竟實無去志也謂非要利可乎呂氏曰孔子在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母之國也孟子在齊三宿出晝與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竟而去君子之義可見矣

右第三十九章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禮記卷之

聖人

三

鄭氏曰輕交易絕君子所耻延平周氏曰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

右第四十章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可使為亂

呂氏曰貴賤貧富生殺君所操以御臣之具也亂者違乎禮義也理義人心所同然君若臣臣父父子子所以保天下國家也臣之事君惟命之從及違於理義則臣得以爭於君匹夫不可奪其志君以我為賢則可處之以富貴以我為不肖則可處之以貧賤以我為無罪則可生以我為有罪則可殺六者惟君所命其不可奪者吾之義理而已

右第四十一章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

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

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孔氏曰在軍旅之中不辭危亡之難在朝廷之中不辭卑賤之位得志謂君使當已之才也終事謂事畢也既本非已才事竟即辭而退也得志及不得志並從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引易蠱卦上九爻辭以證終事而退石林藥氏曰位軍旅則以勇故不辭難位朝

禮記卷之

聖人

三

廷則以仁故不辭賤處其位而辭難辭賤則事不治而亂呂氏曰此篇言亂者有三易進而難退則亂亂於賢不自者也不可使為亂亂於名實者也得志者合所使之臣素志也否則不合其素志也臣受命雖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敢於不得志而無悔也仕而不事事則不恭君命盡其義而無悔也仕而不事事則不恭君得志而不去則懷懷與不恭皆君子所不由故不得志者雖執慮以從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所以自免而不累乎上故曰臣之厚也

右第四十二章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重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責責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鄭氏曰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為君不易矣姜姜責責爭鬪惡貌良善也孔氏曰此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君之出命不可不慎呂氏曰君之命出乎禮義則為順為臣者將不令而行君之命不出於禮義君為逆為臣者雖令而不從矣此逆命順命之異詩刺衛君無德國人耻以為君蓋言君逆天命則臣子亦逃君之命

中庸卷之三十五

右第四十三章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

餒音附
餒音談

中庸卷之三十五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切音嗣方氏曰不以口譽人則言之所與必發於心不止於外貌故民化之而作忠焉若問人之

張子曰盡極也取也有道是有實也有實則行有文章也無實則言有文章也行有文章則莫非實事也言尚浮華則唯虛辭相譽而已無其實也故君子問寒則衣之稱美則爵之今言無其實美求益與夫相親相依之言皆相奉而已呂氏曰枝葉者幹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乃文於辭詩曰巧言如黃顏之孛矣乃辭之文也辭有枝葉則有言而無實問所費於喪者而不能賻問所欲於病者而不能饋問所舍於客而不能館則其言也不出於誠心君子耻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愈也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以苟悅人故如水淡而可久於此三者不能惠則不問此交之所以全而無後怨故曰淡以成小人之接

右第四十四章

子曰君子不以信故如醴之甘而不可久於斯三者能問而不能惠取悅於頃刻而不顧其後此交之所以難保故曰甘以壞故九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人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甘言人則受其盜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寒則衣之之類皆非口譽之事口譽者內外之不相應也

右第四十五章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

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

旦旦不思其反及是不思亦已焉哉音以晏

於諫

呂氏曰有求而不許始雖拂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小人而不踐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呂氏曰口惠而實不至則害信之大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三禮纂註

平五卷

三七

言

立危國亡家之本此怨菑所以及其身方氏曰口惠者始終之不相副者也陳氏曰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始焉不思其反覆今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

右第四十六章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

穿窬之盜也與

孔氏曰色親人謂以虛偽善色詐親於人也情疏貌親內外乖異心不慈實怕畏於人如細人姦盜也方氏曰貌雖親而情實疏恐人之見其情也又何異穿窬之盜呂氏曰穿窬之盜欺人之不見以為不義而已色親人者巧言令色足恭無誠心以特之情疏貌親主

於為利亦欺人之不見也

右第四十七章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應氏曰情之所蘊必盡誠辭之所發必中節陳氏曰情欲信即大學意誠之謂也巧當作考即曲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也否則為無稽之言矣王氏曰辭欲巧决非孔子之言巧言令色鮮矣仁

右第四十八章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

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

不違卜筮

三八

言

呂氏曰郊所以事上帝卜日而用之不敢必其期也卜牲而養之不敢必其物也是乃不敢以私褻事之也卜月者如冬至至團丘以祀天神夏日至方澤以祀地祇四時迎氣用四立此皆素有定日不用卜至於它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也它祭祀之當日既不可違故曰不犯日月不違卜筮之吉則不可違故曰不犯日月不違卜筮之犯之皆不敬也記曰大饗不問卜此謂日月之素定者如冬至之日至之類它則皆卜如啟蟄而郊郊用辛之類劉氏曰此經言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而又云大事有時日

呂氏以為冬至夏至天地之氣用四
立它祭祀之當不可犯也素定之日
非此則其他不可遺也然曲禮止云
大饗不問卜周官大宰祀五帝十日祀大神
示亦如之太卜大祭祀祗高命龜春秋春禮
又有卜郊之文郊特牲又有郊用辛之語是
蓋互相抵牾未有定說馬氏曰祭義曰雖有
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
地與此
同意

右第四十九章

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牲

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音成

音成

鄭氏曰襲因也大事有時日有事於大神有
常時常日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
筮之剛日柔日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
之外內別乎四郊於簡純也方氏曰牲牲天
產案盛地產禮者威儀樂者節奏於物則有
天產地產於事則有威儀節奏物雖盡荷
或有違於筮龜焉又烏能幽無則神之害明
無百姓之怨乎故先王之於祭事不特卜日
而又卜尸不特卜尸而又卜牲也違龜筮而
百姓怨者則以鬼神依人而行故也鬼神有
害則百姓有怨可知鬼神有禍福故曰害百
姓有休戚故曰怨葉氏曰無害於鬼神祭則

受福無怨乎百姓則得其驩心故先鬼神而
後百姓者亦以祭祀為主

右第五十章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
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鄭氏曰富之言倫也以傳世之祿其儉者之
祭易備也

愚按祭后稷之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
其辭恭也其職共乎稼穡是其欲儉也粒我
烝民莫非爾極是祿及于子孫也引詩以證
其自肇祀以來至于今日功德愈光久而無
罪則祭之
易備可知

禮樂齊盛

音成

音成

右第五十一章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
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
不卜處太廟

鄭氏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
伐出師若巡狩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春
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饗其祥守筮守國
之筮國有事則用之道以筮者始將出卜之
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它國則不筮不敢
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於天子因國
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天子不卜
處太廟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吉可知孔

氏曰大人謂天子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雜用也饗時則用燕則不用也天子大事不徒用筮而已燕用卜也故筮人云國之於事先筮而後卜此云無筮無徒筮耳不謂全無筮也

右第五十二章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遺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孔氏曰冠昏亦不用燕器左傳魯衰公冠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饗之禮行之是也敬事

三禮集註 甲五卷 甲十一

君長謂諸侯朝天子及小國之於大國呂氏曰君子之事天地鬼神與事其君長其敬一也故敬則用祭器以事鬼神敬之敬之至也敬則用祭器則私褻之用皆以燕器如敦牟危匱之屬是也不廢日月者事其君長各有日月如歲之有朝觀宗週一日之有朝夕不敢廢也不遺龜筮首欲見其君上及其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事天地神明言不犯日月者以其有素定之日而犯者它祀之卜曰不可犯也此云不廢日月亦有素定之日常行之而不可廢也如此則上之禘于下之事上莫非敬也故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也張子曰以聖人之智非不能為後之器血須要作邊豆簋簠以祭欲不便於祭用也若衰用則自有燕器惟是大賓客至敬則用祭器方氏曰祭器所以事神燕器所以事人

以事神之禮事之則敬可知也不廢日月不遺龜筮凡以至敬而已故曰以敬事其君長不瀆於民者不為民所瀆也下不褻于上者不為上所褻也

右第五十三章

記汎論之辭凡五十三節

三禮集註 甲五卷 甲十二

卷之四十五 終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六

禮記

緇衣

通論

呂氏曰此篇大指言為上者言行好惡所以為民之所效則不可不慎也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故以是名篇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

朱子曰緇衣兼惡惡獨以緇衣名篇者以見聖人有心於勸善無心在懲惡也舊第三十

三禮纂註

甲六

乙

三禮

三吳同
今從之

子言之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鄭氏曰言君不肯重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
呂氏曰上好信則民其敢不用信易事者好
信故也易知者莫敢不用情故也上以機心
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報上上下下之機心相勝
姦生詐起犯者莫之勝禁欲刑之不煩不可
得矣劉氏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
易知好惡悖於正喜怒失其常於是其有匿其
誠信以為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為阿諛者包
其禍心以為詐僞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
罰者奚所弗至哉為下如是可謂難知也

右第一章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怨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鄭氏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好賢之甚巷伯惡惡之甚呂氏曰雖好善而無誠好之心則雖賞而不勸雖惡惡而無誠惡之心則雖刑而不懼好矣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不必爵命之勸而民起怨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不必刑罰之施而民畏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為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愚按緇衣之好賢既為之改其衣又適其館又授以餐服勤篤厚有加無已故曰好之篤

三禮纂註

甲六卷

二

三禮

巷伯之惡惡既投之虎狼又投畀有北又投畀有吳深惡痛絕不與並生故曰惡之深雖然此特大夫士以下之好惡耳若天子諸侯之好賢則必舉而登之於位惡惡必議而加之於刑也

右第二章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子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

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音

鄭氏曰格來也逃也孫順也甫刑尚書名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以嚴刑乃作五虐堂尤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皆為惡起倍時也三苗由其自服故有格心格言其至也刑政者治民之末疆其必從故有逃心逃言其裁也心裁於內而外服之迫之以刑政之嚴而仁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也恭以進之禮則恭而已陳氏曰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有信逃謂逃逃荷免也

三禮集註

甲子卷

三

六

右第三章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大學曰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鄭氏曰不從其令言民化行不拘於言甚者甚於君也民之從君如景逐表陳氏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彼皆從而非猶表正而景端表枉而景枉也故謂民之表

右第四章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大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又曰一人定國陳氏曰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人為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也此所以禹以一仁君立三年而百姓皆以仁遂故引詩書以明之

右第五章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變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

孔氏曰上好仁則下皆為仁爭先故為君者章明己志為真正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則民致盡仁之意以悅樂其上矣馬氏曰爭先人而為仁者當仁不讓於歸也方氏曰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茲非上好仁乎民致行已以悅其上者茲非下之為仁爭先乎

右第六章

三禮集註

甲子卷

四

三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
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
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
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正不訥于儀

吳氏曰綸以絲合為小繩可用以鉤呂氏曰
如絲如綸如紼言其端甚微其末甚大也綸
紼也大於絲矣紼大索也大於綸矣大人者
王公也游言者無根不定之言也易曰誣善
之人其辭游為人上者倡之以誠惡為實之
言天下猶有姦欺以罔上者苟以無根不實
之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
慎乎言不高於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高於

三禮卷註

甲卷

五

言必為可繼之道也詩言善慎其容止不遺
於先王曲禮之儀引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

右第七章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
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

徐音

陳氏曰道化誨之也道人以言而必慮其所
終恐其行之不能至則為虛誕也禁謹傷之
也禁人以行而必稽其所敝慮其未流之或
為也呂氏曰進恥於善者夷考其行而不掩

猶不免於狂况不在於善者乎故曰言必慮
其所終夷惠之清和其未猶為隘與不恭故
曰行必稽其所敝西山真氏曰道人以言者
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
道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禁人之不善
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已而後可以
非諸人自巳無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從
之已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
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
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
則患將不勝揀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
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
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
有不反而為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
為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敝有隘不恭
之失况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

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
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

三禮卷註

甲卷

六

言必為可繼之道也詩言善慎其容止不遺
於先王曲禮之儀引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

右第八章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
民德壹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

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鄭氏曰貳不壹也華文章也孔氏曰從容有
常謂舉動有常度壹謂齊一不參差馬氏曰
處人之上其衣服容貌亦不可以無常然後
民望其容貌而德歸於一陳氏曰周忠信也
馬氏曰狐裘黃黃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
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

陳氏曰道化誨之也道人以言而必慮其所
終恐其行之不能至則為虛誕也禁謹傷之
也禁人以行而必稽其所敝慮其未流之或
為也呂氏曰進恥於善者夷考其行而不掩

歸於周實以君子之德也
愚按衣服不二者其德一也其下化之故其
德亦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

右第九章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
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
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音

告

孔氏曰可望而知謂貌不藏情望見其貌則
知其情可述而志謂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
述叙而知呂氏曰若上有深阻難測之意則

三禮集註

平六卷

七

三禮集註

雖言而未諭下有隱匿不忠之情則雖言而
不可信况於志乎馬氏曰上以誠而接其下
下以誠而事其上上以使下下以事上皆以
誠則君臣之間有同而無異故君不疑於其
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其德一也陸氏曰可
望而知言表裏如一也可述而志言先後如
也

右第十章

子曰有國者章義廬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詩云慎其爾位好是正直丁但切

性之本未嘗不善因物有遷而習於惡則惡
者其偽也有國家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於

所習然後為惡故為善則彰之使民知善之
可為為不善即廬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示
民有從厚之善則民致一於善而歸厚矣是
以民情不貳引詩言章善之理也

右第十一章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
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
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撓其所不及不煩其所
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瘞小
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注讀為義音末

孔氏曰上多疑貳則百姓惑下懷欺詐則在
上治之勞苦也不重辭不尚虛辭也不撓引
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不煩亂君所不知之
事則君不勞苦鄭氏曰儀當為義言臣義事
則行也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廬病也此君
使民惑之詩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
唯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胡氏曰上
懷疑則民惑於好惡下不易知則君勞於聽
察故君當明好惡以示下臣民亦不可強君
以於難知難行之事呂氏曰以君之力所不
及而撓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
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徒為難從難聽以勞其
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方氏曰示民不以
信則為上之人可疑可疑則百姓其有不惑
者乎事君不以忠則為下之人難知難知則
君長其不勞者乎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

三禮集註

平六卷

八

三禮集註

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
淫若是則上下無可疑者故曰民不惑矣臣
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凡有所
行者無偽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辭矣馬氏
曰君德不一故曰上人疑則非所謂可望而
知也故百姓惑臣德不一故曰下難知則非
所謂可迷而志也故君長勞至道利宜不利
壅利明不利然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
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好在善而遷善以
成俗慎惡以御民之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
善之所惡而淫僻之行有所不敢為故民不惑矣

右第十二章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

禮記卷之九 四頁

刑罰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祿

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孔氏曰賞罰不可輕褻康誥云刑罰必敬而
明之甫刑戒君臣言所監者皆是伯夷布刑
之道引之証重刑之義馬氏曰政教者爵祿
刑罰之本也爵祿刑罰者政教之一端政已
行教已成天下曉然知善惡之所在故加之
爵祿曉然知善之可勉加之刑罰曉然知惡
之可耻世衰道微政教不立雖加以爵賞而
不足勸加以刑罰而不足耻蓋不知善惡之
所在故也當此之時為上者不可以褻刑而
輕祿當以政教先之也

右第十三章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宰則忠敬不足而富貴

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

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

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

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

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

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周毗志切）音無

鄭氏曰葉公楚縣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

願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

禮記卷之十 四頁

嬖御人愛妾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

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孔

氏曰大臣雖或不與上親政教煩苛百姓不

宰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以致然由

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

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也若無與小臣而

謀大臣之事無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無以

內臣共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人之臣豈

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

相陷害故不圖謀若能如此則內外情通小

大意合大人不怨恨於君也近臣不為人所

非毀遠臣不被障蔽也呂氏曰大臣不親民

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宰蓋由臣之忠不足

於君則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而無信

任之意猶犬馬畜之而弗敬也事至於此必

有邇臣嬖寵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事故

曰大臣不治而通臣此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為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通臣寵服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為道不慎則風俗懷矣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乎不以使遠臣問近臣則近臣疾其君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任臣之大害也引葉公之顧命以證此三事陳氏曰大臣推重常見謀於小臣小臣之謀得行則大臣退故怨近臣所親任常見言於遠臣遠臣之言或聽則近臣疏故疾外臣遠於王易為內臣所圖矣內臣之圖得用則外臣之功業不上達於王故蔽謀者名實未審從而謀之圖如國土地之圖合內外遠近而圖圖之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也其所以擠隔之可謀而已若內臣之於外臣則勢

是謂寡註 卷六 十一 四百

足以為圖之故於小大言謀內外言圖怨起乎心疾作於外疾不如怨之深也故於大臣言言淚

右第十四章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孔氏曰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則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觀

唯親羣小政教所以煩亂也所引詩書證不親賢也方氏曰上失其所親信而民化之亦然雖教之亦有所不勝所以為煩而已馬氏曰大人以位言之夫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欲親其所賢而賢未必親未嘗不欲味其所賤而賤未必不信葉公之戒毋以嬖御人疾若后毋以嬖御士疾若士大夫卿士者凡以此也言賢則知德者為不肖之行也言賤則知賢者有可貴之德也上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所親雖區區於教令之煩民未必從之蓋其令及其所好則民未有從之者也陳氏曰詩小雅正月篇言彼小人初用事未我以為則法惟恐不得既而小不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讐然不用力於我矣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書君陳篇蕪引之皆為不親賢之證

是謂寡註 卷六 十二 四百

右第十五章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棄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人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裘在笥惟干戈省厥

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違尹

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

終芳貴切音悅魚

鄭氏曰皆在其所衰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
覆沒不能自理出也水近人故或沫之游之
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費猶惠也言口多
空言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悔
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民不溺於人道而心
脚許難卒告諭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陸
虛而慢之分崩然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故
君子不可不慎慎所可表乃不溺矣越之為
言履也言無自顛覆女之政教以自毀敗厲
至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
三禮彙註 卷之六 十一

三禮彙註

卷之六

十一

晉書

三禮彙註

卷之六

十四

晉書

也與人交際不能無言古之君子辭達而已
不費而煩在已則費於人則煩不能無過過
言之甚至于害德喪身以覆邦家易出而不
可悔非口之溺人乎民至愚民至惑乃知者
貴者之所易也唯思也故閉於心而不可以
理喻唯賤也故有鄙心多怨而無耻為王公
者慢而不敬則輕身輕身無所不至此民所
以溺人也馬氏曰德易狎而難親此釋水近
於人而溺人之意也陳氏曰小人民也水為
柔物人易近之然其德雖可狎而勢不可親
忌險而不知戒則溺矣君子士大夫也言行
君子之樞機出好與戎皆由於口於已費則
於人煩出而召禍不可悔矣夫人謂天子諸
侯也國以民存亦以民亡蓋惟其蔽於情而
不可以理喻故鄙陋而不通書言可畏於民
此所以不可慢也棄而不保則離叛繼之矣

右第十六章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
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
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
惟曰怨

方氏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
以民為躬者言休戚同於民也躬雖致用於
外然由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
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躬之所保故曰心以
躬全亦以躬傷孔氏曰詩人稱昔吾之有先
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清黎國家所以安

三禮纂註

平六卷

十五

也都邑所以成也庶入所以生也此逸詩也
鄭氏曰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
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為者正盡勞
來百姓受念之者與疾特大臣專功爭美陳
氏曰為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正天下
也幽王不然權移於下故詩人傷之曰誰能
秉國成不能秉國成則政出多門而不自為
政矣政多門則多事百姓所以勞也天之於
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
吝則為上者可不敬乎陳氏曰此承上文大
人漸於民之意而言昔吾有先正以下五句
逸詩也下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之篇言今
日誰人秉持國家之成法乎師尹實秉持之
乃不自為政而信任羣小終勞苦百姓也資
書作咨此傳為之誤而下復缺一咨字則不
取書文為定乃讀資為至今從書以資屬上句

右第十七章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
無類也

身不正故義不壹言不信故行無類不壹謂
不能專於其身也無類謂無以副於其言也
長樂陳氏曰身正然後無好惡之行是以行
有類身不正則動皆反常其形於可見之行
者斯無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
至於壹不信則德二三其見於事君之義者
斯不壹

右第十八章

三禮纂註

平六卷

十六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
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
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
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孔氏曰下之事上當守其一言源有微驗行
須有法式言行不安守地善道名志俱善欲
奪不可也質而守之親之畧而行之皆謂聞
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引成王戒君陳之言與
曹風鳴鳩之篇證為政酒齊一也呂氏曰有
物則非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歸于
一而不可變生由是死由是故志也不可得
而奪也多聞所聞博也多志多見而謙之者

也質正也不敢自信而質正於衆人之所同
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勿失也親之者問
學不厭也雖由多聞多志而得之又當精思
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故曰精分畧而行之畧
者約也此皆義一行類之道也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此言當謀之於衆取其同然也淑
人君子其儀一也此言君子之行卒歸於一
也陳氏曰行無類則非所謂行有格也義不
壹則非所謂言有物也志者言行之所由出
名者言行之所由成言有物行有格則志之
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著是以生則不可
奪志死則不可奪名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成王戒君陳以政之廢興而
安危治亂之所繇故出入之際當以衆智而
虞庶之庶言雖同又當繹其是非也言此者
無非以明行之有格也

三禮彙註

平六卷

十七

四百六十一

右第十九章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
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
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呂氏曰先儒以正爲匹只作正字亦可胡氏
曰君子正直是與故好之小人惡直醜正故
毒之陳氏曰君子取友以端故能好其正小
人之交皆其類而已故毒其正君子好之小
人毒之道相異也鄉也方也言其所聚善惡
各以類而善不同於惡惡不同於善故能成
其信是以朋友之邇者信而不惑遠者亦信
而不疑邇者不惑儒行所謂並立則樂相下

不厭也遠者不疑儒行所謂久不相見聞流
言不信其行也馬氏曰君子之朋友有鄉所
謂直也諒也多聞也其惡有方所謂便辟也
善柔也便佞也

右第二十章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
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
攝攝以威儀

孔氏曰此明朋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攝
攝佐也賢而貧賤則輕絕是好賢不堅惡而
富貴則重絕之是惡惡不著如此者是貪利
之人方氏曰可友者以其賢可絕者以其惡

三禮彙註

平六卷

十八

四百六十二

然賢者不必富貴惡者不必貧賤苟輕絕貧
賤而重絕富貴乃勢利之交而已陳氏曰詩
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所以相檢攝者在威
儀以喻不在貧賤富貴也

右第二十一章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
我示我周行

陳氏曰上文言好惡皆當循公道故此言人
有相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
留之於己也引詩言人之愛好我者示我以
大道而已引之以明不留私惠之義呂氏曰
此章之君子所好既不容私亦不欲人之私
好於我也私惠於我知其不足以歸德君子

亦不受也故曰君子不自鬻焉引詩言受人之好以示我至公而不比故也

右第二十二章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

服之無射

射音亦

呂氏曰登車而有所禮則馮式有式則有車無車則何所馮而式之乎衣之必必有敝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蓋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服之無射言實有是服乃可久服通無射也吳氏曰此言君子之學先必有其聲後必

三禮纂註

卷六

十九

有其成乃為有其實也馬氏曰言有實於此則有以徵驗於彼而君子不可以無其實者也

右第二十三章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音釋周田觀注讀為割申勸今讀為周申勸

孔氏曰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則言須實行在於前而言隨於後則行須實言行皆不可虛飾也君子言行相副則人於美惡大小

寡言行難以成故敏行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有其實也在上其言則在下亦以其實應美之小不敢大惡之大不敢小不取誣其善惡之名也陳氏曰從順也謂順於理也言順於理而行之則言為可用而非文飾之言矣行順於理而言之則行為可無而非文飾之行矣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寡言而行即敏於言而敏於行也以成其信謂言行皆不妄也大其美者所以要譽小其惡者所以飾非皆言之所為也君子寡言以示教故民不得如此書言昔者上帝降罰罰于殷而申重獎勸文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

三禮纂註

卷六

二十

下抑詩證言不可飾事攻詩證行不可飾言言文王之實有此德也

右第二十四章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絕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音悅音貞

呂氏曰鬼神之理至虛而善應齊戒潔誠虛心以求之猶有不應將以二三不定之私意瀆而求之其可得乎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謂瀆則不告所引允命之文與書不同又引恒六五爻辭與此篇義不類恐亦衍文吳氏曰為卜筮詔為卜筮之人處論語作巫醫意同夫卜筮小技爾著通無情此以誠感彼自靈應能知其理斯可使為其事無恒之人雜念不誠雖明不驗故不可使龜筮無情而易知者尚不能知况人有情而難知也則豈可使無恒之人為治人之事乎引詩証夫子之言謂龜亦厭此無恒者而不以吉凶告之惡德無恒者也純作煩謂無恒之人行事煩雜以之為然則為不敬蓋事煩雜則心惑亂而不誠一故難以事神也德謂婦人主中饋飲食之事婦人惟酒食是議其職有恒倘不

三禮纂註 卷之四十六

三十一

右第二十五章

記汎論之辭九二十五節

愚按坊記表記緇衣三篇皆雜引孔子之言意旨所及雖多議論然渾成正大自與魯論不同其微言與義不及易庸姑毋論也章末多引詩書為結体裁大有韓詩然則為漢儒

傳襲之書無疑也列諸五經恐非其類讀者詳之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六終

三禮纂註

卷之四十六

三十一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七

禮記

儒行

通論

孔氏曰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
儒行記者錄之以為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
十七條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則
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則夫子自謂也

呂氏曰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孔子不對因問
儒行孔子應言之今考其書言儒者之行誠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七

乙

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儒者之行
一出於義理皆吾性分之所當為非以自多

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說有矜大勝人之氣
少雍容深厚之風似與不知者力爭於一旦

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有道者不為
也雖然其言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者殊寡

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為行矣此先儒所
以存于篇今日講解所以不敢廢也其自以

為一類與錫衣等皆為通論舊本第四十一
吳第三十四今從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
曰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
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

祭服於既切

孔氏曰臣朝於君應着朝服而着常服者
于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

也掖謂肘掖掖所寬大禮大夫以上其服
袂制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

寸袂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
若依尋常侈袂之服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

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夫子着
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袂

掖是大袂深衣也呂氏曰逢掖魯衣也章甫
宋冠也火居魯則衣魯衣長居宋則冠宋之

冠因其俗而已非苟異於人也故曰其服也
鄉古者衣服之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差

等未聞儒者之有異服也未世上下僭亂至
于無別儒者獨守法度有異於衆此衆所以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七

二

謂之儒服哀公
所以發問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邊數之不能終其

物悉數之乃畱更僕未可終也

孔子答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說則不
能盡事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又僕侍疲倦

宜更代之未可終也晏氏曰物者事物之物
周禮以卿三物教萬民以五物論象象文王

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是也蓋儒者之
行非一事之可盡故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
夜疆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

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
臣升自階皆所在如王方氏曰命席與之坐
也侍待坐對之也席所以藉物曲禮謂執玉
有藉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
上晏氏曰君子比德於玉故稱珍方其裁器
於身則玉韞於匱中及其待聘時而動則珍陳
於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日出而作夙
在日出之前於此而學是先衆人而有作也
日入而息夜在日入之後於此而學是後衆
人而未息也席上之珍則其德可貴夙夜遷
學則其道可尊二者有師道焉故曰待聘待
問懷忠信則其言有物力行則其行有常二
者有臣道焉故云待舉待取雖有為師為臣
之道而未嘗屈道以伸身必待彼之聘問舉

禮記卷之七

三

禮記卷之七

取然後徐起而應之故曰自立
愚按待聘待舉待取以臣對君索得如此說
若論儒者之心只是自脩合如此豈有待人
聘我舉我取我而后為學而后忠信而后力
行耶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
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
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呂氏曰衣冠中謂其服也鄉不異於衆不流
於俗動作慎則非禮勿為其大者若自尊
驕人然非自尊尊道也辭其小者若矯飾而
不出於情然非矯飾欲由禮也尊道而不驕

於世若有所威由禮而不犯非禮若有所愧
翔而後集非義則不就所以難進色斯舉矣
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以易退其容
貌如此非容貌之可貴德可貴而已
愚按此明儒者辭受進退之節非特指其容
貌也粥粥若無能者世人以為當取者不取
解粥粥為柔弱專愚之貌已近之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
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
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儻豫有如
此者

禮記卷之七

四

禮記卷之七

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
選處所以遠闕訟孔氏曰塗路也行道路不
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已冬溫夏
涼是陰陽之和處此世人所競惟儒者讓而
不爭也陸氏曰難猶戒也沈心曰齊防患曰
難晏氏曰居處齊難者端莊而不敢易坐起
恭敬者謹飾而不敢慢言必先信者無妄言
行必中正者無詖行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
不以地利便已而移害於人冬夏不爭陰陽
之和者不以天道適已而移非於人愛其死
者非樂壽而哀天也蓋將以俟天之時故曰
有以待養其身者非豈已而忌物也蓋以行
已之道故曰有為呂氏曰三事謙則二不豫則
發儒者之學皆謙也謙之而多言謙之而後
動故學者有謙則義變而為禮不匱若其
始也不敬則身不立不立則道不克仲弓問

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不欲勿施於人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賓承祭敬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惟敬與恕則忿德慾空身立德克可以當天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謙之至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

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

近人有如此者

胡氏曰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夫金玉土地多積與夫利財也衆人之近人以此而已儒者之近人則異於是方氏曰衆人之近人也或以金玉或以土地或以多積或見之不

三禮集註

卷七

五

四百六

信義多文之貴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才始遠於人而自異也方氏曰孟子以忠信為天爵以義為正路以令問廣譽施諸身不願人之文繡非謂是乎貨財以多積為富金玉以難得為寶故於忠信言寶於多文言富易祿者易為祿也畜為畜而制之也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却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斲其威不習其謀其

特立有如此者

居業切音至覆俱縛切

六

四百三

胡氏曰見利不虧其義見危不更其守所謂當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斲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居業切音至覆俱縛切

禮義証

卷七

排也此所謂能特立者也晏氏曰暴虎者尚勇而不尚義人皆以為勇吾則不程計其勇托鼻者尚力而不尚德人皆以為有力吾則不程計其力先儒謂儒者過鷙蟲即攫搏之見重於印引之不程量堪當如是則一勇之夫豈儒者之事哉陳氏曰過言出於已之失知過則改故不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譽故不極言不終為人所毀也不斷其威者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者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方氏曰鷙猛之虫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此况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顧也引重勇不程其力又以况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為其動則當理而未嘗至於憒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為其機是以應變而不必豫耳過言

則失其正流言則失其原過言不免乎出然一之為甚也則可再而二乎流言不免乎聞必止之以智也詎可極而窮乎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滯其飲食不溼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呂氏曰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剛毅而不可奪以義理存焉以義交者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強禦不畏故可親可近可後而不厚其飲食欲勝之也欲勝則義不立不滯不溼所以立義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

禮義証

卷七

數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於儒者以是義而為困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不可面數待人可夫自待則不可也子路置過則責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政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且將受之况而數乎方氏曰居處不滯飲食不溼而以為剛毅者何也蓋滯於居處得剛又曰德雖可親而不可劫之以力迹雖可逃不可迫之以勞身雖可殺而不可辱之以威不以回支之安而過其行不以口躬之養而汗其身

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孔氏曰甲冑干櫓所以禦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禦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更政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與前自立文同意異呂氏曰忠信則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者篤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下之用而不窮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以待天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撓二者皆自立也有木末先後之差焉
愚按這自立只在不更其所上見之所者人

之安身立命處即上仁義是也。易曰：艮止也。止其所也。語曰：居其所又曰：立不易方。思不出其位。皆指此安身立命處說。人生以此而生，以此而死。外面所遇雖有暴政威試，我這裏自有守處，再不變改。所謂國無道不變塞焉是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筮門圭窬，蓬戶甕牖。

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

不敢以誦，其任有如此者。

音

孔氏曰：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也。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宮牆垣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環，周迴也。方丈為堵，東西南北各一者，筮門、柴門、蓬戶，謂編蓬為戶，又以

三禮集註

甲七卷

九

四

蓬塞門，謂之蓬戶。圭窬，上窬，下方狀如圭，甕牖，窗圓如甕口。又云：以敗甕口為牖，易衣謂更相衣，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君應答而用其言已，則竭力不敢非疑。言而君不用，則靜默不敢誦頌求進。此明儒者仕宦能自執其操也。方氏曰：一畝之宮，折方之則其宮四面各十步而已。五版為堵，環堵之室，周旋之則其室四面各五板而已。上者，之不敢以疑者，以其信之篤也。上不答，不敢以誦者，以其懷忠之深也。陳氏曰：上答不心也。上不答，不敢誦者，不合則去，即安之而不誦，無患得之心也。愚按：安貧樂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裁，此孔類家法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措。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諛誦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曰：氏曰：尚友於古人為法於後世，知之事也。身可危，志不可奪，義之事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仁之事也。葉氏曰：友一邦一國之善士，今人與居也。誦其詩，讀其書，又論其世，古人與稽也。適弗逢世，而後推者，天也。諛誦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竟信其志，天

三禮集註

甲七卷

十

四

與人莫之奪也。陳氏曰：上弗援，在下者不引，我以升也。下弗推，在下者不舉，我以進也。危起居，謂因事而傷之也。信其志，謂志不可奪也。時有否泰，道有通塞，然其憂思則未常一日而忘生民之患。愚謂儒者之行，與愚婦同，據其迹無以甚異於今人，考其心則常對越於古道，故雖無以取重於今世，而實可以作範於後人。上無引之者，下無推之者，是莫我知也。不獨莫之知，尚有比黨而危之者，此可謂不遇之極矣。然而自信之確，有獨仲己志而求天知之意，雖舉世莫用已，亦未嘗遂忘天下，每如病瘵之切身，此亦孔門家法如是。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

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
慕賢而容衆數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呂氏曰學不已故不窮德可以久故不倦窮不
以優游之事為已法毀方瓦合與物同也陶
者之為瓦必圓而割分之故分之則瓦合之
則圓而不失其瓦之質謂之瓦合陳氏曰博
學不窮溫故知新之益也篤行不倦賢人可
久之德也出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
達不離道也禮之於躬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
之實也故以忠信為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
優游為法賢雖在所當慕衆亦不可不容汎

禮記卷之十一 十一

愛衆而親仁亦是意也數方而瓦合陶瓦之
事其初則圓割而為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
為方合其方而復圓蓋於沓密之中未嘗無
分辨之意也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
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
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呂氏曰儒者之志以天下為度者也寬裕之
至既足以有容則物我之間無所別也天下
有事而不治天下有賢而未舉吾任其責矣
故知其賢也猶有親怨之避謂之公而實私
也過計於一己之私不同乎天下之公也傳
稱抑矣稱其解不為論立其子不為比忘乎

親讎者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
升諸公志其君臣者也趙文子所舉於晉國
筮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志于貴賤者也管仲
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避
也可人也志乎其素者也能志乎是而唯天
下國家之利然後舉賢援能盡其公矣夫望
報於人求富貴於己小人之道也又何足道
哉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
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
如此者

孔氏曰遠相致遠相招致也此儒者任舉同
類前謂疏遠者此謂親近者呂氏曰舉賢援

禮記卷之十一 十一

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儒者所
以待其朋友而已天下之士惟賢而後舉樂
於同天下之治者也朋友則非特是也以同
其好惡故聞善必相告見善以相示不必同其
憂樂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若下不待
之同升則不升彼雖既速不致之同進則不
進此任用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
薄也方氏曰聞善聞善言也見善見善行也
所受之命謂之爵所居之官謂之位任舉相
任以事相舉以職上言彼賢而我舉之彼賢
而我援之此則更相在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
也麤而翹之又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

同術據所習道義而言並立謂同是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讚毀之已則不信也其行所本必本方正所立必存義朋友所為與已同則進而從之不與已同則退而避之方氏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遜心久不相見聞言不信以其又愛不志相信之交不則退而與之辨夫道不同不相為謀况交友乎子貢問友子曰忠谷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以是而已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

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

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

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

讓有如此者

鄭氏曰此燕上十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氏曰溫良之性是仁之本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動作必寬裕遜接謂遜以接物禮節是外貌言談是文章歌樂是其和悅分散畜積而復貧窮是仁之恩施也方氏曰溫良得於中故以為本敬慎發於外故以為地寬則不近裕則有餘仁無本不立故首以本有本然後可以行故繼以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以能有所能則形於外故繼以貌形於貌則必有所歸故繼以文有其文則無乖於物故繼以和有所和則其餘足以利物故繼以施陳氏曰禮樂資仁

三禮集註

四七卷

十五

禮記

以立待仁以行備行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則成人之道盡於此矣吳氏曰自敬慎遜接而禮節言談皆仁之所以為禮也自溫良寬裕而歌樂分散皆仁之所以為樂也尊讓謂其德可尊而能謙讓陳氏曰八者皆仁之發見衰公問儒行夫子既歷數以告之矣仁包四德乃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為說焉兼有此仁之行而不敢自以為仁是尊仁而讓善也故曰尊讓有如此者愚按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儒者之尊讓非故為是退遜實惟日不足之心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克詘於富貴不恩君王

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

切韻云敏切胡國切

三禮集註

四七卷

十六

禮記

晏氏曰隕如箝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拈稿不隕穫於貧賤是貧賤不能移也克則以滿而必溢詘則以高而必危不克詘於富貴是富貴不能溢也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所以不恩君王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所以不累長上居家理事故治可移於官所以不閔有司不恩君王者不為過行以連及於長上也不累長上者不為過刑以見憐於有司也陸氏曰隕不獲也克不詘也言惟不隕於貧賤亦不獲於富貴雖不克於富貴亦不詘於富貴儒者之行始於自立故初一日自立五事所以備身也而備身有貌始故次二曰容貌言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然亦不可不備豫故三曰備豫備豫者治已重以周而或失於大衆太嚴則人不親故四曰近人近人矣又

惡其無特操故繼之以特立特立則剛毅剛毅則自立故繼之以剛毅自立則前言於道能自以此言於事能自立如是而仕可也故繼之以仕以仕則不能無憂故繼之以憂思憂思或失之過故繼之以寬裕夫欲寬裕豈可以無助為之也故繼之以舉賢接能舉賢接能不能任之猶不舉不接故繼之以任舉於任舉則疑若有待也故繼之以特立特立如是在我亦交友之力也故繼之以交友儒行至於此備盡矣守之讓而已故繼之以讓

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

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汝吾世

不敢以儒為戲

孔氏曰命名也言今世衆人名之為儒者無有常人但遭人則謂之儒耳今人為儒是相耻辱時世如此故哀公說儒也言加信行加義是記者之說終汝吾世不敢以儒為戲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也曰無儒者之行而為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故曰今衆人之命儒也其妄故常為人相詬以言相病以行相詬其事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矣晏氏曰衆人之命儒也其妄故常為人相詬以言相病以行相詬其事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矣故或慢為而相詬或誅然謂其病也問魯用儒而刑何也曰魯不用真儒也所以

三禮纂註

四十七卷

十七

右記論儒之辭

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首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辭說多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為儒言故多自誇大以挫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

三禮纂註

四十七卷

十八

禮記卷之四十七終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八

禮記

學記

通論

吳氏曰記古者建學教人之事

王氏曰六經言學字莫先於說命此篇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多是泛論不如此大學篇教是教箇甚學是學箇甚吳以爲與樂記文雅馴非諸篇比以爲是書之終皆通論也舊本第十八吳第三十五今從之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諷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

三禮纂註

乙

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學乎

去聲

朱子曰動衆謂聲朝衆聽蓋守常法用中才其效不足以致大譽遠謂疎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聲動衆聽使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唯教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吳氏曰言教心之應而合於法求性之善而全其良此能備已矣而未及人也就賢師友而燕育衆善則有諸中形諸外足以感動衆人而未能使化也必有學校序之教開導誘掖重陶涵養使之耳濡目染之深日新月漬之久則民之遷善不期然而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成美俗矣

右第一章 此言學爲化民之本

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

建國君民教學爲先父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

此之謂乎

說音

孔氏曰明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說命而證之○愚按建國君民而必以教學爲先者此是三代以上治道若後世言治而先教化者必以爲迂或以爲妄耳王比於人之性琢比於學人之秉彛固無不善非學則無以聞道此王必責於琢人必貴于學也人不學不知道此是記中最切要語

三禮纂註

二

右第二章 此承上章而言學之能化民成俗者以其惟學而後能知道故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

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

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

教學相長也父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效下

陳氏曰學然後知不足謂師資於人方知已所未至也教然後知困謂無以應人之求則自知困學也自反知反求而已自強則有勉倍進之意教學相長謂我之教人與人資

皆相為長生... 人之功居吾... 立其體是一半... 一半此所以終始... 之道然後為學... 惟食之然後可... 為首理有善惡... 食鮮能知味也... 明故所况如此... 為智困則倦矣... 然後能自反以... 以清其困自反... 若所謂自強不... 故引說命之言... 三禮集註 四十五卷

三禮集註

學第

三 一五〇三

亦作發即教也... 也非助我者也... 半之謂乎馬氏... 是以學長教也... 是以教長學也... 學學之中有教... 右第三章 教人... 道而民化 俗成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氏曰術當為... 問里朝夕坐於... 為黨萬二千五... 郊之外孔氏曰... 術當為遠古者... 問里朝夕坐於... 為黨萬二千五... 郊之外孔氏曰...

五家為閭同一巷... 德仕而年老退... 穀已入餘子皆... 學上老平明坐... 學名於黨中立... 為問四閭為族... 鄉六遂之內五... 五鄰為鄙五鄰... 與隣近止五家... 諸侯國中周禮... 后之子及鄉中... 王之學真氏曰... 三禮集註 四十五卷

三禮集註

四十五卷

四

晉九十四

故二十五家為閭... 為族則歲之讀... 舍去桑梓而有... 之孝弟睦姻則... 性誘民而納諸... 德達其材古者... 於民最近而無... 行之備無所於... 句焉巧詭聖辨... 且重斷喪之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

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 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

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

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

五孝切韻音悅

孔氏曰間一歲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之類是也考校于年終考視其業也七年之學其業小故曰小成九年則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不反則是大學聖賢之道蛾子時術學愈上而成大垤猶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愚按此年入學問一年即考校古人教法之密如此自離經辨志以下各有所考深詳畧之即古人教法之嚴如此雜經猶言明經也初學以誦詩讀書為入門經以載道故於經而明之明於經即明於心也學真先

三禮集註

卷之八

五

禮記

於立志之真偽必自辨而后知必知而后改故雖經辨志為初學第一義離經即致知之事如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是也辨志即力行之事如象山曰義利之辨是也然學由於已而資切則賴於師友故下文考校必兼二者而並考之凡學必有業可居業勿敬則心懈業不進也業敬矣或習于此而忽于彼謹于始而怠於終未必能博習博矣始于一義理有得而可以論學故考校者必以此為學者進退之徵凡學必有群相聚以共學學不精則于群不樂苦其切磋也群樂矣師之嚴能取友學而至于能取友則已之善足以及人也必以是為學者得失之辨至于九年師友之功成進備之業廣斯道大明則無不通之類此志大定則無可易之方是人也化民

君道章大學之道也

右第四章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勿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二切韻

三禮集註

卷之八

大

禮記

鄭氏曰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宵雅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和之詩焉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也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籥猶恭順也夏擾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時觀而弗語使之情排然後啓發也學不躐等學教也教之長雅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七也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陳氏曰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菜先師以泮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燕樂相勞苦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諒論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入學之時大胥之

官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警之以鼓聲使以遜順之心進其業也昔言惟學遜志憂形圓楚形方以二物為扑以警其怠忽者使之收斂威儀也禘五年之大祭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此又非仲春仲秋視學之禮使覘而感于心不加以盡其理故其自待之也故曰存其心切者未必能問能問亦未必知要故但聽受師說而無所請亦長幼之等當知是不可踰躐也劉氏曰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問凡七事皆大學為教之大倫大倫猶言大節官先事士先志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謂已仕而為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為學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尚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是已居官而為學也王子夏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是未仕而學則先

三禮纂註

由人表

七

音六

尚志也然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已先志者所以明德先事者所以新民七事上句皆教者之率下句皆學者之志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思各舉其職輔氏曰示敬道也所以使之立為學之誠官其始也所以使之知教者之意學者之誠立教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教之矣故孫其業而使

右第六章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陳氏曰謂四時之教各有正業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弦之類是也退

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如退而省其私亦是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

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

方氏曰操之而急織之而緩者操縵之謂也

三禮纂註

由人表

八

音七

詩也弦也禮也此特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此退息之居學也凡為學之道貴于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為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操縵操弄琴瑟之絃初學者手與絃未相得故難退息時亦必操弄之不厭為能習熟而安於絃也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于物理而物理至博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于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見於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為繁雜學者但講之于學而于退息時游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于禮之文不能自巳者藝即三者之學是也言退息時若不與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矣故

君子下學也藏焉脩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不志分息焉游焉之際必有若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朱子曰古人之學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思過猶矣吳氏曰緘亦絲樂之屬蓋燕樂也周官鍾師著師皆掌緘樂鄭氏以操緘為雜弄安者便習而無所勉強也弦琴瑟之屬春時學樂入音皆學弦者舉入音之一而言博廣也依謂歌者必依五聲之清濁而高下其音鄭所謂聲存永也詩樂歌之辭夏時所學也雜者諸多不一之名服如服勞之服雜服謂在身所行非一端如曲禮三千之威儀皆是禮者經禮三百之節文秋時所學也興如詩六義之興引導而前而興起之也藝猶技也即操緘博依雜服等藝以退息之居學而言也樂謂心好之而耽玩不厭學即春所學

三禮卷註 申十卷 九

之弦夏所學之詩秋所學之禮也禮謂既受正業而退息之時又有居學之事學操緘則習于調弦學博依則習于聲歌學雜服則執于威儀而于弦于詩于禮自然便習而不待勉強矣蓋不與起于居學之藝則生疎澁帶不能耽好正業之學也

故君子之與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允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吳氏曰藏謂入學受業時藏其身于所學之宮若東序若瞽宗若上庠等處也脩謂治其

正業息謂退息私居時游者玩物適情之謂學操緘等藝是也安其學即上之安弦安詩安禮之安于藏之時備其學于息之時游其學則比之獨學獨得者便習無強而安又且益親其所從之師人之同學同從者歡欣交暢而樂之又且益信其所問之道安其學於親其師之先信其道於樂其友之後則雖已離去師友而所守堅固不復變移也敬謂謂心惟一術序以遜而不傷上追急務時敏謂專力不二勤勉以求而不失于怠緩如此則其所脩日有新益方來而未已也應氏曰深考自大學之教至此章則自此年入學至九年大成其所學大畧可見蓋時教之正業即所習者經也至于親其師樂其友乃所謂樂羣親師也至于知類通達則雖離師輔而強立不反矣

三禮卷註 申十卷 十

右第八章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恃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者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陳氏曰呻吟調之聲佔視也言今之教人者但吟誦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緼與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而所言又不止一端故云言及于數也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

也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能盡其材之所長也夫多其訊言而及于教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異矣惟其如此是以師之所施者常至于悖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拂戾也應其學不以學自表見也終業而又速去之以其用功聞勝肉莽戒裂而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朱子曰橫渠作簡與人言其子曰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以盡其誠與材他解此兩句且作一意言人之材足以有為但求不以誠則不盡其材周氏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進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人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蓋使必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欲也于門人問仁問孝之類其各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

三禮纂註

卷之八

十一

材故所谷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人者反此故曰其施之也恃其求之也佛而其教者卒不見其成故曰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而去之

右第九章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孔氏曰逆防于未發之前故云豫時可受教故云時朱子曰禁于未發謂預為之防當其

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長樂陳氏曰豫救失于未然之前時長善于可教之際吳氏曰陵猶越也節如竹之節俟其能此事然後又教一事則為順叙而不叢併相觀謂甲觀乙乙觀甲此有未善觀彼所善而效之則此亦善矣摩如兩石相摩互相資藉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之益多方氏曰夫既發而後禁則為無及未發而先禁乃為有備勿子常示毋誑亦可以謂之豫矣未可以教而教則欲速而不達可以教而不教則雖悔而不可追若十年學書計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則可謂之時矣不陵節而施則理順而不悖故謂之孫若孔子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則可謂之孫矣以此之善而見彼之不善以彼之不善而見此之善乃相觀也有見于上則知善之可慕有見于下則知不善之可戒荀子所謂見善儉然必以自存見不善儉然必以自省則可謂之摩矣夫既有以防其情又有以成其性既有以因其才又有以輔其仁則教之道盡矣故曰所田也興

三禮纂註

卷之八

十二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吳氏曰扞格謂抵拒勝猶堪也禁之于未發待其已發然後禁之謂受教者抵拒而不

堪其禁制教施于可以受教之時至于其時已過則其聰明知慮已不及者學之雖勤苦而難得成也學者須是已能一事然後再學一事若無節次雜然施之而不順序則所學多端必皆疎毀焚亂而不脩治也學者須是羣居共學相觀而善互有所益若獨自為學則孤單僻陋而所聞者寡師帥以正者也若身親褻慢之朋則染習不正必至于遠逆其師學者于無益之言勿聽若耳聞褻慢之語則無益有損必至于荒廢其學朱子曰燕朋謂私褻之朋損者三友之類大戴記保傅篇作左右之習及其師燕辟謂私褻之談無益于學而反有所害也吳氏曰前四者教所由興在師者三在學者一後六者教之所由廢在師者三在學者三

三禮纂註 申人卷

十三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吳氏曰道謂引導其前牽猶拽也強謂激勉之抑猶偏也開謂發其端倪達謂通透至于底裡言知前四者為教之所由以興又知前六者為教之所由以廢則可以為師而教人矣故其教而曉喻之也但引導其前使之自進而不可力拽之以速其進則受教者不致于爭戾激勉其志使之自能而不可力偏之以速其能則受教者不至于艱難但開發其

端倪而不盡言以直透于底裡則受教者必須致思而自得之于學者之情不卑而和而難而易俾思而後得如此則可謂善于教而諭人者矣陳氏曰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與其志氣之所尚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通之地如此則不枵格而和勤苦而易不雜施而亂其心有相觀以輔其志而思則得之矣輔氏曰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也先儒謂至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則教者亦豈可不知此理哉開其端緒開其端緒則自不能已于致思故可以致于自得之地矣教喻而如此謂之善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

三禮纂註 申人卷

十四

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延平周氏曰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失則易者賢之所以過失則止者不肖之所以不及失則東萊呂氏曰多才有餘者寡才不足者易易快者止純滯者四者心之莫同病各自別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它病處方始隨証用藥不識學者之病去它病上加添無緣得成就長樂陳氏曰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強此救其失也吳氏曰學者有所善則教之者使之增益

加進以長其善學者有所失則教者使之減
損除去以救其失此一弊皆言學者之失所
當抹者方氏曰多聞見而適乎邪道多之失
也寡聞見而無助寡之失也子路好勇無所
取材易之失也冉求之畫止之失也約我以
禮所以救其失之多博我以文所以救其失
之寡無人則退之所以救其失之易退則進
之所以救其失之止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
也約而達微而減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
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
而減罕譬而喻三者皆不務言而使人自得
之意吳氏曰善于歌者倡起其聲而不終曲

三禮集註

卷之四十八

十五

言

使人和而嘆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歌者之聲
終善于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
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故教者
之言雖至約而不繁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
不顯而能使人善之雖少有所警喻而能使
人曉之達之為通如樊遲未達之達滅之為
善如王曰善哉言乎之善喻之為曉如夷子
憮然曰命之矣是也三者皆不盡言而使學
者自思繹而得之者約微罕喻教者之不盡
言也達滅喻學者之能自得也如此則可謂
能使人繼其志者矣陳氏曰約而達辭簡而
意明也微而減言不峻而善則明也罕譬而
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繼志謂能
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

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
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
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
謂乎

陳氏曰學有精粗故其至有難易賢有美惡
故其喻有淺深知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
善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吳氏曰知
其難易美惡故能隨其高下淺深而喻之各
有攸當不苟于一途所謂博喻也教人各
得其宜則治人亦能各得其宜故能為教人
之師者小而一官之長大而一國之君皆能
為之也朱子曰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

三禮集註

卷之四十八

十六

言

治人擇師不可以慎言能為君者其人難得
故不可不擇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右第十章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
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
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
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鄭氏曰嚴尊敬也武王踐阼問黃帝顓頊之
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齊三日端見師

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
面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
南東面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孔氏曰維天
子必尊師并言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也詔
告也天子雖至尊當告詔之時不使師北面
永嘉穀氏曰此為人君尊師言以人君而尊
師若此學者可知矣古人行禮有教化存焉
嚴師所以尊道道尊則民知敬學帥天下之
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治故先王養老
尊賢之禮非特為其人也所以令眾庶見也
慶源輔氏曰凡學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為
難蓋言蓋嚴師之道為難爾能盡嚴師之道
則師始嚴師所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未
嘗不尊因其尊而尊之則繫乎人之嚴師也
陳氏曰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
之也無北面不屬之以臣位也方氏曰嚴耶

禮記卷之四

十七 四百四十四

尊也嚴師耶雖鄙于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
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
堵之貧此嚴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之
也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
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以神言之故為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
為師則弗臣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
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孔氏曰善學者謂聰明易入師道德而已之
所辭又倍于它人恒言師持加功于己不善
學者已聞說故師勤苦而功裁半于它人又
怨師不盡意于我也方氏曰以其有功于我

我以為文納我以禮敬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
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
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學
學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父
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
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
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
之道也

禮記卷之四

十八 四百四十五

朱子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
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
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損斧傷而木終不可
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說之久而
之功終亦無益于事也蓋義理相說之久其
難處自能渙發辭散矣泛客謂聲之餘韻從
容而得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
也方氏曰節木理之剛者說對所謂剛多節
是也固木理之精者予人所謂斷曰必茶是
也皆至堅難攻之處也苟先其易攻之則
其難者亦相說以解矣從非卒也容非迫也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則隨其所感而為之
應進之以漸而不以頓也善問者則足以進
已之學善待問者則足以進人之學故曰皆
進學之道陳氏曰脈謂泛讀為春者春謂擊

也以為聲之形容言鍾之為禮必待其擊
一春而為一容然後盡其聲善答者亦待其
一問然後一答乃盡說義理也
凡謂從容言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擊之則
鍾聲之小大長短得以
自盡故以為善答之喻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
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吳氏曰因上文善答問不善答問而又言此
陳氏曰記問謂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也
以此為學無得乎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
為人師聽語聽學者所問之語也不能問則
告之不知而舍之以其終不可入德也不以
三隅反則不復亦此意李氏曰君子之教人

三禮集註 申人卷 十九

或聽之或語之或舍之其成之則一也
愚謂記問之學本無心得而所知有限安足
以為人師所記有限其應易窮故也必深造
自得溫故知新隨叩而應資深達源庶能曲
成人而為師耳

右第十一章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
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之此三者可以有

志於學矣

鄭氏曰必學為裘仍見其家銅神穿鑿之器
也治器者其金桑乃合有似于為裘必學為

箕乃見其家梳角幹也其材宜調調乃三
相勝有似於為揚柳之箕也孔氏曰學者數
見數習則善故三警之良善也冷鑄治也善
治之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使金鐵柔合以
補破器皆令全好故學為裘補續獸皮片以
相合以完全也為弓之家使角幹挽屈調和
成弓故其子弟亦學取押條和柔挽之成箕
也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馬于始學
駕車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所
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
以大馬率車于前使駒日見車之行慣習
而後駕之則不驚也學者亦須先教小事如
操縵之屬然後示其業則易成也上三事皆
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則可有志于
學也應氏曰冶鑄難精而裘教易初弓勁難
調而箕曲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

三禮集註 申人卷 二十

自易以至於難自粗而至于精習之有漸而
不可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可泛求是之謂有
志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

吳氏曰言此以申上文箕裘弓冶駕馬三者
之譬陳氏曰此物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
方也類者物之相同醜之為言衆也理有所
不顯則比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則醜類以
盡之然後因理以明道為善乎學矣
愚按吳氏之言以明上文之譬陳氏之意以
起下文之言
此所以不同

右第十二章

此所以不同

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于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祭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矣

吳氏曰鼓革音之樂當猶主也凡樂金石絃竹匏土各具宮商徵角羽五聲惟革音于五聲之內不偏主于一聲然五聲之樂若無革音則不相協合是鼓者五聲之本也水謂清于五采之中不偏主于一色然五色之采苟

禮記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禮記

非水漬則不可彰施是水者五色之本也治官禮官教官刑官事官五官之職各有所治惟司徒以德行道義教民于五官所治無所不學不專主于學何官也然非為學之人則不能治五官之治是學者五官之本也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五等之服各有所親也雖尊喪之若喪父而五服不主于服何服也然非得師之教則不能親五服之親是師者五服之本也既言四事之有官之各有一官之明其義小德亦有可取如官之各有其職而巳故曰不官小道亦有可觀如器之各有所用道之大者無所不可非如一器之但適一用而已故曰不器人之有信許諾盟誓事必用要約此信之小者爾聖賢心德相事則契是謂大信何以要約為哉天之有時

禮記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禮記

春夏秋冬歲歲無不闕此時之小者爾古今氣運或治或亂是謂大時豈可以齊同測哉然則不官者官之本不器者器之本不約者約之本不齊者齊之本君子察此則可以有志于本也陳氏曰總而論之鼓非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水非與乎五色而五色待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五官五服雖不同而一于無之以為利鼓也水也學也師也雖不一而一于無之以為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言有寓于是非窮理之至者孰能與于此大道大德大信皆指聖人而言大時天時也不官不拘一職之任不器無施而不可不約不在期約之末元化周流一氣屈伸不可以截然分限求之故方祭之時而有枯者焉寂之時而有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吳氏曰河海皆川也水之來處曰源水之委處曰委夏商周三王之世其祭川也皆先祭河而後祭海蓋以其或為源或為委故也河在海之上流為川之源故先之海受河之下流為川之委故後之源即本也此又言本之當先以申上文大德大道大信大時之言陳

氏曰承上文而言水之為物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君子之于學也不成章不達故先務本朱子曰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疏有二說此說是也永嘉戴氏曰河流入海三王祭川先小後大重大也學記之論由末以造本大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其為教則一也

右第十四章

記論學之辭凡十一節

三禮纂註

四十一卷

十一

二百五

卷之四十八

三禮纂註卷之四十九

禮記

樂記

鄭氏曰樂記者記樂之義

通論

孔氏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取十一篇合為一入禮記餘十二篇其名猶在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招本曰招頌曰賈公是也漢書藝文志曰黃帝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壞樂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

三禮纂註

四十九卷

乙

三百六十三

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按常山王禹成帝時獻二十四卷吳氏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間獻王取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內之十一合為一篇者蓋亦刑取要畧非全文也今從孔疏仍分十一章各標舊篇名于左其章次先後則重為更定云此篇之外所餘十二篇及河間獻王之樂記孔氏作疏時其書已泯絕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

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

此皮志切

鄭氏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之干有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旋牛尾也文舞所執孔氏曰音今之歌曲也以樂器吹比音之歌曲播之并及于戚羽旋而舞之乃謂之樂也按樂師有較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旋舞有干舞有人舞長樂陳氏曰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即奏聲之歸也羽籥于戚樂之器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歸奉其器音之起由人心生者其本也形于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其歸也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者其器也四

三禮集註

五十三

者倫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攷八音今取節六舞而大合樂焉是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言變成方謂之音又言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文者音之雜方者音之節音之雜者音之始音之節者音之終方氏曰宮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上下相通而成方則雜比之矣故謂之音山陰陸氏曰音八音也雜有金石絲竹而無舞焉不得謂之樂延平黃氏曰樂之實于性根于心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非作于外物也外物為之感發而已人之心其猶祝數有物其則鳴非祝求鳴于物也聲者心之應物者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五聲相應而變生焉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聲有所變變成方謂之音此言變有所歸惟其有所歸在故其始作翕如也繼之純如也釋如也以

成無方則不可比矣

樂也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啾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戒切昌善切孔氏曰本猶初也物外境也外境痛若哀感在心故其聲跋急而速殺外境所善歡樂在

三禮集註

二

心故其聲寬緩外境會心喜悅在心故其聲發揚故散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喜與樂別也忽遇惡事患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外境所尊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庶偶直謂不邪愛情在心則其聲和調柔軟也長樂陳氏曰人涵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哀樂喜怒敬愛之心哀心感者戚其聲燕以殺樂心感者蕩其聲啾以緩喜心感者毗于陽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毗于陰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內直外方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內諧外順其聲和以柔方氏曰人之情得所故則樂喪所故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有所畏則敬有所悅則愛然則情而無澤殺則戚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故形于聲者如此嗶則闌而無餘緩則紆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于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

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形于心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于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于聲者如此陳氏曰六者心感物而動乃其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未發者也劉氏曰直其所感謂慎其政之所以感人心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而道志于內樂由中出而和于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

三禮纂註卷九
四
軌之發慎所以感之術也其極則一于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偽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佚作亂之舉慎所以感之效也此因人心之感物而動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而以禮樂刑政出治道下文因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為之節而以禮樂刑政慎治道蓋相為終始故也劉氏曰先王慎其所以感人心者故以禮而道其志之所行使必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之言使無乖戾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罰不率而防其姦禮樂刑政四者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歸于慎其所以感之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

之音怨以怒其政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因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孔氏曰聲之清濁雜比成文乃謂之音氏曰人安而思由民之困政和則其音安樂政平則其音怨怒此聲音之遺所以與政通也長樂陳氏曰心之感物而動為情情以因物而形為聲聲者情之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者也治世以道勝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平乎亡國之音則樂聞濶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困矣由是觀之世異其音音異其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耶蓋其道本于心與情然也書曰

三禮纂註卷九
五
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陳氏曰此言音生于人心之感而人心哀樂之感由于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政治和譜故形于聲音者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形于聲音者怨以怒特亡之國其民困若故形于聲音者哀以思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詩曰采芣之興發見與言語之聲于時雖有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于作詩之時則次第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以五色成文即是為音此乃名為樂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恣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

彼其官壞用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
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
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情日庶切制切破

鄭氏曰五者君臣民事物也九聲獨者尊清
者卑帖遷故敗不和貌五者其道亂則其音
應而亂差猶
微也破傾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奈間濮上之
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
可止也

三禮纂註卷九
鄭氏曰此猶同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
國之音于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
之樂已而自沉于濮水後師延過焉夜聞而
驚之為晉平公較之奈間在濮陽南孔氏曰
鄭國之音好聽淫志衛國之樂促速煩志並
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于慢同
前之慢也陳氏曰此慢字承上文謂之慢而
言政散故民罔其上民流故行其淫蕩之私
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上薄故其人氣
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
稱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
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朱子曰鄭聲
之淫甚于衛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蓋
舉重而言也延平黃氏曰誣上則天下之滅
亡行私則天下之和心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
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

鄭氏曰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
也八音並作充謂曰樂孔氏曰比音為樂有
金石絲竹工咸羽旋樂得則陰陽和失則羣
物亂是樂能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
分理者也樂能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
理唯君子能知之陳氏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
各有所理也方氏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
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
知樂若魯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
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
樂者

三禮纂註卷九
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
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
子之知樂者也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
治道脩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
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
之有德德者得也

鄭氏曰知樂則幾於禮者幾近也禮樂而知
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理也禮氏
曰倫理之中皆理之所寓知樂則通于禮矣
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極也金羊邵

經 106-597

氏曰惟君子知樂故審唯殺之聲則知其為
志微難殺之音審唯殺之聲則知其為
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如之類所謂審聲以
知音也審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
樂興焉審流辟邪散秋成條漏之音則知淫
樂興焉若此之類所謂審音以知樂也審樂
之和則知其政之和審樂之平則知其政之
平若此之類所謂審樂以知政也吾能自知
音以至於知政倫理貫通則于為治音樂不
敢缺一苟一有缺則禮與音音與樂必形見
于此矣故不知禮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不可
與言樂苟能知樂則于禮為幾蓋禮者理也
樂通于禮為幾以是言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
三禮集註 卷九 八

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
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
者矣

孔氏曰樂之隆盛在移風易俗非崇鐘鼓之
音祭在孝故非致美味清廟之瑟謂歌清廟
之詩所彈之瑟也絃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
則絃熟而聲濁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相連
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弦聲既濁瑟音又
遲是其質素壹倡之於但有三人贊嘆之言
嘆者少也雖然有遺餘之音以其貴在干德
人念之不忘也此覆上并極音也玄酒在五
齊之上粗有三牲而兼獻腥魚謂薦血腥之
時至薦饗之時皆享之而洗魚則始末不烹

故云俎腥魚并肉酒皆頂素之食而大饗設
之雖然有遺餘之味人愛之不忘也此覆上
不致味也劉氏曰此言貴本而忘末遺者忘
也非也清廟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意不主
于音也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意不主
于味也朱子曰一唱而三嘆一人唱而三人
和也輔氏曰有遺音言弗盡其音有遺味言
弗盡其味也陳氏曰樂之隆盛不是為極聲
音之美食饗禘祫之重禮不是為極滋味之
美蓋樂主于移風易俗而祭主于本報反始
也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絃以爲絃疏通瑟
底之孔使其聲遲緩是質素之聲非受效之
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爲三人從而和
之和者少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也
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
音者矣專以玄酒爲尚粗以生魚爲尚大羹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
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孔氏曰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絃
疏越是非極耳目也教民均平好惡好者行
之惡者避之反歸人道之正也方氏曰飲食
以行禮非極口腹之欲歌舞以作樂非極耳
目之欲禮以節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過樂
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爭好得其平則

好也人之所同是惡得其平則惡也人之所
同非好惡止于一故能及人道之正焉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
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
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心不能無感
于物感于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
于是乎分矣性之欲所謂情也物至而知知
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其動
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情之好
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覺知無所誘養
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于內外物又從

禮記註 卷九

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
于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
度乎其可制也然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
欲熾盛天理滅息此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
容息處唯反躬自克念不忘則天理益明
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廣漢張氏曰性
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幸
與不幸耳心幸則情得其正率乎性之常而
不可以欲言心不幸則情徇于物故貴于反躬
為人欲也心不幸而情徇于物故貴于反躬
焉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愚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感物而動處
時時有自反之功則情亦合于中情之正也
性亦不濫但內所以反躬以致知誘于外好
惡無節于內所以反躬以天理看來感動處不
能免力量全在自反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
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
也於是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
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
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朱子曰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
無節所以破物誘去若自有主宰如何破誘
夫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于無節
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于物
焉天理唯恐其存之有未至也而反滅之人
欲唯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所以

禮記註 卷九

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彛終非可殄滅
者雖化物窮散至于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
天理之本然者初未嘗滅也但染習已深難
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屬知耻之勇而致
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耳長樂陳氏曰
天理滅則良心亡安得無悖逆詐偽生于其
心乎人欲窮則美行喪安得無淫泆作亂發
于其事乎夫然後弱者無所恃而為強者所
脅寡者無所附而為衆者所暴愚者無所施
而為智者所詐怯者無所立而為勇者所苦
疾病不養而其政則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
而其民則流不能平好惡不能反人道之正
患也延平周氏曰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
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謂其蔽于物
則我亦物也我亦物則天理所以滅而人欲
所以窮也

大亂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

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因冠笄

所以別男女也射饗所以正接交也

方氏曰人為之節者因人而制為之節也因人之有喪紀也故制為衰麻哭泣以節之因人有安樂也故制為鐘鼓干戚以和之以至昏姻之于男女射饗之于交接亦若是而已且制禮所以為之節也樂則所以為和也總曰為之節者蓋樂雖和而不流是乃所以為之節也以至別男女正交

三禮纂註 四十九卷

十一 習廿一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

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全華節氏曰禮非樂者則有政焉以使之必行有刑焉以防其或違也劉氏曰節其心所以使之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所以使之言而無所爭為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焉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之道無敢廢禮樂刑政四者通行于天下而民無悖禮之者則王者之治道備矣方氏曰禮以道其志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節禮樂之道則以防其姦然後能防禮樂之失四者如是不順之謂倫前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

此言王道倫則四者之終也

右樂本第一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

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鄭氏曰術所由也形猶見也孔氏曰言人有血氣而有性知性雖一所以感不常物未感已心遂應之而念慮與動也以其感物而動故心所由之道略形見也應氏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道心也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人心也劉氏曰此甲言篇首音之生本于人心之感于物也一條之義民心無常而喜怒哀樂之情

三禮纂註 中九卷

十三

三禮注

應其感起于物者而動然後其心術形于聲音矣故采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也○愚按血氣心知之性所謂總說性時使已不謂之性也無喜怒哀樂之常隨感而動無定在也情漸瀉而性故鬱于是有賴于禮樂之陶鑄矣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擘諧慢易繁

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

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勁莊誠之音作而民

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

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樂昌善切陽以鼓切實扶貴切因

而故切切呼報切猶大歷切

鄭氏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樂至鄭風

而曰其細已甚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肢

也貪讀為憤憤怒氣之實也春秋傳曰氣血

伎憤肉肥也伏條往來疾貌濫備差也此皆

民心無常之效也孔氏曰人君志意微細樂

聲無感殺小民感之則悲思憂愁也若德卑

和疏步樂音多文采而節奏簡畧民所以安

樂也若粗疏厲武猛發起奮動手足樂聲

廣大憤氣充滿民感之則性氣剛毅肉言人

肉多而腠肥謂厚重者也君寬裕厚重樂音

順序而和謂動作民應之而慈愛也君志沉

移不靜遠碎不正放邪散亂樂之曲折音聲

疾速如此則民感之淫亂也此六事皆據君

德及樂音其意已盡者則一句四字難盡者

則兩句八字彈諧繁易繁文簡節之類也或

六字蘆直勁正莊誠是也長樂陳氏曰憂思

哀心所感也康樂樂心所感也淫亂喜心所

感也其音作而民思憂亡國之音也其音作

而民康樂治世之音也其音作而民淫亂亂

王禮纂註 卷十九

十四

音

王禮纂註 卷十九

十五

音

然蓋壁外謂之肉膏而無際肉謂之好則虛

而已謂其音實而有所養虛而得所好也狄

成言強而成滌濫言滌蕩而泛濫也山陰陸

氏曰言志微以着畔緩慢易粗厲猛起廡直

勁正寬裕肉好流碎邪散皆志也劉氏曰志

疑當作意急促微細難枯殺域也其哀心感

者其聲噍以殺故作樂而有急微噍殺之音

則其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矣繁文簡節多

文理而略節奏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噍以緩

故此等音作則其民心之安樂可知矣猛起

奮末者猛盛干初起而奮振于終末也廣憤

言中間絲竹鞀上革木之音皆怒也其怒心

感者其聲粗以厲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

之剛毅此言肉好則以擊籥樂音之圓聲通

滑耳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故此等音作

則民知之慈愛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蘆故

此等音作則知其民之肅敬狄與迭同遠也

或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夫之

意也滌滌也濫侵借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借

如以水洗物而浸漬侵濫無分際也此是其

喜心感者而其聲然也故聞此音作則其民

音

三禮集註

四十九卷

十一

音

散陰主瑟靜失在開寒教之使感陰氣者不
 塞剛不至暴怒柔不至畏懼陰陽剛柔四者
 通暢于身而發見動作于外各得其所是安
 民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奪也五常之行若
 木性仁金性義火性禮水性智土性信馬氏
 曰樂出于人心故本之情性其文則見于刑
 名度教之間故稽之度數然而制之不可以
 不合其宜故制之以禮義陳氏曰此承上文
 聲音之應感而言本之情性即民有血氣心
 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也度數十二上生下
 生損益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各
 有其義也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也五常
 之行仁義禮智信之德也言聖人之作樂本
 于人心七情所感之音而稽考于五聲十二
 律之度數而制之清濁高下尊卑隆殺之節
 而各得其宜然後用之以合天地生氣之和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
 律大小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踈貴
 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故曰樂觀其深

美循西領切屬去聲

三禮集註

四十九卷

十七

音

孔氏曰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
 可故立之學詩文承謂樂之宮商相應若五
 系成文也先王制樂以化民由樂聲調和故
 親踈之禮見于樂以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
 賤長幼見于樂以樂聲有陰陽律呂故男女
 之理見于樂也長樂陳氏曰節奏文承均聲
 之歸始搏而終約始搏之節奏不可以不廣
 終約之文承不可以不省以繩德厚則能使
 人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又何窮人欲賦
 天理之有律述此者也比輔比者也樂之體
 固有小大用固有終始述以小大之稱則小
 大相成而無輕重之不等輔以終始之序則
 終始相生而無先後之不倫以此象乎事行
 則事容有小大始終矣繩德厚以為性象事
 行以爲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靜一遠一近
 而親踈之禮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之理存
 焉能使是理莫不形見于樂豈不原于律小
 大之稱比終始之序耶陸氏曰樂觀其深矣
 若季札觀樂是也陳氏曰立之學若樂師掌
 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等若
 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廣其節奏增
 其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察其音曲之辭
 使五聲之相和相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采
 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以繩德厚謂檢約
 其固有之善而使之成德也律以法度整齊
 之也比如次序聯合之也宮音至大羽音至
 小律之始各得其稱始于黃鐘之初九終于
 仲呂之上六比之使各得其序以此法象而
 寓其事之所行如宮爲君官亂則荒之類故
 曰以象事行人倫之理其得失皆可于樂而

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深與矣
此古有是言記者引以為証

主傲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

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

孔氏曰傲謂勞敝煩謂煩擾陰陽之氣衰亂
故生物不得淫過也世道衰亂上下無序故
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以上三事皆喻禮慝
樂淫也陳氏曰土敝地力竭也故草木不長
水煩謂澤梁之無禁水煩擾而魚鼈不得自
如故不大也物類之生必資陰陽之氣氣衰
耗所生物不
得成遂也

是故其聲衰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

三禮纂註 甲九卷 十八

涵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

熾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孔氏曰朋淫于家是慢易以犯禮節淫亂肆
虐是流酒以忘根本廣謂節緩多有姦淫之
聲狹謂音促則感入思其情欲條達也賤謂
弃而不用也陸氏曰廣失之無法狹失之不
通感動之微也詩云無感我之枕兮或言感
或言感相喻也方氏曰來而不莊故慢易以
犯節樂而不安故流酒以忘本慢則無所敬
易則無所感故犯節流則不知止而則有所
溺故志本廣因足以有容所容者姦聲感入
則逆氣應之矣狹因足以有思所思者樂得
其欲則以欲忘道矣平則條而有理和則暢
而能通長樂陳氏曰感動條暢之順氣而臻

振和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氣之和奮至德
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方氏曰此廣言淫
樂之事閑雅之樂非不哀也然所哀者窳窳
之難求是乃所以為莊非不樂也而所樂者
淑女之為配是乃所以為安今衰而不莊故
慢易以犯節樂而不安故流酒以忘本慢則
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節感條暢之氣則
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熾和平之德則與道
者異矣

右樂言第二 今本第五鄭目錄 第四史記第六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

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

三禮纂註 甲九卷 十九

焉倡和有應匪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

各以類相動也

孔氏曰姦聲感于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
而成象淫樂遂興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
感動于人而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則
和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聲感人倡也
氣應之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
和有應也平遠邪辟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
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也善惡各歸其
分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方氏曰
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
之作也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于樂
由其所感者亦異此君子所以慎其所感之者
故所興者亦異此君子所以慎其所感之者

單出為聲比音而樂之然後為樂聲感于上而樂應于下則有莊邪則有正又或曲或直焉此言其聲之別應氏曰聲感于微而氣之所應者甚速氣應于微而象之所成者甚著按象則有形而可見凡乃謂之象也各歸其分者所謂樂之道歸焉耳輔氏曰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與聲亦豈一人之所能為哉自聲之感氣之成象然後樂興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為之于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損于其間也至紂為靡靡之音亦其運氣自然之象耳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

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厲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

三禮恭註

四十九卷

二十一

之氣不設于身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

正以行其義

方氏曰情者性之欲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人之善比類所以資諸人反情于內故足以和其志比類于外故足以成其行李氏曰反情以和其志以內情內者也比類以成其行以外治外者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厲禮不接心術以外治內者也惰慢邪辟之氣不設于身體以內治外者也夫如是則耳之恭聲目之恭色鼻之恭臭口知百體之恭快莫不順而無逆正而無邪矣故曰耳目鼻口皆由順正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內外交致其力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厲禮不接心行者所以養

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惡之感則外亦正矣情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于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即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頹于四勿之功可以廢幾也○愚按反情以和志此一及字用力程子云約其情使合于中二氏攝情以歸性皆是此意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節以羽

毛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

物之理

孔氏曰謂動發心志以聲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旄隨從

三禮恭註

甲九卷

二十一

音樂以簫管用以奮動天地至德之光則神明來降感動四時氣序之和謂風雨暘寒暑時以著萬物之理萬物得其所也方氏曰如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故此極言作樂之事聲音者心所生故言發琴瑟樂之器故言文干戚所以為武故言動羽旄所以為文故言飾簫管作于堂下故言從至德者天地陰陽之德也由樂之德輝有以奮之故其光不滅四時先後以相濟由樂之德音有以動之故其和不平陳氏曰大章之章咸池之備大韶之繼皆聖人至極之德發于樂者其輝光猶若可見也書言光被四表光天之下皆所謂至德之光也西氣之和四時之和氣也○愚按至德之光方氏指天地陰陽之德然天地之德即吾之德也陳氏說得之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
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
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
相為經

方氏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
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
樂之節故象風雨合之以祝樂之始也止之
以散樂之終也既備乃奏樂之周也以反為
文樂之還也應氏曰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
各成文而不亂入音配乎八卦之氣故各從
律而不姦自一度行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
得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度無窮也

三禮集註

四九卷

三二

四四

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
有數焉不止晝夜之百刻也曰不亂不姦以
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而以
至迭相為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
極其變也馬氏曰聲成文謂之音五色成文
而不亂者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律
之和也君子之於樂也小大精粗皆有數故
天下之中數五而四之以為五聲地之中數六
而四之以為六律至於樂之始則祝祝之數
其方二尺四寸此三八之數也其深更八寸
此二九之數也九勝八陽勝陰也此樂之所
以作也至于樂之終則有敬其敬之數其錙
錙二十七此三九之數也其長尺此十之數
也十勝九陰勝陽也此樂之所以止也凡此
皆百度得數有常而不變也言百者亦舉其
成數爾大小相成此釋其清明象天廣大象

地也終始相生此釋其終始象四時周還象
風雨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此釋其五色成
文而不亂八風
從律而不姦也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
天下皆寧

鄭氏曰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
道也孔氏曰樂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聰之則
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變易散惡之風改革昏
亂之俗而天下皆安矣張子曰正樂既行故
人倫之道清不視聽姦亂故視聽聰明口鼻
心知百體皆由順正故血氣和平風移俗革
易前之惡俗從今之善俗上行謂之風下習
謂之俗輔氏曰上既極言樂之理故此下以

三禮集註

四九卷

三三

四四

樂之功效結之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
味紛亂也自一人之身言之則耳目聰明血
氣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易俗而天
下皆寧樂之功效至此極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孔氏曰以道制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
以欲忘道則志慮迷惑而不得歡樂也胡氏
曰以道制欲易於講筮欲以欲忘道曲禮所
謂從欲程子曰人雖不覺無欲然當有以制
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縱
則人道變而入于禽獸矣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

鄉方可以觀德矣

黃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欲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陳氏曰承上文而言所以君子復情和志以脩其身廣樂成教以治乎民及樂之教行而民知向道則可以觀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

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

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

孔氏曰德在干內樂所以發其德故樂為德之光華也非器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為樂

三禮集註

四九卷

二十四

言九

之器也詩謂言辭說其志歌謂音曲以歌咏其言辭之聲容樂在內必形于動故以舞振動其容樂之體有此三者輔氏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即文文所謂英華也德出于性故德者性之端樂以章德故樂者德之華樂之氣謂和氣也劉氏曰性之端和順積中者也德之華英華發外者也三者謂志聲容也志則端之發聲容則華之既見者志動而形于詩詩成而咏歌其聲咏歌之不足則不知手舞足蹈而動其容焉三者皆本于心之感物而動然後被之八音之器以及干戚羽旄也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

孔氏曰情深謂思慮深遠文明謂情由言顯志意蘊積在中故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

于物故變化神通也氣盛則手舞足蹈在是也化神謂動天地感神鬼也和順積于中言

聲積于中則善聲見于外惡事積于中則惡聲見于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故云唯樂不可以為偽方氏曰情深氣盛則樂

之和順積于中文明化神則樂之英華發于外劉氏曰情之感于中者深則文之著于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于內則化之及于物者神效不測也故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也由

三禮集註

四九卷

二十五

言五

則樂之英華發于外所積者和順則所發者無非無逆所發者英華則知所積者有本有根矣是皆有諸中然後形諸外故言不可以為偽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

餘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餘

鄭氏曰文采樂之威儀也孔氏曰自此至反始也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應心動而有聲聲成而為樂是樂由心動而成也樂本無體由象而見是聲為樂之形象聲無曲折則太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餘之動其本則心之動也樂其象則亦樂之象也治其餘則亦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
亂以歸歸奮疾而不援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
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
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
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孔氏曰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也亂治也
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也象謂
武王伐紂既畢整飾師旋而還歸也援疾也
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大疾歌者坐歌不
動是極幽靜而聲發越是不隱也世多違背
道理武王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厭其仁義之

三禮纂註 卷九

二十六

四百六十五

道謂恒以道自將也既不違厭道理又能備
舉而行之以利天下不私自恣已之情欲也
情見謂武王伐紂之情見于樂也義立謂武
王伐紂之義興立也觀其樂終則知武王道
德尊盛也君子謂在位者小人謂士庶之等
君子觀武王之樂德類如此則好行善道小
人觀武王之樂則亦聽伏已之愆過也生養
人民之道樂最為大特舉武王之樂者以其
利益最深餘樂莫及故也長樂胡氏曰再始
謂每曲一終更發始為之九再發始也長樂
陳氏曰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志以道寧也倫
舉其道不私其欲以道制欲也陳氏曰樂之
將作必先擊鼓以聲動衆聽故曰先鼓以警
戒拜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之方法
故曰三舉以見方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
性進也亂終也如云闕雅之亂歸舞畢而退

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
復亂以歸歸者復擊鼓以謹其退也此兩句
言舞者周旋進退之事按如按來赴往之技
言舞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不過于疾也樂
之道雖曰幽微難知而不隱于人也是故君
子以之為已則和而平故獨樂其志不厭其
道言學而不厭也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故備
舉其道不私其欲言誨人不倦也情見于樂
之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成于樂之終而知其
德之尊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
人聽之而知過蕩除其邪穢也故曰以下亦
引故語此章諸家皆以為論大武之樂以明
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為拾年觀兵十三年伐
紂此誤又矣愚論此特通論樂與舞之理如
此耳故曰生民樂為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
莫大干戰伐哉

三禮纂註 卷九

二十七

四百七十五

○愚按此章惟陳氏之解近是故諸家之
言皆不倫載准存孔氏之言可以諸家之
誤矣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生而禮反
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朱子曰和順積中英華發于外便是章者其
內之德又曰樂樂其所生禮反其所自始亦
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
出無所待于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
却作一個節文抵當它却是人做底雖說人
做底元不曾杜撰因它本有這意思做下文
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和順積中英華發
外便是樂者其內之德馬氏曰樂由陽來陽

散其文而以生育為功故樂主于施禮由陰
作陰歛其質而以反朴為事故禮至于報舜
生于紹堯而施及于天下故作大韶武王生
于武功而施及于天下故作大武此樂所自
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
本乎祖故先王以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及其
所自始也應氏曰樂有發達動澁之和宣播
而出于外一出而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
酬酢之文及復而還于內故曰報韶護夏武
皆章德而導和祭享朝聘皆報情而反始所
謂反者有收斂之節也
○愚按朱子云禮本始初有這意思外面
却做一個節文抵當他此言不善看亦有弊
孟子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無體之禮由于
心辭讓之端故曰莫非仁也
百禮之倫故曰莫非仁也

三禮集註 卷九 二十九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
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

則所以贈諸侯也
孔氏曰此明禮報之事諸侯守土來朝天子
天子以此等物報之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
故畧之大輅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諸侯若
異姓則象輅四衛則華輅蕃國則木輅而受
于天子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據上公言
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實龜之中並以
青黑為緣天子既與之大輅龍旂及寶龜占
先又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邱氏曰樂為施
禮為報諸侯得乘大輅建龍旂用青黑緣龜
又從以牛羊之羣若幾于極其所施而無節

記者一言以結之曰此所以贈諸侯以見皆
諸侯之所可用猶王制若有加則賜也之意
禮與上下文不相承或疑是它篇之錯簡

右樂象第三 今錄第六目錄 第八史記第七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
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
德盛而教三教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
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行綴短故
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行月剛切 知劣切

三禮集註 卷九 二十九

鄭氏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
長養之風民勞則德薄鄭相去遠舞人少也
民逸則德盛鄭相去近舞人多也謚者行之
迹也孔氏曰五絃謂無文武二絃唯宮商等
五絃也按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者特用琴
歌南風始自舜或五絃始舜也舜處之綴一
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觀其舞之
遠近則知其德厚薄由舞以表德也又以謚
比舞聞謚之善不知其行之好惡也方氏曰
樂所以象德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受之故
夔始制樂以受諸侯之有德也惟德盛為人
所從者重則其教導為人事脩人事脩則天
時應故樂之以五穀時孰則養其形者至矣諸侯
心者至矣五穀時孰則養其形者至矣諸侯
之養民如此天子賞
之以樂也不亦宜乎

大章章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鄭氏曰大章堯樂名也咸池黃帝樂名充增脩而用之韶舜樂名夏禹樂名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石林葉氏曰脩者德之全也盡者聲之極也吳氏曰此指言堯舜禹湯武五代之樂鄭氏乃以咸池為黃帝樂名非也考周官大司樂黃帝樂名大卷又名雲門此則所謂大章所謂咸池皆堯樂名也故周官名堯樂為大咸若使咸池果為黃帝之樂則豈又次于大章充樂之後哉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

善則行象德矣

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

事不節則無功然後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

方氏曰往來應期之謂時多火得所之謂節寒者冬之氣暑者夏之氣故言時風雨則散潤于四時之間而已故言節氣所傷為疾食不足為饑氣由寒暑而運故不時而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時則饑教者民之寒暑欲其得時故也事者民之風雨欲其適節故也且教以經世苟或不時何異寒暑之成疾乎故曰傷世事以就功苟或不節何異風雨之致饑乎故曰無功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

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

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

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

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鄭氏曰以穀食大豕曰豢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饗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醜以致獄訟也壹獻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綴猶止也孔氏曰人君作樂以訓民使民法象其德也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鄉飲酒之禮是一獻無百拜此云百拜喻多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

禮以樂之衰樂之分皆有禮終

陳氏曰先王之于事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
于福之大者必有禮以樂之死亡凶札禍哉
天事之太者也國政寇亂人事之大者也大
宗伯皆以凶禮衰之所謂有大事必有禮以
衰之也以服膺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
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同安
樂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彼衰而我
衰之彼樂而我樂之衰樂之分雖異情而皆
以禮終言有禮以終之輔氏曰皆以禮終則
不至于過也黃氏曰皆以禮終故衰樂中其節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
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三禮纂註

四十九卷

三十三

孔氏曰樂本從民心來故感動人深風謂水
土之風氣有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情欲有
好惡趨舍用樂化之故惡風移改弊俗變易
方氏曰聖人所以樂其樂者以樂可以善民
心故耳所以能善民心者以其感人深而移
風易俗故耳樂之道如此苟非著之以為教
則其道或幾乎息矣故先王著其教焉上言
聖人以見其有所樂故作之也下言先王以
見教之所由來尚矣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
所謂謂之俗還此之彼為移更有為無曰易
應氏曰自一獻百拜而終日不得醉以至大
事大福衰樂有分皆以禮終蓋因事之風雨
以謹夫教之寒暑也百拜以禮終蓋以禮衰
樂以禮無非禮也而曰著樂之教蓋禮樂初
無二理禮不節則樂不流如風雨爽則寒暑
不成矣著謂尊尚而表顯之也

右樂施第四 目錄 第三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
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方氏曰樂之所可變者文情則不可變蓋情
主于和而有常者也禮之所可易者刑理則
不可易蓋理主于節而有定也應氏曰禮樂
之說荀子說作統劉氏曰人情感物無常固
有變然既發于聲音而為樂則其衰樂一定
而不可變矣事理隨時有異固多易然既著
于節文而為禮則其威儀一定而不可易矣
惟其不可變故使人伏能思初安能唯始和
順道德而純然罔間所謂統同也惟其不可
易故使人親疎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文而

三禮纂註

四十九卷

三十三

四十五

截然不亂所謂辨異也禮樂之說所以管攝
乎人情也輔氏曰情之極然後形之聲音攝
之金石而為樂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
尊卑上下之禮截然不可變聖人則因而制
為之禮故曰禮也者不可易者也樂者天地
之和故統同禮者天地之序故辨異禮之說
不外乎變異樂之說不外乎統同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
傾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
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負音
長樂陳氏曰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變樂之
情也誠者性之德偽者情之賊著誠去偽則

全于天真而不汨于人為禮之經也禮釋曰
增美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孔氏曰禮出于
地尊卑有序是領依地之情樂出于天遠近
和合是領依天之情禮樂出于人心與神明
和會故云達神明之德用之以祭故能降出
上下之精神謂降上而出下也又能正其萬
物大小之形體謂治君臣父子之節樂使上
下相親禮定貴賤長幼是領父子君臣也朱
子曰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只是一體周流
禮則兩個相對者誠與去偽也禮則相形相
剋以此剋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
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
有向背明暗謂其本則一只是禮則有誠有
偽須以誠剋去偽則誠著劉氏曰人情理同
而氣異同則本一異則變多樂以統同故可
使人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人情理微

禮記註 卷之四十九 三十四

而欲危微則誠隱危則偽生禮以辨異故可
使人去其欲之偽而著其理之誠也窮本之
變者感通之自然故曰情者誠去偽者情為
之當然故曰經陳氏曰禮樂之作是道與器
未始相離故曰疑是精粗之體也
○愚按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后天地而作
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其為而後出之也蓋
天地之道其明為禮樂其幽為神明其位為
上下其物為精粗內之為父子外之為君臣
先王原天地之情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
樂領天地之情于後而使幽者顯達神明之
德于外而使顯者微神之上而不可知也
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與而上之
夫然後陰陽交通而物體之精粗有所疑矣
父子君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疑矣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

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

羽翼奮角脰生螫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

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爾

伯切音熙○許具切嫗于其切區古侯切嫗古

鄭氏曰訢讀為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

生曰區無總曰脰昭蘇昭也蘇曰昭也蘇以發出

為曉更息曰蘇孔氏曰大人舉用禮樂則天

地協和生養萬物為之昭著但天地訢合以

禮亦同也熹謂蒸動樂能感動天地之氣使

禮記註 卷之四十九 三十五

下降上騰也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
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天以氣煦之陰
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也草木據其
成體故云茂區萌達其新生故云達區者鉤
曲而生出救豆是也羽翼謂飛鳥之屬皆得
奮動角脰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總謂角外
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螫伏之蟲埋藏其
體近于死今得昭蘇以聞而遇曉死而更息
也長樂陳氏曰胎生無內敗之殯卵生無外
裂之殯方氏曰歸言歸功于樂也馬氏曰天
地生物之功至于如此之效者皆起于樂也
故曰樂之道歸焉爾陳氏曰大人舉禮樂言
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也天地將為
昭焉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
訢與欣同訢合和氣氣交感即陰陽相得之
效也孕鬻姬孕而育子也凡物皆得自生自

育而無所害者是皆歸于
聖人禮樂參贊之道耳

樂也者非謂黃鍾太呂茲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孔氏曰此明禮樂有本末貴末賤黃鐘以下雖是樂器播揚樂聲非聲之本故童者舞之鋪筵席而下所以歸禮是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北面鼓弦言其屬卑也宗謂宗人祝謂

三禮纂註

卷九

三十一

太祝但辨曉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謂習商禮而為祝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在主人之後皆知禮末節故位屬卑賤也陳氏曰前皆言禮樂之道此以器言謂道之精者非習藝習事者所能知也干揚皆舞者所執殷尚質喪禮以質為主故兼用殷禮北面位之早者宗廟之敬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與主人之後其輕可知德行在君尸主人童子有司習于執宗祝商祝習于事故上下先後之序如下文所云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于天下也

延平周氏曰有司之所知童子之所能者禮樂之表也而聖人之與民同者如其禮樂之末則豈非聖人之所獨得而與百姓同者乎輔氏曰德成而上非遺其藝也藝成而下則苟于藝者兩行成而先非廢其事也事成而後則役于事者兩本末且舉精粗不廢得道之全體然後可以制作禮樂以示天下方氏曰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德則及本藝則務末故其成也以上下為異位行施于此而後事作于彼故其成也以先後為其序故君子于德必有據焉藝則將之而已于行必有修焉事則節之而已夫上下有位先后有序則足以為

右樂情第五 今本第七 目錄第六

三禮纂註

卷九

三十七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孔氏曰勝猶過也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折無復骨肉之愛唯禮樂兼有所為美合情謂樂樂以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禮以檢迹于外是飾貌也二者無偏是禮樂之事也輔氏曰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合則相親分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飾其貌則樂勝而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則禮勝而離矣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二者闕一則不可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好矣惡

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

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孔氏曰禮宜也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其階
級文謂聲成文也樂文諧同則上下自和所
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分別矣
用刑罰禁止暴慢用爵賞以舉賢良則政教
均平矣用仁以愛民用義以正惡則民治行
矣九五事也張子曰言禮樂刑政既均又須
仁以愛民義以正民陸氏曰所謂民治仁義
而已輔氏曰行即達也民治行謂治民之道
達于下也陳氏曰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
于難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于流此又以
仁義為禮樂之輔者也昔貴賤和上下別賢
不肖均政此四者皆所以行民之治故曰民

三禮纂註 卷九

三十八 四百六十三

治行矣應氏曰上言王道格言其為治之具
也此言民治行言其為治之效也山陰陸氏
曰所謂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
而民知禁有以禁焉又有以舉之是之謂治
所謂民治仁義而已非所
與論于仁義之外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

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輔氏曰樂由中出原其始也禮自外作論其
形也原其始則樂本于和論其形則禮必有
文靜則必形于動文則必有其本自靜而為
動故易自文而反本故簡劉氏曰欣喜歡愛
之和出于中進退周旋之序著于外和則情
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大樂與天

地同和故能以易知而不勞大禮與天地同
節故坤以簡能而不煩延平周氏曰樂由中
出文在于外禮自外作本在于中所謂由中
出者言其自然也所謂自外作者言其使然
也以其其自然故靜以其使然故文樂由天作
故易此大樂所以有遺音者也禮以地制故
簡此大禮所以有遺味者也

○愚按樂本于至和禮本于至敬則禮樂皆
由中出禮有節文樂有聲音節奏則禮樂皆
自外作記者各舉其所重而言讀者會其意
也可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
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

三禮纂註 卷九

三十九

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
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
則禮行矣

孔氏曰樂行于人由于和故無怨禮行于民
由于謙敬故不爭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為但
揖讓番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于禮樂故云
禮樂之謂也長樂陳氏曰樂不至不可以言
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內極和則不爭
于外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違于行何爭之
有樂以治內為同禮以脩外為異同則相親
而無怨異則相敬而不爭方氏曰至則無以
復加之謂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則兵革不試
五刑不用然後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此皆和

之所致故曰如此則樂達矣父子固有親禮則台之長切固有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初得其序四海之內豈有相慢易者哉故曰以敬四海之內四海皆相敬此皆敬之所致故曰如此則禮行矣劉氏曰樂至則人皆得其所以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世世世無怨禮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達者微于破之謂行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達者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初之序則家齊族睦也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是謂以敬四海之內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禮之用行而後樂之效速故于樂但言天子無可怨者而於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之達乃天子行禮之也效

三禮纂註 甲九卷 四十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馬氏曰鬼神者往來乎天地之間以和以節而生萬物者聖人則合天地之化輔天地之宜而制禮作樂以樂于人禮者別宜居鬼以縱地而近于鬼樂者效和率神以從天而近于神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合敬者禮之事同愛者樂之事禮樂之道得于此則合敬同愛之效見于彼朱子曰禮至誠樂至盈鬼神亦只是居神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蔡氏曰禮樂本非判然二物人徒見

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即以為禮屬陰樂屬陽判然為二殊不知陰陽一氣也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真有二物禮樂亦只是一理禮之和即為樂樂之節即為禮亦非二物善觀者既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為二又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為一則達禮樂之體用矣輔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和而失其節故曰和故百物不失百物不失則其節著矣與天地同節則節而不失其和故曰節故祀天祭地祀天祭地則其和至矣禮樂形而下者鬼神形而上者上下無異形幽明無二理非深于道者不能知也先言明後言出主禮樂言之也先王制禮作樂與天地同和節則因禮以合其敬因樂以同其愛

三禮纂註 甲九卷 四十一

之敬充乎宇宙一念之愛遍及四海何大如之此便是與天地同和同節蓋天地只是一元之氣充周滿萬物皆在生生化化之中大禮大樂亦只是聖人一念充滿鬼神是天地功用禮樂是聖人功用故幽明只是一義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借 朱子曰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文異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皆大樂大禮之所感化也禮樂之制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

三禮集註 中卷

四

樂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
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
本而言也蓋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
為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為禮樂終也以禮
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也氣
行而不平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
成物者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
者法乎氣之行于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聲
音氣之為也禮以地制者法乎質之具于地
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質之為也過制則
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復壞矣故
亂過作則失其和者如陽過而亢則物之生
者反傷矣故暴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
具禮樂以贊化育迨乎周氏曰樂之本出于
天地之和及用于天地之間則其和也致
百物之化禮之本出于天地之序及行于天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
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孔氏曰此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為有異樂主
和同在心則論說等倫無相毀害故為樂情
在貌則順喜歡愛故為樂事內心中正無有
邪辟是禮之質本也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

禮之節制也延平周氏曰論倫為無患者言
其和則樂之情中正而無邪者言其中
則禮之質欣喜歡愛者樂之所司故曰樂之
官莊敬恭順者禮之所裁故曰禮之制劉氏
曰論者推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
論而音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害此樂之本
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為作樂之主
焉中者行之無過不及正者立之不偏不倚
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故得其序而無邪辟
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為
行禮之制焉此聖賢
君子之所獨知也

三禮集註 中卷

四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
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鄭氏曰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孔氏曰施
于金石越于聲音明樂也用于宗廟社稷事
乎山川鬼神明禮也馬氏曰情官質制四者
雖不同而其樂皆不出于一人之身若夫施
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
鬼神者不獨在于一人之身而于天下共之
也方氏曰情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
音者禮樂之數也其數可陳則民之所同其
義難知則君子之所獨故于金石聲音曰此
所與民同也
○愚按聲音禮樂之用則聖人與民同者也
若夫禮樂之本豈衆人之所能與知者乎此
林放問禮之本而孔子大
其問然卒無以告之也
右樂論第六 今本目錄史
記並第二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千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鄭氏曰功成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千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三禮纂註

四十九卷

四十六

四百七

脩樂也後世孰亨性體而系祀非如五帝血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

偏者其唯大聖乎

鄭氏曰不相沿襲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畧孔氏曰沿因也五帝三王禮樂之情則同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不相沿襲也樂好而不止放蕩奢佚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怡埋心目

則憂生也禮勞而不堪既生懈倦則致粗畧備謂倦畧不周備也及夫厚重于樂知止而無至于憂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倦畧唯大聖之人能如此也陳氏曰若奏禮而極聲音之娛樂則樂極悲來故云樂極則憂行禮粗畧而不能詳審則節文之儀必有偏失而不舉者故云禮粗則偏矣惟大聖人則道全德備雖致厚于樂而無樂極悲來之憂其禮儀備具而無偏粗之失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于樂義近于禮

三禮纂註

四十九卷

四十七

四百七

劉氏曰高下散殊各有尊卑大小是天地之道亦有禮制行于萬物也升降交盛流行而不息陰陽合同而品彙化生是天地之道亦有和樂興于自然也陳氏曰物各賦物而不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綱維樂情合同者春夏之仁故近于樂散殊者秋冬之義故近于禮劉氏曰此申明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矣周流而樂興焉春作夏長天地生物之仁氣行而同和故近于樂秋歛冬藏天地成物之義質具而異序故近于禮朱子曰此段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左傳于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

則之不如此說純粹通暢他只是說人做這
個去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為六畜五牲之儀
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
節無自然之理若此天高地下云云皆是自
然合當如此○愚按觀此條天地自然之禮
樂可見禮樂各有由中出各有由外作

樂者敦和率神以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

地官矣音純

方氏曰和言氣老子所謂沖氣以為和是也
宜言物易所謂象其物宜是也氣固有和矣
樂則敦之使厚物固有宜矣禮則別之使精
和既敦則莫不循其禮而無所屈故能率神

三禮纂註 甲九卷

四十八

四覽七

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
神者陽之盛而天以陽為德則樂之敦和率
神以從天鬼者陰之盛而為地以陰為德則
禮之制宜居鬼所以從地聖人以樂從天也
故作為聲音以應天之陽以禮之從地也故
制為文采以配地之陰于祭言應于禮言配
內外之別也馬氏曰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
地則禮樂明備而天地各當其位陳氏曰敦
和厚其氣之同者別宜辨其物之異者率神
所以循其氣之伸者鬼所以敬其氣之屈伸
陽而從天屈陰而從地也山是言之則聖人
禮樂之精微寓于制作者既明且備可得而
知官猶主也言天之生物地之成物各得其
成也劉氏曰敦和者厚其氣之同別宜者辨
其質之異也神者陽之文鬼者陰之靈率神
以從天者達其氣之伸而行于天居鬼而從

地者歛其氣之屈而其于地蓋樂可以敦厚
天地之和而發達乎陽之所生禮可以辨別
天地之宜而安定乎陰之所成故聖人作樂
以應助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合地之成物禮
樂之制作既明且備則足以裁成其道輔相
其宜而天之生地之成各得其成此言成功
之所以合也

○愚按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此聖人參贊位
育之事聖人不制作
天地或有不位者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

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

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

別也

三禮纂註 甲九卷

甲九

四覽七

孔氏曰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
也動靜謂雷風動散有常也小大謂草木
春生秋殺昆蟲夏生冬伏大謂常存不隨四
時變化不特故云殊也方謂走蟲禽獸之屬
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
各有區分自殊于藪澤者也行蟲有識性故
獨方殖生無心靈故云物也萬物各有區分
性命之別聖人因此制禮類族辨物各隨性
命也成象日月星辰也成形植物動物也聖
人制禮是從天地之分別也陳氏曰此與易
繫辭畧同記者引之言聖人制禮其本于天
地自然之理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于天
地尊卑之勢也列貴賤之位者取于山澤卑
高之勢也小者不可為大大者不可為小故

小大之殊取于陰陽動靜之常也此小大為
論語小大由之義謂小事大事也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
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即
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之不止一端分
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群分也所以然者
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
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之等不容混也故
曰性命不同在天成象如衣與履常之章著
焉日月星辰之象在地成形如宮室器具各
有高卑大小之制是所法于地也由此言之
禮之有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劉氏曰此又
申言禮者天地之序天地萬物各有動靜之
常大者有大動靜小者有小動靜則小大之
事法之而又述之期殊矣方以類聚言中國
蠻夷戎狄之民各以類而聚物以群分言飛

三禮集註 卷四十九 五十一 四百十九

潛動植之物各以羣而分則以其各正性命
之不同也故聖人亦因之而異其禮焉在天
成象則日月星辰之曆數各有其序在地成
形則山川人物之等倫各有其儀由此言之
則禮者豈非天地之別乎應氏曰此即所謂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愚按天高地下懸象成形小大飛潛詳分
類聚此天地自然之禮已截然矣聖人又為
之制尊卑賤親疎小大之分而定其相接
之禮則是輔相天地之宜也聖人大禮與天
地同節
如是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
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

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子切

鄭氏曰齊讀為躋升也摩猶近也蕩猶動也
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孔氏曰地氣上升
故天氣下降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在樂
象氣故先從地始形以上為尊在禮象形故
從天為初相摩謂陰陽二氣相迫切相蕩謂
天地二氣相感動萬物以氣生而未發用雷
霆以鼓動之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
時者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
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照之也自雷電至
日月皆天地相蕩之事百物化生由此作樂
者法象天地之和也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劉氏曰此申言樂
者天地之和也相蕩言其氣相播蕩也百化
興焉所謂天地網緼萬物化醇也以上言效

三禮集註 卷四十九 五十一 五百四

法之所本○愚按二氣訢合相摩相盪四時
流行日月運行風雨雷霆鼓動天地自然之
樂已暢然矣聖人又為之作樂五聲六律以
宣暢太和用之朝廷用之邦國用之鄉黨會
合人心于太和則是贊助天地之和是
化也夫樂與天地同和如是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孔氏曰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不時則
物不生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
與無別則亂升地之情也張氏曰天地之情
隨禮樂得失而應之樂是氣化故其害物禮
是形教故言亂人也長樂陳氏曰化不時則
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別則亂升以
人事明天地也馬氏曰化貴其和春先夏秋
先冬亦未嘗不貴其別也男女貴有別兄弟

曉夫婦和亦未嘗不貴其和也此互文以見
矣陳氏曰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
謂和氣降祥
華氣降異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
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鄭氏曰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
山川地言禮樂之道上至于天下委于地則
其間無所不之○愚按承上文天地自然之
禮樂則是極天蟠地行陰陽而通鬼神至于
高遠深厚無
處不到也

樂居大始而禮居成物者不息者天也者不動

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

樂云

應氏曰自天高地下至此一章本上繫之文
夫子所以明易也而以是發明禮樂之理非
明聖者深究乎天地之蘊而有見于禮樂之
用未能及此應氏曰言禮樂之用充塞流行
無所不至則樂者于乾知大始之初禮居乎
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為
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為地著不動者義
諸用也著不息者顯諸仁也天地之間不過
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
曰禮樂或曰不息不動分著于天地而一動
一靜循還無端者天地之間也動靜不可相
離則禮樂不容于或分故聖人言禮樂必合

三禮纂註 甲九卷

三十一 四百廿七

而古之未嘗折而言之也以上言成功之所
今金華邵氏曰太始氣也成物形也太始本
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
著而辨之故著而運行不息則為天著而一
定不易則為地著而為一動一靜則在動非
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而機之妙也聖
人于此窮其所自而歸之于禮樂故曰禮樂
云又以見天地造化亦不無得于禮樂也山
陰陸氏曰此言禮樂在人有如此者非天下
之至精至變至神孰能與于此○愚按天地
未判萬物未生而太和之氣網緼摩蓋此樂
也此是知其太始兩儀已分萬物已作而類
聚群分高下散殊此禮也此是作其成物太
始之氣流而不息成物之形一定而不移天
主氣而地凝質此樂屬天而禮屬地天屬動
而地屬靜也至于太始之右成物之先太極

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機絪縕禮樂之原
上文所謂知禮樂之情者亦明諸此而已矣
故曰禮

右樂禮第七 今本史記第五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
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
樂則安安則久翕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
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
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

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

孔氏曰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于愛諒謂誠信油潤澤之貌言樂能感入使善心生心思利欲則形勞神苦善心既生則利欲寡火情性和樂安而不躁久則人信之如天畏之如神天有四時不失故曰信神是人所敬畏故云威內心莊嚴恭敬則人懼之嚴肅威重也不致樂治心中不調和喜樂則制制詐偽之心入于內矣朱子曰韓詩外傳于諒詐慈良近是天謂體性自然神謂神妙不測心要平易無艱源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詐詐之心入之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

三禮纂註

卷九

五十四

雖非本有然心既為所奪反得以為主于內陳氏曰致謂研窮其理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樂之感化人心至于天而且神可以識窮本知變之效矣禮自外作故以治躬此言著誠去偽之心不可少有間斷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樂之音和乎中則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于諒油然而生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象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澤然天成魚所作為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人有信之以其不惑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于天而神則大而化之矣○愚按樂之教至于性之之聖而入于天入于神所謂成于樂也

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類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孔氏曰德輝類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順內而色和故民不與爭外順而貌順故民不生易慢樂以和心故德輝發于內而民莫不承聽奉從禮以飾貌故理發見于外而民莫不承奉敬順聖王若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于天下悉皆效從無復有難為之事也陳氏曰動于內則能治心矣動于外則能治躬也極和極順則無斯須之不和不順矣所以感化人動效如此德以輝言乃英華發外之驗理發諸外是動容周旋之中禮君子極致禮樂之道其于治天下乎何有金華邵氏曰禮樂何以能感人如此哉聖人與斯民均備是禮樂于一性之中特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故一舉而措之天下則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宜其易易而無難也

三禮纂註

卷九

五十五

○愚按上文極言聖人制禮作樂之盛同乎天地之化至此明人能制禮樂以治身心者其感物功效亦通乎天下也緣人心各具禮樂之原故能各善禮樂之用而斯人之感通亦無外也

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于外者也故禮
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
反以及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
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
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鄭氏曰禮主其成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
歡也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
也善也放淫于聲樂不能止也報謂為樂
猶進也得謂感其義知其吉凶之歸其義一
謂俱起立于中不銷不放也孔氏曰禮既減
損若不勉強自進則禮道消衰樂主淫滿若

三禮集註 四十九卷

五十六

不自抑損則樂道流故朱子曰禮主其裁者
禮主于抑節退讓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
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
于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于流蕩故以
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又曰
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
顧身心馬氏曰以禮則禮減樂盈以用則禮
進樂反蓋樂為人心之所喜故其體主盈禮
疑先王所以強世也故其體主減勉而作之
以進為文反而抑之以反為文七介以相見
不然則已懸三辭三諫而不至不然則已慶一
款之禮賓主百拜日莫人倦而齋莊正齊此
皆勉而進之者也進族退族以示其和弦匏
笙簧會守射鼓以示其統治亂以相訊疾則
以雅作之以祝止之以敬此皆反而抑之者
也減而不進幾于息盈而不反至于流先王

知其易編故有報有反報者資于樂也及菴
資于禮也愚按上二節明用禮之效此一條
論不善用禮樂之失禮必
進樂必反度無弊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
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
於此矣

鄭氏曰性術言此出于性也盡于此不可過
也孔子曰樂是入情之所歡樂所不能自抑退
也內心歡樂見于聲音則嗟嘆味歌是也形
于動靜則于舞足蹈是也人道自然之常
術謂道路變調變動言聲音動靜是人性道
路之變轉竭盡于此不可過于此度也

三禮集註 四十九卷

五十七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

無亂能音

鄭氏曰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孔氏曰
此人自然之性有喜樂既形于聲音動靜而
不依道理或歌舞不即俾晝作夜不能無淫
亂之事以至亡國喪家也輔氏曰形而不為
道鄭衛之樂是也
○愚按此二條言人之和樂雖發于性情然
無以節之恐流于亂此
所以有修道之教也

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
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

驟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方氏曰聲是樂者樂其道文是論者論其理也道所以制用而有節故雖樂而不至于流理所以明義而無窮故可論而不至于息曲者聲之柔若絳是也直者聲之剛若金是也繁者聲之雜若笙是也肅者聲之純若磬是也濼者聲之清若羽是也肉者聲之濁若宮是也節者聲之制若徵是也奏者聲之作若合是也劉氏曰人情不能無樂樂于中不能不形于外而為歌舞形于歌舞而不為文辭以道之于禮義則必流于荒亂先王耻其然故制為雅頌之聲詩以道迪之使其聲音足以為娛樂而不至于流放使其文理足以講

禮記

卷四十九

五十八

四百九十六

明而不至于息息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曲或直以至或節或奏皆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肆之心邪辟之氣得接于吾之身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長樂陳氏曰王政發興在雅不在風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為雅頌以道之則審樂足以知政聞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文是論而不息也知德則安不怠故久中正之雅不過是爾蓋不流則安不怠故久中正之雅不過是爾蓋康直音作而其民肅敬繁簡音作而其民康樂肉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為雅頌以道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鄭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感動人之善心邪

○愚按先王以雅頌為樂聲所以感動人之善心而防其亂此其為立樂之方也夫子言政亦欲放鄭聲鄭聲欲放則雅頌當崇明矣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精審密察于衆理之中以求其當守一以疑定其和雜比以顯歸其節及其成文可以合和至親至嚴之倫附親其至疎至衆者蓋樂發于

禮記

卷四十九

五十九

四百九十七

吾心而感于人心無二理也劉氏曰作樂之道先審人聲之所形或風或雅或頌或喜或敬或愛各從一體以定其調度之和然後比之樂器之物以飾其節奏此一條言樂以和禮也張氏曰正樂流行故隨所在而各盡其善宗廟有君臣所主在和敬鄉里有長幼所主在和順閭門有父子所主在和親前章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于樂是也

○愚按承上文先王以雅頌之聲導民故在宗廟在鄉里在閭門隨在用之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如此是和合父子君臣以親萬民此立樂之方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

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鄭氏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非城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孔氏曰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禮之容也邪不入故志意得廣也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曲伸謂動止以禮故容貌得莊敬也依其綴先故行列得正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樂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總要之乃人感天地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既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于人是人情不能自免也周氏曰樂能官天地而天地不得之則或幾于息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而中和得之則各有條

三禮纂註

卷六十一

禮記

禮故曰中和之紀大而命天地小而配中和而其歸于樂則一而已所謂樂者人情不能免也陳氏曰天地之教命中和之統紀所以坊範人心者在是曰莊曰正曰齊曰紀皆言禮之節樂遇按此一條聽雅頌之聲是樂之本俯仰屈伸是雅頌之容綴莊節奏是雅頌之節志意廣是善根容貌莊行列正進退齊是志意之形見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今因雅頌之樂得以有威儀以定其命以全天地之中故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所以歸喜也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以歸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喜則

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鄭氏曰齊猶鞏類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孔氏曰上論樂章未燕云禮樂者以此章首總燕禮樂故以禮樂結之長樂陳氏曰禮有五軍居一焉以歸喜為樂則歸怒為禮矣先王之于喜怒未嘗容私皆得其齊焉由是知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陳氏曰皆得其齊言各從其類喜非私喜怒非私怒也馬氏曰以樂歸喜而不為汰者以喜當其類也以軍旅鉞鉞歸怒而不以為暴者以怒當其類也喜而當其類則天下敬之道非一端可盡而其大數則在于禮樂故先

三禮纂註

卷六十一

禮記

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愚按承上文而言用禮樂而得夫天命之性中和之紀則其喜怒無不中節特以禮樂歸之而已喜怒哀怒中節而天下和且畏之此禮樂所以為盛也

右樂化第八

今本第十
目錄第七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之黯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

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莫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孔氏曰賓牟賈名初論其事次及于樂問是孔子對是賓牟賈五問五答但三答是二答非孔子問作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製備戒之後又始作舞何也賈答武樂今舞者久不即出是象武王伐紂憂不得衆心此答是也孔子又問欲舞之則其歌聲吟味之長嘆之貌何也賈答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

三禮集註卷之九

及戰事此答是也孔子又問初舞之時手足即發揚蹈厲而猛厲故云已蚤賈以為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此答非也下云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故知非也孔子又問武人何忽有時而坐以右膝致地左足軒起何也賈答此非是武人之坐以武法無坐也此答亦非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故知非也孔子又以時人之意問賈云奏樂何意有貪商之聲淫貪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此是知非而故問也賈以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也孔子因問貪商之致何音也賈答典樂者失其傳若非失其傳是武王荒也遂有貪商之志也吾子相親之辭輔氏曰賈五答皆是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與之言及樂而以武問之此亦于人為善之一端唯當作去聲受辭也陳氏

曰孔子問大武之樂先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答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父乃出戰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不遠事言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故長嘆以致其望慕之情也及時事言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軒為軒輕之軒左足仰之也淫貪欲之意孔子又問既非武樂之聲則是何樂聲乎又言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所傳之真而謂武王實其心于取商則是武王之志有荒穆矣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孔子于是然其言而謂其言于私相似也○愚按武王之志荒矣陳說為優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

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

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也 禮記 三禮集註卷之九 本三 賈五 孔氏曰賓牟賈前所答孔子之問雖為孔子所許賈猶有不曉者故復請問于孔子也免席避席也既聞命謂既為孔子所許也問備戒久立于綴兆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孔子為賈說其持舞之意言作樂所以放象其成功舞人總持于盾以正立似山而不動捷也舞人發揚蹈厲象大公威武鷹揚之志輔氏曰賈五答而夫子唯之以一言初未嘗有

所辨明而買乃起敬克席而請者蓋温良恭
儉讓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賈禮恭辭遜可
與之言故夫子使之居而語之然賈知其一
未知其二故孔子因而發之三句說盡武樂
之義比蓋孔子之所自得者若其得于其私
者則與賈之言合方氏曰亂謂治其行列之
亂太公之志即武王之志也以武莫若太公
故繫之以太公周召之治即武王之治也以
文莫若周召故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
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
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分

三禮纂註

卷九

本四

夾而進事蚤濟也又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經知方切
分扶問切

鄭氏曰成猶奏也每奏五曲一終為一成始
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
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割蠻之
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戰而治
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
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
夾武者振鐸以爲節也駟當爲四聲之誤也
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
警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夾而進分
猶部曲也舞者各有部曲之所又夾振之者
象用兵務於早成也又立于綴象武王代紂
待諸侯也孔氏曰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

以在于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次及第二位
復綴以崇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
北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復此位六奏其曲武
樂充備是功成太平周德克滿于天下也武
武樂時每奏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之伐
紂四伐也盛威于中國者象武王之德盛大
威武于中國也熊氏云前三步以見方此
是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北出觀兵也
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
滅商則于前文再始而著往爲一也三成謂
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
王克紂而南遷也四成謂武曲四成舞者從
北方之國于左是疆理也五成謂從第一位至
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
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

三禮纂註

卷九

本五

三位南至本位謂六奏充其舞樂象武王之
德克滿天下皇氏云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
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武樂之時令二
人振鐸夾舞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馬
氏曰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
成之末始崇天子乎應氏曰武樂之始終大
槩不過于蚤與反之兩節而已而編屬之已蚤
大將之鼓勇也分夾之蚤濟三軍之養勇也
備戒之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又立以有
待不敢迫諸侯以速進敵以趨天時而以蚤
爲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
以文爲貴則靜如盤石之不可掣一急一緩
俱不可偏然六成之舞其文之意常勝于蚤
者聖人無貪利之心迫而後應不待已而後
動也陳氏曰成者曲之一終書云籥韶九成
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

位故云始而北出此是一成也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城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于北而反乎南象克殷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徽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鑄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矣夾振之以下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為節則鐸者以戈予四次擊刺象伐紂也駟為四伐如秦晉言四伐五伐之伐此象武王之兵所以盛威于中國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及商未及

三禮纂註 卷六 四

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于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舊民弛政度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計舜許斬切建 其後切音羔

方氏曰及商謂及商之政而復之下文所言皆及商政之善也吳氏曰及復也克殷之後復商盛時之善政也家語作及商之政古文書云乃及商政政由舊三恪與夏之後皆言封者本無國而始封之各令有國也投猶置也天下土地皆商之所有今周既代商則置殷之後于宋地俾祀其先王不曰封而曰投者本非無國而今始有國也孔氏曰未及下車言封之速也二王之後其禮大故下車而為象倒載于戈而象鑄京九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內不與常同也虎皮武猛之物用之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自制服天下兵戈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事也

三禮纂註 卷四十九 卷六十七

封將謂之士為諸侯者以報其勞賞其功也鍵鑿也兵也言鍵及兵戈悉秦翻之置于府庫而鍵開之故名之曰建橐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禋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撻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左射右射食亦切禋婢支切說

壯活切
音嗣

孔氏曰此論克商之後修文教也教軍郊射者選鎬東止武習文也射所以擇士簡德也貫革所謂革射也革甲鎧也取甲鎧而張之射穿多重為善春秋傳養由基射穿七札是也既習禮射于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禋者禋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禋家寬以下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為臣之道也王耕籍田以供案盛故諸侯之敬還國而教也免而從于此免當鷩免饗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天子親自養老則諸侯亦然吳氏曰以程首驛虞之樂節易貫革之射以神免播笏之禮服而易虎賁之劔此禮武而教以文也祀上帝于明堂而以文王配此教以孝其親也春秋秋觀

三禮纂註 卷九

本八 晉廿八

此教以臣事君也躬耕籍田以供案盛此教以敬神也食三老五更此教弟長也教固多術也而文也孝也臣也敬也弟也五者為大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輔氏曰此武王所以饗兵之梗槩貫革之射虎賁之劔非強以息之說之也示之以郊射禮服而彼自不能不息不說也民知乎孝則無犯上作亂之心諸侯知所以為臣知所以敬天則有尊天子畏上帝之誠此兵之所以不復用也所以然者為自敬天之理也知其所以然然後能不違也孝獨不言所以孝無所以也子之孝于親夫孰知所以然哉惟有以感發之而已金華即氏曰帝者之德尊而世已遠意其淪墜之已久故封之尤急王者之德降而其世猶近未至于圯敬而無所歸故封之為次商客問廢于家武王固已親式其間以致敬而未敢

輕起之而處任之以事也故使箕子同類之賢先而訪之道達殷勤而復其位所以尊賢也牛馬縱而遂其性則物之勞者逸車甲衅而息其神則器之動者靜于戈倒而包以虎皮則昔為武而今為文將帥俾為諸侯則昔治軍而今治民貫革之射則息之虎賁之劔則說之所以潛消其暴戾驚悍之習程首驛虞以爲節禋免執笏以爲容明堂朝觀耕籍養老所以開導其孝弟敬順之心凡此皆所以反前日之所為而一新天下之觀聽也其氣象甚雍容其節目甚詳察此豈一日之所能為宜乎武舞象之而舒徐遲久也然則成之又立之久固無急于富天下之心遲則遲而又久又必緩以待天下之化大舞雖武舞實止戈之武也實修文之武也故詩曰勝殷過剋

三禮纂註 卷九

本九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舞之遲久不亦宜乎

方氏曰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達也交通者上下內外無所不通也唯其道達故禮樂得以交通焉用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時之久也則樂之象成亦宜夫遲久矣

右賓牟賈第九 史記第十

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聲之如此何也

也過而失郎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也于此而語樂是道古樂之正也知其樂而明脩身之道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周氏曰進退以旅者言其齊而有儀和正以廣者言其美絃匏笙簧會守拊鼓者言其序始奏以文者本乎仁復亂以武治其亂則有相之道是以謂之相以其趨樂之耶奏而不失於雅是以謂之雅古樂之作也如此欲君子樂終而語今則有倫道古則不悖脩身以及家平均天下此其所以為古樂也輔氏曰進旅退旅四字形容古樂已足和正以廣和而不流便有廣大之意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所謂一張一弛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絃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孔氏曰古樂進退如一而不參差樂音和正寬廣而無殺聲絃匏笙簧其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之類擊鼓必擊拊始奏樂時先擊鼓舞學及復亂理欲退之時則擊金鏡

三禮集註 四十九卷 七十一

金屬西方可為兵器故為武鼓主發動象春故為文相所以輔相于樂也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也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歸之君子于此時語此說樂之義理也道古亦說古樂之道理也君子既聞古樂近脩其身次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長樂陳氏曰堂上弦之以琴瑟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拊為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為維清奏象武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育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文於其下羽之舞雜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甚有疾速而不判者乎是故治亂以相有文以明以之使之和而不流也訊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拔也樂終于舞如此則樂終而德尊陳氏曰治亂而使之理故云治亂以相訊亦治也雅亦樂也

三禮集註 四十九卷 七十一

明論難也或論大義或証以古道明之以措諸躬則可以修身明之以施諸政事則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也舊說謂論樂之理及古樂殊與家國天下無當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弱而不止及優侏儻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而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鄭氏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弱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優儻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雜亂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作樂之時及有侏儻優侏儻短少之人舞戲如獼猴間雜男女不復知有父子君臣之禮

既與古樂準遠樂雖終不可語道于古也延
平周氏曰進退皆備非有儀也發聲以蓋非
和正也滿而不止非所謂廣也女子侏儻不
知父子非有序也樂終而語今則無倫道古
則有特此其所以為新樂也
○愚按看此新樂之後人心淫佚精神散漫
與之語道理爾古昔皆無其機皆不能入故
曰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
相近而不同

鄭氏曰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
皆為音應律乃為樂孔氏曰古樂有音聲律
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樂
則德正心和乃為樂音則心邪聲亂不為

三禮纂註

四十九卷

七十二

四百六

樂是不同也陳氏曰古以德音謂之樂今以
溺音為之則非樂也淫濫之音而已是樂與
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
音是知音而不知樂直衆庶之見耳方氏曰
有音而後有樂則樂于音相近而所以為樂
者不止于音故曰音有不同馬氏曰文侯所
問雖先王之雅樂而其意之所存者鄭衛之
淫聲也此于夏所以言鄭衛之淫聲不足以
為樂而可以謂之音而已
○愚按音者其聲響音節耳樂則情文也夫
子聞韶三月不知
肉味此知樂也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
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

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

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

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

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

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范伯切以跋切

長樂陳氏曰當四時不當也吳氏曰于夏之意蓋

謂樂本于德聖人一心之和合天地而天地

順一身之和合天地而四時當一心之和溥

三禮纂註

四十九卷

七十三

四百七

萬物而民有德一身之和溥萬物而五穀昌
萬物皆有特言五穀昌者以切于民食者言
之也人之德皆和而無乖戾之徵則疾疢不
作物之氣皆和而無乖戾之象則無妖祥天
地萬物同然一和故曰大當德既充盛然後
制禮禮不止一事而父子君臣之倫為人如
絛之有紀綱之有綱故曰以為紀綱紀綱先
正則衆緒咸理萬目悉張而天下大定禮既
秩序然後作樂則其樂皆由有德而發為聲
音故曰德音六律五聲弦歌詩頌言樂之事
引詩大雅皇矣篇借義証德音二字言王季
有莫然清靜之德而發為莫然清靜之音所
謂德音者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與夫克順克
俾是也王季之德如此比至于文王則其德
生知安行而靡有悔靡悔者渾然天成無所
乖戾也有德者之發為樂音亦猶是矣春秋

左氏傳曰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勅
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
慈和編服曰順擇善從之曰比
○愚按周子曰禮先而樂后萬物得其理而
后和古樂雖所奏者雅頌所協者五聲六律
然其初萬物各得其理五倫各有其序和氣
充塞于兩間此所謂治定功成而作樂者也
所以謂之文王之德音此與淫聲淫曲迥心
帝天壤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溺音謂溺人之音聞其音能敗壞人如水水
能溺人也言君之所好乃溺音之音而非德
音也

三禮纂註

中九卷

七十四

四百七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

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頌志齊音敖

辟喬志此四音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

弗用也鄭音從也音速教五報切

鄭氏曰文侯問溺音何從出玩習之久不知
所由出也鄭宋齊衛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
竊姦聲也祭祀者不用淫樂孔氏曰濫竊男
女相偷竊鄭國音樂如此是淫邪之志也宋
音所好唯女子所以使人志沒溺也鄭音好
濫宋音燕女其事一而為別音者濫竊非已
侍匹別相淫竊燕女謂已之妻妾燕安而已
所以別于好濫也四者皆淫于色是備與宋

皆淫聲也而唯云衛音趨數頌志齊音傲辟
喬志不云女色者按衛詩有桑中淇上是淫
洪可知則淫洪之外更有促速煩志齊詩有
哀公荒淫急慢襄公淫于妹亦女色之外加
以敖辟喬志故按謂之溺音也周氏曰德音
則能善其志而溺音則能亂其志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
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吳氏曰承上文祭祀弗用溺音之意而引詩
言必有肅雍之德發和鳴之樂音則先祖
聽之而祭祀何用不特可用以祭祀而皆可
行之于諸事也長樂陳氏曰樂之發肅肅其
敬而制之以禮雍雍其和而制之以義則外
不淫色內不害德舉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

三禮纂註

中九卷

七十五

四百七

况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于書謂
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此也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

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盧陵胡氏曰好惡謂好古樂惡新樂也誘謂
導之馬氏曰夫鄭衛之音其效至于如彼而
和與敬其效至于如是則為人君者其好惡
不可不慎也君者臣之倡上者下之儀臣則
聽君而和下則視儀而動陳氏曰德音之正
溺音之邪皆易以感人故人君不可不謹所
好惡也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

音也然後鐘磬竿瑟以和之千戚旄狄以舞之

此所以祭先王之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

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

之序也執音桃切苦江切揭音暗切

方氏曰執鼓音直支切等音于

鐘金音磬石音竿匏音瑟絃音于戚皆武舞

旄狄皆文舞八音備而又于戚旄狄以舞之

于樂成焉故足以祭先王之廟如下所言

諸事也尊卑以上下言長幼以先後言禮樂

後故官序貴賤各得其宜足以示後世尊卑

長幼之序也官序即次序也以其所主故曰

三禮集註 中卷 七十六 賈

官孔氏曰國語云革木一聲無官商清濁既

用質素為本然後用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

文質相維聲既文質協矣又用舞以動之則

可用于宗廟之中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又

用于廟中以接納賓客賓入奏肆夏及卒爵

而樂闋是也又用樂別貴賤于朝廷使各得

其宜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若聞樂知德

施于子孫是云後世使聽之莫不和順莫不

和親是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長樂陳氏曰聖

德音則執鼓控揭壎篪中聲之所出也謂之

德音之音不亦宜乎聖人既作為六者之器

以寓德音之樂抑又越之金石以為鐘磬宜

之泡絲以為竿瑟所以諧其聲舞武以于戚

舞倫而神人奚適不和哉此所以祭先王之

廟而幽足以交于神獻酬醕酢而明足以交

于人行之當時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示

之後世而尊卑長幼

莫不得其序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

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

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絃聲哀哀以立廉

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

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竿笙簫管之

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

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

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耕切

魏胡到切

長樂陳氏曰君子聽樂聲而思人之才則有

所合而無所戾蓋鐘磬為金石聲為軋絲聲

為雜竹聲為震鼓聲為坎鐘磬鼓鼙陰也陰

之臣故韓象付師之臣絲竹陽也陽以純潔
滋養為事故絲象志義之臣竹象高聚之臣
孔氏曰境之聲雖能堅剛故可與立號令
號令威嚴則軍士吐氣充滿而武事可立也
石聲輕清故磐磬然能分明辨別既能明別
即義則不愛死也哀謂哀怨絲聲婉妙故哀
怨以哀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以自立其志
也竹聲既擊擊故能立會以委委笙以匏為
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為體挿竹于
匏匏竹無有故笙又在竹也鼓聲之聲使人
意動作故能進發于其衆五者聲各不同立
事有異事則聲起是聲能立事也君子聞聲
達事非徒聽其音聲聲鏘而巳彼謂樂聲亦
有以答成已之志意陳氏曰令嚴氣壯立武
之道微君子聽之而思武臣死生之祭非明
辨于義而剛介如石者不能决編聲妻切有

三禮纂註卷四十九 七十八 四百五

廉則義制之義人有廉隅則志不誘于欲士
無故不之琴瑟有以夫畜聚之臣謂節用愛
人容民畜聚者非
謂聚斂之臣也

右魏文侯第十 今本第八目錄第九
十一史記第九

子贗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
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
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夫歌者直已而
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
萬物育焉

鄭氏曰子貢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
各有宜氣順性也賤工樂人稱工執猶處也
直已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孔氏曰歌者
當直已身而陳論其德已有此德則宜此歌
也歌者運動已德而天地應四時和星辰理
萬物育和謂陰陽和理謂不悖逆育謂羣生
得所陳氏曰各有宜言取詩之興趣以理其
情性使合于宜也有此德而宜此歌是正直
已身而敷陳其德也動已性天之流也動
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故有四者之應金華
應氏曰師乙賤工而誦其所聞有非後世儒
者所及蓋先王之澤未泯人多習聞聲樂之
理及夫子正樂而感發益深不但學者有所
晤解而工師之戒亦皆講肄而精通之故師
琴之始闕雖之亂洋洋乎盈耳而師乙之對
聲歌亦可觀也其後樂益借亂而繚于師琴

三禮纂註卷五十九 七十九 四百六

之徒皆逃而入于河海豈偶然哉
○愚按人心之和與天地之元和通一無二
故直而動協于音樂乃能應天地和四時理
星辰育萬物也直已者人之生也直自得其
天命之性而無所污壞者也此直已乃是中
和故能位育如是

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
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
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
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

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孔氏曰師乙不敢定所宜故請誦所聞之詩頌其成功德澤弘厚故德度量寬大安靜和柔正直者宜歌之大雅者歌其大正故志意弘大而安靜疏朗通達而誠信者宜歌之小雅者小正也故以禮自持以約自處不越法者宜歌之正直而靜退廉約而謙恭者宜歌諸侯之風商者五帝之遺聲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齊三代之遺聲三代于厥所起斷是非故溫良能斷者宜歌之以其肆直慈愛故臨危疑之事數能斷割是勇也以其

三禮纂註卷九

八十一

附音

溫良能斷故見利不私于己是有義也有勇有義之人非歌聲辨之誰能知之哉方氏曰明者不為物蔽之謂肆直而不蔽于慈愛是明手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以慈愛之蔽在于無斷故也溫良而不蔽于能斷是明手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蔽在于無讓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蔽在蓋勇義人之所有非明乎歌之音不足以保全之故也又曰肆寬大而舒緩也商者剛決故性之柔緩者宜歌之而變其柔為剛斷齊音柔故性剛決者宜歌之而終至于柔蓋各濟其所偏而融會之于平和之地也○愚按觀師乙所言所宜歌者乃有得于占蓍教胥子之義各以歌自變其氣質也師乙與師華皆樂工之賢者與

故歌者上如坑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棗木倨中矩句中鉤繫繫乎端如貫味切直端切折之設

揚也之仲切句紀具切

方氏曰抗言聲之發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動轉而齊也止言闕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直不直者曲之弊故中鉤言其聲之變如此繫繫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陳氏曰上如坑下如隊言歌聲之高者如坑率其下者如墜墮也棗本枯木也倨微曲也句甚曲也端正也

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

三禮纂註卷九

八十一

附音

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鄭氏曰長言之引其聲也嗟嘆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歎之至也陳氏曰長言之所謂歌未言也方氏曰此先長言而後嗟嘆詩則先嗟嘆而後求言者言先嗟嘆則以嗟嘆而唱之也後嗟嘆則嗟嘆而和之也彼以詩為主而樂者詩之始故以唱為序此以樂為主而樂者詩之終故以和為序非有不同意各有所主也金華邵氏曰歌之為義長其言之謂也方其人有悅乎中則言之言不足以盡其悅故長言之至于長言不足其聲氣而嗟嘆嗟嘆不足而手舞足蹈樂至于此蓋有非歌之所能及者故終之曰子音

樂問

子貢問樂

方氏曰終言子貢問樂蓋題上事也與文王世子言周公踐阼同義

右師乙第十一

朱子曰觀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說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描頰處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于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

三禮纂註 卷四十九

八十二

三禮纂註後序

三禮纂註蓋宣城貢太史湖涯公所手訂云太史世業儒遂以儒顯既偕計官翰林廼益盡中秘故所著述特盛然于斯三禮尤殷殷好焉嘗慨漢呂來疏義家多紕繆因蒐獵羣粹呂成一氏言曰執此呂往吾今可以自信辱書就韜家筭已見者嗣君大夫復呂譚性理名當世世廼因河

汾知慕銅川輒咨嗟傷思
焉今年

大中丞撫臺宋公建節駐
宣搜闡潛佚而大夫謹奉
其遺藁請曰是先君子所
屹屹平生者也安國弗克

三禮纂註

序

二

一

紹先緒恒兢兢守故篋恐
卒泯寂願為地下人圖不
朽唯命之撫臺呂屬宣
守陳俊俊敬受而書次命
之梓人既卒業天乞言
撫臺序諸首已復謂俊宜

殿數語未簡嗟余亦何言

夫太史主千伯世下又日從
事博士家顧不安于博士
家語斤斤焉白前人心于
千伯世上非篤嗜古君子
其何能此司馬遷曰非附

三禮纂註

序

三

青雲之士烏能施于後世
故王克論衡以中郎振左
思三都以皇甫揚今太史
往矣而撫臺公下令梓其遺
書又重之名章炳炳簡端
何論中郎皇甫于是知是

編必傳無疑也書亦有之厥
 父菑厥子乃弗宥播矧肯
 獲固難為繼哉太史業勤
 菑已得大夫播穫之而美
 乃益以章故益知是編必
 傳無疑也至佐述之旨則
 太史縷縷自叙之矣茲不
 復綴云
 萬曆乙亥陽九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寧
 國府事陳俊頓首拜撰



三禮纂注四十九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貢汝成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嘉靖中官翰林
 院待詔其書周禮六卷主俞庭椿冬官不亡散在
 五官之說而變本加厲不惟移其次第且點竄其
 字句塗改其名目甚至於別造經文後附周禮餘
 二卷則禮記王制月令兩篇也儀禮十六卷以禮
 記冠義附士冠禮昏義附士昏禮鄉飲酒義附鄉
 飲酒禮射義附鄉射禮燕義附燕禮聘義附聘禮
 服問二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四篇附士喪服
 問喪問傳二篇附士喪禮喪大記附既夕禮雜記
 上下曾子問三篇附士虞禮祭義祭統祭法三篇
 附有司徹後附儀禮逸經四卷則投壺奔喪文王
 世子明堂位四篇也儀禮餘八卷則曲禮上下內
 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十篇也
 其禮記十二卷所存者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
 尼燕居孔子問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
 十二篇而大學中庸不與焉大抵亦剽朱子及吳
 澄諸說其周禮序自稱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蓋襲

文中子之言尤昧於時勢前有萬歷九年應天巡撫宋儀望序乃詆賈鄭諸人用力愈勤大義愈晦而稱汝成是書周公復起不能易慎之甚矣

三禮編繹二十六卷(一)

〔明〕鄧元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史繼

辰等刻本

刻三禮編繹序



自秦以燔書開世儒之疑而訟禮者益紛云漢興戴德刪先儒所記禮爲八十五篇號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號小戴禮今之立于學官者小戴刪也高堂生傳儀禮十九篇周官六典得自河間二禮最爲晚出而六典逸其冬官或曰冬官分見五官之中因有撮五官中語之近似者補冬官之亡或曰考工記即冬官非是也戴記雜出漢人之手撰授不一即月令一篇稱呂客千金之字多錯秦風學者疑之至如儀禮所記皆度數節奏之煩古器銷亡而今世

三禮編繹序

不能爲其容且文詞佶倨蹇澁不可
讀其旨更晦嗟乎道之喪世惟禮滋
甚盱江鄧汝極先生靜觀縣解得其
精深乃合曲禮儀禮周禮總爲一編
而申之以已意曰繹先戴記之曲禮
次儀禮經記次周官考工其戴記檀
弓而下暨家語孝經大戴禮各以儀
曲冠婚喪祭鄉射相見之類附于篇
末散言泛論不可附者又題之曰禮
記以綴周禮之後共二十六卷文理
情用相爲內外斷長續短達其愛敬
洋洋乎立中制節人道之極衷于斯
矣昔宋朱文公曾具三禮劄子欲請
未果其書不傳後著儀禮經傳與其

三禮編經序

二

初論稍異及元吳文正公作三禮考
註極爲詳整第加周禮于儀曲之前
本末微舛我
明湛文簡公又以曲禮不可作傳標與
儀禮二之爲經測旨最稱精確獨周
官存而不錄不無惑于馬端臨氏純
駁相半之語矣若鄧先生三禮編繹
探湛之微總吳之要終始條貫珠連
璧合寧非義麟而後一大刪述乎饒
子曰余讀鄧先生三禮編繹而嘆先
王聖人教人之深也夫人稟陰陽之
氣以函性性倪爲情情實爲欲欲侈
于無度量分界而一之以禮則域于
有方悻詭而有所至甚至而大動則

三禮編經序

三

有文飾恬愉以持平有麤衰憂戚以持險愚陋淫邪之人不敢縱其屬厭而修飾君子亦不得遂其無窮使人步驟馳騁厲驚于宮庭而方皇周浹忽還其所天故曰禮也者體也束人于無形堅人于不測移人于莫知範形歸情約情歸性復性以歸太一故

三禮編序

四

曰克己復禮爲仁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嗟乎三禮者是聖人踐形之教而鄧先生之繹所爲神明區也故曰禮以養生焉以養安焉案豈渣滓糟粕之爲迹也哉是編也遺藁發自王民法帳中范原易偕劉公白閱而卒業並欣謂異寶足爲學

士家指南遂謀所以志不朽屬景曜訂校爲從史成之各捐貲以供梨棗將就鈔而原易以遷聞左轄行會史應之還任董其成諸君子委序於余余不敏僭述其大致若此以章鄧先生廣厲末學之意云

三禮編序

五

使司右叅議兼按察司僉事進賢饒景曜撰

刻校三禮編繹姓氏

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平陵史繼辰

右布政使新安范 涑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斟鄩劉 庚

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古皖汪道亨

浙江按察司副使盱江王一言

副使廬陵蕭 椿

三禮編繹序

六

浙江布政司右叅議兼僉事鍾陵饒景曜

浙江按察司僉事滄陽常守信校刻

武林胡胤嘉

卓爾康同校

三禮編繹序

三禮本古曲禮儀禮周禮而名古經必有記記經所未

備若異由者今世所傳周禮儀禮禮記稱三禮則相沿

誤也蓋曲禮本經余聞之李大經云南豐李經先曲禮

曲禮禮之本也禮天體也天體物不遺故物必有則自

內心外貌思慮視聽食飲裳衣之有其節若語默進退

取舍生死之有其介與凡親疏貴賤交際事使之有其

體各品節之以立教蓋賸不厭動不亂而幾微畢察委

旋時中也命之曰曲禮舉其目曰三千非實三千言微

乎微耳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察而高明廣大都焉

時著時察之謂知隆此由此之謂行故致曲者知微者

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王以訓齊天下經人義之大

端也為之冠以重成人為之昏以合二姓為之鄉飲射

以教德讓為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為之郊社饗

饋以償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之體又為朝會聘

覲焉以將之此其行有時其用有地比時豫物將事也

有體是儀法之大者命之曰儀禮摩天儀象乎則二十

八舍以經天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經官建冢宰之官

以儀天建司徒之官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建司

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

事而六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蓋周禮制而儀曲有官儀禮制而人義有紀曲禮制而人道有理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故以興王治之大順也仁者人也禮者體也隆禮者尊仁由禮者體仁禮無體則復於禮而仁全蓋仁全而天全矣周衰禮廢迨春秋晉韓起適魯猶及見舊典禮經歎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蓋其感也孔子欲觀周道適周學禮焉歎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歎道盡於禮也又贊之曰郁郁乎文已夢寐志之世莫能遵明於是乎作春秋以維周禮

三禮編釋序

二

蓋重禮如此至戰國諸侯惡其害已經用播絕自孟子未之及見斯已久矣漢興河間獻王篤好古始博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其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備冬官之記高堂生實始傳禮經勵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勵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惟饋食有少牢有司徹則太牢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也饋饗皆廟事則郊社禮也禮大問曰聘聘使大夫則問於事相朝禮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也至王親止親則春秋夏宗冬遇殷

見衆類禮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豈孔子存周禮於魯而王朝禮業不得展於邦國諸侯憚行禮又自去其籍惟士鄉禮以習行而存與嗚呼周禮亡而朝無守官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何異乎九容不脩九思不慎六官不建五禮不秩而三綱九法從淪斲也余讀禮手錄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敦本實致微眇約身理家可服存者為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若古今異宜難施行者為下篇經記缺錄表記坊記緇衣語精實於經通者附焉其儀禮本古經為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為傳傳錯見他記中者

三禮編釋序

三

撫取之為外記凡經十七篇傳七篇記各附其篇終周禮故五篇近儒取五官聯近冬官者迴互更定以為冬官未嘗亡也然何從質是之也經所存終遠也故周禮經仍五篇工記類附通記後自為篇匪曰詮訂庸便誦服云

明萬曆初元秋七月時黎川後學鄧元錫書謹撰

鄧元錫曰聖經猶天象然古注疏蓋推步家豈必盡天而各有所明不可廢以因用測天也宋集傳法合諸家為訓最善諸採用若已意不復識別恐碎辭迂經也大都放經文訓釋為近蔓言病已然滯言失意故時釋其意以通經焉其諸儒訓經者姓氏則各標于本經篇端

漢北海鄭氏注 康成 司農鄭氏周禮解詁

唐冀州孔氏穎達 仲通 洛州賈氏公彦

宋二程子道書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

長樂黃氏續通解 直卿 秦溪楊氏禮復 儀禮圖

嚴陵方氏禮記集解 臨川吳氏禮記纂言

番陽陳氏禮記集註 崑山王氏禮記集註

明盱江何氏禮記集註 廷秀 崑山王氏禮記集註

三禮編釋卷之一 盱後學鄧元錫者

曲禮上張子曰物我兩盡自曲禮入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說文儼恭也容貌 安定辭言安民哉

曰首章言君子脩身之要乃禮之本故以冠篇范氏教

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同不可長聲 欲不可從縱 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

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

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狼胡懇 毋求

勝分去聲 毋求多疑事毋貨直而勿有朱子曰疑事毋質

齊劉原父云此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文曰孝子惟巧

齊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

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悅 人不辭

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去聲 狎脩身踐言謂之善行去聲

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

不聞往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

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

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

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博上聲

節退讓以明禮曲禮篇文○陳注曰博裁抑也禮主其減

釋曰禮天則也天命之中在人為動作禮儀威儀之

則禮以體之然後天則畢察繕性正情而立人之道
全首毋不敬敬心精神之主也天命之中物各有則
不敬則懈而非僻入之棄其命矣惟毋不敬乃見天
則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毋不敬之謂也儼若
思非思若思也有主之虛淵乎可象存之則熙穆之
體可親敬威儀之則也安定辭易心後語也無疾遽
曰安無游浮曰定操之則平康之體可復敬話言之
則也容貌辭氣敬德之要也無體之禮於有體凝之
心氣之微於辭氣習之易入而可久守之也古之道
也忱體之終日對越有嚴終不敢侮終無有慢民與

三禮編釋卷一

二

有無安乎禮自卑而尊人其柄曰謙故教不可長禮
以坊欲欲萌則禮離欲動則禮撓欲熾則禮壞故欲
不可從惟虛集道志滿則驕泰失之故志不可滿樂
主其減以反性也極則憂故樂不可極蓋天則凜乎
嚴矣賢者於所狎隆以敬見所狎一天也坊其褻也
於所畏聯以愛見所畏一天也坊其疎也故君子之
善交也曰久而敬其事師曰親愛而知惡愛以天不
辟於其愛憎而知善憎以天不辟於其憎故禮者情
之概也積能散天道無久積不散者也不則懷惠矣
安能遷天道無居所不遷者也不則懷土矣臨財易

悅母苟得其則也惟無苟得可與存義矣臨難易備
毋苟免其則也惟無苟免可以遂志矣狼求勝則凌
而恃分求多則恣于貪故於微絕之疑事而質則動
於意而見成故毋質然不直則道不見是蓄疑也夫
豈忘直獨不已是已有之耳無意無必若非已見然
衡以天則善夫坐容莊如尸其則也立容德如齊其
則也禮從宜與時宜之使從俗惟土安焉無以有已
也夫親疎之殺一天禮所生也嫌疑之際禍亂萌焉
禮所嚴也禮有同事而異情者有異事而同道者齊
薛宋之餽兼金儲子季任之以幣交是也禮所別也

三禮編釋卷一

三

夫是非之辨較著淆之已則昏蓋衷於禮而後是非
粲其明也故禮其大也妄說辭費侵侮奸狎皆信實
恭讓之反故防其防焉言易行難脩身而一踐其言
斯為善道乎是禮之質也失則履無其基矣取於人
而來學則重在道而道尊道尊而信取人而往教則
道襲其矣然人情好之故以為人之患形而上者之
謂道德者得也心天而道曰仁心道而宜曰義而禮
其體也非禮道何自而凝乎故禮所以顯道神德行
而與仁義也教民成俗必五禮訓齊而後人道始終
之故秩然不則缺遺滋多將能備乎出禮者入刑故

爭訟未矣而非禮無決以原親立義降兵設教而後
輕重淺深之衷可測也夫達道人道也其孰不由而
盡分實難隆禮由禮而后天下之為君臣父子兄弟
者定故天典有敘必天秩維禮也官有師學之紀政
也學有師學之脩道也師親而後道傳然非禮莫知
所親而師亦莫與為親故非禮不親班朝治軍禮官
行法威嚴之貴矣而非禮莫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
誠莊之貴矣而非禮欲誠莊無繇也是以君子恭敬
作所務於樽節務於退讓一自下自制自克以復於
禮焉諸皆慎獨研幾直內方外之事諸曰勿曰毋曰
三禮編釋卷一 四

盡可以盡人可以达到

人生十年曰幼幼學幼二十曰弱冠弱冠三十曰壯有室
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
曰老而傳八十九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
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
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
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曲禮篇文
蒼白如艾色者稽久之稱不自用力以指意使人
曰指使傳傳家事於子也老惟忘悼憐愛也耄者老而

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雖有罪情不出於故故不加
刑人壽以百年為期曰期飲食居處動作無不待於養
曰頤○疏曰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古四
馬之車立乘安車者一馬小車坐乘也

釋曰人生而有道然生而蒙十年而神始發知幼然
學始此矣不學則蒙不解將失其所以為人故學者
覺也言日著於人之道也二十曰弱冠冠矣冠者學
之為成人也三十壯矣由身脩而刑家故有室於是
乎父子異宮四十強而仕學之事人也五十艾服官
政學之正人也於是乎治平之事壹寄之而立人之
道全仁者人也以天下國家為一人曰人也學學以
為人老而佚有安道焉故指使故傳然學不可已
也故隆禮自度耄期稱道不亂壹沒身而已焉夫人
生自幼弱以至老耄天之行也惟學乃法天而特行
故學以盡天

三禮編釋卷一

五

幼子常視示同如毋誑舉况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

不傾聽衰太溫消陰氣使不能苦不衣裳應給使便

凡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愛傾則姦曲禮篇文○上

釋曰幼學始毋誑何也曰蒙聖功也誠者聖人之本

故學主不欺自不妄語始故常視毋誑存純一未發

之心焉不裘少陽氣忌已溫天之道也不裳未成人

不備儀人之節也跛立則肆傾聽則邪傾視則姦淫

視則流立必正方聽必端視必平心其敬正矣故肅容攝心也視不上於面不下於帶不傾於左右惟平衡平衡平直也平直天德也心之神寤棲於目故平視乃攝心之要君子慎焉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音速○越者謹足容

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

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

祭者祭者容惠容繁力進色容顛顛音田視容瞿瞿音梅

言容爾爾戎容暨暨言容詬詬五落色容厲肅視容

清明戎立容辨音卑毋調音頭頭必中山立時行盛氣

三禮編釋卷一顛填實揚休陽王色玉篇文

釋曰聞之君子九思不慎是無心也九容不脩是無

身也君子心泰無不足故容舒遲學之為舒遲和正

心之道也躁則妄援來報往翩幡矣足容重重也手

容恭恭也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不使其身儻然如

不終日恭重之至也目容端平視口容止聲容靜壹

主於專靜也頭容直頭頭必中氣容肅似不息也立

容德如齊齊也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也色莊坐尸敬

也燕居告溫溫和也能敬以和天德其備夫平直專

靜天德之體也恭儉莊和天德之用也於容攝之矣

其成也山立玉色盛氣浩然填實揚休不赫喧赫喧乎揚休如字休自填實而揚易所謂充實光輝者也乃喪祭廟朝若服戎事以時異容以時動一不過其則焉君子莊敬日強慎其脩可以制形可以養心可以成德可以達天

凡言非對也安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

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

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鄭註傳陳燕見

居官謂士以下鄉大夫也祥善也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

母改眾皆若是鄭註母改謂當正容體母若父則遊目

三禮編釋卷一母上於面母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士相

文○同其行起而已

釋曰士相見之記曰凡言非對也必安而傳言何也

曰禮問則對對必時其不對者其異故者也乃汎言

必安而後傳易曰易心後語又曰懼以語則民莫應

是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其與人言必視其位所當言

事使言孝弟言忠信慈祥庶交益乎游言支言不言

也始視面察色受乃言中視抱謂頰視致恭若受命

然鄭曰容其思之且為敬也卒視面察色受與否是

道也毋改不直待君子則然與眾言皆然禮無不下

也語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仁之則也父則游目鄭
曰子於父主孝不主敬且觀候安否然母上於面母
下於帶則視固有則矣諸皆視聽言貌禮儀威儀之
則形色天性盡則者踐形者也孔稱四勿曰惟復禮
會語三貴貞諸貴道其重也夫今愚不肖罔已賢智
者以格式誹訾之將如古學何哉

八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反七性昏定而晨省在醜夷
不爭溫以禦其寒清以致其涼定其社夫為人子者出

必告音措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出告違反告
省顏色恒言不稱老自稱老則尊同於父母曰親
故言面恒言不稱老雖老而不失乎孺子慕者愛親之

三禮編釋卷一
至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古室南鄉戶近東南隅故西坐
不中席古並坐則席端為上行不中道古男女與路

立不中門古二門中有關兩旁有行必避食饗不
為樂不自為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言常若

有教使然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音紫詆不苟笑孝子不服
闇事於暗中不行不登危懼辱親也夫為人子者三賜

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
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陳注曰

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有車馬則尊貴之體貌
備矣故但受三賜之命而不與車馬同受二十五家為
閭四閭為族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
百家為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交遊則泛言遠近

之往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
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上曲禮○父命呼唯上而不
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
易方復不過時親癢才細反病也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
也王藻○父母有疾冠者不櫛側切行不翔言不惰徒

反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
齒本怒不至詈力智反○疾止復故父母存不許友
以死不有私財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音素疏曰

冠飾也衣純音純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音素疏曰
深衣頌綵也猶純素音素○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
非當室者不然

三禮編釋卷一
稱父拜之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
而杯圈起權不能飲馬口澤之氣存焉爾王藻○孝子

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
必有婉容愛孝子如執玉如奉上盈洞洞屬屬然如弗

勝如將失之敬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祭義○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檀弓

釋曰父子三綱之本禮六行先孝溫清定省儀內則
具之矣孝順德也犯上逆德畢末事故孝子不犯上

作亂而在醜不爭孝子何心以親心為心游有常無

常則忘親於游習有業無業則忘親於業恒言稱老則忘其親之為老也故禮闈門之內戲而不歎言孝不言慈故親有聲聽之無聲亦聽之聽至於無聲聽一親也親有形視之無形亦視之視入於無形視一親也事親如天也夫為人子者無以有已何自尊之有焉主與中席中道中門食饗為饗祭為尸處其尊也三賜有車馬矣而不及車馬嫌尸尊也身者親之枝事親之本也敢不敬與故孝在敬身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言苟笑不服闇登危不許友以死兢兢焉懼忘身為父母戮焉耳夫唯諾趨走一間耳父命呼唯

三禮編經卷一

十

不諾走不趨急命也業有常乃父命則執業而投食無及乃父命則當食而吐急命之至也親老而游不易方踰時愛日也其齋色容不盛懼年也樂莫大於父母俱存何純素之有焉有終身之喪不純采之謂也故親沒感口澤而哀感手澤而哀哀孝有不及故孝子之孝無終始也父母疾冠不櫛古重冠故不櫛不飭甚也不翔不為容甚也言不他及問醫求藥惟疾之為憂汲汲乎其言之也庸有惰乎夫憂樂則忘怒則散父母疾宜致憂詎有他乎諸皆人子至情故曰不不曰母勉為之則不得吾情君子病焉內自訟

而惻恒致其真誠庶夫經有之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故聖人因親以教愛因嚴以教敬孝子者心乎愛敬者也愛深則氣和氣微為色色發為容愉婉和氣之溢也敬深則洞洞屬屬洞洞中無物也屬屬誠不絕也洞洞敬之存屬屬敬之實如執王如弗勝如奉盈如將失之敬戒之至也懼不得親懼不順親馬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則脩己之容成人之道也於孝為已疎矣上皆事父母視聽言貌威儀之則不過乎物可以成身矣不失其身可以事親矣能事其親可以事君事長矣以治家則理以治國則康

三禮編經卷一

十一

以事天則明以事地則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肩隨之謂隨也行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曲禮篇文廟容四人長者居席端若五人則長者一人異席○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嫌若序燕見法不將命者傳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見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植特帛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容不恭不嬰色甲切也寢則坐而將命少儀○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上長者之手負劍辟音耳詔之則掩口而對曲禮篇文○叩口旁掩口以從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去長者所視而向背

為丘平而人可陵為陵鄉長 謀於女者必操几杖以

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呂氏曰坐有凡行有

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

趨而退 先生有德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

業則起請蓋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侍

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侍坐於君子問更端則

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 願有復也則

左右屏 內而待 註居左則屏於左居 侍坐於所尊敬

無餘席 於席端近尊者 見同等不起燭至起 時變 食至

起 禮行 上客起燭不見跋 音跋炬本也炬將盡藏之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 具究反 杖屨視日蚤莫侍坐

者請出矣 曲禮篇六 陳注 凡侍坐於君子君子

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退可也 改居自夜

侍坐問夜膳董請退可也 士相見禮文 筆香云 侍

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者辭少者反席而

飲長者舉未酬 反 少者不敢飲 尊所置尊之所 長者

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實木

曰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既者不寫其餘皆寫 註重

器也 陶梓之器不漑謂在竹之器 餘不祭父

也 陶梓之器不漑謂在竹之器 餘不祭父

不祭子夫不祭妻 以食餘之物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

坐不辭 曲禮篇文 御同侍食與長者同饌也 貳物

已母放飯母流歎小飯而亟 林 之數 嘍音 母為口容

客自徹辭焉則止 少儀篇文 先飯猶嘗食後已猶勤

食不飽 議 共飯不澤手 古飯以手與人共飯摩手

徒九 飯 去聲 取飯 母放飯 母流歎 母吃 食

骨 賊主人 毋固獲 謂必欲得之 毋揚飯 其熱氣 毋投與狗

三禮編釋卷一 十三

也 飯 黍 母以箸也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絮羹主人辭不能亨 通 客歎臨主人辭以羹 反 濡肉

齒決 穀 乾肉不齒決 補脩之類 當 母 母 母 母 母

音 釋曰或問之年長以倍三十者於耆乎四十者於耄

乎非也禮二十而冠成人而與為禮此其則也長以

倍近於親也故父事之以廣孝十年以長近於兄也

故兄事之以廣弟即五年以長所長者眇矣有隨焉

以廣敬無不讓敬天之序也長者與之提攜親之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詩有之矣兩手奉其手手容彌
恭也鞠躬如負劔然身容彌肅也辟咤如不息口容
彌止也有詔焉則掩口而對君子於所尊逾近狎則
敬逾隆敬天之則也夫尊長於已踰等矣而問年于
齒也燕見而將命已踈也遇於道見之面之矣弗見
弗面而辟禮也不請所之不敢以其私慮尊者動止
也喪不俟事而植帛嫌若敵者然又喪無不拜植帛
勤尊者以與為禮故不敢也夫琴瑟居闕不徹矣侍
坐弗使不敢執也稟專於尊也不畫地為容坊肆也
不翼坊自便也敬專於尊也乃先生所受學也敬彌

三禮編釋卷一

十四

謹從先生而越路有言是貳尊也遭於道趨進拱立
不敢辟所受命也不與言乃趨而退從其事不瀆尊
也侍坐於先生問未終而對躁也終不對塞也然對
必顧望察言觀色敬事人也問更端則起其有唱也
必有為也敢不敬乎古之學者習有業請業起敬業
也古受業者既習請少進故請益起亦敬業也敬業
敬道也就謀而操几杖對必辭讓召無諾惟唯諸嚴
師也非為恭也恒若無若虛一無知以受命焉侍食
於長者親饋拜敬也不親饋不拜為長者之答已也
則不拜亦敬也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敬受命也

御同於長者而貳不辭偶坐不辭敬有為敬讓於尊
也則不辭亦讓也拜而敬未若不拜而敬之為至也
辭而讓未若不辭而讓之為盡也古之道也○飲食
生人之大命也從以已而不自克則流棄其命矣故
放飯流飲貪也啗食醫骨恣也投狗骨輕也揚飯急
也絮羹飲醢濫也固獲必也皆放於欲而求致味也
夫飲食天則也以一飲一食而忘禮之節貪而恣輕
而急濫於美而求致味惑於欲也天人之介何遠焉
禮廉以節而已矣

三禮編釋卷一

十五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註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外
夫二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註為猶然後出迎
門客固辭禮初曰禮辭再曰主人肅客而入呂氏曰俯
所謂肅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
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註降下也謂大夫主人
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
之拾級聚足註拾當為涉級等也聚足謂連步以上
○步相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坐
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任鑿言長者言事未竟舉
者之正爾容聽必恭毋勦物交說擊取他人之毋雷同
附和人言必則古昔稱先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

恐墜入虛非有人也如有人致恭不顯之臨也無敦之保也古之君子無執無入而非天一主於誠慎善夫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上若有疾風迅雷其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王濂篇文○向天明而居順生氣而臥敬天威而變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

居於內禮子篇文○內謂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晝而居內似有疾夜而居外似居喪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呂氏曰禮不備不責人所不能強心在於敬財力之不足非禮之警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

者專席而坐側獨也獨坐一席不設待賓之席專單也禮所謂側受禮之側同專席與郊特牲所謂專席而酢之專同齊齊者不樂不弔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去聲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

不問其所欲適墓不登壟壟助葬必執紼引棺臨喪不笑望極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相

者以音聲相勸以助春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碎塗潦憊憊也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

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

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曲禮篇文釋曰夫君子之行禮非其物之謂也貧而以貨財為禮老而以筋力為禮是貧而老者終不可以為禮也禮無不體其何以貨財筋力為乎誠貧也於器不能賻先往後罷可也誠老也君命不能拜一坐再至若使人受可也禮貴及物古之君子問人寒則衣之問人饑則食之稱人善則樂之無口惠也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之矣故喪弗能賻弗問其所費疾弗能遺弗問其所欲見弗能館弗問其所舍夫禮以安人上賜曰賜然必使致焉必善辭命致焉曰來取慢之也三禮編釋卷一十九

是以上令也敵曰與必情焉必儀及物焉問所欲嘗之也是以物取也故皆不以命記不曰賜君子與小人乎夫皆謂賜也謂賜君子及小人不同日以辨分也非是之謂也夫禮不拂人不違時故追俗為制示變俗非從宜也故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無變焉爾也然必以法故曰謹脩曰審行則所為從俗者有節矣故麻冕從儉拜下從禮謹審之至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踴踴庶人僬

釋曰天子穆穆語容也王法天見善不喜見惡不怒
深以遠而後成其為天諸侯皇皇如天有日月肅雍
顯相皇也大夫其四序之吏乎各宣其氣協恭和衷
則濟濟之謂也士趨事赴功庶人奔走服役見於君
不為容進退走踰踰僬僬之謂也蓋各有當也

天子視謂視天子謂視國君不得平看於不下於帶國君綬天子謂視天子謂視國君不得平看於
視視其面之下於之上也大夫衡視大夫之臣視
士視五步以上俱曲禮篇文○士屬視士亦不
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府進象笏書思對命
備遺也既服習容觀王聲使王聲與乃出揖私
三禮編釋卷一

朝朝其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史進象笏書所思慎慮也書所對擇言也書君所命
成信也習容觀王聲乃出展儀也其蓋志盡儀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音谷必垂足如履齊頤雷
垂拱垂拱者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此視下
聽鄉去任左以上俱王藻篇文○聽任立則磬折垂
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曲禮篇文○陳
佩而王佩從兩邊垂此立容之常微俛則向於身小
他則垂大俛則委於地視君高下之節而倍敬其敬也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辯

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君在堂升見無
然當正東正西不得就君所處邪衛之
方階辯君所在君近東則升東階凡言非對也妥而後
傳言傳言猶出言若君問則對不待安坐也
君命君有大夫與士肆音舉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
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
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
以禮曲禮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
不俟車王藻篇文○疏曰節以王為之以明信輔君命
節也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謂朝○君命召
廷治事處在官近故云屨在外遠故云車

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近之曲禮篇文○御讀為送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
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
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及則必下堂而受命曲禮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
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呂氏曰君臣義合也父
子同不合去君有疾飲樂臣先嘗之親有疾飲樂子
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曲禮篇文○呂氏曰醫三
而無疑然後服○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去無方
之謹疾之道也

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

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禮子篇文○饒氏曰子之於親事皆當理會無可推托事師如事父故喪就皆無方有方言不得越右不得越左各有所守也致喪極哀毀之節方喪此方於親喪心喪謂若喪父而無服

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曲禮篇文○呂氏曰死其所受於君○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

邦邑危則亡之檀弓篇文○應氏曰衆死則義不忍獨生焉得而不亡先王爲禮以戒凡使引慝執外嬖忠致命而已陳氏曰思敗之死則無輕軍師思危之心則無輕邦

釋曰凡燕見於君非廟朝燕矣必辨君南面正位也

三禮編釋卷一

二十二

君南鄉答陽臣北面答君明穆之道尊卑之位禮之大體也不得辨則不正面而正方不敢疑君善夫阼西階異賓主升有方矣君在堂惟君在則趨升急君也有方階乎臣從君無容禮善夫凡侍於君身容俯紳垂足如履齊其則也即頭容亦俯頤如雷其則也垂拱手容之則視不上袷不下帶主於下聽任左以嚮君主於上視聽之則也乃主佩筒則垂玉佩垂則委壹視君加敬焉善夫君有命大夫率羣士而肆何也肆乃習習君底行也君令臣共無敢肆乎重命也官及府庫若朝思不出其位故言無越思重官守也

夫臣精白一心承上德者也何異事異慮之有焉故

輟朝而顧病之矣爲其有異慮也夫禮也者辨君臣

上下之位綱政法教治之紀者也是言之宗也故言

必於禮有問有對必於禮重禮也人臣之禮不顯諫

從其諷也不欲以諫故章君過也然三諫而不聽逃

之矣義不苟合也父子主恩安所得逃號泣隨之而

已矣樂共子言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謂君父師也

父生君食師教而後生人之道全父子主恩有隱無

犯以全恩也就養無方以篤恩也君臣主義有犯無

隱以全義也然就養有方矣不以趨走承奉自同於

三禮編釋卷一

二十三

襲臣明義也故非時不見非禮不見師王道敬道則嚴師師所受命也故無犯隱則蓄疑道不白矣故無隱養無方於父同恩之盡也乃服勤致死君父師同道矣夫父也致喪也君方喪矣乃師取其敬而心喪無服何也師恩厚薄視其道禮隆殺視其恩服庸得制乎心喪三年則致隆以爲極也惟教以盡性者當之曰心喪俾夫人得自盡焉義隆於一視而禮各稱其物宜不謂之曲而至也謂之何哉蓋至於死生之介而死社稷死宗廟死制死軍師死邦國凜不敢過則焉嗚呼禮之曲而中也天則之微而顯應而妙圓

行方止而義精入於神也何物不體而終末之有體也一不敬則徑情而野膠文而固於致曲也遠矣如禮何故禮以致曲也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疏曰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於曲禮之義為多○註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先

髮於後拂髦髮去髦上之塵髦用髮為之形冠綏綏亦縷以束冠之纓結於頤下下垂謂之端玄端服衣用緇布而裳

綏此所陳皆以先後為之次玄端服衣用緇布而裳裳下士韠音畢○以韋為之古席地而坐臨俎豆故設

雜裳韠音畢○以韋為之古席地而坐臨俎豆故設雜裳韠音畢○以韋為之古席地而坐臨俎豆故設

曰韠紳帶大指帶中者皆備尊左三禮編釋卷一二十四

佩紛數文反○悅音稅○刀礪小刀小籥音家○狀

之解小以拭器金燧取火○右佩玦決○指以剔齒○

袖以別收衣管帶○大觶音大○木燧音大○取

火燧音大○偏音大○屨著音大○某音大○婦事

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承音大○紳音大○

上如音大○左佩紛音大○刀礪音大○小籥音大○狀

施音大○綦音大○綦音大○綦音大○綦音大○綦音大○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音大○寒疾痛

苛音大○而敬抑搔之音大○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

扶持之進盥少者奉聲音大○樂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

扶音大○持音大○之音大○進音大○盥音大○少音大○者音大○奉音大○聲音大○

樂音大○長音大○者音大○奉音大○水音大○請音大○沃音大○盥音大○

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於奮之溫承藉之美謂柔

饋音大○醢音大○酒醴音大○芘音大○菽麥音大○蕡音大○稻

黍梁秫音大○唯所欲棗栗飴音大○蜜以甘之薑音大○菘音大○

似荳而音大○粉榆音大○免音大○蒸音大○膏音大○膏音大○之音大○父母

舅姑必嘗之音大○而後退音大○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

拂髦總角音大○男女未冠音大○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

具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欽音大○枕音大○篋音大○

三禮編釋卷一二十五

親身私音大○麗音大○婦音大○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

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由命士以上音大○父子皆異官

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

以旨甘音大○父母舅姑將坐奉音大○席請何鄉音大○將

枉音大○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音大○欽席與篋音大○

玄音大○象篋音大○枕音大○欽篋音大○而獨音大○之音大○篋音大○又音大○以音大○獨音大○之音大○

懸音大○之音大○枕音大○於音大○篋音大○也音大○父母舅姑之衣象篋席枕几不傳音大○

謂音大○置音大○有音大○常音大○處音大○不音大○杖履祗敬之勿敢近音大○敦音大○年音大○皆音大○盛音大○黍音大○

得音大○轉音大○移音大○置音大○他音大○所音大○杖履祗敬之勿敢近音大○敦音大○年音大○皆音大○盛音大○黍音大○

酒器音大○匱音大○非音大○餽音大○莫音大○敢音大○用音大○與音大○恒音大○食音大○飲音大○非音大○餽音大○莫

酒器音大○匱音大○非音大○餽音大○莫音大○敢音大○用音大○與音大○恒音大○食音大○飲音大○非音大○餽音大○莫

酒器音大○匱音大○非音大○餽音大○莫音大○敢音大○用音大○與音大○恒音大○食音大○飲音大○非音大○餽音大○莫

之敢飲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餽勸勉之使食既而後餽其餘

食恒餽盡食其常父沒母存家子御侍也食羣子婦佐餽

如初在時旨甘柔滑孺子餽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

應唯上聲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於

逆噦於界噦帝咳苦受欠伸跛彼義倚睇弟視視不

敢唾切洩鼻出者寒不敢襲不敢搔不有敬事不

敢袒切楊不涉不擻水則不褻衣衾不見現裏為其

父母唾洩不見使見冠帶垢和灰請漱平衣

裳垢和灰請澣澣衣衾綻直裂紉反陳歲請

補綴音拙以線五日則燂詳廉反湯請浴三日具沐其

間面垢燂潘音請音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

賤事貴共帥時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

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他而後取授而

置而授者其無置則皆坐莫之而后取授而

者亦跪就地以外內不共井不共瀉浴不通寢席不通

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

嘯不指駭人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障

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急若飲去食音

之雖不者當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音休之子

婦未孝未敬勿庸也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

之也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失禮之罪父母有

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音則復

反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疏曰純熟

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

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

有二妾父母愛一人馬子愛一人馬由衣服飲食由執

事母敬視父母所愛也由自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

宜猶善也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

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

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

傳家事於長婦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

婦舅姑使冢婦母息不友無禮於介婦劉氏曰不友不

也舅姑若使介婦母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

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

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許六無私器不敢私

假不敢私與鄭注家事婦或賜之飲食承服布帛佩悅

謹昌改蘭香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親

慈以旨甘愛洽敬隆施於率土德一道同比屋其可封乎不謂之后王降德謂之何哉且夫子婦之孝且敬者必自敬親命始矣將而順之勿逆也亟而趨之勿怠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已飲食之不耆也衣服之不欲也已也然必嘗必服而待勿之適已意違親焉乃加之事人代之而勿欲欲從其事爲恭也孝矣然猶之已也代則親念其勞慈之敢不承乎故姑與承志姑使如親事而後始復從其事於承志意怵曲而盡矣夫子婦有勤勞之事勞矣詎能無愛雖其愛以愛故而弗之勞也姑息之矣故姑縱之寧數休而勿

三禮編釋卷一

三十

之亟焉勞以爲愛愛以行勞愛其至夫子婦未孝敬而疾怨則傷恩傷恩禍也寬柔以教何渠弗改不可教而後怒怒亦教也終已不改乃放乃出而終不表禮焉庸非教乎故教恩也怒亦恩也不表禮即放出亦恩主恩也夫乃父母過而不諫即陷親於過罪也諫而敢自遂亦罪也故下氣致柔氣徵爲色發爲聲皆怡以和而後父母安之庶其入乎即不入悚然知孝敬之不足也蓋起敬起孝庶其說乎說則復諫終諭之於道也爾又不說則小事姑已既事而時格其微焉可也與得罪於鄉黨州閭將且有大憂則寧孰

諫孰諫之者謂反復之也如是而猶不說猶甚不說惟自反責起敬起孝焉此孝子之心也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賤矣然其愛之敬承其意加隆焉非其隆之承志焉爾也君子之承志也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故沒身不衰也夫父母之婢子若庶子庶孫猶之曰父母之遺體然子有二妾以接已成恩制自已矣然已所愛由衣服飲食若執事無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惟無已也爾夫妾也賤妻敵體矣雖甚宜之父母不說出不謂已宜也雖甚不宜父母說之宜莫大焉子與有無宜乎故孝子無已也夫君

三禮編釋卷一

三十一

子之果於善求自致也其不果於不善求自謙也然無以有已思必及於父母誠思貽榮也爲不敢不力乎思貽辱也反敢不亟乎故果於善無已不果於不善無已此孝子之心也舅沒則姑老於冢婦既授之室矣祭祀賓客其事矣而每事必請明有尊也介婦之於冢婦也亦然明有宗也舅姑使冢婦而息而不友而無禮於介婦愛而使恣也勞而使懟也且難乎爲下故戒之使介婦而敵耦則陵難乎其爲上故不敢並行並坐若並受命焉故兄弟恭冢婦友介婦恭其義一也皆以安人已也夫婦之有私室也以即安

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儀禮言

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妻使食

嗣子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

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此數語

求其質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

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三月之

未擇日則髮為鬢音采所存男角夾句兩旁當角女羈

留頂上縱橫各留不翦者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

三禮編釋卷一三十四

責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滌男女夙興沐浴衣

服具視朔食朔食大子大牢諸侯少夫入門升自阼階

立於阼西鄉聲去妻抱子出自房當楹立東面姆先相去

曰母其敢用時也日祗見形向孺子夫對曰欽有帥同

帥欽敬父執子之右手咳戶才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

左還旋授師子師辯同告諸婦諸母名陳注諸婦同族

告諸男同宗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

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

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去禮所陳謂

御大夫以下故以名備告同宗諸男卑者世子生則君

沐浴朝服玄端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

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世子庶子妾見於外寢

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滌夙齊見於內寢

禮之如始入室如初來君已食徹焉使之持餒時與安

同遂入御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

見於君擯者傳姆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所愛君名之

眾子則使有司名之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異於

庶子之禮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

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

之禮如子見父無辭應氏曰祖尊故食音子者三年而

出見於公官則劬有賜以勞大夫之子有食音母士之

妻自養其子 由命士以上聲上及大夫之子旬均而見

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內則篇

必記記異聞者

釋曰夫禮何始始於謹夫婦矣夫婦謹而後父子親

內外和而家安堂之有室也室之有與也官之有室

堂及庭也內外之辨峻深謹之也男子在外女子在

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后王君公則深宮而固之以門閤寺守之所以謹之也夫夫婦同體者也而禮不同施柝夫揮柝不敢懸也夫篋筥不敢藏也即漏室不共也夫不在枕簟篋獨器而藏也家如是而後嚴夫夫婦象天明也夫婦之交象天地之判合人道之始生民之大義也惑於欲而不知其義故褻之禮以坊褻則天明之道也天地惟冬陽氣藏於寒泉故七十則同藏無間息老之義也妾雖老與於五日之御天以普施為德廣胤祚不專以溺也非適妊娠之候不交不親內外辨深所以養壽命之原閑邪僻之實

三禮編釋卷一

三十六

端風化之本是天地之大義也古王后君夫人當夕嬪御以其等序進承於君故后夫人歸寧若有故妾御終莫敢當夕者坊上僭也古之制禮者如此乎其防也乃淫僻安從生乎妻將生子彌月矣辟燕寢居產室專凝以翁之道也夫使人日再問朝夕之義也此作也自問之親之也妻不敢見姆衣服而對夫婦賓主之道也敬之至也子生日再問同體也夫齊不入側室之門齊無二事亦無二志故不以干也子生男設於門左女設於門右而剛柔陰陽之義始此矣其接子擇日始生而見謹之也君世子大牢宰

掌具重之也大夫少牢士特豕以其爵為之等為且嗣宗職重之也庶人特豕謹之也禮無不敬也君世子卜士負擇吉士也擇所長也卜食子之母擇吉士女擇所養也無不卜者稟於神明之道也異為孺子室於官中何也一心志聞耳目安萌芽養幼少之道也擇諸母與可者何也於諸母中而擇之舉可者而與之也寬容德裕和緩慈惻但惠愛利溫煦厚良易直恭端莊敬誠慈如是而加之以畏慎謹言師道具矣師如是而後全故擇之次慈母又次保母時志意察欲惡順相長育慈母之道也特寢寐察饑飽謹防

三禮編釋卷一

三十七

衛養保母之道也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慈母致忠愛養之三公三少之道也教如是而後豫將以為宗廟生民社稷主得無豫乎子室他人無往慎習也欲不見異習而遷也夫接子可矣又三月而見子何也子生三月而徹的知孩笑故以見而名也具視朔食重朔重初生也君適子庶子大夫士之子其接子食子見子通而降是內治之則也

子能食食謂音教以右手能言男唯上女俞男擊輩女擊擊六年教之數一十百與方名東西南北七年男與方名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

若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上日與六甲十年出就外傳

教之師居宿於外學書計九數衣不帛襦袴為太禮帥

初教之方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諒習簡簡十有三年

學樂誦詩舞勺同酌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

可以衣去聲裘帛舞大夏博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受田給博學無方孫去聲友視志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

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女子十年

不出姆音茂教婉婉音晚聽從執麻泉治絲繭織紝反女金組

三禮編釋卷一三十八禮相助奠冠似繼古以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

謂父置冠服繼中謂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齊奔則為妾按也言得

不得仇母喪凡女拜尚右手內則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

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儀篇文

拜低頭今婦人拜也左傳三肅使者手拜則手至地而

拜頭在手上今男子拜也婦人以肅拜為推事手拜

耳故雖君賜之重亦肅拜而受為尸虞祭為始之尸

也士虞禮曰男尸女尸為喪主夫與長子之喪當

稽顙故不手拜或曰為喪主不手拜則亦肅拜也

釋曰人之生也待教而善而教莫先於家子能食教

以右手右陰也陰道代終故右強男唯盤華女俞盤

絲剛柔之義自此始也男女不同席共食教之別也

出入門戶教之讓即席教之讓飲食教之讓而有讓

有別自此始也古之君子在席之上讓而坐下觴酒

豆肉讓而受惡非其性生教使然也夫子生擇傳母

教之矣十年易子而教曰外傳異內也就傳有業矣

業成于專故居宿於外書計六藝始事學之為日用

禮帥初坊志變也別也讓也剛柔陰陽也與生俱何

可無帥又何可有變也帥有常朝夕學幼儀教不躡

等也夫請肄何也謂請業請益肄習之也所請肄必

簡謂要約得循習以精也所請肄必諒謂信實能循

習以精也夫詩樂以導和也故教之咏歌教之舞成

三禮編釋卷一三十九童而教之射御所以柔其體和正志而平心也冠而

學禮禮五經六典畢學也前此獨幼儀詩歌孝弟曰

博行坊逸也前習之矣博學曰不教坊務外也少

有得而教諸有能益乎故息與務外學之大患然人

情之所必有也夫博學矣又內而不出於立本深矣

然無方而後大易多識以大畜又曰出門交有功學

無方也孫友友相下乃益也視志志不惑乃立也可

與立乎庶其有行未能立將何行如之故視志也四

十可仕矣官先事事至而經度曰謀謀事而紆圖曰

慮出謂應卒發如決幾然皆方物以從之求不過物

也物必有則森不可過曰方易曰君子立不易方是也大學曰格物格者正之謂也傳治平曰絜矩矩所以方也學曰格物仕曰方物其義一也謂因物之則為則也以斯而謀慮其鮮失矣故仕仕道也道合服從不可則去仕之大方也諸仕而服官之事不具內則內也大哉乎古之敦學也人生而蒙十年始就傳而學已登其才造之於大學比四十乃學成而仕五十服政蓋三十年學三十年用而七十乃老也此天道亦人理故天六月而用藏六月而顯仁人學優而仕仕優而學終身焉女子十年而教教女貞教家

三禮編釋卷一

四十

之本也教之德言工容教之相奠事止於衣服酒食籩豆醴醢教女貞之道也聘為妻六禮備也六禮不必備疾趨而昏曰奔周禮中春奔者不禁是也乃淫奔棄之矣于是知內則之教也男教之陽道教之男事婦教之陰德教之女儀盡天下男女夫婦而曲成之於教也無遺教也夫今之矣

男女不雜坐不同梳音音不音音同中櫛不親授音音

架同置衣服者中以浣潔櫛以理髮嫂叔不通問無門道諸母父妾之不

漱髮裳外言不入於相內言不出於相女子

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也

姑姊妹女子子重言子別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於男子也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現焉弗與為友曲禮

○有見才

三禮編釋卷一

四十一

三禮編釋卷之一

三禮編釋卷之二

肝後學鄧元錫著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人常服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讀曰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也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如不克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也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而曳引其踵如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三禮編釋卷之二

趨也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地尤迫故不趨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接武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是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也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折則裳下委於地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曳足則齊如水流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席上亦然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席上亦然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頤雷如矢弁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始入而辭曰辭矣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席曰可矣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一人而已矣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三禮編釋卷之二

而遷屨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遊曰歸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可也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父子不同席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徹重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舉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舉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舉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舉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舉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舉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舉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舉疏曰物有宜奉持者仰手當心

繹曰登堂而跪正席敬也客跪撫席而辭讓也主賓之交敬之必讓之稱也重席致敬也徹之則敬無從著故固以辭待踐席乃坐敬之之盡也夫請事主道也未問先舉已亟矣故不問不舉

將即席容毋作須詳緩謹容儀毋使有失而可愧作也兩手摠苦侯反衣去

齊音尺地一尺而坐便起居恐躡躑失容衣毋撥半末反也

越音越履音履謂不可踞先入者所脫之履母踏音迹躡也席音當由前越

隅由席角必慎唯聲對也諾謹應

繹曰踐履踏席肆也摠衣趨隅慎也唯諾一間耳而

三禮編釋卷二

必慎不違則之盡也

奉上聲席如橋高平衡平請席何鄉向何方請往何趾席臥

問足向何方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

上朱子曰東向南向之席皆尚若非飲食之客講說

布席席間函丈疏曰凡飲食燕享則賓位在室外講說

一則兩席并中間空地共一丈虛坐盡子忍後謙食

坐盡前祖豆在前盡前恐汗席也登席不由前為

躡席疏曰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躡席陳註行禮時

必由前不可得已徒坐非飲之坐不盡席尺讀書食

則齊豆去席尺玉藻篇文○王氏曰食則豆去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臣侍君坐若

則退就別席或旁無別席可退或有席君不若賜之食

而君客之待之也則命之祭然後祭禮自居也先飯上

辯編嘗羞示為君飲而俟禮食未飲前啜飲以利滑喉

不飲俟而啜飲以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君君俟而君命之羞羞近者於近處命之品嘗之然後唯

所欲品猶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必自近者始客與

覆手不敢殮音孫○陳註覆手謂食畢而覆手循口之

禮食竟更三殮以助飽君未覆手君既食又飯上殮飯

則臣不敢孫明不敢先君飽也君既食又飯上殮飯

三禮編釋卷二

殮者三飯也君畢食則君既徹食竟執飯與普乃出

授從去聲者臣乃執已之飯與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

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係虛涉卑已太係厭也水漿

則為係卑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

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

色酒先典如也禮度明二爵而言言與問同意斯禮

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謹重自退則坐取履隱辟音而后

履不敢向人坐左納右坐右納左王藻篇文○跪左足

之履納左足○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謂庶飲而

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謂膳則俟君之食然

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
而俟若欲其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謂君食之坐取屨
隱辟而后履君為之興則曰君無為興臣不敢辭君若
降送之則不敢願辭遂出鄭注不敢辭其降於大夫則
辭退下比及門三辭士相見禮文○大夫兼三卿五大
夫尊得辭降也此記與王藻文小

釋曰侍君坐必退席恭也不得退則必引而去君之
黨尊君黨也臣於君黨不敢干况君乎夫食之祭也
敬食道也賜之食而君客之祭可矣然不命不敢祭
也先飯先品嘗食先飲而俟嫌尸客禮焉嘗羞有膳

三禮編釋卷二

五

宰則非客之也彌降矣君命羞羞近者順近食也命
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順君命也君未覆手不敢殮
後飽也若為君備食然既食又飯殮則不敢不飽也
爾既徹執飯齊以授從者不授既嘗食嫌以汙君
庖焉又承君惠必終也云爾君賜之爵飲之也不於
席受於尊所再拜稽首而受臣節也已受登席祭飲
之卒爵而俟不敢留君惠也然必君卒爵乃後授虛
爵終不敢先君焉爾夫酒以洽恩亦易踰節遂其驩
能無踰乎故三爵而言言油油節文終遂焉古無筭
爵行而說屨其退也坐取屨於隱辟而屨坐左納右

坐右納左嗚呼禮曲至壹至此夫信無不體矣君為
興辭曰人於此君無足為興者臣不敢辭為之降送
之不敢願遂出明不敢為禮也爾大夫則辭比及門
三辭慮勸君

凡尊必上玄酒不忘唯君面尊坐必向尊示惠自唯饗

野人皆酒禮不下庶人唯使大夫側尊旁側也謂設尊

凡進食之禮左般肉帶骨右載側更反○純肉切曰載

食嗣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分燥膾炙音處外異饌在

外醢音普處內食主在殺蕙添音蕙添音處末加豆也酒漿

三禮編釋卷二

處右疏曰脯訓始始作以脯脩置者左胸音右末即成也脩亦脯脩

訓治治之乃成薄析曰脯而為蕙添日未左右便於食也

食脩諸客若降等謂爵齒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

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代始為飲食之人謂之祭延導

也祭食祭所先進祭後進者後祭散之序偏祭之朱子

人酒祭於地祭食於豆三飯而止飽須勸乃更食主人

延客食載公食大夫禮云三飯而止飽須勸乃更食主人

加然後辯編主人未辯客不虛口酒湯口使清潔及

安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

拜而食陳註饋也卒食客自前跪徹飯去齊以授

到肩乃飽而殮孔子既不辭又不食肉
乃獨澆飯而殮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
○孔子曰吾食
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詞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
食不足祭也吾殮音作而辭曰疏食詞也不敢以傷吾
子疏記篇文○少施氏音惠公子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陳註君賜及門
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其賜所謂再拜敬之至也本末于說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
也

釋曰禮三命受車馬君既命乃乘服以朝而拜賜未
命雖有爵弗敢即乘服也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據按也覆左子以按於右手之
上致至也頭反手俱至地也

三禮編釋卷二

酒肉之賜弗再拜陳註酒肉輕故惟拜受於家凡賜君

子與小人不同日凡獻於君大夫使宰恐動君降士

親自往皆再拜稽首送之

釋曰大夫遣宰不親也士親矣然大夫遣宰再拜送

士至君門授小臣亦再拜送曰皆再拜稽首

膳於君有音桃桃音列桃音美桃音食桃音蓋及辛菜也列若

其性宜以其形於大夫去聲於士去聲貴賤皆造七到

於膳宰不大夫不親拜為去聲君之答已也大夫拜

賜而退大夫拜君賜不親及門告小臣小臣士待諾而

退又拜弗答拜士待諾乃退為不答拜也大夫親賜士

拜受又拜於其室大夫之家衣服弗服以拜下君敵者不在

拜於其室尊卑相等在家而拜受則不復往彼家拜謝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不敢直言獻如云致馬

士於大夫不承賀大夫於上大夫承賀以上俱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

告君勞去聲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疆此古大夫私行出

已事若婚嫁有行非為君使行也必請臣不敢自尊也

則又拜拜竟而後對急謝見道中遊涉所至士有獻於國

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言何物則再拜稽首而後對

三禮編釋卷二

曲禮篇文○士有獻必親然不親見故

水潦降不獻魚鼈水涸魚鼈易得鳥者佛符勿其首

策綏疏曰策馬杖綏上車之繩獻甲也者執胃兜登

執之獻杖者執末杖末往地不淨獻民虜者操右袂伐

所傳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疏曰契者兩書一

先書為尊後書為卑名米可即獻獻熟食者操醬齊齊西反

也獻田宅者操書致書致謂詳書其多寡之數而致之

豈上所賜子可凡遺聲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

手執簫左手承拊音尊卑喪輓若主人拜則客還旋

辟音辛音拜呂氏曰下於上曰獻上於下曰賜敵者曰
 精未也疏云刻之差別似蕭故名附中央把處容主尊
 甲相則授受之際皆稍磨折而見其概之垂也旋碎
 以避之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附鄉與客並
 然後受自受者以敵客不當使人受也由從也從客左
 手以捉之而下頭而受進劍者左首首劍拊環也容右
 之時主客並立而居南進劍者左首首劍拊環也容右
 也進戈者前其鐔反後其刃疏曰戈鈎子戟刃當
 不以刃進矛戟者前其鐔三廉繳柄尾平底進几杖
 者拂之也去塵效馬效羊者右牽之也效犬者左牽之
 執禽者左首首尊主左飾羔鴈者以績音會畫布為
 珠王者以拘以兩手在左受于劍者以袂承袂以覆贊受
 三禮編釋卷二
 弗揮不可振除凡以于劍苞首篋問人者操以受命
 如使上之容曲禮篇文○苞者苞裹魚肉之屬且者以
 之也使者受命時操諸物即習其○其以乘壺酒四東
 威儀進退如至彼國之儀容也
 脩十脰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脩以將命亦曰乘
 壺酒東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
 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陳門外犬則執縑息列反去
 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曰守犬田獵所用曰
 田犬充庖牛則執紉反馬則執鞚音皆右之便巨則
 曰食犬左手操車則說音脫綏執以將命申若有以前之
 則執以將命古人獻物必先之者左傳無以前之則

袒開案音恭奉謂開案出甲與則執蓋子則以
 左手屈執音獨執拊音撫劍則啓櫛音櫛之加夫音梳
 音與劍焉衣開匣以蓋匣蓋也蓋匣合也夫梳劍
 匣中而以笏書備苞音藉音齒音席枕几類音枕也
 杖琴瑟句戈有刃者積句○謂皆也箭音箭也
 皆尚左手十六物左手執上右執下也箭音箭也
 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音避刃不以刃向人
 凡為長者去聲除機之禮必加帚反於箕上初持箕
 置其上兩以袂拘音拘如字而退其塵不及長者當掃時
 手舉箕一以袂拘音拘如字而退其塵不及長者當掃時
 帚前且掃且還而退也以其自鄉而扱吸之曲禮篇
 三禮編釋卷二
 飲取也不以○泥音埽去音埽埽音埽埽音埽
 箕向尊者○泥音埽去音埽埽音埽埽音埽
 席不以髮音髮也執箕音擗音擗音擗音擗
 天子楮音楚他頂方正於天下也楮音楮也楚音楚
 挺然無所詘謂之挺蓋以諸侯茶音舒舒音舒音舒
 後直正角讓於天子也故殺天子大夫前誦後誦無所
 不讓也笏天子以球玉美王大夫之諸侯以象大夫
 以魚須如文符以成文爾雅魚須魚須飾竹
 也大夫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遠尊而伸故飾
 子與射無說音射大夫聘執聘圭而射也

則就而掃而已
故曰說笏也
入大廟說笏非禮也
大廟君當事則說
故臣說之失之矣

小功不說笏
禮可勝情
當事免問則說之
事可勝禮
既

搢必盥
為將執
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
為已盥故也
凡

有指畫於君前用笏
用則造
受命於君前
所受

命則書於笏
笏畢用也
因飾焉
上下之等級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
天子諸侯大夫士

六分而去
聲一
漸殺至上首止廣二寸半大夫士又

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惟中間廣三寸
贊大行曰禮

上壁非生記失之
左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雜記

三禮編經卷二
凡摯與同執物
天子鬯
釀秬黍為酒曰鬯
天子諸

侯圭
圭和圭侯圭圭伯躬
卿羔
類且潔素也
大夫鴈
取其

知時
士雉
介且文
庶人之摯匹
讀為鴛家鴨不

之冠也
諸侯雖緇布用雜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音冠

也
所服
玄冠
其組纓士之齊冠也
其素帛之蒼音冠

玄武子姓之冠也
縞生縞武冠卷縞冠凶服武玄吉色

素純音
既祥之冠也
素熱縞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

素純音
既祥之冠也
素熱縞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

玄冠編武不齒之服也
亦居冠屬武自天子下

達有事然後綏
禮服冠臨著乃合以武若燕居則冠與

致飾故有事乃綏無事否
五十不散
送始衰不散親

沒不髦
象幼時剪髮
太帛
冠之白者不綏
玄冠紫綏自

魯桓公始也
正色不宜用
○大白冠
太古白
緇布之

冠黑布
皆不綏
委武玄縞而后綏
委武冠下卷素人

而祭於已
其廟
士弁而祭於公冠
冠而祭於已
助祭

朝玄端夕深衣
大夫士在私朝
深衣三祛
音區袖口尺

於朝祭服內曰中衣著於外曰長衣幅廣二寸袷二寸以半幅繼續袷口而揜覆一尺袷二寸袷二寸袷二寸以半幅繼續袷口而揜覆一尺袷二寸袷二寸以半幅繼續袷口而揜覆一尺袷二寸

服外服布以帛為士不衣聲織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也

無君者不貳采衣裳與衣正色五方赤白黑裳間去也

色木青克土黃故綠色青黃為東方間色火赤克金白為西方間色水黑克火赤故紫色赤黑為北方間色青白為南方間色水黑故駢黃之色黃黑為中央間色也

采不入公門正服之色各有尊卑振絺給不入公門振為袷也表裘無楊衣而不入公門襲裘揜襲衣不入公門皆不敬不綴不綴為繭新繅謂之繭繅為袍用舊之禪丹為絢苦澗又有表帛為褶無者謂之褶朝服之禮繅繅卷二

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新服之布十五升制也季康子於變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聽朝則用朝服卒然後服玄端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朝服祭服喪服皆服深衣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焉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祭服之內曰中衣大夫以上助祭用冕服自祭用爵弁服則以素為中衣士祭用朝服則以布為中衣皆謂天子之大夫士也

以應規矩繩權衡大指短毋見膚長毋被土此長短續衽鉤邊鄭注續屬也衽在裳之旁連屬不連裳前後邊即衽幅之鉤鉤覆健之也衽已續要平縫去半下齊衽又覆縫其邊相鉤曲使不狹也

袷各之高下可以運肘傳可運轉肘也肘曲背中節袷

之長短反誼音之及肘袷也謂袷長反誼帶下毋厭於卑鞞音上母厭音當無骨者正當制十有二幅以應反鞞音上母厭音當無骨者正當制十有二幅以應

十有二月裳六幅幅交解為袷圓以應規袷廣二尺二而至於法廣一尺曲袷如矩以應方袷如領也領文負繩及踝反以應直下相按應繩直也下齊音如權衡以應平欲其齊如衡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者舉手揖讓如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前而方其直方應易之文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行下齊如衡行乃正以志者與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損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端冕不武介冑不可以為文兼之者深衣也完且弗費言布堅完可苦衣且易有也善衣朝祭服為上深衣次之具父母大音秦父母衣純音以續音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續畫文也尊者存以多飾為悅純袷緣去純邊廣各寸半深衣為文口純衣緣也袷緣謂袖口緣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反大裘非古也子都服黼裘用黑羔皮也鄭注讀省為獨方氏釋為省耕欲君衣大裘借也鄭注讀省為獨方氏釋為省耕欲君衣

去袷白裘以孤白毛錦衣以楊之其上加君之

右虎裘厥左狼裘示威猛士不衣狐白得衣君子大夫

狐青裘狐青毛豹裘音袖豹玄緇衣以楊之玄色之緇

麕裘青舛音岸胡衰絞音文蒼衣以楊之鄭注凡楊羔裘豹飾也

緇衣以楊之鄭注凡楊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王藻

天子素帶素熟朱裏用朱終辟辟當作純終竟而素帶

終辟不朱裏也而下缺諸侯字此大夫素帶辟垂惟緣

兩耳皆不緣士練帶練帶練為帶率音律單用之而下辟及

緣惟練紳居士道藝練為帶率音律單用之而下辟及

約用組三寸疏曰并並也謂天子下至弟子所紐約並

三禮編釋卷二紐用組以約之帶始束長齊于帶組垂適紳長制士三

尺亦舉卑見尊有司二尺有五寸欲便趨走故子游

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人長八尺自要而下四尺五寸

也紳鞞結三齊鞞結三者皆長三尺曰三齊大夫大

帶四寸廣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音二寸再繅

了四寸大帶正服之帶雜帶雖服帶朱綠上未下綠玄

匠則亦凡帶有率無箴功有率纜則箴肆東及帶肆

之餘組及紳之垂者勤者有事則收之收斂持於手

走則擁之王藻篇文○若事迫而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綬貫佩之珠王使相承公侯佩

山玄玉山玄如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如水玉而純當作

組綬世子佩瑜玉美而綦組綬士佩璫反玟音民

者而緇音溫赤組綬孔子佩象環象牙五寸廣也謙不

服之正佩而綦組綬王藻○君無故王不去身大夫

無故不徹縣音士無故不徹琴瑟謂災患喪病

繹曰君子於玉比德而致樂以養心血氣志慮無不

敦於和故放心邪氣不得接焉

君在謂世子在君所也不佩玉取表其有德左結佩

則設佩朝則結佩燕居則佩王如常齊音則結音結佩

三禮編釋卷二結佩也結其而爵鞞爵色之鞞為鞞士服齊

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疏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衝下

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王藻

鞞鞞也君朱大夫素士爵鞞從裳

圓殺反直形制天子直四無諸侯前後方變於天

大夫前方後挫角變於君士前後正正方鞞鞞

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王藻篇文○頸在中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

革帶皆廣二寸○詩疏曰古佃魚而食因衣其皮先知

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

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麻給配之服冕者以布配

之帶鞞皆藏膝其制同但以尊祭服異其名耳鞞鞞以蒺藜草漆韋為赤色作鞞膝 ○鞞長三尺

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純以爵韋六寸不至

下五寸純以素紉旬以五采 雜記篇文○疏曰會領縫

寸所去之處以爵韋補飾之下緣曰純上下各去五

純紉條也以五采之條置諸縫中 ○一命緝音韋音

幽上聲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惠音衡此以命數多

寡定鞞佩之制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

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緝赤黃色

也衡佩王之衡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君命屈 此言后夫人以下六

秋青屈狄赤六服皆衣裳相連禕讀為鞞揄狄讀為搯

翟鞞翟皆雉也二衣皆刻繪為雉形而五采畫之屈讀

為闕刻形而不畫故云闕也王后禕衣夫人揄狄皆再

本服君命屈狄子男之妻受王后之命得服屈狄也再

三禮編釋卷二 十九

命禕衣 禕讀為鞞鞞衣黃系服也色象一命禮張戰

衣 禕葉始生再命妻得服之也

士祿衣 命妻服之 唯世婦命於奠爾其他則

皆從男子 王藻篇文○奠爾獻爾也凡獻物必先奠置

數之服惟世婦必俟蠶畢 獻爾命之服乃服以校功

童子之節也 緇布衣錦緣 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

錦也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 行戒也 無總服聽事不

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 童子未能習禮且總輕父

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 見先生從人而入 王藻篇文○

事免而深衣不加絰也

君子 有位 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以奉先故先營之廡養馬庫藏物以凡家造大夫稱家

守官故次之居室安身而已又次之 祭器為先 祭器

造家也 祭器為先 祭器為先 祭器為先 祭器為先

故次之○疏曰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牛也天

子之大夫祭祀賦效邑民供牲牢故曰犧賦 養聲器

為私為後故君子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

祭服祭器可假也 君子雖貧不粥音祭器雖寒不衣

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 宅兆不粥不斬所以廣敬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此僕者乘車之禮策策

防奔也 已駕僕展展零效駕 展視轉車轄頭效告也車行

君告奮衣由右上取戴綬跪乘 疏曰僕先出就車於

車索正綬擬君升副綬擬僕右升跪乘之以為敬執策

三禮編釋卷二 十九

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疏曰轡馭馬索也車一轡而四馬

邊名駢馬亦曰駢馬駕一馬兩轡四馬八轡以駢馬內

轡繫軾前其外轡并兩服馬各二轡六轡在手右子執

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云 君出就車則

僕并轡授綬左右攘辟音避疏曰君出僕并六轡及策

君於是侍駕陪位諸臣皆置一手中以一手取正綬授於

僕僕以避車使不妨車行 車驅而騶 至于大門君撫

命車右 門閭溝渠必步 疏曰車右在左僕人中勇士

上車 門閭溝渠必步 疏曰車右在左僕人中勇士

覆僕亦須下扶持僕不下者車行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綬

以正綬 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

授人 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溝之 降等者雖當受其綬然猶

撫止其手知不欲規授然

謙也。不降等者，則卻卻手。從。客車不入大門。主以敬婦人。不
 僕之手。下而自拘取之。祥車。現車也。祥猶吉也。以生時。乘
 君之乘。去車不敢曠。左左必式。王路五王自乘一餘。四
 車也。然左必。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疏曰。僕在左。進
 式。示敬馬。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疏曰。僕在左。進
 微相背遠嫌也。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疏曰。御
 手以俯。俯為敬。故進右。國君不采奇。各宜。車。奇邪不。車上。不
 廣效。應駭人聽。不妄指。應駭。立視。五。音。擣。疏曰。一。周。為
 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圓。一。得。一。丈。九。尺。八
 寸。五。規。為。九。尺。六。寸。六。尺。六。寸。為。步。約。為。十。六。步。半。在。車。上
 所視此。式視馬尾。馬引車其尾。近。車。上。顧。不。過。轂
 若轉頭。不得過。轂。國中以策。彗。音。邛。音。沒。疏曰。勿。入。國。不。馳
 此。車。上。目。容。之。則。國。中。以。策。彗。音。邛。音。沒。疏曰。勿。入。國。不。馳
 三。禮。編。緯。卷。二。

前引之於車。闕。覆。卷。之。上。以。執。轡。然後。步。防。馬。僕。於
 散。綏。升。不。敢。以。良。綏。升。也。以。執。轡。然後。步。防。馬。僕。於
 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若。子。或。升。或。下。始。乘。則。式。始。乘
 子。未。至。則。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還。車。以。立。待。其。去。也
 式。以。待。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還。車。以。立。待。其。去。也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朝。祀。尚。故。式。戎。獵。尚。武。故。不
 式。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周。禮。貳
 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又。與。命。云。車。服。有。貳。車。者。之。乘
 各。如。命。數。與。此。不。同。亦。或。與。代。之。制。也。有。貳。車。者。之。乘
 馬。服。車。不。齒。馬。老。少。車。新。舊。皆。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
 馬。弗。賈。音。嬌。不。可。評。酌。尸。之。僕。御。尸。者。如。及。君。之。僕。其
 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軌。轂。未。乘
 兵。車。出。先。刃。刃。向。入。後。刃。向。後。刃。向。國。也。軍。尚。左。卒。尚。右。少。儀
 三。禮。編。緯。卷。二。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朱鳥玄武青龍
 以為旗章其旗數皆放之龍旗九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招搖北斗七星也作此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
 戎陣整肅也呂氏曰急迫之也繕言作而致其怒進退
 有度不愆于六步乃止齊也齊正行也左右有
 局分軍左右各有部各司其局以上俱曲禮篇文○君羔
 辟虎植直音大夫齊車鹿辟豹植朝車士齊車鹿辟豹
 植王藻篇文○解者覆軾之皮植○國君撫式大夫下
 之大夫撫式士下之乘車必正立撫式小僮崇敬也如
 大夫猶大禮不下庶人古制禮者皆自士始庶刑不上
 大夫八議不在刑書罪定而適向師刑人不在君側
 三禮編釋卷二
 當近有德者禮墨者守門關刑故君子式黃髮
 者守圍免者守積在君側禍也故君子式黃髮
 下卿位登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入國不馳
 入里必式曲禮篇文○二十五家中必有可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人臣以
 君當謹之於素文書至君前乃始振拂其塵而端整之
 下筴之官筴有本末而倒龜有背而側皆不廢事不
 敬也故龜筴几杖席蓋重素紵音絺紵不入公門
 嫌諒謀几杖嫌自尊席蓋珍綉皆實苞屨扱音枉厭
 安之且重素非吉服故皆不入公門苞屨扱音枉厭
 於涉冠不入公門苞讀為蕉蒯也為齊表屨後枉如
 反喪冠吉冠有纓有梁喪冠無之書方襄音凶器不以告
 故厭然皆凶服不以入公門書方襄音凶器不以告
 不入公門屬也臣妾有死於官中者以告君君命之入

乃公事不私議儀也犬馬不上於堂曲禮篇文○犬
 入堂以獻人則執縶而巳以合幣則達圭
 而巳奉馬而觀則授人而巳皆不上堂也
 不疑在躬不服行其不度民械械以防患不
 家之備不嘗重器少儀篇文○先
 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曲禮
 命者客主言語出入之人不得階主得徑指主人
 適者客主言語出入之人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願聞名疑疎聞
 久未必主亟音見曰朝夕夕夕聞名於將命者替曰聞
 名以無見也適有喪者曰比音妣○適往也辭云某願
 三禮編釋卷二
 願此方於童子曰聽事其願聽事適公卿之器則曰聽
 於於司徒徒掌其事君將適他以朝會之臣如致金
 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於君則曰致廢衣於君則曰致
 從去以未送死曰從稱廢衣不敢必用之以欲將廢棄之也
 買人織物價賤主君衣物者故者則直以從言矣
 親者兄弟不以襪進將命即陳於房中以下及同
 姓等皆將命臣為君喪納貨負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篇文○甸田也臣受君田○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
 也言此納者田野所出也○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
 服衣若干尺矣問年謂天子諸侯新立幼少而人問之
 數齒君之年又不數斥至尊所能問國君之年長日能
 世六服衣若干尺隨長短言之

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君國

保宗廟社稷故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君國

也疏曰御謂主事也官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

未能典謁也謂請也主賓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

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

舉封地土之廣賦以對問大夫之富曰有宰則有米地食力

食下民賦祭器衣服不假祭服問士之富以車數對三

命得賜問庶人之富數畜反以對庶人受田有定

車馬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士射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士射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士射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士射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士射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士射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士射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士射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士射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士射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士射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士射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士射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士射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舉字若諡非獨諡

君上尊賢貴貴隱卒崇終名士士雖沒猶與大夫言名

之心焉生則君前臣名矣稱名諡也與大夫言名

士字大夫皆謂生者○國君不名卿老世婦上卿貴

婦諸勝之長者大夫不名世臣姪音弟世臣父老臣姪

不名不以名呼大夫不名世臣姪音弟世臣父老臣姪

皆從嫁士不名家相聲長妻家相助知家事者名子

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命名以國以

所以教德也又名欲易諱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呂氏曰事

二尊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事君者國無

二尊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事君者國無

二尊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事君者國無

二尊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事君者國無

二尊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事君者國無

二尊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事君者國無

二尊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事君者國無

二尊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事君者國無

二尊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事君者國無

二尊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事君者國無

二尊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事君者國無

二尊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事君者國無

二尊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事君者國無

問俗處得罪於衆問
諱慮得罪於主人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

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同教學為師長教人

○虞而立尸有几筵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

謂不復饋奠於下
室而鬼神祭之

故而諱新
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
二名不徧諱

夫子之母名微在言在不稱微言微不稱在
幼名冠

去聲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檀弓篇文○殷以上生

起不自安故起立示改變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與君諱

稱字 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之

三禮編釋卷二 二十七

祖父母伯父叔父及姑於己下幼以下本不合諱但以

父所諱已亦從而諱若父之弟及姊妹已自當諱也

名則諱 雜記篇文○母為其諱則子於宮中亦為之

與已從祖昆弟之名同雖在宮中亦不稱之

賤不諱 賤不諱也

貴幼不諱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諱之諸侯相諱非禮

也定諱以稱之也天子尊無二唯天在上故假天以稱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

同姓名 禮之意天子無外故不言出言出德不足以君

也君子不黨惡君有惡故書名以絕之義莫大於保國

仁莫大於親親春秋書以蔡侯獻舞

歸失地也書衛侯燬滅邢滅同姓也

大夫士去國踰境為壇為位
善音位除地鄉聲國而哭素衣素

裳素冠徹緣
去聲去中 鞮履素絨 狗皮箠車履關

也既夕禮云主人 乘髦馬 不蚤 音爪治鬣音

鬣髮 不祭食 盛饌 不說 字如人以無罪不自以無罪

當御之禮自處 三月而復服 此詳古大夫 大夫士去

國祭器不踰竟 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祭器君命以祀先去國則無田不祭 去國三世爵祿

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

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與之

三禮編釋卷二 二十七

日從新國之法 三世謂自祖至孫爵祿有列謂君不絕

卿大夫吉山往來猶得相赴告宗後猶存則冠取妻必

告死必赴禮也非然者於義已絕歷世又遠可以改其

乃從新國之法厚之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日奈何

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

曲禮篇文○曰者臣民殷勤勸諭之辭廣平游氏曰古

以凶禮自虞者三而喪事不與焉戰勝重兵也凶災

重天災也去國重去本也蓋田呂氏曰先王建國許土

建社稷使其君守之故國滅君死正也然社稷無隕先

君有後有不安於其國政位而去亦一身去就而已有

可去之義焉禮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

馬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 檀弓篇文○仕未有祿

君饋馬不曰賜而曰獻時命之使不曰君曰寡君蓋以

賓主之道而不以君臣之禮也 去國不為服以未嘗食

禮也抑此必才思之
徒當時順俗言之矣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

人入厚終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

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不斥言夫主人對曰寡君固

前辭不教矣謂納采時固嘗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

司官陳器皿陳夫人嫁時主人有司亦官受之並云官

以法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音樂盛

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音

誅敢不敬須以俟命謂夫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

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遺妻必命主人之辭

三禮編釋卷二二十九

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雜記篇文○言某

不肖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甲丙戊庚壬爲剛乙丁巳辛

顛其由爲陽也行事國中爲內事用柔外曰遂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十日喪事先遠日吉事

先近日喪葬祥祭非孝子所欲故遂遠日示不欲急

也也吉先近日趨吉義少卒云不吉則及速也託日爲也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假因也託

上之謂有常言其吉以有常卜筮不過三卜日一不吉

則三則卜筮不相襲則再再不吉

上而下行繹曰古卜筮襲洪範具之矣曰不相襲謂先日卜已

日乃筮示稟有所專也

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

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而

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如之以上俱曲禮篇

卜筮而用之不敢改也敬鬼神者知有所尊不敢必也

畏法令者法令有疑決之卜筮則君不敢專况下民乎

故畏之也嫌疑物有二而相似猶與事有二而不決卜

筮決之定之也有疑而筮既筮而不信諫日而卜既卜

而弗踐是爲不誠不誠之人不卜人定龜史定墨君

定體王藻篇文○周禮龜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各以

之卜以墨畫龜乃鑽之以觀其折土兆橫木兆直金兆

反右斜上火兆從左斜土水兆曲從墨折木兆直金兆

形體尊者視大卑者視小定謂定其吉凶○不貳問正

三禮編釋卷二二十九

而兆不吉則不可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

則否少儀篇文○義者事之宜志則心之隱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

國曲禮○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

曰寢苦詩占枕去聲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

反兵而關寢苦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常以戎事自戒不

兵言恒謂反而求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

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去聲雖遇之不關君命尤曰請問

居從去聲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繼主人能則執兵

而陪其後後篇文

敲生編生布牛肉馬屑桂蠶蠶以灑所買諸上而鹽去

之加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鹿施麋施麋皆如牛羊

欲濡肉則釋水潤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以

於火上為之名參思感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謂三者

均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分未合以爲餌煎之

此周禮參肝音取狗肝一懷音之以其膏濡炙之舉

惟其膏不參記者文誤錯於參食醢食之間取稻米

舉糲漚之小切狼臄音膏以與稻米爲醢內則篇文○

而煎之以膏此即周禮之醢○牛與羊魚之腥轟

反而切之爲膾麋鹿爲道野豕爲軒去皆轟而不切麋

三禮編釋卷二三十五

俱倫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轟而切之切蔥若薤實之醢

以柔之少儀篇文○轟而切之謂先

釋曰至哉手禮之曲也人肌膚有會筋骸有束耳目

手足以視聽持行有則也由衣服飲食由執事由居

處畢有軌有物也猗其曲也以有至也猗其至也以

能曲也故不曲不足以爲禮非禮而曲君子謂之辟

若諂不謂曲也是故奉之當心也天子上之矣國君

取其衡大夫妥之矣乃士則當帶而提何曲也性之

直者靡然矣君之與尸行也接武耳大夫繼武矣士

間一武曰中武無徐趨皆然謂必接也繼也中也其

則也何其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其疾趨欲發成其

爲趨也而手足毋移以不失其莊罔豚行不舉足成

其爲罔豚也而齊如流澹如以不失其齋端行頤雷

如矢直也乃弁行屨刺刺起矣執龜王則舉前足踵

踏如也諸布武有則也一何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

古席地而坐奉席如橋衡平也設席有鄉順陰陽乃

其間函文也若盡後也盡前也如有則不得過何曲

也蓋奉席一天授坐而坐以爲恭也乃授立受立而

坐動之矣故授立受立也不坐何曲也性之直者靡

然矣飲食之有祭也敬讓道也其飲之食之也欲其

飲食之也乃客祭主人饋興辭曰疏食不足祭其飧

興辭曰疏食不足爲飧也何曲也品食有水土之品

焉豈必備嘗不質問其嘗否曰子亟食於某乎嫌億

其未嘗也道術有六官之分豈必兼通不質問其能

否曰子習於某乎善於某乎嫌億其未學也何曲也

性之直者靡然矣故曰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一

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此之謂也禮義者情性之極

也夫禮之有曲也由物之有則也以一飲一食而遺

諸矣故進食之左右外內其處所有則也而一脯

脩之胸末嚴之設尊而尚玄酒君面尊大夫士

三禮編釋卷二三十六

其置尊者則也而一於禁之用謹之濡魚之進尾一也冬腴美而右其膾美而右其右者則也瓜削而薦諸一也為天子削瓜副之君華之大夫累之士處之庶人斲之即覆巾之絺綌嚴焉其削瓜者則也故食之延祭也祭之辨也飯也殮也以至其辨殺徹飯齊也食始終備之矣飲之洗也盥也祭之坐飲之立也其饌者醜者有折俎者之坐也飲大小備之矣抑何非則也下至獻主之執燭抱燭也洗盥執食飲之勿氣也有問之辟咤也食棗桃李之弗致核也食瓜之祭上環食中棄所操也羹有菜無菜者之用挾不

三禮編釋卷二

二十七

用挾也食果實若火熟之或元或後也引類而言之其具於禮者若無於禮者何勝窮也然何非則也其曲者壹何可得爽也交際之有禮道也人道之經也以一獻一遺而遺諸爽矣故居者不以魚鱉為禮居澤者不以鹿豕為禮順夫地也水潦降之不獻魚鱉也順其時也獻鳥者佛首多寫者佛佛也順其性也其獻重者執其輕牛馬之執策綬是也其獻多者執其寡乘壺酒束脩一犬則執脩是也其獻上下體具者執其上獻甲者執冑獻器者執蓋是也尊上之義也其獻之與所為獻者相授受則執其下執其賤

執其後杖之也 辟刃是也 稟之執右契也 米之操量鼓也 獻熟食之操醬齊也 獻田宅之操書致也 一也 操其約若本也 犬之執縶也 牛之執紉也 馬之執勒也 一也 操其所用也 獻民虜者執右袂示有制也 獻臣僕左之異於物也 引類而言之 其具於禮若無於禮者何勝窮也 然何非則也 其曲者又何可得爽也 大夫獻於君使宰弗親 君有賜拜賜於門外 弗面為君之答已也 於門拜無答也 士於大夫見不敢拜迎而拜送為大夫之答已也 送於禮無答也 士見於尊者先拜乃面為

三禮編釋卷二

二十八

尊者之答已也 親答之走辟之矣 拜一也 或見於拜或不見而拜或拜而答或不答而走其曲者何至也 又何可得爽也 夫拚掃未矣 弟子職之順也 泥掃曰掃 廣汎也 掃席前曰拚 不曰掃 其拚席也不以鬣重席也 其執箕也 膺其搗搗箕言也 掃加於箕上 奉之恭也 乃其掃若拚也 以袂拘而退 使塵不及長者 敬也 既卒 糞箕自向而扱一不取 以分尊蓋即一糞而天則森其具也 心嚴於一糞而敬天則凜其至也 是曲禮也 夫沐盥末矣 君自蠲嚴之沐用稷為滑也 頤盥面則用梁初沐櫛用櫛為乾也 髮禿則用象何曲

也進襪焉充之進羞養之工升歌暢焉德其和夫其浴也巾用二上體締下體給貴賤之等也出行履則席凍用湯蒲席矣精粗之序也衣布締身乃屨而進飲飲養陽飲和德也一沐浴而天和暢其盈也心和於沐浴而養天和者何弗周也引類而言之衆動交於身而措於前何非則也何非和也其曲又何可得爽也畢公之命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彼以小物爲無當而忽之者窮大而失其歸者也惟母不敬乃見天則善夫冠莊首必緇若玄象天色也喪縞祥之矣武縞賤之矣冠一天也乃古有太白冠象其質大夫

三禮編釋卷二

三十九

士朝玄端乎夕深衣乎衣正色裳間色不循天之行乎夫深衣文擯相中衣也即武服戎亦以爲衷衣善衣也然視朝祭服其次矣乃其度一天上六幅下六幅通之十有二幅是十二月之應也袂圓應規曲袷矩也背縮縫負而下如繩以及於踝繩直也下齊如權衡檐如平也直其正方其義平其無私以安志而平心也完且弗費故靜與天俱動以天行君子之裳衣一天也夫衣裊襲一間耳乃裘之裊也見美也貴文盡飾也弔則襲主哀喪不盡飾也然君在弔位則裊君尊飾爲敬也重裊也其重襲有之當其爲尸則

襲執圭聘執龜下襲服大裘祀天襲則充美焉故也至哉乎襲之充美也誠積之至也中不形結纒充充焉故尸間於事則裊享用庭實則裊小祀裊禮非其至者服無取其充蓋弗敢充也故禮有裊爲敬者君在裊是也爲其外心君子樂其發也有以襲爲敬者爲其內心君子謹其獨也故裊襲之不相因者一天也下至佩之有玉組綬也若其或設或結也帶之有素有錦有縞也若其有辟有紐約也勤事而收走而擁也鞞之朱素爵異色也圍殺直異制也長廣頸肩異度也何物非則故身之服御一天也乃王后有六

三禮編釋卷二

四十

服焉鞞揄闕以祭鞠以蠶展以朝祿以御於王六服同體而異制夫人自揄翟而下君命自闕狄而下再命鞠衣一命展衣士祿衣皆以齊天爲義則陰陽之義全半之等天地之大義也乃宮室車旗弓矢之法天考工記詳之矣內則記八珍八珍中饋之所宜詳也饋以法故用物詳制物精取物時一各因其則已焉周禮庖人職王之膳羞具記之爲子婦者以饗鬼神以洽賓客以輔衰老而致孝敬庸無取乎乃尊卑有等雖大夫膾脯不兼也非七十秩膳無設也庶人非耆老無食也旨甘柔滑惟孺子得餒非孺子無餒

也羹藜飯糗風於天下

三禮編釋卷之二終
三禮編釋卷二

四十一

三禮編釋卷之三

肝後學鄧元錫著

曲禮記經必有記曲禮經記缺今取表記坊記緇衣

內心中貌足儀表也緇衣公孫尼子所記取篇中緇衣二字名篇坊記言禮為民坊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

信表記篇文

釋曰歸乎言道要歸歸於此也反約也君子謹獨潛

伏孔昭不待矜而莊不待厲而威不待言而信嗟夫

此敬正直內君子之所以達天德也得止也夫經曰

毋不敬儼若思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桀恭以遠恥表記篇文

三禮編釋卷三

釋曰禍生於忽惟敬慎不敗故慎以避禍誠則必形

惟篤實輝光故篤以不桀長傲辱之招也惟恭遜得

全故恭以遠恥馬氏曰篤者居其厚不居其薄處其

實不處其華張子曰篤謂篤實篤實則自有光輝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

儂焉如不終表記篇文

釋曰昔程正公甚愛戴記中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

語日履禮臬臬也莊敬則神氣精明天德卓然故日

強安肆則神志昏惰棄其命矣故日偷心無主則焚

焚昏昏與事役以終日間於事如不能終日也人道

矣君子成身何忍使其身一或至於此故毋不敬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表記 篇文

子曰君子山立時行不妄動也何失足之有焉君子不厲而威不妄說也何失色之有焉君子寡言成信不辭費也何失口之有焉故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襲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表記 篇文 必以辭必以禮交際不可苟也易

三禮編釋卷三 蒙卦彖辭引之以言實主之 交當誠慎如初筮不可瀆也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表記 篇文 幽明之交上下 際尤當敬故並言之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表記 篇文

子曰言之狎侮之為禍烈矣死之招也而曾莫之畏蓋歎之也歎之感之也經曰君子不侵侮不好狎又曰不窺密不旁狎知畏也夫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表記 篇文 應 曰報本始通 胎饗莫重乎祭一不敬則曠而不接故 敬而止其可以樂而散其志乎正名分出政令莫散 朝一不辨則系而不治故極辨而止其可以倦 爾於事子繼者竭力以畢事不敢以此終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表記 篇文 欲而無欲而好則好無非仁畏而惡不仁強仁者之事也 而己君子議道自己必無欲而好必無畏而惡無少自 恕其置法也惟好仁而已不必其無欲也惟惡不仁而 無不盡其有畏也以道自責則道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表記 篇文 大雅烝民小雅車牽之篇 引鮮舉與能舉引仰止與行止也廢喻

子曰言之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是也好惡一天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道而行寧至中半力不及前廢而已矣終不憚中廢而止不前也身老不知也年數不足而天不知也俛焉日將俛焉日就俛焉時省俛焉息養瞬存也斃而已矣好仁也夫且道何中廢之有無不足不得者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

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表記
器用器道道路也舉若手舉行若足行喻其任重道遠也取數多如儒行言溫良仁之本敬慎仁之地寬裕仁之作遜接仁之能禮節仁之貌言談仁之文歌樂仁之和分散仁之施孟子言天子之保四海諸侯之保社稷大夫之保宗廟士無人之保四體皆仁是也呂氏曰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為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者可知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表記篇文○呂氏曰恭則不奪得仁之意近乎仁

三禮編釋卷三
四
釋曰仁之難成久矣恭不狎侮近禮寡過矣儉無侈

費近仁易足矣信無欺誕近情可信矣如是而敬讓以行之即有過鮮矣君子而欲勉仁也恭儉信其約矣約守而篤行之庶夫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是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

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衰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鷄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

其服表記篇文○君子雖能不以其所不能者病人人難之所能行者制之故民知政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愧恥而又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容貌以驗其文之著於外衣服以稱其趨向之專壹也縱有懈怠而欲為惡者獨不愧于人而畏于天乎小雅何人斯之篇詩曹風候人之篇鷄灣澤水鳥俗名洶河當入水食魚今乃在梁鷄人之篇鷄灣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竊祿而不稱其服也

三禮編釋卷三
五
釋曰一天德也君子服其服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實以君子之德一也夫文華

也德實也無實而華君子恥之衰經之色衰實衰也端冕之色敬實敬也介冑之色武實不可犯也中實之謂也禮以節之信以結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一也小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表記篇文○功者人所食過者人所辭

釋曰仁有三安者一之利者二焉畏罪者矯焉將不有矯焉者不以情處仁乎哉故其功仁也而仁未可知也汙其身以成其君汙其行以成其親汙其迹以

成其心是過也微性且安將憚而避焉孰同是過乎
故求仁於過而後其仁可知也此觀仁之道也然制
法以民畏罪勉仁不曰非功三王尚功其已久矣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音弗故大
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

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
慎爾止不譽音愆于儀音儀大索以爲言小出大之喻游言
謂無根不定之言危高也物非中而過
高曰危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譽過也

繹曰夫言從而行之不可行是謂游言君子
弗言也行從而言之可行也不可言是謂盜行君子

三禮編釋卷三

弗行也言顧行行顧言其不危矣夫經曰修身踐言
謂之善道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
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

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謂化也
謹飭之也慮所終恐行不能至則爲虛誕稽所敝慮未
流之偏也詩大雅抑及文王之篇西山真氏曰言可以
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禁人之不善必已無不
善雖不禁人自從之也老莊非善言乎終爲游虛之
害夷惠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
之失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苟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
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緝文

繹曰有車必有軾未有有車而無軾者有衣必有敝
未有有衣而無敝者言必有聲行必有成猶是而已
引葛覃言實有是服乃服久無厭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
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
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也小雅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
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緝文

三禮編釋卷三

繹曰夫言行不可爲飾也其有言將從而行之言爲
偽如行何其有行將從而言之行不檢如言何故曰
不可飾也

子曰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嘆
君子以此坊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坊記

繹曰孝事親慈畜子言孝不言慈不敢尸父道焉耳
戲猶孺子以娛親嘆恐傷親也

子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坊記
子曰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坊記

子曰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
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坊記
詩小雅

角弓之篇今善也紳
紳寬容貌病也紳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

孝也坊記篇文○集註車所同衣所獨故
車可乘衣不可衣亦錫類之義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

子不匱坊記篇文○念當作怠詩大雅既
醉篇不匱言孝子事親無窮止也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坊記
篇文

○弛素
忘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

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

三禮編釋卷三

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祭義篇文○君自愛其
於有親君自敬其長以教民順則民皆貴於用命愛敬
盡於親長而德教加於百姓舉而措之而已此言愛敬
二端為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本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馬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

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

民猶以色厚於德坊記
篇文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

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

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

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猶淫泆而亂於族坊記篇文
○陳注諸

侯不內娶於下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是如漁者之於
魚也以貪欲之心求之也荒於色則紀綱弛民之昏禮
亦化之而廢故遠色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
常也方氏曰婦人疾但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

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坊記篇文○陽侯繆侯
兩君之誼鄭云其國未
聞大饗兩君
相見之饗

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

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

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疑日乎閨門之內不

百里而奔喪事無獨為行無獨成之道疑行參知而後

動可驗而後言宵夜行必以燭官事必量女有五不取

三禮編釋卷三

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

取喪父長子不取逆家子者為其逆德也亂家子者為

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者為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者

為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為其無所受命也婦有七

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

盜去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去為其絕世也淫

為其亂族也妬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其築

盛也多言為其離親盜竊為其及義也婦有三不去有

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

去大戴本
命篇文

釋曰婦人伏於人何也婦道地道也無專制之義無
 獨成之行猶地道然承天時行而代之終也父在斯
 為之子在家從父父者子之天夫在斯為之妻出嫁
 從夫夫者婦之天也從父從夫馬可矣乃子其子也
 而從之何也陰陽之辨天地之大義也下至於從子
 而後為無自遂之盡也故子冠見於母母拜之參知
 後動參謀之眾知而動也坊暗塞也詩曰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智也可驗後言事可質乃言也坊其誕也
 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無驗也夫言行君子之樞
 機何獨婦也而婦德謹之矣宮事必量制家節也五
 三禮編釋卷三

鵲能言不離飛去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
 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
 麀是故聖人作禽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
 禽獸曲禮篇文○鴉鵲龍蜀嶺南皆有之猩猩人面而
 北曰應古氏曰人之血氣者然視聽食息與禽獸異之
 幾希持禽獸之言與人異爾然猩猩聽食息與禽獸異者
 所以貴於萬物有理義馬耳聖人因禮義之同然而制
 為之禮教民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此人道所以立而
 窮人欲與馬牛犬豕將何以辨乎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
 而不往亦非禮也曲禮篇文○太上帝皇之世貴德足
 因人情制往來之禮使天下盡
 而不德獻酬欲辭際接喪紀皆然

三禮編釋卷三

釋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語世也君子存太上之
 德心務三王之備禮故太和以為表至心為之內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
 自卑而尊人雖負販方萬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負
 任力販者事利雖卑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
 感不可以無禮也曲禮篇文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
 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
 好仇緇衣篇文○君子與君子同道為朋故好其正小
 人視君子如仇離常有禍之心所謂毒其正也
 君子所好不可非其人故朋友有鄉所惡不可及善人
 故其惡有方好惡既明民情歸一故邇者遠者不惑不

證也引詩以證同道之朋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稿文○詩大雅既醉之篇

釋曰貧賤也有罪過而輕於絕富貴則否是利其富貴而重絕之而惡惡不著也可以深省矣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

周萬民所望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

三禮編釋卷三

肆夏周還從中聲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

後王錡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鶩和之聲行則鳴佩玉

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路寢門外至廟門則趨歌采齊為節自路寢門內至堂

揖之謂小禮見於前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錡和鳴聲

釋曰禮播樂而後安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不安非

喪若疾君之必佩玉也大夫之不徹縣也士之不徹

琴瑟也一也禮入朝工聲詩以為節車之有鸞和也

佩趨之中采齊也行之中肆夏也一也皆以安禮而

和正心也養備動和中無為守正乃

和正心也養備動和中無為守正乃

乎心靜正其體非辟之心亦心也然從念作自外至

故曰入惟造體者知之非言可解易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曰復復以自知然後能小而辨於物辨於物

而後知非辟之心所入也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

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楊盡飾也

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楊弗敢充也

三禮編釋卷三

服不充故大裘不楊乘路車不式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

食嗣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

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

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

爭利而忘義

敬易既濟九五爻辭詩大雅既醉之篇君子

無意於美示其遠利有志於禮示其思義

無意於美示其遠利有志於禮示其思義

無意於美示其遠利有志於禮示其思義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器者之側不能購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

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

亂是用飲表記篇文○不以辭盡人謂不可以言辭而枝葉根本盛而條達辭有枝葉則無辭蔓說而已此皆

世教盛衰所致故以有道無道言之呂氏曰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辭詩曰巧言如簧是也故與其不能惠而問

之不如不問之愈也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苟說故如水淡而可久交之所以全小人也苟說而不以信故如醴取說於頃刻而不顧其後此交之所以難

三禮編釋卷三十四曰幣而不言甘誘我也甘言入而受其盜矣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表記篇文○不口譽謂言必發於心國風曹風蟋蟀之篇詩人憂昭公之無依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苗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表記篇文○呂氏曰有求而不許於雖非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也人而不踐始雖不嘖人意而終害乎信故

責大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且旦明也始焉不思其反覆今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今亦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緇水篇文○有私惠於我而不依於德義君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表記篇文○色親人者情疏貌親無誠心以將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表記篇文○信誠也巧當作考言成信也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曲禮篇文○有餘之歡敬仲之樂飲而不繼以獨是也不竭忠

事也報者倦矣施者未厭非所以全交也故君子之

與人文貴辭貴讓貴有節貴不迫於人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

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

母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緇水篇文○水

近不可下棄而不保則離叛隨之三者皆在其

所襲故不可不慎四引書皆明不可不慎之意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細水

易事謂好惡喜怒不悖於正不難為下也易知謂誠

信忠直不包禍心坦然可知也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以

機心應之姦生詐起欲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迷而志也則君不疑於

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

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細水

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

三禮編釋卷三

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浮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

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反丁

反丁

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印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細水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為入從事

者亦然然疑

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少儀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諛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

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為疾之則太傷頌而無諛則頌公諫而無驕則諫正志

急則張而助之廢則埽而改之謂之社稷之役非事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

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表記

表記

三禮編釋卷三

之鈞舉賢使能正百官俾無曠天工大臣國禎皇皇

乎慮明遠燭微四方靡不極焉言各有職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表記

表記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表記

表記

表記

表記

有愛君之心欲諫其過胡不言乎誠感於中心而不忘但不陳語於他人耳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表記篇文○進義故易禮相見三揖至于階三讓以實升其進也一辭而出主人拜送賓不顧可任可已可進可退其義一也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表記篇文○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富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避音去難辭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

就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表記篇文○軍旅不辭難謂使之任軍旅之事不辭危亡之難朝廷不辭難謂在朝廷之中不得辭

三禮編釋卷三早賤之所也君使之而得志不敢以得志自滿謹慎其思慮以從王事不得志不敢怨於不得志故就慮而從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求以自盡而不尤乎君故曰臣之厚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曲禮篇文○王城之外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侯國則隨其地之廣狹為遠近壘屯軍之壁也卿大夫不能謀國數見侵伐故多壘以為學士卑不與謀國而士廣人神荒穢不理本卿大夫之責然田里之事亦士之職則亦其辱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言弗信也表記篇文○違猶去也利祿言利其祿而留也實無去志謂非要利可乎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表記篇文○輕交易絕君子所恥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表記篇文○內亂謂本國卿大夫權專地迫謀作亂

者力能討討之不能討則難自畏避不得干與其鄰國來攻夷狄侵擾則不可逃避當盡力捍禦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疵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

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力水反施音異于條枚凱弟君子求

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表記篇文○庇覆也役猶為也乎上也自是言不易道以微祿利也詩大雅旱麓之篇莫莫茂密貌葛藟似葛枝曰條枚曰收凱弟易也言君

三禮編釋卷三子之求福修德以俟之如葛藟之繁條故是其性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

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表記篇文○壹專惠善也善行雖多情實也求處情不虛為飾也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使人表記篇文○后稷教民稼穡無此人之手一人之足遵而用之哉宜當以仁聖自居矣惟欲行過於名也故自謂使人於民事而已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

謀任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

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

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

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

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猶忘其親而戒其君

坊記篇文○推事父之道以事君推事兄之道以事長

皆誠實之至豈敢有戴心於君長乎是示民不戴也君

于不稱君或唯命龜時君有故而巳代則稱之左傳卜或

圍是也慶源輔氏曰子不敢有其身臣不敢有其室一心也

君之南鄉去聲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答猶大夫

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諸侯於天子稽首

三禮編釋卷三大夫於諸侯亦稽首

首惟家臣於大夫不稽首非尊重家臣以諸侯與大夫

同在一國家臣而稽首於大夫似一國而兩君故以辟

君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去聲君之答已也郊

牲為文○有獻弗親使宰也不

面拜不親見君之面而拜也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音則坊音與去聲坊民之所不足者

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

以坊欲坊記篇文○辟讀為譬坊與防同言君子以道

禮防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為淫刑防之而過其流皆以

人之欲無窮而命出於天各有分限而不得過人力莫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

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

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貧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篇文○約氣歎驕盈約者不獲恣而有美故盜驕者

不能慊則無忌故亂益亡故禮為之節家富不過百乘所以

制富而不使之驕也一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

之約也伐木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驕也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

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坊記篇文○浮謂

之浮於名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枉席之上讓而坐

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

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坊記篇文○詩

三禮編釋卷三小雅角弓篇

酒器言人之不善其相怨者由執一偏不能參彼己之

曲直也然其端甚微或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

亡身亦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

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坊記篇文○詩

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

君之德於音呼乎音呼是惟良顯哉坊記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太誓曰子克紂非

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坊記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

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坊記

釋曰子言之善稱人過稱已以事君事親事兄推之

天下其寡過也夫故君子尊人而卑已先人而後已

無已之盡也危人以自安敗人以自成毀人以自白

將無禍乎詩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

已斯亡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備先亡者而後存

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

猶借死而號平聲無告坊記疏曰財利祭祿之事

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皆不備於死亡謂為

國內存者以此化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借

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

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反不菑音會音凶以此

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坊記疏曰禮先幣帛謂先行

禮讓之辭行謂直行已情人有饋遺已或以他故以

疾病不能出見則不視其饋蓋不敢以無禮而當人之

禮也易无妄六二爻辭凶字衍田一歲曰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

反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

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

其身坊記疏曰詩小雅大田之篇秉禾之束為把者

斂之謂得寡婦不能耕者得取之以為利耳伊語辭與

今詩文少異仕則不稼稼足以代耕田則不漁有禽獸

三禮編釋卷三

不可再取魚鱉也食四時之膳不更用力務求珍羞坐

羊坐犬殺而亦坐其皮也皆不盡利之意詩衛風谷風之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

子遠法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當作也王藻篇文

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

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

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信惡若
恥之雜記篇文○三患以學言五恥以政言聞之而不
能學與無聞同學矣而不能行與不學同故君子
患焉居位無其言謂不能知所以立位之道有言無行
謂但能言不能行也既得又失謂言行有得而不終民
不足謂不能撫民使之逃散國有功役彼已之衆寡相
等而彼之功績倍於已則不能作率也准知所患故能
恥故能無恥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
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

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
子其儀一也緇衣篇文○有物謂非失實之言有格謂
名也不可得而奪也畧行謂約行

三禮編釋卷三 二十四
釋曰多聞多見而華則飭也守之以質則親故學忌
華也

孔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
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

矣材美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災必及
其身矣語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
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
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

矣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立身有義而孝為本喪紀有禮而
哀為本戰陣有列而勇為本治政有體而農為本居國
有道而嗣為本生財有時而力為本家語

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學也吾嘗跂而望矣
不如升高而博見也乘高而招非臂加長也而見者遠

順風而呼非聲加疾也而聞者著假車馬者非利足而
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而絕江海君子之性非異也
而善假於物也家語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
無以教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

三禮編釋卷三 二十五
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家語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
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

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
以為易尸抱龜南面天子卷音冕北面雖有明知音之
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

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祭義篇文○成諸宗廟言於宗
廟中命之易書也抱龜者南面
如祭祀之尸天子北面問焉以斷其志蓋尊天事神之
禮也南面內也北面外也自外至內謂之進故曰進斷
志其

釋曰讓善大順也蓋雖天子必有尊也讓德於天不

自德也出命於祖不自擅也斷志於易以尊天也推美於人以尊賢也是以不犯日月不違龜筮雖有明知之心凜不敢自用焉敬之至也易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

子言之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

事用柔日不違龜筮無非卜筮之用言動任卜筮也呂氏曰郊所以祀上帝十日而用之不敢必其期也卜牲而養之不敢必其物也是不致以私褻事之也大事祭大神小事祭小神劉氏曰經言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而又云大事有時日呂氏以為冬夏至祀天地四時迎氣用四立是也曲禮云大饗

三禮編釋卷三不問卜而周官祀五帝十日祀大神示亦知之春秋又有卜郊之文凡此皆禮家之說未知所以一之者子

曰牲牲禮樂齊音成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表記篇文、陳註子曰守衍上文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牲禮樂齊盛之下以聽於龜筮故神人之心皆順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表記篇文○龜筮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故言大人之器威敬言用之尊嚴不敢褻也天子無筮惟用卜在道途則筮也守筮謂守國之筮龜亦曰守龜左傳國之守龜何事不卜是也出竟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且辟天子也惟宅寢室則卜若天子適諸侯則舍其太寢不卜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表記篇文○敬其禮故用

祭器敬其事故詢龜筮不瀆不褻敬故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音貞婦人吉夫子凶緇衣篇文○言無常之人雖凶况於人乎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卜筮煩數龜亦厭之不復告也

三禮編釋卷三

二十七

三禮編釋卷之三

三禮編釋卷之四

明肝郡鄭元編著

儀禮

予始讀儀禮古經夔屈糾結聳牙其難讀也曰韓子歎之矣其慎也非難也古官室堂奧冕弁裳衣食飲用器非今世嘗及見即進趨拜跽辟讓揖孫周旋之節亦異宜而莫之行宜其難也徐而讀之乃稍得其器與名已圖而釐之蓋盡數卷而後瞭然乃稍能先意而逆其且然而合也雖其世遠壹因情而為之文然至其曲折變化通於神盡天理眇微之極則窮心思識知莫逮矣何與微甚也非通性命一天人其孰能與於此嗟夫誠得三禮編釋卷四

及其時一拭目其間即為之供煩辱事何厭焉

始漢興高堂生得古儀禮十七篇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德授聖聖授為今文而二戴所第篇次各性不同漢中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於壁中河間獻王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秘府不得立學官至唐初遂亡唐主東漢鄭玄康成注儒臣賈公彥等為之疏注如水注物亦名者取著明經義也疏以條列其義而名宋朱子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欲分王制邦國等為編而宋禮記分隸之其間其門人黃幹楊復靖之後臨川吳澄重加纂次十七篇並依鄭氏次第為正經取小戴投壺奔喪取大戴記公冠諸侯遷廟諸侯繫廟取鄭註中雷帝廟廟工居明堂禮為逸經記類附為編今頗有所釐正注本鄭器要剛成文○後渠崔銑曰理之常新隔世可推事之成陳徒步莫得今六經之文缺焉有問矣然風傳俗習商制器則近古者猶得其音塵是故君子之學識其大者闕疑存慎乎其易古焉

士冠禮

子恒為士冠於五禮屬嘉

士冠禮筮于廟門筮市例反廟古廟宇○鄭注筮以蓄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不筮月禮二月終多士女有常月不筮月也廟謂禘廟不於堂嫌著之靈由廟神主

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即位于門東西面朝直通反注此緇側其反鞶音畢○主人將冠者之祖父若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十五升布衣而素裳衣不言色禮亦與冠同色裳與鞶同色也筮必朝服尊有司如主人服即著也緇帶黑緇帶素鞶白鞶鞶也

位于西方東面北上者即位以待事北以上比為上筮與席

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壑所直轉反墊音執○筮與席地記文之木也具俱饌陳也西壑門中於筮人執筮抽

闕外西面門也闕門反闕音闕○門中於筮人執筮抽上鞶乘執之進受命於主人英初革反鞶音獨○筮人

三禮編釋卷四

樂非進前受命者宰自右少退贊命佐主人告所以筮

也自右少儀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音

說後做此○即就也筮人既東面受命乃右卒筮書卦

還此行就席而筮卦者有司主筮也記爻者卒筮書卦

執以示主人方寫所得卦示主人主人受贖反之主人

知卦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還反旅眾也旅占還

志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徹筮席宗人告事

畢撤去也徹也宗人有司主禮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

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古者有吉事樂與賔者

歡成之有凶事欲與賔者哀戚之也禮辭許前期三日

一辭而許也此廣戒條友使來觀禮之事

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

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

退賓拜送宿賓者一人亦如之注前期三日冠期

冠子者宿而專賓之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宿其

不宿者為賓主人朝服住宿賓親見致辭也贊冠謂佐賓

人答拜古相見儀也乃宿賓親見致辭也贊冠謂佐賓

為冠事者蓋賓若他官之屬中下士也宿之以筮賓之

明日○此筮賓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

宿賓宿贊之儀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

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

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白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

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厥明夕宿賓之明日向

也○此為期之儀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

水在洗東者素水器也士用鐵祭屋翼也度淺深曰深

三禮編釋卷四

疏曰此與昏鄉射特牲皆直言水不言器大射雖言器

不言器少牢司宮設器水於洗東有器蓋設水用器

沃盥用器此陳服于房中西墻下東領北上墻墻

文不具也陳服于房中西墻下東領北上墻墻

服纁裳純衣纁帶鞅鞅纁許云反鞅音殊鞅音閤○此

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布三十升纁淺絳色餘衣皆用布

唯冕與爵弁服用絲鞅鞅也合韋高之冠弁皆用布

衣陳言於上皮弁服素積纁帶素鞅此士與君視朝之

以冠名服耳皮弁服素積纁帶素鞅此士與君視朝之

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碎也以十五升素布為裳碎

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級以固冠頂中有髮以一條組

兩相繫于頤故云組繫屬于頤也項中有一條組

尺足鞅髮而結之也并今之簪皮弁弁有并紘屈纁

細為之垂為鞅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實于簞音壯乙反簞音蒲筵二在南筵席側尊一甌醴在

服北有篚實勺解角柶脯醢南上瓶亡甫反甌方尾反

柶音四醢音海○柶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服北

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解柶狀如匕以角為之欲

爵弁皮弁纁布冠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墻南南面東上

賓升則東面匱素管反坫丁念反○匱竹器名今冠箱

設之主人玄端爵鞅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反○玄

三禮編釋卷四

端士入廟之服阼猶酢也東階所以兄弟畢袵玄立于

答辭賓客曰阼階堂東西墻曰序兄弟畢袵玄立于

洗東西面北上同也衣者玄衣玄裳位洗東退于主人

纁帶鞅不辭鞅鞅音界○承衣新童子之飾紘以

采衣紘在房中南面紘音界○此上主人兄弟或服就位

待事賓如主人服替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外門

之儀賓如主人服替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外門

擯者告出請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

出以東為右主人揖贊者贊者贊者贊者贊者贊者贊者

道之贊每曲揖曲揖直商將比曲又揖至于廟門揖入

三揖至于階三讓北曲揖當碑揖主人升立于序端

西面賓西序東面主人賓俱升立相辭說曰不拜至為

出迎賓入廟替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者
 門就位之儀替者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不在主人之替者
 堂升立于房中與主人之替並以待事主人之替者
 筵于東序少北西面主人位適于冠於昨筵東序少北
 人也將冠者出房南面主人位適于冠於昨筵東序少北
 筵南端賓贊者取纜筵置之賓揖將冠者行冠者即
 筵坐贊者坐櫛設纜即就設施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
 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主人降為賓將
 升序端揖讓皆賓筵前坐正纜與贊晚設纜將降西階
 壹者降於初賓筵前坐正纜與贊晚設纜將降西階
 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士階三等賓降階一等
 中等相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
 授受

三禮編釋卷四

興復位替者卒項下浪反○進容行初而前馬至則
 西序東面替者卒代賓終冠者興賓揖之適房始如儀
 其事謂設缺項結纜也冠者興賓揖之適房始如儀
 服玄端爵鞞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坐端設筵賓盥正
 纜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
 復位替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主人位適于冠於昨筵東序少北
 固冠之弁如初始加儀卒紘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
 屈組為冠也○此再加儀服素積素鞞容出房南
 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鞞鞞其他如加皮弁
 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容再加彌成冠以容體
 弁則着以受體見母兄弟姊妹之儀徹皮弁容櫛布冠其加
 冠彌尊也徹主人替者徹之言徹皮弁容櫛布冠其加
 儀筵于戶西南面主人之替者布櫛位替者洗于房中

洗盥而洗爵也昏禮曰房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
 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
 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
 面枋皮命反○側酌言無為之薦者柶長六寸兩頭屈
 曲而前也葉柶大端贊酌者擴導不入房也贊加柶
 面葉以授賓賓受而枋授冠者冠者得面葉以柶冠者
 體而祭也枋柄也報禮之面柄細故葉為柶大端冠者
 筵西拜受解南面賓東面答拜賓還於西序之位東面
 北面此東面異於主人也必還薦脯醢贊者冠者即筵
 序乃答古無並拜容為敬也薦脯醢贊者冠者即筵
 坐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柶
 興降筵坐奠解拜執解興賓答拜又作錡又作板○時
 及昏而止捷柶極冠者奠解于薦東將舉者於右不舉
 於體中不舉也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
 左

三禮編釋卷四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取薦脯明得禮適東壁出
 人朝由闈門母拜者婦人見母也時母在闈門之外
 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也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
 初位初至階讓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
 ○此上燕于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成禮請醴賓賓禮
 而字之之儀當作禮次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
 辭許賓就次門外更衣處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
 成賀見替者西面拜亦如之謝贊入見姑姊如見母
 寢門外入寢門見姑姊如見母亦比面姑姊亦俠拜也
 母亦比面姑姊亦俠拜也乃易服服玄端爵鞞
 奠擊見於君遂以擊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易服不朝服
 維也鄉先生鄉人之年德俱尊乃醴賓以壹獻之禮
 若鄉大夫致仕者○此冠終事乃醴賓以壹獻之禮
 者主人獻賓賓主人主人酬賓賓主人酬賓東帛
 奉無亞獻也蓋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主人酬賓東帛

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來叶力之反○直誠格至永長保安也

再醮曰旨酒既滑思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

然此嘉爵承天之祐祜音戶與序並上聲三醮曰旨酒

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看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

疆楚陳列號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宇爰字孔

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承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

其所當昭明爰於孔甚後假所假大也屨夏用葛玄

端黑屨青絢纁純純博寸絢其于反纁於力反純章也

素積白屨以魁拊之縵絢纁純純博寸魁拊反拊方

三禮編釋卷四屨履履蛤屨以拊爵弁纁屨黑絢纁純純博寸爵弁纁

冬皮屨可也不屨纁屨纁屨表屨

記疏曰凡言記皆記經不備若經外遠古之言後世

始冠郊特牲篇冠縵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縵之其

縵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太上也太古

白布冠齊則縵之尚幽闇也縵布冠太古之齊冠古

冠用頰圍髮際而綴之項中冠耳其縵也孔子所未

嘗聞明其不縵也此冠初冠時暫用之適子冠於阼以

著代也顯其為主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有成人三加彌

尊諭其志也論小戴作喻言喻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者

質冠成人益文委貌周道也委安也所以章甫殷道也

殷尊甫反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弁名出於繁大也言

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

也夏之末造也古五十而后爵未五十試以大夫之事

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天子之元子王世子也繼世

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象法也象賢為

祖之賢行故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言隨德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

顏色順辭令容體欲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容體正顏

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

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

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

古者聖王重冠于國由冠而得之故冠者禮之始也

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

所以為國本也禮曰求天之吉筮實擇人之賢所以重禮禮國之所以為國也故曰為國本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

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

三禮編釋卷四

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古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送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若親策命于廟喪禮既啓則朝廟皆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

公冠編大戴記文

公符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禮降自阼其餘自為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玄端與皮弁皆鞞朝服素鞞公冠四加玄冕饗賓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醴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儼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其禮與士同其饗賓也皆同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

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齋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通典有遠於依近於義六字漢孝昭既踐阼而冠其辭曰陛下擯著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天道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濡之勿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陛下

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曲禮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鬢首雜記笄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今婦人執其禮者不備儀也燕居仍去笄分髮為髻紛以少者處之

禮天體義天經人道之紀也體不備經不正則不成其為人不成其為人則不成其為天亦無為貴冠矣

三禮編釋卷四

孔子曰敬身為大又曰孝子成身冠者成身之始也身莫重於元首元首重而後百體從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可以成身以正容體容體正暴慢遠矣以齊顏色顏色齊心如結矣以脩辭令辭令順鄙倍遠矣是君子之所貴乎道也是成身也冠而後成身成身而後可以事人以正君臣斯成其為人臣以親父子斯成其為人子以和長幼斯成其為人弟是人紀之所以立也是成身也可以事人而後可以使人能為人子而後可以為人父能為人弟而後可以為人兄能為人臣而後可以為人君能為人君長而後

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齋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通典有遠於依近於義六字漢孝昭既踐阼而冠其辭曰陛下擯著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天道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濡之勿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陛下

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曲禮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鬢首雜記笄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今婦人執其禮者不備儀也燕居仍去笄分髮為髻紛以少者處之

禮天體義天經人道之紀也體不備經不正則不成其為人不成其為人則不成其為天亦無為貴冠矣

三禮編釋卷四

孔子曰敬身為大又曰孝子成身冠者成身之始也身莫重於元首元首重而後百體從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可以成身以正容體容體正暴慢遠矣以齊顏色顏色齊心如結矣以脩辭令辭令順鄙倍遠矣是君子之所貴乎道也是成身也冠而後成身成身而後可以事人以正君臣斯成其為人臣以親父子斯成其為人子以和長幼斯成其為人弟是人紀之所以立也是成身也可以事人而後可以使人能為人子而後可以為人父能為人弟而後可以為人兄能為人臣而後可以為人君能為人君長而後

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齋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通典有遠於依近於義六字漢孝昭既踐阼而冠其辭曰陛下擯著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天道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濡之勿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陛下

成其為天禮體天體人宜天經心志齊明絕幼志順于德崇效天矣動作履進趨應軌卑法地矣盡性踐形以至於命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冠者成人之道也古聖王重之冠禮筮于廟門筮日也冠成人始事其作事於是日乎故重之示有所命於天也前期三日筮賓如筮日冠重事也尊重事禮重人以冠醮祝而成之示有所受於人也日若賓必筮筮必於廟門其筮也朝服以嚴之進而命之既筮受祇反之從而旅占之吉而踐之不吉筮遠日而從之信其命於神也神天之所以為命也主人戒賓賓拜至

三禮編釋卷四

十三

人答拜乃戒賓賓禮辭許主人拜得請賓答拜已出拜送古相見儀如此乎其嚴也無不敬也無不答也古之道也筮日矣夕為期以嚴之戒賓矣親往宿以嚴之慎豫之至也為期日質明行事質明正明也日人所視以作息故依之夙設洗于東榮義曰洗主人之所以自潔也南北以堂深洗設階下東南北至于序端以堂淺深深之統于堂降升得布武也水在洗東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陳服陳三加服也櫛實于篋冠具也蒲筵冠筵也尊篋勺解冠以醮也主人玄端爵韠立階下不升直東序西面待事也兄弟畢

三禮編釋卷四

十四

袞玄立洗東西面下主也北上統於主也擯者玄端負東塾下主黨也將冠者采衣紵未冠之飾也在房中南面亦待事又事主也賓如主人服贊如擯服以從立外門之外將事也擯者入告無出請賓以戒宿至無為請也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為賓至拜也揖替者殺也先入導也每曲揖至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敬讓也者古君子之所以相接也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正位也賓贊者盥于洗西由賓階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贊冠也主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阼也夫阼也先祖之所陟降室神依焉子孫承焉其義曰以著代也將冠者出房贊冠者奠纒并櫛筵南端矣必賓揖之進乃進即筵贊者乃坐櫛設纒也賓冠之所受命也賓降降盥也主人降賓辭主人對相下以讓也賓盥卒壹揖壹讓升讓三以成禮壹以將事也賓筵前坐正纒可冠矣興降西階一等受執冠者升一等正東面授重冠也賓右執項左執前順也進容乃祝為冠禱坐如初乃冠敬冠也賓復位贊者卒代終也冠者與賓揖之適房為後事端始如矣冠者服玄端爵韠出房南賓揖之即筵如初坐櫛設并如初賓盥正纒如

初降二等受皮弁服何也服彌尊彌敬也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如初贊卒紘興賓揖之適房如初而再加禮成再加矣冠者服素積素鞞容成人有儀也賓揖之即筵降三等受爵弁服尊其降之盡也加之服纁裳鞞鞞稱也王贊者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而三加禮成夫始加緇布冠冠始也義不忘古也再加尊矣皮弁素積是君之所與視朔者也朔君之所甚重也重朔重始也三加彌尊矣爵弁纁裳君之所與與於祭者也祭報本交神明之禮也是彌尊也其彌尊何也喻志也人生而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喻其始

三禮編釋卷四

十五

也冠而三加加而彌尊喻其成也古之君子其身彌下其志彌高其氣彌降其道彌進其年彌益其德彌邵始乎士中乎賢終乎聖始乎成身中乎成物終乎盡性以至於命也夫有所喻之也王贊者筵于戶西南面醮位也是客位也贊者洗于房中特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贊醮也賓揖冠者就筵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進筵前北面祝敬其事者重其始醮之也冠者筵西拜受觶賓答拜重成人而禮之也冠者祭脯醢祭醴敬禮也興辟於筵末饗禮也降筵坐奠解拜賓答拜成禮也冠備而服備服備而德成德成而福祿

從之故拜受祭之定爾祥也孝友時格永乃保也承天之慶枯無疆也冠必醮示成之於天也成之於天而後成人之道全其字敬名也名以命之字以勗之古之道也於是醴賓以一獻之禮酬以束帛儷皮贊冠者爲介而禮成見於母母成身之始也見兄弟賓客兄弟賓客交禮之交相與以有成也遂以贊見于君君成身之終也見鄉大夫鄉先生鄉大夫先生以成人之禮禮之嘉與有成也蓋生名冠字至死謚而後行可考而成終是成人之道也故聖王重冠冠嘉事之重者也不醴而兩甌有禁非古也設玄酒猶古

三禮編釋卷四

十六

也不然則已濫三加三醮若特殺載合弁非古也是爲加隆焉爾也豈用物豐儉視年上下爲之等與醮冠者筵西拜受觶賓還西序東面乃答拜冠者降筵奠解拜執觶興賓乃答拜何也古拜也古無並拜其拜也退少辟卒乃答始容爲敬以盡人既尚施報自盡也見於母母拜之俠拜之何也古拜也嫡長子與祖爲正體故禮之而從子之義始此也然婦人吉事雖有君賜止肅拜無手拜其拜也簡矣拜母拜兄弟不拜主人何也文不具也孔子曰父沒而冠已冠婦而祭於禩見諸伯叔父而後饗冠者而專生可從

推也大夫無冠禮何也子言之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故世子齒於學冠於賓猶之士然所以自下也惟自下而後可以為人也然生委裘而即尊生毀齒而即尊能無異乎孤子得申古盛之矣故大戴記公冠具其文問冠宋賢所定儀可行乎曰何獨今朱子曰古冠儀自簡易行可也司馬公曰必父母無期以上器乃行先期三日主人告于祠戒賓先一日宿賓然日不筮矣宿賓不親矣不筮筮之道失也宿不親今相見儀忽也緇布冠重矣禮不忘其本何可廢深衣納履猶古也用可也再加三加今公服官服可乎古

三禮編釋卷四

七

四民世事卿大夫嗣宗職故皮弁爵弁者終身之所
有事也喻官其始也今何可盡踵也然喻志也何可
廢大夫士之子若秀民之能為士者行可也辨行之
則濫也字以勗德朋友之職也取青善不取苟美或
辭而命之以重冠可也冠訖賓即次主人以冠者見
于祠乃見于尊長見于諸父兄弟見鄉先生善夫

士昏禮鄭云士娶妻之禮昏以為期因名焉必以
屬嘉禮曰昏陽性陰來也日入三商為昏昏於五禮
禮入地三刻為昏不盡猶明
禮下達納採用鴈乃後使人納採擇之禮鴈大夫擊
之鴈也取其順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
之鴈也取其順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

為神而席几安神也禮燕射席皆東上神尊使者玄端
不統於人地道尊右故筵西上几在右也

至使攝家之屬若羣吏也使玄端士擯者出請事入告
也雖知猶問重慎也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大門再拜

賓不答拜揖入以奉使不
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

當阿深示親也入堂東面致命主人作階上北面再拜授

于楹間南面南面授受並也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

老羣吏擯者出請事有無賓執鴈請問名一使兼納
還須卜必問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如納擯者出請賓

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

士禮編釋卷四

十八

擯者出請事有無賓執鴈請問名一使兼納

還須卜必問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如納擯者出請賓

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

人拂几授校拜送胡飽反几足校賓以几辟辟遠適非

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替者酌醴加角柶面

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

主人作階上拜送替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解祭脯

醢醢凡祭於脯醢之豆間必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

降筵北面坐取脯反命也主人辭親飲賓降授人脯

下者階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於廟得吉復使使往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
告婚姻之事於是定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
也納徵使使者納幣成禮也玄纁象陰陽備束帛十端
五行十日相成也儷兩也皮鹿皮呂氏曰正潔之女非
其禮不行猶正潔之士非其聘不往故以聘士之禮聘
期如納徵禮期日宜由夫家卜得吉期初昏陳三鼎于
寢門外東方北面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

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脾不升皆鉞設局鼎去起呂
米反鉞而甚反局古營反鼎亡伏反○期昏期三鼎升
豚魚腊也寢壻室北面內鄉也特豚一豚合升合左右
脾升於鼎去蹄蹄甲織不用也肺氣之主脊體之正食
時所先舉祭肺所先祭也每二夫婦各一魚十有五而
鼎今減一用其偶也肫免腊凡腊用獸全體乾之設洗
解不升近鉞賤也鉞熱也局所以扛鼎鼎覆之也設洗
于阼階東南饌于房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
三禮編釋卷四

稷四敦皆蓋蘇士戀反醢呼西反敦音對○醢醬以醢
御塵蓋大羹滂在爨反○太古羹無鹽菜羹肉滂七亂
曰大羹在爨在火尊于室中北墻下有禁此謂內尊玄
上凡羹齊親夏時酒在西給冪加勺皆南枋墻音容墻也禁所以殿飪玄
言曰玄新取之曰泂水明御所酌也尊于房戶之東御所酌也
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卷音謹破一飽而合之象
判合也實兩卷四爵而六主人爵升纁裳緇袍從者畢玄端乘

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袍以駘反又音移○主人謂
婿婿婦主也爵升纁裳玄冕
之次士助祭服大夫而上則冕鬼神也袍之言施也
繼綠裳象陽氣下施不言衣帶與施皆緇也從者有司
畢皆也大夫墨車士棧車今墨車大夫已上有二車士
無貳今從車二乘攝盛也執燭前馬昏昭道為明也

婦車亦如之同等有棧棧昌占反至于門外婦家大主
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主人女次純衣纁衽立于房中
南面次女首飾周禮追師為副編次純衣絲衣衽如占
香禮為姆纁笄宵衣在其右姆音母纁山買反○姆婦
此服為姆纁笄宵衣在其右姆音母纁山買反○姆婦
能以婦道教人者纁髮笄也纁廣終幅長六尺宵
詩素衣朱綃之綃綺屬也姆玄衣以銷為領而名在女
右詔婦女從者畢於玄纁笄被纁繡在其後被皮義反
繡音甫○女從者婦姪也衫同也衫玄上下皆
玄纁繡也白黑間謂之繡繡繡於類假盛飾也主人玄

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壻稱賓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
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
三禮編釋卷四

不降送奠鴈拜不答出不降壻御婦車授綏親而姆辭
不受僕人之禮授人婦乘以几為姆加景景明也制如
禦塵令乃驅御者代驅行也行車輪明衣為行道
于門外壻察大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
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專西南面
媵御沃盥交媵以証反女從者御讀為訝壻從者媵沃
席婦在尊西南面者未設席設媵盥於此洗夫入室即
訖乃設對席為設俎便也亦夫專贊者徹尊舉者盥

出除鼎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七俎從設別性
故從入設也北面載執而俟俟豆匕者逆復復位于
門東北面西上贊者設醬于席前道醢在其北俎入設

于豆東之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

東設濟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

腊北其西稷設濟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啓會卻于敦南

對敦于北會古外反卻去逆反對醬對敦對席皆謂

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膾謂贊爾

黍爾黍黍近置投肺脊皆食以濟醬皆祭舉食舉也謂

舉肺舉肺以祭以食故名肺為舉三飯卒食三而贊洗爵酌酌主人主

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酌婦亦如之皆祭酌演也安

所食酌用贊夫婦不親取不濟也贊以肝從肝皆振祭齊肝皆實于菹

豆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酌如初無從三酌用菹亦

三禮編釋卷四

如之皆謂婦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

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贊自主人出婦復位復

西南面之位此同牢合筵儀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徹室中

為膳御餼也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

授巾自潔御社于奧媵在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社

人稱夫曰良主人入親說婦之纓說土活反主人入從

古文止作趾嫁筓而著燭出媵餼主人之餘御餼婦餘贊酌外尊酌

之媵侍于戶外呼則聞為尊者有徵求夙興婦沐浴纒

筓宵衣以俟見夙早興起昏明日之晨於舅姑寢門質

明贊見婦于舅姑質平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

姑即席房戶外婦執筓東乘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

于席筓音頌竹器東乘殿脩女擊也東乘取早舅坐撫

之興答拜婦還又拜使拜降階受筓殿脩升進北面拜

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殿丁亂反殿脩見姑取斷

側尊有司贊醴婦以婦道新成禮之席于戶牖間戶西

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

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解右祭脯醢以

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

奠于薦東不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親也且祭

三禮編釋卷四

謂婦氏人此婦見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盥饋成特豚

合升側載左右胖合升之鼎右胖載無魚腊無稷並南

上舅姑共席于奧其其他如取女禮謂贊酒婦贊成祭

謂授之豆間卒食一酌無從質為席于北牖下婦徹

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餼舅辭易醬辭嫌棄也易婦餼姑

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酌之婦拜受姑

拜送舅尊而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婦徹于房中媵御餼

姑酌之雖無媵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古媵女必媵

先媵客之也始古文作姑此文疑有誤字舅姑共饗婦

以一獻之禮既醴之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此洗有

婦人不奠酬婦奠之正禮成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西

階今按婦以室明使代已也歸婦俎于婦氏人有牲

之禮酬以東錦送者有司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東錦婦子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東錦行將至酬賓從之以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備存時見用

席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別席異而祝盤

婦盥于門外婦執筭菜菜用祝帥婦以入帥道入祝告

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自外來

拜如初婦降堂取筭菜入室事交于戶祝曰某氏來婦

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無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所納米至請期使用所受諸爾

廟親辭無不腆不稱不無辱主人不隨摯不用死摯有

皮帛必可制制言帶膳必用鮮新魚用鮒

必殺全同宰時女子許嫁笄而醴之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高

祭字已納徵使女賓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高

君者之廟未毀以有總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納采之禮此具

實以相祭禮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

取脯此詳之納徵執皮攝之以足向上內文毛在兼執

足左手執前兩足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隨入西上中

得並行也至中庭寬得俱北面西上參分庭一在南

乃庭從三分之居其一庭實賓致命釋外足見文足遠身為

遂坐攝皮主人屬中下士未命者自東方逆退適東

三禮編釋卷四三

墜二人相隨自東而西今後者先向東父醴女而俟迎

者曰迎者未成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

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謂託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

降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重慎婦入寢門贊

者徹尊酌玄酒三屬于尊葉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

者音燭注也玄酒貴新昏筭緇被經裏加于橋破表也

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舅答拜宰徹筭婦薦饌于房

稱所以殿筭制未聞舅答拜宰徹筭婦薦饌于房

席若道醴饌饗婦姑薦焉薦脯醢婦洗在北室直室

東隅能在東北面盥婦酢舅更爵自薦男女不不敢辭

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不敢與尊凡婦人相饗無

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不敢與尊凡婦人相饗無

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不敢與尊凡婦人相饗無

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不敢與尊凡婦人相饗無

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不敢與尊凡婦人相饗無

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不敢與尊凡婦人相饗無

降不降堂以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庶婦則使人醮之不
婦比洗在上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庶婦則使人醮之不

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某女對曰某之子愚愚又弗能教

吾子命之某不敢辭擯出納致命曰敢納采使者升堂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吾子

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禮曰子為事故至於

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謙不敢對曰某既得

將事矣敢辭賓先人之禮敢固以請主某辭不得命敢

不從也賓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

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

三禮編釋卷四
不敢辭與在言兼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

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

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

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禮之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去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酌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共牢不異姓合巹不異爵合體合體敬慎重正而三禮編釋卷四

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八者備而後禮備夙興婦沐浴以俟見音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服脩以見音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明此始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父右傳之子姑左傳之婦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

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方也於室人言和謂和而不可逆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

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德貞順言辭令容婉婉功絲麻祭所出婦順也德貞順言辭令容婉婉功絲麻祭所出天子后立六官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家國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音見現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湯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湯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

也呂氏曰此因昏義推而上之至于天子與后以盡男
也女之大義六官天地四時之官六卿兼三公則九卿
也六官大綱一小綱五先官六官後官六官先齊家而
後治國也內治德言功容陰事陰令是也鄭氏曰適貴
也適謂適其德惡素服
自責各正厥事答天變也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
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

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厚別
謂托於疏遠異姓而親附之以厚重其有別之禮也幣
試辭腆是欲告戒為婦者以正直誠信之行以信者婦
人事人之道信者婦之所以

為德也齊謂合體同尊卑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
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先謂倡道之剛
天造始而地代然君主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敬以章
倡而巨主和其義一也 三禮編釋卷四 二十九

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
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有別則
父子親親親有殺則義生禮作而萬物各得 一本而
其所矣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別故也 壻親迎授

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
天下也已親之乃可以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
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

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
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

敬乎服玄冕而齊戒是事鬼神之道昏將以主社稷承
宗廟故以敬社稷先祖之禮敬之而玄冕齊戒也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

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共牢之禮三
器皆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餽餘私之也舅姑
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

義也樂陽氣也思嗣親以幽陰思也故曰幽陰之義周
者不以吉禮于凶禮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如特牲 孔
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

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
禘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文○思離則不能寐思嗣親則
之靈饋然然後為婦共養之義成 ○男女非有行媒不
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

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賀取妻者曰
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曲禮篇文○婿不賀然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四尺為疋也匹
端匹備匹偶之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

面北上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雜記
繹曰昏禮天地之大義也易道陰陽昏鬼神陰陽故

三綱之首曰君臣君臣有正而後父子夫婦各得其
所安故君臣其首也三綱之本曰夫婦夫婦有別而

後一本之恩隆一本之恩隆而後在三之義著故夫

婦其始也故禮重昏也昏禮下達何也必下之而達

之也下之而後能達之天下於地君下於臣其義一也下達有行媒矣乃將之以納采問名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是也下達矣女氏許之矣辭曰納采言聽其采擇云爾不敢必也下達之義也主人筮于戶西西面廟受命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敢不敬乎使者玄端至主人如賓服拜至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作階上北面再拜拜聽命敬之至也夫納采問名接事同日矣既致命女氏許之矣即問名可也必降出必擯出請乃執鴈入而請何也敬之也古於事無躡節無迫心敬正之至也主人許入授

三禮編釋卷四

三十一

賓至不拜辱信也信事人信婦德生人之大德也陽倡陰和為期日男主之而可矣期必請辭必固以請而後告明吉與在不敢專也下之之盡也期初昏陳三鼎皆鈇何也人道尚熟也設洗設薦設黍稷教有大羹湆食道也食質饗文家人內從質也又昏無樂用食禮食無樂也主人爵弁纁裳緇袖以迎從者畢玄端乘墨車以迎攝盛也攝盛重昏也蓋君冕而親主人筮几於廟廟授之也玄端迎於門外再拜賓答拜重之也主人執謂謂女父也賓執謂謂壻也不稱壻未昏也從婦家稱曰賓主人揖入賓執鴈從入至於廟揖讓入賓升北面奠鴈親受之其父母也再拜下也稽首下之盡也降出婦從降而從人之義始此也壻御婦車下也授綏下之盡也御輪三周御者代乃乘其車而先而帥先人之道始此也下而先之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布席于奧與尊也夫即席婦尊西南面而夫婦剛柔之義始此也贊告具揖婦即對筵明齊也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皆食舉敬禮也腊必鮮新也魚必鮒親也必殺全全也牢一牲而異載豕一斃而分醕判合之義著矣三醕不親獻酬贊為之獻酬敬始不瀆介紹之義也媵御洗盥交

三禮編釋卷四

三十一

沃說服交受卒食交餞其義一也婿筵東面對筵西
面御衽于奧媵衽良席東方章別之至也乃後主人
入親說婦纓而禮成夫禮莫重於男女之別矣不敬
不足以章別不下不足以章敬故敬章別也娶於異
姓附遠者而親之也同姓近嫌瀆故附遠所以厚別
也養廉敦恥別嫌著微禮之大經也不別不交不交
不和而天地之大義敦矣厥明婦見舅姑舅姑醴之
婦饋食舅姑饗之何也成婦禮也見饋食斯成其爲
婦醴而饗之以禮禮成之也夙興婦沐浴纓笄宵衣
潔敬以俟見笄棗栗進拜奠于舅席降笄殿脩進北

三禮編釋卷四

三十二

面拜奠於姑席以其贅見也古無贅不見也舅坐撫
之興答拜姑坐舉以興拜古無禮不答也贅醴婦禮
之也見之必禮之禮之必醴之古無醴不禮也古之
爲上者不虛取於下冠子見母母拜之昏婦見舅姑
舅姑拜之其義一也舅姑入于室婦盥饋婦贊成祭
卒食一酌而共養之道自此始也婦餽舅饌辭易醬
嚴之也婦餽姑饌御贊祭卒食私之也子不私其父
非子也婦不私其姑非婦也故私之爲通恩記曰明
婦順也婦卒食姑酌之婦拜受姑拜送姑舅共饗婦
以一獻之禮而奠酬謂有獻有酢有酬而婦受酬爵

乃始奠不舉也婦順共養舅姑示慈惠上下交相順
爲通恩家其和平舅饗送者姑饗婦人送者皆酬以
束錦若異邦加贈重禮也尊重事以教順而後婦順
於舅姑和於室人以當於夫故聖王重之婿氏不筵
几於廟而行事乎男帥女女從男將以爲宗廟社稷
主爲先祖後如之何不几筵告事也楚公子於莊襄
之廟告而取於鄭傳記之矣故女氏筵几於廟而聽
命婿氏筵几於廟而致命君子之於廟也無不告也
無不肅也况大昏乎不經見文不具也不然闕也昏
五禮賓主皆玄端親迎從者畢玄端女從者畢袵玄

三禮編釋卷四

三十一

思嗣親以幽陰思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曰先妣之
嗣也子齊戒爵弁墨車而攝盛以迎敬先妣之嗣也
鬼神陰陽不廟而行事乎故曰闕不具也記具之曰
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夫大昏至矣而不賀何
也思嗣親也思嗣親不敢不敬齊思敬齊則不樂思
敬齊不樂淫泆其有萌乎樂至則哀敬別乃章止而
說則貞說以動則荒大昏爲大其此之謂乎雜記曰
婦見舅姑夫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
見已重始至見經不具記之明既拜而成見也釋者
曰明既見而無拜是夫兄弟姊妹終無拜以相見

也非禮意也見諸父各見于其寢何也兄弟姊妹
 卑屬也從舅姑見也而順諸父尊今並舅姑見先之
 則貳尊後之則不嚴各有寢各見於其寢順也豈亦
 各以其服之倫為序與舅姑沒三月而奠菜何也曰
 是質明之見也故老醴之房中則既見而醴也入三
 月而祭何也曰是盥饋之饋也故擇日而祭於禰謂
 以特豚饋也蓋各有當也釋者曰奠菜即祭也是來
 婦見以菜祭而終無饋食以共養也非禮意也今儀
 至壻家而壻婦交拜禮也為始至拜也古儀闕也昏
 三日以婦見於廟非禮也古道失也夫廟見必致齊
 三禮編釋卷四 二十五

既致齊乃見其所為見者斯成其為見同牢合盥庸
 成其為齊乎不成齊庸成其為見乎故未廟見而女
 死還葬於女氏未成其為婦也令不以神道事之以
 人道禮之即質明廟見焉可矣何三日之有乎故曰
 今儀失也婦廟見成婦也壻見于外舅外舅禮之見
 於外姑外姑禮之成其為外婚姻也妻也者齊也壻
 引而親之故躬執子節曰非它故不足以辱命奠擊
 而不敢授妻也者事人者也父抑而退之故以賓禮
 接焉蓋出迎答拜反擊而後見也禮三十而娶孔子
 曰禮言其極不是過也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

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是其則也舜三十徵庸時則
 曰有繆故男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時已周
 禮曰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蓋冠與昏俱字者字也
 將為人父故字以尊名中古之道也古辭無不腆今
 書六幅有贊頌古幣多不過五兩今縵矣記不親迎
 三月而見女父母不親迎文衍也六禮莫重於親迎
 而廢之詩以為刺春秋以為譏故君子重變言焉

士相見禮 鄭則錄云士以官學職業相親始承贊相見之禮於五禮為實

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膳左頭奉之 贊所執以至倫也夏用膳膳熱而乾不腐臭也左頭陽也曰某也願

三禮編釋卷四 三十五

見無由達 言某子以命命某見其子所因者姓名素也 某子以命命某見 以命述主人許見也 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 有又 請吾子之就
 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
 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
 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
 走見聞吾子稱贊敢辭贊 不敢為儀言不敢外貌為威儀固如故之辭稱舉也辭贊

為太賓對曰某不以贊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
 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于贊不敢見固以請主人
 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
 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贊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

再拜送賢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主人復見之以其賢曰鄉者吾

子屢使某見請還賢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

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賢於將命者主人

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

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

賢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賢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復見禮尚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賢於其入也一拜其辱

也賓退送再拜而受其賢唯君於臣為然若當為臣者

則禮辭其賢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真賢再

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賢於門外曰某也使

其遠賢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

見于君執擊至下容彌感下謂君所庶人見於君不為

容進退走容謂士大夫則奠擊再拜稽首君答壹拜初

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擊曰寡君使某還擊

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賓不辭

君所不臣臣無境外之交此他國君來朝○若先生異

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

將走見先見之先生齒尊與爵爵首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

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國君謂他國君拜辱先施

論德君於士不答拜也士始見主人拜辱主敬賓不

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以避男女相答拜也

有所枝柱不利○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

三禮編釋卷四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見所尊必贊也主不曰不敢當禮曰不足以習禮謙若無與為禮然姑使之習之也賓不曰不以贊曰不依於贊謙若人不足以見依於贊庶敢見然交相下之道也出拜迎于門揖讓入賓拜送贊遂出示成禮而退不敢瀆也今也瀆乃見或漫言支言不則深言浮之讓德亡矣賓出主不敢留出已乃請見示留否不敢必也賓反見無辭明見固所願且願幸得見也其退也再拜送敬終也主人復見之以其贊禮無不答也故人道貴交以朋友之倫所自始也交相下而將之以敬讓善夫

三禮編經卷四

三十九

禮編經卷之四

三禮編經卷之五

明盱郡鄧元錫繹

儀禮

鄉飲酒禮鄭目錄云諸侯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

五禮屬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時欲其見化知尊長尚賢也孔穎達曰古鄉飲有四一三年賓賢能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長習射四黨正蜡祭正齒位呂氏曰凡鄉會飲皆當效此禮而行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諸侯之鄉大夫先生七十致仕老於家者大夫曰父師士曰少師教學焉恒知其鄉人之賢者故就而謀賓次為介又次為衆賓所謂以禮

禮賓之也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戒警也辱拜其自屈辱至門也請告所為來之事不固辭乃席素所志也退又拜送謝之此講賓戒賓之儀

三禮編經卷五

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席數席也夙興往戒歸主人席昨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席前南面賓於賓席之西不屬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尊兩壺于

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斯如字又音賜勺上灼反○斯禁禁切地無設洗

于昨階東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深申鳩反○南北以堂深洗去堂遠近深淺度榮屋翼棟兩頭如鳥華如翼飛奠定主人速賓賓拜

與屋為榮也○此將飲陳具之儀速召也介亦如之如速賓及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速召也

衆賓皆從之從隨也言衆賓答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相息亮反○相擯贊

傳命者一相迎謂注

人於羣吏中擇一相使傳命乃迎也賓主正東西相當拜揖介及衆賓皆西南面衆介不拜差卑禮宜異也

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

左北上厭一涉反○主揖賓先入導之也賓介皆入門西東面推手曰揖引手曰厭厭而不揖變於

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

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各拜楣亡悲

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也陳謂堂塗賓三讓主人先升

賓客之道進宜難也楣前梁○此注迎賓入升堂拜至

主人坐取爵于階前辭降篚在堂上尊南將賓降從主

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重以已事煩賓事賓降未

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已盥手乃

敬賓進東北面辭洗賓進就主人辭洗必主人坐奠爵

三禮編釋卷五

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言復位當西序明主人

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賓拜洗

主人坐奠爵遂拜答洗降盥復盥為特酌盥賓降主人

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疑魚

後疑立放此疑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

獻賓獻進也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少退少遠賓進

受爵以復位復西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

薦進也薦之者主人有司賓升席自西方由下乃設折俎折之設反

體枝解節折于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

醢祭以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縶

醢祭以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縶

右絕末以祭尚左手濟之興加于俎坐執手遂祭酒興

席末坐啐酒啐音了○肺離之本謂肺端厚大者緣猶

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是曰緣弗緣則直絕末以祭也

言緣必兼絕言絕不得兼緣大夫以上威儀多乃緣士

則絕也肉曰濟酒曰啐皆嘗也至齒而降席坐奠爵拜

止尚左手右手於下絕以齊也挽拭也降席坐奠爵拜

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降席席西也旨美賓西

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

答拜卒盡也於西階卒爵不當席明席不賓降洗主人

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

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

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

三禮編釋卷五

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

酢主人酢報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

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

如賓禮不告旨酒已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

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

端東序頭擬後告旨賓西階上答拜此賓酢主人坐取解于篚

以酬一升曰解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以將自飲

立當西序東面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

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興賓西階上答

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興賓西階上答

拜坐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西階上答
拜此謂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也殺賓西階
 上立主人實解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
 卒拜進坐奠解于薦西獻文不具賓辭坐取解復位主人
復位享主人之意主人作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解
 于薦東不舉不盡復位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
東面賓降立階西主人將禮介謙不敢居堂上也○此
實不飲先白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
飲示忠信也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
 洗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
三禮編釋卷五

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
 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
 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齊肺不啐酒不告旨下於
 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
 介右答拜獻賓主在階今在西階介右降洗介介降洗
也亦介甲不專階○此主人獻介儀主人復作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自當介揖讓升授
 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
 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
 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
 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主人復作階揖降介降立于

賓南介酢主人授爵于楹間尊南不酌謙不敢必主人
為不拜也主人實爵于西階上遂拜承介意受昨
也介不拜送日主人實爵于西階上遂拜承介意受昨
 遂飲卒爵遂拜明卒受爵也不崇酒不酬殺於賓也奠
爵西楹南授獻介訖獻衆賓也賓辭於房戶間介爵於
東序端衆賓爵於西楹各異處也介降立賓南就賓次
此介酢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賓皆答一拜
主人之儀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賓皆答一拜昨來
賓在賓介南故西南嚮拜之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
三拜示備壹拜不備禮也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
 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
三人言三人衆賓多也國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
以多德行道藝為榮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
 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祭
 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辭有脯醢禮無不主人以爵
 降奠于篚不復用○此獻衆揖讓升賓厥介升介厥衆
賓儀視介禮又殺揖讓升賓厥介升介厥衆
三禮編釋卷五

賓升衆賓序升即席序次即一人洗升舉解于賓主人
之吏發酒實解西階上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席末答
端曰舉拜近席西坐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答
為末拜降洗升實解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解于薦西賓
 辭坐受以興不親授賓進坐受明舉解者西階上拜送
行事相接若親授也舉解者西階上拜送
 賓坐奠解于其所將舉以舉解者降此編獻訖設席
廉席於西階上少東工四人大夫制也
 于堂廉東上為工布席也工四人諸侯大射
 六二瑟二人鼓瑟瑟先就事也相者二人相扶工者皆
則二人歌瑟先就事也相者二人相扶工者皆
 左何瑟後首撻越內弦右手相何戶可反撻口孤反○
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者內弦法在後也撻持也
何內也右手相便也其相歌者徒相樂正先升立三

階東正長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

乃降西方子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鹿鳴取嘉賓示

之德可則敬也四牡取其勤勞王事忠孝之至以勞賓

皇華取自以不及欲諮謀賢智自光明也此謂升歌三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一人工長不興受爵

主人昨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主人

授主人爵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主人

則為之洗大夫君賜之樂又從之以其賓介降

降工不辭洗此升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笙吹笙

南之北樂南陔白華華黍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

謂笙歌三終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不異一人拜笙長

三禮編釋卷五六

人於階下拜笙盡階不升堂受爵拜不升堂主人

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眾笙則

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受爵薦之皆於其

位磬南此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笙樂獻工儀間一歌一吹問代而作也魚麗取

歌南山有臺嘉魚取下賢崇丘萬物得極高大也乃合樂

其也嘉魚取下賢崇丘萬物得極高大也謂合樂

也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降立西階

此主人以樂主人降席自南方便側降賓介不從作相為司

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作使也禮樂之正

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解升自西階昨階上北面

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

安安坐也以司正告于主人主人昨階上再拜賓西階

解興坐奠解遂拜執解興洗北面坐奠解于其

所退立于解南階間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古拱

賓自酌表位之儀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昨階上北面

酬主人前一人所舉之解賓奠薦右未舉此主人降席

三禮編釋卷五七

立于賓東賓坐奠解遂拜執解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

不拜卒解不洗實解東南面授主人主人昨階上拜賓

少退主人受解賓拜送于主人之西同階賓揖復席主

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

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司正

於禮又尊無為相也某子舉賓姓受酬者降席司正

退立于序端東南受酬者自介右尊介使不眾受酬者

受自左後皆由西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嫌賓以

相旅畢復解南之位此亦酬之使二人舉解于賓介

儀旅序也以次序相酬飲而漏也

升賓解于西階上皆坐奠解遂拜執解興賓介席
台拜皆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遂拜執解興賓介席
未答拜二人亦主人逆降洗升賓解皆立于西階上賓
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解以興介則薦南奠

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
人之實所奠解于薦西一人之介所奠解于薦南賓言
狀介言受異文也○此二人舉解賓介賓介不舉之儀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
以賓也賓辭以俎不飲以燕主人請徹俎賓許順賓意
安賓也

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席端賓降席北
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尊者降

席東南面皆立須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
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

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
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取俎者皆向其席既授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說屨必於下屨
也狗若若醢設骨體以致敬進羞無筭樂

無筭樂無數盞歡而止賓出奏咳也終日無歡罷以咳
爲節明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成禮也賓介不

賓若有道者諸公大夫樂賓主人所祭而遵法者
因以名以或有或無或來或不來無常則既一人舉解

於於於於之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乃入正禮也主人席于賓東鄉人齒公三重大夫再重

公如大夫入通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
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公辭

自同於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季子席端加
大夫上席大夫主人不徹以重席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

人對不去加席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鄉飲酒之服
禮曰賓朝服主人如賓服以拜辱主人釋服釋朝服乃

息司正息勞也勞賜昨贊執事者獨無介不殺禮畧薦
拜賜于門外主人如賓服以拜辱主人釋服釋朝服乃

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徵召
也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來矣君子于國賓介不

與禮編釋卷五鄉樂唯欲歌雅頌不
與敬也鄉樂唯欲歌雅頌不

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朝服玄冠玄端不宿戒
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朝服玄冠玄端不宿戒

其牲狗也擇人享于堂東北獻用爵其他
其牲狗也擇人享于堂東北獻用爵其他

於東賓俎脊脅肺主人俎脊脅肺介俎脊脅肺
於東賓俎脊脅肺主人俎脊脅肺介俎脊脅肺

皆右體貴也進膳也進膳謂前
皆右體貴也進膳也進膳謂前

其以爵拜者不徒作作起也言拜既爵坐卒爵者拜既

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唯工否凡尊者於左其妨將

舉於右也便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立者東面北上

若有北面者則東上疏曰謂堂下立者若少則東面北

西北面東上統於門也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尊樂正凡舉爵三

作而不徒爵三作獻賓獻大夫獻樂作大夫不入後樂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

階上磬階間縮雷北面鼓之縮雷以東而為從大夫

判縣今特縣獨擊磬方宿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

南方司正既舉解而薦諸其位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

既旅士不入後正禮也既徹俎賓介導者之俎受者以

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樂正命秦陔賓出至于

階陔作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贊

者西面北上不與與音預不無弄爵然後與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庠鄉入三揖而

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解所以致

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禮同尊讓

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

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

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讀以道鄉

人士君子句尊於房戶之間於東房之西賓主共之也

酒雖主人所設賓亦以酢故賓主共之尊有玄酒貴其質也色幽羞出自

東房主人共恭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

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立賓象天尊之也介僕通象陰

陽也介輔賓僕輔主人三賓象三光也日月星或曰讓

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月明盛則魄不可見惟

日之夕明讓魄而魄成主讓賓至於三象此者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

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陰生於午此天地之尊

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

盛於東南陽生於子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

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

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

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主之際精至仁義

數非通知禮之精者莫能與曰聖聖通明也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無不

禮以體長幼曰德禮無不體曰體長德也者得於身也

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躬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祭薦

祭酒敬禮也齊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

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

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

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薦脯醢致也酒為觴中之實疏曰齊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祭酒與祭為相連表其敬禮之事卒

酒入於已故在席未卒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

則遠在西階上此賤財也者立侍以聽政役聽上人有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

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

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

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

者當作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

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此言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

尊卑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不同

所以明尊長豆數不一所以明養老也行之於學非家

至行之有時非日見然教之所成猶家至而日見亦先

之以孝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言易主

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

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

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

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

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

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

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沃洗滌濯之人降說屨升坐脩爵無

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朝聽政賜方飲飲賓

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終竟遂知其能安燕而不亂

也說屨升坐無算爵樂宜醉矣然不廢朝夕禮畢主人

也拜送如拜至節文之禮終申途而無缺則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辭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

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

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

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

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

之本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行故曰政教

故以陰陽象之京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京

此象其體也三禮編釋卷五十二

養賓陽氣養萬物故阻而法之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

也天地之水委東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太古無酒

也海東者左也產萬物者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蠢物動產萬物者

聖也天地大德曰生聖德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

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

時察守義者也擊斂縮貌察猶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

也中者藏也物之藏必自外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

仁右義皆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

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

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

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以三賓為

大參錯舉日三而成魄月三而成時三讓三卿皆三以明之

客爵居左是也所以優饒客令開裕不敢必其飲其飲

居右於薦西至行酬取以酬主人介爵酢爵饌爵皆居

右皆飲爵○少讓篇文

釋曰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何也重賓

賢也古卿大夫士之賢而老者坐間門教學焉曰先

生以序民出入先後以屬民飲射讀法以祭其德行

道藝故匹夫脩於闇可得而舉也其愚於隱可得而

誦也教道然也故就而謀焉得賢能賓焉其必謀其

三禮編釋卷五 十四

察舉豫也夫以鄉先生而屬之教尊尊焉親莫親

焉知克知焉見灼見焉以察舉其無所失矣主人親

戒賓已戒介如賓還陳席肆尊壺設篚設洗奠定而

親速之親之也夫賢也難得而易知易知而難進者

也不親不嚴不嚴不權不可得而致失之矣主人一

相迎于庠門之外再拜拜迎也尊之斯拜以迎之拜

介尊介也揖衆賓禮統於尊也主人揖先入導之也

賓厭介介厭衆賓入推之也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

三讓以賓升讓之也自卑而尊賢相先相推而衡加

之以讓古君子之所以自下下賢也主人作階上當

楯北面再拜拜辱也賓西階上當楯北面答拜為拜

至答也交敬其始也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著潔也

賓降主人辭降主人適洗賓辭洗交讓也卒洗賓拜

洗為以洗故動主人拜也主人坐奠爵遂拜為主人

職自潔以事賓勤賓拜拜也爵沃洗可矣復降盥為

實爵自潔清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卒盥賓西階上疑

立不拜盥盥為實爵起於實爵拜也主人坐取爵實

之賓席前西北面獻賓必於席尊席也於西北面席

賓於西北也賓西階上再拜為獻拜主人少退辟也

賓進受爵復西階位不即席讓也西北位尊嚴不敢

三禮編釋卷五 十五

當位也主人作階上拜送爵為獻爵拜也賓少退亦

辟也辟不敢當敬之盡也古獻酢無並拜交相嚴而

和行禮道然也薦脯醢從爵也賓升席自西方設折

俎重禮也主人作階東凝立不當楯若為屏而待事

然禮之盡也賓坐祭脯醢祭肺齊之興坐挽手遂祭

酒其必祭重主人之禮也祭當席祭有為祭也其卒

酒興於席末不敢當席也其齊嘗禮也啐成禮也降

席坐奠爵拜告旨美主人之禮也其卒爵不於席末

於西階上北面坐飲之讓之盡也與坐奠爵遂拜為

卒爵拜告饗也饗主人之禮也其義曰非專為飲食

此之謂也其酢何也酢之言報也降升洗盥實爵拜送諸皆如主人報之也無往不復無施不報天地之犬德也往必復施必報交相敬讓而後能相與以有羣故獻必酢也主人受酢不啐不告旨則酒其酒也登席祭自席前適阼北面坐卒爵拜拜酢也坐奠爵于序端反阼北面再拜告崇酒崇酒為酒惡相充實不足以厚養若為引過然答告旨拜也禮無不答蓋至于賓拜告旨主拜崇酒而後為交相讓之盡也其有酬何也酬之言周也主獻賓酢報施盡矣必酬而後周主人降洗升實觶酬賓於阼階上北面拜酬之

三禮編釋卷五

十六

也酬之欲其饗之也乃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而拜何也導之也夫飲也者養也愛之故讓之敬之故先之獻先賓愛敬之自後也酬引養也愛之欲其饗之敬之不敢必其饗之故酬而先導之愛敬之盡也傳曰忠信為周賓飲一主飲二謂其自反者厚而愛人者周也古之道也主人實觶賓席前賓拜主人辟主拜送賓辟坐奠觶于薦東不舉也其不舉何也傳曰君子不盡人之歡遂其驪則無已也又使主得於介於衆賓乎成禮焉故不舉也蓋觀於獻於酢於酬而知人道之盡也獻以成禮酢以報敬而彌加之以

忠信其無所失矣賓降立于西階西當序讓事也將有事于介馬何得乎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拜至也坐取爵于東序端獻之也諸如禮賓何也賓介一體也一體一敬也乃升介不拜洗何也不敢襲賓下賓也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席西面以介賓也介西階上北面拜進受爵復位主人即西階位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彌讓不敢當賓故主彌下不當介此為降尊以就卑又以異賓也主人立西階東薦脯醢就之也設折俎介祭如賓禮重禮也然不齊肺不啐酒不告旨矣明敬有為敬不敢自同於

三禮編釋卷五

十七

賓也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遂拜主人介右答拜介自異於賓主不敢異賓於介禮無不下也介降洗降於賓不盥升授主人爵于兩楹間不實爵明不敢必飲也不於席明不敢當主也主人盥親實爵受酢于西階上介右明不敢不飲也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崇酒一以賓禮禮之下之盡也其不酬降乎亦賓不舉義不得酬介忠信之道也乃衆賓主人西南面三拜旅之何也衆賓長當三人升明偏也衆賓皆答壹拜旅答也明主人拜各專其一也不三拜不敵主不升不再拜不敢自同於賓若介也主人

揖升坐取爵於西楹爵以獻賓之也衆賓一體也一體一敬也乃衆賓不辭降不辭洗若不必其爲已降已洗然其受爵也賓長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餘升受坐祭立飲即受爵不拜也自降之盡也不敢當禮故不拜彌自挹故不敢爲禮也主下衆賓衆賓彌自下蓋其理也下此獻不拜矣然每獻一人則薦諸其席皆辯有脯醢則禮無不逮也蓋觀於獻賓獻介獻衆賓而知人道之盡也一天道之下下也致愛竭敬終無敢慢也賓鈞則報降則讓而主人愛敬者有殺有等而終一視之也教之至也於是主人以爵降奠

三禮編釋卷五

十八

于篚而獻事終即席矣主人之吏一人焉洗升舉解爲行酬而賓猶不舉也工登歌三終笙入堂下北面三終笙歌間合又三終乃立司正焉相儀法以行酬夫司正非異人也相也作相以迎請之也作司正以燕監之也主人側降作之禮辭許諾拜之下之也禮之盡也司正洗解升受命主命曰請安安之也不自請作司正爲請紹傳命尊之也安乎不敢必也司正以告賓禮辭讓也許安明留所願也盡人也司正告主人主人於昨再拜拜得命也賓西階上答拜拜受命也交讓之禮也賓安而司正有正矣賓解升自西

階當階間北面坐奠解退共少立自慎教以正也自正而後可以正人也乃坐取解不祭遂飲明是解爲安賓正儀法而飲非爲已飲也乃洗解復奠之其所退立于解南而旅行於是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就作階北面酬主人答酬也始主人奠酬解于薦東矣此不舉舉一人升所奠薦西之解何也用其下也若爲不敢當主酬然當所使者酬也讓取其下古之道也主人降立於賓東賓坐奠解遂拜酬之也乃其飲不祭其卒解不洗隆無不殺禮也實解矣主拜受賓拜送揖遂復席不敢必其舉也主人舉以酬介介降

三禮編釋卷五

十九

受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嫌介於衆賓乎有擇也於是受酬先者自介右衆受酬者自受者之左受拜興飲錯以徧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其義曰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主人復使吏二人舉解于賓介若爲復舉酬然無已之忠也而賓介不復舉司正自西階受命于主人請諸乎主人以坐請賓辭以俎請徹俎賓許於是司正命徹俎而無筭爵行夫說屨揖讓升即席坐羞無筭矣羞爵若樂無筭矣乃其飲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奏陔陔之言戒也終日飲酒罷以陔爲節而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矣主

人送于門外再拜賓介不顧則禮有終也其有違何也古之君子禮樂同履樂樂同樂諸公大夫不有來從觀禮者乎其成人之美也倡之而和形之而從德欲其成教欲其風同心出治之道也蚤入乎則主人之志不得全於賓難乎其為賓於既一人馬舉解而後入明不敢干獻酢酬之正也夫是可以明進止之節矣別席于賓東於眾賓不齒也於是與賓主介偶而四面之坐成禮公如賓禮大夫如介貴尊尊賢於為義鈞也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則交敬其終也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息之也者勞之

三禮編釋卷五

二十

也勞而必息天之道也惠無不逮勞無不報王者之德也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則隆無不殺焉爾夫徵何常唯所欲與故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夫人之有人禍也職爭心以為階小爭以辨大爭以鬪上鬪辯以暴下鬪辯以亂是人禍之始也主致尊敬賓竭辭讓敬無不周讓無不上交敬則不慢交讓則不爭於人禍其免乎故聖人制之以道夫鄉人士君子焉其四面之坐何設也曰天地陰陽三光四時五行其於人一體也賓主天地介僕日月三賓三光四坐四時烹祖發陽洗祖左海蓋一舉而天道於人事俯

仰畢具四面之坐其著也主以德下人樂天者也德厚者禮盛其接人以仁乎此天地之盛德氣也仁氣也故坐於東南賓以道自守法天者也進退肅端禮行教刑其接人以義乎此天地之尊嚴氣也義氣也故坐於西北天地位而陰陽佐其令不交不成不漸不交故坐介於西南坐僕於東北輔主賓也賓主介僕合而造化成仁義接貴賤明隆殺辨弟長而無遺和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而人道備矣通此之謂聖敬此之謂禮得此之謂德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故鄉飲酒之禮聖人制之鄉大夫帥先之以

三禮編釋卷五

二十一

道夫鄉人士君子為人脩士君子之行如家至而日見則鄉和鄉和而國安彼國安而天下安矣古鄉三年一飲賓賢能不宿戒不宿不戒也使賢能禮樂不戒而具何宿戒之有乎鄉大夫主之州一年再飲春秋以習射讀法州長主之黨一年一飲十二月以息錯正主之而鄉大夫州長黨正時飲其國中之賢者亦倣此為之儀今著令郡縣歲月正望日若冬孟吉日舉其儀主尊高年尚德興讓賓以鄉先生君子夫非欲興民俗於禮讓以章教視化哉鄉三年大比燕士歌鹿鳴為賓興而俗乃下衰士習終不古若者則

非禮之訾也古以賓賢今以校藝古以崇德今以隆勢古以齒讓今於能休於財或賓以富貴孔子觀王道之易易於鄉則是胡可以無講也

儀禮

鄉射禮

鄭目錄云此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在馬於五禮屬嘉○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諸侯鄉大夫歲貢士於君亦用此禮射而詢眾庶也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賓

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無介州長若鄉大夫不拜辱主習民於禮不尊賓不謀賓非與賢能賓素所賢也無介主於射行賓禮答也○此鄉

三禮編經卷五 二十二

射戒賓乃席賓南面東上眾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於

作階上西面鄉飲酒席於戶牖之間此不言鄉飲酒在之席不屬以殊有德此繼而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

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左玄酒設尊者北面西

設洗於作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

篚在洗西南肆深申縣于洗東北西面縣音玄○縣縣

縣於洗東北碎射位也但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

左下綱中掩束之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中丁

侯所射布也綱持舌繩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記

兩舌各出一丈下古半上舌各出五尺今事未至此五

大舌與下綱不繫中掩束待射乃解也容謂之之為

習獲者射夫也以革為之狀如屏風以容身曰容夫力

於此則三十丈也參分侯道取一從去侯十丈也遠近

如此者一得避矢一得去侯近視獲去堂亦近聞唱聲

也○此上將射奠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

拜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此速賓及眾賓遂從之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揖眾賓主

人以賓揖與也先入西門右賓厭眾賓眾賓皆入門左

東面北上賓少進前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

人升一等賓升不皆升賓客主人作階上當楣北面再

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拜迎入拜至之儀主人

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作階前西面坐奠爵與

三禮編經卷五 二十三

辭降賓對主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

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與對賓友位主

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作

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

卒盟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

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

進受爵于席前復位主人作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

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作階東疑立賓坐左

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與取肺坐絕祭尚左手齊

之興加于俎坐執手執爵遂祭酒與席末坐卒酒降席

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與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

面坐卒爵與坐奠爵遂拜執爵與主人阼階上答拜主人降賓

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與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

面坐奠爵于篚下與盥洗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

坐奠爵于篚與對主人反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

拜洗賓答拜與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

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

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

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

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與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

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主人儀

主人坐取解于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解降賓對東面

立主人坐取解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凝

立主人實解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

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遂拜

執解與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

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解賓之席前北面賓西

階上拜主人坐奠解于薦西賓辭坐取解以興反位主

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解于薦東反位主人揖降

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此主酬主人西面三

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

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

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皆不

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辨有醢

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揖讓升賓獻衆賓升衆賓皆

升就席此獻衆賓說一人洗舉解於賓升實解西階上

坐奠解拜執解與賓席末答拜舉解者坐祭遂飲卒解

興坐奠解拜執解與賓答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

賓拜舉解者進坐奠解于薦西賓辭坐取以興舉解者

西階上拜送賓及奠于其所舉解者降此主人更一人

大夫若有尊者則入門左主人降降迎不出賓及衆賓

皆降復初位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

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於尊東

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

加席不以已尊主人對不去加席大夫席再乃薦脯醢

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齊肺不啐酒不告旨西

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大夫降洗三人復阼階降辭如

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

三禮編釋卷五 二十四

三禮編釋卷五 二十五

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祭
 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
 答拜主人復階階降大夫降立于賓南統於堂次於
 主人正禮也○此大夫遵入主獻進酢之儀與卿
 飲酒禮獻介儀俱同賓有介主有進其義一也主人
 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上少
 東不大東碑
 射位也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
 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
 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面鼓在射前變於大
 禮變鄉飲酒持越此言執明孔
 內有弦結手入之淺耳互見也笙入立于縣中西面射後首也又與卿飲
 中管東立西面
 變鄉飲若南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三禮編釋卷五 二十六

采繁采蘋不歌不笙不間
 志在射畧樂也工不與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
 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與左瑟
 一人拜受爵主人作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
 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
 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
 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
 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
 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此以樂樂賓
 主人獻工之儀主人降席自南
 方側降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

拜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解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階上
 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賓禮辭許司
 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間以相拜主人作階上再拜賓
 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解降自西階中庭北
 面坐奠解與退少立進坐取解與反坐不祭遂卒解與
 坐奠解拜執解與洗北面坐奠于其所與少退北面立
 于解南此主人作司正
 請安揚解之儀未旅為將射旅
 則禮終三耦俟于堂
 西南面東上者為三耦俟侯事
 司射選弟于中賢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射
 主人之吏於堂西袒決遂者大射有次鄉無次於隱蔽
 而已袒左免衣也禮言山皆左袒惟受刑右袒決以象
 骨為之著右手擊指以鈞弦開體遂射鞞也非取弓于
 射時曰拾以章為之著左臂故衣以遂弦者也取弓于
 三禮編釋卷五 二十七

階西兼挾乘矢乘矢四矢象有事四方挾矢於二指間
 橫之曰挾兼四矢曰兼挾也大射曰挾
 乘矢於弓外
 見於於射南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
 有司請射賓對曰其不能為二三子許諾言不能謙也
 賓以下不可以已不
 能妨衆能故許之司射適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
 曰請射于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
 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射器于夫決拾旌中籌
 福豐也堂西堂西席賓與
 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夫
 在其上主人之弓夫在東序東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
 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其御於子命下
 射曰子與某子射比耦選次其才相近者○此
 司射請射納射器比耦之儀司正為

司馬司正涖酒今無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東遂繫左下

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

于侯中乃退獲者亦弟子為當負樂正適西方命弟子

贊工還樂于下侯故以其事名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作階

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待事也筭占可反筭

堂九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北面卿堂不與工序也此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有事也三耦各與其耦讓取于矢

拾拾其劫反音裕更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附右執

弦而授于遂授矢初執于矢俟事此授之三耦皆執于

楯三而挾一个楯也个猶枚也楯三矢帶右而一矢

三禮編釋卷五二八

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司射習於禮當誘射

也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

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楯三而挾一个司右還向三

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鈎楹內堂則由

楹外疎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掛鈎繞也庫有堂有當左

物北面揖及物揖畫物今射者立其中以射左足履物

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併先南面旋視侯之中乃俯

視併正其足也不去旌故也誘射將乘矢將行執于不挾乘

行則夫蓋右執弦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

改作一个挾之改史遂適階西取扑楯之以反位健犯

射者司此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獲者適侯執旌

射誘射之儀旌以雜帛為之長六尺中絳邊白獲者執以

負侯而侯唱中者執旌負侯令射者見之深志于中

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還左還司射反位上耦

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

等下射從之中等中間上射升堂少左射升下射升上

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

侯中合足而侯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于不決遂以

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鈎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

立于物間右執蕭南揚于命去侯蕭于末獲者執旌許

諾聲不絕以至于于之坐東面偃旌與而侯偃什也大射

三禮編釋卷五二九

以宮趨直西及之又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

西階及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于襲友位立于司射之

南司馬升由上射後出由下射後東司射進與司馬交

于階前相左司馬由北西行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

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獲謂

人備矢從傍出也乃射上射既發挾于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

將乘矢拾發獲者坐而獲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

旌以宮偃旌以商節也獲而未釋獲未釋卒射皆執于

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

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

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
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拊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
告于賓曰三耦卒射去拊不敢佩刑器賓揖然之司射降
稽拊反位始射之儀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
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鈎楹自右物之後立
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推獲者執旌許諾聲不
絕以旌負侯而俟指麾之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
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楛之南命弟子
設楛楛如布幅而名以承箭齊矢者博三寸厚寸乃設
楛于中庭南當洗東肆統於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

三禮編釋卷五

三十

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楛北括乃退司
馬襲進當楛南北面坐左右撫夫而乘之撫附之也
撫而四四數分之兩言襲繼若夫左右手
有事即袒也凡事升堂乃袒若夫不備則司馬又袒執
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索盡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
復求矢加于楛求矢必盡司射倚拊于階西
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
告于賓適階上告于主人言若者射否在主人與賓
為耦敵遂告于大夫大夫雖眾皆與士為耦大夫來觀
射也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西階上北面作眾
負射司射降稽拊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眾耦眾賓

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
大夫之耦為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東賓少自以南面
比眾耦辯遂命三耦拾取夫司射反位三耦拾取夫皆
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射作上耦取夫司
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楛北面揖及楛揖上射東面下射
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南蹄卻手自弓下取一个以左
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
上取一个與其其他如上射下射以左手在弓裏右既拾

三禮編釋卷五

三十一

取乘夫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楛南皆左還北面
揖三挾一个楛南鄉當揖皆左還上射於右下射左還
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進者謂次三耦拾取
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
司于西方而后反位眾賓未拾取夫皆袒決遂執弓揖
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
之耦為上未猶不也眾賓不捨者未射無楛上矢也言
乃拾取夫也此者嫌眾賓三耦同倫初時就射者後再射
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
挾一个去拊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一索釋獲一索

高勝實許降摺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
 者設中遂視之中盛算之器取中侯獲算而名高一尺
 跪象數馴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射於序則
 受負也別中算籌也射具十耦之算八十枚故釋獲者坐設中
 長尺有四寸刊四寸為中者計多寡釋獲者坐設中
 南當摺西當西序東面與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
 餘于中西南末與共而俟與北面受算反東面實之必
 知中否必設之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言不中
 告之并警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
 八算于中待次耦興執而俟釋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
 而釋獲每耦一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
 三禮編經卷五 三十一
 則反委之其不皆中者舍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
 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實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
 實大夫西階主作階前此未降也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摺三挾一个
 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為下
 射皆堂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
 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
 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升堂大夫袒決遂執弓摺
 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為下射
 大夫就其耦下之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
 為下射下之盡也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
 立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

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耦於庭下不並行尊大夫
 事得也在堂如上射之儀近其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釋獲主
 作射亦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
 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與共而
 俟卒射司射不告釋獲者有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
 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
 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大夫夫有
 優之不拾也茅潔為藉握謂中央束於檜上題識兼束
 則羽順主人之矢不兼束不可以殊於賓司馬乘矢
 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
 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為
 三禮編經卷五 三十三
 純純全也陰陽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得一純十純則縮
 而委之每委異之縮從也東西為從委有餘純則橫於
 下由近為下南北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奇猶虧
 之興自前適左東面由中東就左獲并獲也坐兼斂算
 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言總取算於地斂之左
 異之變於右取純實左手其餘如右獲謂所縮司射復
 也必變者禮以變為敬其餘如右獲謂所縮司射復
 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
 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
 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賢勝也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
 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

其餘于中西射端與共而俟此再射司射適堂西命

弟子設豐豐所以承解者弟子奉豐并設于西楹之西

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酌者不

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搯扑北面于三

耦之南命三耦及眾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

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附司射

先反位三耦及眾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

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

堂少右射飲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

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祭不拜受罰不勝者先降

三禮編釋卷五三十四

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

西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執爵者坐取解實之反奠于

豐上主人使贊者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

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解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

之受解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受罰爵不卒解授執爵

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重恥尊又賓主人若大夫

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持升飲示無眾賓繼飲射爵者

辨乃徹豐與解反豐堂西執爵者反解於司馬洗爵升

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主以侯為薦脯醢設折俎俎與

薦皆三祭為將祭侯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

拜送爵不同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

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與取肺坐

祭遂祭酒祭侯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先右次左後中以

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

拜既爵不乾之明享司馬受爵奠于能復位獲者執其

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之南既卒爵還就之明已所

也獲者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

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

醢折俎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

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與取肺坐祭遂祭

三禮編釋卷五三十五

酒與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能

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

西挾一个搯扑以反位此司馬獻獲者司射去扑

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搯扑由司馬

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司射

先反位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于

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

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

前揖及搯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搯三挾一个揖退

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將

先言主將樂先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三

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東興反位欲拾而

后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不敢與大夫

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挾一个揖退耦反

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前射詳三耦拾取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此卒射

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

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揖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

三禮編釋卷五 三十六

樂樂于賓賓許始射獲而未釋獲再射釋獲三射用樂

成法教化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言

奏騶虞間若一樂天子以騶虞鼓九節歌九終五節先

先以聽脚大夫士同五節五終一節先以聽也尊卑樂

節雖不同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節皆先以聽騶虞本

天子樂節用之位相絕不嫌倍也問若大師不與許諾

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

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

初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

子乘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

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司射命設豐設豐寶

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司射

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

取矢如初并矢於弦尚其鏃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

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矢取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

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事不敢以所射令有司

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

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侯復射侯飲也此

卒射用樂射之儀司馬反為司正為當監退復解南而

立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并自西

階反坐贊選樂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興作階上北面

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饌拜執饌興主人

答拜賓不祭卒解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主人作階

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饌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

賓揖就席主人以解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

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復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

長受酬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

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

拜與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在下者皆升受酬

于西階上在下者卒受者以解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

此旅酬儀下與使二人舉解于賓與大夫舉解者皆

洗解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解拜執解與賓與大

天皆席末答拜舉解者皆坐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拜

執解與賓與大夫皆答拜舉解者逆降洗升實解皆立

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解者皆進坐奠于

薦右不飲賓與大夫辭坐受解以興受若舉解者退

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反奠于其所興禮若無

大夫則唯賓此司正使二人舉司正升自西階作階

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

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

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

自南方作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

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

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

西階以東主人降自作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

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

九吉聖明自眾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主人

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眾賓皆說屨升坐乃羞設

以無筭爵使二人舉解二人舉解賓與大夫不興取奠

解飲卒解不拜執解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

夫之解長受而錯皆不拜禮既殺不辨卒受者與以旅

在下者于西階上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解以實之

嫌酬堂下異受酬者不拜受禮殺雖受專辨旅皆不拜

主人之贊者執解者皆與旅嫌已飲卒受者以虛解降

奠于篚執解者洗升實解反奠于賓與大夫反復也燕

乃止無筭樂賓與樂正命奏陔才陔反賓降及階陔作賓

出眾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此徹俎無筭明日

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禮如賓服遂從之

拜辱于門外乃退謝自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

三禮編釋卷五無使人速不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

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眾屬既獻眾賓一

人舉解遂無筭爵諸言不言遂勞禮無司正賓不與微

唯所欲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

大夫與則公士為賓鄉賓用處士此則公士為使能不

宿戒不戒其牲狗也烹于堂東北尊給粟取堅賓至徹

之蒲筵緇布純西序之席北上於賓獻用爵其他用

解以爵拜者不徒作薦脯用邊五職音祭半職橫于上

醢以豆出自東房臠長尺二寸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莫者於左將舉者於右眾賓

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

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

齒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篳篥獻工與笙取

爵于上篳篥獻奠于下篳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立者東

面北上司正既舉解而薦諸其位三耦者使弟子司射

司射前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司射既

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凡侯天子熊

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

三禮編釋卷五

以鹿豕周禮張獸侯以息燕白質以屬灰塗白為地赤

畫者丹質質者丹質畫者丹質畫者丹質畫者丹質射自楹間物長

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射者立兩楹中六東西之節

容弓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足至

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南而為隨也武足距中之跡

序則物當楹堂則物當楹堂五架正中曰楹命負

侯者由其位謂司馬自位進命之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

南司馬所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也旌各以其

物旌總名雜帛為物大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檠檠長

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檠女又反檠音江脰音豆檠作

檠吐刀反○小國州長不命不

命則無物謂以白羽與朱羽雜為之以進退眾凡挾矢

於二指之間橫之謂食指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

不執弓南北位相當故明之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

復用樂行之上射於右福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龍

首其中蛇交章當兩端為龍首中為蛇身相交蛇龍君

為之分委於高福槩赤黑漆也橫而奉之南面坐而

奠之南北當洗射者有過則撻之眾賓不與射者不降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

不相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

事不使久鹿中梟前足踞擊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

三禮編釋卷五

首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大夫與士射袒纁襦

耦少退于物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主皮之

射而射之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獲者之俎折

脊脊肺膈東方謂之右个釋獲者之俎折脊脊肺皆有

祭大夫說矢束坐說之說脫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

不洗射者古者於旅也語禮成樂備乃語今慢禮樂

旅不洗殺敬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大夫後出

上干其主人送於門外再拜主人送賓還入門揖鄉

上干其主人送於門外再拜大夫乃出主人拜送鄉

中散中之博弓射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
器侯所取數也
半上舌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箭條籌算八十者十
處素謂楚朴長如筈刊本尺君射則為下射人也上射
刊之

退于物一筈並君既發則答君而侯君發對也而君樂作
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若

飲君如燕則夾爵夾爵將飲君先自飲君君國中射則
皮樹中獸名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糅也於郊則問

中以旌獲獸名如於竟則虎中龍國中燕射於郊
射也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兕獸名似唯君有射于國

中其餘否臣不習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袒
三禮編釋卷五

投壺投壺戴記篇名蓋射禮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
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其既賜矣
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
賓曰其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
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其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哨七
直哨口不正謙若不足為樂也笑反賓再拜受主人般
還旋曰辟主人作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般
遠遁貌曰辟言不敢當也賓受矢進即兩楹間視投壺
乾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受之進即兩楹間司射進度壺間
也退反位反作揖賓就筵與筵進為司射進度壺間

以二矢半度所設壺之處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
處受壺度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與賓主人八筭請賓曰
而置之

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
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順投以矢本入也願乃釋明以木入不釋也此投不捨
也捨不釋明捨投乃釋也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
必舉得二勝偶得二劣偶得一則敵亦得之一從勝馬
爵用慶之此司射警吉之辭命弦者曰請奏狸首聞若

一太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投拾反有入者則司射
坐而釋一筭焉司射東面立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在司

前稍南曰右在司射之前稍北曰左蓋司射東面則南為右北為左也卒投司射執筭曰
三禮編釋卷五

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全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

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如射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

灌勝者跪曰敬養酌者勝黨之弟子灌飲也曰賜灌服
養也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所立馬當一馬從

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慶
馬者耦親酌不正爵既行請徹馬三而止筭多少視

其坐視坐上人數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筭長尺二寸壺頸脩
長五扶二尺也堂上長七扶二尺也
八寸庭中長九扶三尺六寸也

許之也讓善之盡也記使之射不能辭以疾亦無所為讓矣賓許諾適阼階告主人告得請也乃降命弟子納射器器具而後可即事也鈞射器者弓矢弓矢所以射也凡三耦于堂西命上射曰其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比三耦不敢遽勸賓優賓也耦必比使能也其弟子之有道藝者使之若以樂賓也司馬命張侯命獲者倚旌于侯中旌侯射主也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樂射節也司射挾乘矢以命命耦手弓也三耦各與其耦讓讓取弓也取弓矢拾將乘矢亦拾更取遞發不敢相先讓道然也三耦袒決遂矣

三禮編釋卷五

四十六

司弓矢者授弓遂授矢矣司射非耦也比耦者也乃搢三挾一以進何也誘射也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正位也中鹿中射期中立中所誘之也三耦皆進由司射西進立于其西南從司射位也於是司射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又揖循楹上當左物揖及物亦又揖無所與揖讓而先之以揖讓誘人者之道也物者何射人立位也物從畫之長如筈上下物相去間容弓衡畫之距隨可布武也是物則也亦天則也司射者左足履物矣不遽方足方足者併足也必還視侯中直正鵠乃俯正足而竣物則立不過物

也蓋君子無立而或過乎物也審慎故也不去旌異耦射也將乘矢誘發矢也矢釋矣左執附右執弦以奉弓誘為容也南面揖降揖如升儀布武有度登降有數履物發矢揖讓畢具則誘之道也古之君子責之必先之先之而後能使人之聽之也教道然也於是焉適堂西改作一个示有事也適階西取扑搢之示收成也乃反中西南之位立焉作上耦作之起之也上耦揖進上射在左升少先諸揖讓升履物具如司射儀共也司馬適堂西執弓升鈞楹出上射後命獲者去侯偃旌進命上射曰無射獲謂射而期獲

三禮編釋卷五

四十七

也無躐獲謂躐而速獲也期獲躐獲皆逸志非獲也倣之也上射揖聽命也乃射上射既發既挾弓搢二而挾一而後下射射讓也拾以將乘矢交讓之盡也不拾而發躐矣夫初射未釋獲無樂節固也然獲者坐而獲猶獲也不獲非射也舉旌以官偃旌以商亦樂也不樂非禮也儀有未備而義無不周教之至也既射者揖讓與升射者升降左而交于階必揖也禮無不敬也三耦卒射亦如之禮文同也蓋司射告卒射而初射禮成司馬升以弓揖命取矢命設楛受矢矢不備求而加于楛則盡慎之道也司射倚扑于階

西請于賓如初其必請請復也嘉禮必再許乎何敢必也賓主人大夫務焉以繹已志而視俗章化能無與乎若皆與則遂告于賓告于主人賓耦主人稱也大夫雖衆嫌自尊別異必耦士順也司射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禮無不逮也比衆耦比衆賓耦也衆賓與於射者皆降繼三耦而立從耦也賓主人與大夫未降爲異手非也三耦正耦也方比而拾取矢焉賓主人大夫未射未拾取矢故未之降也亦異之也司射作上耦取矢其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卻覆異尚上下異取兼附順羽折旋拾取即一物而知儀曲之盡

三禮編釋卷五

四十八

也已司射作射請釋獲于賓賓許而釋獲者設中蓋再射主釋獲也於是司射進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主貫也雖無逸志不用其極猶非發有的之道也蓋聖警則中也釋獲者取中之八筭改實之筭必八人乘矢耦倍之何必皆獲而射期於獲也有餘筭反委中西別實筭必反委必別實射不美不獲也三耦卒射賓大夫主人各由其階揖降各於其堂袒決遂拾取矢以射主人爲下射下賓也大夫爲下射下士也卒射揖讓以降而再射禮成於是司馬命取矢命求矢而司射如釋獲者坐筭也筭先右先賓也二筭

爲純陰陽偶而全也一純以委實左手異純也十純爲之每委異之尊得純多也餘純則橫於委下一筭爲奇奇非純也又縮諸純下而右筭可校數矣與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歛筭管于左手異歛純也一純以委異委十也皆尊右賓主之位陰陽之義全半之等也釋獲者取賢獲升以告其右勝曰右賢左曰左賢其鈞曰鈞必尚賢射以中爲雋也夫釋獲上射於右賓黨也下射於左主黨也賓主人大夫若衆賓爲耦也衆矣乃獲賢而告也賓從賓黨焉主從主黨焉何也賢不同同於得筭多也不賢不同同於得筭少也

三禮編釋卷五

四十九

君子之賢也不自子必以子人人不賢不委人必以自委也其觀人賢不於其人於其類觀不賢不於其人於其所與處也用此道也善則與天下共爲之過則與天下共改之於釋獲見之矣且賢不賢何必在已亦以優賓大夫也乃其飲也豐設于西楹之西不於序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坐奠于豐上不親授勝者先升堂少右不酬不勝者取解立飲無薦不拜也明是解之行爲序賢爲序不侮非爲飲養也夫亦庸愈知厲矣司射作升飲乃勝耦不飲也而揖升敬將事也勝不張也主於辭爵辭養也不勝者取豐上之

解少退立乃卒解不怨而反求也受過也揖先降揖
繼升者于階乃釋弓襲而竣負不弛也三耦卒飲賓
主人大夫不勝從耦乎否也執爵者取解降洗升實
之異不洗也授于席前異奠豐也大夫飲耦不升耦
飲執弛弓特升優尊也賓主人大夫受解則適西階
上北面立飲如三耦厚自克也大改過也勝不張負
不弛厚自克而專之於敬讓故曰君子之爭也古之
道也再射矣司射復請何也禮成於三也請以樂樂
賓三射主樂也命樂正矣適階間堂下北面命耦曰
不鼓不釋嚴樂節也鼓而釋循聲而中孔子屢歎之

三禮編釋卷五

五十一

曰何以聽何以射蓋視主正鵠聽主樂節手持足疑
循聲以決敬內正心敬外直體審以肅視固以一志
躁心邪氣舉無所投其間焉而後巧力規於中和巧
力規於中和而後天者全也彼天全而德固矣曰其
唯賢者乎言心目手凝於一以聽以射而鼓若釋較
也是射之終也射終升飲矣賓主人大夫而下皆袒
皆決遂以拾取矢兼諸弦附授有司慎之也既勤而
用之必全而歸之蓋君子無動而不敬其終也教之
至也於是反司馬為司正而舉旅行酬降說履行無
筭爵具如鄉復二人舉解異鄉者彼賓與其始此優

賓大夫也賓出降及階而咳作未及階不作也
階而作迫矣明日賓朝服拜賜主人不敢見嫌為賜
也遂從之拜辱于門外而節文終遂焉志宣之於
不若體之於身體之於身不若得之於心德者得也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德行之謂也故古於旅也語未
旅不語也示之以禮樂而已矣

三禮編釋卷五

五十一